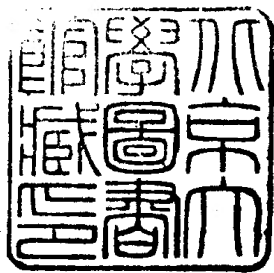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 一

漉籬集二十五卷遺集一卷

〔明〕卓發之撰  
明崇禎傳經堂刻本

..... 二七七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姚承菴先生集序

有經世之文。有名世之文。亦有持世之文。上不越道。下不驚才。獨廩以其真行。取翼古軌。近所裨理。系俗化最薦世可摹而式也。必何用雕蟲藻斧。壹擷百氏六藝之菁。

序

為文乎。則賈馬升堂而入室者哉。長春自束髮從先博士。謁游姚先生之門。習先生湛於業。嫻於詞。樸嗇內敦。都無競營。厚執于昔理。儒之薦行。少有名。經生壯登賢。書困於十上。小仕三令。以故非好。又

序

直意行古。不便於當世。滑脂遇合之善抑。氏眉俯仰。揚權賢豪間。賦遂初。歸杜門。讀書。專家人之務。數年而長公江都君以進士起。則先生庭趨世。其家明效云。先生晚通五經。猶雅深於宋君子理道之書。每會其微。自標所獨詣。與今古諸師儒。訓故揚抗。上下期直。暢本宗行。有五經四書疑問。及性理指歸。諸書名賢之士。素守一業。門戶見而往。心醉天下。用其成言。發儒林高第比。輒為先生

悲解顧不試也。門內六子三母。蝨斯  
鵲鴿之風。雍如。一各相其能。分任  
耕讀。代主錢穀。篋篋。先生一無  
私。諸郎亦一無私。吳興故多豪於  
闕。墻操戈之變。破家刑骨肉。獨  
甚世。不絕。聞先生家風。無知不

序

知誦義無已。云孝友姚氏焉。所著  
家訓。人頗比家範。酌古義。調今情。  
是為實志。足徵矣。平生自好罕可  
一世。以長春陰行。獨脩敦於家。嗜  
道畸人也。間嘗進與譚經藝。賞  
其一往微中。別解助起之表。又稍

名于古文辭。以近所刻集屬序。  
夫經爰典常弘訓。善世善之固以  
持之。聖人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  
又有言有枝葉隱于榮華乎。使  
五車八斗無自遠之辭。壹闢工  
於華而拔其根。雖名百代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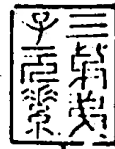
序

之一落葉耳。自為道浸厭。故拔  
慕往善世之用。猶累于才。出入古  
今名理之間。必用通俗持道。姚先  
生可謂引經自善去華而植本者。  
故不以文行。先生亦自曰不以文

五湖門下道民朱長春太復



甫撰



序

五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一

四書疑問序

著疑問意

重訂易經疑問序

尚書疑問序

詩經疑問序

重訂詩經疑問序

春秋疑問序

鮑氏文集一目錄

讀春秋者所宜知

禮記疑問序

讀禮記者所宜知

裁訂史綱要領間出小論序

性理指歸序

再叙性理次第

左傳詳略序

國策秘釋序

家訓引

敎刻家訓於廣昌  
自題樂陶吟草

鮑氏文集一目錄



來恩堂草卷之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頌祚敦祚重祚馴校

四書疑問序

大道如日中天聖賢會之此衷發之言語昭然  
爲天下萬世訓何所可疑而又何所事問况牧  
初無知識窺探茫然敢輒生疑致問啓天下之  
喑喑哉唯大學始於知止中庸卒於知微二論  
極於知命七篇終於見知提撕警覺若恐人不  
能承菴文集卷之一

乙

知非的而附適於道者牧幼承父訓潛討聖真  
有年每誦讀間一可疑則識之心不釋也能置  
不問俾終貿貿焉耳哉况所疑問非疑於聖賢  
之經也疑於訓詁傳註間有少未融於聖賢之  
旨者也尤疑於講解諸家穿鑿附會又加一蒙  
翳焉而不能見聖賢之心者也思昔儒哲皓首  
窮經爲訓詁爲傳爲註爲繼往開來計厥功  
若何敢容嘗識於其間然唯一落言詮終與意  
象稍別且千慮一失萬分中不無一二以文害

辭而以辭害志者斯亦無傷也唯老生學究拘  
執訓詁牢不可破卽有明知其齟齬處必穿鑿  
以求通附會以求合則非獨有背於聖經且於  
傳註大相矛盾矣斯豈無可致疑者不思一問  
以求真知哉倘因斯疑斯問也得當代高賢大  
儒虛心訂正共見聖賢之本旨卽先儒亦以爲  
是豈不稱千古一大快也哉此牧不自揣量而  
敢爲疑問意也然柰世之高明者乃自立意見  
輒取傳註刪正焉而又或援二氏之書強合聖  
經之經而附會穿鑿不可底止嗟乎此豈聖世  
所宜有哉聖經水本本原也訓詁講解本之支  
原之委也訓詁未得講解少訛卽支之岐焉委  
之別焉猶可疑也可問也取二氏者之書非支  
非委妄附於聖賢之本原則非獨有背於講解  
有背於訓詁將淆亂聖賢之經而所關世教不  
小小矣斯豈聖世所宜有哉若爾卽先儒訓詁  
焉可矣豈惟訓詁卽老生講解焉可矣安可致  
疑設問起妄立意見者之紛紛哉故嘗自思曰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二

牧所疑問欲求真也是真知也因是而紛紛喋喋真是未必見真知反蒙蔽是牧之罪也已矣即有疑焉闕之可勿問也語云疑思問又云多聞闕疑意深哉意深哉

著疑問意

牧少艱於學學於里先生聽其言斤斤守成說若繩墨然不可移易則嘗竊疑之不敢問也繼而徧閱諸講解書又斤斤然爲分截爲過接若結構一定不可易者則尤深疑之不敢問也及

姚氏文集卷之一

三

潛心傳註則不過數語耳而篇章大旨了然然無可置喙焉間有相發明會意註釋處不無什一二出入於聖賢之旨而後世儒者因而泥執之太過則併其所謂什八九者亦牽拘附會以立其說焉嗟乎聖賢之心活潑潑地聖賢之言圓融渾成安所牽執拘泥於其間程朱大儒以意逆志得諸心而筆諸書正望後之學者之發明而世必執若說膠泥焉以求其合則豈惟失聖賢之旨亦無乃非程朱大儒所爲傳註之

意也乎今海內大方蒸蒸文學悉由聖賢之言以會聖賢之旨既有其人矣牧所蓄疑何待而不問因舉窺測之所及手書以請正焉儻藉以領高明之教俾此心之疑若凍釋而膠解則牧生平之大願也豈敢望著述諸君子哉凡所疑具載章句下大略敬列之左方

一先看正文以求其的正文者聖賢真正底本子也傳註不過印証以示人耳印証以示人中間或察之已見略有一二之同異而今之講解

姚氏文集卷之一

四

者苦執以爲是甚或舍經文以求傳義強傳義以合經文則異乎古之所謂神解者矣請奉聖賢真底本口誦而心惟之潛求義理之精微細討旨趣之歸着再之三之而不得然後觀之傳註傳註而又不得然後覽今儒者之訓釋庶幾爲有心得耳不然一爲訓解之牽制即豪傑過人之才鮮有能自得者高明以爲何如一融脫章句以繹其趣章句者朱子之所分釋爲便後學之誦讀耳當日聖賢說話或論理或



論事或隨所問答沛若江河聯若貫珠無窮意趣流走於口授筆記之下非說數句爲一截必用過文而後可接續也用過文意便不流走而聖賢獎示人之語反寬緩而不切矣况今於分截之中又爲分截乎此非章句之誤人是人之自誤也請一剖其藩籬而融釋之毋爲成說之牽拘毋爲意見之接續斯可領聖賢之言於千載之上耳高明以爲何如

一標識意旨以會其真凡人語言之發俱出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五

何臆中况聖賢立言要是爲世道人心計一言必有一意在其關繫非小小者讀者不求其意而但泥執於語言之間或自爲意見以逆之而不實究其本旨之所在究竟於書義何干於身心何益請一脫略章句專味正文而探討其所謂發之崑崙歸之溟渤者庶本本源之學大別於森茫汗漫之無着者高明以爲何如一體貼口吻以得其義聖賢造詣不同其語氣自別孔子之渾融曾子之縝密子思子之精研

孟子之英發識者能辨之不可強同者制義開首下若曰蓋謂等字正欲體此口吻以發揮耳今儒者動雜以莊列之放誕釋老之精玄吁嗟乎聖賢闢異端放邪說以維世而今且明禁而明用之是其見甘出優孟下也請一去若說但取聖賢之言相爲參同者發之經義中世必有知而好之者此亦正人心之一端也高明以爲何如

一考求字義以訂其訛凡一字有一字之義聖賢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精義在焉無庸轉註點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攬增易於其間者此於經義中不可枚舉也而關繫最大踵訛而未正者莫甚於七篇之王字孟子陳王道正人心王與霸對蓋自心術論也而世讀作去聲便以事功論非孟子當日立言之旨矣此不知起於何時沿於今未正也請今讀書者一照正文如字讀如字解萬萬解不去方爲一轉註焉始得猥曰通用而甚且點攬焉增易焉非善讀聖賢之書者今人臨古墨苟有

差說一仍其舊以存古况臨古聖賢真底本而可妄參之以已見乎此非獨正一字之失而已者高明以為何如

一出入六經以洪其原六經者古先聖賢作之以垂世者也聖賢之精神心術具見於此故孔子說信而好古孟子說遵先王之道讀書者討求六經之旨趣方知聖賢之精神心術上下千百世更無異同隨所讀之書自可融解其義而體諸身心性情之間是為真正大學問竊怪今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七

之學者不探其原於六經而獨玩志百家留心二氏以為此足以鳴世昔有論作詩者云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今學者亦云高明以為何如

一通曉人情世故以傳其理人情世故非他皆天理之所寓也聖賢論理論事極其精微統只發得個人情世故與人做個樣子耳皓首窮經而不識人情之謂何世故之謂何則學問之謂何愚謂說書者一以人情世故體驗聖賢之言

則知其發諸言辭者實實可見諸行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大學術大經綸不出此論說講解之外也高明以為何如

一反求心體以會其歸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所言之理何者非吾心之故物要在溫而知之博而約之耳誠理頭經義洗心討求念誦正文而不牽泥於章句領會旨趣而不妄立乎意見涵解六經之精微體察人情世故之昭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八

示則心體中當自有會悟處不獨講解文字而已者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如此等人既讀論語時亦如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言極有意味竊用以自愧而敢望諸高明者高明以為何如重訂易經疑問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韋編三絕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為彖為象繫各卦爻下又分其餘為上下繫傳云伏羲文周之古斯真闢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宗焉具有發

明註疏然唯程傳本義盛傳至今顧二氏之書  
間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  
易不可爲典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  
唯其時物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  
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  
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  
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  
下曰時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

姚氏卷二集卷之一

九

特發於乾坤二卦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隨承  
說乾元統天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承  
說乾元用九用六曰利未貞隨申說以大終也  
謂左右其大以有終又發无成代終之語諄諄  
焉則乾坤二卦之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未變  
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其語豈不直截明甚後人妄於吉字下填入  
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變化云爲吉  
事有祥曾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蓋發之

朱儒耳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  
吉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  
之先見茲可証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  
不幾于晦蝕哉余小子無知安敢僭妄爲論唯  
偶得窺測畜疑思問二十年今復大加裁訂求  
正于海內諸大方高明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  
一言之幾千易俾藏之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  
末則皓首窮經之至幸也而非所敢望也

尚書疑問序

姚氏卷二集卷之一

一

三墳五典尚矣而刪自孔子垂訓萬世書教至  
今煥耀如日無不共知且由馬況有宋諸儒闢  
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無可  
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非但悖違  
當日紀載者之意且併夫子所爲刪述之情而  
失之卽管窺蠡測之見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  
姑存之以問於有道未必非聖賢之所與也然  
則將問之洪荒上古耶將問之虞夏商周之典  
刑耶曰堯舜其心至今在也惡乎在在吾心之

同耳吾心誠見得是卽堯舜猶可印証何不可  
疑而思問以自決哉蓋卽千萬人未知或一人  
焉能知之百十餘年未知或後世有一人焉知  
之且或有勘余所疑之誠非者的的定一正論  
俾與漢訓誥剛自孔子者大明於今茲來世未  
必非余疑之所致也且余今所疑易嘗求異於  
傳註也傳註傳神耳卽神品所摹畫哉而筆芒  
或稍欹斜擬像或末周到蓋亦有之而講解諸  
君子固泥其辭而不通其解則傳註大儒將亦  
徒承卷之集卷之一

有待焉而何擇乎狂瞽之窺測也唯舉業制科  
一遵傳註載在

今甲諸諸士子無視余言耳蓋余疑余問竊與  
世知問者其疑之與世知疑者其問之而必求  
其是終歸無疑無問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耳  
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雖然方今  
聖明在御遇大典謨大訓誥將眎億萬世無窮  
承明諸公或苟因余一言之疑郢正于著作之  
庭而要無忤于上世紀載之故則又未必非夫

予刪述之一快也是則余所懷於鄙叟未敢必  
今世之能亮余者然竊有望於今以後之同具  
是心者

### 詩經疑問序

余以易叨賢書詩非專業也然獨念童時先贈  
君曾命余讀詩已授簡成誦矣而苦無師承乃  
舍而學易然詩故所習也於心終不忘時一繙  
閱而竊有疑焉未筆之簡也今年春入  
觀銓部奏免諸司坐遂得待命邸中而又奉明  
廷承卷之集卷之一

三

禁不敢走謁中朝大夫士時雪幾一月許邸中  
無纖毫事得諷咏三百篇併攬其集傳間有可  
疑者輒筆記之及出都門坐馬上復時時微吟  
懷想覺有可疑者下馬亦輒筆記之道便省太  
諸人得謁邑父母進賢徐公其人溫然如玉豈  
弟君子也就其專業家請問一二焉覺大有得  
徐公亦謬察余所問之爲有見也行由浙江上  
三衢上信州道豫章度庾嶺順流至端州水陸  
經五旬得又細求以繹其義至新又時至學官



與趙生良詵麥生瑜輩從容而商訂之錄成凡若干篇做問海內之大方雖然此特其臆見耳而詩之爲教有大於是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余贈君所命余學詩學易者余能一一夙夜以無忝矣乎未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余今日觀然居民上又能一一盡其所以子民者乎未也大者未能盡而唯意見之是問何爲哉然余之心竊願就臆見一問焉以求盡乎其大者海內大方倘惠然就所臆見一答之更舉其大者賜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一言之教固余請問之至願也

圭

重訂詩經疑問序

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而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謂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稽實待虛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

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在說詩而不得其志則將謂葛之覃兮爲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矣將謂采芣卷耳爲后妃思念文王而作矣將謂螽斯羽之爲羽重矣將謂節兮之爲輕世肆志矣將謂河水洋洋爲齊地廣饒士女之狡好矣將謂魯道有蕩爲適齊之大路矣將謂似續妣祖爲君子之居矣將謂中原有菽爲兄弟之教其子矣將謂苕苕采芣爲得所植矣將謂習習谷風爲生長和調矣將謂有饒燕殽有捋棘七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尚

之漫無取義矣將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之爲興矣將謂履帝武敏歆爲足大指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矣將謂未錫祚胤之可分而爲二矣將謂乃造其曹之爲牧所矣將謂伴與優游之爲泮濱優游矣將謂彼疏斯稗之爲分別君子與小人矣而其他則若鞅掌之爲失容也權輿之爲托始也寵光之爲寵光也舉柴之爲積禽也無射之爲無射也偕始之爲偕始也諧始之爲偕始也退之通爲何也侯之訓爲維也紛紛

莫紀總之則不得詩人之志而姑爲講解云爾  
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  
一義而其中雋末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嚼  
者奈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何陳說汨  
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肯者付之弗問也今  
予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  
解者亟與辨正卽有碍於制義亦所弗恤焉蓋  
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  
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春秋疑問序

五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卽義也  
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  
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質亂或入于夷  
狄而其則幾於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  
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  
卽書所云是是非非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正謂悼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  
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  
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  
也竊取云者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  
道在位在之說甚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託南面之權  
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其事某事者又將  
託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矣顧春秋一經斷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也其案在傳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  
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  
時或有闕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  
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互  
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谿萬徑雖可適  
園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  
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  
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直善  
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

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  
也唯童穉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  
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  
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方茲來粵西甚暇  
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  
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  
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  
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法獵斯道路也仰慰  
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票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胡傳載在

七

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  
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  
余言

讀春秋者所宜知

凡讀春秋先須認夫子作春秋本旨明白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  
秋本旨在存王者之迹也王迹謂何惇庸命討  
是也王者有此行事即有此聲歌載之詩可觀

已乃東遷以後惇庸命討王者不能持于上而  
借亂叛逆幾盈于天下詩由此亡矣孔子有深  
意焉于是取魯史舊文加筆削而春秋作焉今  
觀春秋所載大抵為惇庸命討討然載之魯史  
中則必其有關於魯而後書故曰魯之春秋非  
泚泚記他國之事與魯初無關涉者學者但先  
觀鄭伯克段于鄆一節為何而書則知讀春秋  
矣蓋魯娶于宋世相好也而宋與鄭世相讐也  
故一隱公之身也嘗及宋盟于宿矣又及宋遇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于清矣又宋公和卒葬宋穆公矣又命翬帥師  
會宋公陳人蔡人衛人以伐鄭矣是其與宋與  
鄭何如者乃無故受鄭人來輸平又受鄭使來  
歸紡即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命翬帥師會齊人  
鄭人以伐宋此何等反覆哉總是暗受鄭莊之  
餌不覺為其所移耳故夫子於隱元年第三條  
即筆鄭伯克段于鄆一語見鄭莊處家庭母子  
兄弟間若是其殘且忍也友邦宜自知之而弗  
輕與以入其陷牢益為魯而書以寓惇庸命討

之大意非汎汎爲鄭而書者是孔子所謂魯之  
春秋也學者於此而不知其所書之旨可稱讀  
春秋哉若其義則丘竊取云者牧已明辯之前  
敘中唯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  
謂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  
下耳南面之權可託哉蓋一家之事一家之人  
任之他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  
弗能侵也唯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得分憂共  
理以資襄有不吝自譏焉者故當堯之時卽有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元

禹共其事當武之時卽有周公共其事當衰周  
之時孔子曰桀臣子之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  
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 宜共其事  
以翼贊天子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 託天  
子之權之謂也審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  
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非如今人誤  
認天子之事夫子本不宜託無奈而假託乃有  
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等語自可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若牧

今所云亦或得孔子魯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  
焉者之旨併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等  
語之意若前人相沿至今謂孔子託天子南面  
之權以是非天下之說恐或應改正無疑者孔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傷天下或未亮已共天子之事而加諸罪者牧  
今所云亦竊謂得孔子作春秋之旨及孟子論  
春秋之意矣若知我罪我則任之而已也

禮記疑問序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子

先贈君淳庵公生不孝牧一人初命學詩更命  
學易又命學禮不孝因叩習禮家但凶喪篇輒  
置不講卽曲禮檀弓等篇語一涉凶喪悉抹去  
及講解章截句分更訛後先盾矛無當也不孝  
謂習禮者當不若是遂舍而卒習易然往來南  
北間苟遇諸名賢論及禮經則欣聽未厭也痛  
恨先贈君已逝恐微祿又不及太孺人卒卒無  
以自立則假官嶺表冀伸烏哺焉乃未及五載  
而計音至傷哉吾父雖不及祿養而猶得以待

其終也痛哉吾母雖幸沾祿養而不得以送其往也一官謂何然奔越數千里以歸卽不及大小欽朝夕莫尚有封寔大事在荷任悲哀而忘禮節父命學禮之訓何於是取大小記對哀讀之久歸勉完塾事始繙閱諸篇次第求其義蓋數過而覺有疑焉疑輒筆之故無論內吉並有錄若禮運樂記則尤深注意焉何者諸篇若曲禮少儀內則之謹嚴四義燕聘之精粹一覽義可融會無論已其他大抵明損益備參考具制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廿

度故禮家存之爾無大涵蓄義理在惟二篇語雖間亦淆雜意實首尾貫穿驟而讀之若章爲分而徐而繹之實句爲續也淺而窺之若梗可觀而深而味之實與難知也已斷而復提若重複之可厭而更端以申究則又累數百言有未能盡者是則二篇之所未易窺也予不孝亦何能窺之而不敢勉焉何者不學而不知其義猶可言也已知其義而不求得于心何貴乎其讀禮也矧不孝所疑而問者求海內大方賜一

言之教或待講明其大義可自信於心可自淑其身可以傳吾後終慰先贈君命牧學禮之意已爾若舉業家必斤斤焉傳註之守乃可以入第也於予不孝之言何取哉且不孝亦何嘗于傳註必求爲異同之見哉語曰可爲知己者道請與海內知禮者商之

讀禮記者所宜知

禮者禮也心體也心體內何物不具而隨所發見何物無節而無文子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廿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蓋文與禮原非二物初無彼此畔于其間者學者知所謂弗畔則於心體其可幾矣竊怪訓詁家但訓禮爲節文而遺其心體甚且分爲體用而不知用之卽體也禮記四十九篇中間或有未純於道語然出聖賢之口物者爲多而經儒先之採錄者爲備大學中庸篇出聖派無疑其他如禮運樂記學記等篇亦何亞於學庸哉卽曲禮冠昏喪祭諸篇總根心體所發昭揭以示人使人克已復禮爲仁

何可少也乃世儒置喪祭等篇弗顧卽禮運禮  
器諸篇偶見語涉凶諱卽批抹弗誦焉噫此安  
足以學禮哉四十七篇語或未盡若學庸之純  
粹然自一篇論首尾血脉聯絡貫穿有不可少  
間焉者舍一脈棄一絡可稱全體哉他無暇悉  
姑舉禮運一篇論初稱上古大同之世渾渾焉  
人游于無情而忘其爲禮後世則漸以流矣聖  
人亟反而爲小康全在禮義以爲紀一着故卽  
提承天道以治人情一語蓋世之治亂在人情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三

也人本天地之心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心體何  
嘗不與天合乃五聲五色五味與稟俱來不能  
不間以人於是始失其本情而爲僭爲竊爲瀆  
爲亂無所不至矣此其治能幾小康以適大同  
哉聖人爲此情亟以禮義爲耕耨治此人情之  
田使內外尊卑親疎大小各得其所而熙焉草  
木魚鼈罔不成者復歸于太和之世故總之曰  
禮義以爲柄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蓋人情  
果治于禮義而氣可還淳也倘非禮義以爲治

則荆棘交橫於其中齒牙角毒競逐於其外卽  
同類且相噬食而況於異類乎此爲柄爲田爲  
畜皆有深義而語如貫珠意相聯屬直至達順  
而後已而後知小康之還大同果以禮爲運也  
彼分截而不究其絡之流渾渾解而不知其肯之  
要者豈足以論禮哉引而伸之諸篇皆是而自  
來訓講未貫漫云解經如是而止噫斯真僂乎  
其爲禮哉牧非敢稍知禮但於每篇中頗探其  
意旨頗究其血脉絡必若大學中庸直窺其蘊與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苒

而後已斯或夫子博文約禮亦可以弗畔之意  
乎海內高明倘鑒余言虛心考訂取聖賢之口  
吻一一融會於衷併儒先之採錄一一辯析其  
義毋置喪祭序卦內諸條使四十七篇與學庸  
一篇並垂訓于天下萬世而不朽斯禮教之大  
幸也大斯世教之大幸也夫

袁訂史綱要領問出小論序

蓋學者既窮經則必讀史矣史載天地古今固  
與經相出入者孔子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作春

秋人孰不稱為經哉而易該天道人事之始終  
書叙帝王經濟之大略詩咏王風頌至德禮謹  
儀節嚴舉廢而一十二公之褒貶闡天常而極  
人紀豈非史學之本始哉知經之熟乎史則知  
史之通於經矣是碩儒所宜究心以經世務者  
昭代令士于各占一經據制義而論策詔表則  
統稟於史綱其培養期待豈不殷殷厚哉乃士  
子往往喜玩世說裨官耳譚新語而史綱漫不  
加視夫資美肖速者不覽則亦可僥倖矣若論

姚承庵文集卷之一

五

真儒實學則必達上下通古今庶當機臨變猝  
應可以不誤蓋古者今之監也史者監之徵也  
如唐虞三代其載詩書學者舉能道之然時變  
日趨而制度規恢世有改易三代之後孰意有  
春秋戰國哉斯何等時也其人習於縱橫捭闔  
又何等事也而秦更酷烈古道幾廢不存漢興  
或正大綱成舉萬目垂四百年而晉魏五代中  
國而夷狄魚肉胥戕乎人命唐興稍理三百年  
而五代又禽茹而草薶宋興苟安四百年而奄

奄弱息常若履虎尾以慮其墜而終陷於蒙古  
無復世界非我

太祖再闢混淪焉有人物哉又焉有經史哉幸  
今人物一新經史具在學者不玩古史以考其  
治亂舒安所憑據以當世變哉且秦以前無論  
已卽漢之宦豎外戚黨錮晉之風流唐之閹門  
藩鎮宋之新法議論不有正人君子不足支大  
厦之傾卽有正人君子亦莫能挽已陷之輻此  
豈非今之殷鑒哉而學者可無留心於史學歟

姚承庵文集卷之一

六

蓋今日雖席安承平而貂鎔縱橫習俗乖僻法  
令不一遑備廢弛固大可慮矣所賴維持其間  
在俊傑之匡翼而廟堂之上各主一議略似乎  
宋之洛蜀山林之下遙執朝權將幾乎漢之標  
榜此其可慮又有甚焉者杞人能無隱憂哉予  
杞人也探討五經之暇漫取史綱裁訂要領間  
出小論以示兒曹益撥其要領謂可知治亂之  
槩也偶書一二謂涉獵之不可虛爾也敢企涑  
水丘峰諸君子哉當世高賢大儒淹貫經史發



聖賢之精蘊將必有周程張朱其人佐廟堂之

勛猷將必有韓范富歐其人是

性理指歸序

自古皇王碩輔所爲創開治統聖賢君子所爲  
顯明學術並垂訓於萬世孰非自所性中出哉  
顧所性作用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莫不燦然  
其有理在是因萬世所不可易者自此理不明

性理指歸序

卷之一

於天下人始依然其何之仰有億測莫能見天  
地聖賢之情仰有猷爲莫能識帝王經濟之略  
善不勝惡而治卒於亂亦無怪其然矣我  
成祖文皇帝禮道經世命儒臣編性理一書詔  
示來許其甄陶造就豈不深且遠哉唯此編卷  
帙浩繁讀者苦不能悉且其中蕪穢象數語或  
更入玄秘讀者粹不能解以是覽輒廢卷思少  
讀是書稍窺其際矣今更編開經史乃識所性  
之理人人悉具人人皆可希賢聖人人皆可佐

帝王特患不得其指耳知其指則知究其歸固

人人所宜自奮者先哲何人耳遂而不思幾及  
哉因取是書略刪象數裁浩繁而獨揭其精蘊  
者以成書使後學者一覽卽知其大指好焉而  
不已習焉而不厭而各完其所性則天下之理  
得矣寧不可成位乎其中哉書曰是葵是訓于  
帝其訓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指歸之說  
也愚請以是語爲當世作人者頌又請以是語  
爲今世成人者勗

性理指歸序

卷之一

再敘性理次第

天生孔孟發上古精一之傳爲萬世本鐸使繼  
是者能率由而遵守道豈不常明而世豈不常  
治哉乃當孔子時卽有老聃矣孟子時卽有楊  
朱墨翟矣既恣放而莊周商榷而管晏押闔而  
孫吳怪刻而申韓又爲苟爲楊不一其人皆能  
著書立言後世有述然總之戾性教賊仁義而  
道隨以胸餽益千有餘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詛  
明道之言有儒者氣象若王通韓愈輩亦能窺

其近似矣然於本原精奧未晰也論道統者弗  
及焉有宋周程張朱輩出探性命之精躬踐履  
之實於孔孟真傳不獨見其的而直能究其歸  
不獨體會於一身而直欲開闢於來世載在成  
書語錄彬彬可想而述焉其接道統於往聖無  
疑者我

明儒臣承

命緝性理一書首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皇  
極經世等篇爰論理氣神鬼性命始及道統諸  
端

姚氏卷又其卷之一

七

儒因及爲學詩史諸子歷代後及君臣治道疊  
疊幾千萬言不啻詳矣顧道脉必有所始也詔  
後學者不推其所自始遽語以太極圖正蒙等  
書能領略而頓悟乎愚無知識謂宜先之道統  
使知道之所以明且行次之諸子使知道之所  
以晦且塞因次諸儒各舉其所撰之最著者爰  
反所論理氣心性學問等項然後引證歷代序  
列治道之詩使知斯道既晦而復明既塞而復  
可行皆賴濂洛關閩新安諸大儒闡明之也後

學者因是悅焉而思齊則可紹千載之真儒由  
是毅然而自任則可佐萬年之盛治斯無負  
命緝是書者之至意乎今所裁訂一本此編特  
稍於中先後次第之更閱其所未備者則補入  
近思錄數條以成完書以便後學之攬觀耳餘  
並無敢纂入也

左氏詳畧序

夫文孰尚於左氏哉其意遠其語奇驟讀不能  
句而細味則雋且永淵且腴真有膾炙千古者

姚氏卷又其卷之一

廿

第其敘照編年前後埋應處後學未易通曉余  
因撮其最佳者數條提其顛究其末以槩其畧  
且旁轉字義以啓其知使採左氏之華者一攬  
可以洞識是則所以編羣策而非所以呈達觀  
者雖然世嘗病左氏之浮誇矣今編筆者更以  
此浮誇者尚未足以厭其心而必欲求進於左  
氏不知其偏曲弊牙將何底極於古作者之意  
竟何如也其奚啻余之所標

國策秘釋序

國策衰世之文也。抵掌雄談。懸河星辯。使聽者心駭而目憚。津津焉靡靡焉。目相推伏。鬱其侈已。回視左內外傳。意渾而色古。殊覺天壤哉。然太史公無棟所長。詞藝獨擅千古。非以其辭鋒機利。足以折萬夫而凌霄漢耶。後世詞翰家欲參覈事理之異同。辯駁機宜之纖悉。匪是莫可以角勝。斯集崇尚至今不廢矣。乃今握管之士。靡不意輕秦漢。力追古索。而及其所發。為詭為怪。之不勝。甚至仰陳宸陛者。絕類草野之詆訶。此卷文集卷之一

家訓引

吾上世未有知學者。即所見所聞及所傳附渾海馬。蠢蠢焉不離耕作。不識官府。為無懷葛天氏之民。自若父淳庵贈君始教牧讀書。訓以清

高二字而實皆渾蠶之遺也。故凡平日所訓語及所聞於故老所得於會悟者。竊識之不忘。而未敢書之於冊也。前年遊粵西。辱撫臺楊濟翁出族譜家訓示。且使牧績紹焉。因以向所承之訓及所聞所悟者。書有數條。至平西公。餘復續有數條。似較多口語一番矣。然總之則本清高之訓。而欲全所謂渾蠶之遺也。云爾。因存簡中。則示孫子寧渾毋察。寧蠶毋夷。是為清高。不則不若族人之為田農也。

敘刻家訓于廣昌

此帙本藏之笥中。用示我後人者。曷刻之邑。益念余淹此三年矣。謁遇大夫士。皆以父母稱余。雖不敢當。而俯接羣黎。實有不敢以膜外視者。顧此地山川秀遠。深與其人大都循禮守法。迥別於四境。而求昧不無蠶雄之氣。故民不知學者。一時語音。頗觸輟峰。博以未勝。有未易以即降焉者。此豈獨習俗之難移哉。亦在上之人未盡所以化誨之術耳。故余每值此。即詳譯焉。

曉之以是非。開之以利害。無不肯首。華面以去。然語言句能以偏及哉。箚中所存雖未悉幾于道。然其意真。其語切。或可示此羣黎者。蓋家視廣昌。即以家人父子之訓訓之。未必非轉移之一助也。若大夫士家有寶訓。何藉余言。余言亦何敢及。而或因余此言。此刻。惠然各出家訓。以示余。使余冠貂於篇首。用示兒輩。傳之世。世曰。此余前人。不鄙箚中語。用訓此廣昌之民。而彼中大夫士。且報瓊爲余家世世寶。如是。是又余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三

今日所深注望者

自題樂陶吟草

詩蓋難言矣。况余小子。未諳風教之末。其何敢云。顧余雖不能詩。嘗讀晉宋以下。則竊有評焉。詩言志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志明。良則歌喜。起。志遊。豫則歌休。時非頌。即規。其有深意。非偶然也。自篇其皆祖是。故稱詩教何正。大雅致足。風來世哉。唯屈子遭讒。不能直正。其辭社陵。逢離。不克身。恒其瀕。故一假妃匹。以志思。一多

悲悼。以志刺。其情有甚不得已者。乃後來作者。謂誰是。足以動人。偶題吟味。不及宮怨。則敘宮詞。快心悅耳。肆焉其無忌。夫宮掖之事。豈外廷所宜齒及哉。又學上大夫。一不得志於朝。則懷悽含悼。長吟短咏。什八九多。需巾需衣之語。夫不得志。則誠可悲矣。然豈不可自艾乎。亦豈不可自安乎。不艾不安。而含悲怨。殆非人臣之大致矣。况淚。豈丈夫所宜時出哉。齋谷涕淚。亦可醜也。或曰。子固未罹此患耳。然余不嘗謫桂

世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林耶。謫不敢辭矣。乃西吳去西粵五千里。而遙人言。夷僚雜居。殊非人境。而余獨灑然以往。署篆全湘。畧無怨意。奉委齋捧畧。無苦辭。時有暇。餘更詩論。春秋著疑問十二卷。其見於吟曰。未嘗一日不心開。未嘗一刻容眉。誠實余所自道也。昔彭易。嘗淚濕哉。平生微吟。獨喜淵明。離味。先得。長心。唯五十折腰。未能仰賦。歸來。或非淵明之所與耳。然來田。委吏大聖。亦不遽去矣。余栖遲粵。楚間。自安而自艾。不貽吏隱之羞。自謂

或可無愧於淵明也。吟凡若干首。竊名樂陶吟。  
雖莫發於陶公矣。陶公能容我樂陶。

文集卷之終  
姚承祿文集卷之一

三五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二

孝經疑問序

孝經雅言序

孝經集註序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序

讀春秋說

禮記大全疑問要解序

重訂四書疑問序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重訂禮記疑問序

莊誦大誥解後序

族譜序

自題詩文草

通言釋訓序

崇正千字文引

費氏族譜序

孝史序

深衣私考序

史綱要領小論序

論事篇序

警世錄引

正禮篇引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二

來恩堂草卷之二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孝經疑問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孔氏之書  
宜與五經並垂不朽茲何不頒之學宮豈以其  
書約而無足傳耶顧其書雖約而其道甚大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何可泯滅無傳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將舉此書頒之學校俾士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子誦習而開科登賢必賴焉者諸士可無究心  
乎哉牧因著四書五經後特著孝經疑問以先  
之蓋至德要道天經地義昭如日星何復可疑  
而何俟於問所可疑者謂母取其愛君取其敬  
等語之未必出于孔氏也謂則天之經以下等  
語之類于漢儒也謂先之以博愛以下等語之  
多紛雜也謂所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之  
不親切也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襍取左傳所  
載李文子之言朱子所謂並宜刪去者也又謂

開宗明義何以名章也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  
以名三才也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  
廣要道廣至德之分割也又謂行成于內而名  
立於外何以云廣揚名也諸如此類大有可疑  
而必待問焉正謂此昭如日星者無可疑無可  
問而必可傳之來世也誦者如謂牧言爲然與  
朱子所云並宜刪去者之爲是也唯命如謂均  
列於聖經則均可爲解而無埃于疑焉者亦惟  
命若謂無端生疑而因疑以起障則非牧之所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敢知也

孝經雅言序

余著四書五經疑問卽有志孝經謂此爲五常  
之首百行之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  
四海皆是物也而一端之所可盡也乃前經  
一十八章始事親以終立身自天子以至庶人  
由三才以及喪親大綱雖較亦詳而節目或多  
未悉今秋黃季穀不遠千里來謁我門下出所  
問孝經雅言購余言皆本諸禮經其大者如



敬身顯親大孝中孝之類不必論已其他事親  
儀節自定省溫清以至扶持抑搔自肯甘滌瀝  
以至先嘗醫藥自衣裳冠帶以至漱潄補綴自  
視聽言動以至唯喏薦趨自喪祭祥禋以至居  
處笑語他如所遊所習何鄉何趾凡可以承懽  
而奉事者靡不周到而詳悉俾庸人孺子一攬  
卽知所事親而生可以致其悅歿可以致其哀  
此編之所錫爲不小矣而可無傳哉且季歿身  
有之而身証之其念親之存歿也無以致其情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

此心實嘯焉不安而其於此禮也若闕焉而未  
備焉雅言執禮而行在孝經其此之謂矣是編  
其可以無傳哉牧因思於家嚴雖得承懽不能  
伸一日之養養於家慈雖得祿養  
封章矣而遠在數千里外不能致飯舍大小歛  
之儀至今思之痛心切骨於此編大有感焉固  
知此編之足以啟人心者必能扶天常於不墜  
維人維於既衰其必傳而無疑也特爲之引其  
端

孝經集註序

甚哉孝道之大也通於天極於神明而光於四  
海何所不昭徹顧其道至大而其理則至微自  
非字爲解句爲釋而章爲截初學之士似有難  
以意通者從來傳註凡幾家矣皆意爲模擬而  
未得其精竅雖註猶弗註也觀濶徐丈慨焉乃  
出其緒餘細心以求其字字與解細心以求其  
句句與釋細心以求其章章與截若農者之趨  
於畔畔爲之疏疏爲之理而俾初學之士一讀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四

卽知其義知其義則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  
塞乎天地將從此發軔也斯其用心亦勤甚矣  
斯可無傳哉故嘗爲之說曰丈之集註猶夫渡  
江河之筏也而弟之著爲疑問猶之登彼岸之  
忘舟楫也非登彼岸不能見江河之大然非筏  
以渡則江河之大猶汎然其無所適也舟楫其  
曷以忘諸是註不可無有甚於疑問疑問可無  
作也註成矣因爲之序其端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序 代作

春秋記事之書也而實孔子傳心之典也如以記事論即有事可書皆足以稱紀而唯其傳心則有所書必有所以書之意在况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可湯焉以爲解哉左氏生春秋時記事獨詳且覈公羊穀梁生於漢則知評駁矣而在宋胡文定則著爲傳世共宗之然自胡氏而外如程子張子朱子東萊呂氏永嘉呂氏廬陵李氏臨川吳氏茅氏胡氏及汪氏宋氏陳氏杜氏數十家皆各著書以發明夫子之心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五

成祖文皇帝命諸儒編爲大全以收之然未有折衷之者承菴姚先生繼起默玩經文潛討諸傳著爲疑問一書務求見夫子之心於千載之上其解悟亦精且遠哉猶自以非

令甲之所載也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是固然矣然取其書讀之若王王正月鄭伯克段于鄆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子同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吳子使札來聘西狩獲麟等條辯正繁極有

理可終使湮沒而無傳哉不肖某因輒忘固陋取大全程朱而下數十家與胡傳稍別者分注於前取疑問諸條詳列於後合爲要解一書以傳諸後俾後之學者觀之知夫子當日之心誠有在也故其所以書有若此者然後信諸儒之言非妄立意見者也非曲加附會者也非過爲穿鑿者也解經至此斯可謂要言不煩也已矣安知無史氏出採而獻之

天子著爲今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令甲乎是不肖某所深注望於其後者

讀春秋說

春秋是魯國一日本日生帳如元年某國有某事與某國做某事二年某國有某事又與某國做某事三年四年以後皆然學者但就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逐一與他笑帳去如齊與齊合笑鄭與鄭合笑諸國皆若是其合笑自然枝枝葉葉各有頭緒結局此皆於魯事爲有聞者故載之魯史中此極爲分明極爲易曉今訓詁家

不知是義於前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既如此解於後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又如彼解便失却夫子當日所書之大旨矣且於魯事何關也而書之哉此牧於中獨有所見而云非故爲若說以啟後人之疑也高明君子幸虛心一裁訂焉

禮記大全疑問要解序代作

禮記一書大學中庸所自出也二書表章於程子傳註於朱子與論語孟子共傳於萬世餘若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曲禮禮運學記樂記禮器坊記表記等篇真出聖學正傳無疑者其他檀弓王制月令曾子問儒行等篇似雜秦漢諸儒口吻然儀章制節悉備於斯皆所不可少者但苦於浩繁初無明註宋陳氏澠著爲集說人共宗之是則然矣而猶多未詳其義且中有紕繆不通處嚴陵方氏西山真氏藍田呂氏石林葉氏臨川吳氏慶源輔氏延平周氏馬氏等儒各著有評議大全俱收采之以開來學可謂備矣然猶苦未愜人意者

如幼子常視母誼曰示之以不可欺誣天子視曰視天子其慎也曰是殯引一倡而三歎曰一人倡而三人和父子不同席曰尊卑等異三步則止曰命引之以奪其情行春令等曰王者行春令馬與奚曰奚卽是馬工入升歌笙入三終曰主人酌之以獻工饗婦奠酬曰舅獻姑酬五至曰興於詩立於禮等而其最謬者八蜡昆蟲曰祀顓臾之屬害稼者昏禮請壻弗取而后嫁之曰壻若堅守前說將此女別嫁他人此豈可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爲經以詔後世哉吳興承菴姚氏著爲疑問一爲之辯明爲之印正其意蓋亦勤矣其於是輒忘固陋取大全所載諸儒之說分注於前取疑問之所發明者悉列於後名曰要解使後之讀禮者若舉裘褐而挈其領若刪繁細而總其歸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是亦今日之大快也斯經也不將與大學中庸並垂於不朽哉

重訂四書疑問序

萬曆己丑庚寅間牧著四書疑問請正海內大

方復著五經疑問壬寅癸卯間又著四書疑問  
補其文可謂略備矣而有懷耿耿未嘗忘諸念  
也乃歲癸丑九月十六夜忽夢見吾夫子與求  
玉印一觀夫子出玉五六片眎牧牧捧之駭然  
因視其文一一較正之遂成一印厚可五分方  
可三寸許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鑲之可垂永  
久夫子莞爾而笑曰吾今正有此意因升一高  
殿中殿去地二尺許座設儼然牧肅拜於下夫  
子亦答拜於座右眎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因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九

思之此夢何爲乎來哉豈以牧嘗著四書五經  
疑問蚤夜以思務求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  
寐若爾耶然所眎玉印何以五六片也意者道  
本致無奈諸後學者支分段解割裂破碎故  
有然耶若然則牧之疑問言必求中理皆歸一  
或猶有見焉未可知也於是復取四書疑問研  
精博考以思之由博而反之約考異以求其同  
務期至當以見夫子之心中庸昔有總論大學  
闡知於是復深思著一篇以成之爰授之梓以

正海內大方

今海內賢杰雲蒸霧湧豈無留心斯義者乎或  
因牧所疑所問爲可以庶幾也盡黜其意見之  
私不過爲穿鑿不曲加附會掇取其五六割裂  
者必求其一致之理得一致之理而金相玉質  
以會見印文之全由印文之全以仰承今正有  
此意之意則夫子隱然在天之靈庶其可大慰  
乎而牧之大夢其可以自覺也已矣斯固斯世  
斯文之大幸也牧竊日惓惓以注望焉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重訂禮記疑問序

嘗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垂萬  
萬世曰定則一定不易之書也胡然而猶以記  
名也豈以禮樂二書雖經聖心所裁定而後來  
秦漢諸儒或稍有見焉又各由意旨以記述而  
禮家多所採取故猶以記名耶今考其篇章大  
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出聖賢之口  
吻者爲多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讀之不  
能無厭似不可不一爲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

詳聲容音律之與其載於斯有關於身心性命而學士大夫家朝夕從事又未可遽為刪也訓詁之功焉可已哉有宋陳氏澠由始集衆說以開聲容其綜數之勤亦既博且勞矣乃所哀集不妨旁搜博採而要以中理為歸蓋禮者理也而心而出者也樂者樂也由心而生者也自心求之而端在是矣乃其間有大謬不然者亦混裁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嘗讀是書有疑思問似得其然而尚未悉也特加數年大為搜求考姚永菴文集卷之二

十一

訂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于諸儒所記述為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為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纒繆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為削之正之不知有當於理心之裁定否也故質之海內大方請出心體之禮以及制度品節之詳由心生之樂以及聲容音律之興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樂二書昭然為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斯亦或夫子剛定之意乎

莊誦

大誥解序

伏讀

高皇帝大誥一書昭示禍福以諭人分明尚書之周誥也當商之季君臣沉酗於酒而法度廢弛武王者出而有天慙大憂之令有劓剕拘殺之典蓋出於大不得已也

高皇帝當元之季綱常教化掃地盡矣而吏習為虐民習為奸者又比屋而皆然於斯時而不姚永菴文集卷之二

十二

用重典其何以止辟而安良善故於司徒郭桓輩之虛費鉅萬蒲臬王廉輩之科歛重複下司斬讎輩之匿絕卷宗寧國師生之猝擒郡守縣吏疾靈之建言挾詐種種皆處以極典而於婚姻則崇有德之高年命官則諭以生身之大恩惜才則曉以面奏之保留差使則教以貴賤之有等又懇懇焉不一而是總其要歸唯使人知其所報而以保身惜命為重蓋人知其所報則

必安享其所有而能以保身惜命為重自無官  
為奸官而無貪婪縱放之罪無誹謗怨讟之尤  
百姓為奸百姓而無賄賂交結之非無隱匿詭  
詐之事誅戮可懸於不用而皆優游於太平有  
道之世矣此

聖心懇惻

聖諭諄憫而特著此誥以曉諭也且使家藏是  
本以誦讀而有犯則有戒等之科豈唯當世以  
為憲即萬世而下讀是誥識是心而不學為奸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

官好百姓者皆無人心者也皆自取天災人禍  
者也豈世所宜有哉周誥立而澤及生民者必  
再世而後改

大誥立而澤被天下者歷萬世而常新乃今家  
不知藏士民不知讀若前官吏民人之頑詐者  
斯固習也臣舜牧謹洗心細玩註釋其所未易  
解者使戶戶可以什藏人人可以誦讀仰見  
聖祖鴻諭之盛心亦今世所不可無者敬拜手  
書之於末簡

族譜序

水木本原人孰無之而往往不以為慮此在愚  
與賤者猶可無責既貴且賢矣恬不為慮安望  
其上光祖考下連族衆哉乃間有慮及譜牒者  
又妄認他族顯者為始祖支延蔓附於簡冊間  
此世論顯者不為歆慕以若所為究若所及倘  
族有賤且貧者卽列之簡冊中彼必視若路人  
不知所謂顯賤之誼矣烏乎譜牒者普也尊祖  
敬宗隨體祖宗之意普逮於通族之微賤者是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十四

子孫克承付託之責非苟為夸示而已若余族  
世居適溪村世傳我族自妙溪來今亦不敢往  
認但就鄉所始傳者尊為始祖而自此以下世  
系相承若昔遷於特耳者近遷於桐鄉者如余  
父叔並遷於府城者一一收錄之存其終始用  
貽後人蓋我父淳菴贈君嘗以此囑牧牧今所  
立譜正謂我父所體祖宗之意恩普逮於微賤  
非自夸其貴顯而已也語曰自我作祖我父非  
作祖人耶作祖卽為族主矣凡宗祠義田皆應

並立與此諸並傳庶幾可稱普及之義是在我今日及大兒祚端異日漸次量力勉爲之成我贈君之遺意耳若聚族令渙先之譜謀則今日宜急爲之不可使散渙而無收也其世系恩褒規約種種悉倣名家成式可垂不朽凡我後人務仰體贈君淳菴公作祖遠意學爲賢且達者主張其事于弗替勿視爲虛文而已也

自題詩文章

夫文莫尚於左國矣自左國而下代有作者世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十五

以華實並茂稱詩莫尚於晉唐矣自晉唐而下代有作者世以大雅不羣稱斯非所謂典而有則美而可傳者乎余非能嫻于古文詞也又非能習爲詩也奚以付之梓然不曰文以載道乎余之文雖無似而時當著述則或闢發乎聖真時當事任則或陳畧乎政要未可謂無一言之幾道也又不曰詩以言志乎余之詩雖無似而時寫心情則或寄興于悠遠時懷感憤則或宜記于聲歌未可謂非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

是詩與文雖無可傳而所爲載道與言志者則不可無述也余惧其無述也而付之梓毋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乎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之主也實之不立而唯名之是務其何以禁人之詆議然余不敢自避也世或知我而謂余詩與文自成一家言可稱作者而命存之是余之幸也其或謂平實淺淡無當于作者而用以覆瓿亦余所弗恤也蓋今詩文家爭爲新巧而追琢其章務爲纖穠而脩施其辭其誰非華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十六

實並茂者其誰非大雅不羣者而余之技能進是乎余之技未進是而欲人不以敝帚視余文以蚩鳴視余詩也其可得乎哉是余所爲汲汲於名稱者或恐其終于湮沒而無聞也

題言釋訓序

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故大知如舜猶好問而好察觀人有恒言故諸有之聖賢且舉以垂訓則可知其槩矣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也便習矣而能察則知此常言非他卽出于聖賢



之口吻亦猶是也。予故聞一謬言，卽從而書之。卽粗爲釋而訓之，不分門類，使愚夫愚婦皆知聽說而傳誦焉。雖然，千經萬典，聖賢大發精蘊，以示人，亦已闕且博矣。卽士人之號爲窮經者，尚聞之而不信，何取於通言？何取于通言之釋？訓是不然。吾所爲釋訓通言者，正告夫未雕未琢之夫也。未雕未琢之夫，其童心猶在也。今鄉村里巷之間，雖皆顛蒙無知，豈無一二之知文義者乎？使得吾言而一誦之，使夫人皆環拱而聽之，焉知千萬人之中無一二人之領畧者乎？

七

得一二人之領畧，卽一二人之益也。而况乎不止于此也？童習而自紛，家喻而戶曉，通言其可以無釋哉！此通言釋訓之所爲刻也。

崇正千字文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要見孔孟時，異端固已熾矣。然未有如今日之特甚者。釋氏教興，家無不事自老，少男婦賢愚貴賤，皆入其陷，穿而不能出。

往往暑夏變而爲夷矣。其可哉！嘗聞伊川自洛京回，從游之士胥歸于佛，惟游楊二君中立。伊川嘆其長進，夫程門之弟子，豈非高明之選哉？乃棄儒從墨，學明心見性，以爲奇。曾見幾人能明得心，見得性能大異于游楊二君子哉？以是知釋氏之不足學也。無奈此教蔓延日久，蔽銅人心，若昏霧之難開，狂瀾之難砥。然世之高明者，竊假此以傳清修之名，而有竟惑焉者，遂沉溺于斯，謂可藉此以出世。夫世則安可出哉？

八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古之君子自開闢至今，皆修身以見于世，外是而求爲禪門之學，豈不爲大舛哉？予深爲此悞，竊思一言之微，不足聳動衆聽，而回其蔽銅之迷，乃爲千字文若訓示幼學者，然蓋曰：君子正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牧學爲聖人之徒之本意也。有志之士能勉此而真修，則知聖賢之學術，帝王之經綸，端不出是篇之外，而藉以從事矣。又安用出世爲哉？

費氏族譜序

譜之作也何爲哉以反本也以正宗也以聯族  
人之渙也以惇睦也以待後人之有所承也其  
所繫亦大矣而世率忽而慢之間知作而脩之  
者非遠附古之達人則蔓引今之顯者以自夸  
矜於其世嗟嗟是亡本也是亂宗也而援貴者  
以自附而遺其派之賤且微者是忍族人之渙  
也是非修睦敦敘以教後世之親親也譜何爲  
哉譜何爲哉吾里費氏世居歸安之北隅曰崇  
新界蓋不詳所始始顯棗強令諱功者傳至於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今凡若干世世多隱君子即顯而令尹君侍御  
君教諭君及散秩序生凡若干人世居於祖無  
遷業知其亦隱君子之行也吾不及見其先進  
而見教諭如竹君齒九十餘恂恂長厚接引後  
學如不及今所修譜者守竹君其子也守竹承  
如竹之業即其兄桂齋所敘譜與其弟愛竹親  
校而付之梓意若曰爲人子不可以不承父爲  
人孫不可以不尊祖又不可不知祖之所自出  
及祖之所出由棗強令而上不敢附其所不知

山棗強令而下不敢遺其所不逮世系十有一  
子姓百八十餘而今且振振未艾也其世系但  
謹書名字生死仕不仕嗣有無遷徙居址處墓  
而他不及焉而世系以外又他不一書焉蓋  
真所謂譜以反本以正宗以聯族人之渙以惇  
睦以待後人之有所承而非所謂夸矜於其世  
者也世有守竹焉族其不散矣吾覽古今序譜  
者若蘇老泉羅一峰二君子語極懇惻足以興  
起後世之爲人子者今二君子之行之言守竹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所有之而敘譜有法足以克紹其先君子之行  
吾猶興起焉思倣而爲之而且深望於費氏之  
後君子也  
孝史序  
夫孝亦庸行耳聖人何爲而作經後儒何爲而  
作史哉可惟其爲庸行也人皆忽之不知此實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第一事也而極之可  
以通神明充之可以爲堯舜若是其甚重也蓋  
人之生也由親之一體而分者也惟其一體而

分視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為何如者可一念忘乎故曰人無有自致者必全其所自致然後可以爲人子可以爲人子然後推之以及其他無所不致其情乃可以成其爲人耳故一念之發雖甚微而所關於天下者不小所感格於天地者亦甚大且速看舜之父母爲何如者乃曲爲惡承深自創祭而畧無一毫怨恨之意所以稱大孝而後世宗焉可以立人之極也夫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作之爲經以垂萬世也有以姓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

哉今正公甫亦因是意蒐羅典籍訪問遐陬自舜而後至於今凡帝王以及於將相大臣自黎庶以及於村氓野婦苟有一念之發出於真誠可以有讀二人感格蒼穹者無不收錄而又一曲加批註若惟恐一人不致其孝者其用心亦勤矣其彌世亦切矣而猶以爲未愜也苟余爲一參訂焉余固謂割股爲孝出於匹夫匹婦之至誠者削去不錄蓋吾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有疾割吾身以療之可以生則已矣其或不

能反至於戕其身則非父母之意矣故令典不載而作史者欲以垂示後人亦可弗錄實教天下萬世皆全父母之身以爲孝也視禮所載扶而起杖而起蓬首垢面而已者實相合也今此史成矣將付之剞劂氏予特爲叙其篇端

### 深衣私考序

古禮之不見於天下久矣非古禮之難復也以考禮之無其人也卽有其人但詳於品節文章至於衣裳之制不加深考不知禮始於衣服而姓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

一節之錯謬實有大妨於禮教者吾於李叔深衣考有感焉夫深衣者天下古今之一大禮衣也制度應規矩繩權衡圓袂方領曲裾黑緣三袂縫齊倍要在常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掩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若是其周且悉也訪禮之玉藻及舊制皆可考乃後之儒者悉忽其制而莫加詳訂焉若丘文莊及蔡氏淵陽氏復皆各爲說而其中實有可疑者以成於制十有二福及袂袷要縫續衽鉤邊等項而加裁

考又名爲國使人知所鑒鏡必求合於古制而後已斯其用心亦勤矣哉或曰麻冕禮也今也純綌孔子亦從之深衣之制能應方圓繩權衡餘卽少不愆於古無害也然此有大異於純綌者如袷袂更縫鈎邊等項悉合於古制而後

其款哉此吾於叔成之考深愜於衷而特爲之叙也雖然禮不止於深衣也如曲禮之父子不

席天子視日視天子檀弓之大夫將葬吊於

君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王制之八政事爲異

通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

別度量數制之無考曾子問之昏禮納幣致命後嫁之錯解祭法之八蜡以昆蟲足其數射義之弁與馬合而爲一種種謬誤之甚可不一加

其詳乎此吾於叔成有深望焉者將使古禮之

通承菴文集卷之二

史綱要領小序

通承菴文集卷之二

於是輟志同既大爲刪訂

示天下國家之大

理亂興衰之大幾若春秋戰國之爭暴秦之橫漢之當銅唐之藩鎮宋之夷狄弘綱大節朱子溫公及胡五峯致堂雙湖蘇老泉父子呂東

詳且確矣乃其中有情事之相戾忠佞之相佐

或關於道學之大者而忽於表揚或係於清議

之正者而畧於評品或明知其人之惡也却因

其子之賢而曲爲之庇或欲揚其后之美也却

以其臣之諫而曲以爲諛諸如此類余輒筆數

通承菴文集卷之二

四

行其下用以垂示來學今年春夏之交老閑無事又讀一過見有史詞之過其實行誼之掩其

其說說反以爲賢忠良未蒙見錄或有任忠義

者於時者而過非其主或力維聖學可有

其說說者而生非其時又輒筆數行其下爲暴

白而表揚之併前所刻名曰史綱要領小論非

是西山諸君子上下其議論未審有一言之幾

子通否

論事篇序

天下有是非有利害。論事者不審其是非。則無以研其幾。不極其利害。則無以究其寃。乃世之作事者。於是與非之介。而茫然其無覺。於利與害之際。而昏焉其無知。其何以善其事乎。此自古以來皆若是。而今有特異焉者。有名知其是也。猶以爲非。而不見諸行。有明知其非也。猶以爲是。而不知所止。有明知其利也。猶見以爲害。而不趨。有明知其害也。猶見以爲利。而不避。蓋姓永林文集卷之二

荏

賢賢焉而已。彼俄然其何之者。抑亦衆矣。予爲此懼。自富貴貧賤。以至於佛教師巫。自儒先行。事以至於官府。作爲自救荒賑濟。以至於審緝。徭役。由彈勸章疏。以至於兵餉。有無自朝廷法紀。以至於監禁關防。凡有係於世道者。罔不爲之論列。而論列之下。且曰。此其爲是也。此其爲非也。而使知所從違。此其爲利也。此其爲害也。而使知所趨避。蓋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有治人。而又有治法。則庶乎其可耳。然不

曰。出位之言乎。出位之言。余不敢避。然能信吾言以往也。可以善其身。可以善其國。使不信吾言以往也。則顛蹶憤疾。至有害其身。以及於國。有不可勝言者。夫人於是非之介。利害之衡。可不知所從違趨避也乎哉。是故今日論事之至。意也。實有望於擔當世道之君子。

警世錄引

善惡惡。人之同情。乃有見善而不能遷。見惡而不能改者。無他。此心之無所警也。孔子曰。見堯承堯文集卷之二

某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思齊自省。云者。正自警之謂也。吾鄉陳練塘公著見聞紀訓。李臨川公又見聞紀訓。蓋殷殷然望世之爲善去惡者。言甚詳且切矣。予老年無事。亦嘗有所見聞。言及於此。則然無疑者。數十條。欲不付刻。既而思及於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當吾輩無不紀其惡。則亦已矣。有善若此。而不加所錄。無淫沒而無聞乎。亦可惜也。於是見一善也。則善談而樂道之。又欣躍而書之。且此老之

所行若此使讀之者憬然而思見一不善也雖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不得已而下筆但去其名亦書數行使讀之者懷然思而不知所法變然懼而不知所戒非大也知所法戒矣而不思擇而從倭而改者亦非大也此吾作此錄也警世之至意也雖然警世先於自警不自警而望世之警焉是徒以言教而非以身教也以言教者誠以身教者從予將於此錄之所載者日惟兢兢焉若不能企而及惕惕焉若不徒承菴文集卷之二

正禮篇引

禮烏乎正哉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可以義起則凡行是禮者必中乎天理之節而協乎人事之宜乃謂之禮今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甚至顛倒錯行而昏然無覺者是謂非禮之禮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人而欲由斯禮也必審其中正之則而後可乎予故先辯禮之所自以正男女之始隨舉禮之

所出以謹內外之防冠弁則教之成人婚娶則教其成禮建立宗祠以教其致敬問安視膳以教其竭誠內喪則示以致哀而弗事虛文外喪則示以儀則而弗從苟簡上官有變故則教之哭臨衙門有內喪則示以裁制郊飲則爲之定其名正其位士相見則爲之立其則對其儀至於齒德之當尊者則教以執其卑或於變通之旨審者則教以從其俗凡升降上下之間進退揖遜之際一一以爲之參訂必求其可通者承菴文集卷之二

文

者以行於世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典禮本可通行於萬世全在其會中求之能觀會以求其通則得典禮之要而無不可行矣正禮云者正正此會中之通使世之習是禮者可無差謬於其間也若禮本心體而出之自節文固整然其具在也端然其無邪也烏乎正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三

夢見孔子記

夷之從祀議

敘鄧潛谷五經釋

敘李氏家乘

題王十川蛩鳴集

題李石圃文集

題黃象洲諸味

姚承菴文集三目錄

詒序程松野海屋添籌圖

題程子仁詩文端

讀吳氏家藏

讀書彙英西院題名

讀書張岐豐昆山莊記

題張蘭池武進士卷

題張扶輿武進士卷

題李母海屋添籌冊

號潘子木允升慎所

題程門紀別卷

費守竹傳

讀孝烈傳有評

題俞節婦施氏傳

題火存貞烈冊

廣昌開心堂說

題花間集

許致和字謹中說

題安翊岡山人卷

姚云菴文集三目錄

題真率會冊

冲玄文社引

古萬字說

書余母傳後

宋恩堂集卷之三

永巷姬婦牧著

男薛端祥敦祚重祚馴枝

夢見孔子記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九月十六夜牧無他思慮驟然夢造夫子之庭肅然請曰求賜玉印一觀夫子出其印跡牧零星五六種牧駭視一轅正其文如成印方可三寸許厚可三分許一角猶有殘缺處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錄之承卷文集卷之三

一

之可垂永矣夫子輟爾而笑曰予意正欲如此於是夫子升坐一高殿中殿甚宏大中設一卓一椅夫子然坐焉其殿基去地二尺許由是牧拜于下夫子亦出位答拜加禮焉盼其貌穆如也瞻其色雖如也聯其拜跪起立翼如其和以適也載觀其冠其色玄視其服其色黑視其髮髯然色其黃可異焉覺因思之夫子曰甚矣在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度其時必五十以前嘗有是夢至五十以後而六十而七十絕

無是夢矣故發諸慨嘆蓋如此今牧年七十二歲其衰抑又甚矣乃夢見夫子請其印跡觀之而爲之轅正其文若此亦奇矣哉豈平生所著四書五經疑問晝夜以思必求印正夫子之心而後可故形之夢寐若爾耶不然胡不夢至他之所而必於夫子之庭不求視他物而必於夫子之印不一爲他言而必其印之轅令方正金玉其相爲夫子欣然而許可也而若是其奇哉此牧生平以來所未嘗想乃形之夢而真見其有

二

姚承卷文集卷之三  
若此者次日早盥手簪筆謹記其年月日以著此夢之奇爲古今人所未嘗有也以昭示於來許云  
又詳玉有五六片者何也人言牧著五經疑問後其破碎有五六耳余應之日不然五經之說各異而五經之理本同且一經自爲一經完完全全豈有破損之理所以有破損者專以諸儒自立已見過爲穿鑿曲加附會將此一貫之理五分六裂故其象有若此耳余今從而奏成合



一則爲一王矣又請金鑲之則一者原歸于一而夫子之心思矣故曰予今正有此意耳未識然否

夷之從祀議

夷之天資極穎幼時從墨而厚葬其親便有超脫意思丁及聞孟子命世大儒再三求見其意甚佳初無欲來角勝之意及孟子以厚葬其親詰他他却尋思若保赤子一語回說此非援儒以入墨也亦非推墨以附儒也其意蓋謂儒者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亦有此語似與墨道同因遂解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蓋誤認而誤解非有他意孟子却只從愛無差等處闢他復說彼有取爾爾說他因說一本二本及自古葬親之意宜厚不宜薄以明愛決不可無差等以見墨道之非之却恍然有悟與然自失故說命之矣三字細看憮然爲問處却是如何景象憮字从心从無此心若無是何等悔悟到爲問時却遲久方醒是何等懸息後說命之矣見天命之性人所共有我却從墨道

而失之今得此言提醒我分明是天復命我以此性而之今得復爲人也此渠悟處甚卓見處甚高分明棄墨歸儒一大儒固孟門所樂與者此當與樂正子爲伍而萬章公孫丑之徒皆所不及乃今敘從祀却遺此人豈成祀典牧因覽孟誌私議欲增入之未識然否

敘鄧潛谷五經繹

余向聞新城有鄧潛谷先生著五經繹若干卷求一見讀之不可得昨從粵西來廣昌薛欽宇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道尊謂余亦知讀書者悉出潛谷所著書示余余公餘出筒讀之味其所探討處則深究指歸會其所自得處則冥契淵與攬其所發揮處則悉曉真指不妄立意見不過爲穿鑿不曲加附會如人之代而本其所自生曰正傳如水之流而本其所自來曰嫡派如絲之抽而本其所自吐曰真緒而於易尤備且精蓋潛谷專門於易故爾而引伸觸類則俟其人之自悟也其以經名者正謂已以意繹聖賢之真緒而尤深望後

之人皆以意繹已言尚得聖賢之真脉絡耳余探繹不忍釋而恨不得一過其廬訪識其所爲踐履者今夏承委試儒童於新邑得盡識潛谷之素行一一皆如其所繹而其孫恭來視余氣雅而語醇似有得於潛養者克稱潛谷之後也渠且因余之訪乞一言於經繹後余曰潛谷之著述諸名公序之詳矣余何敢及而子復爾云者豈以余撰五經疑問能發爾祖之精蘊耶昔楊子雲著太玄云後世復有子雲當必知之潛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五

谷之著寧啻太玄而余非後之子雲也但就學業論則必嘗涉獵經義思討其指趣者乃可知紬繹經旨者之用心耳潛谷之紬繹余畧知之矣獨恨生也晚不及見潛谷得以所杜撰一一印證於左右耳雖然五經之繹不朽也余倘藉此言附繹後俾世知余亦有疑問或與此繹相發明未必不與此繹並傳於後也是又余之大幸也

敘李氏家乘

晉讀古世家大都功名烜赫紀載於篇章而清修特達之士不多槩見何者舉世共馳旂常欣鐘鼎巖榭而谷養弗視也然棲養於巖谷者亦不屑視彼欣艷焉者益操超自不同也若縉雲李月巖先生其人實可欽畏焉先生生多病自少至老如野鶴之癯癯而操行孤孑毫不受世之氛垢亦如野鶴之癯癯其自稱癯癯老人是也乃其教子曰人未能做聖賢事不可頃刻忘聖賢心又見人爲欺誑者曰世豈盡盲聵耶先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六

生其不盲不聵者矣斯可以癯癯一老人視哉其欣慕靖節爲獨勤著有詩韵音釋等錄自適其適縣志收之著述科非所擬也府志列之往哲其庶幾耳觀厥嗣君抱諸名公碑傳雲深菴等記知先生倘羊毛翁嚴一舸樓終身焉若真與古之清修特達者倫矣余不獲親承先生之清風被交于嗣君得盡窺其行於家乘如見紫陽野鶴仙人於異世者因題數行於篇端

題王斗川蛩鳴集

孔子誦誦詩三百授政不達無取多為詩固在達於治哉故他日與子夏論政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從志出也而禮而樂而憂亦無所不至蓋心口自語誠在生民則制度品節之詳休戚利害之謂自然周倒是實政也是真詩也獨怪游魏以後作者舍民不言置政不理而唯寄興於眺游怡情於花鳥曰詩詩詩顧出民情政治外哉古皖王斗川素抱淵碩苦心治幾而七試不偶矢口於詩頗得三百篇旨無論其他即姚永菴文集卷之三

七

今水溺異常民無控愬善政者要在清心料理省訟緩徵以恤存發廩招商勸賑以調濟而撫集勞來次第舉行期免生人於餓殍斯民其尚有攸賴耳而或者鈞奇為過為糴為借紛紛四出以飽奸胥之腹而貧未蒙惠富已受疲不識向後黎亦轉填流徙竟作何狀斯可謂達於政哉而獨斗川憂溺一喙曰欲救無奇策求奇即足病斯可謂不達於政哉而惜僅丞吾邑不得主一方之命且旦暮間將以遷秩行嗟夫古今

抱大志而不獲展於世可勝嘆哉余辱斗川教最深誦其詩最博而摘斯二語蓋謂此足以益全詩而因以慨世也斯集直蚤鳴也乎哉語曰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世無大扣者姑小鳴自適云爾雖然鳴不鳴達不達豈可謂世終無識焉者哉漫題以俟世之欲扣者

題李石岡文集

余至廣昌之次年見邑志篇字漫漶思為修補計乃細閱志中敘畧語語中肯綮問出李石岡姚永菴文集卷之三

八

先生筆似難續紹再覽宜化順化渡二記文更崛奇因考其人生平行誼甚卓學雅繁與文稱宜祀晉宗而未見請入問何以故有稱亦自作志時秉筆太直而鄉大夫上間有不遂其請者齟齬之坐是竟遺祀典余因思在新州日修新州志亦得罪當道降閑與先生事頗相類乃知志不宜修也直筆之難秉也直道之難容也今可復蹈哉因罷志不修然時玩先生之文不釋手蓋先生質有其文不獨以文名世而世且因

修志之文遺不祀然文自有品論自有定程品  
定論自當與何叔丘先生之文並傳不朽也先  
生族望龍公登賢書治邑郡遷司寇副郎亦以  
直道去先生孫德容居泮久不能傳一第而其  
志其行固承先生之訓不替也間嘗聞余言請  
書之冊今行矣漫書永玉齋以貽之

題黃象洲諸咏

余曾作西湖賦而失其藁往見黃象洲年大湖  
山百咏摹寫佳麗輒心動且慕焉恨此賦失去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九

不得與紫量萬一也以是序其篇首此咏既刻  
浙近遠莫不傳誦矣乃年丈猶未爲快也暇更  
吟且改加工焉又著遂昌諸峰十咏此諸峰者  
固其先丘墓所朝對者於邑稱最勝而其咏亦  
最佳益年丈宜遊不遂喬武林咏湖山湖山之  
勝益重於四方今久游思歸咏家鄉諸峰諸峰  
之勝又重於兩浙此豈其偶發於性靈哉抑兩  
地山靈默啓其衷將藉重以傳不泯耳即日歸  
故鄉矣過嚴瀨蘭洲又漫游天台鴈蕩諸勝地

吟詠更遍使兩浙諸山川並甲於天下則匪直  
山川之幸而已者發地之靈增人之傑名山並  
高大川並深俱不朽天壤間年丈遍咏所助豈  
其微哉余吟有樂陶集亦間嘗及寰內諸名勝  
無辱年丈所稱許或得並傳於世卽西湖之賦  
失去藁猶此藁之尚存也

論序程松野海屋添籌圖

大海之中有儼山焉曰蓬萊方壺負嶠虛無縹  
緲世傳其間多異人往來綽約不知春秋甲子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十

蓋羨門安期生不一其人余頗神游欣一遇之  
而不可得乃今重九後自家山水歷廣寧諸州  
邑一縱目焉大抵所覽諸山以千計扶輿委蛇  
纍纍不絕所最稱奇者天都叢關局閭奔趨而  
下至古歙城萬年河西石門石塔砥柱不知去  
向意天造地設莫是過也因憩萬山觀中間遇  
友人邵象洲朝夕盤桓歷太平諸宮觀勝槩懽  
甚尋求別去余戀其遠也叩之云欲往疎川壽  
一老叟曰松野程君者初度七十且道其勤畝

起家三子都成立長已事生業次將習舉業崢嶸諸族人共勸之渠且圖父祖及其身曰海屋添籌者乞余一言余思之自昔至人不必羨安常在僊境乃為添籌亦不必羨安逍遙為適乃為添籌能事能忘所事不損其和即壽無筭矣是所在即海屋而籌自添也若所稱程君者能力業起家即精神在力業能義方訓子即精神在義方能圖父祖不忘孝敬即精神在父祖精常運常疑神常聚常住渠所享豈有艾哉余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向謂蓬萊諸僊山殊涉齊諸今至欲始履其實際而聞若言想見程君之為人則所云綽約逍遙若安期美門之屬蓋不必殫霞物表超離羣凡而即在於人間世也倘程君者悠然杖屨過我一譚路橋之上豈不快哉倦游哉象洲行不能稽宿序以詒之而尚冀其一來也

題程子仁詩文端

余從粵西來泊廣昌餘三月自厭俗禁莫釋也近校儒童得佳卷五七首殊津津喜不寐茲又

將奉委行校新城儒童駐盱江上一二日有老生者手持數卷至望之則儒承冠閱之則翠筠錦江渚館湖上杜草諸藻接之則有目弗明而稍與之語則澹然若忘世者之人竟與之論則淵然邃然固不世有之士也因喟然嘆曰有是哉建武山川之盤蛻儼然帝冑高居乎而間氣磅礴未盡論學而學論功而功論詩文而詩文更若干人若何心泉羅近溪鄧潛谷輩表表於世而山林巖壑更有不及知而實有大有傳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者若程子仁輩是也子仁為名卿于從小不藉勢芬暨長不涉聲色獨耽玩文辭而及其晚年併文辭亦棄去焉唯寄傲物外陶寫性靈嘗周游海內名勝處獨適其適而世莫之知也即知之者亦謂適養生平之憤懣耳而子仁豈謂是哉毋論其他即今日至余所將亦欲摠寫所不平于余之知哉詰曰非窮愁不能著書余嘗撰經書疑問若干卷詰問海內大方矣然非窮愁之著也子仁知余所撰非出於窮愁故携卷過

我謂余必知其所著非獨據發其不平而已者  
子仁知余哉余知子仁哉若子仁謂余今令隣  
邑也謂余頗有佳撰也而覲余之一言則郡侯  
牧伯名儒大民已盈帙於篇端矣余何足以重  
子仁子仁豈爲是來耶今題數語非以慰子仁  
但令閱子仁之所著知其中別有一種自可垂  
之不朽耳

讀吳氏家藏

讀吳氏世感家藏若鄧潛谷先生所書遐笑卷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主

誌銘及諸太史氏文學氏所撰表狀聲詩蓋賦  
賦乎已盈篇帙矣余何足重而君章亦以見委  
耶君章孝子也孝子孺慕終身見一文人士有  
能掄揚其父以名者則心切焉而且以其父少  
谷公之行若斯宜身食其報而竟未食也而且  
以其父之望于若斯宜各顯其親而尚未顯也  
則心切焉焉則屬望於世之能文者益愈以  
甚矣然余竊有以解焉世也不修勵其行耳德  
行誠脩未有不見祐於天者若少谷公之從事

新邑而能出人於死地而人不知也負責京邸  
而能返人之金留其子而焚其券也可謂長者  
矣及其之官不以上人之獎借爲家也而能卻  
其詞且能捨其餒以脩費校也而又能不恤其  
勞於公委也而又能蕭然高尚以歸於故鄉也  
可謂達人矣長者達人寧無後乎而君章雖蹶  
於屢試今貢之澤宮遠大之業將從茲始也他  
日錫之

封章採之太史氏不可以旦夕俟哉而又奚以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西

嚙焉又奚以嚙焉諸文士焉余乎生所持以評  
世者以脩不以榮而樂道人之脩行者以祝不  
以頌君章家世之好脩可重也特致祝以爲解  
焉

讀書曉吳西院題名

自昔學道之士嗜不樂附先達以流榮稱哉然  
而有志君子時切兢兢云何也附名非難名實  
相應以附之之難也歲嘉靖丙寅余徵學於飛  
英之西院上人謂余曰此蔣賓菴公讀書處也

而司諫張公嘗舉朱公南雖錢公及雲間胡公皆游寓於此君益勉諸余謝不敏既萬曆癸酉薦鄉書上南宮時一往傾焉則思昔上人所謂五公者不獨以文學顯而碩德凝望固皆我東南之傑也方實菴守維揚時

武皇帝南幸郡縣竭膏血供億毒民不忍言而實菴挺然以身當其事凡行宮帳具舟騎夫役止酌供其不可已者餘悉罷而一以民窮爲辭天子亦嗟嘆以去而巡游因不竟焉功德之所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樹豈獨庇此一郡焉已哉及歷臺憲寧虞衡不績尤著南鄉評推重焉若乃張公之司諫以直聲聞宋公之宰邑以良吏薦錢公居省歸田以躬行理學稱是皆鄉邦之楚楚者所不可悉者雲間胡公耳然而其于常水公蔭判我郡意亦粹粹於功名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達五公其當世之高山歟余何敢附焉雖然士顧立志何如耳方五公讀書於此非癯然一書生邪而此志既立助猷德望卓然爲世所瞻仰

余儻得掛名于其末不可興仰止之思乎而且竚望於後之人也因書以爲記

讀書張岐豐毘山莊記

萬曆癸酉余讀書張岐豐毘山莊上數月是歲叨薦賢書越二十餘年余大豚祚端亦讀書此莊上凡二歲上南宮叨第丁未進士此莊脫我父子二人跡何奇也且產靈芝降甘露皆於愚父子讀書之所又何奇之奇也然豈直愚父子而已哉自前吾湖登巍晉撫者往往讀書此莊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上居多蓋我湖山水號清遠實由天目發祥來天目下二水一曰若從餘不南來入郡南門一曰雲從故鄣西來入郡西門並匯於郡治前而由郡城內外諸支流皆望震澤以爲趨而毘山由山中起實砥柱諸水之衝而岐豐之莊又負毘山爲前導迎諸水入局而後委委蜿蜒放至毘山方會歸於震澤也蓋毘山實砥柱吾湖此莊又關宿毘山是郡所最稱勝者其能顯音發靈助人之奮捷也固宜哉以是有勢之家多

番涎此莊而岐豐山祖父來皆能抗守不爲人所奪此非獨其後人能爾也伊先世太常君號來儀者山九江澤陽來吾湖愛此毘山最勝買田結廬於其前題其居曰毘山書屋手植三槐數楹又名其讀書室曰清遠齋則其所相定蓋已超今世人數等矣嗣後代有登者至今槐榆猶存屋齋如昔其子孫安得不世守爲故業哉而岐豐之意又或恐後來之事有不可曉者思欲卜藏於此地是將使太常來儀之所勦永永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題張龍池武進士卷

昔觀古名將戰勝戰伐監建勳勳者不少其人而唯張氏書畫帶策者稱焉及按兵法若三畧六韜五兵八陣莫可具數然白書滅虜囊沙背水爲法所不載者比能大樹偉伐爲世所贊慕

蓋法猶醫之方奕之譜耳而徐察其脉理以酌用其方縱觀其形勢以善用其譜則存其人之心巧非可以指授言喻者則岳武穆公之所謂運籌之妙存乎一心也知運用之妙者其可以言兵乎吾鄉張蘭池丈以名家子年逾弱冠則擢武舉高科舉名進士人共訝之一日出所爲應試表示不肖讀之卒業始喟然嘆曰斯其所爲中鵠矣乎今

國家當綦隆時偶倭奴竊發朝鮮學士大夫皇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卒莫知所措發策者因問奇正於多士且酌遠近之宜又試論將所自由爲奇益窺多士之所抱者固耳帖括檢拾誰能解所謂運用者而張君一則曰審其情之所極而以勢之變衡之而奇正之用以神一則曰將誠有累即戰散地勝戰絕地亦未嘗不勝而能大權遠近之利害一則曰奇因機而出者也機不可豫見奇難以先設斯真所謂知心之運者哉知心之運而何難於其且觀其人器宇深沉語言恪慎準繩於禮



樂而聖範於詩書似非悻悻爲請綬之舉者懷  
甲厲兵可信於輕裘緩帶之日世幸無事則爲  
鎮奠爲彈壓豫養其所謂桓桓者或其有事則  
爲掃除爲戡定大顯其所謂赴赴者吾於張君  
之制義已窺見其大畧矣又於張君之舉動知  
其符契於制義矣將又於其制義其舉動觀其  
運用一心必能大樹立於  
明時時固畫勒萬矣不但爲今之名將而已者

題張扶輿武進士卷

姚承榮文集卷之三

十九

往歲遊粵西遇張蘭池丈出武試聯捷卷示余  
讀之知其敦詩書說禮樂固上將材也不揣題  
數語於其篇端茲至建武遇張扶輿丈恂恂儒  
雅扣之惘然一日亦出武試聯捷卷示余讀之  
遂然惘然孫吳韓彭等書且與蘭池皆居白下  
皆年三十以內先後皆中武闈高第因喟然嘆  
曰有是哉神識機杼隱然衝霄公侯干城今有  
若一扶君者乎再讀扶輿丈策中若運一機役  
萬機收聚僅歸獨權若有將則法生有法則兵

強等語抵掌學蓋即老成宿將會有不及知者  
此豈武闈中人物哉殆有關氣運者矣我  
太祖龍飛淮甸與尚金陵一時文臣武將若宋  
陶淵學士徐奇諸勲戚皆生於鄱都左右皆畫  
助勦稱絕於古後世曾不敢企而望者今留  
都一特太魁若木蘭嶠焦漪園並列於翰苑而  
蘭池扶輿二張君又先後高捷於武闈皆在石  
城以內豈龍運之雄勝孕毓二百餘年又  
特生茲奇特人豪將出入輔佐

姚承榮文集卷之三

二十

皇家與太平之萬於萬禩者耶不然胡白下一  
時多文武奇豪之若此也因讀扶輿卷有慨於  
中而又就扶輿之策畫察扶輿之嚮往究之將  
與古名將巧恐不僅僅於篇辭而已者因輒題  
數語致期祝之意云

題清平木先升慎所

庖犧氏畫八卦上有四義各有攸當迺下坤上  
巽命之曰升者西坤地也巽木也地函冲和之  
氣其德宜木而巽入焉根莖枝幹由此以生豈

駸日升而不已則以其實氣貫也假令瓦缶沙礫實氣不貫即木易生何能升知地知人心矣人心唯此其實不真實德何以日升於高明夫子象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誠慎之也慎則常實而常兢常進而常不已固宜其允升如木哉雖然木由萌孽為拱把為合抱千霄則小大殊為社櫟為椅桐梓漆為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則貴賤殊為權朽為薪為桶為楹為梁棟則成毀殊夫孰非生於地中哉其根實賤在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三

所植而養之使大且成則亦在所植者之無傷之是地以實氣生木而猶望人之慎養之也矧人心乎哉人心克慎其始斯可日向於貴而日慎一日則日高且大而底於成今觀于木方弱冠而成人猶猶備業不懈居宗治事克理紹祖文業繁克承慎道得矣他日所成立崢嶸豈由今日已哉第曰道微精一賢聖所以為難備今雖惴惴而既壯且強一或不慎猶然限於拱把而為薪為權朽耳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

積小高大之說也余愛子木枝幹已立而猶願其為合抱千霄為清廟明堂之梁棟允升於大猷故復以慎德之說告之以慎作所循于木之稱也即少年自號奚遜焉

題李母海屋添籌冊

余幸與李長明丈同寅於建武知李母林太孺人今年壽六十製冊求善頌禱者願獻一稱觴焉乃聞之益世子儼源暇下題德壽凝祥額華山心源殿下繪海屋添籌圖而府臺王公華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三

公吳公及同寅南城葛星垣丈溫溪呂筠軒丈總司張扶輿丈暨諸名公皆盛詩歌為祝而余獨不能是也唯攬額圖誦詩辭瓊瑤煥煥欣忭不勝竊形諸嘆曰有是哉今日李母之榮壽可憐儻然哉然竊疑海屋必在蓬萊僊島中而添籌必其人延註壽筵事也顧世未有觀者余何敢求言乃世稱衆目大者不云海乎而淵淵而浩浩大孰有逾此心者海屋者泰宇之謂耶今人存一善念行一善事自覺神王而氣培而延

年益紀者基於此易稱方來書稱無疆之慶詩  
稱以莫不增皆謂是也添壽曾有逾於此耶余  
未及請見李母唯因李丈稔知母氏所履出名  
門無非無儀歸華閨克敬克孝克稱為人婦相  
夫子成家產芝蘭秀發為世所欽美克稱為人  
妻教長嗣登甲第若仲若季有聲黌校又將英  
英駿發也克稱為人母而生平所存注所動履  
皆一稟古懿訓德儀勉貽其後其泰宇中何時  
何念非延年益紀之事耶是則可為頌者今李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丈任南豐立弟政教未易更僕數即通濟橋逾  
千尺許偶燬于火人苦其不易即駕矣乃料理  
工作不二十旬而與梁畢成即神君之摹畫哉  
然不可謂非母氏勉勵于其內也茲已奏最  
明允褒然

封誥曰英王翟冠服於閨閣內奉愉愉外祝  
壽其泰宇中又何時何事非延年益紀之樂  
耶是則可為慶者且李丈方壯年小試政蹟已  
赫奕若此矣使承母氏訓益懋芳猷霖雨天下

若仲若季亦承母氏訓更振家聲而家人大小  
內外悉承母氏訓務培益斯麟趾之澤李母泰  
宇中又不知若何愉快神王而氣培將延年益  
紀榮享於無筭矣是又竊用以為祝者是或  
心源殿下所繪海屋添籌圖意聯而大要則  
儼源殿下所題德壽凝祥一言以蔽之與李丈  
尚以余言為然請轉聞之母氏為余稱觴以為  
壽

題程門紀別卷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壽

劉培初丈江右世家也初授縣令厭習吏  
事自請改教于吾湖固稱涼解哉然吾湖安定  
先生嘗教授于茲士子循循服膺至今蓋經義  
治事立教有方可為天下式可為後世則也邇  
年來士習稍覺佚倫矣此詎直士子之變其習  
哉抑司教者之越其防也即培初丈初至吾郡  
以真誠直訓以長厚作人僚屬莫不彬彬與令  
矣尚有一人者竊希上官肯導以起滅之事而  
一二頑劣之徒因以射利而構禍及此人者之

去職也反歸咎培初丈而操戈焉此豈復成師  
道哉而奈何可帥士子之雅馴也乃培初丈當  
此難處之時但守正於其始而一任其跳踉持  
和于其終而直付之不校而狠暴者莫能加雅  
馴者可知感今遷南寧司理以行庠士依依不  
能舍而命生咨益嚴生逢盛輩佩教尤深繫念  
尤切特製卷以紀別而屬余言冠其端夫別則  
在規山碧澗間矣曰程門者何明道之謙和伊  
川之正恪師道稱兩絕焉而今日培初丈兼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五

益於處同寅之梁很而不失育士子之詩懇而  
致思者可見其樂矣今歲首余叨賓筵於黌序  
亦坐培初丈春風中乃識安定先生之後世未  
嘗無吾人而培初雅飭士子復藉以興起者宜  
其識別而未能已也夫

費守貞傳

余鄉費守貞公者名元慶字克善世居歸安飛  
英定安橋為故御史北郭公裔孫為淳梁教諭  
知府公第三子少讀書習舉業不就去事什一

走京師京師故多猾僧賄人貨不售而公行溫  
雅醇厚自令人不忍欺負費日以盈歸請如竹  
公專就己養勿累兄弟長次三兄日衰落嘗按  
季恤存之兄歿嫂存姪莫能給仍前恤養至老  
不歸弟愛竹居元亮為諸生能自贍不能禦荒  
時學校間公行誼延鄉飲此雖公舉哉不無謝  
費也公竟謝絕之曰與其拍費就此飲不若捐  
此助吾弟也其孝友益如此余贈君淳菴公嘗  
與公交厚余嘗盛暑中訪其廬其家人云往天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五

寧理壽具矣余心謂公年七十能為達人如是  
也隨往黃一涼憩馬坐間問及乃知為妹氏辦  
心益敬服之一日公至縣舍云縣僉櫃頭苦不  
能支余許可與一解也叩謝以去次日復至謝  
勿往問之云此榜尚未示也縣公獨任某吏更  
故與余厚私通焉今往則壞此吏行止矣勿恐  
也其立心忠厚益如此然天亦特加眷顧焉往  
公被費貨走徐州逢盜徒劫掠溫言以請得不  
刺六卒矣乃同行費資悉被掠盡而公費多物

正此輩所屬目者獨舍之以去非神迷盜目乃  
然哉又其孺人嘗畜一婢愛若已女勿訶也一  
日以小失加薄習此婢報甚性投井屢步以下  
兩足分立蹙碑手尚扳井闌石一汲者驚見之  
聲聞同井視之其婢也急取索搆出焉夫井甃  
之制大抵俱上窄下寬也即上下寬窄如一苦  
滑淋淋若酥能貯人足哉且歷步以下未有若  
是投井者法孰謂無鬼神耶吾湖最苦圖賴此  
婢年十六七倘令投井死家其立破矣積德有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非

素故鬼神特護佑公也如此公方七十時二嗣  
生子俱未收昭間偶語及此余笑謂之曰此事  
余嘗慰家翁矣余性直慙或無子而積德行善  
若我翁寧苦無孫耶今孫已森森多人矣公可  
以此言奉之後其子皆收育其門五人公皆  
及第之信哉天固未嘗不定也公善行甚多余  
不能盡及但舉前一二事皆其所不甚經心者  
其所不經心者如此其經心者可知矣余嘗病  
時人往往往抵拾榆揚太甚而又病故捫烏

有駭人聽聞之爲諛爲誑也今余述其婢投井  
事此婢尚存此汲井者尚存其同井見聞者俱  
存而此傳將即付其二子倘余爲諛爲誑其二  
子雖面承將不心嚙哉余嘗見善是師於師賢  
士大人外尤敬服公故特傳表之令世知布衣  
節德亦可以承佑亦可以示後簪纓學士大夫  
輩慎砥礪名行勿虛度百年終於湮沒而無聞  
也

讀孝烈傳有評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六

余每聞節孝事則聽之不倦攬節孝傳則讀之  
不釋手蓋正氣所鍾足風來世直有感動吾心  
者今歲謁恒初父母出其從孫幹甫及其婦江  
氏死孝烈傳餘余愕然駭遽然視而讀之  
欽欽焉然於間則畧有評幹甫豈意而尋固其  
父母所愛憐者又買於外母病在堂而醫數不  
効寧不願甘以身代何惜寸肌然獨不思寸肌  
之割未必能回母之生又不思積勞侍藥而一  
割或斃其軀反貽父母之憂乎且妻尚未子而

一割或斃將令若何是可以無死者也而死於孝悲矣痛矣過矣若其婦江則異於是夫且死矣子且未生莫可依終身矣即有姑在而承夫之托然夫猶有弟也弟可娶婦侍吾姑也雖然一身何依何立而不死矣待焉是可以死者也而死於烈悲矣痛矣宜矣而特死於夫之可以無死以至於死痛矣悲矣以是相較豈不稍殊然惟有是夫方有是婦有是婦可表是夫是又兩相成者況乎世之人知慕妻子輒忘父母誰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兼

肯為孺子慕割肌以療其母而尚可以苛責之乎余為是評蓋教世之為子者當倣幹甫之所為孝而特不宜倣其割以至於死為婦者則宜倣江氏之所為烈可從夫於地下而又或謂但乘此貞以待姑之死而後死亦不失為烈是以中庸之道示後死者之知所歸而非所論於幹甫江氏之既死者也生死念重綱常念輕余又於是子婦之能死者而致嘆云

題俞節婦施氏傳

余生平喜覽忠孝節義諸傳然必究其實而不採其華蓋忠孝節義皆根心以勃發其人自有一段真實者在固無庸代飾其言過據其事以為人也俞節婦施氏者出自名門歸之望族其生其死諸傳敘之可矣唯其實在家則知從父母之訓下歸則知事翁姑之孝相夫子之學及其夫勤學而致疾也則知解服珥以佐其醫藥而及其不起也則知盡哭泣以其其歛葬而葬之既畢也則知不恤一死以為殉且其誓死以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兼

殉也不使人知但其送葬而歸也以奉翁姑之事歸之其叔以慰母氏之意語之其兄而其既闔戶以就寢也密紉週身之衣以毋沐浴其身屬之其女潛待其女熟睡而自縊是則其死之實事其決烈且甚從容真之死靡他而足以砥世風者語曰守死善道施氏有焉作傳者但據此以實書其節烈自有餘光矣若其意所不及禮所未及者固不必據飾其文以為華也世道陵夷人心陷溺讀眉丈夫甘妾婦以二天者

此比矣若施氏之節烈能有幾人守吾土者拜其低額其廬是也然似此實行應更題

請恩旌使未風者知奏聲詩使聞風者知礪鉄石是表揚節烈之實政賢有司將亦不徒事其華而已者余今日尚深注望焉

題火存貞烈冊

嘗聞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爛我浙按君吳鵬峰公有側室槐英氏十四侍巾櫛十八侍鵬峰公卒矢殉於三旬之內象莫能止竟從容自盡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主

馬遠近大夫士見且聞者咸繪賦以嗟其異蓋雖燦成帙矣公嗣可官不忘先烈出入輒攜帙往以表揚辛卯夏寓吳山寺寺夜火可官奔出痛惜此帙已付之灰燼也乃幸寺牆壓倒此帙得不致全燬其後數葉焦跡尚存吁嗟乎殆天故發其巧以彰其烈乎肅愍于公咏石灰有烈火中開煉一番句槐英氏有焉牧敢僭題火存貞烈四字海內大方披覽者當必奇其事効於吟詠揚此烈于不朽焉已矣

廣昌開心堂說

節後故有門塞久矣今復修開之扁曰開心或曰名故以此耶余曰非也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開誠心有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實居政臨民事余叨此二年矣學士大夫必有洞見我心者而惠然肯來示我周行其裨益固不淺鮮也重門洞開竊附於虛受開心見誠將藉以廣益名是之取耳因命刻諸門

題花間集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世

花間集乃大蜀廣政年間衛尉少卿字弘基者所集載在唐歐陽炯者甚詳與草堂詩餘並傳顧草堂詩餘刻廣而傳之者衆花間集似少有聞也然讀其詞率多小令乃纖纖而制人骨翻翻而令人舞靡靡而使人忘俗豈聲音之感人自有不可廢者哉三百變而騷賦騷賦變而古樂府古樂府變而辭辭變而曲抑揚婉然也雖欲使還爲古何可得也况鄭聲之淫衛音之蕩齊音之放辟驕志卽古亦有不能挽者奈之何

其責於辭讀其辭以愉快吾心不溺其辭以持  
正吾志斯得之矣花間也草堂也卽古三百  
之遺也吾老矣偶覽此帙而把玩焉知其亦可  
傳也遂書以進其首

許致和字謹中說

許村有篤行君子名致和字謹中者問其說於  
余余應之曰人之所不覩不聞者是爲獨而獨  
之未發者卽爲中其所發而中節者卽爲和非  
二物也舍獨而求中則誤矣於中上加謹則又  
誤矣子之所謂謹中者亦慎獨而已矣一慎獨

而致其極則所謂中者在是所謂和者在是而  
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是慎獨卽  
所謂謹中也慎哉其惟時中乎雖然慎獨尤有  
要焉不以文辭累吾心不以聲色蕩吾心不以  
物欲動吾心澹然太虛未嘗澄然止水未波無  
礙而無事不愼無事不愼而無愼可言斯謂真  
慎獨而徹上徹下無不由之是謂致中和而位  
育之功同一以貫之也今子之謹中也將從若

說乎將於中上加謹乎是不可不辯者

題晏胡岡山人卷

豐城晏胡岡先生善堪輿往來吾湖餘三十年  
余二十年前曾晤於戴起泉家丁酉遭太孺人  
之變回自粵東始延之覓地得金蓋山合葬先  
贈君太孺人繼又覓一地得金斗山葬先亡二  
孺人唯時寓二山中同臥起者幾月餘扣其論  
議窺其心事知其爲醇然長厚君子也蓋世善  
是術者多矣大抵遇有力之家則諷使遷遇單  
姚承卷文集卷之三

詩

力之家則樂爲就總之以利言耳胡岡不主是  
念凡有求者輒憑地脉指示之聽其所爲任其  
所謝一不萌計較之心以是其囊不其豐而留  
堪於吾湖者則甚富是則胡岡之所爲可敬也  
惜其卒于我湖而無子然其得婿曰熊君韜  
者習舉業工文辭遠養鴻發可期于旦暮茲將  
謀葬胡岡也其小影卷走廣昌謁余余開視不  
覺雪涕蓋胡岡作於吾湖時余適宦粵西不及  
親其殯兒曹輩僅僅致賻不能厚茲來廣昌余



雖猶病休助而又不能厚總之有愧於心不能  
報謝罔之萬一也唯覽能君手筆可即發出所  
撰經書疑問與之且丁寧勉祝其聯捷是贈故  
人之婿以言致通家之誼或稍勝徒贈以金者  
止助其塋事能慰罔於地下而已也

題真率會冊

交道之難言矣蓋非交之難而人情翻覆能  
縮於始而難要於終也余親翁茅右岳常游白  
下縮四方來中監者五人焉蓋三十年于茲矣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並

間語及則殿殿為津津焉不忍釋余雅與之而  
或以父要之難未敢盡信之也今年右岳由信  
州走建武將入平西以往歸化也路必經南豐  
南豐合氣寶寮二君固其嚮所締結者不先  
期約而徑造之乃二君者接見甚驩洽把臂道  
十年來事至中夜同寢處不能寐款數日諸  
君及諸子姪輩相陪侍不少離有復登舟送數  
十里語至悲澹不忍別而余遣使者竟遲遲數  
日焉且合乾君稱有子聖壽者惜年為余閱府

試卷錄高等托轉致余因思當日者果嘗得  
奇卷矣意即其人也嗟乎世有若是之善文識  
者乎越二十年來走二千餘里不通訊為謁而  
下樓在河梁話別宛與古昔諸善交者相暱  
映然謂久要之難其人哉雖在此心之未真耳  
此則數千里如同室矣數十年如旦夕矣固必  
無間言者余因因高氏二君而知河楚維揚三  
君亦必如其人也又因合乾君之所致余者而  
知其嗣必佳士不獨稅文之可錄高等而已也  
題承菴文集卷之三

庚

冲玄文什引

余住溪南數日見吳可侯文移世初結社為文  
心焉其之皆題其舍曰冲玄諸兄因請其義余  
思玄字見於經其辭唯書頌玄德易稱玄黃蓋  
玄氣其清於天為帝命之精於人為良心之祕  
惟淵惟默惟精惟微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此之

不冲可稱大文人文哉今世爲文者卑瑣庸鄙  
不足以探玄而驚爲吊詭神奇者又玄空而無  
實玄遠而無歸非余之所謂玄也余所謂玄者  
在根天命人心以發一段不可磨滅之見以爲  
天下萬世則此之謂玄之玄也諸兄今年俱不  
少矣應思冲發以透真玄自然文思過人立名  
當世倘日玩月愒不思冲舉玄於何有語云不  
飛則已飛則冲霄是余所望於諸兄者

古萬字說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七

嘗觀河圖五十居中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邵  
子曰萬事萬化生於心信哉斯言此所以成  
變化而得鬼神者乎今觀余常吉所說一冊細  
閱此七字其所交合處總會于其中其所推及  
處本原於此分明五十居中而萬事萬化之  
所從出也矣舜禹湯文武之所誦執中所謂建  
極其一是所謂一貫而教天下萬世不窮者  
此字也于此始製此字者會其象與精且  
其學士大夫能因此象而得諸心則本諸身

而可通于萬變可及于萬方可傳于萬世固不  
必更求他道也然豈直學者所宜知哉記曰王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則萬  
幾不則理而自理而所以仁覆天下萬世于不  
窮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有望于今日

昔余母傳後

余已丑歲至巖鎮後交念橋常吉父子而未及  
請見念橋之母今歲復至此念橋已沒矣常吉  
方講學於寧國而余往拜念橋之靈蓋善君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七

個儻大別於世道交者不敢以世道視之也暨  
常吉歸拜謝余出其祖母方氏傳脈余細閱  
其所以事姑所以事夫所以訓子若孫其孝其  
節其慈備載畢文宗行狀朱太史傳中余不能  
出一語獨思常吉今所講學欲學爲聖人乃其  
祖母但舉其祖之行示之曰是有志量平生不  
失信義者曰毫無私曲人微憚之亦無有挾詐  
自利者曰事上最謹令忤逆者見之而意消曰  
御下則恩威兼濟人咸德之此數語分明遵道

而行之君子也。遵道而行，尋向上去，直造其極。  
即是聖人聖學。寧俟外求哉？是以見念橋之  
母之賢矣。是以啓常吉之學爲聖矣。余論聖  
學，忍不於家學。然如此不識，是否然斯乎之詩。  
有云：似欲破則余言，或亦有當於聖學也。常  
吉題馬不且疑之詞，充而極焉足矣。不必他求  
也。

來恩堂尊目錄

卷之四

五賢祠記

論新興縣題名記

紀文昌橋田本末

申請築減雙橋都田米則

議立樟村等營兵

又議樟村營兵

新興志略

謝承樞文集四目錄

何氏世德崇祀祠記

長生橋記

請南輝改折光丁減銀議

議南輝官解

回清坤獄囚文

酌議行鹽法

解回發糧官投供同文

申請何心泉配祭家寧祠

讀劉弘宇母賴氏貞節

贊揚節婦

楊何平山公於臺

謝承樞文集四目錄

來恩堂草卷之四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五賢祠記新興

新州古稱蠻烟瘴癘之鄉凡罪觸中朝者時或  
謫置其地若唐張公東之宋鄒公浩劉公摯胡  
公銓胡公寅其灼灼較著者先時祀止列名名  
宦祠中唯澹菴胡公有專祠在城東南故夏院  
寺基址雖宏宇舍卑陋未稱士民崇祀之意嗣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乙

後復入張公東之胡公寅為三賢祠萬曆十九  
年學博黃君文炳覽故籍謂鄒公浩亦宜入祀  
且請前令王君仰一新其宇唯時邑庠弟子程  
鵬趙長誼等監督厥工堂楹門廡弘敞壯麗甚  
後前規工將竣王君以調繁去牧來適觀厥成  
治時日潔組豆奉妥四公神靈於新祠士民莫  
不嘖嘖稱嘆者茲蔡邑東牧歷覽前修之謫寓  
斯地者有劉公摯其名昭著然嘆曰斯一公者  
在神宗朝不洛不蜀中立不倚豈少媿此前後

四公哉奈何獨遺不入此祠也則亟置神主擇

日奉祀列位於四公之間改其額為五賢祠嗟  
乎此五賢者產異其地何帝數千里而今同堂  
頗行如兄弟然生異其時何帝數百年而今崇  
奉於一時若曰莫遇則何以故哉忠義之憤激  
無間於後先而且皆過化於新州凡生於斯宦  
於斯者自感觸於其衷有若相符合者則天理  
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嗟乎今與古豈異時哉此  
五賢者豈伊異人不可及哉五賢不幸遭非其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二

時置謫於此蠻烟瘴癘之鄉尚耿耿以忠義著  
興起後人之崇祀今新州風氣日開人文不顯  
若中土而來茲者又皆以選除至非謫置  
比獨奈何可哉誠無傳而更以不肖者耶牧謫  
薄不足齒矣後之君子入斯祠奉斯祀瞻仰斯  
五賢之忠義者尚知所振奮哉

論新興縣題名記

凡物之廢舉豈無其數哉余始至新即訝縣無  
題名記而未暇舉也茲准四年餘矣方修邑乘

謂此爲開典欲撰文記之苦無碑石見隆興寺拜臺雖然一碑可同也命幕王君廷縉往起之乃故縣題名記嘉靖四十三年仁和周東崑公所勒勒者南海公李公義壯撰爲記載令丞尉墓其詳尚各處二十位余亟命石工續勒諸墓其詳尚各處之縣堂公座之右嗟哉此何爲勒者勒必在縣治內而移之龍興寺覆爲拜臺興人得行踐其上斯人亦忍心矣哉訪東崑公在邑平苗患民立有遺愛祠且所勒碑不止載其姓之卷文集卷之四

三

國朝自程公希濬而下凡數十人中間未必皆賢而彈心力圖維地方利害載在刻傳者亦班班可考也乃竟於移其碑記姓名于行踐之所乎哉其亦無人心矣哉人因牧思立題名石即得故題名記爲志至氣至稱奇牧則因思碑之勒不及立爲忍心者所移也稱惜又思牧今日時爲政不及周東崑公遠甚斯碑之立莫亦爲後來者復移爲龍興拜臺也而又稱懼焉雖然

世必無復若是之忍心者雖在位君子因斯碑之廢舉時一動心焉則斯碑雖有存不存時而姓名自可必垂於不朽也

紀文昌橋田本末 新興

新興東門爲恩陽雷自孔道門外數十武爲河河水自龍山諸溪來會流于茲濶餘三十丈每歲水溢時暴漲橫潰卽渡以舟不能濟平時行者亦多病涉且水勢走若建瓴下直迅無關欄爲堪興家所忌故常有橋名仁義圯而弗復者此承卷文集卷之四

四

幾三百禩萬曆元年知縣王公民順來蒞茲邑首從士民之請肇工創建捐俸以倡民之樂助不費公帑伐石於十里近山中不煩民力自十月至來年四月適觀厥成更名文昌橋成餘銀尚百餘兩贈庫爲後日修理計後來者那支別用僅存七十一兩九錢零十六年間王公分守南詔經臨新興查知之卽命縣官給發各排梁天禹等買田收租計修理不朽是時各排各將已困應命納租至今二十四年該租銀四十四

兩一錢九分零知縣姚舜牧到任來謂此田須置買一方可垂永久而王公適分守肇高亦批行本縣酌處奏仁八民葉天載賣山鄧儲昇蘇圖村田五十七畝六分四厘零例應贖而力不能贖苦爲所持本縣卽追前發各排銀併積貯租銀又措處銀一十七兩八錢零共一百三十五兩贖作文昌橋田俟大造另立文昌橋田一戶在仁八排下計正耗米四石零二升二合七勺零召佃嚴朝藩等十人認承自二十五年爲始承奉文集卷之四

五

始每年共該鄉斗租穀二百四十五石五斗每石折銀七分五釐歲計租銀一十八兩四錢一分就內除糧銀二兩一錢零完官其差銀分灑縣縣復議原省各排梁天禹等十人每年輪流二人准徵時庫填上循環經由查盤定作此橋修理之費不許別項邪移通申守巡糧儲道府詳免施行等數或恐後來佃者或換地畝催者漫不經心守者復支別用有孤今日處置立田之意故敘其本末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云其田

畝近以佃戶排催姓名悉列於碑陰

申請弊減幾橋都田米則新興看得幾橋都僻處萬山中與新會恩平高明犬牙相錯其間地土皆砂礫之場不堪耕種唯稍近溪壑者號稱膏腴亦時有洪水衝決之害較之上四都委爲磽瘠若冷水運塘溝等處其尤著者耳歷來錢糧之拖欠雖其人民之才悍抑田上之磽瘠實不足以供此賦也前任王知縣申將查出餘米六十餘石量減冷水運等處之

姚承奉文集卷之四

六

則意亦謂是但卑縣親臨勘視通都小民皆出赴訴稱本都山窮水極之鄉田地瘦瘠有種無收在任有之先年清丈因詭欺失額通都每稅一畝加稅三釐四毫七絲今幸搜剔餘米相應平攤都庶幾均沾大惠卑縣因惟論事頗易當事實難當事猶易親歷以分處其事尤難如前任該縣多餘之米減極瘠之田豈不甚美乃此田前高下錯處於四合之鄉而又錯收於各都置平戶之下今將一一而丈勘則畛域之

難將一而量減則查理之難且通都散處咸以每畝加稅為詞早縣無能為解及查通都田額計稅六百餘頃今所餘米六十餘石如與平糶正可每畝減正米一合若此則所減者不過毫忽之末而通都懽悅咸起樂輸之情未必非鼓舞頑民之一機也况前任亦謂如是處分可仍復原額耳今勾之通都上不失原額下可服眾心初無移易於其間藉令王知縣在任親勘計亦當如是處也敢冒昧申請

議立樟村等營兵新興

照得新興東南一偏接壤新會高明恩平境界係四通之岐最難防守目今天旱異常生民乏食而新會為尤其故其地近本境者往往羣聚為盜據來文謂城亭村者餘黨逃奔新興高州地方其實非新興之民也急則奔此以解散耳今新會文縣督帶官兵於交界地方嚴加緝捕且令盡獲其眾計新興城離樟村四十里自樟村而往至先田村七十里先田至白水帶村

又三十里白水帶之外至三坑新會交界又二十里計新興守庫民壯三十七名守墩兵六十二名守城民壯十四名巡捕民壯六名今發回在縣取用團練兵三十名今將令捕官此兵壯而往乎是舍城庫而趨境守非計也將令捕官止率此團練兵而往乎則此三十人者能有幾哉而欲緝延袤數十里之境守其力又不能也且捕官無有四境之責其勢必不能常帶此兵巡此數十里之地况其人奔至本境

議立樟村等營兵新興

者執戈為盜釋戈為民而潛而來者或將探親或稱貿易可一而拘執之手即有強暴可詰者一聞巡兵至此界上又奔往各縣界去安能容其力命是令彼無可容身地乎而况新會又通事體不相齊一手此即令捕官通神練兵巡捕固不能移涉此界也往者此捕官兵衆本處無知計謂此賊原出於新會地方及馬崗等處旁掠於各縣受禍其慘莫若就此四縣



交界處所暫立一大營請乞天臺發兵三四百人專轄此地或於各縣境界上各立一小營管各百人一有風聞令彼此隨時斬截庶可絕此輩之邪萌永保地方之無事此今日最急最急一大務也不則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未必不為他日一大患矣本縣竊有地方之寄誠見其有如此者敢冒昧上陳伏候裁奪

又議樟村營兵

新興

看得請於四縣交界處立一大營置兵三四百

姓承文集卷之四

九

人專轄控制其中更於各縣界上各立一營管各百人分兵巡哨其外蓋為年荒盜起多聚於馬岡塘馬等處而旁掠四出倏集倏散各鄉村居止寒暑人民斃命且山嶺復隔聲不聞一遭寇掠即旁近地方所不及聞而莫可救護及報縣知捕官率兵前往又茫無踪跡似此恐釀大患故不得已有此請耳然立大營用兵三四百人頗相視極險要處可以控制四境者則莫如今議建縣處所曰倉步者矣但此所用兵衆

唯在上者一酌量移調其間可以卒應緩急今乃責令各縣計議彼此無知往來耽閣恐貽築舍之誚無已則各立小營乎各立小營本縣亦非謂專設於一地也細查新興址連新會恩平高明境界大抵通在雙橋一都自先田至白水帶三十里自鄭村至冷水迺二十里接連白水地方此地最為遼曠鄭村至恩平塘馬馬鞍凹十里雙橋村東村抵恩平倉步十餘里又白鳩山外有恩平齊洞白村間截其間方至本縣掩姓承文集卷之四

十

村樟村書臺硯嶺等小村僻在一隅其逕路一曰九曲嶺一曰蠟逕一曰蠶蛾逕皆通馬岡約三十里正與新會接壤馬岡至倉步約十餘里馬岡其總名耳一望鄉村甚多奸宄不測且逕路一帶皆重岡疊嶺杳無人踪故此輩得以聚散自由先年地方擾亂冷水逕設有石仔營白鳩山上有白鳩營掩村有蘆利營東路霸塘有北洞營南路大河口有茶光營裏洞有裏洞營西北有東山料洞青石下洋等營迨羅旁大舉

本縣尚存兵五百名分營哨守繼而地方稍寧  
東安初建營此兵移守其地名爲善後遞年  
起餉一千五百零九兩零解府核支今東安建  
設已定兵力足支可以移還本縣矣今相地險  
要請於樟村立一營冷水溪立一營各兵三十  
人馬鞍四立一營白鳩山立一營各兵二十人  
向照舊路裏洞壅洞磨石廠菜等村附近新會  
陽春恩平仕洞都牛路坑等處亦爲盜賊往來  
之衝請立一營用兵二十人此兵共一百二十  
人

地水卷文集卷之四

七

人通請於東安調還本縣數內或扣善後餉銀  
還縣待本縣自行召募則一轉移間而兵與餉  
皆所不必議者若拾此而別議兵本縣城兵共  
團練兵僅九十名當此凶荒之際僅足支守  
城池新興所軍雖有二百八十餘名悉皆老幼  
軍勇之大若用此防守雖設猶無設也其設立  
營寨今明有木茅石即於附近山所可以採辦  
其工食即於附近鄉村約派可以支持皆可無  
煩別議者若建立大營於險要處所須四縣各

議上裁奪恐當此懸待之日未便其酌定也  
新與志畧小論

論沿革

新之爲邑不小也割長居靜德都奏立恩平割  
芙蓉都奏立東安而幅員近者尚數十里遠或  
百餘里丞簿全設如故有議汰丞簿中一員者  
計歲歲俸薪迎送費可省民百金是亦有見矣  
然竊謂在平時則可耳地方不常無事也丞簿  
尉又未必皆全無缺也萬一地方稍有故則需  
地水卷文集卷之四

七

於官者甚殷此汰冗員之議未可行也乃近有  
欲於恩會交界處建倉步一縣議割雙橋都奏  
立焉此地鄉村空曠山峒僻崎中間爲盜賊淵  
藪建縣誠可彈壓但其費浩繁而地方方遭荒  
旱難遽輕議且雙橋歲多遺貢一藉建縣之名  
則全負不復思定矣此建縣治之議亦未可行  
也固知冬暈何地無之官得其人民可安枕此  
牧與承簿尉深自警惕而敢有望於後之尹茲  
土者

論氣候

余初授新興人謂檳榔不可不食也余至姑不食今內外人皆不食但從吾湖俗早餐粥午餐飯暮復餐粥如是者旬月無恙居二歲亦無恙

覲復任亦如是今又幸二歲餘矣不但無恙而內外且多產育因悟此昔之瘴癘風氣之未開也故攝生家服食檳榔以勝其氣今山嵐之蒸瘴者疏矣水泉之過佚者適矣毒惡戕而佳祥

姚承春文集卷之四

三

生矣安事檳榔以禦瘴哉且此地若仍惡弱異方之人應易中其毒而且幸無恙況生其地而習其氣者乎獨怪此地之民早時不餐而唯羅檳榔不釋口計其已申二餐不及升米而檳榔之費正倍之胡不加早時之一粥而省此檳榔之多費也吁亦過矣哉

論風俗

余至新興四年餘知此邑習俗利弊頗驗民業農工商是務本然造作貿易之利

悉歸外郡本邑之民謂此若非吾事者不早起餐在辰巳之交故耕學率作一日僅半日耳余即謂時導不能改也祀神唱歌相探飲費私宰賄賂服毒輕生余嚴禁似覺稍輯德薄以石礮草恐石去復萌也是在後之君子力行教化俾此邑終成禮義之俗上埒於鄒魯爾

又

余初至新見雙橋之民紛訟於上司日不暇與勾攝而實微糧差掛欠無半完者深訝之而不總承春文集卷之四

四

急與較也但事至公庭理與解情與釋而訪擇通負之策尤者一二人痛懲之人其鄉凡六次懇懇論以少許訟多完糧二語近年來糧差完至八分以上而絕無一人奔訴於上司則裝時之敵為此豈其性然哉抑化誼懷服之未至也嗟乎雙橋尚爾況仁恩寧遠之民士乎

論學官

貳時敏與陳嚴二公故新興同年甲科也一時風齊鳴稱最盛而三公之所期許皆不凡陳

嚴三公祀鄉賢其行誼益卓卓無論矣即張公舍已地益儒學建尊經閣亦豈今人所有哉稍見空餘即請承佃回視張公之舍地可自愧死矣

論鄉賢

余初進賸前尹張啓東于邸中即稱新邑有高士曰潘村齋者至則僅一謁外未嘗一至牧之室也牧嘗過其廬聆教登堂皆真實不欺是古之君子以今卒宜即入鄉賢祠乃學政須事久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論定未敢即舉嗟乎事固有待于論定者若斯人者寧待久而論定哉

論兩籍

兩籍之係於縣治豈小小哉丁米之登耗糧差之會計皆於此乎取憑焉者縣貯之存冊丈歸號冊僅全五本而二十本僅存其十一年黃冊皆奸民賄囑奸吏偷出改削莫為據前任王至請司冊償造三年朝覲冊底察皆在民間臨期百方需索豈理也哉余至嚴

為局輪置簿登記印鈐屬架閣庫吏專管且置丁糧簡易冊使後來者一覽即知實徵吏民不敢為奸唯歸號冊尚存各鄉公正之家多方誘種不可得是為大恨後之君子尚加嚴局無俾此冊籍之無徵哉

論戶口丁糧

舊志載唐宋元戶口丁糧頗詳然當時為新州地里較寬中間或沿或革或分或合殊甚且宋分主客戶元又析南人北人諸色人僧道等各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一其籍豈之混哉即我

朝洪武初新興計五十八里天順間流賊抄掠戶口消耗以化攢造僅存四十二里既割長居靜德立恩上萬曆五年又割芙蓉二里直東安今止存二十五里戶口較前太減矣而中間審編者又多不以實即牧二十一年攢造蓋身觀之矣况以前者之足憑乎故盡削唐宋至元不錄而唯錄

國朝數代以為登耗之一驗云

論田賦起科

則壤成賦自古記之豈謂無差等其間顧新興與高要陽春等縣壤界田不甚相遠也各縣三升二合一勺起科新興獨八升五合六勺起科如倍之半何其太重哉謂仍元舊也元亦止七升三合四勺零耳無是額也元新州共計田四百四十七頃零

國朝丈量計一千三百五十九頃零丈量加元三分之二而稅額又復過之何為者哉幸萬

七

曆九年清丈以溢出畝數通改六升九合七勺零起科似少賦息然亦就額內通融耳安得照各縣派額題

請減賦以惠此新民哉計具前戶張一棟減重則法宜具議中敢望後之尹茲土者

論食鹽

舊資民間食用可一日缺哉新興向食新會鹽獨係有稅任販未便為是但既告永前餉應拆以時到縣可濟日用今查仁照引週年二十

四道派塘引週年三十道所納餉銀蓋亦有數乃竟逾斯不至鹽價貴時至一分五六釐小民豈堪此哉今痛恨前規無及也痛恨外商亦無及也倘有定額不可請去唯是照里派銀於條中每歲先期盡數解納但請免拆引唯任小民知數百年以來在枕近新興鹽場若尖石墟等處肩挑接濟則民大幸矣而未敢輕議也姑存此語以與民酌議妥當申請聽上裁奪

論屯田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六

屯田之弊可勝窮詰哉屯與民大抵田相接壤屯軍強民弱則屯占民田民強軍弱則民占屯田甚者其官不肖包隱作為已田如舍餘徐振觀小旗胡應元豈可勝道哉是望有司及所官之賢者歲一清查俾田無失額無負

祖宗立屯之意耳

論驛遞

置郵傳命自古以然未聞有驛遞而無馬者新興二驛獨無馬有差則臨期僱用彼差使一至

何啻星火之急而羣驛雖隸新興割屬恩平  
一割屬東安地方漫不相屬雨夜差至任彼有  
馬者勒捐多價驛官不得已揭借買馬以待馬  
倒啞苦復買補馬嗟乎驛亦難乎其爲官哉而  
况傳銀有數支給不敷驛官每揭借支用年  
終統笑方得補償蓋已一年所矣此地揭借計  
利歲加五六分苦矣可謂余至庶知其苦即隨  
李那移借支俟申文文日扣回補庫且與申請  
各加傳銀若干而今又稱不足矣奈何哉奈何  
卷之四  
哉余恐後來者未必如余之敢爲那借也驛亦  
難乎其爲官哉

論驛馬

馬與牛皆類哉私宰耕牛律有明禁矣馬任  
重致遠其功豈在牛下乃其倒斃也以奔走故  
而復令開倒變賣奏買新馬馬斃雖之掩豈直  
爾耶且牛之耕犁也有時農人宰之若子馬  
東走便鞭鞭策追風奔電求瞬息之叩至就加  
受宰哉而况此地又無北方之豆草可喂也且

新興至恩平各一百七十里實三百里上司經  
臨者往往窮日之力彼馬豈能勝其任哉其斃  
也即開剝變價而不及三年又責馬夫之數償  
吁馬亦何不幸而就此郵傳哉夫亦何樂爲而  
養此馬哉余洎此多年每於中曲爲調停苟延  
歲月或恐後來者不知此馬與夫之疲於奔命  
也敢填瑣以望仁愛之君子

論平徭

徭亦人類也皆依其族湖南北谿峒豈能即播  
於粵地哉粵地之徭即粵產也粵故山峒深阻  
不及文徵其種目生聚刀耕火種戰弩自衛與  
齊民別齊民以異類畜彼亦以異類安稍違其  
性耶乃反制徭掠若異時羅旁諸寇其尤黠者  
耳如新興諸徭衣服飲食與齊民等其樂文簡  
其常年徭伊阻且率此徭人習禁廣西流賊  
焚掠至今齊聽約束無叛者則府志之所謂平  
徭也有司撫之若齊民則我徭即我民也可與  
故羅旁諸徭同日視哉

平

論蛋船

蛋之計自今日哉差遣頗併逃籍求生蓋自元已以來

國之難聞蛋止三十二戶廼漸增至三百餘

十五兩零蓋殉育生息之使繁衍於水

也嗣後兵興差重逃亡至什之九而額

之至急奈何其能堪此哉且差至

銀一兩米五十至省僅給銀三錢至

一錢曾不能餬其口而幹辦公務者

卷之四

世

王旬日餉其苦又奚忍言哉故余申

兵詳招來之存三十三戶而今復逃亡過半矣

有經臨者不察啓口討船視爲極輕人而不

知其殃苦之特甚也余故寄贈之金不與之羅

其必不亮者撥一船往府必給價三錢蓋欲全

么麼之生少息於河涘是任一縣之差遣也嗟

平安得悉免其課緩其差以此貧蛋哉

德崇記

自又論定人品必曰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夫

士所建立立朝廷四方何取于鄉之祀朝廷四

方明試以功壯行思樹者類能感奮砥礪以自

表見唯鄉必少而習老而安咸歸于懿美乃稱

完節是并可易幾也聖門論士不以君命先行

已而又必及於宗族鄉黨斯誠有深意哉平西

何氏自宋寶謨閣學士以後世有懿德入我

明來家宰東園公文淵司寇耿丘公喬沂父子

繼美焉世所稱也無論已唯舉其著于鄉者一

則免本邑之潛輝世受其福一則註周禮以啓

魏承菴文集卷之四

世

後世師其文特舉祠祀配饗宜矣乃其後少司

寇心泉公源學紹前微行追芳躅歷官所至有

聲祀在各官功載太常余亦可無論者但就今

者碩大夫士稱公居鄉會過王庄之建止丈量

之議所關於本邑始非淺小焉爾也王家有庄

雖禁之而唯出于無知者之投獻或一得行

踴躍取諸後將莫可誰何有能挺身出言橫遏

其衝使百姓永永無患是誰之力歟丈量議出

江陵當日奉行者唯恐不逮有能見定出言

以力止其不丈視旁邑百姓受丈者奔走傍徨  
莫可控訴其安佚百倍焉又誰之力歟且當在  
餘曹日當道批暨坊表二百餘金能力辭捐賑  
以活窮民種種厚德惠在桑梓真東園椒丘二  
公之賢胤也余承乏此邑二年餘矣瞻祀二公  
者門今將復舉竊謂心泉公功德在人心事久  
論定宜亦入祠以配嗣宜名世德崇祀用垂永  
久時同官承宜城張君志道募建寧王君世璋  
諭嘉善陸君垣訓應山黃君校南昌羅君應祥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長生橋記 廣昌

余初由南豐入廣昌過白舍重石雙蓮徑斷涉  
浮有無水竹橋梁輿人或涉水以濟或度梁以  
行懸危焉今人心悸不寧至長生港見巨石已  
作橋趺若即可就駕者心輒津津喜謂前任能  
關心王政也及詢知耆老吳龍賢者獨拍五百  
金僱匠作此橋以惠濟則心甚欽之一蒞治卽  
俾以扁翼速成也乃匠石冒領苟完方就而卽

厄則悲甚恨之而苦難復得若人者之竟其成  
也而龍賢者又願捐多金以終其事斯誠善人  
哉然無奈匠石之騙領如故也及今三年矣竟  
不就責之百出詭語以爲辭余深識其狀監匠  
首三人必竟其工而後釋而橋始落成蓋有若  
此好怕者而工猶若斯之難就也橋成因名曰  
長生此匪獨仍地名之舊爾也東方爲生生氣  
無斷續能長峙也而此橋在縣東二十里綿亘  
絡繹行人山間廣通省直者無已時而藉此橋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爲甚亟先時不得橋當水洪漲時卽舟筏不能  
渡多有被淹溺者龍賢今獨力成橋惠濟往來  
之衆其功豈在一時焉已哉是亦所謂長生事  
矣雖然龍賢今年八十餘矣老年止一子已喪  
矣今且茫然獨夫矣烏乎長蓋長短固以子孫  
計猶恐宜以德壽計也朱邑宰桐鄉遺命歸桐  
鄉可世里桐鄉寧有邑子孫在哉德在則祀在  
是所謂長生也龍賢今作是橋地方居民世以  
語子孫曰是橋固吳老所獨捐以創成者卽後



有圯必復築名且與此橋俱不朽矣此橋非獨  
賢之桐鄉哉長生名橋德微賢也因命勒之石  
橋北若干尺石跌若干座蓋房若干間其水所  
從出載邑志其詳此不載

、請南糧改折光丁減銀議廣昌

看得廣昌地方極小事體頗宜一時利弊隨時  
酌便興革無可言也唯南糧解運一節士民甚  
苦不堪光丁差銀一節小民甚苦難納此卑縣  
夙所究聞而未敢輕舉者今幸憲臺採訪竊敢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具陳懇賜批行熟議調停劑量庶窮壤小民得  
永沾無窮之惠澤也謹開具于後

一廣昌居南豐之上陸行百二十里而水道紆  
曲則一百里有餘也灘高水淺沙石亂橫  
國初議免漕糧之運蓋深見其難耳而獨南糧  
尚存計南原倉止米三千五百石石有奇  
南豐一千一百七十一石有奇然自山搬至水  
次肩擔甚艱自水運至南豐淺剝尤苦且南豐  
俱各有船戶可便運行獨廣昌苦無一船

雇運水路三百餘里一任其強勒而遇淺輟剝  
又難管照前後多被其侵偷又淺剝或至船漏  
漕糧糴米難以遠解破家蕩產苦不忍言此地  
方士民願懇計所解之糧加折銀兩起解求免  
苦役以昭無窮之惠利者伏候裁奪施行

一廣昌通計成丁三千六百三十七丁計今編  
每丁派銀二錢四分中間有糧之丁辦此無難  
然無糧之光丁什居五六朝夕米赴尚苦不敷  
而一時催徵實難措辦典衣鬻子苦不忍言卑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共

縣目觀此苦心竊憐之因查通縣民糧共一萬  
一千七百四十四石有奇計今編每石派銀四  
錢四分六釐四毫三絲不揣請減每丁銀六分  
加派民糧每石銀一分八釐五毫八絲蓋民糧  
一石計田二十畝是一畝加派不及一釐未見  
其害而窮民免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况有糧  
之丁亦照此例減免尤未見其獨加也此雖於  
丁糧不無加減然僅在一通融開耳而窮民受  
惠有不可勝感者伏候裁奪施行

議南極官解廣昌止有南木其解則最苦抵頭一節茲聞議改官解上民放躍具呈願計必不可已之費歸之於官期法向所不堪之苦寬之於下公聚於其修款在案是則然矣然糧官不過一身耳計南木四千餘石其能一身運耶勢必仰藉於人力者斯人力者非衙門之服役即昔日之攪頭耳衙役既苦矣魚色攪頭仍故習今日去攪頭以歸之官昨日官後召攪頭又增衙役以繼承故之再卷之四

使漁其中亦係官於今日猶識其習俗嚴禁使無民肆其私私水已考備矣陞遷惡不多時他日一切官民出上條未聞請知衙役攪頭之弊也

又解之使官上何即本縣能制此輩糧官能自解之乎遂有逃去利京不用命錢糧之弊故是年軍官在京利糧原復累民其奈之何耳職賦既初時命直得解罪責成下解戶其苦其包攬也有身家者不出身自解而包僱於他人以致多費是本解之罪耳茲可惜多費

廣昌縣之務歸之於官裁是議本見其為妥也以此未敢草率且一府五縣事體畧同四縣俱議官解便廣昌方可據士民之議請從官解他四縣不復廣昌議官解便在今日不過一言耳他日難官不任又有申訴不觀此為兒戲乎對此先行申復

回清坪獄囚文

查清坪者民命也係故昔猶好生易稱不若獄重之也應屬錢糧刑法事寧無羈候然所羈之囚者不過正犯之易脫追給之難完姑羈之二三日或四五日多不過十餘日即與放法了

定章件使可察家耳若施禁逾月逾月致瘦如死之民能受乎甲職自到任移清坪獄囚已戒嚴重因外悉究其身所無因事盡為處置一官解巡捕官不得任其一人其有法應

候者非其稟堂上簿日為查上稟開放毋有至十日以外者益不忍其久淹困窮使貼於危亡也監簿歷歷見在可查茲蒙憲票行貼

極仰人遠好生之德更隨將見監人犯逐一清  
理計情輕可暫保候者數人裁罰呈覽然卑職  
私謂囚犯之禁係縣官萬不得已事大當詳慎  
之於其初不可自任喜怒妄禁而後開釋也即  
情法應禁者亦當時時為清理無待上官之督  
示然後清理而後釋知待督示而後釋其督示  
之所不及者將可使之久淹乎此卑職所統轄  
自信而不敢自貽於非備者併具陳以慰憲臺  
好生之至意若敢為誑以欺天日則明有憲法  
幽有鬼神固不能自逃其誑責矣

光

幽有鬼神固不能自逃其誑責矣

看得官廳行則利商私鹽行則病商所從來久  
矣然商有利病民亦有利病二者相較民尤似  
重而鹽切於論他府亦毋較論兩城四縣就  
鹽論鹽民日所需鹽豈直數百觔而已哉  
鹽商計口而鹽冊不知到廣昌鹽店有若干也  
而於此鹽用官鹽盡令到岸分食將不能充一  
日之需斯民固藉此為生者可盡令守坐

食淡而已雖南新二縣議建昌一府鹽課應隸  
八司以究准之額而不待禁而自禁此誠得其  
竅矣然此未易輕議也而民又一日不可無  
鹽也商又不司一日不售也若南新二縣議  
建昌一省之內如省商告改于饒州者此誠  
一勞永逸而商民之民將公令販私鹽而已乎公  
販不可令而私販不可阻但就所販違憲示毋  
令因循而或有公行者究罪以重懲庶於法無  
碍而於民可稱便耳若金富戶國戶到省承領  
此亦無文無卷之因

平

祇填吏書籍錄於民甚騷害於商鹽無毫裨是  
斷不可行者究竟則隸閩寬淮統是前額是必  
不可易之議是以後不可不行者耳

南新二縣議建昌一府鹽課應隸

看得所奉之鹽冊分發照縣依分其何敢辭唯是  
廣昌里分鹽冊而本陸北南鹽更多百二  
十里一經於鹽民苦莫堪况舊歲早傷晚歉今  
年風損早禾若非本縣建議發糶倉穀夏秋之  
間民已半斃矣幸今少起尚未全復也本縣以

是日不發銀收解前發倉穀何堪先糴府穀耶  
又况開府倉發府穀通係南城之民領受恩澤  
各縣俱不沽一粒一遇發糴分依各縣領受苦  
災而况廣昌里分極小水陸極遠依散但僅減  
各縣之一二乎本縣聞報業已束裝啓行矣唯  
是不平此事更無代署未定民志倉惶冒昧差  
吏解回前銀懇乞府臺特賜亮原收貯改發南  
城縣承糴倘謂各縣分糴例不可免客待正官  
到日請府臺亦照各縣里分大小依分更照各  
縣承糴又集卷之四  
縣水陸遠近給發庶不偏苦極小極遠之邑使  
民世世永戴府臺均平之大德也  
申請何心泉公配饗家宰祠 廣昌  
看得到故鄉官心泉何公源天植孝友性篤慈  
仁等行登至台明微宦蹟遊庠及歸泉石鄭  
重等語省中誠敬鄉賢列祀已無論已唯彼上  
等名賢亦請免本邑潛糧世感其德特建  
崇祠伊嗣司寇徽丘公撰著周禮集註世誦其  
文式隆祀饗今心泉公爲賢後裔紹哲前徽首

絕戶之糧請免丈糧以甦困力止王庄之  
不容投獻以殃民居銓曹固卻建坊敦友于儒  
遷祖產種種經綸康濟無愧東園斌斌德業文  
章有光 冠然與祖齊祀宜上配早縣前請入  
祠通邑具稱協義然非奉憲臺之批示終未愜  
上庶之傾心合據實申伏祈轉請  
訓劉弘宇母賴氏貞節 廣昌  
貞操性成純孝天植痛夫存母竭溺隨自黥糴  
糠念昔有兒勤推哺不殊毛裏隻影與藐諸共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命千般拮据食貧孤燈及灰荻俱寒百樣勞  
課子三十餘載辛苦備嘗六十二齡冰玉無玷  
節孝洽聞於輿論表揚允協於柔壽恭候  
恩施懇祈題  
請  
黃揭節婦 廣昌  
看得謝應登妻揭氏十六于歸再則惟厄初悲  
夫逝獨棺願與偕藏既念姑存斬髮誓甘終養  
朝炊暮紡竭心力以事生戶哺服扶歷苦艱以

送死婦顏來生作婦人稱子歿猶存秋月寒潭  
踰六十九稱完節奉暉寸草從九原可報亡夫  
似此節孝之全實不獨常之重相應題

恩於

揭何平山公於臺省 廣昌

少奉 高長敦孝弟撥元魁渾忘進取入仕路  
叩誠歸來仕謝內養二十年瞻望莫窺其似臥  
起著書數十卷領讀可知其人高風上巍滄臺  
姓六卷又集卷之四 壹  
遠志直齊衛武鄉邦稱達樹表宜先特揭以奉  
采觀漸襄以風廉立

來恩堂草目録

卷之五

與南昌魏友書

與鄒南阜先生書

又

又

與陳適菴書

與李順宇書

與周詒齋書

姚承菴文集五目録

與林懷愛丈書

與朱海瀛書

與羅匡山西山昆玉書

與李莪明寅丈書

又

與鄒見吾丈書

與羅匡山春元書

與陳襟宇叅戎書

與沈敬所年丈書

與吳弦若年姪書

與端兒書

代賀桂平巡道啓

請新春元啓

餞諸春元北行啓

代緊學憲書戴制臺啓

答湘陰王啓

與劉石間公相書

又

姚承菴文集元目録

又

與蘇碩水公祖書

與太倉王開仲書

來恩堂集卷之五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神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與南昌魏友書

洪都孕毓匡蠡之秀世多才人傑士應運以生或行藻績於內翰或弘助績於鼎台歷歷可紀然要在含性靈養就暢發者爲大且遠若高才淵博夙負自奇見聞者謂宜早登金馬而尚滯周南豈可訝數之獨奇哉挫則歛鉅蓄可大施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大固自有深意也今則時至數可必不復再困矣但視更遠更深俾不但以藝文勝且著不朽於來茲耳若不肯者性頗慙不諧於世學亦庸庸何足論於才傑之林唯是癖在經書覺微有得輒筆記之思就有道以冀一言之教耳足下推門春秋請卽以春秋論春秋魯史也何隱公初卽書鄭伯克段一事哉事無關於魯必不載學者不究其所以載而猥爲鄭事則失尼父之意遠矣他何足論哉探得此一段出則一部春

秋校枝葉葉自有定何待四傳哉足下但山輪半歸枋一照驗則意自了矣而未知所云是與否也又在高明者裁以立訓耳他不多及

與鄒南阜先生書

不肯讀先生奏疏至今已三十年矣注想丰儀如在天上無從見之頃以粵西齋捧之役走西北某驛見先生哀窮民古詞知先生忠愛之心隨觸而卽著也及役旋楊撫臺一日召不肯示西征凱歌序讀之至詩而詩兵而兵公之武公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之文公之文公之所以爲武建不覺嘉美歎詠之極詢之知出先生手筆也來茲又偶得曠氏家傳方又得吾鄉陳芥介公集皆有先生文并其首而皆出自一腔之康濟論醫可以醫國論臣可以風臣匪若世所稱文而已者蓋先生之品格原不在文辭間卽偶作亦不輕爲之而皆可傳可法於來學獨恨未獲親炙有道之門耳然不肯雖無似竊傳究心於六經究杜撰經書疑問六冊請教海內大方有年茲特差役上呈

倘先生惠然覽正賜言於篇端其榮貴寧有紀耶蓋不肯居鄉居官皆率勉直之行不諧于俗而庶或可望於宮墻敢爾僭申悃悃意先生之不我拒也

人

某西吳鄙人也生平無他好唯咀六籍有餘味焉而間視講解未窺原旨者竊筆所疑思問有道然當世之賢者孰有踰先生者乎因忘固陋呈請一言之教先生果賜攬觀惠敘首簡以信姓云菴文集卷之五

三

起疑以疑証信而又究竟於真悟相期於無言斯語也豈尋常所能道哉唯聖賢與肯了悟於習中故見雖能印而筆輒能到耳牧何敢承然何幸獲聞竊附門墻之末聊敬封付兒曹命刻想春仲可到春春季奉呈更領教言於不朽也先生因通家且辱先生遠命理宜厚贖第此邑城大如十而民口甚嘖不能多竟或抵其遠來之意然不肯牧向不接畱一客茲已爲出格矣先生必能鑒亮於物外也承惠教箋頭寫照末

聯極警然恍見吾真世必有其隻眼者牧非其人不敢不勉也

又

不肯牧生平無他嗜好唯誦法六經細探作者意旨而間或有疑於傳註輒筆焉非敢苟爲異同也蓋自信理或如是私心欲正于有道或共印証以爲是卽於傳爲少停而於經爲少補恐未程復起或未必卽黜我於門墻之外也云爾先生當世宗盟也葆完性靈探得玄祕不肯牧姓云菴文集卷之五

四

願就正於門下久矣而守官未遑向求一言之示先生不輕於走筆必詳繙閱而後書書發所疑困於信所信著于疑而疑信究極於真悟相忘於無言真見聖賢之心此其所示不肯牧者豈淺淺哉刻之篇首杜撰將藉以不朽矣前王生來能傳而命深銘五內而又不能躬叩於門下特遣水中郎敬唯賜鑒存焉外聞邸報知先生不日晉列台聘不肯牧倘得入觀敢親清光於都門之內大豚祚瑞叨在計偕



世新類稿卷之三 賜分題以惠拔拂  
且使少知者知不古矣了皆嘗竊領教於郭先  
生之門下也先生山中著作必有成刻更望惠  
賜以光几室

與李順字書

不肖於高賢不可謂無天緣矣抵舍來但知修  
實遺事重訂則易經四書哉訂則史綱性理史  
綱各領性理名指歸間出小論發生平所未  
外事一不與聞况夢中宦境乎唯是所過之  
地承卷文集卷之五

五

地視若家鄉習心終不能舍耳承扎論及改折  
事不覺心動而色喜蓋不肖叨任貴地四年罪  
過雖多而心神亦頗不懈凡可為地方利弊計  
者無所不殫當年即蒙廢棄而見知於去後之  
上司得寬惠吾民一分財力是萬世之利也  
去後山林之人能無念乎而況生於斯而思貽  
永利於萬世者乎斯事萬一尚在諸處門下即  
今之東園公也一免漕糧一改南折他日當與  
東園公並祀不朽千萬勉力圖之圖成勒石千

萬載不肖姓名於其未使後世有感攬於斯事  
者亦知不肖當日之創議是高賢之賜也台旌  
何日北上史綱要領一冊附奉覽正

與李順字書

鳴琴雖微而百納雅贈時懸齋頭蓋識趣不在  
和聲也劣轉不已又致露章何復甘棠哉但不  
肖清夜自思實無負於貴地耳南糧議在前歲  
日訝無知者乃何幸有舉行者耶果爾則貴地  
世享其利不肖亦竊微微名於去後泉凡罷官  
地承卷文集卷之五

六

地承卷文集卷之五  
地視若家鄉習心終不能舍耳承扎論及改折  
事不覺心動而色喜蓋不肖叨任貴地四年罪  
過雖多而心神亦頗不懈凡可為地方利弊計  
者無所不殫當年即蒙廢棄而見知於去後之  
上司得寬惠吾民一分財力是萬世之利也  
去後山林之人能無念乎而況生於斯而思貽  
永利於萬世者乎斯事萬一尚在諸處門下即  
今之東園公也一免漕糧一改南折他日當與  
東園公並祀不朽千萬勉力圖之圖成勒石千

與周詒齋書

黃昌周多賢達哉有如老丈之恬曠者乎奉違

顏色未殊切企教誨未能似也雖年雖勤幾  
于天民而含哺訓詁真同先覺具已達之莊舍  
親矣不肖弟所未似者日在重訂易疑裁史綱  
性理以為啓蒙計亦或好名之累耳茲將就緒  
行學老丈之學勤矣承念草答不盡

與林懷慶丈書

懷慶老使者至知丈起居康勝以會問苗情故  
不束弟則知丈非忘弟也弟株守斗城儘可養  
拙但恨與知已相遠莫可談心耳壽巖得二丈  
承墨文集卷之五

七

刻松雪墨跡其上且改望北亭為寧壽堂此山  
將由是名與襄陽之峴首並垂天壤矣弟恨當  
時不一遊至今為歎昨過貴谿亦約二寅遊僊  
巖亦不果口占志之因忘拙書楚頭呈僊老備  
老丈為弟賦詩並列二賢之後使後來知弟  
人者焉石交與茲山久峙幸何如之前年新  
臘長成應復有振振者繼發也嗣有便鴻請毋  
令主拙詩扇一柄清容軒記一幅見遠意

與朱海瀛書

日以龍圖祖資各神榮賜詩題贊極感乃能論  
近在教子木暇也因思門下若是其大抱未獲  
少展一二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令嗣自然英  
發自然大就無疑者但所為教者在訓導又在  
培植不疾不徐火候到則丹自成有非可旦夕  
必者同視自身之所由造則教可知矣求題一  
幅正龍教子圖雲霧飛翔倏忽萬狀此豈首尾  
一屈伸即可令倣效哉淵璞之中其所教者固  
已深也請以鄙言先教英物以其暇稍灑片翰  
於龍圖副不肖之請何如

八

與羅匡山西山昆玉書

今先兄鵬雲公祀鄉賢是鄉之賢達也禮義由  
賢者出無窮論繼宜先之血弟為全即為全無  
子宜授之半產而始立庶繼者聞當日鵬雲遺  
命行萬全有子並繼九原瞑目則其意亦正且  
確矣獨恨其未及授產耳後來斷繼者虛半以  
待萬全之次子足也然萬全後生次子矣五歲  
身亡當其未亡時鵬雲必喜于九原具夫人堂

授之半產後以其亡也收之假使其夫人歿於  
五年之內後亦以其子之亡復收耶此大不通  
之理也今母論萬全有次亡與否其貧困已極  
而公論此在具夫人一自主族召族人親受之  
誰能禁之者二丈謂如何如何不吝轉言即  
是陰德且成鵬雲實為鄉賢成嫂氏實為鄉賢  
之婦非小小者喋喋瑣瑣昭鑒

九

弟承文集卷之五  
弟承文夫人不然亦鵬雲存日少刑于一着  
未嘗無賢士既收也萬全今貧甚余豈受若  
為若言惟余亦分一人也叨貴邑抗議斷謝  
氏之德能令其母子和好何易氏今稱賢婦  
無不稱其德之室則今日此言未必不勸鵬雲  
夫人之德可稱鄉賢之夫人耳況今聞有常道  
校對而來多謝雲同年萬一應知此事為不  
平更或問及今肯將何言以對而或更有金為  
校對者豈肯出自其夫人之命見已之惠能慰

大君之初意實稱實德于鄉邑哉二丈於鵬雲  
萬全為鵬雲兄弟當日問鵬雲之言今日見萬  
全之德未可緘口不及一語也據愚見萬全實  
應受前所贈半產冉不然亦應受三分之一此  
為公論此在具夫人一自主族召族人親受之  
誰能禁之者三丈謂如何如何不吝轉言即  
是陰德且成鵬雲實為鄉賢成嫂氏實為鄉賢  
之婦非小小者喋喋瑣瑣昭鑒

謝李莪明寅丈書

弟承文集卷之五

十

弟家德德偶言以祈出語為世光榮而褒詞大  
過且珍贈聯加弟易以承之敬焚香同五豚細  
讀一過感佩瑤章千無數千餘天氣頗暖拂豐  
翠玻璃對千歲桃僊為九九家宴諸兒女孫  
承慶鵬雲堂前珠翠輝煌宴筵嬌婉又不知愉  
懽若何敬謝而又敬祝焉外其原不敢預聞  
唯舊條所請係其家事且憐孤恤寡仁人皆有  
是心敢代鳴於門下即中間不可為勝然祖姑

已尊可令外戚復熾哉培植陰功全在父母似  
又不可不加之意者語真越俎然究竟此盡一  
分是亦吾二人今日家筵一樂也薄儀愧不成  
禮然積念已久矣唯賜莞存是禱

又

緬維先君素履何敢微言於大方唯弟承常訓  
見昔而孺思竊企仁人長者一語及之可慰鄒  
叟耳乃老丈視若骨肉損惠縹緲之冊重辱華  
褰之辭獎借過隆俾生歿不能勝戴感惕可言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十一

哉敬拜頌同函綸筒中以爲世寶俾後嗣時或  
捧觀知有李氏老之珍錫也肅此申謝不盡

與鄒見吾丈書

評來訊長史起居康勝且借重賓筵與志菴老  
翁並榮桑梓親勞矣籌計不齒於世者品格如  
何哉美矣弟就祿水解內省自哂人

觀後意在政政得杖履於二君之末則生平不  
負矣鄒南阜序得鄒見吾書益加鄭重第杜撰  
不足承此耳謝謝大模帖一卷奉記室清覽種

種澗話統俟仲冬畧吐來年可得悉罄也

與羅匡山春元書

不聞越調久矣昨譙賴養老所喜命介者同周  
四來音發而悠氣清而越而燈下相看愈生波  
伯能令門下不神正耶恨無纏頭之贈耳然奉  
尊教令其展布則已悉露三昧矣非陶鑄安得  
有此謝謝容暇走貴園令與名花爭妍也一咲  
與陳襟宇參戎書

建教不覺二年矣株守山城悵無知己若望北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十一

敗寧壽刻松雪真跡其上而二丈分韵賦詩勒  
之貞珉與此山靈共垂不朽弟何獨不得一觀  
然藉此而鄙姓名使見者亦知有不肖則二丈  
之分榮亦渥矣敬謝以企榻本羊杜名公並樹  
功矧峴首後來噴噴而將軍討思明有嘉折首  
獲匪其晚且誌名於壽巖輕裘緩帶寧遜前烈  
也已哉接札卽問懷變丈差官云向嘗言及不  
肖即媿不置口偶行時會問前情坐是無東  
則知知己固未嘗忘不肖也不肖恨生平不能

詩莫伸遠意乃向往信州約遊僊巖不果有口  
占似近壽巖故事敢忘不工書筵頭希教正尊  
筆比前大不同揮戈暇卽揮毫若吾丈豈可多  
得哉併致美祝

與沈敬所年丈書

本違顏色多年矣陸翰老來喜年丈惠我華札  
語深意藹如接尊範而面命者因思一榜中升  
沉聚散如天淵如萍梗莫可倫俛而中更有可  
感慨者若卽高發登臚而今不在如陸葵老歟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五

人者如何若初不發而湮沒者又不足言矣若  
後發方新而今卽亡如陳雲老其人又不知何  
說也卽此一想凡吾輩能舉筋勝酌者毋論吏  
隱於僚致尚於野卽爲不老大儒也謁陸翰老  
知門下康樂若壯賢郎佳孫方英英接武跨竈  
喜自可知也弟天樂亦附老年丈之末卽今雖  
潦倒下僚幸余義老年丈在上大能培植是尤  
一幸也敢爲門下鳴之陸翰老文行兼實見卽  
莫逆恨力小不能大扶耳

與吳弦若年姪書

人來驚聞尊翁之變可痛可悼恨身羈數千里  
外不能哭於柩前乃何疾而至此也兒輩曾致  
弔祭不泰山云類百務未了奈若何奈若何金  
桂老乃卽何日畢姻事尚有諸小令弟聘何宅  
今讀書何所尊翁所稍差處亦有然人子思親  
當必有所以善承者若河而處令庶母若何而  
教諸庶弟若何而嫁令庶妹統在君一人之身  
勿以向故漠然不爲之計也卽尊堂素有不足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五

於尊翁及令庶母處然在今日則悉宜忘之視  
庶如已出庶可慰已往者之靈此語惟不肯能  
言之唯君能聽之亦唯君能致之尊堂也千萬  
俯聽難言使人稱吳鳳麓有聖妻有賢子則不  
肖至祝也人回促提筆直言然此固年家切誼  
宜爾也勿嘆饒舌

與端兒書

做官要日守一日官箴要日積一日陰德譬如  
不中進士也要過日子切莫怨衝繁切莫厭清

苦衡繁可以自見清苦可以久持

代賀桂平巡道啓

粵西持憲必資臺節重臣桂嶺首巡須仗股肱  
名輔恭惟門下西吳右族天目名家白賢令晉  
秩陪都歷荆曹分符梧郡政成載績名徹三臺  
鈴閣風清蒼赤競攀轅之想疏封日上

聖神俞推轂之章政度首藉澄清憲綱從茲振  
肅出結餘外臺彈壓暫借一枝昭譽望內召燮  
調佇登九棘某幸叨藩末偶署臬司喜聞鴻漸  
姚承庵文集卷之五  
主

請新春元啓

奎聯洪省式羅華國之英光借河陽快觀賓王  
之彥恭惟門下才隆山斗學邃淵泓肆昌校擬  
必圖南領鄉書行將空北芒蹀躞照曜旭日之  
雙擎甲狀交輝開卿雲之五色窺今八月肅啓  
賓筵仰玉趾之貴臨爲金泥之先兆

饒諸春元北行啓

藜閣鴻修雅抱圖南之志駢車駿發行空冀北

之萃計吏藉以生光禮闈因之增重恩榮來錫  
燕喜先陳謹前吉在除奎豫禱聯登合璧煌煌  
萬甲共贊襄今日之  
聖明濟濟村名直繼美鄉邦之賢達斯有光於  
尊祖敢恭候下賓筵

代駱學憲壽戴制臺啓

時臨重九喜逢嶽降之辰壽錫上台敬效華封  
之祝恭惟台臺八閩右族東海人豪早冠賢科  
共識此申此甫繼登臚仕載稱曰范曰韓歷數  
姚承庵文集卷之五  
主

章史是程文武萬邦爲憲端揆元老樞筦重臣  
仰體好生惠民循習登化境調停時政綏遐邇  
悉奠存臺雖云制粵東西實惟在

帝左右大開玉律時變理佐萬年之鵬鼎賴金  
鉉恒什任上上秋之鑑壽民壽國國藉公茂衍  
其臨福國福民民祝公永泰周歷某濫叨屬末  
幸際誕期猥任衡文罔對揚乎北斗心知御德  
敬述頌南山

答 湘陰王啓

草萊望 君侯在天上也乃秋初奉謁儼然降  
體以接焉氣宇韶和心期軒磊引援下士若同  
等惠賜教語如家人宮前鼓角席上鳴琴出諸  
冠裳褒綬以駭座觀指諸鹵簿蓋乘以開凡昧  
至於振振公子得親挹其趾角渠渠厦屋獲徧  
攬於蓬瀛又荆人所未聞見而不肖恍然于夢  
寐間者青山回鄧里何日忘之紫氣指長安竊  
有志焉所願千里知心期無忘于瓊玖一言賜  
采敢自比于木桃百務省裁大抵一歸於儉終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宅

身受用之不出乎誠 殿下既已有之狂瞽  
猶以為虛倘得假緣于天使得復臨其地琅玕  
文筆尚擬出襟袖以來故人之清風羽韻流觴  
還期賦綰筵以醉當時之夜月也承賜多儀王  
臣登受此將不腆所望此存

與劉石間公祖書

細玩易義如扶陽抑陰之說如正無不應之說  
如陰陽非二之說如知姤知坤之說如吁咈是  
同都會是異之說如應比制不離剛柔時位之  
說種種出人意表是誠見易之真者乃所得則  
全在從畫得辭一語足以勘破千古收精思不  
忍釋手何不卽付刻以開後學之昏迷哉承台  
教敢妄僭批評數語若付刻則妄辭亦可藉垂  
不朽矣敬洗心以俟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十八

又

伏讀台臺易義真是獨得義文之秘非苟焉而  
已者妄加批評不能盡其精奧台臺何不發刻  
以廣其傳尊製尚多希盡賜覽他日得附一言  
於篇末是教此生之大幸也連日因閱書經大  
全欲與拙刻疑問共成一冊俾世見二帝三王  
之極盛事未識可完此願否佳此尚有多時領  
導教益有日也不盡

又

前閱易義具見淵粹不忘諸心意欲併領全册  
一覽可付之梓以廣後學之傳乃竟不見發出  
豈公允不及發耶聞今正欲出汎不肖將於初  
五日暫回數日過清明復來擬在此淨寺過夏  
領教尚有日也拙刻文集一册奉上中有夢見  
孔子說一篇甚是奇事請一覽以見其餘

與蘇碩水公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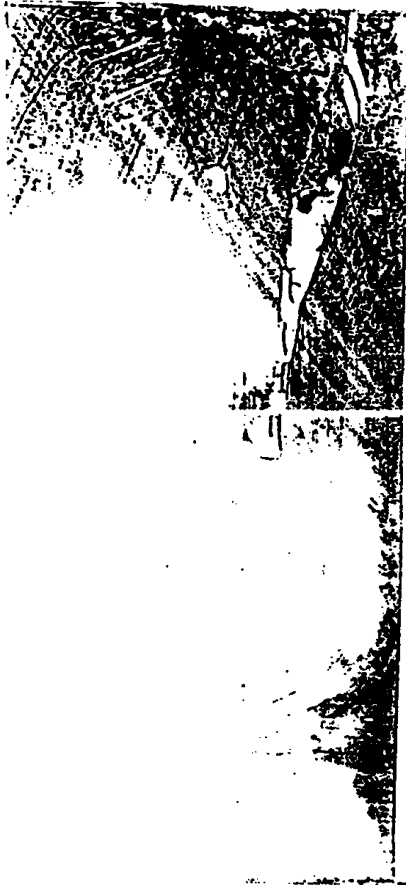
六經正印世所罕有公獨賜我華扁懸之畫棟  
真光生遼寧矣謝謝老聞無事見稗者之教與  
姚承菴文集卷之五

五

賢愚老少男婦無不趨向其門乃我續續之徒  
亦有爲之領袖者彼亦何憚而不爲人亦何効  
而弗從哉以此作崇正千字文以寄慨乃今東  
晉之變晉田自進而起延數郡邑禍不能平吾  
言似有先見者故特爲刻之奉送臺下數十帙  
倘以是送之郡縣大人能誦之在上大夫尚亦  
知感惜者而於下民亦或有少裨也唯台臺鑒  
察

久仰丰儀未緣瞻晤忽聞貴郡諸鄉老欲刻崇  
祀諸賢實錄及當世名德之顯著者因思及於  
不肖夫不肖之著有經書疑問疑義史綱性理  
諸書不過老學究之用心而家訓千文大誥邇  
言正禮論事警世諸篇蓋老朽所藉以適間與  
耆耳唯夢見孔子正印之說似爲駭聞然亦老  
儒之夢想敢望大君子之主持文運綱紀世道  
凡爲後人之法則哉若緣此爲名德之顯著附  
於繼世開來之列則非所望矣請諸鄉老幸無  
見棄此啓

二十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六

姚姓記事

又

請何虛白公祖入生祠

重建曆元十俊坊呈

自敘居新事

斷南豐山界

斷屯軍占奪民田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居新逸事

疑獄記

記釋竊盜十四人事

祭朱大復文

勸覺言引

壽鴻臚程一水七奏

張氏重修祠堂記

祭朱襟江文

孝弟忠信等十六箴

來恩堂草卷之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前誦祚頤祚敦祚重祚馴校

姚姓記事

吾姚姓始於吳興自胡公句耳而後流布於天下若貞觀中之思廉出自河南若開元中之元之出自陝州若建隆中之內貳出自盧龍其他德望可稽若察若弋仲若家若璠若麟等代有其人究其初實始於吳興此若木之有本而枝也承菴文集卷之六

而葉而花而杪其繁盛雖不可言而同一根株若水之有源而澗而溪而江而河而海其流衍雖不可言而同一源發此其繁矣今旌德性所大倫等至湖覓及寒家問其族則三千餘人而繁昌近地又數千餘衆往往歲兒曹就業南雍時繁昌饒虞諸公嘗相過從云由妙喜山而去者云由駱駝橋而去者往往地名與吾吳興甚相合笑慕日久今問性所亦云由駱駝橋而往其人諱應辰任旌德縣印抄籍其鄉排行念六公

與繁昌念五公兄弟至宋司戶五八公諱進者  
建有祠立萬翠亭於其前其子六一公諱宜宗  
者任臨安論其家藏一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  
四字湖州則吾吳興而何古蹟猶然具存也即  
是可知其自湖往無疑矣此之來也其猶枝杪  
之復歸於根抵乎其猶河海之復歸於泉澗乎  
此之往也其猶枝杪之復生枝杪乎其猶河海  
之復變為河海乎其生出胡可勝窮而茲可窺  
其止矣然自古來吾姚姓不一其人而思康元  
妣承卷文集卷之六

二

之外著者可數要在其人之自立耳今旌德繁  
昌諸公甲第連雲所立儘有可為吾姓光者余  
雖無似而竊嘗探討經書著有五經疑問諸刻  
蒙當道建坊額曰羽翼六經欲使吾諸不朽不  
識吾後來有能承嗣之者否若更有加於余則  
望能者之自立而已性所諸公果能信余言則  
吳興姚姓將流及於寰海其無既哉特為之記  
其事

又

性所大倫公又云家有元之當日靈○道勅命  
一道所藏極古吾湖今任徽寧池太按臺駱沅  
瀛公往其祠見之裁其帑焚之無烟識是古蹟  
顧命珍藏又有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四字細  
聽之中覺有聲查吾湖之善鑄者石其姓至今  
餘五六百年因識是由吾湖往無疑矣乃題瀛  
洲世家四大字顏其堂又題對聯云塔影樹層  
霄水遶孤城應砥柱家聲仍萬翠山圍放園近  
瀛洲蓋見夢奎堂在其後中又有所題砥柱一  
妣承卷文集卷之六

三

備也則燕屯院孫公於是祠稱是吾湖之故族  
今姓所諸公主湖來謁亦收其禮而脫答之可  
謂敬敬盡禮矣究其然則推吾湖姚姓之一脉  
也豈不稱大快哉是不可以無記

遂何厓自公祖入李孟自公祖生祠

湖州府署印同知全某通判莫某烏程縣知縣  
徐某歸安縣知縣吳某准通郡縉紳李樂等公  
議前任分守浙西道左參政李昂宇端凝吐辭  
英東吳其威民懷其惠其立有寺祠宜矣乃

後有作者今任分守浙西道右叅政何丰儀雅  
重持論端平修政明刑在在允孚於衆志與利  
除害事事咸協乎輿情其居政三年無麗吠之  
改而化行四境有雄馴之風洵伯仲以齊魯誠  
後先其清美是用刻之同亭庶展蒸嘗謂宜登  
之一堂可伸尸祝消茲吉旦恭設几筵洋洋如  
在堂上人出德之深悠悠我思見下民報恩之  
速伏願身居台澎鴻庥徧及於寰區氣作山河  
厚運特回於震澤謹告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四

開建十後坊呈

呈爲鼎建前坊事某等十人叨中萬曆癸酉科  
京省鄉試當蒙上司批准層元十後坊於儀鳳  
街北業經三十餘年不意被火延燒各深痛惜  
因思上石雖倒砥柱猶存當吾世而悲燬不建  
非夫後有人而恐沒父名非予已於今廟公同  
會議各照名分山銀召匠買石恢復前坊番名  
永久然批示地方掃除俾可擇日起工以彰前  
美在公祖父母之作興也特此連名具呈

自敘居新事

余叨宰新州四年餘記下車首罷里甲黥奸猾  
老人二十五人令戶兵工糧吏胥派丁歸糧科  
每丁減額四分有奇出梁孟波等死囚九人免  
四路供各衙柴薪歲可省民百金禁積歇之包  
攬歲可省里甲數百金又禁動舖行使市若不  
知有官者作興入泮百有六人每季試生儒不  
輟開進州文墨水新闢見龍鰲重建千戶所修  
志書備載入才宦遊俾可覽考詳丁糧驛遞夫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五

馬蛋船等項俾慣積不得爲奸最可自快者不  
逾時辯圖賴人命今雙橋俱完歲課以寬仁寧  
延照之獨輪歸社倉于預備社倉甲長輪役之  
苦又因歲饑竭心力賑濟數月間齒落髮改幸  
全活者亦衆然終不免於吏評且云用里甲以  
自供也聽人命大獄而惟某之居間也某之緩  
頰也又謂賑濟時百姓不啻一粒盡入私囊也  
坐是謫閑散於西粵之憲慕然余唯自信無不  
自適焉維時學博趙偶峰宦平樂通尺素誦不

平而不得一面晤今庠士劉志巖冒大暑買小舟微然輕千里而來顧余也又一里排姚惟遠隨之而借至也晤間不能出一語余惟此士此民之來也寧有所觀哉或其情亦有所不忘耳既志巖坐定反問余以所為謫者故蓋新地處偏僻即前所評余者庠士與民尚未知之悉也余因舉所評用里甲以自供者問果有之乎舉所評聽人命之訟而惟某某之居間緩頰者問果有之乎舉所評賑濟百姓不索一粒盡入私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六

慶者問果有之乎此無待志巖之答者獨恨上吏挾忌克之心以誣我此士此民尚未知之悉耳然古人所自信者心而又必取信於知已新之知已孰如趙劉二君乎二君今知余所以謫之故矣其他如二君者因二君語可知之且此亦一里排亦知之可傳語通邑之民共知之間有不知已又不知所以故者亦任之而已然余雖自信誠直無他亦自怪性氣頗躁急未馴所以致此評者亦所自取也且余本非甲科即前

所行事亦令所應爾何足繫去後思或謂事反觸不知已者怒而蓋數其過未可知也謹燭志巖歸但語令弟及葉靜樞歐東明輩努力副我惓惓更語趙偶峰昆玉黃西沙黎文園彭龍川事余幸居此無恙也若其他有問者但云余已歸然一翁得待一轉告致矣其志業則在五經疑問其所未盡者則期付五子五孫而未知天意之竟何如也外有二詩一余志者併錄以贈志巖之行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七

斷南豐山界

在新興時巡道批發南豐一狀有五六年不解者余視之乃爭山界者一人有山而火燒無界其一人因謂其無山余令一巡司視之同歸語難以致斷余因細視其告爭之界上有東至某家山一句與燒界之姓相合余因問今所爭者在何方答云在干東方余謂之曰彼雖無界即在汝界之上矣因細與視之其人爭說是山之名余謂之曰西至某家山南至某家山北

至某家山此亦皆是山之名即其人無辭以對  
余因量東邊之山與燒柞之人管業而兩家之  
訟從此休矣是亦事之可記者

斷屯軍占奪民田

往歲在新興時有一屯軍告奪民田以為屯田  
上司批發到縣縣官往視之但量民田之多寡  
而不量其屯田以此復無了結及余亦往視之  
見其上下波濤甚多難以丈量但問此屯軍汝  
屯田原額若干畝坐在何處今見有者若干畝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八

坐于何處屯軍一一開說余但自屯軍所稱見  
在何處之田立定界址從某處起量到某處止  
算來已足原額而尚有贏餘不必占民田以為  
補也因止不量各家之田即立成案申詳上司  
而止因思田主甚多丈量各批一說而無有定  
處從此屯軍稟稱即是屯田用又無日不能答  
應俱是渺茫之說也豈若止量屯田分數與之  
令其民家貼席之為得哉此亦事之可記者

居新逸事

新興生祠碑記亦可謂載之詳矣然尤有逸者  
三事如人命來告者問其途路遠近連或二三  
十里則另日行檢如近在一二十里內者即時  
檢驗使彼備辦不及故人命事最易拆人家室  
者迅雷不及掩耳嘗於一二日間完之所裨於  
民者不小又有新會人與邑為隣者告強盜狀  
於司道批發海南捕廳差人來拘余視其名皆  
巨富室百姓也時該房爭行此事余令出票捕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九

兵行拘乃票竟鎖拜匣中不發過幾日諜房來  
報余復伴為忘者應之令復出票又鎖之匣中  
過數日該房又來面余復令出票復鎖之匣中  
一日餘卒探此可若捕兵行拘者然嚴批數詞  
其以行拘不獲回之使富室一毫不知而  
其以嚴批此余之所甚得意者其他兵工糧料  
其數徵銀起解余謂此當由縣庫科研究審  
其數查出若干乃派派縣縣銀各五分  
此三事實有造於民而碑記所未載者敢

復記之

疑獄記

署印全州日有告縊死人命者及檢當面兩肋  
但四根被告遂稱打死圖賴余命視有無血  
縊作作報稱無有余因思之生前即斷一肋當  
時應即預命况八根齊斷能復從容就縊耶况  
無血縊而彼告縊死其為縊無疑者然縊死之  
後誰為下手令兩肋四根俱斷無復如是打法  
量即其子勿為也雖是死者六十餘歲氣血枯  
乾亦非文集卷之六

記釋竊盜十四人事

余官廣西開散委署全州非所願也日唯判押  
以了事而已將半年餘見監簿上載竊盜十四  
起未見有一來結者因查之該房該房亦接管

數年查覓之數日有卷者半無卷者半有卷者  
俱在十年以內無卷者問其人則十四五年及  
二十年以外矣因思彼犯不識真正是竊與否  
無論其誣即使真正是竊計贓論罪極大者不  
過刺徒而已徒止三年五年焉有坐監至十年  
十四五年二十年以外者哉此在拿犯者立心  
不仁一至於此而在當時任事諸公何不一加  
照察任其老禁於囹圄哉且自十四人以外或  
多有斃於獄者是可憫也特為之一一查究其  
姚承善文集卷之六

在十年以內者雖有卷亦多不來承認其無卷  
十四五年至二十年以外者又可知矣因思人  
眾起疑特具公文一角赴府投遞一一開明釋  
放之因教之此若更生者今以後可自新毋蹈  
前轍若更有犯必加重治毋貸既作此事矣更  
思一州之竊盜尚有若此之淹滯者况於天下  
乎天下亦大且眾矣如全州之淹滯者可得若  
是其開釋乎又况有大於斯獄者乎世有若是  
在署印者尚可釋十四人之獄况於正印治民

者能即時一一分理使其不枉受獄至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外者其陰德寧可量哉此在當事諸君子者留諸心而已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誠萬世之格言也特記此示世之留心於獄事者

祭宋大復文

巖棲谷隱古有其人而鮮有能啓其闢局者吐故納新世有若儔而鮮有能造其玄詣者蓋儔家之事理或有之而入境稍別則特異焉品格

純承菴文集卷之六

十一

目不同而超越亦殊軌蓋若斯之難到也唯爾大復靈光所燭迥別塵凡若參同契一書人人皆知嚮慕而人人不知解究爾大復實能解究之至三復未聞則特契乎先天混元一分則潛窺乎太乙廟時來寂而時發乎松栢厭棄裘葛而帝衣乎單袂蓋寒暑朝夕於斯凡若干年而今日猶是焉羽化焉而不知其去來斯真所謂謝世者而同游諸君子或莫知其幻化而惻焉若思厥焉若望其來復者蓋未知其深藏也

若其寓世也能文能詩能魁能官處繁劇之邑則能撫循其病瘵居 廊廟之上則能指摘其奸邪有子能教而俾潛通乎孝弟有家能給而沉僻處乎幽居此皆世人所難能而皆其所幻視者而豈所以論大復哉今世人但視其神游於八表足矣而何必爲哀但慕其玄化于丹丘足矣而何必爲誄此言或有以當大復而大復必以我爲知儔也

勸覺言引

純承菴文集卷之六

十二

余鄭德清半月泉有覺覺堂傍有東萊書院鵬松亭余嘗題曰覺覺誰覺覺東萊千古惺惺流仍半月松聲寂無聞蓋不聞不觀之內自有其覺而人苦無覺覺則月落萬川千古常惺矣今覽新安余念橋有覺 語真足以覺斯人者乃嗣常吉且言諸言以勸世名曰勸覺其意深矣因題此語於首使人聽其勸皆相覺覺云

青鹿隱居一水七奏序

人之多歷者在行誼之純篤氣節之高勁而

年所不與焉予與新安程一水交舊矣凡其孝  
友天位恤憐孤寡周給貧甥以慰母氏之心勤  
置義塾以廣仲季之胤予所知也其倡置義田  
崇立義學設義塚以賑貧恤寡予所知也其  
傾心以息爭解訟以施予與人交義堅金石雖  
久要不論千里必赴予所知也其捐貲以掩瘞  
遺棄發歟以周濟經術至於焚券以全人大婦  
所知也其崇仁為儒而弗仕鄉舉大賓而誦  
絕予所知也其業儒而佐賈修真而好玄通交

姚氏文集卷之六

甲

諸方士以類時日予所知也其遊歷名山大川  
各有題咏亦予所知也所不知者在曠稅初起  
時奸人挾貂虎之勢以擇食大姓公以片言折  
其謀夫惡端之出也肆逞兇橫恫嚇鄉閭其氣  
頗熾灼灼何如彼奸人者思一中其計遍擇諸  
大姓以獻之橫暴一發大姓之家立破矣其貽  
害於生靈豈淺鮮哉公特以壯辭止之使其計  
不行而所全於大姓者無算此一事足槩其生  
平矣公言時不覺人習矣亦不覺而不知其陰

德之所植不小也是宜其年所之多歷哉今  
年七十矣步履如飛無異少壯時而尚思上壽  
之策其歷耄耋以至期頤以上可必矣有子  
二人一世業其家一世業其文行將登金門來  
封誥是可以日夕侍者性歲于營游榆村至其  
家在企紫洲上青山四合碧流環繞而其家自  
琴書花竹而外無他長幼務真可謂清虛之  
養成此氣節之府也有以哉茲因張雅通之請  
題其卷曰高節喬年而畧舉數詞使觀風者以

姚氏文集卷之六

五

一采擇焉

張氏重修祠堂碑記

宗祠之設用以尊祖敬宗而合族源源本本至  
鉅典也第始則初建之難繼則修廢之難非孝  
子慈孫不至此哉胡張氏義應里之祠則雅通  
君先夜以一日之勞之九難之難者云君少負異  
資博精義有聲諸生間今雖以老棄去猶情  
誼今古特雄於文而孝友自其天性宗祠之建  
豈體厥考司城公志也初質地創祠未幾為質



主所訟合族聽職於會城往返拮据力爭得直  
直後即安同堂兄承狀借居祠之左廂不無適  
滯之阻則助資歸室將遷而病卒又助資於年  
甫遷而後即安然力有限而慕義無窮其為  
祠計亦無已即邑諸公舉若置義塚若其祠音  
與之政則以冠帶君力辭曰此先人之遺所自  
出也何敢自承請賜額為先人光於是額以  
孝友名家者有額以追遠及永言維則者有額

姚氏卷文集卷之六

六

以世顯者儼然懸之中堂輝耀前後皆君志崇  
先德也特而瞻禮則油油然愛慕然敬一日  
見故棟樑落則慨然嘆曰老冉冉矣百年祖德  
無能報萬一僅置一祠當吾世而任其地得無  
稍越耶邑大夫之履旌以為先人於是亟圖  
修廢道廣有壘峙十律者即侯父司理公斷地  
若干畝而於十議修宗祠俟復額以萃渙旌  
之君更焉田捐金宗兄弟亦願金以佐鳩工庀  
材於前堂則易棟梁而甃其地易礱硯而崇其

其於中堂則新舊石為茶亭撤窓櫺為坐褥櫺  
閣名焉則故於寢室則櫛竹簫易幔版金張之  
粉壁之庭植梧桂四於是翰輿具美可觀而從  
堂是承俊貢於州兄助明貢於邑弟明憲舉於  
鄉相繼樹闢於堂之左右復簡寢室木主列定  
位次陳其闕畧因章五代尊卑子姓凡百有八  
十人以告成事而歸余一言記其事余唯人情  
難不受逸經營三十餘年而不解人情孰不  
愛財費費于四百餘金而不勒人情孰不愛名

姚氏卷文集卷之六

七

旌典至屢歲先人而不居豈其情獨與人殊惟  
是尊祖敬宗合族之念重故不以彼而易此也  
嘗聞始其本者必必及源其源者流必長以本  
本源源之義惟之惟通之後必有興者矣然而  
繼繼通之志者又在後之人登斯堂也思其艱  
而世守之又因而而光之亦能萃渙果能追  
述果能承繼則以與於世而無忝焉孝友名  
家則所以光前裕後者不謬矣茲故宗祠之建  
且於余實喜談故為銘次其略尚鑒諸石以垂

永示

登朱標江文不周

此之升降浮沉壽年之修短順逆皆有定數  
大可異者於翁有深感焉翁少年游岸  
中其有聲而大發經元繼成進士入中秘  
十年後復召儀制而假歸以隕此非奇之奇  
者乎自受命至五十六又六十有六可謂榮  
享矣而偶至烟家隨一丐客輒中風其家口噤  
絕死者文集卷之六

不華而扶杖而歸卒於正寢此非異之異者乎  
乃其一生心事閑話與閑遇事敢言無一毫之  
此其懷其直任無一絲之牽留而大可稱者在  
出言於權貴之間當江陵爲臨時武進一甲科  
中其罪言欲使之會翁父同年某字是邑  
江陵陳職之此同年偶言及翁輒大聲言曰万  
侯臺之事老年伯決不可爲此言出於此時此  
非大可駭人聽者乎而某竟以是言止其事斯  
不可稱大快哉翁所言論若此類者不可枚舉

而此一言可槩其生平矣翁亦何憾於地下哉  
所可惜者翁以磊落太材弗克大展於明時然  
有子有孫英英繼發足以竟其未盡之業翁可  
瞑目於九原矣唯翁識大兒端於未遇之時聯  
次兒碩姻於相洽之後不肯嘗往來徜徉於山  
水之間今已矣矣不能無痛悼焉耳岸芷汀毛稍  
中微莫冀神靈一歆之

嘗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字是人生之  
大綱領而敬恕勤儉學力修爲亦皆學者所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元

孝

父母之恩天高地厚誰不知孝而孝貴根心孺  
子之慕特之終身必若舜盡事親之道皆暇底  
豫而後可也故曰好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弟

同則兄弟不問而爲胡越爲弟者必自稍長之  
知敬始而無至於相爭若尊敬長上出事公卿  
皆此弟道之所推耳故曰弟者所以事長也

忠

忠者中心之謂此心無所不盡然後可推之天下無不感通不則此心猶然不盡安可望於人哉學者必以是為主可也故曰居之無德行之

信

人言之謂信然非一言而已也凡舉動之間有聞於身心者皆當實心實意為之是謂之孚乃化邦所以無不可行故曰人無信不立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二十

禮

禮者心體也由心體而節文生焉自日用起居以至冠婚喪祭皆當以此為程式自然心安而不容已何待勉強哉故曰禮之用和為貴

義

義者宜也推行變通極活動而不拘故禮有可行者謂可以義起則知所不可行亦可以義已矣不然是非義之義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

廉

人貴自處於廉潔然廉非不取之謂也自呼號以至千駟萬鍾皆當審其義不義則等於土苴是天下之真廉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耻

人要有耻心然非可語人者自知不善獨抱愧至汗赧而食不下咽然後可歸於善而日造於聖賢否則禽獸耳可畏哉故曰耻之於人大矣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廿一

敬

敬者一其心之謂也此心不一則昏昧放逸而不齒於人類也必凜然惕然雖無師保如臨父毋以是為居也聖學始終之要故曰君子修己以敬

起

凡人皆同此心我如其心以為施人亦將如其心以為應天下歸仁其道端不外是施雖博而守則約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

恕乎

學

學者心之白日也人不知學即好仁知信直勇剛亦皆有蔽也况其他乎然好學非他當以至道為歸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力

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人患不能自力耳有能用而當仁不讓即參天兩地事業皆可望其成不患舉之莫勝行之莫至矣故曰吾未見力不

足者

十二

勤

四民之業勤為家寶也彼自安於偷惰者游手游食忘一生之計奈何惟日勤一日則日積一日而家業可望其恒足也故曰業廣惟勤

儉

家由餘積寸累而成厥惟艱哉子孫世守其儉德之共也不自惜而驕奢可惜卒藉拮据而成者風花雪月之一朝隆也故曰慎乃儉德惟懷

求聞

修

修者補治之謂也此字極佳房屋器具之敝尚欲修治况人乎肉省身心覺有疵類不加修治安望其能日新哉故曰君子修之吉

為

凡性分所固有者皆職分所當為不為不成其為人學者必勇往奮發以九仞及泉為期一簣未成為戒方可達到聖賢地位故曰有為者亦

此民家之長卷二

以下原缺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七

不自老賦

西湖賦

費氏孝思記

劉前峰墓誌銘

陳芳洲先生傳

吳鳳麓墓表

周訓齋墓誌銘

姚承蒼文集卷之七

程覺我祖母行狀

徐觀瀾像贊

來恩堂草卷之七

承蒼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不自老賦

余嘗俯仰乾坤上下古今悲既往之莫追冀將來之可補爰揭其妙以畫雋聲載揚老成以著碩輔胥國家之倚毗要先後之翹楚顏淵子奇世鮮其儔伯夷太公孰與為伍登壇杖策以翊真主既大嘖乎白頭屯田伏波以銘大常亦何堪云春三良卷之三  
愧乎梁父唯大器之晚成肆歷試而多苦如彼瑣材為樞為楹非廟堂柱礎飽風霜於鄧林堪大匠之吝如彼雅駒駉跳載跟非騰驥駕卻伏槽櫪於重方室伯樂之觀玉久韞芳出舛珠又沉于淵海故有千方求士而難得七方鳴鼓金百鍊方成金一而耐數鍊方為宗祖矣台三北芳終遂於此洛陽一職方僅同么麼故夫別利器者在錯簡盤批勝大任者先艱難陰門少年奮發豈無迷於明時宿德養成更大造於天庥光榮

輝輝翠微玉華挺膝亭亭徂徠新能立德立功  
立言難速肖於月期成身成性成能應多歷乎  
年所鑄鑄模範當若此商彝會遇遭逢自然  
雲龍虎虎况夫光陰一瞬即蚤發不過數年德  
業無窮唯不朽乃稱千古寧久養以待時毋輕  
發以自費寧後荆而無榮毋旋芳而隨舞設聞  
于進者愧及林泉直言見黜者榮逾圭組弱冠  
自負究竟如何龍眉始出成立亦可但嘉樂乎  
帝王期登歲乎三五五年愈邁而愈強志益挫而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益勞番鴻肩○龍眉○假佻保業守成定歸椎魯  
英宗社○芳靖○又○黎芳安堵未出而望重斗  
此一發而功成○斯唯遠大之儒不倫少小  
之數世有其人乎吾將與歸世無其人乎誰爲  
接武

西湖賦

閑探往勝遍歷山川曠遠高奇可多得於寰海  
幽深窈窕誰可並於西湖金牛肇明聖之祥白  
虎開林樾之勝來從天目翠屏遠列山腰爰開

地靈青鏡平鋪水面出門外坐片石山居入境  
來看天然圖畫湖亭畔士女如雲花迎羅綺斷  
橋頭遊人似織鬪沸笙歌大佛脫離苦海起竺  
境之三天五雲深鎖名山度松濤之九里錢塘  
湧金清波啓閉設三門之險淨慈法相靈隱迤  
邐通一徑之幽方十里以爲池瞻異常之燈火  
分六橋以爲限駘輻輳之舟車寶石雷峰雙塔  
直撐侵碧漢南北靈鷲三峰高插見層霄恬逸  
者時隱於呼猿洞○消修者優游於放鶴庭前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湖心寺宛在水中央總領羣流之環拱孤山聳  
立巖表端受萬嶽之朝宗一陂灌一郡之田神  
庥未賴萬松設萬年之教聖道常明表忠觀表  
武肅錢王崇道官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臺昭武穆之忠烈新夢者齊集祠宇見肅愍之  
精爽○宣公祠更爲書院僉謂其富藕花居改作  
高臺○晉稱日○龍井虎跑傍張萊潛通於葛嶺  
烟霞石屋由邵墳琬致於蘇堤八仙臺之風物  
依然四聖觀之光儀如在岫嶠栖隱接尋丈之

韞光瑪瑙幽居並千年之智鼎十八洞之水聲  
活活六一泉之浪影溶溶阮麗各有專祠功德  
之及民者遠翊忠合為一廟義烈之報主也同  
初陽有臺遙照於南屏昭慶水雲有洞直透於  
湘水石函到處有放生池何似玉泉之活潑旁  
湖多樂游死何如竹閣之幽樞八蟠嶺之盤踞  
多年三生石之果緣無算勲賢忠節崇廟貌於  
龜峙集慶定光極莊嚴於龍象玉蓮亭柳洲亭  
燕冷泉而擅勝慈雲嶺風篁嶺合駝巖以爭奇  
姚承春文集卷之二 四

桃花與楊柳爭妍萬萼共芙蓉並美四時之序  
遷不一而景有長春三台之盤旋無方而境為  
殊絕湖光欲灑晴野其精神山色空濛雨益  
呈其態點點可比之西子未宜方之若耶空中  
樓閣誠難罄於毫端物外烟霞但可傾其心慕  
填詞塞耳止為流浪之談會意寫神尚俟餘豪  
之筆  
余少時曾有此賦亡之久矣今五十餘歲更  
為續之恐老年之筆不能如少年之丰逸也  
姚承春文集卷之七 五

姑存之

費氏孝思說

行有異常之事而根本於孝思者足以獲祐而  
可警俗以風世吾深有取焉若傑塘費虛寢二  
子是已虛寢三千燕翼鵬翼汝翼俱業儒虛寢  
固致家也歲丁未以衣食故奔走於閩越之相  
知者去家三千里而遙不幸一旦捐館舍三子  
聞之慟哭幾絕即日往迎其柩至舍將迎以入  
俗有忌云令屍不可入門此無論庸俗即高明

之士通曉世故者皆以爲不可入也而競止之  
三子曰吾父出外三千里爲家也爲家而出今  
返復歸其家此理也亦情也卽有他啗咎吾復  
何忌而忍吾父之越在草莽也乃慟哭迎其喪  
入家朝夕設奠如常儀而寢苦枕硯之狀更有  
加於居喪者歷三年如一日乃三年內並無他  
恙而三年以外鵬翼汝翼俱入泮與其兄燕翼  
共爲弟子員復生子嗣二人家業之陵夷者漸  
覺甦息而駁駁乎有充長之勢反更益於前日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六

嗟乎以一念之孝思能感通於天地使先人得  
反其廬後人反獲其祐若此豈與世俗人所稱  
禁忌而未必得福者可同日語哉今癸丑臘日  
三子將營塋於倪村之原竭所有以將事有足  
嘉者余以老畏寒不能往送其殯乃獨念其孝  
思超越於人情之外有足以警俗而風世者特  
爲述其本末如此云若其家世孝友名極吾湖  
不愧張公九世可幾王氏三槐者更當著之別  
乘以頌德門之義於無窮也

劉前峯墓誌銘

按狀劉姓著於彭城數傳而宋守禮公娶墨莊  
夫人生六子長孟獻次孟仁孟殷孟德公俱拜  
相又次孟孝孟禮公俱拜侍郎紹興八年孟殷  
公始徙居於廣昌其鼻祖也生思誠公思誠生  
希璋希璋生日興日興生漢臣漢臣生清溪皆  
隱士也清溪公生三子長京華鄉大賓次京兆  
卽公也又次京傑任新樂丞均家於邑東太平  
岡公字汝秀號前峯生而聰慧少習舉子業數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七

奇不偶乃棄去嘆曰人生字內何事不可見奇  
何處不可立業而輒繫若是遂他圖而筮仕吾  
浙之湖州爲余公祖余視其貌蒼而守官甚廉  
謹相與綜交知爲惻惻一君子也三年報政以  
課最遷團之清溪簿平恕潔廉循官吾湖也大  
中丞蕭公栢公栢公俱有薦可大擢乃忽動歸  
養之思切宗祧之慮謂人生之嗣其官謂何卽  
疏請去而當道驗知其賢不許可公計無所出  
適同邑何貞所公令清流極訴衷曲何公不得



已代為申請乃得以禮致仕番索而歸意甚欣  
適也聞官捐貲以周貧困施棺以肉白骨暇則  
凡半一室焚一爐香整一束書悠然於花竹之  
間時時無不自得而無復人間之事歲癸  
卯余以病出昌公欣然迎於潭山館把臂論心  
事其然洽細詢之乃知向未有子也余竊思公  
忠厚長者胡然而入道之無知也乃贈之一聯  
云廿年造公祖之廬治民何幸七十產麒麟之  
瑞天道有知益祝其年已望七而致祝也云爾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乃公果將七十生一子而有瑞應在一老梅上  
余喜甚而抱視之名曰瑞老及余解組歸聞其  
出痘也而喜又聞其讀書也而喜私謂我豚兒  
或得任閑中可謂過一晤也乃令公方為余  
立生祠極其料理而忽焉遽逝今則生苑別矣  
若何為情哉不覺潸然泪下既復思之昔年公  
若無子矣而今已有子予前任莊復昌公為吾  
同里而視其行貌曲加照拂今徐祥朝公為吾  
鄉鄰又因舊年荒旱見其議賑之周悉錫之扁

額云白羽揮仁其照拂復有加焉可為此公此  
子喜獨此子尚幼稱全賴保護扶持可以上進  
然念公在吾湖操履端慎余所敬仰及宰其邑  
又稔知其本仁孝以事親殫忠信以交友而種  
種厚德今見者可以數計而理必者孰謂天道之無  
知哉公生於嘉靖己亥閏七月八日戌時卒於  
今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辰時享年七十  
有六娶何氏繼饒氏又繼揭氏妾吳氏生子一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繼祖從排行而祚瑞則余所命名也此子雖吳  
出而揭氏母親鞠育之視若已出有加焉此子  
他日能成立必不忍負也聘大行陳適菴之姪  
女今卜葬於千善里土名萬家山龍形西山卯  
同鳴呼公享年若是有子若是有子若是有子  
可瞑目於九泉矣因為之銘曰  
士先百行兮而德允職年貴多歷兮而壽且藏  
公雖一子兮而後必昌

劉周二君交特厚可敬也故於去任後銘之

陳芳洲先生傳有小引

孔子之作春秋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豈不欲盡得其信第世遠事湮考信無據不得已而傳疑而心滋戚矣然則世有真忠苦節獨盟諸心而自信不勝一譌卒以蒙疑不白者安忍不及時考信任其久湮無據也不佞牧流覽經史凡屬可疑必搜討參訂質之大方務求其信迺於陳芳洲先生蒙疑事竊有感焉敢忘固陋據實而為之傳傳曰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先生姓陳氏名循字德遵號芳洲吉之泰和人也王父父源可大父觀定父彥和俱以先生貴累贈如先生官先生幼失怙恃與仲兄德遜居倍篤友愛資特端穎十七游邑庠同里楊文貞公士奇一見以遠大期之永樂甲午中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院脩撰累官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歷事五朝凡四十餘年入則直出則扈駕以備顧問預修三朝實錄

實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歷

代臣鑑五倫書通鑑史記等書奉勅撰太學

進士題名記者三撰重修南京先聖廟學碑者

一奉撰御製序說碑銘者九蓋先生文章

妙天下更習先朝典故故國家大詔令大典

冊多出其手奉命典會試者一典應天鄉試

者一廷試讀卷者四受命釋奠先師者七侍

經筵與楊士奇等日侍講讀改正講章入內

閣參預機務茂著忠勤渥膺寵眷以至恩

姚承菴文集卷之二

慶四世稱千載明良盛遇具載少師蕭尚約公

諫中不復贅惟是正統北狩至天順復辟七八

年間運遘陽九事勢兩難畢智竭忠撥亂反正

惟求濟國寧君而身名弗恤有非庸衆所能識

者文獻猶疑微也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虜也

先大舉犯邊上銳意親征舉朝力沮不能止

駕發京師以先生與同官高穀尚書王直胡

濙輔卿王居守八月駕留虜廷十七日間

先生入情洵懼又明日有言擁立卿王者先

生即應言於衆曰 皇上爲憫生靈安社稷而  
出皇天眷佑不久必曰今當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以 副王儲之徐圖迎復豈容有他議遂  
密與中貴金英言乞請 太后旨屬稿金英來  
云 殿下三位 長數下今兩週三歲先生曰  
但生一日即是土人隨草 認青進呈內有賢  
而且長之語頌行天下人心稱快翼日先生進  
戶部尚書仍學士下謙爲兵部尚書繼薦商輅  
彭時同入閣數日之後又聞虜寇欲犯京師加  
勉云卷之集卷之二  
以徐有貞妄言曉天象胡人當復倡議南遷人  
心惶惶舉朝思得長君以弭禍亂遂請 太后  
以九月六日 卿王即皇帝位草詔頒行天下  
先生爲草詔立 新君不過繫天下心 大駕  
且歸定當還政後辭今須進正統尊號使虜  
人知 皇上大矣 新天子愈加尊敬故詔中  
稱 大皇帝帝爲太上皇帝而屬意可知已當  
有貞妄議時先生叱云徐有貞近日說話失了  
本心胡濙曰 文皇帝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

拔計于謙曰欲遷者奏斬爲今之計遠召天下  
勤王兵以死守之先生曰于尚書言是衆亦爲  
之翕然中外始有固志于是與金英興安等議  
謹護京城又會集多官晝夜爲防禦計不遺餘  
力因出有貞操守彰德使不得感衆中外稍安  
十月也先率衆擁入紫荆關陽稱送 駕還京  
突至德勝門直欲犯闕喜寧喉也先遣使議和  
索大臣胡濙王直下謙出迎衆言虜情誦許不  
可信先生曰 大駕果來而不出迎中國皆叛  
姚承菴又集卷之二  
臣矣所索大臣不可往但遣使問安覲其虛實  
於是以中書舍人王榮諸胡語副以給事中王  
復充卿貳姓朝 上皇 上皇諭曰彼無善意  
爾等宜急回二人方還而虜復縱騎剽掠攻城  
愈急總兵石亨折芳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  
能支矣先生不爲動獨曰是宜堅壁首將固城  
守慎勿輕戰蓋彼我勝皆危道我勝固善奈何  
獨在虜廷恐非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矣  
於是加于謙少保餘官有差令各督軍背城而

陣又密令焚城外各馬坊積草以困之虜見草  
火相視頗是大駭不數日馬果餓先生又恐久  
則生變請檄致宣府大同永平遼東等四方達  
兵星馳入援又恐虜營道梗乃遣夜不收三人  
各賞一物分投東北二路間道無程前從以爲  
得達事濟矣既而二勅得達其三爲虜所  
截虜見物始懼有退志十五日夜也先道隨奉  
上皇北上所召宣府總兵楊洪兵先至即令  
西追遇賊歲庚午景泰紀元正月虜入大同先  
姚承春之集卷之七

古

生懸示殊賞購殺也先喜寧二月宣府叅將楊  
俊擒喜寧送京師伏誅俊即洪子洪為先生  
腹心故能使其子樹勲喜寧既誅剪先導  
軼遣五將分鎮諸州建營立城以自固國家  
神氣益振今彼虜無所乘以入犯迴鑒有機此  
皆先生神算也于公謙深相結納相調和共  
圖其成者也時景皇欲尊生母呂氏為皇太  
后令訪前代故事先生曰惟宋以生母宸妃李  
氏為皇太妃一事耳餘無可準者况今皇太

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  
必欲尊之乃加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呂  
氏為皇太后上皇在虜數遣使問安情義篤  
至所給勅物詞皆先生筆凜然有口舌代鉄鉞  
之聲八月十五日 上皇駕還先生聞中貴語  
將迎居南城嘆息曰若然母乃欲羣臣朝朔望  
而已乎景皇聞之拒以危言蓋疑先生有向  
背之意又中貴問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  
先生曰此誠天佑國家曠古未聞豈特當布  
姚承春之集卷之七

五

告更須肆赦以修恩慶又禮部數請令百官朝  
南宮顯宗不允先生語胡濙曰禮部職掌禮  
儀是天下第一等大事雖不允不可不亟請但  
爾言雖隨易生恐無所補而壞大事惟日加儆  
懼而已歲壬申粵西上官黃弘希恩寵馳奏請  
皇皇立已子為皇太子不發令中貴以  
璽意親先生先生曰無易也子壽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恭萬世之譏乎景皇怒曰父有  
天下傳之子自古未聞有譏者命以奏示禮部

會多官議而衆議立見濟爲皇太子更封  
皇太子爲沂王一時遷擢踰等文武任師保傳  
者二十有三人先生但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  
辭不允易儲後御用左少監阮浪侍上皇南  
宮得所賞錢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  
以昇侍者王堯堯飲縱騎盧忠家忠見袋刀非  
常制遂以酒醉堯堯之具告南內謀復皇  
儲託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詔獄窮治不已先  
生聞之與中貴言曰人臣念主或有此心人情  
難承告之集卷之二  
畏死必無此事况所指之人在此在彼富貴等  
耳何苦難安就危萬一事出誣罔寧不害及忠  
良各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乃集古帝王行  
事彙爲一書名曰勤政要典上進蓋潛寓規正  
之意歲癸酉皇太子冠命胡濙高穀蕭鏊掌  
行禮禮賜白金文綺頗侈旬月後沂王冠命  
先生行禮賜止綺二端鈔二千貫蓋以時昔無  
易樹子之議故示之意也歲甲戌皇太子見  
齊卒歲乙亥禮部郎章給御史鍾同大理寺少

卿廖莊合疏請復沂王於東宮詔獄鍛鍊備  
至當此之時先生惟恐見疑生端壞事無益屢  
因天變疏乞罷歸不允因采古昔人主善惡可  
爲法戒者名曰君鑑以備觀覽又率同官高穀  
蕭鏊商輅等上疏勸敦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  
侈用因及禁掖慢遊事景皇召入問曰卿等  
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先生曰得於都人之口伏  
惟陛下有則改之宗社生靈之福也景皇  
曰朕有固當改但君臣同體慎毋聽人言離間  
姚永告之集卷之二  
自是不復召見矣歲丁丑正月景皇不豫不  
能躬祀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先生與  
高穀蕭鏊商輅往語中貴興安曰永樂中大  
駕或二三日不能視朝則令百官赴東宮朝參  
啓事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今事如此須請復  
立東宮代視朝參爲便興安首肯曰此公等  
大臣事安當贊成於內先生即與禮部侍郎鄒  
幹姚夔等議集多官共爲之比多官至議尚不  
先生請從者先署姓名從者遂衆明日章上

不允及明日先生復率百官上章必期得請因  
章尾銜名數多書訖日晡不及上明旦四鼓禮  
部主事俞欽進章至左掖門門官不納而中外  
百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矣先生等皆懼忤  
致慶 上退御文華殿召先生與蕭繼商輅諭  
以仍舊辦事先生等皆頓首謝就令宣諭百官  
無詔改元天順是舉也先生初在外廷知 景  
皇帝病而不知其病篤惟石亨蒙宣至齋宮受命  
代行禮聞狀又秘不言迨先生要亨入閣會議  
始及奏文其卷之七  
請立 東宮身遽止之但言少俾慢設即退與  
徐育貞密議還復有貞卿彰德等遠方囑耳  
不令先生知止約典內外兵柄者 人及所  
知有朝廷大體也有貞果校迎 駕功日侍  
上 先生初蒙轉與亨乘都中人無不立碎既誣  
少保于公謀立外藩致辟復以宿憾誣先生與  
蕭繼三人與謀并不能諫阻改立是濟事脅其  
自神初賴 上聖明原宥勿問當日先生聞班

中偶語有石徐分付饒十遭要彈十遭之言旬  
日內果彈劾被逮議成而先生鐵嶺之命下矣  
先生東行道中及謫居之日摘取古人詩句成  
絕名曰東行百咏自丁丑至辛巳在戍凡五年  
徐石黨逆事敗先生上章自明奉 旨特矜其  
罪官回籍壬午先生自成所還京上表謝恩而  
謫戍家五閱月以疾終未幾被誣者俱得雪贈  
謚思卹有差而先生卹典未備迨 憲廟踐祚  
先生仲嗣瑛及脣南工部郎李遇相繼陳乞業  
始及奏文其卷之七  
蒙賜廢還秩遣官 諭祭瑛尋以中途病卒廢  
仍未補而易名之典則至今訕焉先生曾孫以  
顯起家孝廉歷官銅仁郡守上疏矢言其事蒙  
 旨發該部公道昭明有期近銅仁公權轉運  
使來明君前而不佞收烏程畸儒也偶值於湖  
上一見惻然相與道先生往事甚悉并貽先生  
年譜及庫讀之不覺喟然嘆曰有是哉先生之  
忠有是哉先生之忠而見疑也輒不自量願一  
剖其疑第恨收與先生地相去二千餘里且吾

生也晚相後又百五十餘年慮不足以傳信因  
取年譜所載恭之天順日錄否泰錄復辟錄于  
商二公傳吾學編憲章錄王弇州別集諸書一  
一考究必詳必確而後屬管今其行事具在言  
言實錄也勝是附春秋傳信之義然不免當年  
之疑何哉蓋當其時遼獄壻間內外迷江而先  
生以有撥獨後其衝百責似萃最難者其持危  
定傾之巨畧最著者其陰翊默護之隱衷巨畧  
人共見而隱衷人所難窺也故君守建儲付  
姚承庵文集卷之七

王兵執發縱是懸賞格折虜謀而喜寧橋也先  
遁就居中而寄書是此其功昭日月疇不指為  
先生明代然念迎駕而孰知夫不急於迎  
駕者乃所以善迎駕也念念朝南宮而  
孰知夫不面謁朝南宮者乃所以善安南  
宮也念念計安太子而孰知夫不豫爭易  
太子者乃所以善護太子也觀其抑黃紘之  
所解阮洪之獄何嘗一息不為太子計而要

典有辭君鑑有獻惓惓以敦孝友任舊德為言  
蓋挽回格心之妙術也昔伏梁公潛授五龍夾  
日以飛龍建公調和南宮千古侈為元勳若先  
生所處則一公難易何如哉乃有謂上皇返  
駕時上皇嘗遂建議迎禮宜厚景皇當遜  
位應將而後受命禮部欲以聞先生志甚治其  
罪此其說誤甚遂榮果有是議正合先生請居  
南內不便之言當急贊成之而肯加惠且治其  
罪耶又有謂景皇得黃紘易儲疏覆奏署名  
姚承庵文集卷之二

吏部王直有難色先生執筆作半跪強之其說  
尤可痛恨茲議發禮部各官議不屬先生何從  
執筆如來執筆正合先生無易樹子之言方急  
為匡止豈有人廷廣衆中首輔肯作半跪折節  
於空寧耶又有謂景泰間遣徐有貞治集秋決  
河有貞徐上帶東獻先生曰報王帶至矣夫  
先生以景泰二年進秩少保已一品緩王而有  
貞治河在四年乃以上帶為豫報有是事耶此  
皆出於陳建通紀所載建以粵人著通紀在嘉

靖間其地與時相去亦遠奚至生端誣穢養心  
乃爾無亦徐石輩嘆衆彈劾時枉辭羅織以盡  
衆吻建遂襲爲吠聲之譁以譏成爲以譏成疑  
即上弁州爲當世人倫之鑑其口先生功大過  
小宜蓋似得其槩亦未知先生之過過於慎者  
也觀過正可以知仁也今牧合百年文獻盡爲  
割晰其易名特祠之典當與于忠肅公譙相儼  
美夫復何疑夫復何疑且以俟史局名公秉春  
秋之筆者有林焉

吳鳳麓墓表

廿二

吳公諱維魁字元甫號鳳麓余同年丈也仕至  
辰州太守其家世履歷載在臧顧諸朱海瀛行  
狀誌銘中其詳余何復舉今所舉者其行之表  
本足稱於世者蓋表者表也非誇也諛也誇且  
諛則非其人矣而又何表焉余來三十時未嘗  
識丈識丈尊人猶山翁於廬次中益余父業廩  
於山翁嘗往來其間行相契話相投也余見其  
貌蒼然其語確然渾渾乎一古竹君子也後三

四載余始附年丈榜因會同年日余漫爲言曰  
余輩今幸叨一第當共勉爲好人年丈首肯之  
及入國學者一上公車者再余俱與同行行必  
俱委任余略無他腸余識其爲誠實人也及丈  
發第余尚留其邸中見其所行事大都渾厚有  
餘而世情宦態之矯且詐毫不知也余聞游其  
所治德興績溪二邑備極款厚而莫知所報且  
匪獨余也凡昆弟友朋以至姻戚荷識一面者  
皆往焉往往必受其惠患且渥而受其渥惠者且  
疑云云又其卷之七

廿三

思以計取之而官幾敗及漕運理刑至辰州時  
更有欺之者大肆其貪於外而若爲官貪者而  
官竟以敗而丈初莫之校也余因間問之曰丈  
以余所言所行爲是耶否耶曰是也又問曰余  
不直而人或誇余丈信耶否耶丈不答又問曰  
是則然矣而丈或清夜以思終以弟所言所行  
爲是耶否耶則直應之曰是也乃知其中固自  
有涇渭非懵然無知者而特弗用耳余以此賢  
之故以此短之而卒也大爲欺之者竟坐以大



敗而不保其身始信丈之識量似過人一等及  
余後叨一官於江粵間自以為頗精明勝於丈  
而官亦以敗以是知成敗者天也而其識其量  
之足以有容者豈余之所能及哉因思歸來與  
丈為杖履之游領有容之教而丈已溘然逝矣  
余將安歸耶余將安歸耶思之每潸然淚下因  
交其弟鳳中鳳早之行猶兄也交其子玄若玄  
若之行猶父也乃知其一脉相傳自祖父來真  
有不可窺矣者而今其後且其英方興而未艾  
姚承春文集卷之七

古

也此雖事止一端而實可慨丈之生平必非行  
狀誌銘之所及也特表而出之以風世

周詠齋墓誌銘

公姓周諱任字廷重號詠齋其先世自撫州避  
難南遷居焉始事者貴萱公也數傳而生贈  
奉直大夫娶劉氏公則繼娶揭氏出也生而聰穎  
幼而岐嶷依弟有大都與人贈若已知其非老  
於田舍翁者何從先業力耕縣西十里坎墾數  
畝以養父母其後娶夫事也安能鬱鬱久居此耶

棄去就經業受業於劉君念初念初即以高弟  
目之年十九邑試冠諸士補弟子貢試課居首  
一時相與者若節推李君春華令尹謝君九經  
皆其淵源無不延頸未二年輒拔雋是年不  
幸大皇父皇父相繼捐館舍公號痛不已幾不  
欲生其所殯殮皆出自公又常以私積推為公  
物贈君疾篤時因扶卧起書一紙曰祖公祖母  
汝父汝母繼成而亡凡所殯殮皆汝出而又以  
所私私推與兄弟無難色願汝後人奕世無替  
姚承春文集卷之七

世

此皆真情之所發也即吉游於肝肝中士夫咸  
推公為先茅北入太學國子先生待以國士  
師名友若通政李徵川給事維子仁大理趙拱  
樞皆與公相與及趙君度繼君遵趙君潔軒皆  
與公相與及趙君度繼君遵趙君潔軒皆  
除授與公部西令到任即大星懸惡屏奸奸胥  
悉除以還進德是則身為借經遇水汾則身  
為開導除猛虎而陰神為之助力革鬼巫而奸  
邪之害息寄賦役特清六百之丘畝運皇木

悉免七縣之疲役種種善政不可殫述撫歷  
歷楚薦考最到京贈君得褒封文林郎丙戌夏  
陞雲南陸涼知州公去鄖西之日軍民莫不流  
涕或公祠或專祠思慕不已至陸涼值外寇入  
中原諸邑莫捍禦公獨信無虞辭府臺衛兵之  
請此一舉也全三百之軀命見先知之明哲三  
年間夷方化為美俗寇虜悉為良民唯稟性至  
剛獨任為民之心不工趨上之巧故或忤上意  
遂解組以歸其民情之愛戴猶夫鄖西也而宜

姚永菴文集卷之七

共

囊蕭條至不能支日食及歸仍守先人業而究  
心於書史淡酒以酌親朋騷詩以怡昕夕暇則  
荷鋤鋤蔬以自樂自號樊陶居士逾二年  
聖天子甲其舊政命禮部賞銀八兩以獎之茲  
可以徵其實政已居家常以勤儉為主稍有餘  
資即以其十濟貧乏族中從役自遊泮以來皆  
以勤儉或有外侮略不與較故特重於鄉評如  
此侯李侯莊侯皆致之賓筵故在任日亦勉致  
荒田也貧居二十餘年略不見有可憐之

色所謂行必顧影寢不愧衾者其人哉其人哉  
甲寅春翁吟咏後情神飄忽以成疾其子道隆  
等日夜侍拭淚不能言公正色責曰余年已及  
耄何憂乎遂臨終而逝於是四境之內聞者莫不  
哀慕吁嗟乎公何以得此於世哉母亦清白冲

姚永菴文集卷之七

北

夷之風足以動之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年七月  
二十五日亥時卒於萬曆甲寅年四月初十日  
午時享年七十有五配孺人劉氏繼配馬氏宋  
氏生子四道隆道中道東道達孫二應遷應泰  
女三上葬于縣北五里清水塘子山午向伏虎  
形王字穴仍立二穴為馬宋兩孺人計  
銘曰夷曠哉若翁學為張茂弘仕為陶靖節始  
終為耕鑿之民生死為吟嘯之客東門二里之  
墟是其故廬縣北五里之陽是其返宅怡怡然

萬物同春悠悠哉入荒壽域

程覺我祖母朱太孺人行狀

余父程覺我夢陽君有年矣其家世履歷知之甚詳先是乃祖梅軒公作後十有六載爲萬曆辛亥其祖母朱太孺人卒遵遺命二版並停中堂俟歲吉合葬於三塘山之遺兆今秋季九日夢陽等將扶而安厝乃抱狀略求狀於余余惟悔軒公之作也許文穆公備載其生平狀其事甚確而著然朱太孺人爲未亡人其中壺之

地承卷文集卷之七

又

儀刑猶未能悉也茲狀朱太孺人宜丐其人之貞且顯者可表章其盛德也而何及於余豈以余若五經凡易之家人利女貞書之聲降刑于詩之思齊爾微禮之內則婦儀春秋紀姬穆姜之勸勉之書昭而可以掄揚其萬一故姑掇拾其略以復也太孺人出陽湖朱世家賦性溫閑貞靜不樂富貴年十七歸梅軒公事舅姑惟恪事夫子惟順少即總攝家政每事必躬親而惠不遺於下賤間以內井井有條間以外毫不敢

預大要尚恬澹黜靡麗崇儉約汰冗溢無非無

儀識者已知其非庸庸婦也一日梅軒公謂太孺人曰大丈夫當志四方株守不失故業安能度楚尋常余習舉子業有年乃數奇勿售虛糜何爲持哉不可失矧父命從業計將安出太孺人卽勸遵父命爲是且也吾兒爵弱冠有室可從遊遊買日縱不爲名儒而擁素封以擅鄉里亦可稱爲孝子於是脫簪珥解絳袂以佐買資嗚呼家處卽十年歸弗計也於是梅軒公攜少

地承卷文集卷之二

七

軒公爵遊吳越間懷要以居因物力耐時宜徵貴徵賤等前離離子母定計畫八年於外始歸而其業隆隆然起矣於是富爲仁懷悅施予值歲饑出粟糗聚以食里人議賑則出粟千石以起溝壑病不能甦者予藥若卜劑寔不能數者予棧若干具暴不能痊者予地若干畝以二伯金助學宮之費以五伯金新黃坑之宇豪舉達施固梅軒公之盛德哉亦其內助者賢也然猶謂已僅舉子一人爵而生育未蕃乃爲公納

諸膝爲羣息計納張氏舉光敬納項氏舉光裕  
納謝氏舉光祚生各異乳撫若同胞每見羣兒  
嬉戲則津津然喜非其德能有容而若螽斯羽  
者安能有此哉又常寢息夢抱緋衣兒出險巖  
步東嶺而繼起者無算謂是夢有靈吾後必有  
昌者歲乙亥妾媳陳氏舉一孫暗與夢合謂是  
兒與祖父六十同庚且狀雄偉稱亢宗者必是  
兒宜善保護會嫡氏如欲棄之太孺人夜分  
寢寐矣夢如前所抱者有神呼救者三忽驚覺

姚永春文集卷之七

三

起視之卽抱匿寄育於其侄朱石潭家後長  
習詩補弟子員尋由太學例授中書卽今夢賜  
者是也今夢賜年四十生六子且得一孫矣緋  
衣繼起之算知有幾哉是太孺人生平所最奇  
者此一事也此豈可以無傳哉其享有多福多  
壽也其戰時年九上有國怡養天私形健神王  
無恙也繼其子少軒公爵疾日強起往視之  
猶見生送我乃少軒公爵疾不起夢賜等匿不  
言月餘人謂人忍心悖謂必其子之凶兆也

強起視之而夢賜等始以實告乃呼天大慟幾  
絕復甦謂胡不死我百歲之母而死七十餘歲  
之兒謂胡不祐吾年之兒而徒留皓首哭兒之  
母也於是抱恙沉沉相繼而辭世時在六月二  
十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歿萬  
曆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有四舉長子  
先光祚少軒公爵次光敬授光祚丞次光裕例  
授理問次光祚太學生女二孫男十二夢慎文  
華殿中書夢鯉鴻臚寺序班夢賜文華殿中書

姚永春文集卷之七

北

夢熊文華殿中書夢龍夢蛟夢周繼祖俱太學  
生繼祥繼祜繼○伯喜曾孫七人明宗明佐俱  
太學生明質明儒明卿明奎明輔孫安八人玄  
孫一元麟夫太孺人一人耳而生息蕃盛若斯  
皆起於一念之不如來是歷歷其可狀者  
遼史氏曰嬾人之性多私驅誰宜壯顏以佐賈  
遊嬾人之性多吝誰宜置勝以佐生有石天啟其靈  
之性多妬忌誰宜置勝以佐生有石天啟其靈  
靈啟其夢救夜半欲棄之孫以應衣繼起之

此所謂開祚胤以昌厥後者視彼妬婦乏嗣待  
人之繼者天壤哉而縣絲瓜廐之祥其可以無  
述也乎哉

徐觀瀾像贊

操修嚴以潔性情常逸以舒唯好學而不厭  
故爲善而得師古貌人間有古心世所希尤矣  
明經碩彥卓哉篤行真儒

來恩遺草目錄

卷之八

代人題楊某總兵遼東卷

題百齡義淑坊

壽閔母沈太夫人八十

贈別汪笏山

曹瀛海傳

書東洋茶竹軒

又

姚文卷文集八目錄

記曹洛泉仁人之言

新興新雨文

重勝上金教寺記

題洞天寶錄

書幻緣冊

來恩遺草卷之八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代人題楊某總兵遼東卷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嗟乎將與  
相天下所繫命均也安危可偏重乎哉獨世無  
直將相當事任無可繫天下命耳吾聞今楊公  
守備某地時有斷事者眷屬道為敵所虜公聞  
往追之遇敵大戰會馬傷足被虜中刀面鼻俱  
姚文卷文集卷之八 乙

裂公躍騎左右馬帶血奮擊竟奪回斷事者家  
屬嗟乎何勇哉即古稱良將過哉將固不獨  
以勇著而奮勇者能致身非吾所謂真將哉吾  
嘗思得若將未見其人聞得若人又未識其面  
其人者余戚也昔嘗館公家茲會晤京師能道  
其事一一符所聞且曰公所著獨此也乎哉自  
守備後嘗察將寧陽矣又副總建昌矣又正總  
保定遷鎮昌平矣其所調度軍實修葺城堡威  
撫士卒視守備時有加焉而一念忠赤可對天

日嘗曰吾世受國恩有可報効朝廷捐糜弗恤也以此盟心而忠義所奮獨前此區區之勇也已哉古云文臣不愛銀武臣不愛死天下太平矣楊公其人也今天下方又安而兵實卑弱北虜猖狂有邀請無厭之心東南且傳海警似不為無事之日倘在邊諸臣皆楊公其人獨何患南北哉楊公今往遼遼故沿海連山號為難守地且聞今隸遼者皆中制悉倍軍輸輸內任事臣而執節使者時一巡遼徵供億乘傳費不貲姚承卷文集卷之八

業已豫支來二歲租輸軍士矣乃上下相蒙不敢言聞今楊公承若任印慮及此思所為善後計則其所料理望過前任事者遠矣遼今有長城哉匪獨遼他鎮將聞楊公計皆慮在國不在家內任事臣亦聞楊公計亦屏心為國不及家天下太平不指日可望哉斯實天下安危所繫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楊公不庶幾其人楊公祖某當某時正總遼東伯父某當某時正總遼東叔父某亦副總遼陽遼固公家所

舊諫進也將士見公至當若迎其祖父母者然其所料理摩畫於遼不益相便利也乎哉公嗣伯父某後孝行溢在人吻仲弟某今遊擊密雲季弟某今縣將寧陽一門孝友世篤忠貞真所謂明世虎臣哉某荷公雅眷於其行持卷求所以紀公行策公勲者予不敏為道其蹟閱蓋如此云

### 題百齡義淑坊

萬曆己丑余倦游至歙憩南山觀著四書疑問姚承卷文集卷之八

自是若干年著五經疑問快我生平而不忘著作所自之地今遊齊雲過此畱心注目一一如故無改而水口與新建有棹楔題曰百齡義淑則愕然視默然思者久之蓋百齡有矣而義而淑則何以解蓋義屬丈夫淑屬女子此庶而屬于百齡之下有足以風世者因停車問舊識汪笏山笏山乃始終為余言此表鄭夢圃之母吳太孺人者也我欲戊申罹水患歲不登郡伯下令勸富民倡義助賑未有應者時夢圃以賈游

遠方吳太孺人聞此令卽解囊中裝得千金命  
學園首應令以爲倡而富民爭趨赴焉且不獨  
此也嘗建宗祠以聯族屬矣嘗構屋以居族之  
被災者矣飲膳收歛存逝俾族得所又嘗作蔭  
亭以憩暑雨之畔且行者矣又嘗鑿通衢以便  
陟降于山徑間者矣種種義行不可殫述而拙  
由性靈之淑慎者出蓋太孺人雖生長溪南華  
胄而敬慎慈和實自天植自少歸鄭圃公尚德  
不尚歸凡可佐益家業者不難毀奩具以爲資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四

而事姑許太君躬修膳具三舉子女自爲乳哺  
處妯娌無間言卽下御臧獲亦令各適而門以  
內井井治辦園公可無內顧憂且訓誨二子使  
皆成立相代出賈荆岳間如在家庭怡怡無毫  
髮猜忌下且間是皆出太孺人之所身教者其  
義方止足爲訓矣其義其淑蓋若此族令君因  
題以表非虛語也余聞若言因憶丈夫有鬚眉  
者多齷齪計生殖不顧宗族之饑寒誰肯首倡  
義以應勸賑之令若吳太孺人者義方訓其子

原缺第六葉 原缺第五葉

吾人子知親之年常加諸念日日滌髓日日省  
侍即日日竭池之會也斯太夫人之享榮莫大  
于斯益匪直宜歲一稱觴而已者

贈別汪笏山

余丁亥歲入歙住巖鎮之南山觀鎮居汪見琴  
行術我湖過視余伊侄笏山亦視余時笏山精  
舉子業出文相示爲榮尊公作懷苓傳後已升  
歲復至此鎮住南山觀幾三月著四書疑問笏  
山朝夕顧我參酌議論因交潘子木方元素余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七

念橋父子若干人歸竟二十餘年余宦余旋笏  
山不知余大兒倪倬笏山知之而不能達蓋徒  
然兩相念耳今年余忽起齊雲之興至績問笏  
山于潘景升謂其人無恙也而貧至歛抵溪南  
又問笏山而人言不一余驚呀惻惻者久之至  
嚴陵居停于本則笏山急趨以至果無恙也相  
對語問如往昔莫勝喜甚而又莫勝感愴蓋喜  
則喜其得一相見愴則愴其猶然一貧儒也于  
是潘元來曰作矣其子有一能進者又作矣而



猶有一子在貧問念橋曰作矣而其子常吉在  
今講道于四方四方甚重之是即當日所從笏  
山遊者笏山今有子尚稚余宜笏山不來不及  
助今歸矣無可助小豚雖出仕而正砥名行又  
不可教爲助柰若何柰若何則唯托常吉勸其  
鍾之高弟還贍其鎮之貧師又勸其鎮之交游  
還贍其鎮之貧友蓋笏山雅好修無毫髮苟且  
依阿以是見重于同里必有能助贍者余蓋深  
憐其貧故爲若言耳今余行矣特留所著四書  
施之若又集卷之八

曹溪海

性茂游鄉遊巖嶺南山觀著四書疑問朝夕汪  
汪論古今及此鎮之雅好修者曰某也

偶憶某也敦靜而篤學積行可望卽發者則曹  
姓名流宇在中者其人也其子棟見從我游因  
指觀之余識諸心而未及而在中蓋當日彼此  
俱方志業不暇爲交識計耳今年余歸齊雲  
見笏山君憐其貧如故因一一詢諸好客及在  
中君曰其人已逝矣其人歷七試幾入教者三  
而不偶因念發入貲爲提舉業已到京就選矣  
聞其長子病促歸歸復往卒殞于都門蓋一生  
發憤而費志以沒莫有如若人之可憐也余爲  
姓承林又集卷之八

九

惜者久之而其子棟因少時之識余也纍然偕  
其弟機泣抱其父之行實乞余一言余不識在  
中識其子而且憐篤學積行如若人未或享于  
其身也因緝觀其行實知其所自來矣其父前  
峰君敦朴無偽勤儉起家初娶朱又娶鄭生君  
復納馬生澤延師督課加嚴以是君承父訓鑽  
研問學自少壯不倦卽不過于場屋而未嘗  
忘其父之教是其所自負也若其侍前峰君之  
疾且亟也朝夕醫藥盡瘁而及其父之沒也哭

泣之哀至幾矣明焉又因父殞之遇雪也虔誠  
露禱至忽而開霽以終殯事其孝之格天有若  
此者若親庶弟如同母出家庭悉從父命父命  
曲爲汝而澤共開當償汝租澤亦當供朱孺人  
而汝獨養宜償汝費俱却不愛曰兄弟一氣也  
子母一脈也而租于何有費于何有此豈世間  
兄弟之所有哉是其所自直也若其心事開爽  
無偽城言論誠實無表裏持家而恩義之兼至  
致族睦隣而內外無間言則又其自信自持以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十

終其身者以是方張二邑侯採錄良善以表鄉  
閭君不靳舉而首舉焉此其人可知矣而獨憐  
若此之自負若此之自立若此之自信自持不  
復一登賢書且不與其小就是或大道之無知  
耳然大道不與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今二子  
然在苦塊中知述父行以求彰美余熟視之  
不減于其父是真可與進者教之發發以竟  
其未盡之志以暢先人未酬之志在中號瀛

海作曹源海傳

書東洋茶竹軒

余先人上築上金山之原時加展視及宦游粵  
江幾十載歸來茫然一視卽去乃今九九偶憩  
上金閑步斯丘望菴室幽致躡磴而上見茶竹  
香浮砌築禪居超然塵境之外自成一景足舒  
心目豈必天台武夷然後稱絕勝哉坐定似不  
能去因憶嘗得夢中語有露泡花陰重林深夜  
氣清句斯菴足符吾夢矣欲題此爲露林斗室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十一

未識可否時萬曆己酉九月承菴牧書于茶竹  
軒中

又

九日過此訪海東洋禪師不遇而反十三日復  
來東洋尚未回然茶竹瀟灑之趣固宛如昨也  
復坐溪園不能去乃東洋忽步而來是僧待客  
耶亦客待僧耶僧非無髮之客客亦有髮之僧  
耶來年余將築室於先人墓側時可杖履來當  
不復兩相待矣東洋故武康人築居於此不七

八年已能招隱淨心之友更益久之景境當更  
舒豁恐好事者結社相依不止不肖一人而已  
也

記曹浴泉仁人之言

此記語多不文然於世道蓋不虛也讀者當無忽諸

曹浴泉名曾烏程廩生也歲癸亥御史龐惺菴  
公巡浙畢至湖造冊將行曾當其謁廟後與衆  
入揖畢乃揖諸生上稟云三事諸生請問老大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上

人時應公在上行下說問我何事曾云自老大  
人下車欲均徭在田上起此法甚好却如何中  
止了龐公答云我何於廳下讀書時思十年門  
戶編在一年當至壞人家產不若將十年門戶  
分派於十年可以寬省民力我方到浙欲行此  
法索行之司道司道回說縉紳皆以爲不便以  
是中止曾應云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  
今日難得老人在上且自古聖君賢相只說  
得個懷保小民龐公首肯久之重言縉紳以爲

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於是斷然舉行題請寬數  
月交代詳議此法停妥行之由是各省皆舉是  
法行之至今天下人皆以爲便人知是法之便  
天下而不知其行於龐公者決於曾之數言也  
曾之數言亦出於一時之應對而不知其貽利  
於無窮若此也真仁人之言哉歲庚辰渠偶遇  
余於塗間問余幾子余應曰五子渠曰有丈夫  
子五人可喜也余曰先生今無子必然有子時  
渠年六十餘矣問曰如何可以生子余曰先生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上

有仁人之言渠曰未嘗有之余曰汝忘對龐代  
巡公數語乎渠曰如何余歷歷舉其語語之渠  
曰誠有之曷爲仁人之言余曰先生數言而龐  
公斷然必行是法是法遍利天下仁人之言孰  
大於是先生行必有子矣別後渠出貢選崇安  
孫訓導監生二十俱育今俱成人有孫此非仁  
人之言有感於天哉余喜龐公是法利天下後  
世無窮而實曹公之數語有以從史之也因謾  
爲之筆記云

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此語極新發明  
快隨繼之曰今日難得老大人上見此法之  
行非公孰爲之主持孰爲之裁定又繼之曰且  
自古聖君賢相只說得個懷保小民此小民二  
字正應前小民二字而聖君賢相之懷保分明  
期之爲賢相上輔聖君此語何等宜宅何等鼓  
舞而能令聽之者之不動心哉余嘗謂此五語  
卽維之古善辭令中當爲必錄無疑者真仁人  
之言哉真仁人之言哉

姚承春文集卷之八

十四

新興所雨文

維邦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而食之足在雨暘  
之時若往歲苦水旱下民流離卽今雨暘時若  
猶懼莫克拯救乃值茲種插時恒暘月餘野無  
青草僅存子遺將令無復噍類耶某奉命無狀  
應致殃罰而國命民瘼其曷以堪神食民力責  
同守臣敢秉精虔率僚屬以下民之祈祈神祈  
神以守臣之祈祈之上帝大沛甘澤甦茲困窮  
某所夕莫勝注望之至惟神鑒聽之毋忽

重刊上金教寺記

城南十八里曰金卷山唐元和間建上金寺其  
中至今蓋千餘年所矣鐘門殷殷號稱名利迨  
嘉靖十七年有將此寺獻之顯貴者顯貴者利  
可爲穴不加察輒併其業收之而僧悉散去千  
年故宮一朝化爲瓦礫可悼也維時僧方往方  
松大故業尚度弟子廣鎮樓菰城之左墟去故  
寺二里許廣鎮日夜痛心臥薪圖再創度故基  
不可復得矣相祝玄龍山一脉蜿蜒從金蓋山  
姚承春文集卷之八

五

其地氣鬱茂不減於故基也乃積慮多年市得  
此山於今萬曆十一年斬榛蕪庀材石期必新  
創十方普信士女誠慕之輻輳捐助建正殿天  
王殿凡若干楹併新廟貌不數年而成殿前鑿  
池駕梁其上冠以門後傍立僧舍數十間周緣  
以垣內樹松栢千餘章前朝後障左紫右抱譙  
者爲今所創過故寺址遠甚且此一金蓋也故  
寺山居下方今創山居上方則上金寺之建當  
居此地無疑者豈其先命名時豫知此當一劫

而世所歎寺落十餘年未有記會余瑩先贈君  
太極人此山之原往來寺中久知其廢興故頗  
悉其記之且有樂於中間古賢達有舍已宅為  
寺者其收寺址併其業令改厥何心也然不有  
已而弟子若干人視見其拈据辛瘠者當思為  
慎守併示後來延萬年香火與天無極毋謂此  
業已定足恃無虞自召外侮哉是又余作記之  
至祝也

姚承慶文集卷之八

題洞天寶錄

其

嘗聞此能召僊僊有題味矣然未見有刻也一  
日黎生持一帳過予舍繙閱之皆召僊之詩據  
傳聞何僊姑僊矣李太白謫僊矣而昭烈雲長  
武穆則止氣不啻者明皇太真則嬪佚不類者  
建若上官昭若近若于麟方城鳳洲又近若青  
龍天磯華則皆古不若者而此有題味豈此  
諸氏皆僊稱人乎諸人間世皆與正氣可並傳  
不朽者耶且何僊姑僊矣味及官怨豈即入僊

境尚識凡情味亦無妨於至理耶總之天地浩  
大古今浮屠無別邪正無間僊凡無物無之無  
即無不應是或一說也矧凡耶其叩有誠否其  
應有真託無所可信而無所不可信耶吾但就  
僊僊僊就詩稱詩則在在皆洞天皆寶錄則亦  
游息中助味之一快耳因書之來恩軒爰復黎  
生

書幻緣冊

嘗觀釋氏書形交氣接總謂之緣物生有無要  
姚承慶文集卷之八

七

歸之幻蓋幻不離緣而緣之無着皆幻也其說  
豈不近理顧釋氏亦人也生父母事師法食粟  
菽衣布居室廬其慈戀與世俗同何得離而  
幻之曰此有生之緣釋氏之所不能離而釋氏  
之所說以為幻者則其心之無所着也五蘊六  
根五情皆空也世海濶會何疑住一想念不釋  
即命因緣一動觸不忘即命塵緣一膠惑不解  
即命緣緣是安常有於習中哉而思議畢礙皆  
足為心累釋氏安得不以幻視之獨其所謂

生事衣食居處爲人物之所以生生者則雖釋  
迦如來亦不待奉而歸之無有也然則學釋  
氏者明心見性吾所云因緣塵緣業緣者幻  
之可也而吾所云而生事舍而衣食居處而曰  
吾身之所不皆緣也皆幻也吾身與天地萬物  
之生皆幻也皆緣之不可有者也則人類幾於  
無而爾教之所設安所寄哉鴻禧釋其號幻緣  
之書曉文義余喜其心之不着於俗緣而或  
能其信於師說併其所不可離者而盡幻之也  
龍承章文集卷之八

六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九

論酒池肉林

夏紀

論身爲犧牲

論獻美人求釋西伯

以上商紀

論秦伯虞仲如荆蠻

論豫讓以死報知伯

論王孫賈之母

論樂毅不許趙伐燕

姚氏

卷之九

論白起坑趙卒

以上周紀

論築長城銷兵焚書

秦紀

論項羽掘始皇塚

論秦良燒絕棧道

論項羽不殺太公歸呂后

論陳平不肯魏無知

論叔孫通進取守成

論呂后殺韓信

論呂后殺趙王如意

論周勃左祖

論鼂錯之父先讞

論上武賜爵左庶長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論漢世得人爲盛

論山呼萬歲者三

論霍光廢昌邑王

論蒼鷹乳虎諸伯

論孔光長厚

姚氏

卷之九

論劉向優游亂世

論梅福逢萌

論光武不亞於高祖

論光武自征潁川

論公孫述行刺之報

論竇融并蓋述所可及

論光武自臨同體

論明帝崇尚儒學

論著禮雜識記

論封梁竦三子爲侯

論鄧后終移惟寵

論陳寔至荀淑家

論宣定政論

論黨錮引閹宦子弟

論蘇軾爲曹操計

論荀淑八龍

論孔明有子有孫以上漢紀

論司馬之後骨肉相殘

姚叔文集九目錄

論平蘇峻之功

論陶侃

論老易並談之非

論王導成王敦之惡

論庾翼識殷浩不識桓溫以上晉紀

論文中子獻策

論裴矩導煬帝之侈

論楊廣爲唐毆民以上南北朝

論太宗所行多戾

論忠良一道

論吞蝗

論納巢刺王妃

論以武氏爲才人

論太宗不善教子至於並廢

論封比干墓

論立楊氏子繼元吉後

論李勣亡國賊

論敬業攸緒之不受變

姚叔文集九目錄

論試理人策

論太公廟十哲

論張九齡不諫止黽宴

論李勣李林甫禍國如出一口

論肅宗之

論周中六矢不動

論張良姊

論賜七寶鞍

論李泌對廣平王



論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論任元載誅魚朝恩

論曹王阜誅笏屠魚

論李懷光二子

論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論德宗意忌疑下

論復趙光奇家

論李鄴侯諫廢太子

論鄭綱請片紙書定儲位

論憲宗覽國計簿

論憲宗不辨直佞

論憲宗論治道於延英

論柳宗元入叔文之黨

論憲宗唯斷成功

論李光進格還母命

姚氏

卷之九 目錄

五

論裴度上憂勤機略

論李德裕恨李宗閔議切其父

論李德裕修私怨

論宣宗罷李德裕

論書貞觀政要於屏風以上唐紀

論朱足微婦入侍

論馮道謹守成規以上五代

姚氏卷之九 目錄

六



來思堂草卷之六

承恩就舜牧著

男祥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經要領小論

論酒池肉林

史氏之言大抵聚點太過桀無道寵幸妹喜作  
宮室臺榭為憂瑤之飾有之若謂肉如山脯如  
林至云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有是  
理乎以此示後將使後代保修之君尚謂已之  
姚承卷又集卷之九

論身為犧牲

湯以身禱有之若剪髮斷爪身嬰白茅恐無此  
理

論獻美人求釋西伯

西伯昌之臣散宜生闕天求有莘氏之美女及  
珍寶因嬖臣費仲以獻紂求釋其囚恐無此理  
西伯既出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應有此  
事

論秦伯虞仲如荆蠻

昌生有聖瑞有之古公恐無欲立季歷以傳昌  
之意也若說秦伯虞仲知此意逃之荆蠻以讓  
季歷則尤非矣孔子嘗有斷曰秦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未聞其讓於家也

論豫讓以死報智伯

據讓所為所言出自一時之感奮足稱義士然  
未便可許以大學之道大學之道無所為而為  
國士之報似猶有所為也且讓何不以死爭智  
姚承卷又集卷之九

論王孫賈之母

賢哉賈母此訓子數言可振綱常於萬世矣齊  
廷豈無士何智識俱出此婦人下也吾於此得  
二人焉如知中節和蠅婦人可得賈母

論樂毅不許趙伐燕

觀樂毅此言令人毛髮俱豎心膽傾倒戰國時  
乃有此等義士孔明自比管樂有以哉然樂毅  
此言較更嚴於管仲

論白起坑趙卒

白起坑趙卒不過盡其衆置之必死之地耳何  
數計四十萬更無奇矣又數計遺其小者止二  
百四十人不足之明顯耶作史者大抵妄為  
多然不能述有識者之勘破特發一笑也且戰  
國時大都虛張軍勢號幾十萬耳殊不可盡信  
也

論秦長城銷兵焚書

秦之烈其毒民不可勝言既吞併天下乃築  
長城以限外夷銷兵器以制強倂焚詩書以愚

三

黔首自以為可帝上萬世矣乃一夫倡難天下  
響應而受禍慘然且烈唐人嘗有味曰誰知  
斬木爲竿起是長城也人又曰如何也二金  
人外猶有人也錢和銘又曰坑灰和土山來  
劉項原和和詩書則始皇之所為日夜計慮以  
昭利其後者安在哉此有天下者唯培植仁義  
以維持而固國智術之籠絡皆不足數也後世  
之君能取三詩以諷味自知所為綿延萬世之

長計矣

論項羽掘始皇塚

就項羽言不應有若此之為就秦皇言則應有  
若此之報

論張良燒絕棧道

張良心固為韓然當在漢時實忠於漢觀前  
項伯入見漢王及謝羽鴻門其忠自見不得於  
歸韓之日說燒絕棧道謂其意自在韓而不在  
漢也

論項羽不殺太公歸呂后

四

項羽殘忍坑毒不可言然置高祖而不烹太公  
剖鴻溝而併歸呂后斯亦有丈夫氣哉讀史者  
未可何棄不錄也

論陳平不背魏無知

有陳平說及魏無知始終只是任智視張子房  
會館一語其氣象自較矣

論叔孫通進取守成

叔孫通成非三事叔孫通云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亦就俗儒論耳伊尹太公豈其不能進取哉若采古禮與秦儀雜就朝儀謂興禮樂守成恐真偽作川不若是也

論呂后殺韓信

高帝本常忘韓信也呂后心知之淮陰侯弟舍人上變亦揣知上意爲之耳然呂氏竟斬信夷信族豈高帝先有祕旨密授呂后耶不然不特無國法且無家法矣

論呂后殺如意

龍承卷文集卷之九

五

呂后殺趙王如意惠帝竟至于絕嗣斯真天道哉

論周勃左袒

當時諸呂用事軍中多有與交通者而其心實未忘劉氏也太尉此言蓋明聞之左袒使人心安而大事舉耳不然豈勃至此猶懷兩岐之意哉

論趙錯之父先識

趙錯之父嚴延年之母皆見子刻殘而致規可

謂並有先識矣而其子不從竟皆取禍是可嘆也

論卜式賜爵左庶長

正人君子嘗思轉移君心歸之大道若奸邪輩則窺上意指思中其欲以邀寵幸矣然竟爲世所勦破唾罵於萬代嗟乎獨奈何其好官自我爲也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武帝之欲去汲黯豈自今日哉唯好名之心尚在故遲至此耳然朝廷曷可少是人耶史謂黯去則漢朝無人信哉言也

六

論漢世得人爲盛

漢世得人誠盛矣然董仲舒汲黯蘇武可與公孫弘卜式放鑾一律論乎是其人不可不辨者儒雅質直受遺可與滑稽運籌定令同日語乎是其事不可不辨者此皆讀史者所宜知也

論山呼萬歲者三

宰臣勢要尚有作籬犬吠天子行幸寧無萬歲

山呼獨奈何世相沿襲不知改也

論霍光廢昌邑王

凡事當慎重於始况帝王大統可輕授匪人乎霍光不學無術無責矣田延年選賢而立一語何不發之未迎昌邑之日也

論蒼鷹乳虎屠伯

蒼鷹乳虎業已駭聞而又有號稱屠伯者痛哉民其可屠乎好生欽恤人有是心何甘爲鷹爲虎而又忍爲屠之一至此也

苑承菴文集卷之九

七

論孔光長厚

世稱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藁以爲彰主之過薦舉惟恐人知或問溫室中樹何木光默不應以爲長厚不知史稱上有所問不希肯苟合如不從不敢強爭之爲真鄙夫也

論劉向優游亂世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劉向宗臣也當此之時顯訟譏刺似矣乃居列大夫官三十年不去何爲哉必若庸原懷憤投沙較爲過激

但如向優游亂世曰德性有孚周身無悶吾不敢信以爲是也

論梅福逢萌

斯時也不幸有張禹孔光之諂諛尚幸有梅福逢萌之高潔

論光武不亞於高祖

史稱漢高祖性明達知人善任使卒成帝業今觀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且因鄧禹之言川越恂守河內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其苑承菴文集卷之九

八

論光武自征潁州

光武前年自將擊隗囂矣郭憲拔刀斷髡苦諫而不聽及潁川諸盜並起當川爲悔矣却又自征潁川今又自將征高峻寇恂卽以潁川至戒諫而不聽何其好逞之若是哉雖云動而有獲然恐非帝王我徂求定之盛舉也其何責乎唐

宗

論公孫述行刺之報

公孫述刺來欲刺岑彭終死于刺史載洞胸而死蓋痛惡而極狀之辭也

論竇融非黨述所可及

竇融入朝以為冀州牧及圖像雲臺乃見融之高識非黨述二人所可及也

論光武丘隴同體

達哉光武豈後世昏庸所可及哉讀史者得丘隴同體一語則百爾所為必與士庶同體而世

姚承卷文集卷之九

元

路清夷矣彼乘勢凌越若始皇之銅鄜山者究竟何益

論明帝崇尚儒學

前書幸辟雍上自為辯說諸儒經問難於前是帝能為諸儒師也此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書及沙門以來圖其形復尊事之是又以佛為教矣乃此下又書帝崇尚儒學不識儒學可與佛教重傳中國否也

論制禮雜識記

叔孫通制禮維以秦儀固不是曹褒準舊典維以五經識記之文亦未必是蓋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然未聞識記之當於義也

論封梁竦三子為侯

不究梁貴人不得其死之故極是若封梁竦三子為侯則又竇氏故事矣東西漢俱以外戚蒙禍不知省改痛哉

論鄧后終移權寵

姚承卷文集卷之九

十

鄧后此時可稱賢后矣乃其後臨朝不肯還政杜根蠻撲成翽世抵罪至五侯自殺騰不食死權寵之移人固若此哉

論陳寔至荀淑家

陳寔至荀淑家何為者乃一子御車一子驂乘又抱一孫以往耶荀淑接見又八子共侍亦抱一孫置膝上以待耶及寔二孫問其父優劣寔竟以字呼子而謂難為兄弟耶寔淑二老人當日號稱長者其言語舉動見於往來家庭間尚

如此視其他乎無怪人朋知識互相標榜於一時而卒取黨錮之慘辱也於匪類也何誅太史公從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疑亦是標榜所積未可盡信也

論平定政論

寬嚴並濟是治理之中然時常周玩不可少操備一者定言曰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敵之理也斯為政論哉

論黨錮引閹宦子弟

姚氏卷文集卷之乙

七

當時士習何為一至於此標榜貶議令匪類莫可容於世善類其能獨存哉及罪繫獄復引閹宦子弟是亦匪類而已矣邦無道危行言孫豈當時士皆求聞耶

論蘇軾為曹操計

蘇軾謂魏武長于料敵而不長于料人與他計此一番何為者可笑

論荀淑八龍

荀淑八龍家生得若此英俊輔佐操賊耶我不

識荀攸荀彧可是德星否

論孔明有子有孫

於諸葛瞻諸葛尚冒犯鋒刃視死如歸見孔明有子有孫於北地王謹哭于先帝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見昭烈亦有孫斯皆宜配饗於昭烈君臣廟中者

論司馬之後骨肉相殘

司馬懿昭父子用盡一生奸譎竊據天位乃乘受制於賈后適見殺于賈后趙王倫篡位於前

姚氏卷文集卷之九

三

齊王冏篡位於後河間王顒成都王穎方稱兵殺冏又熾長沙王又在朝即共舉兵以反及東海王越發兵西征顒又貳於穎竟廢穎立豫章王熾終於瑯琊王睿以牛而易馬骨肉相殘從古未有孰謂無天道哉舉一懿昭論而凡圖篡暗奸之徒亦可識矣孰若忠孝節義可利我子孫世享福祿於無窮也耶

論平蘇峻之功

論平蘇峻之功宜先死節下堂桓彝次溫嶠次

鄒鑒又次陶侃是為公論但敘生者而不及其死者非矣且其敘生者又但以官爵之崇卑分先後其何以服衆心而激後世耶余因是慨西漢之功不錄紀傳於十八侯之中東漢論功但叙實績於二十八將之外是皆可發萬古之長嘆者

論陶侃

陶侃惜分陰戒陵逸綜理微密致力中原亦晉世特出之豪也唯嫌不及顧命聞蘇峻之亂不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三

即起兵以赴難是為可罪耳若誣以八翼天門之夢疑有他志則寃之甚矣

論老易並談之非

老與易豈可並談哉唯談老易無分別此之謂晉之清談也若皮裏春秋等語尤為胡說

論王敦成王敦之惡

王導倘有獨持則王敦必不敢反王敦不反則後來亦可無蘇峻之事縱敦逆叛而致乘輿之播遷朝政之移落是誰之咎哉史稱導因事就

功吾不知所因何事而所就何功也

論庾翼識殷浩不識桓溫

庾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此論極當但不識桓溫薦於成帝謂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耳

論文中子獻策

觀文中子所以復楊素者雍容自適足占所養可稱傑於叔季之世矣特多獻策一事耳然視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一四

尊玄而美新者其品格自遠後學固未可深訾也

論裴矩導煬帝之侈

自古莫強於秦亦莫暴於秦而所以益二世之暴者李斯自古莫富於隋亦莫侈於隋而所以導煬帝之侈者裴矩是皆宜顯戮於當世者乃斯受參夷而獨獨幸免殊可痛恨

論楊廣為唐毆民

自晉以來戎狄亂華生民塗炭幾不成世界矣



隋堅僞值叔寶之荒淫天元之驕侈計取天下而歸於一當時元元叩心皆自謂可汜此小康矣乃廣賦撫有全盛不能自持侈心于遊幸逞志于要荒窮日窮年如弗克焉名氏將安所求活哉為湯武毆民正此人之謂知吾因是知全盛之難處而存大不可以盈之戒聖人所以錫福於萬世也

### 論太宗所行多戾

隋煬帝弑父殺兄荼毒天下太宗直宜聲吊伐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五

之師却多了私侍宮人劫父一節已起兵征討矣又多了立代王侑一節首建義謀正禹承乾其誰為說又多了固辭太子一節至此推刃蹀血豈若直承於始之為愈哉蓋太宗資性極明敏但未能勘得義理之正當處故所行不無悖戾耳

### 論忠良一道

忠良固是一道理但原微之意則願儆戒無虞以正享其太平不願廷諍殺身而無裨于禍亂故

稍一分別耳固未可舉其言而苛責之也

### 論吞蝗

蝗之為物亦大矣且綴數枚若何可吞意太宗當時撥以仰祝若曰寧已吞之不害百姓云耳史稱遂吞之誤矣

### 論太宗納巢刺王妃

太宗納巢刺王妃豈復有人道哉不識當時何顏面以對臣下也後來者烝淫武才人是效其所為者點筆洗足是報其所行者斯真可為萬世鑒哉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六

### 論以武氏為才人

太宗已納巢刺王妃矣前年欲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賴魏徵諫諫而止意猶不忘也至是聞武才人魏女美召為才人終於篡政屠戮幾危社稷乃知好色一念即英雄亦不能克若我朝太祖斬金華所進能詩女子斯真正英雄手段出於尋常萬萬者哉

### 論太宗不善教子至于並廢



宗欲廢太子未決也林甫亦曰此陛下家事而  
二君竟成其惡可恨哉小人之禍人家國先後  
如出一人語言如出一口也

論肅宗之立

范華陽謂肅宗叛父胡致堂謂裴冕諸人急於  
榮貴是則然矣然此時只合如此做但一面且  
從權以收遠近之心一面急稟命以明父子之  
誼庶為得之若不能需五六月即改天寶十五  
載為至德元載則得罪於萬世所不可解者耳  
姚承卷文集卷之九

論面中六矢不動

張公軍令雖嚴雷將軍膽略雖勇能面中六矢  
不動乎

論張良姊

肅宗正好做事又生出張良姊妖孽來如何了  
得

論賜七寶鞍

良姊子媳也何勞上皇之念賜七寶鞍耶且婦  
人乘此將安之耶前寵太真卒縊於馬嵬猶不

鑒悟欲其子更寵良姊耶斯真所謂老而不死  
者

論李泌對廣平王

太真之事肅宗所親見而破膽者而又寵注於  
良姊三子之殺肅宗所親見而寒心者而又忍  
及於建寧胡昏昧之一至此哉儻非李泌一言  
則廣平又為建寧之續矣此國家不可無正人  
之輔也

論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姚承卷文集卷之九

干

代宗何處心病狂一至此哉當時即乏人然如  
祭酒蕭昕舍人常袞亦皆表表豈必關奴可判  
此監事哉至升座講易議侮相臣何復朝廷體  
統何復聖宮表儀

論任元載誅魚朝恩

魚朝恩宜誅然何必任之元載

論常袞勸試理人

常袞此言非也公卿論道匡時孰有大於綱常  
政事乎哉泌在肅宗朝調停讒議於其內則嘗

消良姊輔國之黨矣則嘗勸迎上皇之駕矣則嘗規建寧定廣平之位矣料度險阻於其外則嘗勸任李郭以重軍繫其四將矣則常勸錫茅土以定功臣之心矣此其於政體何如者而何必更試理人可知民間利病而後任哉且李泌亦何樂於先試理人也

論曹王阜擁笏垂魚

曹王阜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此權之說也人子不幸而罹非其罪欲寧老親之心者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當以曹王阜爲法

主

論瓊林大盈之積召禍

京師苟無瓊林大盈之積涇原亂卒未必斬關而入也軍民施奪斯可爲萬世殷鑒哉

論盧杞壞李懷光

李懷光一個好將却壞於盧杞之手奸臣誤國誠可痛恨

論李懷光二子

懷光叛賊也乃有二子確可謂不繫於類演芬

可謂不罹於私矣

論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李晟追跡汾陽亦間世之豪也乃亦以一管妓與張延賞爲隙耶延賞誠非相品但初時以此表其過惡似爲修怨終更表薦以修好則近於無所執持者皆無足取也

論德宗意忌疑下

君與臣相約爲治善矣乃德宗所約於泌者何爲哉唯其意忌信讒管思報復故併疑泌爲此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主

言耳泌豈可謂切中矣若宰相平章一語尤爲知體情所遇之非其主也

論復趙光奇家

德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否光奇謂詔令不信以此不樂溫公謂德宗於此應按有司廢格詔書之罪是矣然寧知此廢格出德宗之本意乎德宗志在聚歛故有司奉其意而不奉其詔問今日聽光奇之言復光奇之家亦體面云乎而豈其意誠在於撫字哉

論李鄴侯諫廢太子

余甚不滿鄴侯衡山之出乃其諫廢太子一事  
心語俱惻惻刺人衷曲令人主暴怒漸釋而沈  
思沈思而感悟而父子如初家國安定比前調  
停廣平一節尤為中綮此豈淺識浮議之士所  
可企望其萬一哉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  
不可復用是實語也神仙誕誕或其所托而逃  
而實參董晉之薦則一時知人之鑒之蔽不足  
為此公病也

姓承菴文集卷之九

三

論鄭綱請片紙書定儲位

衛次公鄭綱兩於冊立危疑之際能出正言書  
片紙以定儲位是為難得彼叔文執誼宗元等  
不自愧死乃有憂色哉

論憲宗覽國計簿

國計一簿亦人主所宜知者然曾如劉垺奏請  
一切用省估可蘇當時之民困耶乃憲宗覽此  
簿從此請後來却問羨餘於戶部吾不知其何  
意也

論憲宗不辨直佞

李吉甫謂天下已太平李絳謂宜宵衣旰食李  
吉甫欲上加威嚴李絳謂尚德不尚刑其直佞  
辨若蒼素矣乃憲宗猶疑問不已何哉蓋天資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初無有灼然定見於習  
中者特以時方多事故諂佞未即深入耳及藩  
鎮稍平則上本仙佛雜然並進即素所親任如  
裴度之言亦黜不用矣讀到崔羣先理後亂之  
對掩卷莫勝於邑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三

論憲宗論治道於延英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  
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  
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  
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此言極關於君德極切  
於朝政

論柳宗元入叔文之黨

宗元梓人種樹等作亦文之有理足關於政治  
矣獨奈何少年不知自慎若痴若狂同羣於叔

文之黨也。雖然若以柳易播一節與狄梁公欲代宗崇賢之。使何異。蓋未可以其少年之失而盡棄其平生也。

論憲宗唯斷成功

溜青節度使李師道密遣行。衡。度傷其首京城大駭。或謂罷官。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紀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為相。可謂有斷矣。凡此恭功唯斷。乃成。是實語。斯後世所當法者。

姚元菴文集卷之九  
論李光進恪遵母命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弟光顏先娶其母。即命以家。事母。卒後光進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母。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是可謂真兄弟。真妯娌矣。兄弟能念及父母。妯娌能念及舅姑。未有不能成家者。此可為萬世有家者法。

論裴度上憂勤機略

裴度論輔相不省論朋黨。不省至是。又上憂勤機畧。其用心亦殷切矣。哉。史稱以身繫國家輕重二十餘年於此可信。

論李德裕恨李宗閔議切其父

人有議切吾父者。不可忘。然要審所議切者。當理與否。倘彼所議切當於理。而又關天下國家之大利害。猶當為父謝之。成人之美。且以成父之美也。但計議切而直黨為仇。如家國大事。何可惜李德裕亦懷此恨以終其身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美

論李德裕修私怨

胡致堂稱李德裕志氣豪邁。以公輔自許。是矣。然何不盡忘私怨。一不與宗閔僧孺較。乃為大臣休休之度哉。

論宣宗罷李德裕

李德裕在武宗朝。削平澤潞。制御三鎮。可謂有大功於朝廷矣。乃宣宗之立。畧無一語沮撓其間。宣宗纔一即位。猶恐其專。罷黜之。乃知唐末家法。宦奴自無忌憚於大臣。而敢播弄乎天子。

天子亦甘受宦奴之播弄曾不知大臣之可任也嗟乎宣宗時稱英特也所行尚如此而何責乎他君哉斯時也又可復以大臣之義責大臣哉

論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當日之忠賢就踰於李德裕乎且不容於朝廷賴咎衷之益矣即書政要於屏風何爲哉

論朱晃微婦入侍

朱晃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姚承庵文集卷之六

詠

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乃與統軍韓勅謀夜斬關入至寢殿刺晃即位嗟乎此豈復有人道哉書此本穢青史然寧保世無此輩姑存之以垂世戒

論馮道謹守成規

馮道所謂成規者何規也規莫大於君臣之際矣朝我讐慕我后覲顏勸進畧無報容謂守歷代成規耶代則閱歷多世矣規於何有道自謂

長樂老吾謂道長樂賊也

水思堂集目錄

卷之十

論陳橋兵變

論杜后遺命

論大雨出掖庭幽閉

論太祖惜福二字

論太祖彈雀

論燭影斧聲

論趙普淪盟

姚文公集十目錄

論君臣兩全

論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論不成宋后服

論李氏爲宸妃

論陳琳獻武氏臨朝圖

論劉后用天子袞冕

論呂夷簡令閭文應調郭后事

論呂夷簡恣廢郭后

論仁宗罪閭文應

論呂夷簡傾富弼

論呂夷簡憂國忘身

論富弼青州活民

論濮安懿王議

論南郊勿賜金帛

論司馬光貽王安石書

論經義試士

論神宗王安石之遇

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姚文公集十目錄

論不置文彥博

論洛蜀之黨

論宣仁女中堯舜

論曾誕勸鄒浩諫廢孟后

論徽宗用蔡京父子

論徽宗中無涇渭

論徽宗快心一事

論高宗傾信汪伯彥

論秦檜始持正論



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論高宗首政失民之望

論岳飛論黃汪沮恢復大計

論太祖先見

論張浚劾李綱

論高宗不識人

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論張浚與岳飛忤

姚氏卷文集十目錄

論岳飛父子之冤

論高宗無淚可揮

論加秦檜太師

論張浚三大敗

論李后離間兩宮

論光宗不朝重華宮

論光宗無復人道

論天殛光宗

論光宗不欲聞太上之稱

論寧宗安置趙汝愚

三

論光寧二宗不朝上皇

論史彌遠誅韓侂胄

論權奸管幹

論圖功臣像于昭勲崇德閣

論金毒宋先亡

論理宗九年書始親政

論獻金俘于太廟

論買公田

姚氏卷文集一目錄

論賈似道作半閒堂以上附錄

論許衡仕元

論明宗立弟為皇太子

論屢屢評宋徽宗以上附錄

四

來恩堂草卷之十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論陳橋兵變

此間斷論多矣天命人事都不必說但當時實無遼漢之寇匡胤率禁兵以出披黃袍以返趙普光義俱隨以行吾誰欺欺天乎倘天命在我將相軍民俱至我第請立推之不能去則即登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論杜后遺命

杜后謂國無長君所以取禍屬匡胤傳光義光義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芳可謂詳慮矣然不思世及非禮也斯言豈可為訓哉當時君臣皆未明春秋之大義故輕許諾致後來戕賊於家庭耳

論大雨出掖庭幽閉

宋太祖後宮偏籍止三百八十餘人且因雨災出百人斯真可為萬世法戒者

論太祖惜福二字

宋寧公王常承貼綉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後勿復為此係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妨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善哉此惜福二字不知造多少福於天下貽多少福于萬世

論太祖彈雀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一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為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跪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說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嗟乎帝亦有此事耶惜其人姓名不載于史籍耳

論燭影斧聲

太祖大漸時但召光義屬後事妻子亦令待命門下此何等能正其終也光義雖其不肖復何

不能須臾待而有他行哉。燭影斧聲真齊諧語不足辯也。唯是壬子夜四鼓方受命甲寅日即改名是年十月終方受禪是年十二月即改元。若不能須臾待者是則起天下萬世之疑耳。且對宋后共享富貴一語終不能踐其事用心亦太殘忍矣哉。

### 論趙普淪盟

人謂趙普淪杜后之盟愚謂柴禹錫竄太宗之隱太宗倘無自據之念禹錫敢上變以拯廷美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三

哉即無知而稱變太宗直一言斬截之廷美可安然無恙矣。召趙普與語及何為哉。召普而語及則其意分明矣。普安得不稱太祖之誤哉。殺姪殺弟以家天下太宗亦太忍心矣哉。

### 論君臣兩全

太宗趙普可謂君臣兩全矣。獨太祖父子兄弟不能兩全耳。又曰使趙普不出太祖已誤語恐太宗未必有此詩。錢有此宣諭也。噫。

### 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獨亂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他官於是以前繼恩為宣政使夫在當時豈無可任之將必授之宦官耶。觀後來竟平於張詠則何不擇任於始可速平蜀且免宣政使之除耶。

### 論不成宋后服

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偁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太宗於是悉露真情矣。母子之命皆託于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四

官家竟若是為報耶。

### 論李氏為宸妃

細閱李宸妃一段史實有可駁者。婉儀生帝多年矣何至疾革乃自願容進位宸妃以薨耶。且既進位宸妃矣何以云欲以官人禮治喪于外。又昭徽鑿宮垣以出喪蓋婉儀未薨時本未嘗進位宸妃也。唯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其喪耳。夷簡為太后謀曰若如是恐他日無以全劉氏故太后始悟進位宸妃殯用后服耳。參照郭后云。

夷簡獨不附太后一語則當時事瞭然在目申矣作史者從其後所尊稱述曰錢妃李氏薨似失當日一段實事愚敢為一辯正使後世不受欺于作史之筆也

論程琳獻武氏臨朝圖

據史載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憐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若將以此掄揚劉后之德矣不知程琳當日所以獻圖之意非諛也是諫也后當日嘗問唐武后何如主矣又嘗因小臣請立

純承港文集卷之十

五

劉氏七廟問之輔臣矣此何以問之不置耶意欲倣之也程琳因繪此圖以獻必圖其所為臨朝者何以袞冕稱制何以出靈陵王何以立武氏七廟何以改唐為周得罪萬世故后怒擲之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耳觀前張知白稱程琳不啓吾筆及程琳不奉太后諭卒論后親王蒙正于殺人罪如法則可知其人矣莫信史氏之筆阿譽劉后之賢而反使程琳受惡名於萬世也

論劉后用天子袞冕

觀劉后有事太廟用天子袞冕斯何異武后哉及崩猶引其衣蓋仍欲袞冕耳薛奎正諫於其始而計去於其終斯可謂守正達權君子哉

論呂夷簡令閻文應調郭后事

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

純承港文集卷之十

六

調之乃知事由郭后於是深憾后思有所以傾之矣嗟乎相臣而可交結內侍耶又可令內侍為調耶未有調傾于內而能持正于外者

論呂夷簡忍廢郭后

呂夷簡可勝誅耶郭后當日附太后一語亦道其實耳夷簡懷此憾忍廢母后而不顧名教之大然則何事不可忍耶

論仁宗罪閻文應

廢后郭氏居瑤華宮帝嘗召之后曰須百官立

班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聞文應進醫暴覺中外疑文應進毒帝深悼之復后號以禮葬竄文應嶺南嗟乎帝知罪文應矣獨不察交結文應使訓偵后過力主廢黜之議其人耶

### 論呂夷簡傾富弼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又以私憾欲陷富弼於死所弼不足惜如國家大事何此真極忍極惡得罪于朝廷得罪于天下萬世者世以其子公著故特恕不責之斯豈公論哉愚故特樹其罪

示誅于萬世

### 論呂夷簡憂國忘身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以私憾陷富弼又以論事斥范仲淹唯管已私不恤國是直可謂憂身忘國者耳

### 論富弼青州活民

富弼在青州立法賑饑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爲式夫正人在朝則憂在國在外則憂在民而皆不任其功是稱正人君子

### 論濮安懿王議

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羣臣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歐陽脩引喪服大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詔惟罷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曰此禮司馬光議得極是歐陽脩何復倡一議以誤韓琦使韓琦

趙永春文集卷之十

八

主此議以誤天子耶講禮之家名爲聚訟誠然矣然要在先於明理耳

### 論南郊勿賜金帛

國用雖饒而大禮所在自不可減王安石止南郊勿賜金帛未嘗不是唯論理財則非聖門之所予耳

### 論司馬光貽王安石書

司馬公初亦不識安石今評以執拗二字切中其人及論惠卿非佳士又貽安石書曰惠卿他

日將賣公自售後來語語悉中蓋司馬公篤實君子其見極分明其語自切當非疎忽者揣摩於語言之間而已者

### 論經義試士

經義策試取士勝於詩賦多矣此法之善變者特廢春秋儀禮則非聖者無法耳

### 論神宗王安石之過

神宗聞諸臣之言亦知新法不便於民矣乃獨眷注安石不能舍者非安石之能要君也由已姚丞姚丞卷文集卷之十心之未淨耳宋立國本鄉神宗志在鞭撻契丹掃除西髮以跨越于祖宗而安石偏僻之見亦謂是可建不世之奇業而兩意適相投焉故在神宗則明知其非而曲從之安石則自信其是而直任之因人之攻固執不敗是司馬光之所謂其人執初不可以居相位者因人之攻引黨為拒是范鎮之所謂大臣之所用誤大臣而大臣因以誤陛下也若神宗明知而曲從則蘇軾之所謂求治太急是其病根之難拔者也嗟乎

人君不能清心而植有病根在即有醫國之妙手安能施其七劑哉此范鎮呂海諸公至於死諫而不能移神宗之信惑也

### 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夏人陷其主秉常宦者李憲等言秉常見因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致討嗟乎此神宗與王安石初謀初願也觀始年用王韶開熙河之役及今日用李憲之言則其心事昭然見矣乃新法之立徒內廢中國姚丞姚丞卷文集卷之十之膏脂而西啓蘭州之寇北割河東之地竟貽後來無窮之禍可勝悔哉此可為萬世好事興功者戒

### 論不置文彥博

神宗亦知彥博賢奈何不置輔朝廷但賜錢璫林遺詩祖道而已耶且洛陽耆英皆公輔之望何皆棄置不用使彼僅效白居易故事卒老名聞古刹而已耶讀至此不勝三嘆

### 論洛陽之黨

黨宜君子所宜有哉。蘇軾平生語言調笑成習。吾無責耳矣。程頤既執禮自守。應以禮聞門人。乃縱買易朱光庭等摘軾之策問。尤其謗訕可乎哉。有賈易朱光庭之吹求。卽有胡宗愈孔文仲等之妄訾。二者罪固無差等也。後世竟怨程頤獨罪蘇軾。且評蜀黨爲侵鄰之兵。洛黨爲應敵之兵。可乎哉。卽應勝於侵寧如侵而不應。若朔黨之自守乎。且何如無侵無應無自守。坦然平康正直景象。使熙豐退休之黨日夜伺間以誣承。文集卷之十。

上

竊發者無間隙之可投乎。愚敢因是竊評以告後世正人君子。毋效洛蜀黨之所爲。自啓釁端。終貽天下國家之大害也。

論宜仁女中堯舜

宜仁云。老身歿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已知此官家人可得而調戲之矣。官家可爲人調戲。能復用故時元老守改正舊法乎。繼云。公等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益的見後日必然之事。所必不可挽者。宜仁真女中堯舜哉。

論曾誕勸鄒浩諫廢孟后

曾誕嘗三有書勸鄒浩論孟后事。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議。浩不能力諫。爲不知幾云。曾誕何許人能責難。陳善若此。耶朝廷官虛事。臣子所最難言。然當廢孟后時。倘浩能正言極諫。或停得孟后之廢。或劉妃與孟后俱廢。則今日可無此事矣。惜浩始不能聽曾誕之勸也。今力沮劉妃之立。蓋亦難得。乃史載田燾之正言王回之義氣。更載曾誕之譏刺。見當代亦多正人哉。

上

論徽宗用蔡京父子

甚哉徽宗之昏惑也。蔡京父子相仇。其人之奸邪昭然。易見。乍退之復進之。又重任之。未幾又退。而又復重任之。不知視其人何如者。總是唯人言是聽。一無可否于胷中也。自古來凡若此等人。未有不亡國喪家者。

論徽宗中無涇渭

詩章曰。惟益張右正言陳永。疏劾其罪。論矣。未

終帝拂衣起承引帝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  
矣承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看徽宗  
如此德性亦好但中無涇渭終不能黜貫而陟  
耳

### 論徽宗快心一事

天下最大可憂者是快心一事徽宗資性不及  
祖宗遠甚乃蔡京懷奸柄國增脩財利之政帑  
藏盈溢於其內因倡豐亨豫大之說命朱勔等

姚承春文集卷之十

十三

取花石以自樂信林靈素修道教以無為當時  
唯莫肆于西遼橫于北又偶任重賈等僥倖於  
河海之勝遂以遼亦可圖也引李良嗣來結女  
直以夾攻今年郭藥師以城降明年左介才奉  
表至若謂燕雲可唾手定是可快志於安撫者  
而不知虎狼切身不可禁禦身且為虜而國以  
日削斯不亦快心二字爰取不可救之禍哉此  
孟子愛則安樂一語為萬世君天下者之殷鑒

也

### 論高宗傾信汪伯彥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守臣宗澤迎謁  
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  
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山謁嘉應神祠云  
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真  
賊也執殺之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  
相州身服縶轡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  
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  
姚承春文集卷之十

十四

夫高宗知信汪伯彥在此然獨不記宗澤之  
尤為社稷至計乎

### 論秦檜始持正論

金人既得二帝欲議所立御史馬紳吳給秦檜  
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  
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夫據檜此時儘持正  
論乃入金畏死乞憐以歸又見高宗亦怯懦不  
振遂阿意相合寧殺忠勇共享旦夕巢幕之樂  
是則其君臣當日之至情耳



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二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七敗金師又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若當時有勤王兵至宗澤得行其計崇室之凌夷豈至于此

論高宗首政失民之望

高宗首政關遠近士民之仰望乃越聽黃潛善姚奉文集卷之十

汪伯彥二人即出宗澤於襄陽貶張所於江州如何任得大事

論岳飛論汪黃沮恢復大計

此時岳武穆即論黃年二人沮恢復大計則知其志已先定矣乃終沮于檜賊不能成功可嘆哉

論太祖先見

初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曰如此可據山河之險而去危兵備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太宗諫

在德不在險太祖不答及還東京太祖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至是其言果驗今議巡幸李綱議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即太祖當日之謀也合關中襄鄧順流東南一失中原而不可復惜哉且立國者誰不先德然險亦不可失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不可攻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之言豈欺天下萬世哉獨怪併德與險而並失之也

論張浚劾李綱

姚奉文集卷之十

張浚此劾何為哉李綱正奸倖事高宗內惑於黃汪二人已極可恨所賴者正人相為扶持耳張浚却附二人以劾綱公論安在哉國是安賴哉厥後助秦檜殺岳飛是極極極惡一賊臣也世以其子張栻故曲為庇護愚敢直數其惡以伸天下萬世之公議

岳飛志在恢復已見於論汪黃之書張浚助檜殺飛已見於劾李綱之疏

論高宗不識人

君德最緊要是認識人。徽宗鶴突不識人不足言矣。若高宗不自信爲明哲哉。乃妄認汪黃是佳士。唯言是聽。始終不能奪。斯不亦可怪之甚哉。總之剛正者難合。和柔者易親。卽大有意思的人。到此不免差一着也。

### 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賢者志切于匡時。固未嘗一息忘哉。李綱當建炎初。建置規畫。克成朝廷其相業。何如者。乃黃潛善計罷之。竄于鄂州。安置于萬安。又罪在不赦。承文集卷之十

赦以謝金人。似可以無言矣。乃於此詔議攻戰。備禦之策。發憤摠蓋數千言語。語曉暢時義。曲中事理。倘用其策。豈不能力贊中興哉。而竟置不用。此豈獨高宗之過。趙鼎張浚亦不得辭其責矣。

### 論張浚與岳飛忤

張浚初問岳飛亦謂飛可與議事耳。乃飛以正對。卽絕然。與忤何爲哉。及聞鄆瑒之叛。引罪求去。倘悔不用飛言。何不以岳飛可任大事薦之。

朝廷耶。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一事相左。終身不與。浚亦暴戾人哉。

### 論岳飛父子之冤

看到劉錡順昌之捷。岳飛偃城朱仙之捷。不躍然奮發。思圖恢復者。非夫也。看到十二金牌班師。不慨然氣沮。爲民傷悼者。非夫也。看到矯詔下楚大理獄。以莫須有三字屈殺飛父子。不勃然怒起。思啖檜肉者。非夫也。又曰飛雖死于秦檜。其實始于張俊。俊固其舊帥也。張浚不嘗問姚承文集卷之十

俊於飛乎。飛以暴而寡謀。對俊聞其能堪之。及同事楚州。又違其城楚之議。俊愈不堪矣。以是密與檜謀。誘飛部曲之計。自爲狀以付王俊手。成獄以告檜。賊必殺之。而後快心焉。嗟乎飛忠人也。忠孝天植。大抵氣多伉直。寧知伉直不容于世乎。吾又于飛之死。不覺浩然而長嘆。

### 論高宗無派可揮

何錯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

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闕庭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憾夫高宗此一段語不可謂非其本心但看當日金虜之情要求無已殺奪無厭且將我諸陵寢掘毀無遺是宗社生靈不共戴天之讎也前此爲親受屈無論已及歸我太后則有淚可揮矣猶然聽信檮賊甘受金冊遣使賀正不復思爲報讎之舉是則姚承庵文集卷之十

論加秦檜太師

洪皓在金曾以蠟書報虜之情歸朝能以大義責檜之失斯真忠臣哉若果升等聞徽宗之喪制服哭臨皆精忠可表者歸不大用而但加檜太師封公不識高宗是誠何見

論張浚三大敗

張浚終身不主和議是其佳處若劾李綱之罪

忌岳飛之對拒吳玠之議使將相大才不獲大展於當世而富平淮西符離之師在在皆潰總由於任人之失嗟乎國家豈堪此三大敗哉此休休大臣所以見稱於古昔而鄙哉之浚實負當日長城之重寄也

論李后離間兩宮

宋朝家法極好母后皆賢乃忽生此后上聞其父中制其夫下殺其妃斯何不可爲哉他日無王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云則其子固亦難承姚文集卷之十

論光宗不朝重華宮

甚哉離間之賊人倫也光宗親壽皇于壽皇豈不鍾愛而宦豎后妃可得離間其間耶宦豎后妃得行其離間亦光宗侍奉之未密耳倘日日請朝稍暇復請晤對父子語常相通意常相洽羣小孰得而間之愚故謂源源而來常常而見真聖人親親之至情而萬世所當法者若不幸左右近小或一有言其間斷當痛懲嚴絕於其

始不可使浸潤之漸投賊吾天性之大倫是又萬世所當戒者

### 論光宗無復人道

光宗至此無復人心矣壽皇其親生父也與壽皇為高宗後者不同然壽皇何等致孝於高宗光宗豈不親見之乃內感于李后外聞于豎奴竟聞疾而不親及親崩而不山豈復有一毫人氣哉且如狐妖后何如顧復之親也雖信嬖幸至不能一問訊於重華一哭臨于柩側是則所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三

### 論天殛光宗

光宗稱疾不執親喪乃可臨朝耶忽什于地固天殛之也又曰看後來趙汝愚不與韓侂冑節鉞亦知侂冑之非人也但當日太后婦人居內非侂冑至親莫可通者不得已用之亦醫家所

云急則治其標耳若後來從徐誼飽其欲而遠之之議豈至貽禍之莫可救哉噫此間非賢聖有未易辨者毋輕訾乎汝愚也

### 論光宗不欲聞太上之稱

當是時光宗豈不知嘉王即位哉喪心不執親喪天殛什地蓋莫勝報愧之至矣而李后見嘉王正位業已快心將由是慰藉其夫共享宮掖之樂謂足以自老云爾史稱懼忤上意云云蓋一時點飾之辭未可盡以為信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三

### 論寧宗安置趙汝愚

當壽皇崩時光宗稱疾不執喪人心疑謗天下岌岌乎殆哉何微汝愚之旋幹不知內外竟作何狀寧宗于是乃偏聽侂冑之言安置汝愚衡州暴卒此豈復有人心哉寧宗竟網絕而侂冑竟誅于玉津園首界金人是為天道

### 論光宗二宗不朝上皇

言始朝則前此無朝矣壽皇禪位已四年光宗始朝一次光宗稱太上五年矣寧宗始朝一次

人道其俱無存哉

論史彌遠誅韓侂胄

韓侂胄宜誅第史彌遠非誅侂胄之人耳若贊成於楊后授命於次山則國法家法幾無復存矣總之所謂亂世亂人亂法也可為長嘆

論權奸管幹

凡權奸之家多縱管幹在外擅作威福而詬佞輩欲相攀附類由此途以進是可長嘆然不獨權奸也卽素稱長厚者防檢稍疎奴輩亦能播弄所損不小此家庭約束不可不嚴為之防也

論圖功臣像于昭勲崇德閣

勲與德未易言也而德為尤難此二十四人中若葛邲以罪除不必論矣其他庸庸偶錄者亦不足與辯矣若以勲論則莫大開輔之勲也而趙普金國淪盟莫大定策之勲也而呂夷簡憾廢帝后傾陷富弼此可以德稱乎無德可崇卽有大勲當亦首黜之矣必求其無愧若李沆王曾韓琦富弼司馬光趙汝愚輩其可耳此數人

外呂蒙正文彥博呂端范仲淹諸人又皆未錄豈謂其勲其德不足昭且崇耶雖然雲臺麟閣蓋自古已難為據矣

論金毒宋先亡

金之毒宋深矣乃宋未亡而金先亡其子孫殺戮妻孥奔走甚于徽欽之時天道好旋固若是哉

論理宗九年始書親政

理宗卽位於今九年矣史書帝始親政則向來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十四

之政屬之何人耶彌遠立已雖不可忘然可授以大政耶彌遠死葛之繼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耶

論獻金俘于太廟

此宋室當日所稱一大快者豈知逐狼之吞引虎之噬終自取滅亡之禍哉至今讀真德秀所論邊事及陳剛中所言方煩聖慮一語不能不為之於邑

論賈公出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由汴遷臨安。百姓  
軍。取辦此地。民已不堪。其求免似道。又突生  
此議。浙西無不破家者。可恨哉。奸臣之為民賊。  
且併以禍國也。今日所民之不勝更甚于昔。所  
望在上者。清心安撫。俾苟活旦夕之命。慎勿無  
端招克。效似道之所為也。

論賈似道作半閒堂

賈似道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妻踞地鬪  
蟋蟀。所伴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  
姚承芳文集卷之十  
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過事者。輒加貶  
斥。嗟乎。此孟子所謂泄泄。猶奮奮者也。斯人也  
可居相位哉。况可相於多事之日哉。

論許衡仕元

讀書在明理。衡所言是明理。讀書在躬行。衡所  
言是躬行。讀書在善推其所為。衡所言是善推  
其所為。語語是實心。步步是實地。是為真正道  
學。是為真正儒宗。潛生乎元之時。人不論及耳。  
然生于是時。即仕于其朝。教化其俗。使留存中

國之禮義。其人亦豈可少哉。

論明宗立弟為皇太子

按史。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夷入中國。  
宜中國之可立弟為皇太子耶。

論變變評宋徽宗

自古不能為君者多矣。變變偶因順帝所稱徽  
宗。故偶論及耳。讀史者。倘即斯一言以推之。各  
自勉其所不能者。庶幾可無愧於兩間哉。

姚承芳文集卷之十

六

來島堂草目錄

卷十一

論書制有六

論屈軼生庭

論神怪巫史 以上三皇紀

論衣履不敝盡不更為 以上五帝紀

論帝乙立 紂紀

論褒姒

論左儒死杜作

姚承庵文集卷十一

論巫臣娶夏姬

論智宣子以經為後

論蘇秦張儀

論公孫衍張儀等 以上七國紀

論呂不韋

論阿房宮

論李斯諫逐客 以上秦紀

論樊噲勸還軍霸上

論范增

論三老董公據說

論韓信背水陣

論鄧生說漢

論漢王分羹

論韓信請自立為假王

論寵戚姬生如意

論請為趙王置相

論人說

論呂后取他人子為少帝

姚承庵文集卷十一

論呂后欲王諸呂

論朱虛侯入宿衛

論漢文帝

論詔除租稅

論趙主釋服

論如雍始帝

論廢皇后苻氏

論漢景帝

論田叔悉燒梁獄詞

論董仲舒

論詔買爵贖罪

論上招延士大夫

論漢武帝

論戾太子巫蠱

論下司馬遷腐刑

論上官桀謀反

論詔議武帝廟樂

論趙蓋韓楊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論耿壽昌常平倉

論以弘恭石顯典樞機

論京房召見

論白虎殿對策

論以孔光爲丞相

論莽大夫楊雄死

論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

論水合

論推心置人腹

三

論殷興辟封

論鄧禹買復知帝欲偃干戈

論廢皇后郭氏

論馬援卒于軍

論桓譚非讖

論李固立後

論西邸賣官

論太丘長陳寔卒

論何進召外兵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論王允內謀王室

論蔡邕

論荀彧死漢室

論孔明集衆思

論孔明食不數升以上漢記

四



來恩堂草卷十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書制有六

書制有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轉註曰諧聲吾無論矣如假借一節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若於戲惡乎讀作嗚呼烏乎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如思齊大姓本等是理而必改曰齋素隱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行怪本等是理而必改曰索放讀曰做施讀曰弛拂讀曰弼理讀曰賴謂避何通用材裁通用射敦同音何其說之謬也至孟子七篇專主尊主賤伯故曰王而讀作去聲此又不通之極者請一改正之爲妙

屈軼生庭

黃帝時有草生於庭倭人入則指之各曰屈軼不知若何以爲指也草不過一物耳生不過在一地耳豈令人皆從此地過能指之耶豈所指

必倭人耶此所不可信者

神怪巫史

語云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少昊氏之衰也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大巫史正神怪之所由托也能驅此巫史則神怪自然滅息矣何以家爲哉此所謂將興聽於人也

衣服不敝盡不更爲

夫侈心之萌皆自衣服之華麗始衣服華麗則凡幃帳宮室車馬之類無不侈然爲之備具矣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二

帝堯衣服不敝盡不更爲推此念也安往而不自得哉其心蓋曰此皆外物也而我有當爲者在也坦然安之若其固然者此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也豈可輕視哉

帝乙立紂

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仲衍季受辛卽紂也紂之母爲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爲太子則紂之資辯捷疾材力過人其母必已素知其不肖矣乃太史據法以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何爲哉古傳賢今傳子子與賢皆所不可廢也按法之爭竟啟後來無窮之禍

褒姒

天之一生一妖孽也嘗得之不可究詰之處褒姒之始本一童妾所生而棄於道者偶一夫婦得之而逃於褒姒人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嬖幸之而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禍遂至於不可言如此書之亦已矣乃自夏之褒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夏后卜殺之而藏其幣直至厲王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三

左儒死杜伯

宣王欲誅杜伯而非其罪左儒以死爭之噫君道友逆友道君逆此言豈無見哉然至于九復而不許則可以去矣必至于不易其言而死此余深嫉宣王之殺非其罪併罪其及匪其人而

深嗟左儒之可以無死也

巫臣娶夏姬

天下尤物其勢必壞人家國初夏姬之美也陳君臣相與宣淫于朝至于楚昭王入陳則可以去此物也乃昭王欲取之子反亦欲取之而皆格于巫臣之一言巫臣似爲有見矣乃遣其歸于鄭聘晉過鄭取之以行子反以爲賣已也滅其族巫臣遂遁于吳殺之車戰而過楚之師至于數年不能平皆此尤物之爲祟也不知其後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四

來美貌如何不老也則天后年八十餘尚通于外廷之臣可鑒已

智宣子以瑾爲後

史稱紂資辯捷疾材力過人而智果之論瑾也亦謂其賢於人者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辯慧而甚不仁不可立爲後乃知爲人君者天資固欲其英敏全在鎮靜持重乃可以勝大任若只恃辯慧材力上用事未有不至於亡者

蘇秦張儀

觀蘇秦之說六國也其言論確如聽者自然竦  
信而張儀却又是一番議論曰諸侯約從結爲  
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  
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成亦明矣  
又似有可聽者所以從約遂解蓋二人之所言  
者皆以利害言而非以是非論也使以是非論  
必謂宜復尊周以自強而不必相爲從衡矣然  
是時周室衰微無可尊尚如推推各執一幟者  
然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曾莫適爲主也卽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五

子亞聖亦但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曰王不待  
大而巳安能止其相爭相殺之俗哉

公孫衍張儀等

孟子論儀衍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言  
極當然愚猶有說焉夫校短長論奇贏以爭奪  
爲事此婦人女子之見無丈夫之氣者也使戰  
國之君有丈夫之氣以發政施仁爲務安居而  
保小民一怒而安天下無事于爭地爭城則雖  
有百儀衍安能遽其故智哉乃知儀衍之得以

順爲正者戰國之君皆妾婦而無丈夫之氣者  
也噫丈夫之氣可多望哉

呂不韋

嘗觀呂不韋立異人事心竊疑之夫見異人曰  
奇貨可居此大賈大盜之所爲世所有也至娶  
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也獻于異人而  
必其所生者之爲子也又必其子之無災害也  
至于爲帝皆實天之所爲而非不韋之所能也  
若云封爲文信侯恐通于后事覺而後進嫖母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六

其人則又謬之謬矣此皆所不可信者而作史  
者必捏之以爲奇其然哉其然哉

阿房宮

始皇以咸陽宮逼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事或  
有之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則所  
營之宮當得何木以撐持哉大抵史氏之言大  
半說謊以誇耀後世耳若始皇作此宮殿後將  
何以配之此咸陽之火至於久而不滅也噫

李斯諫逐客

嘗讀李斯諫逐客書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斯數言者即學于聖人之門者不過如是。何嘗有誤及其論封建也。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此言亦自有歛。唯至于後上書論諸侯厚招遊學以古非今。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則異于姚永菴文集卷十一

七

樊噲諫還軍霸上

沛公見秦官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此數語可謂有識之極矣及謝羽鴻門擁盾入軍門但曰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

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將軍今欲誅之此亡秦之續耳只此數言壓縛得人倒真可謂雄於詞說者矣獨其心性鹵莽不足稱王者之佐耳

范增

唉豎子不足謀豈俟今日哉入關以來若此所爲便當知其不足謀矣知不足謀而但欲殺沛公以取天下及後楚受反間始請乞骸骨疽發

姚永菴文集卷十一

八

背而死此唉老子之所爲癡也

三老董公避說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以順德逆德爲詞云項羽放弑義帝宜三軍編素以誅不道此極爲有見而漢得天下實在于此其後在滎陽時楚圍之甚急而紀信誑楚得脫其難此皆漢所不可忘者後來竟不見有封典之及漢亦少恩也哉

韓信背水陣

韓信擊趙開不用李左車計甚善乃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旗望趙軍自爲背水陣趙果空壁逐之望見後皆赤旗驚遁大勝信可謂不知兵計及致左車問計于韓齊則又深於謀矣

鄴生說漢

范據成阜欲西漢王欲捐成阜以東屯韓洛以距楚鄴生曰知天之夫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教倉藏粟甚多楚據樂陽不監守教倉而去此天所以警漢也因說謀取教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九

倉而楚竟以食盡而亡此等語言真是有開國體之大者若知天之天者一語雖號爲儒者亦無能出此也有國者尚究心于是言哉

漢王分羹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猶不忍爲乃漢王復取成阜軍廣武就教倉果時項羽大患之爲高祖其父太公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汝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此言豈是人口中出

哉幸項羽猶然仗義不烹而返之此雖得天下亦不足置人口頰間者其何以示後世哉

韓信請立假王

韓信擊殺龍且盡定齊地自請立爲假王漢王大怒賴良平躡足附耳之諫乃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侯即爲真王耳當時已有疑信之意矣

龍威姬生如意

高祖初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從入關來婦女無所幸克成帝業矣至是年已將衰復龍威陶戚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十

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昌諫不聽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不聽至呂氏劫良盡計招四皓以定太子所以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至老而不衰也惜韓達大慶如高祖者尚亦陷此轍耳

請馬趙王置貴疆相

上欲立趙王如意爲太子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強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久曰臣期期不奉詔矣乃趙竟請爲趙王置貴疆相獨舉昌相趙此

何以說也豈以其相趙爲能訓停其間耶何以致後來之醜殺也

人彘

高帝崩呂后醜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號曰人彘召惠帝觀之驚哭大病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真是極殘忍極刻惡之婦非世所宜有者也其何有於韓信諸人也耶書之史冊可使人痛恨

呂后致惠帝無嗣且立他人子爲少帝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七

醜殺趙王人彘戚夫人致惠帝大哭不能起而崩乃取他人子爲少帝不知其意欲何爲也

呂后欲王諸呂

呂氏武后俱婦人稱制者俱欲立其族人但呂氏性強悍有言即吐出武后性陰鷙言必待時而發耳當時呂氏有言王陵以正對陳平周勃宜即繼之則可斬其謀而無後日之患矣乃二人者以其強悍阿意從之使帝雖有一種兇暴之才握其兵柄而太尉無以措手將若之何

故知平勃之能全社稷定劉氏者乃齊王朱虛侯之所爲而非其功也

朱虛侯入宿衛

朱虛侯劉章入宿衛以軍法行酒殺諸呂一人醉亡酒者太后何不以其事治之也章之婦呂祿女也爲呂祿故不殺章因知呂氏陰謀告其兄齊王發兵討諸呂耳此其間同自有天道也

漢文帝

嘗讀漢文帝一紀種種以仁義及民如除收斂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三

相坐律除誹謗妖言法除肉刑除田之租稅又詔春和而議所以賑貸之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敢諫者又詔議所以佐百姓者又蠲建太子後敘代來功又擇賢師傅賓客而善寶廣國長君又却獻千里馬又遣使南越王佗稱臣奉貢止輩以受卿從官之言又處淮南王屬郡又以喪服後再葬又募民徙于邊以充塞下之粟又征匈奴出塞而還凡此所爲非特漢無是君卽唐宋以後諸賢君亦未有能及之者獨其德

讓未遑未能用買詔等言以復三代之舊耳讀史者不可以輕忽視之也

### 詔除租稅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租稅安可無征歲但在復其什一耳至景帝初年復收田半租三十而稅一皆非中制所以後來武帝時縣官用度太空更鑄錢造幣以東郭成陽孔僅桑弘羊三人言利析秋毫而至筭及于舟車也

### 遺詔釋服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十三

人謂短喪之說自孝文始愚謂不然三日釋服文帝蓋謂天下吏民言也非謂天子也景帝始乘此詔而亦短喪焉則其誤甚矣

### 如雍始郊

如雍始郊見五帝作渭陽五帝廟非也郊宜行於南郊自有其時而渭陽五帝廟吾不知五帝爲何也後永武帝祀竈求蓬萊山神仙之藥宣帝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此實爲之作範也

### 廢皇后薄氏

皇后薄氏何以廢夫人王氏何以立太子榮何以廢膠東王轍何以立總之由長公主之擅陵也長公主欲以女嫁榮薄后不許因欲嫁轍王夫入許之是以日譏榮母子而譽轍之美故有此廢立耳然實由景帝之昏於色也所幸王夫人何異於所幸成姬哉所幸慎夫人哉所幸衛夫人哉所幸幸鈞弋夫人哉四君處之各異蓋在其君之明察與否耳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十四

### 漢景帝

漢景不逮漢文遠甚觀其與吳太子飲博卽以博局提殺之則其殘忍已見矣後因吳不恭而併治七國之反其害尤甚唯以竇太后故愛梁王致其驕而初無駕馭之法特異于一斗粟尚可春者耳

### 田叔惡燒梁獄詞

景帝廢太子榮竇太后請立梁王是何主見衰益之諫是也梁王乃與羊勝公孫詭謀殺之於

是帝遣田叔往按其事田叔悉燒其獄詞太后  
立起餐氣平復梁王上書請朝伏闕謝罪雖是  
處較停妥然不若初廢將帝但明言梁王不宜  
立可以絕此禍端也

董仲舒

仲舒承秦滅學之後乃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又  
云正心以正朝廷又云王者求端於天又云更  
化則善治又云春秋大一統其論事在彊勉其  
論仁比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其功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霸劉向稱  
爲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霸者之佐殆  
不及也此言誠當矣向子歆乃云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過矣此言  
殊無以服仲舒也

詔買爵贖罪

文帝時免民租稅景帝時三十稅一蓋富庶之  
極也至武帝窮兵黷武初筭商車更錢造幣以  
佐之又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以佐之而

又不足也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夫爵可  
買乎罪可贖乎武功爵可置乎自此濫觴而延  
至於今又不止買爵贖罪置武功爵而止者可  
爲長嘆

上招延士大夫

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有犯法輒  
按誅汲黯以是爲諫上謂賢才猶有用之器也  
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斯言過  
矣賢才固如有用之器猶要使用得其所若帝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去

所言必若衛青霍去病之爲將而後可乎必若  
趙禹張湯之議令而後可乎必若公孫弘之對  
策而後可乎必若莊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舉等  
之辯論諷諫而後可乎吾恐用非其才才非所  
用而未便可遽以殺言也

漢武帝

漢武初登基時止十六歲耳昔策賢良得董仲  
舒之對使其于此時知而任之則漢業當與商  
周比隆矣乃以爲江都相而所用之人則公孫



弘卜式趙禹張湯東方朔枚舉嚴助桑弘羊術青其人不勸之定令則勸之商議不勸之征伐則勸之興作不勸之封禪則勸之詞賦甚致聽方術之士意謂蓬萊仙人可致而幸一遊焉即有汲黯倪寬蘇武輩皆外禮而中疏之三四年不知所作何狀獨其罷斥百家表章六經改正朔定曆數爲可觀耳而輪臺一詔深陳既往之悔得霍光金日磾任之以托孤之事則非後世之所及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七

戾太子巫蠱

戾太子諫征伐諫用刻吏極中武帝之病可謂賢矣乃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慶美人厄埋木人祭祀之則不能禁至其後江充以舊隙奏持之甚急即發武庫兵以自衛奈何哉此皆武帝之所自招致也使其不招集方士不立博望院以通賓客從其所好卽有賓客可以異端進哉

下司馬遷腐刑

文帝三年已詔除肉刑矣此何以又下遷腐刑耶豈逢上怒之甚故復以此刑加之耶

上官桀謀反

上官桀怨霍光不立其孫女爲后因蓋長公主立之是時帝年十四乃以六歲孫女配之亦已爲逆而復與諸人謀反何爲哉甚哉富貴之生不仁也

詔議武帝廟樂

漢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奢泰無度豈宜立廟樂夏侯勝之言是也

六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詔乃謂其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下獄遂尊武帝廟爲世宗廟然後世則自有公論矣

趙蓋韓楊

世謂趙蓋韓楊不得其死余竊有評焉廣漢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嘗以私怨殺人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乃引丞相夫人殺婢事以騁之則非矣是宜死者然不宜竟坐腰斬也延壽在穎

川在東郡為馮翊時皆能推心見誠傳相勸勵  
及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以其在東郡時放  
借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治延壽即案校之  
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此特互相  
耳只宜去其官足矣何必棄市耶惲雖為然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多怨於朝廷及免為庶人  
治洋自娛為種豆之歌荒淫無度是亦宜死者  
然如上書告云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竟坐腰斬  
此則刑之過也若寬饒見上方用刑法任中書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尤

宦官奏封事曰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則言之極當者乃上以其怨謗下吏引佩刀自  
殺則過之過者也四人之死之不當其罪蓋如  
此

耿壽昌常平倉

翟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耿壽昌之  
法誠良矣意誠美矣然穀賤時誰能增其價以  
糴以利農乎穀貴時誰能減其價以糶以利民  
乎至於今日黃緣為市為吏胥為強賈遊起以

爭利已耳烏能遵其法為常平而貽惠於無窮  
也

以弘恭石顯典樞機

元帝初立則史高得領尚書事而弘恭石顯之  
典樞機也即有蕭望之之建白略不為念恭顯  
反誣其與周堪劉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專擅  
權勢請召致廷尉上不省其為下獄也使其飲  
酒自殺乃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傳及召顯等  
責問但得其免冠謝而已而不能正其罪於君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二十

德剛明二字全然闕欠其何以君天下哉宣帝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信夫

京房召見

京房以學易占候召見問上數言極剴切極痛  
快奈昏君可與言哉不可與言而與言徒殺其  
身而已矣

白虎殿對策

黃霸因塞四月雨雪此可以占當日之時政矣  
杜欽答永覽儒者知王鳳之柄用陰欲自託乃

言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毋聽曉昧之謬說歸咎乎無辜重失天心此豈成儒者之言哉後來張禹孔光劉歆皆號稱儒而竟做此意為言致漢業歸於王氏所業何事所讀何書而致此極哉殊可痛恨以孔光為丞相

孔光可謂無耻之甚矣上幸董賢令私過光光下車拜謁使其權與人主作及後復稱莽功德比周公致其篡逆何孔子之裔有若人乎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七

莽大夫楊雄死

楊雄作太玄法言從人學作奇字矣乃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頌莽竟授大將軍下幾死其視龔勝陳咸輩大相逕庭矣史稱莽大夫楊雄死何取於法言哉

更始年劉秀行大司馬事

當時新市平林兵起而皆無法度更始以劉姓立而其見羣臣恭懼流汗舉手不能言豈足以君天下哉唯蕭王知人善任置僚屬作文移從

事司察一如舊章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造因徒除莽苛政所以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豈偶然哉

水合

陳永嘉謂漢高雖水之間以大風脫光武潁池之役以水合濟豈人力也哉愚竊以為不然高帝入彭城收秦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幸大風折木發屋揚砂竊冥蓋晦乃得以數十騎遁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七

去此天數也若光武至薊會王子接起兵應王郎城中授亂趣駕而至潁沱河衆親流水流漸濁王嗣視還報曰水堅可渡至河河水亦合幸濟之使其不濟在光武必有一策以應之矣此不可盡歸之天也獨其延攬英雄與信任三傑者同耳

推心置人腹

蕭王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王郎交關謗書數千車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及

破降錫馬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自乘輕騎按行部陣真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安得不投死乎此所以能復成帝業也

殷興辭封

殷興貴人之兄也帝欲封之而固辭且對貴人言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常知足此誠法言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抱卒不為宗親求位使外戚皆若人也前何有上官桀王鳳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等之篡後何有竇憲梁冀等之亂哉

鄧禹復知帝欲偃干戈

鄧禹復等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列侯就第奉朝請是矣然若禹輩可終棄不用哉不用諸勳臣而唯以吏事責三公此光武之所為失也

漢皇后郭氏

光武立郭氏為后立子彊為太子矣至十七年乃廢郭氏立陰氏何為哉即有鄧綽之諫不見

信用太子彊請備藩國詔以為東海王其後去就有禮以魯益東海乃知彊之善為讓也知彊則可知郭氏矣光武何為乎廢立哉

馬援卒於軍

馬援即功名人也觀其少時謂賓客言曰丈夫為志窮當盡堅老當益壯初從隗囂轉事光武自交趾還請擊匈奴烏桓又請擊武陵蠻援慨然曰示所即則可知其為人矣乃竟愒愒之謗薨葬城西蓋在戡亂時不可無此等人實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苗

非國家可用之大器也

何譚非識

圖識何與於天下哉帝以赤伏符即位乃每事從之與郭舉高祖祀事將以識斷之及讀河圖會昌符語索河洛識文言九世當封禪等六言及是靈臺明堂肇雍宜布圖識於天下何譚極諫帝謂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解何信哉之若是深哉唯其中無定主也以此貽後所以後來明帝初信諸儒之學又遺求佛教入

中國茫無定主不特昏迷於漢世直貽禍於無窮也

### 李固立後

太尉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燹歸鄉里姊文姬像謀固燹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燹乘江東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及梁冀誅燹歸鄉里姊復戒姚承卷文集卷十一

生

### 開西邸賣官

開西邸賣官作列肆於後宮取利成何世界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司徒何官而可以錢取哉至今日開例入錢數千可至從四品則更有甚焉者矣可爲長歎

太丘長陳寔卒

何赴弔者若是之多耶總來標榜成風若以不入其黨之爲歎也使其人自隱晦何至於此

### 何進召外兵

當時閹寺柄權其實可惡何進聽袁紹之策欲召外兵誅宦官陳琳諫其但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矣反委釋利器於外功必不成祇爲亂耳斯言極當何進不從而召董卓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卓迎於北邙阪下遂廢帝立陳留王其亂一姚承卷文集卷十一

升六

至於此何進之初不從也大抵氣運使然忠言亦莫之用耳

### 王允內謀王室

董卓劫遷天子入長安時卓未至朝政大小悉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審結呂布誅卓且收蔡邕死於獄中可謂真大匠矣乃爲卓部將所殺惜哉蓋方是時漢當末造逢殺運卽有奉公愛國之臣莫若之何耳

蔡邕

以下原缺

宋恩堂草目錄

卷十二

論何晏等競爲清談

論竹林七賢

論羊祜請伐吳

論江統徙戎論

論魯褒錢神論

論張翰思尊

論王衍請石勒稱帝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論陶侃母截髮留賓

論顧合

論褚裒上表伐趙

論殷浩初負重名

論謝安總中書以上晉紀

論傅奕請除佛法

論魏徵卒

論上官儀草詔

論薛平景詠張柬之

論宋王劼立太子

論司馬承禎

論太廟四室壞

論張嘉貞不營產業

論張巡殺愛妾以享士

論以甄濟爲秘書郎

論王玄志卒

論石顯誅李輔國

論楊瑄疏奏選士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論子儀子暉子曖

論楊瑄平章事

論西河用兵月費

論令宦官典禁旅

論高崇文克成都

論有司籍李錡家

論修龍德殿

論宦官勢橫

論柳玭子

論唐特進張承業卒以上唐紀

論石敬瑭屈節契丹

論周主留心民事以上五代紀

論陳搏入朝

論作開寶寺

論張齊賢薦起种放

論孤注

論四賢一不肖

論歐陽修諫罷杜范韓富

姚氏文集卷十二

三

論狄青不認梁公

論議行新法

論程顥與王安石書

論詔詳定役法

論以三鎮昇金人

論以李綱為河東河南宣撫使

論秦檜還自金師

論作太廟於臨安

論朱熹募米商救浙東

論家狀書不是偽學

論蒙古使議同伐金

論繫籍聖賢

論希憲不受僧戒

論馬廷鸞辭位

論許衡在懷孟

論張世傑死宋室以上宋紀

論元仁宗論中書省臣

論吳澄論朱陸以上元紀

姚氏文集卷十二

四

來恩堂草目録

卷十二

論道統

論孟門弟子

論道統後宜接諸子

論董子

論蘇子

論陸子靜

論幾字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論定性書好學論

論正蒙

論無無

論水才溫性

論物我

論家禮

論家人嚴君

論忠恕

論程門立雪 以上性理

五

來恩堂草卷十二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何晏等競爲清談

方見節義標榜者之自投其禍又生出一番放達清談的來謂六經聖人糟粕崇尚虛無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何晏鄧粲荀粲王弼之徒誠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竹林七賢

嵇康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二阮劉伶輩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所稱逸民者果若人也乎哉

杜預爲黜陟之課

漢京房作考課法魏劉邵又作七十二條晉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請申唐虞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審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上下公相



察過此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此言儆善乃當時竟不行而今日之考課又甚有大敵於前者可嘆已

羊祜請伐吳

羊祜之與吳爲守及請伐吳事皆的確可行乃晉主遣祜護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言豈無謂哉若舉杜預以自代猶其兄之甚確者峴山墮淚之碑誠其宜矣

江統徙戎論

魏承春文集卷一二

二

江統謂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謂宜申諭發遣還之本域時不能用後來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中國爲戰爭之場幾二百年統誠深識遠慮之士所難到哉

魯褒錢神論

魯褒之論甚佳豈惟當世賈郭恣橫賄賂公行已哉至於今日誠大有然者卽至後世亦大有然者安得內本外末之君主持於上而使錢神

之無用哉

張翰思鱸

顧榮張翰之思尊鱸也大異於嘆華亭鶴唳者當時只宜隱不宜出也

王衍請石勒稱帝

王衍請羊祜論事辭甚清婉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後爲尚書令全尚清談不聞匡正之策方且與弟澄族弟敦陰管三寇及魏承春文集卷十二

三

奉太傅越喪還東海爲石勒所執問以晉政但其禍敗之由云計不出於已且云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帝以祈免勒曰若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殺之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以誤天下至於此桓溫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此賊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誠然哉

陶侃母截髮留賓

史稱陶侃母截髮留賓甚可駭異賓已至堂母

之貨。髮誰爲之貨。實又誰爲之買。辦而在堂。一。後又有實來。將何髮可截。以留之哉。史記其事。蓋謂其母之賢。寧截髮以留之也。云爾。莫聽其無實之言。以爲欺也。

類舍

讀史至。見其人俱習放達。爲高。而得一人曰。顏舍者。特異焉。當時謂王導帝師。百僚宜爲隆禮。太常馮懷問舍。舍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馮

姚承卷文集卷之二

四

祖思問。佞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簪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以隆禮爲問。後以性命爲著龜。此言真是達者。使當時皆若人焉。放曠。清談之習。其可以少挽哉。

褚哀上表伐趙

褚哀上表伐趙。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賊胡誠爲大憂。然恐更爲朝廷之憂。與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言。若合符節。此

言誠爲有見哉

殷浩初負重名

殷浩初時。負重名。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及出。請出師許洛。又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免爲庶人。既廢。常苦空作咄咄怪事。及溫欲以爲尚書令。浩心喜。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其人何如者。真可謂咄咄怪人哉。

謝安總中書

姚承卷文集卷之二

五

士君子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留心幹務。主持世道。謝安乃獨好聲律。卽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及謝玄率衆入。萬拒秦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命。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棊游衍。至夜乃還。幸玄遣劉牢之帥精兵。擊於淝水。大敗秦師。及驛書至。與客圍棊如故。此可稱愛國奉公之大臣乎。蓋東晉諸賢。大抵皆若是。而安則尤爲特甚也。

傅奕請除佛法

自漢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極其崇奉至魏作永寧寺極土木之美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而梁武帝捨身爲奴佛法之流布於天下甚矣幸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猶以非聖無法爲言真蔽惑人心之甚者也上從奕言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此可爲當日之一快然太宗則又牽多愛復立浮圖矣若之何能已之

魏徵卒

帝嘗怒謂長孫皇后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蓋惡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六

魏徵之直也其卒也自制碑文許其子尚公主何若是其眷顧之深耶蓋一時好名之心勝政體屬之若是耳及其後一疑其阿黨卽停其婚仆其碑惡直之真情于是乎畢見矣

上官儀草詔

武后專作威福上旣爲所制不勝其忿則坐朝堂之上明出一辭以廢之誰能爲格乃召上官儀草詔致左右奔以告后后遽詣白訴乃羞縮言曰我初無是心上官儀教我廢汝初無是心

而上官儀能爲教我哉此真無人氣者矣能不從其中制哉

薛季昶諫張柬之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等終無葬地其言可謂剴切矣乃皆付不聽致其後三思復通於韋后反爲其所噬也亦無及矣哉

宋王辭立太子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七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言極當於理劉幽求亦出數詞以決之其後成器絕無間言克善其後其亦異於建咸元吉之爲謀也已哉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之言與宋陳搏之言若合符契斯所謂有道之士哉視終南以爲捷徑者可以愧死矣

太廟四室壞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宋璟蘇頌皆以災異為戒諫姚崇乃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行期相會是則然矣然東都之幸也可無問乎如其宜幸即太廟四室壞亦無不可如其可已即無太廟四室壞亦可以無幸矣可無戒也乎哉

張嘉貞不營產業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將相何憂貧饑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斯數言者可以為萬世之殷鑒也

張巡殺愛妾以享士

讀史至張巡殺愛妾以享士不無感焉巡致死守城捍禦社稷即愛妾弗顧也則亦已矣守城軍士尚衆一二愛妾其能殺之以充饑且愛妾必其素所愛者雖自分必死然令軍士殺而宰之何以下死即從而烹之其何以下飭此天理

人皆所必無若史氏載之簡冊後世之人信之過矣是矣

以張濟為秘書郎

張濟初時隱居清巖山安祿山封刀於之濟引首待刃後謁廣平王於道詣京師上命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若斯人者真可以愧世之忘君事仇者矣

王玄志卒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使往撫慰將士是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為得之乃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能不致強悍者之窺伺哉是以殺者紛紛代者亦紛紛而終唐之世唯其下之所命也所以卒至於

不顧謀李輔國

張后誣國原表裏為奸後輔國與張后謀而誅之即當明正典刑乃以其殺張后之功而不欲顯誅之成何法紀唐室之不饒有出哉

楊琯疏奏選士

觀楊培之疏奏則知古所取士必其行著鄉閭學通世務者然後薦於州達於省而明經帖括皆可罷弗用矣乃今惟務明經濫觴時習以圖饒倖問以國事毫忽不知其何以堪任重哉惜乎其無功之復奏也

子儀子暉子暖

子儀遣其子暉將兵縱軍士暴橫段秀實以軍法行事乃一營大譟盡甲其子暖尚昇平公主者嘗與平言曰我父薄天子不為也何碩德

姚承卷文集卷十二

十

重望若公乃不能訓其子至是耶

楊瑄平章事

以楊瑄平章事制下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瑄至中堂衆之半黎幹駒從甚多即日省之崔寬第舍宏偉遠致之要見正人君子係國家之望不小也所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兩河川兵月費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因請括

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需又括僦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然未有取及士民學校若今日之餉違者不知將何結果讀斯段可深嘆息矣

令宦官典禁旅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覆轍如在目前乃今以宦官典禁旅如何不至於亡

高崇文克成都

觀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不獻婦人以

姚承卷文集卷十二

十二

求媼且表稱蜀無所陳力請效死邊鄙改汾寧節度使斯可知其爲人矣使爲將皆若人也唐室其有依賴哉

有司籍李錡家

有司籍李錡家財欲輸京師裴相李絳謂錡劍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輸上京遠近失望請以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如此舉動甚合人心此憲宗初政之可觀者

脩龍德殿

方誅淮西諸鎮卽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驛殿土木寢興裴度切諫不聽又遣中使之天竺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歷送諸寺韓愈切諫亦不聽心易滿而氣盈如何可以中興得

### 宦官勢橫

當時宦官愈橫建甯天子在其掌握劉蕡對策言下第則當時之事可知矣李宗閔乃籍宦官力得同平章引牛僧孺爲助出德裕於滑州及德裕招來夷人吐蕃悉怛謀率衆請歸僧孺

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十二

却謂修好守信爲上詔還其城與人吐蕃誅極慘刻後來上悔復用德裕而各立朋黨互相摘援致上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惟朋黨之難去此宦官之勢愈橫也以此終唐之世可勝嘆哉

### 柳玭戒子弟

柳玭戒子弟之言凡膏粱之家皆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可自省云

唐傳宗訓

唐特進張承業卒

唐亡久矣乃有張承業一人斯亦宦官也其心真如鐵石斯可謂忠臣之冠哉

### 不敬塘屈節昇丹

石敬瑭之謀爲帝抑當日之常態也乃桑維翰勸其屈節昇丹事定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致後來無窮之禍誠可痛恨

### 周主留心農事

五代時乃有周世宗一人留心民事又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定禮樂議刑統盡廢天下佛

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十三

寺撤佛像以鑄錢欲均天下之田以致治平斯亦可謂小康矣乃不終享以究其成亦可嘆也已

### 陳搏入朝

同博玄默修養之道但對云今日君臣協心正同德興化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真有道之言哉及放歸華山尋卒則知人未嘗不死矣世有渡蓬瀛求異術以祈不死者真妄人已哉

### 作開寶寺塔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費億萬計八年始成何  
爲其作此無益哉且問佛舍利何爲者甚哉僧  
人之妄誕足以迷世主也

張齊賢薦起種放

徵終南隱士種放其母曰勸汝勿聚徒講學果  
爲人知不得安處及後薦至無一言可用放還  
乃東封西祀無不與祿賜既豐置田長安強市  
爭訟杜鎬誦此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信乎  
處士之純盜虛名也我朝有一人亦聘就徵

姚承卷文集卷一二

西

歸與兄弟服爭產亦種放其人哉

孤注

澶淵之役全賴冠準主張王欽若輩束手無策  
不過修齋誦經而已及復起用乃以孤注目準  
深愧城下之盟謬進封禪之說以天書爲瑞欲  
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又祀汾陰神祠首以聽於  
神卽有孫奭天何言哉之諫竟不之聽可恨哉  
此人上用人不可不慎毋使傾險之小人得以  
與其間也

四賢一不肖

當時范仲淹余靖尹洙切諫時弊呂夷簡疾訴  
於帝並落其職歐陽修貽書高若訥不能救不  
復知人間羞愧事若訥上書修亦生貶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是則可喜而實可懼者襄亦當  
世知名之士何爲此而不顧哉

歐陽修諫罷杜范傳富

仁宗亦有志於治者乃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  
一時皆罷其職卽歐陽修懇懇上疏申救亦左

姚承卷文集卷一二

五

遷滁州所用竟得何人所謂一網打盡者誠然  
哉

狄青不認梁公

狄青在樞府凡有持唐狄梁公像及告身十餘  
道來獻者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前與大有恩也今時人或驟富貴妄認某某  
爲祖如郭崇緒之所爲者可自愧死矣

議行新法

桑弘羊劉晏言利之臣也君子所不道乃安石

謂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利後世唯二人相合此意欲修此法以收利權至青苗助役紛紛競起薦呂惠卿等佐之卽有正人君子干言萬語總不能挽其轍斯實氣運使然所以卒基後來之禍至於不可救藥也

程顥與王安石言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共擊王安石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相待程顥乃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斯誠進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去

詔詳定役法

法有不可不改者若青苗市易等之法是也有必不可改者若願役之法是也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耳蘇軾之言極爲有理而司馬光必欲改之安石聞之亦歎曰一罷至此乎其後卒啟紹聖之紛紛若

實不能無過

以三鎮界金人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界金人金人覺退神師道諸擊之半渡不聽曰異日必爲國患呂好問亦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當求禦敵之策亦不聽蓋止欲偷安於旦夕已耳寧復爲桑土之謀哉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宣撫使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路宣撫使時金人退上下

姚承菴文集卷一二

去

恬然置邊事不問李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至是太原圍急始復遣之綱以死自任後來歷建大功而時起之時退之又時一用之爲相僅七十日而忠誠義氣凜然動於遠邇其人可置之勿用哉

秦檜還自金師

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懶爲其任用及南伐與秦金事今與妻王氏自其軍中來乃倡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及見帝



猶信之無疑也

作太廟於臨安

如臨安作太廟於臨安分明南自南北自北如泰極之所言矣

朱熹募米商救浙東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熹至移書他郡募米商米遠湊熹茲可識其通變之大略矣今浙東猶大昔也米一不足有司輒定其姚永菴文集卷十二

大

價據商賈不來能不愈增其價而無糴哉茲可以朱子為法矣

家狀書不是偽學

時崇偽學之黨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是矣然學可容偽哉學在明新以止至善也學在全天命之性也學在學而時習以為君子也學在亦有仁義而已也士人平日所習若此何偽之有唯是聚徒登壇必以弊業事廢為衡有假偽者難於其間至於滯

仁義而所行悉非如今世之假道學者則誠可厭耳若周程張朱自願從之游者則何偽之有

蒙古使議同伐金

時金兩河已為蒙古所殘破我國勢漸蹙遂有南窺淮海之謀真德秀上言達觀在今日無異女直之方興不可不預圖慮之之策及蒙古使來議同伐金朝臣皆謂可遂復仇之計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姚永菴文集卷十二

元

可不監帝不從竟許之此豈可以為國哉宜其不旋踵以至於亡也

繫籍聖賢

繫籍聖賢一語可謂切中時弊今時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無敢與辯者其人也何如養靜自守學為聖賢一日則一日聖賢也之為愈哉

希憲不受僧戒

蒙古上令庶希憲受帝師僧戒希憲曰臣已受

孔子之戒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教亦云釋氏有貪嗔癡三戒孔子曰戒之在色戒之在陽戒之在得非即貪嗔癡三戒耶惜人知受僧戒不識孔子之明戒也識得孔子明戒守之終身寧不勝於釋氏哉

馬廷鸞辭位

右丞相馬廷鸞拒於賈似道而求罷辭曰臣死之日無日不復見君父矣蓋因事方殷大臣不知羣臣不知列闕不知元輔方作半開堂日肆滯

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二十

樂與媚尼美人歸地聞蟬蟀忘軍國大事有言及者輒加貶斥孟子所謂泄泄猶吾者其人其何以當國哉如之何不至於亡

許衡在懷孟

元許衡在懷孟簡絕人事動於自治門若朝廷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旁舍有僧年百餘歲者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自是不復與弟子蓋化之也衡其聖賢之徒歟

張世傑死宋室

皇太后楊氏崩張世傑死之死於大風之覆舟也若取解香來仰天大呼云云則世傑當日之志耳颶風大作舟人悉皆皇恐誰聽其仰天云云哉此所謂史氏之言也

元仁宗諭中書省臣

元仁宗與省臣口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繫一時公論而國史關萬世公論也此言極識國體爽狄之有君誠然哉

姚承春文集卷十二

廿一

吳澄論朱陸

吳澄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尊德性為本誠然哉蓋問學者問道其德性也尊德性是本而其所道者則在問學耳學者但細玩一而字當自得之矣

性理指歸小論

論道統

余嘗觀諸儒敘道統蔡季通云自堯舜以下若  
不生个孔子後人何處討分曉又不生个孟子  
後人如何討分曉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  
史策者真是說夢只有个韓文公依稀說得似  
此言似矣而實有過焉道之大原出於天正心  
以正朝廷正誼明道之論種種說極有理若董  
仲舒氏豈亦猶是說夢耶是不可以不辨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七

論孟門弟子

孔門諸弟無庸論矣孟門豈無其人哉公孫丑  
萬章之徒固皆碌碌若桃應設舜爲天子皋陶  
爲士齊瞽殺人之問豈其無歸於世教哉又若  
夾之舍墨而歸儒聞一本仁孝之說慨然自失  
問孟子之命我與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者何  
以異又若樂正子之善信推之可至於美大出  
之可優於天下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總此  
書者何致詳於濂洛關閩諸及門而疎畧于亞

聖大賢之親炙者也

論道統後宜接諸子

或謂牧曰子叙道統於太極圖說等書之前似  
矣然既始道統應即接諸儒胡攬入諸子也牧  
曰道統繫在聖賢何可一日斷絕無柰老墨輩  
並生于聖賢之世而好異以立論也有老墨則  
有莊列有申韓有荀楊等不一其人非不言性  
而實戾於性非不言道而實戾於道倘不致辯  
於大聖大賢之後則何以知道統之幾絕而諸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三

儒之仰繼哉且宋儒之著述本漢儒之訓詁爲  
多如戴如毛如伏生等之訓詁其人雖未必皆  
賢然要亦聖賢之徒也况董仲舒學貫天人其  
言其行未必即媿於宋儒即唐之韓愈雖功名  
之士然原道一論佛骨一表豈其不及宋儒之  
門弟哉特其時無若宋儒之倡學者從游者相  
與聚講於門牆以明聖賢之指歸以紹聖賢之  
統緒耳然在當世可無其人哉即宋諸儒而上  
可卽斥董韓而不紀哉獨恨編是書者不加評

品混董韓於老莊申韓之列無以服後學者之心耳牧今若是其次第正慨道統之所以失其傳也正推尊諸儒不同於諸子而可以仰紹先聖之道統也豈敢自立意見混淆後先諸賢而無別哉高明君子請細覽而加繹焉

### 論董子

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卽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正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與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傳孟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困知勉行之遺音使若人者得聖門爲依歸豈不可附於游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疑其施展之未必得也嗟乎彼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柰世之莫宗而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主而非禮不行時方取容而正身率下卒老于家無愧無怍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且不

獨董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後世之興者使不混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者幸虛心一評焉

### 論蘇子

凡議論須持平可信後世子瞻在當時雖似豪放然節聚未見喪失安見德行不如介甫也且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介甫之德行安在哉以子雱之恣蕩不能一檢束他可知已若子瞻初年論生財用兵或亦有之然見介甫做壞便知不是倘其初年見用於時做得狠狠未必不知悔改也豈若介甫執初做到極狠狠處反引兇類禍國戕民而不恤耶子瞻只緣初與洛黨爲仇故洛之黨共詆之一味傳言必攢斥之而不與耳敢與一伸辯焉  
子靜見處亦高卽其砥行持論亦大有不可磨

滅者在但其平日不消朱子朱子因是特不與之觀此編所載朱子語錄十三段二千餘言並無一語見訖則可知當日之意矣收竊不平特錄虞邵菴一段見當時亦有此儒且聞朱子與辯於白鹿洞意氣兩無所芥胡此編之一不錄也

### 論幾字

此幾字助于尚書著于周易而解在孔子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曷嘗有凶

姚承春文集卷一二

三

字哉而漢儒妄以爲闕後世因相踵而成訛蓋未深究尚書周公孔子之旨耳周公係屯三爻云即鹿無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知舍幾屬於君子正見唯君子爲能見此幾也非善惡兩岐之幾也孔子於乾三爻辭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正見唯知天理之至必求至之乃可以與幾亦非與善惡兩岐之幾也若繫傳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則其義尤明蓋幾者吉之先見正其辨介於凶處研得此幾則有吉而

无凶故可以成天下之務耳再按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惟時惟幾惟幾惟康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則通上善一途說更明何者聖君宰幾務于朝堂有不從善而從善惡之兩岐者耶唯善原天下之一故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耳若云兩岐其何以語時其何以得康哉且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可云冒貢于非善惡之幾哉今周于是言乃云幾善惡蓋信漢儒補凶字之誤而未加考正耳或亦謂辨此幾之善介於其惡而非謂幾之有善惡也再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是動之微也知皆擴而充之則可爲天下之孝子可爲天下之悌弟可爲天下之仁臣義士可爲天下之完人善孰有大於是吉孰有大於是凶與惡安在哉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子繫傳又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可証此幾是善端之發是吉祥之兆是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安可將善惡並峙以立論哉愚未學無知安敢妄議周子但

姚承春文集卷一二

三

從周公孔子尚書之說似見幾字頗真不得不  
一辯以正千古之謬耳。

### 論定性書好學論

編性理者於周子載太極圖說通書於張子載  
西銘正蒙於邵子載皇極經世於朱子載家禮  
易學啓蒙於蔡子載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  
是矣二程夫子所著亦博胡獨闕然不載於篇  
首也且明道定性一書何亞於通書西銘哉伊  
川易說春秋說及他著固不能盡錄然論顏子  
姚永菴文集卷十二

好學一篇固作聖之正範也胡併不載於是編  
耶愚因覽近思錄而得之將二書分載於通書  
之後使後學知周程張朱所以繼絕學於性聖  
開聲蒙於萬世者固各有可見者耳若二程夫  
子固不以是編之載不載爲重輕也

### 論正蒙

後學者亦知覽性理一書矣但看太極圖說通  
書西銘則樂爲講解至正蒙則師不能解弟不  
能領輒廢卷併其後俱不覽是可嘆也愚因摘

卒難領會者姑置勿錄庶後學可無廢卷而張  
子之所爲張子者亦畧可見於數條固不必其  
悉備也

### 論無無

孔子曰無而爲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曾  
子曰有若無有無二字聖賢言之多矣子厚乃  
曰無無無無是釋氏語宗學原向釋氏來故贊  
之者曰晚逃佛老卽此語看來尚逃佛未盡也  
姚永菴文集卷一二

### 論水才漚性

論氣於海水曰水曰漚足以明聚散之歸  
矣於水曰才於漚曰性却甚費解

### 論物我

此物我二字極佳天地與我皆物也我不能成  
其爲我則非物矣中庸云不誠無物是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天下之理得而成  
其中斯可謂以道體物我乎道體可以物

不至大謬語當加深省

論家禮

細閱家禮一書朱子究觀古今典籍因禮之  
不可變者如損益於其間其大本在於名分  
學受敬而其要又在畧浮文以敦本實仁  
家日用其何可闕唯是儀節不可不講禮意  
其所止者後學誠知此禮意則儀節自然可  
不竭驟語以儀節後學將厭且棄而禮意  
不復存矣愚於冠昏喪祭下但取先儒開論  
禮意之易曉者著于篇儀節不敢及蓋家禮儀節  
朱子自有成書學禮者異日更可講求也

論家人嚴君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不嚴不  
可以謂家故愚謂處家者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必若皆為臣綱而後可

論忠恕

忠恕字皆從心中心知是如心如是是謂忠恕  
皆在此心內自見得朱子將忠恕分內外亦是

不若真西山釋恕字曰如心之謂較為明快痛  
切即忠信二字亦是中心誠實而言衍從之已  
爾似不必分內外以為言也

論程門立雪

孔門諸弟嘗從游舞雩之下矣亦嘗侍坐侍側  
矣未聞弟子立而師瞑目至雪深一尺者宋儒  
大都立異示人其師其弟有並失之者立雪一  
尺何如坐春風中三月哉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三

計家訓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目錄

來恩堂草卷十三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此家訓也。藏笥中用示後人。今亦付刻。請正。

海內大方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字是八個柱子。有八

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

聖賢開口便說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

便不成人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奈何自失其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初。不齒於人類也。

乙

戴記載小孝中孝大孝。孝經載孝之始孝之中

孝之終。統是教人做人。無忝爾所生。一孝立萬

善從。是為肖子是為完人。

賢不肖皆吾子。為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

愛日久兄弟間不覺怨憤之積。往往一待親沒

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永久。全要此處見得明

不貽後來之禍。

人但為子孫作牛馬計。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



之恩誠一衣一食無不念及言及使兒曹數數聞之必能自立自守久長之計莫過是矣

斯子之詩說到烏革鞏飛美璋夫瓦盛矣然開首却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猶能自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兄弟間偶有不和懷處即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有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怒也只是個不藏不宿所以為聖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懷仇隙至有陰妬讐結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二

兄弟雖當親愛時宜常若親在時凡一應交接禮儀門戶差役及他有急難皆當出身力為之不可彼此推諉

妯娌間易生嫌隙乃嫌隙之生當起于舅姑之偏私成于女奴之讒構家人之睽多坐此是不可不深慮者然大要在為丈夫者見得財帛輕重時以此開曉婦人使不惑于私構而成隙則家可常合而不睽矣夫為妻綱一語極矣

緊

一夫一婦是正理若年四十而無子不可不娶一妾然中間却有個處法不善調停使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難馴安望其生且育哉調停謂何自處於正而已

人人生子不以為異若論人生一個人出來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之物和氣致祥一毫乖戾生不來即生得來決非是個善物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

嘗謂結髮糟糠萬萬不宜乖棄或不幸先亡後娶尤宜思渠苦于肯不得享于今厚加照拂其所生是為正理今或有偏愛後妻後妾併棄前子不愛者豈前所生者出於人所構哉可發一嘆

蒙養無他法但日教之孝弟教之謹信教之汎愛衆親仁看略有餘暇時又教之學文不疾不徐不使一時放過不令一念走作保完真純俾無損壞則聖功在是矣是之謂蒙以養正

古重蒙養謂聖功在此也。後世則易為驕養矣。驕養起于一念之姑息。然愛不知勞。其究為傲。為妄。為下流。不肖。至內戕本根。外召禍亂。可畏哉。可畏哉。

蒙養不專在男也。女亦須從幼教之。可令歸正。女之最汚是失身。最惡是多言。長舌階厲。治容誨淫。自古記之。故一教其緘默。勿妄言是非。一教其簡素。勿脩飾容儀。鍼指紡績。外宜教烹調飲食。為他日中饋。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維。此九字可盡大家姆訓。

姓本卷文集卷一三

四

凡議婚姻。當擇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其家法。如師不呼徒慕一時之富貴。蓋婿婦性行良善。後來自有無限好處。不然雖富貴無益也。

麟趾之詩首章云。振振公子。次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振振公族。由于而孫而族。皆振振焉。是為一家之禎。語曰。子孫賢族將大。凡我族人共勉之。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

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人付托之矣。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歛葬。及他有患難。莫可控訴者。即當盡心力以周全之。此為人子孫承祖宗付托分內事。切不可視為泛常推諉。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會祀宗祠。日常舉其善告之祖宗。激示來裔。其有過惡宜懲者。亦於是日訓戒之。使知省改。

族人不幸無後者。其親兄弟當勸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其人或終無生育。即姓承卷文集卷十三

五

當擇一應繼者為嗣。切勿接養他姓。垂得罪于祖宗。

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立宗祠。創族譜。所以合其渙也。然不立祭田。恐後人或以無田而廢祀而立義田。以給族之不能養者。立義學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義塚以收族之不能葬者。皆仁人君子所當憫然動念。必周置以貽教子無窮者也。范文正公自宋迄今。益數百年矣。而義庄猶存。視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

敢以是爲勸爲戒

凡祠堂墳墓須時勤展視歲加脩理莫教大體始興工作若住居有一簷一瓦之壞卽宜治之切不可無端土木以傾貲業語云與人不睦勸人造屋此言最可作

祖宗祀由率皆指而聚生于斯哭于斯聚而旋于斯固其所深祝者萬萬不可輕棄倘以人衆不能聚居卽歸一房居之餘各自爲居處切不可屬之他姓萬一俱貧不能支亦宜苦守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六

一隅思爲恢復之計若有不才子孫貪家姓厚貴先將受分投獻通族宜共擊之鳴官治以不孝之罪旋以理抗勞豪莫爲吞併萬萬力不能抗亦宜哀請乞存香火是爲賢子孫不然者恐不可見先人于地下且亦無面目自立于人世也

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係利女貞三字周公於初爻卽係閑之一字閑从門从木門有檻木内外始有關防二爻係

无攸遂在中饋申利女貞之意然大綱却在男

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嬉嬉終吝嗃嗃固似太嚴而嬉嬉可稱家節哉言婦則責在夫言子則責在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責者如是始稱是家故四爻係富家以志順五爻係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得故上爻係有孚威如之辭象申之曰反身之謂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聖人論家政綱紀節目曲折無遺蓋如此有家者尚三復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七

于此卦

家人内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凡女奴男僕年十歲以上不可縱放其出入而女尼賣鬻等尤宜痛絕蓋此輩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更有不可言者周公係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閑得定然後成得家此語時當三復

待童僕不可不嚴然飲食寒暑不可不時加省視已食卽思其饑已衣卽思其寒如棉衣蚊帳之類皆當豫爲料理陶靖節遣一僕侍其子曰

亦人子也當善遇之此言大可深味

人須各務一職業第一品格是讀書第一本等是務農外此爲工爲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終身可免于禍患唯游手放閑便要走到非僻處所去自惟于法罔大是可畏勸我後人毋爲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

此居家不可無親友之輔然正人君子多落落難合而僻媚小人常飾在人懷易相親狎識地未定者遇此輩卽傾心腹任之略無爾我而不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八

知其所採取者悉得也其所誅求者無厭也稍有不便卽將汝陰私攻發於他人矣名節身家喪壞不小孰若親正人之爲有裨哉然親正遠人要在敬之一字敬則正人君子諍導已而與彼小人則望望而去耳不惡而嚴舍此更無他法

交與宜親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則誘之佚游以蕩其家業大則咬之交構以戕其本支其誘導之淫慾以喪其身命可畏哉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如存其主遠者不呼不摩加結納然交接貴情于禮若從無知識者不可妄相交結自爲卑誦之狀且與其費數金結一貴顯之人不爲所禮就若將此以周貧急使彼可支旦夕而懷感於無窮也

睦族之次卽在睦鄰鄰與我相比日久最宜親昵假令以意氣相陵壓彼卽一時隱忍能無忿異之心乎積而久之緩急無望其相助且更有仇結而不解者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九

嘗見有勢之家不獨自行暴戾於家偶鄉鄰有觸於我者輒加意氣凌轢此大非理吾家小人家自無此事或後稍有進焉亦宜愈加收斂不獨不可凌於鄉卽家有豪奴悍僕但可送官懲治切勿自逞胸臆取不可測之禍也

吾祖居田畔鄰人有占過多尺者初不與較而自止若與較鳴官人必謂我使勢矣今傍近去處或有來信應買者寧略多價與之使渠可無後言其或不然卽切近處所視爲官地軍地自

可息欲火矣。天下大一統，尚東有倭，北有虜，不曾方圓得。況百姓家，何必求方圓？費心思而自極其擾害哉。

吾子孫但務耕讀本業，切莫服役于衙門。但就實地生理，切莫奔利于江湖。衙門有刑法，江湖有風波，可畏哉。雖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險，尤有甚於此者。

世稱清白之家，匪苟焉而可承者，謂其行已唯事乎布素，教家克尚乎簡約，而交游一崇乎道義。永春文集卷十三

凡聲色貨利非禮之干，稍有玷於家聲者，戒勿趨之。凡孝友廉節當為之事，大有關於家教者，競即從之。而長幼尊卑聚會時，又互相規誨，各求無忤於賢者之後，是為真清白耳。

凡勞瘁煎灼有時，而盡爭如守道務本者，可常享其榮盛哉。一園茅草之詩三詠之煞，有深味也。

諺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年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起家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後漸

流于荒惰，可惜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起家的人，未有不戒于儉而後漸廢于侈靡，可惜也。

居家切要在勤儉二字。既勤且儉矣，尤在忍之一字。偶以言語之傷，非橫之及，不勝一朝之忿，構怨結仇，致傾家室，可惜。勤儉之積，一朝廢也。而況及其身，併及其先人哉。宜切戒之。

唯清修可勝富貴，雖富貴不可不清修。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當念

傳福二字。

人當貧困時，最宜植立自守。衙門之節，若卑詔於豪勢之人，不獨自壞門風，且徒取人厭。其實無濟于貧乏也。

人須儉約自持，不可恃產浪費。到敗壞時，干求人許多，不雅。尚有未必得者，即得亦須勉儉。以完信行，否則不齒於士類矣。尚慎諸。

無端不可輕行借貸。借貸要還的，一毫賴不得。若家或頗過人，有借貸無寧量力稍助之，切不可

此書係卷之三  
何者予之印  
里乃人之印  
其印之印  
其印之印  
其印之印  
其印之印  
其印之印  
其印之印

可輕爲借貸後來反傷親情也若作保作中即  
關已行尤切記不可

凡家稍充裕宜由親及疎量力以濟其貧乏此  
是莫大陰德事不然徒積而取怨其禍且不小  
矣語云積聚不散必遭水火盜賊此言大可自  
警

凡燕會期於成禮切不可搬演戲劇誨盜啓淫  
皆由於此慎防之守之

喪事有吾儒家禮在切不可用浮屠

此承卷二集卷十三

三

冠婚喪祭四事家禮載之甚詳然大要在稱家  
有無中於禮而已非其禮爲之則得罪於名教  
不量其力爲之則自破其家產是不可不深念  
者

今人有戒特殺者似爲太過然輕啓宴會多殺  
牲口誠亦不宜讀蘇子號呼於挺刃之下數語  
當舉箸不忍矣

凡就降藥須細加體訪莫輕聽人薦以身軀做  
人情凡請師傳須添加揀擇莫輕信人薦以兒

予做人情凡成契券收稅冊大關節須詳加確  
慎莫苟信人言輕爲許可以身家做人情

人須自保養不使有疾或不幸有疾當自反其  
所以致此者弗諱以忌醫既就醫治矣宜寬心  
以俟其愈內勿輕信婦人言外勿輕信師巫言  
破費以傾其家產

丙午觀行遇萍鄉尹韓眉山丈說曾見年一百  
五歲者問有修養之術否回言未嘗有之唯少  
年時見人說冬夏三宜絕房事因於每至前  
姪承卷二集卷十三

十三

後共戒一月此本載在月令者伊偶聞之誠信  
而力行多歷年所是所謂修養之要訣也恨知  
讀書者反不能行而自促其亡耳余老矣悔不  
及早聞此言後來少年宜因此言慎戒以避享  
馬

凡人欲養身先宜自息慾火凡人欲保家先宜  
自絕妄求

精神財帛能惜得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視人猶  
已亦宜爲其珍惜切不可盡人之力盡人之情

今其不堪到不堪處出爾反爾反損已之精力矣

有走不盡的路有讀不盡的書有做不盡的事總須量精力為之不可強所不能自疲其精力余少壯時多有不知循理事多有不知惜身事至今一思一悔恨汝後人當自檢自養毋效我所為至老而又自悔也

切不可習天文識緯之書切不可聽妖人咒罵之法自取不可測之禍若全真煉丹總屬妖妄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四

尤切不可輕信以自破其家

讀書的有文會文會擇人方有益無損做百姓的有社會神會此地方一衆事不可獨御出銀不赴飲可也若銀會酒會則萬萬不可與未有與而克終者

訟非美事即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舉訟到必不可已處然後鳴之官司然有從旁勸釋者即聽其解已之可也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最宜三復然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

訟之本也

諺云若要寬先完官錢根切不可拖賴吾家世來先完錢根故里長爭奪為甲首今雖業漸稍充亦只照先限完銀不累里長比貴照舊加贈完根不累里長賠贖里長常要我為甲首可常為快活百姓矣切不可聽人說自立宦戶立宦戶要白養一個出官的人萬一差池縣父母或加比較官軍臨兌或來噪嚷即討得小便宜失却大體面矣萬一田多要立亦宜分付出官的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五

人謹慎承役且宜自加照管莫使出官的人侵漁其間為身家之累

凡有必不可已的事即宜自身出頭可以了得躲不出頭人視為懦弱受欺受詐不可勝言免且事亦終不結果多費何益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可省已

積金積德達者猶謂未必能守能讀也況于珍玩乎珍玩取禍從古可為明監也況于今世乎庶人無罪懷璧其罪身衣口食之外皆長物也

布帛菽粟之外皆尤物也念之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澤之速殊不知富貴利達自有天數生而不勞死而進修而事貴死者之蔭庇理有是乎有貪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理也

可惑已

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節說到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安可不覓善地以比化者但善地在藏風歛氣可蔭庇後人耳必覓發達之地

姚承庵文集卷十三

十六

地多費心力以求謀甚至損人而利己此最是傷天理事切不可爲若所葬埋處苟無水無蟻亦可自慊矣或聽堪輿家言別遷移以求利達是大不孝事天未有肯祐之者尤切戒不可切戒不可

吾上世初無顯達者叨仕自吾始此如大江大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唯十分培植或可求延無壞否則夜半一風潮旋復江湖矣可畏哉可畏哉

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要在乎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意也虫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内生淫慾外肆奸邪即虫之蝕風之透也慎戒茲爲生子生孫之大計

凡人爲子孫計皆思創立基業然不有至大至久者在乎舍心地而田地舍德產而房產已失矣况惟利是圖自損陰陽欲令子孫永享其可得乎

姚承庵文集卷十三

十七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來人試得多了不消我復去試得

祖宗積德若干年然後生得我們叨在衣冠之列乃或自恃才勢橫作妄爲得罪名教可惜分毫珠玉之積一朝盡委於糞土中也

語云計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一思計便宜便自壞了心術自損了陰陽大失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便宜時然後見之也



之家鬼職其戶凡事求無愧于神明庶可  
子天之祐否則不覺昏迷自陷于危亡之轍矣  
天啓其聰天奪之鑒二語時宜惕省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此言極佳但彼云前世後世則輪  
迴之說耳吾思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  
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不有祖父之積  
累昔日之勤勉焉有今日乃今日作為不知祖  
父之積累可望此身之考終子孫之福履乎是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所當惕省者  
大

余令新興無他善狀唯賑濟一節自謂可道前  
過乃人揭我云百姓不沾一粒盡入私囊余亦  
不敢辯但昔衙舍云勤恤在我知不知有天知  
品騰由人得不得皆自得今雖不敢謂天知然  
亦較常自得矣汝輩後或有出仕者但求無愧  
于此心勿因毀譽自為加損也

余常自揣深過涯分特書小聯云得此已過矣  
敢萌半點邪思求為可繼也須積十分陰德此

四語是我傳家至寶莫輕視為田舍翁也  
吾家世用紋銀不識煎銷銀匠却亦自得便宜  
用低銀及串水米者自損陰德不小當切以為  
戒

今人欲欺人豈能行之智與強者無非欺其愚  
欺其懦弱而已然老天煞有明眼報應分毫不  
錯吾誰欺欺天乎此匪獨大契約大交關處不  
可欺即權衡豆釜之間亦不可分毫欺也

凡置田地房屋先須查訪來歷明白正契成交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十九

價用足色足數不可短欠分毫稍討分毫便宜  
後將有不勝之悔矣貴買田地積與子孫古人  
之言不我欺也若貪圖方圓一節所損陰德不  
小尤宜深戒

諺云貪產窮惜產窮此言大是有味

田地多難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僕多難  
約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膏腴的人所羨伶仃  
的合使乖易慎諸

余嫁女不論聘財娶婦不視奩費自任回抵舍

房園中不留一文是兒曹所共知見者後人當以為式

余總角時遇長者於道肅揖拱立俟過後行偶有問及則謹對而退而商猶發赤也今少者似不如是矣爾曹但看闕黨童子一章自知禮遜可免欲速成之訛

一部大學只說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說得處事一部易經只說得善補過修補二字極好器服壞且思修補况於身心乎

龍承卷文集卷十三

干

易曰聰不明也詩曰無哲不愚自恃聰哲的便要降在昏昧不明處所去可惜哉所以人貴善其聰自全其拙

智術仁術不可無權謀術數不可有蓋智術仁術善用之以歸于正者也權謀術數曲用之以歸于謫者也正謫之辨遠矣動關人品所係不小宜慎諸

才不宜露勢不宜恃享不宜過能含章遜色不盡自存無限受用

凡聞人過失父子兄弟私會時或可語以自警切不可語之外人招尤取禍所關不小

凡與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謂有心讖誑痛恨切骨矣書云隴口出好興戎詩云善戲謔者不為虐芳戲謔尤所宜慎

聽言當以理觀一聞輒以為據往往多失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慎且忽焉而不察

龍承卷文集卷十三

主

俗語有儘可動人者即罵詈之言不可不察也今人動說不成器不成器其可以成人乎北人罵人不當家不當家其可以成家乎

余性太直慙一特氣忿所發言行多有過當處雖旋即追悔然亦已無及矣是兒曹所宜深戒者

余聞一善言無一不紬繹無一不牢記向在京寓一好修老人家偶見余惱發徐解曰情要殺人余聞此一語知好亦殺人不獨惱也又嘗對

余言天平上針是天心下針是人心下針須合若上針極爲善驗又嘗與余言獅子乳唯破黎蓋可以盛得金銀器亦能滲漏此事雖不試見然聞人善言不以實心承受能如玻璃蓋乎是語亦有彈機不可不牢記者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聞人曖昧決不可出諸口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可深省也

阿恣從人可羞剛愎自用可惡不執不阿是爲中道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

尋常不可見得能立於波流風靡之中是爲雅操

澹泊二字最好澹恬澹也泊安泊也恬澹安泊無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反是以求濃艷趨炎勢蠅營狗苟心勞而日拙矣孰與澹泊之能日休也

人要方得圓得而方圓中却又有時宜在易論圓神方知蓋以易貢二字最妙變易以貢是爲方圓之時稜角峭厲非方也和光同塵非圓也

而固執不通非易也要認得明

語云自成自立自暴自棄又云自尊自重自輕自賤成立暴棄自我尊重輕賤自我慎擇而處之

余少時偶書一聯儼人要存心好讀書哭見理明究竟自壯至老亦只此二句足以自警

講道講甚麼但就弟子入則孝一章日日體驗力行去便是聖賢之徒了先儒訓道言也又訓道行也言貴行行方是道不行雖講無益也宜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

辨諸

聖賢教人一生謹慎在非禮勿視四句教人一生保養在成之在色三句教人一生安閑在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教人一生受用在天下一之廣居一節

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此二語極爲喫緊朝夕常宜念省

郊黨一篇總畫得夫子一個體貌至末却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活活畫出夫子一個心來今

細玩舉字翔字集字斯字矣字而後字仕止久  
速分明若在眼前然此個心竅吾人皆有之皆  
不可不曉倘臨事而不為慮是鴛鴦于飛不慮  
畢羅之及也未事而不為防是鴛鴦在梁不戢  
其左翼也於止不知所止是黃鳥不止於丘隅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夫人少有得焉亦甚况反身而誠得其所以為  
我少有失焉亦憂况舍其路放其心失其所以  
純承卷文集卷十三

為人孟子一邊說個樂莫大焉一邊說個哀哉

大可警惕

常念此聖賢所學何事二語決不墮落於不

肖

人未嘗輕人性命人往往自輕賊之甚可惜  
人思奪造化造化將反奪我矣此間須要知分

曉

坡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  
粘作壁上楮可為知進不知退者繫

聖人所謂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一是自家不肯  
料理一是人言不能醫療是所謂下愚不移者  
真可痛恨

父母生我自取一乳名起至百凡事務無不祝  
願到好處我乃不自保惜萌一邪念行一非義  
至不義於人類不亦可自愧死哉人能常念及  
此自不敢為不肖之子矣

欲字从谷从欠穀谷常是欠缺如何可填得滿  
只有一理字可以塞絕得孟子云養心莫善於  
寡欲欲寡與否存不存係為人易不以理自制

以自陷于亡

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罟獲陷穽誰不知險誰任其驅

而納諸曰利欲也利欲在前分明有箇大坑害

在人自爭趨爭陷焉可痛已古詩云利欲驅人

而不知此語極為提醒

凡人須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  
可以任得事如常益壯益壯益壯是立志之說

也

孟子七篇只說箇有為只病箇不為不為的人莫可振奮直趨到下愚不肯止可恨已

盤桓錯節可以驗我之才波瀾風靡可以驗我

之操數難險阻可以驗我之思震憾折衝可以

驗我之加含忍辱可以驗我之量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驕養太過的好看

不中用

學者心之白日也不知好學卽好仁好知好信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

好直好勇好剛亦皆有敵也況於他好乎做到

老學到老此心自光明正大過人遠矣然做到

老學不了此尤不可不加之慮也

但讀聖賢之書是真正士子但守祖宗之訓是

真正兒子但奉

朝廷之法是真正臣子不則爲邪爲僻卽有所

着見不可謂真正人品也

要與世間持持事業須先立定脚跟始不立定

脚跟如何可承受得

事到面前須先論個是非隨論個利害知是非

則不屑妄爲知利害則不敢妄爲行無不得矣

竊惟不審此而自蹈于危亡者

語云富貴不開花此言甚姪人見花開之爲盛

不知一開卽謝隨之唯是含胎發蕊時乃爲盛

耳花到開時自開不能爲主若人可自做主得

但當隆盛時恒存謙退意思常若胎含蕊發時

何等榮艷若一發揮殆盡卽消亡隨之矣是可

悔恨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

論不善處富貴者不說別的特說一個淫字驕

奢淫佚所自邪也而淫爲甚幾人到此自悞平

生深念之慎之

客氣甚害事要在有主主者何忠信是已

祖父千辛萬苦做成一個家子孫風花雪月一

時去蕩壞了真可痛惜真可痛恨

分明一個安居在不肯去住却處于危分明一

條正路在不肯去行却向于邪真是自暴自棄

可恨也



存資質的人到十八九歲時當愈加謹謹日就  
於規矩中便日向於聖賢日就於書簿中便日  
流於下愚不肖此間所開最大莫教走錯  
人以面情難却而輕諾然輕諾却害多少事最  
宜深戒

好勝之心不可在功名上唯當在學問上然學  
問臨極精進尤當守之以謙毫無勝人之氣是  
所羨也

禮記慈以旨甘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三十

子幼者無所不用其極也幼者能復將此心以  
養其老是為真孝

凡知痛痒的人皆可化誨唯是諭之不知羞辱  
之不知規鞭策之不知改任伊怒之之極而彼  
之頑劣如故諄所謂頑妻劣子無法可治者是  
所謂不可怒者也不幸遇若等人只有放出而  
不表禮一着

父母望子不專在起家立業上全望其為善以  
成名為人子者將一有為必思及父母則雖欲

不為善不可得矣孝經立身行道語最可誦  
讀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

馬盡然語而愛敬之心有不汕然生者真無人  
心之甚者也今人有一帛一財一語言致傷天

性之和戾父母之心萬世罪人孰大于是  
看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

盥漱一家之中無不早起以任事家教不患  
其不立家業不患其不興

凡人最宜謹疾其要在慎起居節飲食然又有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最要者在戒慎房事一節一不謹而追悔無及  
矣可不畏哉

醫家設騙人專在固陽一節固陽固是好事然  
精雖不泄而神則耗矣其尤可惡者採戰之說

採戰則有之然軍十萬自損三千况未必贏  
乎此老年之人多以此說自壞其生可惜也

老年人切不可服金石之藥助強陽以作事如  
此者未或不亡

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為舅姑者亦宜以

子子女字其婦矣婦不以父母事舅姑舅姑不以子女字其婦者皆不知內則之義者也。看今極有意思的人處外事無不停停妥妥一觀其處家便自步錯不齊此何以故一家之中尊長臨於上有勢不能行者卑幼狎於下有法不能施者而女子小人頑皮種種有即善其教令而必不肯率於鞭朴之加亦用不得許多究竟論之只在一身之細細耳無和無無無六字極爲緊要而要在立誠以爲之本誠無私昵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家人自不恥撓誠無偏嫉家人自樂爲用古來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愚謂爲父爲夫的必如爲君的一般誠實威嚴必不假借令其反覆出入庶幾爲可齊云

放生一節唯偶行於所見則可若必欲放如常燕枯鳥者止四人一聞嚴養齋有放生之惠枯鳥者至二十餘人是所取逾於所放也何爲哉若魚蟹螺蚌之類放者衆則取者愈多欲得則已半斃矣以是爲宜故不宜放乎愚嘗有詩云

設網取來渾是利誦經放去總爲名空闊海天無限德一池活得幾多生惜乎人之莫知也格物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等字須認得明可以言學物匪他也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是也格如格子眼之格自下及上格格開明洞達毫無障蔽則本體之知自無不致自是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皆從格之一字起也認格字不明而欲及其他得乎哉此放生平之學盡在茲望吾後人識之不迷也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可易擺脫唯自心生者葛藤不斷最難消豁唯一刀斬截之爲妙友以輪迴解脫語語牧牧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非吾儒之輪迴乎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不憂不懼君子居易以俟命此非吾儒之解脫乎識得此理分明何等受用何事佛氏之虛無寂滅哉人復有以榮進祝者余作詩謝之曰家世求延唯在積功名善守不須多余得此已爲過矣



余嘗公服行日中見其影衣冠翼如也因思鏡  
緒素服其影若是也金玉帶以至角帶其影若  
是也則知人生之富貴貧賤其影亦若是耳何  
人之弗察哉

戊戌歲葬先父母於金蓋山此地一尋即得十  
一月十二日看地十五十八日成窆廿二日斬  
草破土此時二晝夜連雨天氣昏黑偶然此時  
開墓立定方向隨又昏黑至晚十二月初十日  
下墓前後冰凍此日却和煦如春二三月時不  
能承卷文集卷十三

廿

可謂不得天之時又因取土開半月池於墓前  
兩腋出泉即有半池水至今不竭不可謂不得  
地之利即次歲葬先二妻於金斗山亦一尋即  
得此地至今畧無破敗如是可以掩形足矣後  
世子孫勿聽術家之言思為遷改往往見人家  
改遷墳塋以求福利者未有一之能享其福者  
也切為至戒切為至戒

天下許大道理一人豈能兼收得論學問只宜  
以不如人為恥天下無窮福分一人豈能悉受

得論享用只宜以過人為勉  
為賢者後當益思奮發莫過於前人之光為不  
肖者後當痛加砥礪思克蓋前人之愆是為孝  
子

今人說曉得不曉得此語須宜細體曉者天光  
也天亮也心能見道義之精微識取予死生之  
大能及他事物細小無不通徹是謂曉得若迷  
心於聲色貨利惑志於富貴功名甚者高明之  
徒從事於釋氏之教自以為明心見性請問所  
能承卷文集卷十三

廿

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昏懂懂過日子直至死  
而不知覺可謂之曉得乎此所當深思者  
易曰方以類聚以類而聚何傷哉而何至於黨  
也漢之黨立異以為高唐之黨傾人以為事而  
清流白馬可為求鑒已乃宋洛蜀諸君子猶然  
相與為黨何為哉若今之黨則更異於是矣以  
準野而議朝廷之務以山林而執廟廊之權其  
勢將至於無君豈

聖世所宜有哉幸然今稍平復然恐其黨之潛

伏也。請諸君子清夜以思之。至公引類以報國。何不可爲。而何爲其止黨也。

余見出仕者。往往相聚。皆云。地方不好。余漫謂之曰。只恐官負地方耳。地方不曾負官也。其人止而不言。

詩曰。自求多福。又曰。聿懷多福。多福如何可求。得如何可懷。得聖人君子視見在者。卽爲福。卽爲多福。唯日勉。勉焉進修。不憚以求享之。自人看來。若曰。自求耳。而在已視之。凜凜然常恐其。姚承菴文集卷一三

不能保。是謂之聿懷。如曰。若何以求。取若何以懷來。曰。求且懷。誤矣。誤矣。

余族極寒微。今尚不滿六十人。世居姚家帶地方。所見所聞。及所傳聞。百年以內。未嘗有一點墨水。入烏程縣中。遷居在城。自吾父贈君始。教我讀書。致有今日。此譬如一堆腐草。積在舍傍。亦比生一螢。螢之光出來。今幸立有基業。置宗祠。置義田。祭田。成個人家。乃族人猶租田而種。負耒而耕。見我俱穿村莊衫服。此是極善風俗。

余詩加矜恤焉。但願我家世如此。親世如此。讀世爲無墨水。入烏程縣中之民。則大幸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生生自庸。要見人之生。各有个生理在。若能自庸其生。則安居樂業。自有無限的好處。乃人舍此生理。而蠅營狗苟。日逐無厭。以求其所以生。反顛沛僨廢。以至子喪其生。亦可哀也已。

今人借人一物。必是要還的。尚然必借來用。乃讀書者。讀得一書。卽爲我所有。中有無限妙處。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受用不盡。更不要還得的。若何其不用心也。

凡事未須論利害。先須論是非。蓋利害源頭。總在是非關上。此關一能勘破。則其所爲自然趨利而避害矣。易所謂辯之早。辯者正辯。此是非之幾也。若到利害處。纔去分辯。晚矣。晚矣。非其道。非其義。伊尹不取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此間細宜斟酌。凡人不可做盡了。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極說得好。

做人要學大莫學小志趣一卑污了品格難乎其高作家要學小莫學大門面一弄闊了後來難乎爲繼

處事全要無成心成心者何有我之私先入之見是也有我起於逆億而先入之言人所最易信者是謂成心成心一主於中不知不覺向在一偏去了不知壞多少事豈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爲得哉

嘗謂人心如鏡鏡本至明能燭遠者一日氣阿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廿八

上去卽時障蔽是膚受之翹也日漸油膩不知不覺爲所塵昏是浸潤之譜也人能驅得此二端時油拂拭則視遠惟明若日月之中天矣人須識做字明白做字从个从故吾心之故物也卽孟子則故而已矣之故也凡做人做官做事做家皆須識其本然之故自然做來不差若幽莽誠裂爲之則未有不至於危亡傾覆者是不識做字之過者也

凡人要知感之以圖報斯可以克承其祐如感

天地之洪恩而不知所頂戴自然爲天地之完人感父母之洪恩而不知所頂戴自然爲父母之孝子感

朝廷之洪恩而不知所頂戴自可爲

朝廷之忠臣若出過日子而不知所感激未有不至於危亡者卽幸而頑福承祿其子孫必不受用必不昌盛此可以理必者

凡事有當行有不當行其理本空空懸在面前人一知所求自然不至於叛背矣不然未有能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廿九

善其所爲者凡親故之交苟見有差失處卽宜以情原之其有甚不堪者卽宜以理遣之畧不與較是爲厚道不然彼此相競皆非矣其間不能以寸渾厚精明四字忠厚正直四字雖皆以厚爲主然時常用察不可無精明之心時常用剛不可無正直之氣

記曰力惡其不出於己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人可不自吝其才力哉可不自惜其財貨哉不啻

其才力將入於汴蕩之流。不惜其財貨。將淪於暴殄之域。是不可不自知所慎也。

人要牢記人好言。常法人善行。時時提醒此心。自然不至於墮落。

儉德之共美德也。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耳。吾潮素以儉名。近有諸大家一變而侈靡無算。中人家散之。其家立破。此歷歷可數者。宜亟反之焉。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於外。其柩皆不姓。承菴文集卷十三

早

入門。云冷屍入門。後人不利。近見傑塘費虛震客死於外。其子迎入門而後葬。其家頗和。又聞桐鄉錢槐江卒于京邸。其子夢得等迎柩入室。寢昌寢隆。後其官至都御史。畧無一毫不利。斯豈不足訂人心之迷哉。

居家居官。居字宜體認。居字从尸从古。尸主也。

主於古則得之矣。不從古而居家居官可乎。

人不可無執守。然最忌偏執。偏執最害事。蓋理有固然。而事或有不然者。或事有固然。而情實

有不然者。此間當一一體亮之。庶幾可免于悔。若執一已見爲之。未有不向于偏者。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億必向於偏。當切戒之。

一日希賢則爲賢。一日希聖則爲聖。一日欲爲下流。不肖則下流不肖矣。顧人自止。仰如耳。

一身事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卽此是義。唯至於人下。有可行於此。不可行於彼。有可行於今日。不可行於來日者。故說之於天下也。無適也。姓承菴文集卷一三

四

無莫也。義之與比。今人唯忽之於天下也。五字所以便說。不痛快。明道謂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顧公屏氣以聽。斯識此章之大旨矣。

語云。墳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極佳。人患無心地。耳。心地一姓。自然所尋之地。無不恰好矣。

取人當取其長。而棄其所短。論人當論其所長。而辭其短。蓋長短人所時有。論人與取人。

不同。若見其長而曲護其短。非也。見其短而併其長。尤非也。

人說楞嚴經最妙。吾今能講者。講之曰。總之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安用多其辭說哉。宋儒有一人亦云。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嗚呼。斯言已先得之矣。

人有受言者。有不受言者。受言者。倦倦請教。偶有與言者。即再三記之。若不勝其感者。有不受言者。不欲人言。即言之矣。極爲強辨。自以爲是。而終不以人言爲然。此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也。

燒承卷文集卷十三

三

一日之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唐劉晏之言也。不論居家。居官。一日自有一日之事。如讀書。一日要完一日之工課。作家。一日要幹一日之事務。居官。一日要理一日之公案。不必着忙。但從容做去。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處。歲計有餘。終身事業。皆基於此矣。此人之所宜日省者。不能欺。未若不敢欺。不敢欺。未若不忍欺。然要人不忍欺。我須由我不忍欺人始。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謂反之。即爲過。且問我所以待人者。若何。人曰。我守一節。正執一節。實持一節。平。總和作一個。仁。即小小不差。失人亦自能亮我矣。

道理端端正正。在人自外而自踰之。所以自生許多計較。自討許多煩惱。何如自立其方。心逸而日休哉。方者何。爲人子止於孝。數句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數句是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燒承卷文集卷十三

三

數句是也。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此是好消息。此非好消息。常須自審一下。莫交走錯。門第不能重人。惟人能重門第。特門第驕人者。徒自取辱。切以爲戒。顧名思義。自能成立。不學做好百姓。便是異姓。不學做好秀才。便是劣才。推此以上。其名其我。皆不可不反。顧不可不深思也。總其要在循理。

守法而已

世間極占地位的是讀書一着。然讀書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勢位上。

吾人第一義要思做個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可便做個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個好官。然總做到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箇秀才。是箇百姓。乃可傳之于後。鄉先生歿而不可祭于社。成得甚事。

守本分。完錢糧。不要縣官督責的是好百姓。讀書不與外事。不要學道督責的是好秀才。不貪

不酷。不要監司督責的是好官。

余在新興時。曾書一聯於門首云。誓不爲貪酷吏。有負生平。勸皆爲良善民。無干刑法。至今清夜以思。亦可謂不貪不酷矣。然未知究竟若何也。

凡人要學好。不必他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爲。有

太祖聖諭在

終

來思堂草目録

卷十四

警世錄

卷十四

來思堂草卷十四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別校

警世錄

嚴溪亭公鳳者治分宜分宜多虎患溪亭作檄告諸城隍云民事吾能管理虎患非神莫拯也隔二日有二虎蹲伏於城門首擒殺之而民即安又暇日至各處鄉館中視其學生何如亦有因而讀書成名者余二十歲至其家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讀書曾見其簷下破卷箱中露出一紙上寫某日因某事用某紙若干張其細密如此此一廉如水而今之子孫能世其書香也

陳練塘良謨安吉人公廉介有守叅議湖省時中貴人守太和山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急麾出謝過乃已公歸而垂索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沈侍御居間徐出千金爲辭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公雖貧無搖石

備終始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  
或忘之人所恩施公卽一飯勿忘也或謂公  
當修郤者公曰我固不知郤也其長厚如此  
路兩廡文盛武康人初入翰林不輕謁相嚴致  
嫌遂請告歸終不出居家清修獨行足跡不  
入城府其高風至今令人景仰

吳甘泉號長興人世以貴雄於邑公獨退約不  
近聲利長衣布素身孱然若不勝而砥礪行  
誼窮經獵史搜索百家之言著三才廣志史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二

類文編若干卷又深於曆數之學豪右臨訪  
皆謝去貧賤士受託以請則無弗見者劉南  
坦公卜居相近徵拜起官去曰吾捨甘泉若  
病肺渴蓋布衣而能以道自重者

保郭南濟歸安人官至僉事卽請致建見一亭  
於家取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門樹坊表不  
以進士名而以表寡嫂貞節建宗祠題曰水  
木本源歲時祭享必齋素侍坐竟日以孝友  
著而清節尤爲表表蓋實行真修當於古人

中求者

張莊僖永明初任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有  
一民扯公與大罵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  
之法未得詰朝其父兄皆來請罪云吾兒癩  
病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病吾弗治且  
領回調理其人三日死而公之大度能忍如  
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耶

蔣恭靖瑤太守維揚時毅宗駕幸其地偶釣  
得一魚命賣之太守公收拾首飾衣服往買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三

之毅宗笑曰酸儒也去之駕還臨清一路  
缺夫馬鎖太守在船上以行自如也至今揚  
州立廟以祀

蔣恭靖公出京船泊某閘上有一人披髮顛蹶  
而來罵其坐船之人恭靖公命移舟避之不  
移時人卽擁護之而去蓋逸出之王子也恭  
靖公不校而善避也如是

蔣恭靖公家值喪事有鄉人用戲祭靈者偶聞  
嚴侯亭公至卽分付已之要見祭靈之用戲



已久而溪亭公之威化特異也

徐天目中行長興人爲刑部主事時楊繼盛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人不敢與通公時時索酒食之間一入相慰慷慨歎噓泣數行下楊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君得也公不顧楊已得死喪歸公解索而追賻之人知公於七子豪舉中溫溫渾厚德長者而孰知其高風勁節若此

胡麟宸心得陞巡撫郎陽 旨已下未行其行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四

也又從長江水路半月餘不見朝報至安慶偶謁一按臺按臺問云老先生之行或以嚴旨故耶麟宸問何 嚴旨按臺說某人差本上 聖旨批出如何郎陽巡撫尚未到任麟宸聞之卽日起早急趕至襄陽地方僅六日 太后覃恩旨下得恩蔭一人使從水路到遲則無是恩矣乃知善人之報若有所以使之者

張介石柏島程縣庠生嘗與范屏麓唐鳳衡沈

禹門爲四友及屏麓狀元及第張略無欣羨之意後其子中甲科受封爲主事未嘗一日乘轎見一官府子官荊州太守時正值水荒居家唯茹荼食粥而已此人品之極高者

東軒沈桂齡安廩生郡太守石梁萬公延入衙調子孫尊隆禮敬問問必稱先生一夕問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沈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萬謝曰承教我失問矣賓主可爲兩賢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五

又一日沈偶告歸其夜有長興姻家懷金飾請託嚴拒之明蚤卽進萬曰先生何進之速也沈曰家中無事萬曰有客在沈曰客偶來留款而去矣萬拱手曰尤仰先生高義其人端介類如此後歷任教職有聲自號十休居士

張錦川大觀烏程人由貢任江陰訓導時有同官吳某亦同鄉而家甚富卽任所開典舖公勸阻之而吳之內人欲富尤甚不從後學院

耿楚侗公按臨訪之誤以爲嚴也當堂大叱  
加扑嚴略不爲辯安受而出後臆竟知其爲  
哭深悔之每謂人以不意得罪於賢者特加  
獎薦實固不容終掩而當其叱扑之時能忍  
人之所難忍非厚養何能至此

王靜泉汝源者遊學於一老先生之門嘗戴一  
五常巾未嘗見其喜怒之色逢辰拈香禮拜  
家廟目惟以教子爲務貢出爲訓導爲教諭  
其子德乾德坤一貢一登甲貢者有乃父之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六

風

溫省吾汝舟府學生貢出貢選教河南中科授  
縣縣調繁太湖縣居官愛民如子極清廉後  
歸僅置田數十畝人謂其貧也渠自笑曰我  
當時無數畝之田而今有數十畝亦已多矣  
可謂貧乎其清操特見有若此者今享年八  
十八尚在

嚴一醇正邦其人清靜寡欲甲科十餘年未嘗  
干預一衙門後陞廣信府知府卒其卒之日

猶夫其生之時人莫知其官之有無也是爲  
難得

徐懷馬公紹自少至壯至老唯與正娶終身而  
色不漁一色夫婦俱享年八十而終是其品  
及可尚者其子之榮大魁也固宜

廖夏仁家良心經江西南清介裁革軍餉  
悉以糴穀貯倉備賑毫無濡指人或勸其交  
際可受者受亦不效公曰吾生平文章識見  
力量全不如人今一旦儼然立於諸司之上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七

彼官至藩臬及郡守者皆豪傑下至節推邑  
令又皆新進之英吾所恃以彈壓者惟此經  
經之守一失此守節帥之謂何深担其言不  
納續院事起江西額派至一十五萬公惻然  
曰貧春之區何以堪此須減其半特張洪陽  
相公里居與謀之張謂未必可得公不顧迺  
由御中費命先自開採開採不足而後議包  
中費亦自舒心因與各具疏請陰令承差中  
途稍進一二日俟彼疏先上而後繼之益

主上惟中貴之言是聽也已而果得減半江民得以帖席其識力又自過人真可謂社稷臣者

慎潞陽期其人忠厚有餘過人一言卽稱曰善未嘗見其有過舉也後以貢選府通判以歸非惟無財帛併琴書亦未之見也今享年八十五六尚存

費守竹元慶其人真誠有義氣嘗贈族恒隣無世俗浮薄之態有女婢一人其內視若已出世俗承文文集卷十四

勿阿也一日略責罵之數句此女羞愧之甚急欲投井乃井之制上窄下寬卽使其初平直苦鮮滑甚難以措足也乃此女歷階而下手尚扳上石板一人往汲水咳嗽而聞知之急使爲計取出信乎有神以爲之呵護也又往徐州利國驛同行者數人遇盜渠但以年老求免剝衣任其取行李去乃獨留其襦褌不取是何說也神迷鬼目斯言誠非欺我哉渠每事忠厚故天道之報施若此

烏程學原生曹洛泉曾當麗性庵出巡將行時揭諸生上稟云三學諸生請問老大人性庵公行下云問我何事曾云聞老大人下車均徧在田上起此法甚美爲何中止了性庵公云正是十年門戶編審於一年最要壞人家不若均編於十年之中我在窓下卽慮此事後來到此行各司道去司道皆回云縉紳以爲不便以是中止了曾應曰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今日難得老老人在上且自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古聖君賢相只說得个懷保小民性庵公首肯者久之再三云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於是提本請遲交代日期斷然行之通之各省皆以爲是而行之不知全多少人家生命真仁人之言哉蓋縉紳以爲不便下卽接云聖君賢相懷保小民見行此法者方是賢相可以輔佐聖君此語若此其宣噫能不令聽者之忻喜必行哉今日得安然於此法之行不復受禍且貽利天下不小真仁人之

言哉

曹添泉年六十無子後貢選崇明訓一日會余於路問曰公今幾子矣余應之曰五子渠曰此五丈夫子可喜也余曰先生亦有子矣渠問故余曰先生有仁人之言渠想一會云無也余舉對龐代巡數語渠曰何爲仁人之言余曰自公言一出而龐公必行是法使澤被於一省而通於天下仁孰有大於是後在任生二子而歸乃知仁者有後其言真不欺也

姚文文集卷十四

十

興化春元陳梅原瑛與侄三峰承芳甲戌會試到徐州有同輩山陰會稽春元過關欲早令家人敲關上主事之門主事怒放止行而令擊瑛家乃錯拏陳之船家責三十板問罪陳僕雖不之知然梅原實哀此船家爲我等之會試也贈之米一石銀一兩其令僕叩關使船家受責者略無贈與是年梅原中甲科卽選此關主事官至參政孰謂無天道哉

陳三峰甲戌與嚴宗溪及不肖同行後宗溪爲

事壞前程三十年矣亡後渠授肇慶府同知家居特寄銀三錢與不肖作宗溪弔禮此人真厚德長者也

李九我廷機之爲相也可方唐之楊瓊惜其在任不久民不得蒙其澤耳看他在禮部時此部錢糧甚少渠勉強積其羨餘置買各司官之寓所費上數千餘金至今人上任者但見其寓之安然而不思其所從來也使部部肯若所爲則司官寓所自各有定寄若在外衙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十一

門之有基址矣何須別尋寓所至歲費若是之多哉此事人當有遺思無輕忽而不知也余坐監時祭酒許海樞公司業張洪陽公二人嘗主會於甘泉書院蓋試諸生之業也二人之舉止却甚不同許見諸生揖則亦回一揖張見諸生揖則兩手爲擎拳之狀而不揖許不以張之擎拳而改其揖張亦不見許之揖而改其擎拳之狀也若二公命份者携茶出許必令同時出雖不爲揖而若爲同飲者然

張則自爲二人茶又爲諸生茶若不管與之  
同飲者然其大致懸絕若此後來二人俱至  
宰執然許則以老駟驛阻張則着爲民削籍  
因其大致之相懸也亦若此

辛卯歲余遊廬州過賓淮南子解公承欵留出  
友丈七篇者同卷請教余夾書經一卷高發  
片淮南公親筆也壬辰渠中甲科在京師相  
見無一言及後爲吾浙廬憲會時亦未嘗及  
之余謂做官之體宜爾也今歲上武林謁廬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三

憲游枹枹漢龍公會間渠謝嘗過於京師蓋  
乙未余入覲時所知識也今已忘之矣而渠  
謝殷殷不已夫此一交情也在寶爲文字之  
交而相遇若不相識在游爲往來之交而相  
遇意其殷殷人情之度越蓋如此茲可占其  
所終矣

嘉興守王公貽德時大荒提督給事中楊文舉  
按郡公款之送代席金數兩楊顧船頭欲賞  
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輕知府

百得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頭不如仍還  
知府還命手下收回當衆人簇擁奉楊之時  
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又聞嘉興兵道請楊委  
一監科理丞賜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  
關汝不要害我嗟嗟堂堂一給事奉命振  
旅而反以滋擾豈復有人心者哉

李及泉公祖季考發案駐唱名各識其面以後  
送文者不時進必堂衣相見一生以送文爲  
名保一訪犯欽姓者公曰生員站起遂令帶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三

出欽犯來人以爲聽其保矣既到乃叱之曰  
我好好放你在內安坐你今又要出去重責  
三十復令收監徐謂此生曰文字留在細看  
今後此等閒事不可管無不人人畏服及類  
考從公發案後有紛紛經後者公畧無嫌拒  
從審言曰此事只論文字須再考再收如是  
者凡六次有一張姓者常憑勢管閒隔後執  
在監察公曰汝張某文字我都看過但汝平  
日好管閒事故不取耳衆皆歛戢夫上官待

士誠識得此微則士不難服矣

栗東嚴公祖爲政清簡而精密偶有兩訟者以序生姚宗作中証聽審時姚不到公曰待中証齊而後審差人嚴拘而訟者亦懇其出姚曰生員不作中保國有明禁吾何敢徇人而違國禁也竟不出公亦置之後按臺謝公至令報行後生員率師以一二禮生問報公置之問曰府庠有一姚宗祖若輩知之乎答曰乃一廩生也公曰此乃真行儒生員何不姓承卷文集卷十四

四

聞報遂手筆書之而去其原報者一人姚蒙優賞士類欽服通知士之優劣不必別訪只詞訟之間其品可定今之扶身作証者多矣將何以定其品

烏程令楊楚璞公居官極爲有體毋論其他當張江陵命郡縣量田時凡守令皆欲是出多照可以爲陸官之計無所不爲竟有至飛弓三矢者若是其肆害以殃民也公獨付之不理曰吾烏程田數原有定額其數不少不必

也於是地方獨免夫量之擾而家家貼席真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後官至三邊都御史陞兵部侍郎他縣吏出多數而官只如此者視此老竟何如哉

牧初僥倖時有一友至牧舍云有某縣丞無子有一女欲結納於兄照應之願出百金遣女過繼於兄唯兄自受人聘收謝辭之又再三言之又再三謝辭之其友問曰此美事兄何若是之堅執也牧應之曰余現有一女在今姓承卷文集卷十四

五

方欲受聘他日做一領布衫與之亦出本心若受人金過繼一女卽綾羅盈箱猶未以爲足也而况招人之物議乎此牧所以辭也此友嘆息而去

今宜有一奉元彭姓名鳳者其人清古之極嚴義亭時令分宜重其爲人每暇時封銀五錢出令其治一飯言必終日而退後中榜居翰儀與嚴介溪同賤見其家之輝赫而驚詫也乃事一聯於壁云富貴重天難免無常二字

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以此得罪於介溪後以其中崔鶴二子也中傷之

閣下崔鶴二子入會試分付受卷官將其文付驗封所驗封所付勝錄所勝錄所付對讀所要清得好看得姪時有知之者未敢屬筆也彭翁林鳳好飲飲酣稱未得佳卷他房時將此二卷付崔鶴崔益不知之也俱取上卷得中嚴介溪乃陽賀其得人而陰使人中傷之廷杖四下考官俱廷杖黜其二子焉此聞之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一六

歸安學彭先生者

丁未科進士張國維號居白臨潼縣人嘗夢官至一品自訝以為難到也乃投禮科給事中出使朝鮮賜一品服三日而作是天符鄭國昌工部所言者前程之先定蓋如此

漢中府有一術者寓寺中自嘆云此城一段大富貴那個承當得起除是封一王者來言未幾而瑞王分封之議起矣後命下有陝西

聖旨已下矣而瑞王聞得此風景自陳欲封其地如此之術亦世之罕有者

嚴養齋三令郎名澍者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渠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或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其人之忠厚若此

吾父淳菴公聞三房新做一墳問之曾占卜否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七

答云亦曾占卜來又問其若何占卜但云後來吉凶如何耳吾父云此不必說但恐動作時方向不利於隣人之居址故命卜之耳此言亦有合於古道

揚州有一稅監魯保已死吾兒祚端備員江都已同府委官盤上其銀數十餘萬進御矣時尚未發也封貯在庫

聖上憐委天津太監馬堂帶管不命其到揚也乃其視揚如類即坐二座輪帶上手下百餘

人一路而來已至高郵州地方揚之民間之  
者畏之如虎皆驚嚇而思逃竄矣吾兒詳端  
此時正欲入觀聞其來且緩其事而視彼  
所欲居衙門但卸下門憲若為修理之費渠  
知無地可居也即令手下帶船而回此一事  
所係於維揚者不小也故記之  
作年吾兒詳端在江都時有被盜指板者十四  
人同日而到看其模樣似非為盜者渠亦云  
為盜所誣板者吾兒但令其跪在下方帶出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指板強盜到于面前問說你既板他必都認

得而識其姓名盜云都亦認得能識其姓名

吾兒即在卓上暗寫某某姓名令手下持一

紙喚一人上盜云不識又持一紙喚一人上

盜云不識如是者將遍矣有一人者盜稱識

矣內不知其姓名分明是外人陵其指板而

非盜也即責強盜收監將此一千人俱釋  
放了若不如此番理一番令彼一千人人監  
門則強盜必知其姓名莫可為解矣此似

有關於治道者亦記之

余往調神廣西時有楊軍門何按臺者皆稱相  
知一日軍門出一詩示牧問何如牧對曰此  
詩甚好但中間某字不若用某字為妙軍門  
立取筆易之一日按臺考士員出一題渠自  
作一篇封出令牧改擴數字牧即與改之送  
進適宗師駱台晉聞之謂牧曰此必不可改  
也不知牧已改送進矣後如牧所改者刻出  
乃知相知宜盡心改正之為得不必效拘儒

淺見者之所為也

杭州有貢生周學易者就選於吏部坐門首店  
上偶見卓上有一眼以手套之空空如也及  
吏部開門唱名易手指不能出及唱名畢始  
出之因改選一教職猶有阻滯若此乃後科  
舉竟中甲若取諸寄乃知前手指之套手  
空洞實有鬼神以主之也

余時憑考案當貢隆慶孝詔夜夢至一處見嚴  
宗溪又到文廟中見子思子對我笑予問



是夢之妄也及賁詔至武康路山長安村過  
時嚴宗溪正處館於魏家飲於其所後至縣  
中師長來拜余答拜因看學官凡學官皆撤  
去其像者獨前任金公夫人乃塑夫子四配  
十哲像子思子果開口似笑者乃始知之信  
乎一行一止之有定也

往歲朝覲與諸同袍坐吏部門前見一班甲科  
知縣來則羣起避之余獨不然原坐此處見  
其來則但拱手而已諸甲科坐下彼此皆云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三

地方不好無可爲治余聞之不能容即對諸  
公言曰但聞官負地方不曾見地方負官其  
人皆稱長者之言也羣然而止因問余姓名  
官職皆起敬焉相別而去

徵商員某於萬曆壬午冬過九江見江上有舟  
被劫舟中人羣裸而號泣黃亟救之內有孝  
應七人各給以衣且贈路費以去初不問其  
人之爲誰也明年癸未卽有登第者六人其  
一爲莆田方公萬策久之分巡嘉湖抵嘉興

屠憲副冲陽譙之其時黃以貲蓋自需於屠  
爲僕矣方見其侍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  
歷因曰前曾記八年前救活數人否黃已忘  
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出席言  
曰我思人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自屑贖至  
公署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黃  
仍大富歸於徵輕貲以濟人而所濟之人復  
還其貲若執左券天何常負善人哉

休寧高視有名吳敬泉者生二子後老年又生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七

一子方雅其二子醇謹生十三孫有一孫登  
鄉科名應吳十三孫生三十餘曾孫此老似  
猴形而實無機心其子孫雖多而若有不知  
者今年八十二尚存所謂無懷葛天氏之民  
非懸

位監生張見阜者家宰元洲公之庶子也當家  
宰炎盛時但衣布素之服不事華飾時家宰  
在京凡人有贈遺到家者除不受外其有可  
受者分毫必計其數一一呈上毫毫不私及

家宰公歿，嫡子孫分受正房，俱欲賣去，渠力不能取，即與自己房屋與人，又稱貸以買之。至今尚存此人之極有品者。

有一達者，未第時遊西湖之上，遇一先達者，相與言其治，因往拜其門下。後來已中，至京間，亦往求其間，而實兩不相求也。乃先達者入場，偶取其卷，高中人皆訕謗之。直至於御前疏奏，反覆不已，嘆乎若此之高才，自然穩中趨利，何必有此先識哉！以是知拜門生者

姚永菴文集卷十四

三

之無益於事且反招其尤也

閩人春元楊公東會試時，除夕夢人授一帖云：「桐江釣叟嚴光拜迎，竊謂隱者尋我，必不中也。果不第就選，有座主某私囑吏部正堂王疏菴欲求選，索陽祖族王領之，令其致書爲記。有文選上事，涂明洲係其同鄉，云：『素陽不好有潮陽缺，在可選與及點選之日，潘水簾持一帖至，討分上二十餘名。』王疏菴大愾命，意笑謂分上之書及掣簽授楊桐廬縣令事。」

有先兆，蓋若此人之奔競何爲哉！

歲丁丑，未入場時，余夢四書首篇是一長題，往至公堂上問御史曰：「中庸何題？」答曰：「中庸獨其字曰奈中，否？」答曰：「汝自去後堂看。」及至後堂，見其法行過，又閃亮不能開眼，乃自謂此有以乎。頃能進其門，則中矣。時大兒方二週，余抱之在土站平處，照視外方，及見其入，是行首題是行，已有題長題，次題是回

姚永菴文集卷十四

三

之。人也，擇乎中庸，皆應矣。見是科所中三人，皆子科舉人，故謂夢抱大兒入閣內耳。不三十年，大兒果登第，應入彙香閣之

費。止者科舉畢後，夢復如前迎舉人之狀。馬上問傍人云：「執柯以伐柯？」云：「莫解所謂。」後遇考選貢，渠謂家貧不欲往也。太府尊必欲其往，上枕就試，出執柯以伐柯三句題貢。出後至京鄉試一次不中，次出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一節乃始中式自後會試不第就選  
出君子以人治人論題渠因此以此為說某謂  
之曰公名止此下不云改而止乎是命名之  
時前程之數已先定之矣渠應曰然

牧未僥倖時曾夢監場官唱名唱牧名之後二

人乃為程縣庠生陸弘祚也其人儘可中得  
但自果眼因意夢寐間謂其必中及場畢

夾曉牧後二名海鹽陸駕山其人亦白果眼  
與弘祚相似夢何若是之巧也

姚承文文集卷十四

苗

余兄祥端在京師有一同年主事錢士晉者至

寓所謂小兒曰吾家兄得中當在京職中蓋

夢見拜其母皆穿補在衣內謂為內補也乃

又聞其母云汝二人是張九成張九思也後

其兄士升中門甲蓋應九成九思之兆矣

劉清惠公麟寓居長興有一官學以謂人為事

一日相見請教公謂曰吾無可言者但有一

笑話耳一知縣做官甚好及行取去邑民思

之請脫離為記縣官任其脫也而併去其襪

縣官對衆言曰靴便脫了去僥了我的襪其  
善嘲詼也若此

閔鳳寰世翔令安福時不阿權貴保全忠義世

稱循吏偶與同官他邑令各言其邑政事公

言一務寬租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矣若吾邑則不能民俗刁頑有一人

按落其枕不肯招實安可不以嚴治之公曰

如此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他令以為

訕已也痛恨之公考滿時至陰被揭阻之幸

姚承文文集卷十四

荳

郡守素知公賢詢所以致揭之故蓋以此一

言之匪臆也仕路防口不可不慎

唐振山守禮三十歲時曾夢見韓懷弼行至一

所後帶有一小子人曰此他日之狀元也於

時懷弼初中與大兒敏求求婚於唐唐慨然

許許於時人固疑之矣其後懷弼復生韓敏

求而敏求已身故乃隔二十餘年而敏竟大

魁天下乃知懷弼之生子為狀元已有先定

之數而唐之夢不虛矣但唐之女則許聘其

兄敏求而非微耳

余嘗至南豐有一友宦而居家者產甚厚已有一子矣復娶妻生一子而酷愛之將產之美者悉與之而前妻之子僅與其不美者前妻之子怨甚余謂其子曰汝南豐若汝之產能有幾即汝能勤修苦抵亦已足矣而何必盡美哉其子曰受之又謂其父曰汝當日新婚時娶得尊正相與甚好無異於今之妾也胡今日受妾子而竟忘其妻之子也耶其父亦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共

口受之而心俱不受可恨哉前妻固在也前妻之子亦秀也胡愛妾而輕其妻也若是何愛後子而不顧其前妻之子也若是真可謂惡不肖者矣

有閩人黃姓者爲廣東新興縣丞其同鄉傳姓者中甲科調高明往來於府必經新興黃待之極其加厚後傳又調高要而黃適署高明黃感府二尊之委署也將銀五十兩致謝而藏於封套中通封套破而擲下府官已令持

出矣而傳在高要聲勢正赫奕府官畏之乃邀而敘其事問今當云何傳但應曰此知縣同鄉不敢說府官乃命黃復捧其銀至竟申院道而極治之此時若得傳一言云銀已持出則亦已矣而何至於此哉要見昔日之奉承皆所不理也後傳但升戶主事出差北關被火竟死於其官中甲科十三年不得討一封贈

湖庠原生周兩溪梁應在陪貢之列時三人陪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共

一正貢有一生某在周後一名欲去周而已可陪貢矣乃尋周他事計止之呈於學道學道止周之陪貢而訪此生爲德行之劣者一時文書俱到竟不得與焉後周兩溪仍以其年及也正貢作教

安吉選貢莫姓者選宜興丞輕浮淺露生三子長有子次娶高氏無子娶妾施氏又次亦施氏方娶三月而夫死兄與弟共逼其妾之嫁也前施氏有女守不嫁次施氏改嫁邵姓者

七月而生一男分明莫姓之子高抱回撫養高氏亡長與子亦俱亡此子年十六前施氏私謂不堪其弟之兇暴也告張州尊處州尊心疑之且令帶出次施氏當出二門時忽打官話大聲云此子是莫姓之子也州尊聞之令帶回見二施氏一短一長長者能言短者不能言而短者實生子之妾也問適聞大聲言者是誰次施氏不言前施氏應是短者州尊竟將此產斷與此子送大節立孤偏與前

施氏蓋當出門時大聲言者分明神之憑其身也號謂無天道哉

文

武康縣一令居官極貪忍殘刻打死人無數他母置論只舉其一事言之有一家與某家相隣也其家欲得其房興造其人故不與而某人必欲得之此人因將此地爲境以絕其心也某家竟央一人情具告而奪之乃撓其指而立起其墳其殘忍有若此者他可不必言矣因善結江陵得一行取卽丁憂及其起復

也正在堂致酒請客爲別乃自驚曰一班武康人進來了登時跌死其報應也蓋若此有一令青年居官甚有聲其實貪鄙無耻時值大荒報大戶糴米乃私出一示但用印而不命日者貼於糧房內言我爲賑濟事上司使用銀甚多今大戶報糴米一百石者但納銀八兩有糴穀麥一百石者但納銀四兩封庫內給買米麥一帖與之而實可不必往糴於是得銀無算而外實不之知也其善爲貪也

施氏蓋當出門時大聲言者分明神之憑其身也號謂無天道哉

文

嘉靖間青塘門陸某爲郡吏毛經歷者甚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姻未幾經歷以賄收提問落魄殊不堪其歸也欲要女以行而陸之妻有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固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南京操江都院行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院偶他出先入見其夫人夫人拜謂曰

我父切莫使前事陸懷然皇恐曰何敢言  
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留  
月餘贈三百金送回且日後尚有所贈也歸  
而陸之親友至陸對所饋金泫然淚下女曰  
得金何悲陸曰正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  
勝俯仰而下陸亦泫然後有復來贈金者竟  
以無人而返夫與妻定議不可據眼前語  
方陸易如時將以避其害孰知乃避其與乎  
三石之贈天計其愧其心耳卒不能享而

姚承祚文集卷十四

三

相繼以人情之不可反覆也如此

某府一節推權署府事行取將行矣有一項錢  
曰四下錢必彼皆取入衙以鉛易之接管二  
府庶知之其出關後請至堂通其易銀而  
去此事似為奇託矣乃力能通轉至京復官  
精吏察皆稱其後有一人明白指其事言之  
卒自尋職為民此真有天理之極者  
從弟進士其為人極清而刻為大同兵備時可  
用軍法行事時有王指揮者三人坐失機廢

法念得死於獄底可免揭黃緣無門可入  
也某好南風寵一小子名阿六者偶遺之使  
為一言阿六與其洗脚說及此事問何緣知  
之阿六不敢隱渠曰卿之洗脚畢即出堂將  
此指揮腰斬之後一孫子一子子而渠竟死  
於是渠說有指揮來尋我後有與處家者一  
人亦夢指揮拿夫而死有承繼一人亦夢指  
揮拿夫而死可畏哉天道之好生惡殺也  
有一女家居近處有無名古塚一堆其父時常

姚承祚文集卷十四

世一

獸一茶或一飯待之後此友居官治為花壇  
則亦已矣後思造一廳事發其塚端然一穿  
紅冠帶人也竟起之是夜即夢一神謂之曰  
汝家將死數人汝官爵亦不永享後果連死  
數人而官亦不享此事是牧所及見且聞者  
人當以此為戒

聞有韓春元會試與余同行至一舍其家人失  
一眼畢餘人實未嘗入門也乃謂其取此眼  
畢余謂其人實未嘗進安可責賄渠云使此

失銀五兩亦將不究乎余答云其人實不  
道又無壁孔亦難橫加之罪也渠不答而去  
後渠中甲科作臨清知州被家人及門子毒  
死余謂其人之不得死已見於尋眼單之時  
矣

楚人進士王某者選廣東肇慶府新興縣調繁  
閩縣有軍門蕭念渠保留之余適選新興承  
其任渠以保留故不遣人相迎後吏部不准  
保留原調閩縣余與交盤時以不接勁氣責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世

其來後後已言過兩無說矣乃渠差書手王  
順陳清二人伏侍我極其懼洽而去後二人  
隨我兩月抄我事件報知之渠竟差人動我  
榻帳余弗之知也適渠調閩之憑到縣差人  
致書送還到彼是晚渠被手下家人謀死止  
一千不數年已往京師打抽豐矣不知所積  
之萬餘金若何花費也人言做官的人得人  
錢不停當若蒸籠上氣水一時乾去誠然哉  
作法於險恐至於奢作法於奢何所不至嘗見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世

有勢之家日逐羊羔美酒接待賓客一年之  
中不說其他只說殺羊不知上千餘頭及至  
於今家事猶盛而各房若無承繼益殺戮之  
多天或以是為報也又見一有勢殘害手下  
人不少其後生四子二子俱被人刀殺又有  
謀乘勢致人死者其後自縊而死其子亦死  
於非命又有奸姦淫者作戲非西廂拜月亭  
不檢其後家亦有醜聲又有舍園方圓佔人  
田產房屋者其後整整造房及田地大半送  
與他人又有一居官極尊而顯者計致一清  
官死於非命其後子孫俱坐牢獄又有一青  
年官顯尚未有子酷好財利一病而死然後  
立嗣被族搬檢而外侮尚有未息者又有一  
春元不數年間開上二萬餘貲不知從何而  
來竟至絕嗣其家失魂此俱我所不忍聞所  
不忍言者但錄云警俗不得不以此數條忠  
告耳作法之人大當以陰紓存心以仁厚為  
本以滌滄寧志不可若前所為作鑑後人而

後人又不知鑑也

僧翠巖修自誓素恒有條款陳筠塘太守要渠修滴音橋亦其有制度但其人剛愎狠戾異常年六十餘夏天一日起早分付諸人砍柴所草畢乃復寢榻上自跌下一夜盡上剗斷助骨一槓血流不止而死問之但曰有三人推我下榻此真是現世之報

有宋老人有吳江人後居烏程之候溪亭一打

黑調訟年七十餘一日出城洗滌跌斷左足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姑

不能行回家坐火箱內又墮倒歷斷右一足是惡人之報也又見湯姓者住布政司前做狀有名號湯平分生兒一人獨缺鼻人言湯平分益筆頭生兒子沒鼻頭又有張姓者專一好做狀原是秀木已華雖下包入錢糧往京其子亦能文隨往京館於邊上某家同月同時父子俱死又有孫三者專以賭博騙人後手足俱爛壞而死又有戴阿六者做小買賣專取人等而秤之等底搭青紫泥騙人生

女三人俱沒後路而死又有陳姓者專做過目書手移易號段可惡乃其後自伸一手在火箱內燒了又有一姚姓者亦做書手作弊多端後摘一菊花此手即腳蹠了惡人之報整整而在如何人效而尤之也

有一人王口然是紹興酒舖無子過繼一女許配張鳴為妻後其人生一子立价已七歲矣此人慮其後來之得此產也乃騙其游西湖去抱至一蕩中拋下有人見之即以爲失手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豈

也撈之而去至淨寺中有一井在僧房之側人所不及見者即將此子投下井去其子叫一聲隔牆一盡士沈四道人梁文聞見即出欲救之其子已下井矣乃以手桶下之又繩斷復下之又斷即呼人扶開井欄又以手桶下去扶出蓋井有五六丈之深此子云有一婦人同一人扶我故不下水耳一推官知而檢之責此人數十解各道軍門有一歪鄉官為其言之得將就問一徒罪但斷開其配而



已嗟乎井若是之深也。此人抱此子入井時，已分必置之死矣。幸神明呵護，人極拯救，乃出之死地。斯人也，而可不論至死哉！卽斃之，杖下可也。聽人情而輕釋之，是爲非法。

安言張姓者，家產七八千金，狠行霸道於一方。人切齒恨之。生二子，長無嗣，次年十八，讀書一房中。冬夜，人皆睡熟，衣帶引火，燒身而死。他竟不燒一物也。竟絕嗣，宗族爭繼產，買盡莫有受享者。

姚承春文集卷一四

共

有一友松江人，冒簪吾湖庠中，好開賭場陰陽，以爲不少。一日母病，渠欲火早祈觀音錢，以決休咎。是夜其母夢一神謂之曰：汝兒子不必至觀音堂祈錢，汝子先汝死矣。母問謂何神曰：開賭場費壞人產甚多，是以不免火。日早起與母言，欲往廟求錢。其母謂其不必去也。乃後隔一二月卽死。其母後亡，凡好開賭者，請以此爲戒。

來思堂草目錄

卷十五

論事篇

正禮篇

崇正千字文

風簷草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來思堂草卷十五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論事編

貧賤富貴須處一而化齊然要到化齊處須先  
認得處貧賤的道理明白然後能之蓋入處  
貧賤貧賤即吾之本也本質也本質在貧  
賤便當知守此本質操持要極嚴取予要極  
謹任他有徑可通於富貴處切不可萌諸心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不萌諸心則不見於行矣是所謂行乎貧賤  
也若由是而遇富貴即便以此本質爲之富  
者思若何以周急若何以賑貧貴者思若何  
以致君若何以澤民是謂行乎富貴也所謂  
立得脚跟定咬得菜根長然後可以任大事  
正謂此耳今人由貧賤一遇富貴即便侈然  
爲之盡失其素履而曰行乎富貴也行乎富  
貴者固若是而已乎

晉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黨豈盛世所宜有哉若唐虞之時九官十二  
牧之相師讓濟濟也何嘗有黨至漢正人君  
子立爲黨以別小人於是有黨錮之禍唐有  
二李宋有洛蜀各立黨以相傾於是乎互相  
摺排而白馬清流之禍旋爲接踵若諸君子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豈不稱全美  
哉我朝弘成正嘉之間未聞立黨也而有  
黨自今日東林始今亦少衰矣而各省諸公  
間有各相爲黨者可怪也然黨難去而絕  
絕承卷又集卷十五

二

之亦不甚難惟在朝諸君子皆秉至公之  
心不以其有黨也而用之不以其無黨也而  
棄之遇有一事但取其能任者任之及其任  
之敗也則以不能任也已之於同之中而自  
有異者在於異之中而自有同者存則可謂  
羣而不黨矣是所望於今日廟廊之上也  
諺云貧不可與富富不可與官闕此特以勢  
論耳若以理論貧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富  
言矣富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官言矣但不

必用聞耳聞之一字原非所施於交與之間  
也嗚呼誠以理而不以勢則強弱衆寡皆非  
所論而天下太平矣安得優游於太平有道  
之世

吾見一儒者至佛前致敬合掌如和尚之打問  
訊者三又見有捻一串數珠者又見有穿一  
身衲頭者自己爲明心見性矣不知問訊之  
時能問此心乎數珠之捻能守此珠乎衲頭  
之穿能了此衲乎如其不然不若不問不於  
絕承卷又集卷一五

三

不穿之爲是也  
余往年游欲至吳百昌書院講學與一達者爲  
主中掛朱子一像其所講者皆非孔孟之嫡  
傳也至於爭論不令則歌一詩以解之如是  
者三口衆皆致揖而謝余對之曰汝諸公有  
讀書者當回讀書有教書者當回教書後來  
遠大事業人人可期莫以此爲事至於百里  
數十里而來聽此言也畢竟聽得那一言是  
有益於汝之身心者由是衆揖而退始知喫

萊事魔者之無益於學士子所不宜究心也  
抗節推蕭念渠老師查盤吾湖時歸安卿雲石  
公薦三人往拜其門余偶經其地間知之相  
揖而別及其入場取中者乃不肯收也三人  
俱淪落不偶拜門生何益哉又有潮節推張  
順濟到吾郡廣受門生余與一人言曰此老  
大收門生吾二人亦多得起的不拜恐爲所  
惡於是往拜之見吾輩人微禮輕故爲之却  
及中出是牧渠因請一同年門生以三巨觥  
姚承菴文集卷一五

四

送我我飲之盡乾蓋怪其初之不收也拜門  
生誠何益哉

人有賣爲甲第花園而不立宗祠者吾勸之立  
一宗祠渠但應矣而不立水木本源安所自  
出而可不知若是哉

嘗見有不葬其祖者其子孫繁盛且有居官者  
數人牧勸之曰汝輩叔伯行多皆貧無可爲  
墓汝但出買山之銀任其叔伯爲之自然得  
一良地可以安祖之墓矣其人不應其祖竟

不入土吾不知其何見也可嘆已

潮俗火葬相沿已久率視爲故常不知哀哀父  
母氣方出口遽已投之烈焰苟有人心者其  
何忍焉每見火葬之家既葬而返復延僧道  
追薦助費散金何不以此金買一地以葬耶  
縱未必得美地不猶愈於投之烈焰哉其熟  
思之

佛說惑人至今日濫觴極矣自貴賤賢愚男婦  
老少靡不趨媚如驚奸僧猾尼動以造處塑  
姚承菴文集卷一五

五

佛講經拜懺種種名色誑攝人財富室大家  
施舍錢米不靳什伯貧家卽瓶粟亦寧忍饑  
捐之無非以福利二字蠱中心體耳不知福  
利竟屬誣罔而施舍乃爲實費此今日耗財  
一大寶也况佛姐充途男女混雜成何世界  
有識者各宜歸正安分營生毋冀西方以求  
安樂也

每出見街市冤枯滿牆殊爲可笑果有冤情訟  
之於官自當明斷卽不然從實向親友或

長明說求為處明情真理確必無不得其平者何至駕虛詞橫相污穢而出爾反爾如兩大信信各彰其醜哉究竟事體歸束全不繫此徒令訟師騁其筆頭索高價耳何益哉少知自愛者其慎諸

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今坊間將水滸傳西遊記之類皆雕鏤極其工巧務悅人口而蔽書之書尤為囁失此正所謂淫辭邪說也少年輩喜談樂道人置一冊以為消玩而四書笑之姚承庵文集卷十五

六

類尤為侮聖如此好尚如此流傳將何底極有世道之責者當一付之秦燬可也又聞嘉興坊間半以佛經出賣是胡說之甚者為人上者胡不一明禁之

官府到一衙門內中有高起堆砲者慎勿掘動之蓋衙門常帶有大小人口去偶有亡者不能出則葬於此地亦常事也一發其藏則大損陰德矣此牧所親見者敢告諸後人知縣宰高明時有長房絕嗣次房有子二人

三房有子三人皆爭繼也而次為甚縣官惡之竟與三房承繼適余余前稱快余應之日此斷差矣且論長房是個公侯難道亦令三房繼之乎渠曰是則然矣次房或止一子將若之何余應之曰次房應繼長房而次房無嗣則父兄當繼者繼之是謂正理正法也渠默然無以應

監禁之設所以待強暴不可以不嚴若輕監囚姚承庵文集卷十五

係之人或出一時之誤犯此須每日查點監簿有可以釋放者即放之以寧家有可以留者且暫留之以待審若牧署全州時查監簿開竊盜事者一十四人常常在上牧疑之問各房科皆答云此事到牧監耳牧令其查卷有四五年至一二十年且有至無卷可查者吾思之不知其竊盜真否即使其真竊也罪不過刺字問徒耳問徒亦有滿日胡監禁若是之久即查有卷者來審皆無有至者於是

令盡釋之因皆叩頭而去此事亦可訓戒後人凡遇有久禁不釋者當以為法

驗人墨士居官者一或見之但取其詩文為用隨傳致謝令其遠去毋使出入衙門若星相之徒尤宜謝絕不見可也

居官宜禁止師巫在京師看人家除謁廟廟外無不事邪神不用邪術若在外或有疾病不索醫藥而專事邪神甚至破家而不惜者此不知其何說也若用師巫邪術迎神賽會

姚永春文集卷一五

八

習以為常此尤最所當禁者

居官切宜禁神戲蓋宴會之設用戲以侑酒相洽已久似不可禁若神則何事於戲哉地方乃或欲分為之而州縣鄉村婦女爭看則豈世所宜有哉然此尤其小者也甚或家有喪事開弔之時即以戲為祭靈而出殯之際仍扮戲為臺閣至士夫之家亦或為之成何世界此俗弊之最宜禁者

一解戶之設官府不得已而用之編審之時全

宜秉公預定及其用之也尤宜悉心體亮若

已任其事者始中窾段而可無破家蕩產之禍一或鹵莽為之生民未有不罹其禍者矣為上官者誠如代巡龐惺庵公一定均徭之法為萬世之通利者此在其人為之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是也若治法更善與其人相解則又惺庵公矣吾目望之

解戶唯自糧夏稅及南糧南絲難以應役蓋自糧夏稅是最重之役又各立一批頭出名

姚永春文集卷十五

九

凡縣間有事到杭州要其使用及朝覲至京要其為寺下處又亂派供用此其為尤難也聞嘉興有去批頭者唯用各頭有糧到稅到即點名收之無有累賄此真善法也我湖何不有樣而必用批頭耶南糧南絲聞亦有批頭此其所以難完也但用各頭為之至京即

解戶係十年門戶所關於人家之興廢者不

小縣舍人之受詭寄者多而有薄田二三十畝者皆欲通食之又無奈各戶之花分者多而止常皆不知也見有報者即亂食之此則大官之詭寄也有一說不識可斤與否未嘗聞其有詭寄者問已奉例願在廚中丁役後令公正鄉人不出都商公相議處則詭寄其分自無所容自然出某該幾名其該幾分矣其責時亦不必一時都進入城致多煩費如烏程縣廿三區但每日一區而進到衙

門令其自遞議單官府唱名其該幾名其該幾分各無詞說乃爲之定知有議之未妥然後上官爲之處分其或有恃強橫暴者大加懲治庶乎中小之家皆可以安居無恙矣此不識可行與否願賢令一政詳焉

以通勒若是以爲極尤當洗心爲之任其花名開報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又次貧若干皆一一身親料理其賑發稍殺之日必使皆沾實惠可也若委一官爲之唯其數而不究其實使枵腹之民猶然空手而歸亦何取此賑哉哉是所當深戒者

餘荒賑濟足法之不可已者但見其果饑之甚不待文書到日即開倉以賑之爲是至文書到日開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則但以前所賑者開去可報完上司已耳若整倉以待必俟文書到日行之則小民之死已無救矣又有賣穀之說但略加其價足爲後日買穀之價已耳其下司有勒價以賣至云有羨餘聽上司公用此真無人心者余在新興時見下司皆若安得之其官與不肖同乃知好事之宜做不必用計以求達也

發賑官穀當視倉廩之大小爲開二門與票支者從一門進其支過者又從一門出整整有

條而不亂若富家發賑亦須令其上穀若干於何所具進其出也亦若是方可止支者之擾亂若賑粥之法亦須尋一寬版去處煮粥完備令受粥者皆至一所先付糜粥殘疾之人一票與支量其將完也又以極貧數人一票與之不使其混雜於貧所得者多得而力不能得者猶然悒悒也是為良法

預備倉穀專為救荒而設米價至一兩以外不

姚承春文集卷一五

三

能賑濟卽當減時價以糶之出陳易新至收成時旋復可以上倉是在一轉移間耳乃任其積而不發糶必待上司明文至而後行明文何時至哉為民公祖父母嗟不以此為念可乎適言速糶之為便

當棧之中而糶米以取利然人家之典當者居多或五六石或十餘石或四五十石或七八十石俱當在內官府一時閉糶將此封鎖在內小民之持票取贖者皆不可得此雖出一

時之臆見或曰愛民而所害於生民者實不小矣此以告後來之居官者但當通商以惠民決不可禁商而害民也

居官者當米價騰踊時切勿可定其價蓋年成不好米價自然日貴但當順其時價略一為之勸貸耳諺云價高招遠客余曰客到價自平蓋此間米貴全賴客販之來可以周濟若一定其價客給俱阻不來卽此間之米頗有堆積能得幾何此特一時之管見非達人之

姚承春文集卷十五

三

長策也至於省會去處全望客船之到猶不可定其價嘗聞朱文公為浙東常平時值大饑客販不至渠卽移書他郡廣募米商米卽臻集民輒以濟今之浙猶夫昔也米價安可定而使民之無糶哉

紋銀使用此是正理是王法乃今之世習為低假成色日遞火日銀絲日弔銅日擺錫者種種名色無不為之鄉村人貨賣一物皆用是成色與之其完官贖當又須傾過而後可小



民其何以堪之今當舖中亦以此成色與之  
及其賄取也又欲勒其加贈此真無人心之  
甚者余謂各府州縣無他法可治但審編銀  
匠姓名某某各立一號印其有犯出者定  
然枷號懲治不少假貸方可其有為無成色  
假銀者犯出必痛治而監禁之絕其飲食則  
庶乎其可耳

低假之銀害民不小然不識成色者為其所弄  
若因是而傾銷猶可以存得銀之本質唯米  
延永春文集卷一五

十四

穀是天生以養人者乃煮糠伴粥以入其內  
一時發脹儘是可看及發春打俱成糠而折  
去不肯矣此最人之極惡者可恨也又緣絹  
一節當時用米粉刷印其內已是可惡今用  
棉為之一著即爛壞是可恨之極者  
部屬之難為也莫難於吏部蓋吏部人才之淵  
藪而吏胥鑽刺奸猾之最者叢集於其中如  
四司之轉遷也必一年而一轉一轉之前吏  
胥之舞文者砌緊其內而不容針及其官之

略曉此弊也思為一變易焉而又有一轉矣  
既轉於一司亦復知之又轉於一司亦復如  
之如是者終九年而莫能展其生平之籌略  
所以弊不能清無如之何也要弊之清須常  
為一司而後可然又有又懸於一司而不去  
之謂所以難望其可為也

子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民即兵也而後世始有  
兵民之分兵出身以衛民民出糧以給軍自  
來相沿已久乃今各處衛所則有孱弱不忍  
延永春文集卷十五

十五

言者矣至於京衛所以防禦 皇宮特備非  
常者是極大重事也乃照查人數東顧西應  
似不關一及究其實皆係雇募脆弱之徒百  
無二三十人可用即今遠事方殷此邊素稱  
強壯而皆虛張其數虛糜 朝廷廩餼則可  
知他邊及他衛所矣又各邊上將帥大抵皆  
虛張軍數尅減軍糧而奉承在 朝緊要衙  
門名曰借帥此時一不行查後將若何請今  
終任能幹大臣大為查覈一番令時常操練

爲備禦防守之大計庶單弱柔脆之兵可一變爲糾糾強勁之卒不虛糜今日之糧餉可爲今日之干城腹心也是爲至緊至緊

今日朝廷法紀可謂極廢弛不舉矣凡遇行事之極緊嚴者用人之極緊要者任章奏再三上而略不究心及其用也則已後特而頽敗決裂苟且以完事已矣此極開罪之世也今幸聖明御極總攬主持大爲振刷凡用人行政俱各中其款要此千載之一時也惟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六

願慎終始如始以副四海蒼生之仰望已矣今日之用費可爲極浩繁今日之錢穀可謂極殫憊矣往年光祿之支應袍段之織造及其他用之當供者皆有定數今日光祿之支應已加數十倍袍段之織造亦極百萬金及他用之供皆額外羨餘至不可言及今征遼之餉無可取而加派於民者已至不可復加矣乃開賣官之例又開民生之例又開借貸之例無所不用其求而應其求者輒有無限之

苦不知若何可以減得分毫寬得生靈之萬一也此在當國者洗心極慮以爲之而又全在聖明之特賜昭察也予日望之

居官不可不聽人言然不可太聽人言地方利弊生民休戚一時不能悉得不聽人言其何以知之然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與休戚之當撫摩者皆當逐一斟酌令一時可行萬試無弊者處乎其可若一專聽人言則中間便生許多關節出來說道可行的却有必不可行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七

者在說道不可行的却有必可行者在蓋難乎其聽矣匪聽之難言其用之難也此間大宜參訂若吏胥之言尤不可以不察也察其言所從來則自知其可用與否矣居官固當懷保小民然又要優容大戶蓋大戶小民其入一體也特其福分有不同故有大小之分耳大口而必殘虐小民固所當懲而或有小民反肆其欺凌者上官亦須懲治以優容之蓋國家之所藉以爲儲者此大戶也

若一槩殘刻使其家無可容更或有因而巧  
取除其爲之使大戶之宋無能帖席則大非  
官矣此居官之所宜知者

居官在任一日有一日事爲守令者不可無端  
告假告假數日卽數日詳闕不理矣小民有  
冤抑不伸者其誰望之語曰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謂愛物當先於  
愛日必盡心任一日事則百姓一日之福也  
上司之臨下司固在情意相孚然嚴威亦不可  
姚承庵文集卷十五

六

少蓋頑鈍無耻之夫見上司以禮意相待卽  
傲然自恣其厲有不可勝言者余故曰吏畏  
其威然後民懷其惠

一居官凡有公文通到卽宜速於批發可免房  
科多端生事其有書簡來或在百里千里之  
外者皆宜速爲裁答蓋彼來路既遠稍爲留  
連便要寄飯之資今或有假修詞之工故意  
遲延致其求而不得吾不知其何說也

居官當先祛其壅蔽一有壅蔽則人言必不能

姚承庵文集卷十五

七

入而作聰明以亂舊章無不爲矣但洞開重  
門虛心聽受有理者從之無理者絕之或  
譴責自然內外通達而所爲悉當矣然防人  
之壅蔽甚易而防我心之壅蔽甚難或主之  
以有我之見或授之以先入之言信以爲是  
而必行之則大所不通是所謂蔽於志也要  
洗濯之以去其蔽全在去有我之見始蓋有  
我之見我所見以爲是者也知所見者之未  
必是必求有道者再三諮訪必可通行而無  
弊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可矣

今人處勢要專論人餽遺之多寡往來之數  
以爲重輕不知餽遺從何而來皆民之脂膏  
也竭民之脂膏爲己之請託至於往來之間  
必多方以求其悅此決非是個正人但隨俗  
爲之不得不行而又不爲苟且之求是爲難  
得耳

奏疏彈劾人者則莫如今日之薄惡矣古稱簞  
食不傍帷簿不修今無望矣其所論事或出

其人真不肯者但須指其一二事可言者言之則其人亦可以槩矣今或據其罪惡至於必不可容甚或指其閨門之行曖昧不可言者亦形之奏疏而其後復開其生路曰念其年力尚強職任頗淺令或降或調不知其果何見也欲去薄惡之習必乘至公以彈劾若漢唐宋諸名公之疏則庶乎其可耳

彈論官邪是

廟廊之第一事所以臺省之官

其權特重必其人罪惡無可容而後彈而被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千

彈之官但待命而不敢言自萬曆十年以後始有上章爲辯者乃辯竟不已而朝廷亦無處分相習成風不止若劉棉花之耐彈也以是余作詩曰在昔嘉隆世臺省無浪彈露章印待命其誰敢爲謹容辯自今上抑惟聖度寬乃辯竟不已甚至如翻瀾語雖明心迹意實戀微官官爵一何重疏奏一何繁士人貴名節一替何忍刃若更互相擊明開聚訟端朝廷有大體或恐涉欺謗

聖度乾坤潤聖心日月懸毋自逞胸臆勿相爲據蟠一朝明威赫紀法悔自干洗心輔聖明側望諸纓冠此詩數詞雖直致實有感而云耳所望廟廊諸君子其彈論人及所彈論者皆知所警覺云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况暗昧之事人所不及見者可形之語言哉可載之簡牘哉今見有發人之隱者其實無此事枉了多此一齣議論且實以招尤也吾因告之大兒曰今凡論劾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世

人他事之可言者儘多但舉其事言之亦足也何必及其閨門之事隱微之行哉慎之戒之

凡巡歷地方之官當以地方之事爲重其一應書簡裁答當以真情實意達之足矣必求四六之工詞翰之美空費時日是所可惜也凡巡歷地方地方之所望於官者不小如廳慳菴將均徭之法一變通之行之一省又通之他省至今人家受其利是謂之巡按若在地

方有一事之興革不極講得事體詳明極處得事情妥貼處奉行之是作一事又生一事之弊可謂之興革乎是不可不深省者  
巡按不可不訪察訪察最難得其真情得其真正二三事情足以盡其爲人者亦已矣必援引多事至二三十起問理時全然不應又欲解寄那時費多少精神益未得其人罪狀之真而被害諸人已大受其殃矣此巡按之最所宜知者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三

凡巡按地方之官當以地方爲事不必拘說三月之內可以論劾得人如訪得真正不好的不論其科甲出身卽當力爲糾彈必絕其根而後已若留一根與之他日到別地方去又將肆害於民不可勝言矣又時當訪察雖未巡歷地方有弊卽爲之革有不善者卽爲之訪拏如已經巡歷地方或訪察不到者隨又復訪拏之庶幾一二年間能令不肖者慄慄危懼是爲巡按之職今或有到巡歷地方開

門十日半月云看獄囚冊子殊爲可笑蓋獄囚之卹寃者自然來告其有力不能告者但一與省覽不忽則得之矣巡按官要幹的事儘多所開於民命者甚衆卽已巡歷未巡歷者其體訪事情皆須明審獄囚之所生能有幾哉是吾所告於爲御史者

獄囚之冊難道不要看但默坐澄心虛以求之得一線可以生人之路是爲可喜若喜其可以生而不顧其人之致死者若何豈曰生人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三

乎蓋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俱無憾矣然又當思其致死之人此最是看獄囚之冊之法

正禮編

禮者心體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此心皆所自生也自是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便生許多節文出來故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觀其爲字从豐从示便可識此義矣世但以天理之節文言禮而失却心體非也予妄作正禮編請學者先認識一禮字

一胎教之法邇哉古矣今世人生一男女見其

姚承菴文集卷一五

古

略有知識卽教之孝弟教之謹信勿使其妄言勿使其輕詈人自蒙童至於非角使循循於矩矱之內及至冠笄自然知禮可爲成人矣此切時之禮之宜知者

戶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言不出戶外言不入於梱古人之別內外蓋如此今欲齊其家必先自此始男僕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入於內女婢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出於外整齊約束而後可以成

其家故曰閑有家悔亡

一冠禮之不行久矣然冠者成人之事也成人可無教乎士大夫之家視三加之禮或不便於行然宜告之宗祠引見通族尊長教之以成人之禮使知成人自今日始可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况蒙而冠者乎

一笄禮人皆不講不知今日我家之女卽與日他家之婦是所當訓戒者及笄之時但日教其勿多言教其正冠服蓋長古階禍咎容誨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五

活自古以爲訓而烹調之節織紉之制亦當時時誨之使習而安焉他日可以爲人家婦也慎毋忽諸

婚禮之行必取門當戶對訪其壻與婦家法德行之賢爲上乃今不論門戶專論財禮視壻與婦爲等閒豈成事體

行聘之禮卽士大夫之極貴者無過百金回盤亦宜減省其有四時往來禮亦只宜從簡爲尚

一 鷄初鳴成盥洗如戴記之禮殊可不用但媳婦自當早起至卯辰時自宜上堂見翁姑萬福是為教婦初來若但悠悠養成至於昏書不省是為何禮

一 祠堂之設士夫之家必不可已誰無父母梳洗畢即至面前作一揖此心方快及父母沒當即焚香於祠堂端拱一揖可以盡得人子之心然小民之家不能設奈何極小人家必有一房居住於所住房半間上釘一板設一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共

牌位早時一揖亦無不可為者吾願人家致敬父母是為生人第一義也  
一 問安視膳大禮也父母當強盛時或不行之亦可若到七八十歲時則宜日一問之一視之飲食之間必求其當而後可若鹵莽不一檢點使食者不安其可乎語云必在視寒暖之節又曰慈以肯甘在視者身在而視之也慈是老之所以恤其少者今少者亦若是奉事父母乃為至孝是禮之不可廢者

喪禮以哀為主安用鼓吹乃今士大夫之哭亦用鼓吹以為尊何也弔祭別靈只宜祭章

一 喪禮有吾儒家禮在不可用浮屠回也乃今士夫之家崇尚釋氏之教廣延僧人設齋致供甚有至於三晝夜不輟者是何禮也可為長嘆

弔客至門傳帖或未便知門首即宜擊柝三聲通知之莫用鼓為是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七

一 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今人弔孝或與死者相知宜書奉引哀敬如但與生者相知宜書奉引弔敬若論帖中之物俱冥者之用且或具有冥物但云奉上靈几為是

一 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則主人必登門拜謝然所謝者宜各及之為是乃有止行於貴顯者非又謝郡邑諸公及貴顯諸公只宜望門而拜投帖而去

一 凡遇 國喪既已陳設於公所為臣子者即

宜門外下轎由側門入以待行禮方是法度  
乃今鄉紳尚輿轎入門回時卽於此乘轎而  
行是真無臣人之禮者宜亟改之

一哀詔至日唯出差官員擇一公所哀麻哭臨  
三日其係以事請告及他事故在家者皆  
宜隨致仕閑住者一體行禮不得混入於其  
中

按君從河南來已接 皇后哀詔哭臨服白  
服二十七日矣及至浙江 皇后哀詔纔到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某

則將若之何日出迎詔書禮宜如故但由示  
云本院已於本省成服訖今無再服之理此  
間所屬大小官員俱免相見但巡捕官吏人  
等聽其白服以便便令至二十七日始除此  
理之正者今按君一以是行之已不再服而  
又不禁巡捕衙門等之白服此深於禮者也  
可以爲法

一往日仕新興偶過 回喪則必先到軍門軍  
門坐摩慶自然喪服行事若新興外縣必待

使者至廣州府府遣使者至摩慶然後通知  
各縣以行禮有一督學使者自廣州而來渠  
曰白服行事我輩似不能進諫既因思之禮  
從宜使從俗督學在府我輩則宜亦易白服  
往見之出門則易素服此督學學服閱我輩若  
在城則宜易素服進謁出城則換白服此之  
謂從宜從俗也乃余升宇自江右來時摩慶  
正服喪渠謂已除服矣以素服進見軍門大  
慙此不知從宜從俗之說者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尤

一上司或有變故於地方凡爲下司者宜往一  
哭之是謂哭臨之禮若弔若賻卽遲數日可  
或與章不就卽遲半月亦可今見朱按臺作  
於我兩下司行此禮者有直待與文之成而  
後下是失哭臨之大禮矣恐爲未及  
一官府凡遇內喪降父母之變則哭於門內  
不與外事若妻子之喪則宜正服於內室出  
堂宜換素服以行事門皂等役照舊可也乃  
有自門皂而下皆穿白服出入如 國喪者



然此何禮何說也豈 朝廷設立衙門可從  
凶服乎此所宜戒者

一鄉飲酒之禮請敕用手本手本面上用印年  
月上用印中書某府稱知府某縣稱知縣  
某益以 朝廷之禮爲重也若所請之賓不  
書其名而書號 朝廷豈知某翁某老先生  
耶此禮之極宜改正者牧令新興時欲書大  
鄉望某官某人姓名衆以爲駭欲已之吾謂  
此不宜改也但外加一帖書某日舉鄉飲請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三十

某翁某老先生主席侍教生某人拜請則得  
之矣至今人以爲確不知今各府州縣若何  
有則當如我之改正加帖可也

一鄉飲酒之禮客主終席則宜謝 恩謝 恩  
宜專設賓主二位於卓前行禮方是乃今主  
獨居前賓反居後此禮之極宜改正者

一 朝廷有早朝官府有點卯里長有打卯之  
名皆言起早以行事也除撫按衙門唯恐各  
官不齊報鼓以聞然後開門亦未有過巳午

二時者今官府惟徇已便卯辰尚不出堂衙  
門各色人等久待至巳午二牌升堂下午亦  
儘有過申時不坐者至晚張燈然後審事此  
可謂之愼勤乎所當亟改無疑者

一士夫見司道府縣唯科甲貢行宜以齒德爲  
尊若援例納粟等項卽官居近貴宜自守分  
穿素服隅坐爲是乃有公然錦繡上坐者似  
屬僭妄此禮之宜正者

一鄉紳謁見一官或十數人主必爲之拂座是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三十一

禮也鄉紳則推尊長者一拂座足矣乃必每  
人一拂久立多時殊爲非禮之禮矣或衆紳  
合請一官府亦推尊長者舉杯筋下湯飯衆  
皆一拱手爲是若必欲每人舉行爲客者必  
一一答敬亦爲繁賁宜裁之

一在年主送賓入席止一揖今舉杯三揖恐無  
復可加矣

一士相見禮或二人會於他所不知其年之高  
下位之尊卑則有謙退之禮以讓於左若客

入門見主自有賓主之位不相敵平等或敵  
以上自宜居左或敵以下日宜站下一步為  
是今乃過為康遜必欲主人居左且稱特來  
專拜是何禮也此在康人不知禮者猶可乃  
士人亦然可笑

仕宦之日或同鄉同官則宜循上下司之禮  
回家則宜用舊俗二字於帖上坐則宜以齒  
可也乃今有回家固執此禮不變其居上官  
者亦藐視以為固然而不一言以正之真可  
笑承菴文集卷十五

發一笑

律

一士紳由某學出身即甚尊貴或相見師長則  
宜門外住轎由側門而入側路以上若師長  
正堂設席則宜辭往後堂可以正席而坐原  
由側道以出門外上轎是為正禮今乃有公  
然端至堂上者真為忘本者也唯鄉飲則異  
是

生員跪見上司上司必拱手請起生員即宜  
應聲拱而起然後行拜或肅揖此古禮也

今之生員必深下如磕頭者然殊非禮矣及  
其出也必待上官一舉手則一揖而行或三  
揖而行可也生員不知而輒出與上司不知  
而不一舉手皆非也

一士人考取生童或中式而回在有司撥旗帳  
鼓吹送迎是為正理若自家鼓樂簇擁入門  
何為者又士人入仕亦自有正理在乃或前  
導行香至有用肅靜迴避牌面在前拖板子  
吹手於後身坐明轎而行與張戲者何以異  
笑承菴文集卷一五

三

哉此俗禮之最宜革者

一士子初見尊長身雖榮貴只宜以齒德為尊  
如年倍以上升第最深宜用晚生帖為是  
一遣人問候禮帖上或書恭候台祉宜答云恭  
謝春存為是若亦云恭候台福則失禮甚矣  
一儒釋異教所從來久矣吾儒學孔子之道以  
出仕宜守孔子之道以終身即有釋教可無  
信從也乃今儒者皆崇尚虛無之說曰明心  
見性以出世吾儒存心養性之說但入世而

不化乎究竟來心不曾明得性不曾見得但持此數珠曰阿彌陀佛到佛前合掌打一問訊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一京中拜客甚難蓋偶一相見答拜亦必欲其面見也京中寓所或遠或近或出或否兩不相值者多不相值則亦已矣必欲面拜至數次而後已能無煩且勞乎以是長班跟隨人役苦於答拜之難也但回云不在家而去甚至有終年不見見者真是詫事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世

一孔子行游時題季子之塚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十字足以盡延陵季子之為人矣後來人銘功頌德無所不至論人品則孔孟之流論勳業則伊周之亞論著作則擬於周程張朱論詩文則比於韓柳歐蘇將以是誇稱於人人也然人總然不覽何如稱某人之墓之爲得哉牧家世寒微論人丁族不滿百而世習耕耒論今世雖僥倖科甲而猶然耕讀之民也吾沒後但守其年譜及家訓經

書疑問諸書今可傳於後足矣勿求尚賢名士爲銘爲誌以傳欺後世使牧舍羞於地下也此我今日之至囑

一喪禮稱家有無有毋過儉無毋過豐今治喪者有點主之說有祠后土之說夫喪則書某人神主足矣乃昔神王二字必請顯者以點主字然後爲榮可謂之禮乎起土而墓祠以祀之此孝子所當身治者乃亦請顯者爲之以爲榮榮親之禮豈在主之一點乎豈在人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世

之一祠乎此真俗禮之亟宜改者一鄉賢之說起於衆之尊慕然後呈之有司申之學道必再三致確而後舉舉必得其人乃可稱賢以列於先哲我生無一德可稱歿唯歛手足以歸之主足矣慎勿效他人所爲使歿者羞於地下也是爲至囑至囑

崇正千字文

天地混闢 人生最貴 參贊兩間 修身治世  
帝王經綸 聖賢學術 盤古迄今 歷  
堪纂述 皇風洋溢 初列支干 飲食男女  
所自始焉 野處穴居 禽獸肆毒 避害  
構巢 寢皮茹肉 鑽燧取火 烹飪攸足  
太昊伏羲 玩圖畫卦 剖晰陰陽 主張造  
化 顓蒙漸慧 昔代結繩 佃漁網罟 庖  
用犧牲 爰建神農 式創耒耜 聚貨貿遷  
姚承菴文集卷一五 共  
日中開市 軒轅尉起 乃制衣裳 惇諸  
疾病 百藥備嘗 宮室幘幪 建茲棟宇  
戰捷蚩尤 威震弧矢 川途險阻 剗悍剗  
無 任重致遠 乘馬服牛 設關擊柝 暴  
客豫防 元妃獻齒 親帥蠶桑 藥餌更葬  
棺槨厚藏 竟日放牧 飲若靡象 七政  
均齊 咨岳嶽讓 僉需嬌婦 側顯顯揚  
危微允執 授守冀方 洪水警予 命官游  
導 稷契協恭 播穀敷教 伯禮夔樂 垂

在工虞 皋陶邁種 漢蜀都俞 禹急荒度  
幾康兢業 慎賦則壤 攝位終陟 額俊  
泣罪 銘鼎懸鞶 易禪而繼 啟遂臨朝  
湯誓輯寧 放桀民蘇 隕淵矜凜 禱旱災  
除 營桐築嚴 先伊後傳 並愧納溝 永  
延邦祚 文繁美里 盡瘁事殷 截黎伐密  
桀溺亭屯 紂惡貫盈 武杖黃鉞 發粟  
散財 億姓惟悅 壺情內助 姪姒邑姜  
外廷疏附 呂鈞召棠 姬公負展 輔相幼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宅  
冲 吐哺待旦 篤恭奏功 孔集大成 金  
聲玉振 木鐸宏宣 昭揭魯論 函冶華英  
四科十哲 克復爲仁 忠恕唯一 狂簡  
斐然 激勸裁抑 敏行訥言 視躬矩矱  
嶽嶽既遠 六籍表章 剛定準削 扶植綱  
常 子思文憲 下共上令 夫義婦貞 兄  
受弟敬 自守友朋 以莫不正 敦敘五倫  
萬善交應 綜要闡詳 顏曾思孟 如射  
發率 譬匠規型 士開庠校 祇迪範程

田家務本 胼胝搗耕 什器未作 商賈奇  
 贏 各隨職分 勤儉力擇 安靜貽謀 俯  
 仰瞻育 婚嫁匹逯 祭祀虔肅 隣保洽和  
 恩聯姻族 德徇蒼黔 封可止屋 聞澤  
 邇懷 濯靈遐布 八埏廓平 九譯歸慕  
 脉有統宗 道無絕續 慕勛異端 邪辭誑  
 俗 老毓毫園 佛來軋竺 寂滅清虛 殊  
 曹別局 二氏爭烈 釋焰加騰 莊嚴三寶  
 語涉杳冥 巧飾蓮臺 瓊瑤殿閣 聖綸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艾  
 勝客 螺髻環珞 簇供香花 鐘磬鏗錯  
 僧尼披剃 忍毀髮膚 割棄怙恃 頓軫  
 徒 目眈貝葉 口念彌陀 卽假認真 凡  
 實皆幻 惑智驚愚 怪妄妖誕 總貪福利  
 輒誘奔馳 毛倪紛還 覺維雄雌 蜂損  
 蟻奏 喜捨捐貲 檀越傾囊 沙門充索  
 機拔苦海 超升極樂 設指游魂 旛幢接  
 引 泉路渺茫 從何憑準 梵咒根塵 強  
 習管吻 受鉢傳燈 謬探秘闢 止觀戒律

面壁坐蒲 圓通頓悟 庶證波羅 精深  
 近理 似是恰非 細研潛訂 循省獨知  
 空色費隱 介在毫釐 斷情寡欲 僅隔半  
 絲 明心見性 存養合機 朱紫苗莠 能  
 識者稀 縱彼侈談 儒編已具 對質互評  
 直窮其蔽 達內惠吉 靡藉因緣 慶殃  
 旋轉 輪迴現前 坦衷灑落 解脫牽纏  
 謂炳星辰 奚煩齒頰 嗟爾細氓 瞻魔難  
 詔 惜我縉紳 高瞻特達 談滯距斥 全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尤  
 賴宰持 夷反變夏 屈體皈依 案置卷軸  
 手捻數珠 卑齋着衲 膜拜步趨 領袖  
 壇場 標幟庵寺 宴息涅槃 淪胥鬼魅  
 竟墮迷津 授筆匪類 吾甚耻之 且亦增  
 懼 陟象翊禱 亂萌將滋 抗議陞陳 誰  
 倣韓愈 勉勒無回 聊綴千字 照夜炬輝  
 障洞砥柱 炯示楷模 壹稟洙泗 崇雅  
 挽頌 敢望同志

風曆草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頌祚重祚敦祚馴校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論曰君德之造就其繫天下之至大者乎知君德之所繫而擇正人以爲之輔導則享國長久之道端不出乎此矣何則宗社至重也生靈至繁也而與宗社于靈長措生民于永久其任至艱且大也使于此不得其要即與之天下有不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聖

可一朝居者而況于長久之計乎計綿于長久而其本惟一人乎是係則所以涵育薰陶以篤先王之祜以衍生民之慶以成有道之長者當必親賢就正以成其聖德而不可無輔導之具矣大矣哉君德之成就其關于天下乎要矣哉正人之輔導其關于君德乎計罔程子之言而申其說程子曰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在輔養上德而其所輔養者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始可

涵育薰陶成就聖德於于斯言也其有見天下

理亂之大幾乎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一人之身而九廟之宗祧于我乎付託萬年之社稷于我乎凝承億兆無算之生靈于我乎待命其所任不輕天下之至大乎夫庶人者無天下之大任者豈能其所猷爲措置以保一身保一家者猶惟懷求圖而不苟且于目前之計而况治天下之至大者乎治天下之至大而惟君德之造就乃可以勝其責則其所操履者雖擅天下之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四

威福而要其幾之所係殆凜凜若以朽索馭六馬而惟恐其不保也殆凜凜若抱赤子以履春冰而惟恐其或墜也殆凜凜若挾萬金之璧臨千仞之淵而惟恐其或失也君德之所係蓋如此宗社生靈之所係蓋如此而輔養之道其可已哉是故時在千機勿謂其勿冲也而教攝之必嚴念起于幾微勿謂其毫芒也而防檢之必至事隱于曖昧勿謂其無害也而遏絕禁止之必周

上之三孤三少之職以道之德義使朝夕有所

嚴譴也設之疑丞輔弼之官以時其訓誡使左右有所省覽也置之為謗木諫鼓通之以士傳其語以啓其進退使聰明有所開導也若此者孰非輔養上德以爲宗社生靈計哉然而君之德至尊也君之威主難犯也以至尊之勢而挾之以難犯之威自非悅賢崇正好親正人者其孰肯以正道輔其君哉是故大廷廣衆之中明目達聰之際固必有寒寒矢謨侃侃立論者矣而深宮燕閒得無有啓我聲色如李延年者乎

姚承庵文集卷十

四

得無有啓我遊政如相如枚臯者乎得無有啓我以狗馬土木如蔡京王黼者乎數者之術一中而君人之德荒矣宗社生靈奚賴哉而又何以爲萬世長久之計哉是故論道經邦或公弘化所以人保主聖也而必擇端凝之士以格其心職輶言路名列諫臺所以入詔王殿也而必擇剛明之上以開其欲左右皆御綬衣虎賁所以入承王後也而必擇謹信朴實之士以端其

正色之王曾不親側目之公孫親敢言之

汲黯不親口蜜之休甫親折柳必諫之程頤不說巧伺上意之空石則所與皆正人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君德日至于清明君身日至于穩固矣以是爲宗廟主而宗廟不可以求保乎以是爲生靈主而蒸民之生不可以求底乎此億萬年無疆之慶千百世有道之長必由此以克享其成也古之伊尹周公蓋知此道是以與治同道之現所其無疆之訓惓惓于其君之側而選

姚承庵文集卷十

四

擇左右以訓導者尤不可忽也商家六百之祚周家八百之祚不亦有攸本哉然則後世爲君臣者宜何如哉成聖賢之德則必親伊周之法伊周之事以昭宗社無疆之福謹論

擬宋仁宗萬年曆羣臣賀表 慶曆元年

伏以

乾符茂耀式新敬授之弘規  
萬命永膺慈舉明時之令典

合晉天而受朔載協元辰

舉率上以同春允符初律臣工胥悅

帝舜益崇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軒圖啓運爰推筮以迎陽充曆紹

輝迺授時而立極在幾衡以齊七政舜旦

重華同律度以正四時周年過歷惟章節

紀元之不素乃分至啓閉之有常迨五德

論興秦制竟歸于條閏暨太初曆造漢時

復正乎夏正終蠡測于延年廼管窺于今

姚云卷文集卷十五

贊唐一行始新其制以易合天按大衍更

立焉儀因天紀數自此制紛于沿革疇能

敬歸于天人至我

聖朝如新

變軌蓋茲伏遇

聖期受錄

握紀御天

調玉燭以貞明

撫璇璣而大順

智仁聖義中和無體百度咸熙

金木水火土穀惟脩六符允協

陽明用事泰階坐見其升平

陰耗潛消晉德長輝其臨照

敵天章以延訪光動星辰

勅

聖學以陶鑄德同天地歷考

皇王之御極已符歲序之凝和猶以紀歷之差

姚承卷文集卷十五

必假維新之制廼分四正爰測兩儀當康

定之末年大加改復適慶曆之新歲再酌

化元校王朴之歲差允矣欽天之令制明

暢雄之曆理誠哉萬禩之成規璧合珠連

式應

聚奎之後天高星遠仰符至日之期定新名

而錫以萬年不惟千歲之坐致舉全卷而

釐爲十七笑當百世之可知此真義和以

來之所未有而



今時之所創見者也臣某等式觀

鴻猷莫揚

盛美仰齊

天之元曆有覺鷄九瞻

昭代之令儀徒深雀躍伏願

日星爲紀

天地同流

帝車臨七曜于中階

華蓋麗五雲于太甲法

姬承卷文集卷十五

一祖述

二宗永錫無疆之

寶祚考三王俟後聖茂延有道之純禧臣無

任瞻

天仰

聖蹟躍惟忭之至謹奉

奏稱

賀以

聞

公事應行稽程

公家爲公家義不容于濡滯事應速辦法不可以  
苟延故張浚之勤王無程以進若于儀之承命  
計日卽行苟或過于常期卽心存于急緩今某  
不思公事之當急猶惟私計之因循領王命于  
九重未見踴躍其駕宜君威于萬里却乃遲遲  
其行傲寄崇山若無意蒼生也心違北闕不敗  
廷公事乎似此怠事之徒合付稽程之律

私役鄉民人匠

姬承卷文集卷十五

鄉民隸于郡縣當存優恤之心人匠役于公家

匪應營私之命故郭伋仕南陽無勞于竹馬而

汲黯爲左部不傲乎牛車斯誠無欲之良允稱

奉公之吏今某身居民上妄肆征求不以吾子

視吾民知任之以不堪之役惟謂私事如公事

過責之以造作之勤義在往役殆不謂是也鳩

工飭材以爲私乎爾既犯乎官箴吾將繩以

國憲

詐教誘人犯法

豈圖爲福君子懷刑之心畫地爲牢小人無情  
之詐故唐宗故誘人罪來守素之直言而張氏  
使譴元忠致宋璟之不與孽非由于已作法可  
誘以教人今其惟恃奸圖輒懷險濤陽與之爲  
腹心若爲羽翼之計陰擠之于陷穽實爲鱗甲  
之謀誘飛鳥于網中引遊魚于釜底番雲覆雨  
巧甘效于蘇秦地網天羅法難逃于蕭相

遼境申索軍需

將係專城兵柄實司于遼境用裁幕府軍需實  
姚承春文集卷十五

四八

藉于朝廷蕭何守關中餽餉不乏寇恂守河內  
用度常充苟不恤乎三軍將何裨于九伐今某  
職司兵柄識昧戎機觀遼徼之移文若同故紙  
日師中之羽檄茂作虛文枵腹河東尚不作韓  
濕之運空奉慕北猶不爲去病之援致道濟之  
旱洩無益于國使于儀之卑驕待命于天司馬  
之職既倫同寇之刑固赦

織造違禁段疋

衣裳在簡式嚴貴賤之防上下有章爰示等威

之辨蓋山龍華袞惟天子得以昭垂而粉米宗  
葵非庶民所宜僭用今某不思法禁罔恤冠裳  
組織竊效于天孫製造輒同于雲錦驚九苞之  
彩鳳文羽翩翩衆五位之飛龍金鱗躍躍或披  
之于墻屋應來有識之悲或服之于娼優甘犯  
無將之戒合論刑于王律更號奪其金章

姚承春文集卷十五

四一

來思堂草目錄

卷十六

訓後

先考妣行實

請冊

先孺人李氏行狀

自敘年譜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來思堂草卷十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許端祚碩祚致祚重祚馴校

訓後

此家欲圖久長在先培植培植自至親如今我  
承太老多教訓頗自成立教汝等亦可知能成  
立矣立有教條汝輩世世遵守開列于後

持門戶最是難事今田產作六分分唯  
門戶一節則宜齊心協力幫助為是幫助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乙

在田田起科中有田少房多者能招門戶  
則宜照價值起科大家戶名不必說即報  
一人姓名五人宜照前議幫貼庶幾一人  
不受屈抑做官的產或較多亦宜照前議  
彼此津貼貧富均可自立唯消乏僅存二  
十畝以下者免其津貼各房仍歲時賜贖  
之其田產或有在兩縣者亦照前議幫貼  
總是大家持門戶耳切不可彼此異同  
至於狼狽

一族中事及老親往來禮總宜大家出名六分均派

傳派下唯作奸犯科公同擯斥外其或不幸遇遭誣橫破費不堪者各房宜出力扶持之仍照前議協幫令其不至顛沛其或偶罹苦病難堪者幫助亦如之唯燒獻資費者不與

姚承

卷一六

二

傳派下子孫有好嫖好賭好酒壞身壞家者各房宜約齊宗祠中面叱其非令知悔悟其或不悛即公衆告官懲戒使知改圖其更不改者衆計其產若干賄出在外不肖妻妾之家圖吞併此等人必有引誘之徒宜齊令宗衆告逐以去其羽翼  
父祖墳塋係一宗血脉所係所植樹木宜大家培養不宜少有損傷以後子孫雖或貧富不均切不可思賣墳樹有係見人家並賣墳樹者定遭天殃基木根之地既傷枝葉未有暢茂者此必然之理也後來子

孫倘有此等不材的許成立子孫公執之以鳴官定以不孝擬罪

一祖塋命脉所關凡派下子孫苟有喪不能輓舉者必多方覓地安厝切不可入祖塋前後頓下至傷房支苟有此者必公共鳴官令其必遷且加以不孝之罪

姚承卷文集卷十六

三

一凡有喪事宜從文公家禮祭葬之爲是不用鼓樂出戲參靈不用僧道人入門施符設咒念經拜懺若此等所爲世俗人皆以爲有結果而不知自外于禮法之甚者爲我子孫宜世世絕之共守家禮焉可也  
一師巫邪術之人所言必非正理所作總是非爲入門來自然出言妄誕而接我身家後世子孫宜深惡而痛絕之若娼婦入門所言所行必皆娼婦之事此房即爲娼婦之房矣知之何其可子孫必加意痛絕焉使我六經之堂安然其如故是我今日之至囑至囑也

前訓子孫持門戶保守墳塋不為奸法犯科  
以自壞其家室不用師巫媚婦入門以自壞其  
家聲可謂畧其矣尚有未盡者數條是用復開  
于後

一示子孫務篤于孝友親親長長敬老憐貧  
毋內聽惡婦之言外聽歪友之語以自戕  
賊其天倫

一示子孫唯務耕讀此外各守一藝以守窮  
困勿好閑為遊手遊食之徒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四

一示子孫謹守法度毋為奸盜詐偽以自取  
罪戾不齒于人類

一示子孫各安生理勿為煉丹一事蓋煉丹  
欲其速富而不知銀一入目術能取之可  
立見其害也戒之毋輕蹈之

一示子孫務存忠厚謹情入陸私言人過  
失以自傷平難道

一示子孫務守本分勿好為詞訟有必不可得  
已之事始可鳴官有人講和即宜歸息萬

無出入衙門以爭勝

一示子孫務守朴素凡有婚娶必擇門當戶  
對之家訪其父母之行止及婿婦之性行  
毋務振高

一示子孫各守一藝可以養家活口足矣勿  
從事于衙門以取刑罰勿輕遊于江湖以  
行險道

一示子孫務各謹守不幸有疾務求明醫以  
保全其生勿用師巫之言廣為燒獻以自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五

傾其家室

一示子孫自守清白不讀非聖之書習為戲  
謔之言編詞曲作歌謠以招尤取戾

一示子孫務嚴約束勿縱婦女出門以啟內  
釁勿縱手下放肆以召外侮

一示子孫務全雅素各安生理為是勿作中  
作係以取罪尤

一示子孫務為端慤看人好友善者親之惡  
者拒之勿一以心腹托人使歪友朋揆之

以播弄膠結而不可解

一示子孫自端雅尚勿引三姑六婆人門喋

喋以損其家聲且又有不可言者

一示子孫務崇儉約看有當請之客請之勿

輕啓宴會多殺生命以自損其天和

一示子孫務爲老實不可用低假之銀以損

陰陽此須深切爲記

先考妣行實

不孝牧家世業農居邑城東適溪村姚家帶朱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六

嘗有業儒者喜儒而課子以逢掖起家自先贈

君始贈君初諱華長更讓字惟遜號淳菴兄弟

四人贈君其仲也生十齡而先大父見其學僅

識姓名而已農產薄甚零丁無以自存依繼祖

旋窮服中賈於城中乃當歸時言動趨向務

諸道毋敢稍逾矩矱二十餘漸成立獲配先

孺人馮氏雖時內外拮据積聚置薄田數

畝日唯奉養大母沈溫藉兄弟三人是適是圖

天性孝友有暗合於至德要道而迥出人

情之所難者不可形諸筆楮也三十餘舉不孝

牧精神意念獨訓子爲兢兢憶牧兒時甫讀書

贈君輒以清高爲訓伴讀學庸悉成誦琅琅

在耳也後察牧資可進則益叩明師以求開導

而傾囊勿靳焉雖寄跡一廛間接遇儒承冠必

以文衡求印證及牧廩名弟子自家嗷嗷四壁

立矣而進飽督寢食與俱丁無倦意斯其天

性恭儒宜僅得向性者所可北哉且牧初習詩

改習易繼改治禮復又卒業易贈君咸欣然從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七

牧爲之曰六經皆儒者所宜究心兒不偏及是

患耳不孝牧用是津津經術卽今叨入仕籍猶

斤斤然思計諸經之旨以就郢於大方則皆贈

君之意授也晚年見諸孫生亦復勤劬若強壯

時訓不孝牧者雖值隆寒誣披衣焚火躬爲勸

誡曰爾文章業儒吾亦欲士之子長爲士耳贈

君之謂儒也可謂老而不衰矣若其厚親故至

活人於囚繫中拾遺金俟其人至檢校之終其

身不爲非禮之事與人居無間長幼溫溫勉以

道義未嘗一見憤爭之色是天植故爾而先太  
孺人種種能順承之此相助而克相成也且贈  
君僅理於外而先太孺人尤詳於內時烹任勤  
紡績每夜分乃就寢即年踰七袞而滌暑隆冬  
綜理靡虧片一衣一食苟穢獲不均及焉即改  
容不憚也至如帷薄中則獨嚴防禦德不少假  
用是內外斬斷無幾微聞言不孝牧承乏頌表  
去家數千里而進計諸孫婦初歸而妯娌謫然  
牧可無父顧則先太孺人恬倦之訓日諄諄焉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耳今尚川侍也乎哉先太孺人生止二娠長姊  
氏適潘潮次郎不孝牧牧娶李氏贈孺人繼娶  
馬氏封孺人又繼金氏次沈氏陳氏孫男六人  
女不端次祥碩俱邑庠生李山次作教沈出次  
不愷郡庠生次作重俱李山次作新陳出端娶  
程太學汝漢女碩娶沈照府領女故娶費邑庠  
第兩女俱娶太學一植女重娶史令尹紀言  
女幼永聘孫女六人長適太學朱夢宿次適  
厚生陳書昌俱李山次未許字馬出次許字陳

春元允升于弘道沈山次金出次陳出俱未許  
字曾孫男三人年一年二年三曾孫女四人俱  
高幼先贈君生於正德辛未正月初九日戌時  
卒於萬曆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寅時先太孺人  
生於正德辛巳五月二十一日未時卒於萬曆  
丁酉四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俱七十有七年所  
享極多歷矣而卒切

恩給慶祥亦係榮幸矣孫枝亦稱茂衍矣唯是  
不孝牧後臨先贈君之終而恨不蚤就不能厝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地封之典以責其身孤贈君所以訓牧之至意  
且僅厝未葬抱十年莫大之罪先太孺人幸荷  
寵榮而又以春秋高生不能迎養于舍疾不能  
致湯藥之奉歟不能盡殯殮之哀悲棺躡肝  
兩為裂牧將矣以自立於天地間也維先太孺  
人遺言曰兒年五十餘矣毋以吾故致毀牧是  
以不敢違命擇於今歲丁酉十二月初十日奉  
二先人之柩塋於上金蓋山之原追憶先贈君  
先太孺人行實之一二微惠今賢達者之一言

用垂於不朽竊謂無若吾年丈之知己悉我先人之勳履也謹披淚撫拍令長男祚端長跽以請唯不吝金玉以光我先人之泉壤幸甚

請冊

牧上世俱業農為無懷葛天氏之民父贈君淳菴公讓始寄跡城市中然性恬靜意醇實略不微城市人輩配太孺人馮氏性行真純相契合中年舉本行牧一人自離襁褓稍知覺即諄諄以古語訓居常曰讀書清高讀書清高牧自勉承卷文集卷十六

十

幼聞之思慕學為青衿子冀異日得列於縉紳矣乃聞語及鄉縉紳所為有愆於禮度者規贈君意又其不務焉乃知其所謂清高者蓋不獨縉紳而已也於是思益砥礪焉繼叨鄉薦入仕縉紳今館十年日兢兢細繹六經于史勉為諸人雅訓獨恨贈君不得審一日麻衣馬太孺人泣祿養受

叨奏恩存沒誥沐

恩綸耳古時崇誥手捧誦一則曰一經存笥爰開縉紳之賢一則曰賢儒啓胤教式著於孟機牧之聖哲敬奉然大哉王言實恍若見吾二人之心表揚其所謂清高之雅訓者牧持勝榮幸人持勝感而自今將益思所以績學思所以啓後人承

君父交訓於可久尚懇當代大人君子不吝金玉惠示周行俾牧世世子孫克守前緒而竊附勉承卷文集卷十六

十一

於清高之士之末家所感戴寧不與有赫恩綸寶藏蓬華共垂之不朽耶謹整冊九頌以請

先儒人李氏行狀

嗚呼儒人之歸我也年十有七性至孝能做舅姑然時或有任氣處余每徐論以禮義乃一變為溫良道九年後余成間生暴怒孺人輒從容語曰君嘗以是規我矣余不覺愧服焉自是相成相愛得一賢配也乃初婚連產三兒俱不



育既產三女余時幸鄉薦復產一女計娶側室  
沈氏出孺人意娶日謂余當獨一月余初謂誰  
也而寔令一月而世有是正妻乎由是孺人二  
歲連產端碩二兒三歲沈產敦兒方在夜未央  
產後竟喜語達旦不寐世有是正嫡乎四歲孺  
人產慎兒越二歲產重兒連產而虛氣漸弱遺  
疾沈感孺人恩乳重兒後四歲孺人竟坐前疾  
卒於正寢方孺人未卒時長兒僅十齡幼兒僅  
五齡衣食拜起若皆自一人出世有是嫡母乎  
姚承華文集卷十六  
十二  
顧孺人雖育兒其遲訓兒與女必正以法不少  
假以是兒女自少無嘻狀二女適人並稱賢  
婦諸兒俱得禮法縱且孺人視死生若晝夜臨  
終時余侍具余謂且也取木視且哭謂其待佳  
木喜世有女矣孺人又從容謂母姑謝負舅姑  
培植恩弗計酬償付舅姑老世有是賢婦乎孺  
人以此五美并余有成誕育諸兒乃僅見余薦  
不獲復示而親沐  
其也僅見諸兒生  
育不獲見兒長且成也

僅見諸兒俱聘婦不獲見其婚也又不及見馴  
兒及諸兒俱生育兒女若于人之立於側也僅  
佐余下帷不及見余五經著述之就緒名於世  
也余自失孺人後再三娶更娶一京妾乃壺內  
嘗若孺人在三人和無隙且聽余言無幾微間  
則若孺人作法之善之所遺也孺人豈世所多  
得哉豈人生乙巳發甲申距今二十四年矣今  
思之若且暮然非淑善人人心之淺何能繫情  
若是孺人姓李氏女行三李公配陳毋無子獨  
姚承華文集卷十六  
十三  
憐孺人併及余今孺人既歿矣余推孺人意春  
秋展李公陳毋墓如余先人墓且囑兒曹承永  
勿渝是余所不負於孺人者孺人今已葬矣且  
荷  
贈章矣端兒已薦於鄉成進士矣兒若婦若女  
若孫兒幾三十餘人矣此皆孺人之所遺所有  
也孺人茲可瞑於地下矣丁未季春日偶閒無  
事述孺人狀存諸簡余老矣莫能表揚俟兒輩  
他日丐賢且達者銘諸石

自敘歷年

牧家世居東鄉適溪村上世俱業農移居府城  
貿易則始日淳巷贈君配太孺人馮氏馮氏生  
止二胎初產姊氏次舉牧孕牧時夢日影入床  
一取啖之產牧在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五  
日卯時產時正值一府官上任隣人因謂此兒  
他日必爲官也故爲贈君賀牧產於府治前  
之江濱遷旋後居大街關市中三十年牧生二  
歲但能呼父母四歲始能言五歲時贈君卽  
遷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四

牧以歲近字義聘儒人李氏初讀大學至穆穆  
文王節介細註深遠之意云云知此爲解釋正  
文也贈君甚喜八歲時有客出燭影搖紅句牧  
對聯光照白句客大奇之贈君又甚喜日以讀  
書清高二字爲牧牧因知讀書之可別凡民也  
此時卽夢隱南京主事矣可惟也然苦無師承  
九十歲依附小鄉塾中十一歲始附學于畢  
宋二家馮君泉先生命牧治詩十三四歲又苦  
無師承也十三歲附學楊家改治易初學文不

一二月隨就縣試經書二題亦能就縣父母蔣  
笑視之十六歲附學顧喬峯家師仁和陳敬臺  
先生始正統舉子業矣是年亦出就縣試時方  
得自是以此命題牧亦草一篇不成文然蔣父  
母亦異視之也十七八歲學如前曾題做人要  
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一聯于床上辛酉十九  
歲縣試迄府張雲屏太尊試高等范中方宗師  
取爲府庠弟子員是歲三月娶孺人李氏五月  
牧患傷寒幾死夢上一塔折杏花一枝下旋愈  
遷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五

病中亦尚懷讀書上進意耶壬戌二十歲就學  
於嚴後溪先生家見其家世清白也卓然更思  
自立是歲遂道歸滿泉公試高等癸亥二十一  
歲讀書杭州大佛寺又幻住寺頗得湖山之趣  
以歸心自適迨陳利泉公代巡張達泉公俱試  
高等甲子二十二歲讀書于挑灣府庠原額科  
舉六十名時特疏裁減二十名泰學道命錄考  
又多徇私牧不得觀場以此改治禮記乙丑二  
十三歲以治禮記往滙沮潛家師紹興王三江

先生是秋屠屏石宗師歲考原以易試優等遂  
辛治易丙寅二十四歲設教于飛英塔院丁卯  
隆慶元年二十五歲讀書于張劔臺庄上屠宗  
師科試高等應試三場已見甄錄矣爲他薦者  
奪去特獎六兩以勵後來是冬補廩膳生戊辰  
二十六歲讀書飛英陳家時有恩貢特選林十  
洲宗師以牧題差一字不貢而特加賞鑒焉是  
秋生一女後適白溪監生朱夢宿已巳二十七  
歲讀書塔西丁念石家黃恩潮太尊季考試高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六

等庚午二十八歲設教長興藏家不能終林宗  
師試高等應試三場卷發處州府太尊陳洪竹  
公高取矣此公用情特改一句而不知場屋之  
宜遠嫌也以是不果薦辛未二十九歲讀書清  
溪門外鄭文陶宗師試高等壬申三十歲設教  
南潯丁家鹽院馬柳坡公試高等是夏生一女  
後適新市生員陳善昌癸酉萬曆元年三十一  
歲回茅中教讀書張岐豐昆山庄栗東厓太尊  
錄試高等滕少松宗師首取應試是歲三場分

看初場山陰大尹徐儒東老師取備卷次場節  
推蕭念渠老師取表擅場得中式六十七名冬  
上京移住府前甲戌三十二歲會試不第是冬  
娶妾沈氏出孺人李氏意乙亥三十三歲讀書  
南門外庄上是秋七月李生男祚端建曆元十  
俊坊于儀鳳橋北掛名其中丙子三十四歲入  
南監是秋八月李生男祚碩冬往京丁丑三十  
五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沈生男祚敦是冬移居  
東門戊寅三十六歲李生男祚慎已卯三十七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七

歲往南監卒業掛選秋爲祚碩聘吉祥區沈氏  
是冬往京庚辰三十八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李  
生男祚重是年爲祚慎聘華林茅氏辛巳三十  
九歲讀書武進薛華陽家壬午四十歲爲祚重  
聘室馮氏是冬往京癸巳四十一歲會試不第棟  
選不得回夏我父贈君中風不能行醫藥復起  
如舊李孺人患病甚益傷于多產血虛也是秋  
爲祚敦聘保塘費氏冬爲祚端聘潞山嵇氏甲  
申四十二歲李孺人病日甚醫藥無効秋八月

竟卒九月權厝於南門外庄上乙酉四十三歲  
春往德興看吳鳳麓年兄始見鬚白是秋繼娶  
孺人馬氏冬移居南門往京丙戌四十四歲會  
試不第揀選不得回丁亥四十五歲夏四月我  
父贈君疾病醫藥無効卒未得地七內權厝於  
南門外庄上極可痛悼是歲大水未水半月前  
放出米一百五十餘石顆粒無收是秋不得已  
走徽州謁金桂峯年兄冬馬孺人生一女竟卒  
于產女後適東林生員陳士偉戊子四十六歲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八

又不得已走湖廣等處所謂奔走於衣食也然  
暇嘗錄左國成帙後付刻是冬沈出一女後適  
南街生員陳弘道己丑四十七歲因湖廣過欽  
縣潘姓商人負我後往徽州住巖鎮南山觀稍  
暇檢四書寫出向所蓄疑思問者數條嗣因備  
寫成帙是秋又繼娶金氏庚寅四十八歲寫四  
書疑問成付刻是年祚端補縣庠弟子員辛卯  
四十九歲寫易經疑問成後付刻冬十月娶祚  
端孺氏往京壬辰五十歲會試不第聽選無

耶娶妾陳氏八月得授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  
縣十一月到家十二月往廣東癸巳五十一歲  
春二月上任泚新興時值黃冊未解督造起解  
又力鋤毀橋之頑賴革里甲之授害寬丁議獄  
無所不至較得民心唯舊任王慢不差人遠接  
反抱怨具揭幸上人不理甲午五十二歲泚新  
仍前是秋八月入覲啟行得省母太孺人家  
正娶祚碩婦沈氏是冬陳應虹軍門陞戶侍復  
命擬薦為有力者所奪乙未五十三歲春寓京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九

耶無事漫寫詩經疑問抵家三月內娶祚敦婦  
費氏祚慎婦茅氏祚重婦史氏買南街黎氏房  
屋一座四月行一路續寫詩經疑問成六月到  
新付刻秋祚端得應試是年新興早祈求料理  
無所不至王棉岡按臺有薦丙申五十四歲發  
張表集新民鬚髮盡白左耳聾一月方靜是年  
考最承恩授文林郎父得贈文林郎如牧官  
母得封太孺人李氏馬氏俱得贈孺人陳生一  
女後適茅山生員何允琳祚敦生男延教丁酉

五十五歲修新興縣志俱出收手以此件先任  
新縣今任守道王公意揭撫臺併新舊按院舊  
按到置不薦新院馬賴學道陳章閣公申救力  
撫臺陳賴守道洪心菴公申救力大計得從降  
官王公未揭前牧已聞太孀人之變痛悼啟  
不知其他矣到家哭臨即買山於上金寺畢  
我二先人葬事戊戌五十六歲是年祚端得應  
試祚碩補縣庠弟子員祚慎補府庠弟子員祚  
慎生男延樹祚敦生一女後適趙灣生員吳慎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二十

獻已亥五十七歲春聞降調報付不聞也但樹  
木砌石于父母墳塋一年始畢其事是年沈生  
訓祚重生一女後適菱湖生員孫爾煌祚  
慎天資可取科第乃不幸而歿真可痛惜之甚  
庚子五十八歲祚敦祚重援例入南監造新買  
房屋隨于工所寫青經禮記疑問付刻買山于  
今 李氏馬氏起復進京  
按察司照磨祚端應試得中四十  
男延績二報連到廣西亦不幸中

之一快也然祚端微倖後嵇氏不幸歿賢哉冢  
婦可悼也是年冬委署全州印務辛丑五十九  
歲春祚端不第時署准全州如准新興時凡可  
為地方利病計者無所不至奈舊院駐待新院  
交代計十月奔疲應答是可憎也然猶可言也  
無奈稅監刻剝不堪以此求齋 捧行得覽視  
西北諸勝地時在九十月是歲祚碩生一女後  
適成舍生員閔度冬祚重生男延敬陳生一女  
後適南街生員張君龍祚端繼娶亦嵇氏壬寅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一

六十歲齊 捧事竣深厭仕路之傾軋春日到  
家繳還文勘已志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乃  
彼中撫臺楊濟寰公按臺併雲岳公本司學道  
駱台晉公各深注勸且罪牧出處之不明牧由  
是復往焉力辭署印唯請假探討春秋疑問癸  
卯六十一歲自春徂夏唯知春秋一經不知其  
他疑問成送撫按二臺覽大加稱賞撫臺又俸  
我不陞兩次季報竟無消息以是又求齋 捧  
行業已表出司門矣而廣昌之報隨到兩臺喜

卽改差是冬卽到廣昌上任是年祚碩應祈  
肅祚重生男延著甲辰六十二歲喜廣昌城如  
斗大可以養拙朕地方不無利弊漸與興華一  
如在新興全州時是春祚端不第祚碩婦沈氏  
亦歿可痛也乙巳六十三歲治廣昌仍前刻有  
家訓以訓邑民然唯任理任法而又敢任怨士  
夫未必心喜上司亦未必見亮也丙午六十四  
歲祚碩應試繼娶李豐吳氏祚敦生男延奏祚  
重生男延貽是年入 觀併考滿行十二月會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二

祚端於京邸丁未六十五歲大計無恙到家喜  
祚端中會試六十五名 殿試中三甲一百六  
十名四月復任廣昌九月劣轉報到卽日請代  
啟行蓋事有先兆心有先幾牧當入 觀回已  
嘲詩百首刺承菴山人樂陶吟矣樂陶何官而  
山人何品抑且非獨此也自少至今無一事無  
夢無一夢不靈唯杏枝主事之夢則未有應耳  
然杏枝已折于吾兒之手而牧亦忝在仕途是  
亦作春夢一笑話也今戊申六十六歲遭大

水異常發粟賑族人之貧苦矣又助賑邑民之  
貧獨矣祚重生一女許聘於南街張已酉六十  
七歲又往江都看祚端之所爲治矣又乘暇訂  
史綱要領性理指歸矣又立族譜合宗人之渙  
矣歷年頗久而涉故亦深見事頗多而論理較  
漸無倫他所見所聞不可繁舉卽舉牧一人言  
窮迫得失夾險伏勞悲歡存歿經多少變遷是  
謂老眼界經多少盤錯是謂老心胸經多少探  
討是謂老學究此不自敘誰知牧前事而爲之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三

敘哉故嘗自思付日牧自知世故來至於今所  
乖於義理者什之七所當於義理者什之三然  
所可自信而無愧者秉性之直立心之實而語  
言之不欺也唯自任此直慙真實得罪于僚友  
鄉黨爲多然欲以好且僞名我恐不可得也孔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天  
年不可必得也持此實慙而使不至于昏且耄  
在世一日則爲一日事凡立家廟以崇祀祖考  
立義莊以活賑宗族可隨我力量爲之者將一

一次第爲之不負贈君誦我之意及先慈夢呖  
日影之兆斯老學究所宜日兢兢者哉季夏往  
江都看端兒回漫書于平望舟中

續年譜

己酉夏敘六十七歲事于平望舟中可謂暑備  
矣然年遠事多中多有記不能悉者不無先後  
遺逸于其間自今以往則可以備述焉者是秋  
祚碩應試祚敦婦費氏歿可痛也卽葬于道場  
山青龍嘴曆元十俊坊煨因約各年家有復建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四

之議祚端入 觀延樹完父祚慎葬事于鄭家  
橋庚戌六十八歲春府閩歸躋公祖召鄉飲大  
賓祚碩沈出之女受聘于儒林○○嚴尚忠訂  
史綱要領性理指歸成付刻夏祚端生男延儒  
聘杭州吳祚敦納妾許氏曆元十俊坊復成載  
祚端姓名其上畧修族譜就緒辛亥六十九歲  
重訂經書疑問成付刻延續聘居舍閏秋祚碩  
援例往北京壬子七十歲祚端以考滿 恩授  
文林郎我繼娶金氏得封孺人其妻前嵇氏贈

孺人今嵇氏封孺人一十六年之間父子再承  
恩命亦難報矣哉而祚端猶以牧格於 朝典  
也上疏北例懇恩伏牧原職吏部復疏請得  
旨准復疊疊 恩綸亦可謂人間罕有矣秋祚  
碩應試回冬祚端入 觀牧刻詩文集行于世  
癸丑七十一歲春開新與辛巳年立牧生祠年  
家修撰黃士俊記大計畢祚端留部祚重生一  
女受聘于南街張徽州嚴鎮南山觀立牧始著  
四書五經疑問處碑學慈吳士奇山人清之恒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五

並有記夏立宗祠置義田四十畝吏部疏請考  
選科道六十八員祚端與焉給假歸省祚碩吳  
出之女受聘于蓮花莊朱至親奴僕共百人極  
喜同爨無奈燒柴費多不得已憑諸兒自配家  
產閭分各爨實與共爨無異也四書五經疑義  
成九月十六夜夢見夫子求觀玉印夫子出玉  
五六片駭牧駭視一一奏正成印方可三寸  
許一角似稍殘缺牧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鑲  
之可垂永久夫子莞爾笑曰余今正有此意於

是夫子陞坐一高殿中殿去地二尺許牧拜于  
下夫子亦答拜座右視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  
因思之豈牧著四書五經疑問蚤夜以思必求  
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寐若爾耶冬府康冊  
岩公祖召鄉飲大賓鹽院楊弱水公祖批縣爲  
牧建羽翼六經坊于南街祚敦許出之女受聘  
于華林茅甲寅七十二歲春府吳白雪公祖召  
鄉飲大賓祚端往京考選祚碩亦往秋延樹娶  
孺山鍾氏周斗垣宗師按湖考校祚馴補府庠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六

弟子員延教延教補縣庠弟子員邸報吏部考  
選祚端授四川道御史上請候 旨冬延教娶  
菱湖任氏廣昌士民爲牧立生祠王帶水公祖  
爲之記羽翼六經坊成守道何虛白公祖助費  
因曰大魁坊世所有首相坊世亦有而未若  
此坊者坊誠鮮有矣愧牧不足以承耳祚重生  
一女許聘烏鎮王訂正經書字義成付刻乙卯  
七十三歲纂四書五經大全疑問要解成付刻  
祚端生一男延廉徽寧按臺駱沆瀣批建亭於

徽州南山觀立羽翼六經碑祚馴遺才應試祚  
碩亦在京應試著孝經疑問成付刻冬府邵徵  
實公祖召鄉飲大賓祚馴娶夾山漾張氏丙辰  
七十四歲祚碩生一男延錫祚端繼娶嵇氏又  
歿於是因疏請給假歸將嵇氏厝于庄上丁巳  
七十五歲祚端次嵇氏生一女受聘于大炮王  
祚端納妾徐氏秋延廉聘竹墩沈延樹妻鍾氏  
歿祚碩生一男延膺冬延績娶族舍閔氏延啓  
娶司前鄭氏蔡虛臺宗師按湖考校延樹補府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七

庠弟子員延著補縣庠弟子員其在庠者延啟  
一等補糧祚馴二等俱准應來年鄉試祚重生  
一女未受聘戊午七十六歲春祚端次嵇氏生  
一女受聘于長興臧聞新興將我生祠立于東  
門外者改立于縣東分司之前不知何德而感  
民至此註釋大誥成付刻祚敦女受聘于德清  
蔡祚馴延教應本省鄉試祚碩應順天鄉試冬  
祚端進京候 命延著娶趙灣吳氏延樹繼娶  
海寧史氏時思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扣合欲



晉通言釋訓 昨馴子山之女受聘于華才已  
未七十七歲春都察院註差昨端陝西巡按候  
吉秋昨端生一男名芝郎昨端奉 旨下巡按  
陝西然尚未發也庚申七十八歲春府潘載徽  
公祖召鄉飲大賓昨端奉 旨巡東城即題請  
歸省軍門劉石園鹽院吳覺生按院彭紳雲俱  
批下省城與牧建坊於鼓樓之南名曰羽翼六  
經廷樹生一男名袍官昨敦生一男名守郎夏  
昨端生一男名定郎歸省畢秋往巡按陝西冬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三八

府杜梅梁公祖召鄉飲大賓遇天欣 皇上登  
極 恩詔改給敕命封牧四川道監察御史如  
昨端之官省城羽翼六經坊城作正禮篇論事  
昨端世錄成付刻辛酉七十九歲舊歲洪亨九  
年 昨端考校 今春發案補延續縣庠弟子員  
其在庠者昨端一等應試補增廣生杜太尊召  
鄉飲大賓昨端嵇出之女適瑤庄 顧淳初  
收繼娶金氏以 聖上覃恩詔加封孺人是夏  
染疾而歿延續亦染疾而歿是可痛也報去陝

西乃昨端方在提陝西場事方闕間之即歸至  
十月初旬始到家是秋延啟延樹俱遺才應試  
昨馴生一男名祿兒延敦生一男名勝官延泰  
娶七里溫氏延貽娶馬要沈氏四書五經疑義  
成付刻冬時盡矣而昨碩病甚歿甚可痛也壬  
戌八十歲春杜太尊召鄉飲大賓唯老閑無事  
作崇正千字文成付刻收次妾沈氏抱病多時  
歿延樹史生一男名頂官昨敦生一男名植官  
秋昨端復娶之妾徐氏歿收三妾陳氏亦歿併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三九

金氏葬于金蓋山昨端獨造墳菴屋于金斗山  
先是昨端在京過年家推算收八字云壽元尚  
有數年中猶有鼓盆之變今一年之間繼娶與  
二妾俱亡亦大奇矣哉大奇矣哉秋昨端又納  
妾何氏因以續徐氏之後云延貽生一男名亨  
官端兒徐出之子曰芝郎聘司前鄭曰定郎聘  
儀鳳橋韓數年之間昨端房定于南街昨敦房  
定于千戶所前昨重房定于西門內昨馴房定  
于 橋北亦可謂累備矣夫此 謂之復立

也起于巳酉之秋至今年踰一紀中間變遷不一有可痛哭流涕者碩兒與續孫資志以歿也有可喜躍懽慶者祚端之顯爵與牧坊碑之榮耀無數也有可以安集自立者各房之居處有定也而皆所不計也獨以牧尚享餘年而經義之成夢見夫子傳授正印一事則古今人之所共耳非贈君教養之素及牧探討之勤能有此哉今八十矣其後時復有幾特爲牧拾緒餘俟後有可紀者當別紀之耳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三十

又續年譜

往敘歷年於平望舟中嗣續之又踰一紀矣今癸亥年八十一歲賴先人餘蔭得至此身經三世眼見五朝可謂全盛矣自今以往能復有幾但時月歲序似不可少又嗣續之是所謂月譜也春初延樹男袍官聘澈山嵇就月祚端買山於樊聖收葬其二妻一妾併塋于延續於其側完此一件大事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題言釋詞成付刻六月中祚馴分授儀鳳橋住房被火

延燒殆盡增詩文章補刻以行於世又分詩帙名藥陶吟祚馴生一男名傑孫祚端服除從吉命祚敦祚馴羣生母沈氏於道場山青龍嘴祚馴所造住房於儀鳳橋北苟完矣甲子八十二歲此身覺已大憊鼻不聞香臭已久口在新齒已折落唯存一二舊歲則盡折去矣左耳在新興時食生固眼甚多人謂其傷於齒弗恤也今齒已折落唯存一二舊歲則盡折去矣左耳在新興時因賑濟傷神頗覺出氣漸無聞知及六十九歲右耳亦大聾年餘漸覺聞知自此以後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廿一

至於今雖有所聞亦時大有蔽處此五官之可自驗者若百體之堅強如故也乃舊年入夏來右足及腰覺酸澁時用醫藥無効及今年爲長興事發勉強入拜王原魯公祖至府縣賓館則覺有不便於行張公及馬公皆命轎抬出今在家乘轎亦勉強行數步大不如昔蓋氣血之虛耗自然步趨不能前也但未知泡影之何時結果耳祚馴男祚兒聘德清大麻金次孫祚聘長興祚端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叅議

分守川東道上疏告病夏吳茲勉宗師按臨吾  
湖考縣庠之延啓延著俱一等應試秋考遺才  
取府庠之延樹縣庠之延教俱應試就月祚端  
告病之本已上 旨下吏部知道吏部覆本待  
病痊之日撫按保薦起用九月縣庠延著補增  
廣生十月延著生一男名子孫癸丑歲夢先師  
授我玉印零星五六片奏成請以金鑲許可即  
升坐高廠牧肅拜先師亦答拜至今嘗識諸心  
今繪爲圖像併圖其所建立坊牌用傳諸後祚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碩女許聘蓮花莊○朱○今已子歸端兒  
生一子是牧之第十八孫也卽名十八官乙丑  
八十三歲衰朽之甚已不必言矣唯老閑無事  
思立族譜以維家教乃譜之立也人皆假貴顯  
以示榮我思宗系之不可泯也但思其所自知  
者始于一田舍翁繼一田舍翁唯我父淳菴公  
始教牧讀書發科吾兒祚端又繼之而子孫漸  
入庠序始克成立家系以示普及之義耳乃祭  
田之未立也嘗識諸心不無望于後人也勉力

閣來已得銀三百兩付與兒曹數年矣何時得  
買置一方可稱譜系之義是所深望深望端兒  
前侍御時陞四川道發本不行今偶得臺臣之  
奏謂吏部不宜何推也 聖旨批出仍復原官  
得補福建道端又上病本以辭也不允謂召原  
官有 旨不准辭着速來供職以是思爲出山  
之計偶杭州考校生儒端命儒兒寄籍錢塘就  
試吳茲勉宗師取入錢塘又爲儒兒娶吳氏歸  
家始收拾行李入京冬月始見朝乃宗師批儒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兒改補湖州府庠弟子員又延著前補增廣生  
者得補廩膳生甚喜端兒見朝之後差往南京  
畿刷卷冬間敦兒一女許聘驥村嚴端兒生一  
子是牧之十九孫卽名十九官丙寅八十四歲  
牧雖衰朽仍前而寢食如舊正月重兒一女許  
聘夾山張張前一女許聘南街○張文曾今  
始子歸端兒二月終旬歸蓋在京雖已領精微  
批而刷卷印信爲前道周公帶去者尚未繳還  
試且歸家以俟印之至乃今五月始得奉至今

以下原缺



鹿籬集二十五卷遺集一卷

〔明〕卓發之撰

明崇禎傳經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大 宗 伯 先 生 鑒 定

卓 左 車 先  
生 漉 籬 集

傳經堂藏板

漉籬集序

李于鱗先生曰天下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凰不必鳴於岐山而麒麟爲禱杙余嘗嘆息以爲名言文人才子之出見於世也豈偶然哉如優鉢曇華五百年一現又如海上三神山金銀宮闕照耀烟霏霧靄可望而不可

漉籬集

葉序一

卽王仲任稱儒生勝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極推服劉子政楊子雲桓君山至比之文武周公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昔人言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所恡惜鄭重不輕以予人者也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

授之以五色之筆或滌之以西江之水心肝脾胃皆成錦繡咳唾噴薄無非琳琅取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小璣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人間蘇明允曰天子之尊宰相之貴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可以貧人可以富人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其

漉籬集

葉序二

自負亦豪也哉可爲千古文人長價矣然則世之欽重夫才也其猶仰日月星辰乎非不晃耀在目也欲足躡紫霄而手摘白榆能乎哉其猶望太華嵩岳乎非不嵯峨在前也欲陟芙蓉之巔而把僊人之袂能乎哉是故讀新語而稱善左右呼萬歲者英雄

之君也百二篇之贗尚書質之內府  
無一應赦其罪而奇其人并寶其書  
者好文之辟也下有畸人上亦具眼  
言之口芬思之神旺猗與盛哉古雄  
才大略之主嘗寤思乎鴻筆麗藻之  
英未遇其人則曰朕安得與此人同  
時想慕如此其殷也既見其人則御

流離集

葉序三

手調羹妃子捧硯中貴脫鞵寵幸如  
此其隆也下此則立賦高軒鉅公廻  
童子之車矣賞句雪車狂士下同儕  
之拜矣愛主人之博與卽僕隸甘心  
於鞭箠美眉山之奇才雖讐家難靳  
其賞譽鱷魚無知也片紙驅之遠徙  
鷄林異類也一篇購以千金奉天詔

下而武夫悍卒頓爾其廻心菩薩半  
偈而天龍鬼神盡爲之降伏此蓋陶  
朱猗頓之富無所騁其豪黃屋左蠹  
之尊無所施其勢譚天雕龍之口無  
所關其說責育專諸之勇無所措其  
力而奪魂移魄傾心皈命一操之文  
人之筆端亦大靈異矣亦大神通矣

流離集

葉序四

而漢東方朔乃云抗之則在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  
不用則爲鼠此蓋爲輓季蠅營狗苟  
之輩嗜富貴而無廉恥者道耳豈所  
以語文士之大力才人之不磨乎日  
月經天光彩常新金石可泐文心難  
朽千古幾離騷乎湘江能沈屈乎千



古幾史記乎腐令能辱遷乎治安可  
以尊太傅何病長沙子虛可以帝長  
卿何妨犢鼻今日爲元祐之罪案異  
日爲南渡之拱壁矣今日闔室摧之  
爲老瞞之仇讐異日金帛募之爲子  
桓之知己矣究竟祁順之羅希奭唾  
罵千古而北海揭於中天李定何亶  
枉作小人而東坡皎如白日生之貴  
歿之亦貴榮之貴辱之亦貴升之貴  
沈之亦貴一片靈心三寸枯管天之  
授才人者奇而高才鴻碩之彥其踪  
跡亦絕奇臯伯之廡下可居吳門之  
市卒可匿任永之雙目可盲公沙之  
賃春可作出則賡藤滕之韻入則臥

米桶之中已而跡之則杳不知其所  
之矣豈故知雄守雌潛踪秘跡爲此  
溪刻孤峭驚世絕俗之行哉古人於  
此有深心焉有苦心焉蓋世間文人  
才子挾造化之靈秘則真宰默讐負  
一世之英聲則萬衆側目眼空六合  
氣傲千秋鷄羣自異龍性難馴未脫  
詞人之習氣時櫻醜正之凶鋒能自  
全焉者寡矣而况金珠貴而才子賤  
朱菱熱而黃卷冷華陰道上誰問驢  
背之僊才朝貴馬前那容敲詩之野  
客布衣之交渺矣幾是滕趙宗英忘  
年之友何人空想西京賢守至今千  
載之下淚灑鸚鵡涕垂燕泥所以才

高識寡孫登致嘆於叔夜于將莫邪  
藏用遺譏於北海也然則英儒瞻聞  
之客高明特達之儔涉斯世之末流  
所以自處者亦必有算矣吾友蓮句  
居士曠世逸才也余曩得之雍中大  
司成倬星黃公一日見其心性才情  
論大加擊節曰世間安得有此人先

後南北司成如湯公霍林顧公隣初  
羅公湘中姜公燕及謝公培元皆獲  
之如拱璧蓋蓮句少年卽負盛名於  
當世矣黃公貞父有高出青天之品  
題顧公涇陽有命世豪傑之色目李  
公本寧嘆爲江左臥龍湯公義仍命  
爲秣陵珠樹樊公致虛咏爲人中之

張子居張公魯叟稱爲文中之列禦  
寇至於海內忠臣義士碩儒鉅公或  
定交杵臼之間或推尊壇坫之上乃  
若俠客羽人方技棲逸無不匹以墻  
東方之竈北然亦未爲深知蓮句也  
蓮句嶽崎不偶頽然自放歷塵世之  
苦諦閱人間之可哀去歲場中已置

第一而復失之余心悲焉然有才如  
此終非籬落間物總之天生此一輩  
人豈區區世間爵祿名位可得而輕  
重低昂之者耶茲因蓮句刻集旣成  
而弁其晉因備述才人可珍可重之  
梗槩古人自珍自重之奇蹤亦欲蓮  
句珍之重之以不負天所以厚我之

意馬上觀千歲下觀千歲仰睇古人  
俯睨來者可以潘江陸海禿藻人墨  
士之筆而超然駕乎其上亦可以據  
梧喪我棲希夷象罔之域而穆然遊  
乎其先如汜消之養木鷄無敢以應  
如季咸之相壺子望之反走才士耶  
高士耶文人耶道人耶謝客云得道

鹿離集

葉序九

應須慧業文人蓮句幼事雲棲潛心  
內典龍藏貝葉之書波濤於海口三  
空四乘之旨兼總於心極無論言語  
文字視若空華富貴功名等干嚼蠟  
卽天地萬物菴枯灰生得喪利害之  
際視之不啻如秋蟬之翼過眼之雲  
而余猶瑣瑣鷄肋屬望於蓮句也得

無笑我猶有蓬之心也哉

崇禎丙子秋杪龍眠友人葉燦題於  
白門之讀書堂



鹿離集

葉序十

題漣籬集

君在靈鷲峰西湖攜杖履落筆雲霞  
生馳驟若風雨不肯踵時流古人爲  
沿源荒榛廢墟間廓清闢一路志大  
追正始孤音聞謾濩清邁秀芙蓉出  
水輒能嫖荏苒歷風塵淵心敦夙素  
我始一披誦耳目爲愕顧天壤有卓

漣籬集

王序一

君其人何軒翥壺觴招毛公相與諧  
良晤慮下小於才乃爾篤古處飲如  
坐開元江山起烟霧文固欣馬遷有  
志相如賦此酒先酬誰遙澆少陵墓  
紛紛徐文長卑弱多違悞此道日與  
星濕螢焉能錮人心歸正宗可喜旦  
暮遇斯理常不舍羣倫或迷悟辟如

兔象鬬其力有恐怖何況龍之力十  
象得無懼大小迥然分豈恃舌簧護  
我雖爲襪線好古自嬰孺見人敢異  
同恐逢才人怒之子趨向合慄慨發  
衷悻浮翳頓爲祛繩墨遵前度策力  
企宮音細甚鄙下故引觴醉明月勗  
哉挽天步世運列國風足以覘隆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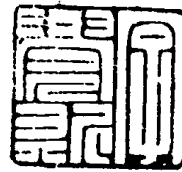
漣籬集

王序二

遙羽應鼓勇偕看龍池樹古藻揚徽  
音燕然莽回互東海生鉅潮珍錯英  
靈聚盪胸出雲雷千秋貴陶鑄二三  
君子軍寓內壁壘固旗鼓無孱弱日  
新變于富我輩七尺軀豈被虛名誤  
茲後有作者心力期相副轉眼顛毛  
白老大將何據富貴一時耳後世無

所慕王子記寤言毛公非章句永譽  
詎易事大家莫能恕不然不克傳恐  
人掩口去

雜下王鐸



藏書集

王序

漉籬集序

昔吳道玄欲繪大士大士現種種相  
道玄伏地不敢下筆然而今世之傳  
道玄大士相者何種種也聞朝普陀  
者或見瓔珞或見白鸚鵡或見竹林  
楊枝獻珠龍女未易見大士金色身  
然而人人自以爲見大士也吾友蓮

漉籬集

王序一

旬先生今之現居士身而說法者也  
其所著詩文大都於世人美哉雜奏  
笙簧迭陳樓臺巖壑周複迂迴碑礫  
璣壁洞心駭目之會蓮旬吐之若穢  
骼却之若蠻語委擲之若枷鎖瓦礫  
而後從容出衆香餘粒佑以天音七  
寶華林給孤福地一一具足任人棲

遲偃仰其下蓮旬踞高峰睨視之見  
有眼迷金屑魔事漸深者不惜舒兜  
羅綿手提而置之獅子座間而世人  
霧障所縛驚啼反唇甚則波旬爲祟  
借力于蚩蚩之衆幾持刀而向慈母  
蓮旬弗怒也更夷然歆然齋雙樹不  
傳之衣現西方上生之土改易名字

漉籬集

薛序三

兼折攝二義冀從舉世摧傷翳亂之  
中以一人之慧命安頓一世之慧命  
以一時流連光景讚嘆義諦之因緣  
了證千聖億劫揚眉瞬目之機緣于  
是遂有當代大宗盟若葉曾城先生  
者爲之惜憐才于漢武追奇遇于唐  
玄邈昔北海東流之案以明讒夫之

無益而文人之必傳仍曷以珍之重  
之母負天所以厚我之意先生所以  
置蓮旬者何其高邈而蓮旬顧自託  
于龐公之漉籬夫龐公沈寶船而取  
給于漉籬蓮旬墨濤渲染汗牛充棟  
何異寶船而珂月拾之籬孔中若以  
杖挑敗葉寸寸封積究竟寶船不增

漉籬集

薛序三

漉籬不減蓮旬安坐以待日中珂月  
結跏趺先之盲夫不解謂是奇特不  
知此正蓮旬之竹篋一片耳蓋蓮旬  
自現全身而葉先生攝取之于法輪  
寶剎而予祇揣其一肢一節葉先生  
微印之于皮骨神髓而予祇見其寶  
冠瓔珞而已雖然蓮旬于天人勝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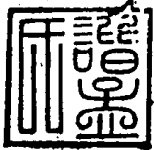
取之甚奢于塵俗福因享之甚約十年來躑躅困頓幾于棄置之敗籬此于蓮旬何損母乃非造物者所以置蓮旬乎傳遠度唐宜之與我蓮旬義仍湯先生所稱三株玉樹也予未識宜之而蚤交遠度心謂此三株者一移根貝闕一飄葉塵間獨此一株亭

漉籬集

卷四

亭獨立于蓮旬之上謂爲大士之分身可爲釋迦彌陀之合身可爲衆居士中碩果神龍之餘身亦可而予不佞又何足以序蓮旬乎哉

乙亥臘日武進社小弟薛家漫述



漉籬集序

文章之道品地雖繁然其旨歸則以發揮性情之理者爲無尚夫理豈其膚腐物如今學士家所譚說盛自矜負者所研而世間至靈奇要妙不詘而愈出者亦孰有逾于在我性情之致哉六經衍天地之撰而子長以方

漉籬集

陳序一

輿爲韋編日星爲膏火草木蟲魚爲奇字蓋讀竟無字之部本而聊藉章簡乎證嚮故能醞釀百代成一家言游夏之學未能或之先也前之靈均似祖述風雅居多後之眉山有謂其取精用物於繁露大小戴記而間出入乎蒙莊者要之於龍門上下掩映

雲漢爛然惡可泯耶望古寥寥百端  
俱集惟與二三同志君子盱衡以希  
旦暮之遇耳予友蓮句氏夙稟靈通  
淬以旁覽凡子政之淹緯茂先之該  
博逸民之名理雅致古人衆嫖兼之  
裕如故其平生詩文往往於春華秋  
實之表識所領舉落腕伸毫迎刃立

澠離集

陳序三

解如曹子桓舞蔗不減擬殷向劉而  
兔肥草淺弓燥手柔之致於言下概  
見予窺其意大都盤匝推眉山而昌  
黎南豐諸子斯與爲解衣盤礴撰酌  
晤言者矣噫宋世人文萎颯有眉山  
拔地特起安在乎不大彊人意江瑤  
柱萬斛泉源徒浪擬耳方參著作志

林於元祐吾勿敢較其竊隆然白茅  
黃葦糾棘相向業已習成而兆見斯  
亦從先之民所慟也如蓮句者抱奇  
姿頓彷彿留滯周南令得嗣天官騁  
軒輶周諮而覩記其所弋獲于性情  
理義以成一代疊疊之章斯豈元狩  
而降所能頡頏之者哉

澠離集

陳序三

長洲陳仁錫撰





附錄

爲大人韓蓮旬集成呈詠

千古真正文人苦無幾各各欲以我爲始或云  
八代之衰我起之或云彼已預之我不爾無則  
創之有則翻如車雙輪不可止翻復翻今翻復  
翻究竟翻者翻者常對峙雖甚妬之而不灰忽  
有人思兼其長此爲鷄三足臧三耳世必無斯  
理子莫之名見孟書子虛烏有同一旨非根非

義離集

附一

秀非雌雄徒供兩家之冷齒試看從來奇正肥  
瘦疎密文章家豈但三十六對之繁侈前馬則  
後班上韓則下柳左杜則右李乃夫乃妻亦兄  
亦弟君子去我不去彼我且不可得彼將何從  
起白淨圓明中本無一些子何況筆墨紙外離  
諸相內離空遂有百千萬億微妙之法出其裏  
夜炳心燈晨飛意蕊語言文字總不立有耳能  
聞盡歡喜語言文字總不妨莫以耳聞徒作禮

當此之時千古才人伏如豕爲有獅呬象顧難  
議擬何必渡海求珍烹天出滓破碎一切智慧  
神通無所以此非有對之人此非有對之文蓮  
旬中有居士其吐蓮華之舌蓋如是

不才子人月

讀漉籬集總論

邨那歷下舉世所尸祝者皆蓮句所唾棄以爲翁仲方相之倫峨冠博帶都無神明者也乃近世蹀躞纖詣之氣又蓮句所指爲詞壇之侏儒俳優也今讀漉籬集高文典冊中而天真爛熳不飾邊幅如寒山普化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胸作人間散聖亦可駕象王車踞獅子座而坐道場蓮句其度世之英雄乎 李維楨

漉籬集

讀一

管子曰凡物之精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杲如登於天杳杳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此氣也嘗上下千古而得之於詩人之詩乃胎息生旺而漸至衰絕則升降於世運而難爲聚自本朝有駿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而得衆心之所聚乃蓮句以風起雲湧之氣起而震盪之奇偉峻峙可以蹴蹋一世已求之漢魏晉唐奈何

曰迦葉傳燈爲得其髓止是脫落其皮骨耳詩人擬古得其皮骨者古之仇讐也蓮句於古雙鷹竝擊焉問逐鹿之得否也然蓮句非久淪落歷踣躓深受怨毒烏能奮乎此堪忍世界中一切苦緣是法輪初諦烈士悲心固不可止世人如堇蟲習堇而不言苦無疾痛而號呼故與聖賢發憤之情事隔嗟乎毛嬙麗姬天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於薊丘集見盛

漉籬集

讀二

怨氣而美焉

許薊丘集

湯顯祖

讀蓮句五言古詩峰巒聳峙骨法峻嶒奇花異卉生巖罅中如石上蘚蓋其吐納呼吸冶鑄蘇李而光芒燭天神鋒獨露七言古昔人以少陵兵車爲祖補木蘭余謂謫仙蜀道揮斥屈宋以擬蓮句差堪彷彿故如江海橫流騏驎暴怒驅栢梁諸子而蹴蹋之若漢高之顛倒豪傑也五言律容易奏泊難于見長不足困庸人而困英

雄邁句此體有閒冷者有幽艷者有高峻者有雄奇者有老筆紛披如兩人對話者七言律如楚書琅簡不落世諦每以一氣呵成籠罩今古昔人所推黃鶴樓鬱金堂諸作是其勝場如初月芙蓉天然瑩潔亦如與可畫竹咫尺間具萬里之勢皆于字句之外晏然獨絕無一毫雕繪氣五言絕微茫之中頽然自放如秋花艷于山隈亦如鴻鵠翔于天半兼齊梁之艷詞與輞川

讀三

讀三

之幽韻七言絕如隱娘飛劍必如踏波凌空而去珮環留響此供奉之嗣法耶至於長行文字則南能北秀向分二宗若腐若班門庭迥別乃至盲史一人而如傳如語神理亦殊國語腐史雲霞縹緲之氣乃蓮句所酷嗜莊周列禦寇管仲韓非王翊墨翟戰國諸策士皆其氣類也若追琢之文金玉之質雖商彝周鼎非彼同流如左傳班書乃至楊玄董露皆當別論矣若其鬼

神于文竄冥變化而莫知端倪則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而以雜華之不思議爲宗極耶 董其昌

國朝王李諸家但襲冠裳未露心骨會稽公安便欲全脫初盛猶恨半落宋元若蓮句江南諸什自出手眼直抒性情篠篠若秋雲蕩蕩如流水可謂極文人之致登作者之壇矣至於仰平千秋俯視一世有怨必盈含情未吐此於風雅

讀四

讀四

極深正恐屬和彌寡耳

評白門集

樊良樞

夫平處四時之中而無所感拂者必俗人也際春而懷煦然以悅氣舒則動亦不必盡韻士有之若夫秋氣之悲也秋花之艷也秋天之高而水之瀏清也僚僚次寥若專爲一人而增慘者故秦之蒹葭楚之搖落聲悽而致遠以其秋情深也無情而爲詩當秋而不能感人爲鈍漢詩爲灰句矣蓮句以長吉秋來之語名其詩其亦

有風騷遺意乎長吉纖瘦通眉長指爪能書  
爲文絕去翰墨畦逕連句酷似之今讀其  
詩若零露之未稀寒月之餘映此豈無感而  
之哉

評秋  
來集

胡胤嘉

根天極人鑽宗申德上自盤庚下至眉山  
其才與情無不取之今世庸言求解老姬與學  
自命牛蛇二氏至死不相往來不知世間牛蛇  
老姬豈不曉老姬所通牛蛇必伏特非白香山

澹齋集

讀五

諸賢可辨耳古今二才蓮句之前惟有腐史

集句

倪元璐

昔人論文徐文長有冷水澆背之喻而水心也  
生嘗云作文不足豁千古霧濛使讀者眼前電  
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今讀澹齋集如法華品  
略領取止字扶諸佛秘藏豎義無上秘史鬼門  
一脫想出青田諸公按甲壬方位渺思哉且謂  
了皇覺出世因緣更奇特李批龍川集悲庸人

悲字妙渠魁亦可出世奸雄亦可爲能臣用人  
者亟着眼閒話序爲龍湖寫真誦法翻是仇讐  
此語何從來令人汗下序天柱有至性然復有  
至文令命筆者耳目俱墮序河清呵清明之朝  
而爲亂世之文一時名流皆膺斧鉞序張來初  
攻狂狷以救狂狷又云亂天下在狂狷熾然此  
輩何處逃躲南中稿讚三教聖祖一千古大俠  
烈截斷衆流重建大圓山河世界俱向錢孔中

澹齋集

讀六

藏函天蓋地得人論天下事以忍而濟以逆而  
奇如地之于天則可爲孝子乃是從來才人慧  
哲尋味所不到亦是才慧轉關撥機至微處讀  
張忠烈傳如立忠烈於前而掀眉擊齒願爲之  
執鞭覽桃葉種花記如招女郎之魂而相與迷  
離渡口睇烟水弄花月也文人筆下有無限起  
予之端若藏經緣起掊擊則義明附會則旨晦  
登真道院玉帝清臣皆領無上妙法螺髻庵間

莊列爲竺乾之先驅三峰說法宣暢正宗卽是  
憲章聖祖種月庵揭出中峰田種人一語洗發  
耕空種月之計往生記欲奪愛根無如苦趣冥  
漠君祭文要識灰從何去卽堪同蓮花骨肉上  
二大師書辯駁念佛參禪異同掃淨參差儻侗  
儉念打併一悟鏡智圓融是推出紙上日月輪  
照耀無量無邊身心光燦而炎燒遍界獨濯冰  
壺透骨清涼毛孔灑析二六時中霜風警醒詎

渡難集

讀七

正背水一澆眼電一閃已乎願受持一冊香花  
供養深心參究雖荒鈍如湛剎那間當得般若  
波羅蜜 毛湛

文者貫道之器包舉三才凌罩百代經緯禮樂  
皆是物也墳典謨誥濬其源伊周孔孟衍其脉  
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茲乎秦漢之文  
稱正宗卽唐有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非眉山安

能作此語以揚花風雅爲文人樹幟也耶惜李  
翱不能譜之於靚面而子瞻乃寫照于後世人  
之於文可易言歟余與蓮旬周旋三載初見其  
式廬問字皆南中名鉅私謂蓮旬精采唾咳彪  
炳奇異爲文中虎目攝者自爾氣奪而蓮旬顧  
落落穆穆若不與人親交接間又殊無町畦至  
於名理辯難之微經濟執掌之處則源源委委  
若滄海潤浩無際而徐以其餘瀋發爲潮汐蒸

渡難集

讀八

爲蜃氣然後因蓮旬之人而想見蓮旬之文其  
神凝其智深而勇沈大有不可測者今春王正  
月朔始獲覩其宿構文若干篇大都其高曠似  
莊生而沈摯過之其奔逸似史遷而玄微過之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蛟龍之翔虎鳳之躍卽如  
宮牆內宗廟百官煥美嚴重而世人不得其門  
人文之不可易識如此無怪乎昔人之靚面而  
失也我明之文初始有景濂希直何李七子揚

其波然未免以模擬之文高自標榜獨不思文  
生乎情詩以言志辭取達意如以辭而已優孟  
豈卽叔敖法言元經不屬僭聖耶求真文字於  
明代經世如太岳之嶙峋出世如石簣之恬澹  
頗爲近之若其精內典闡三教得世出世間正  
法眼藏則蓮句一人而已

黎國俊

余嘗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爲桃都集一部集中  
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於國朝得蓮句一

蓮集

卷九

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  
它溪澗非不澹蕩也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  
聲脆以亮彌槌昭怨恒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嫻  
如也而與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  
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  
如此之鋒鈺矣糟丘麴蘖引人着勝地歡然一  
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味  
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

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蓮句詩高  
且縱矣孰快於是多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  
宕多奇嶮化人溟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  
難與名人言也

傅汝舟

天下第一種才人之文如海外三山樓閣層架  
珠玉金碧自然風生丹楹翠楹不移而具時時  
有仙樂振響上驚天帝下泣鯨人蓮句先生澹  
離集是也先生困名場五十年多半作客遊兩

蓮集

卷七

京之間所至雷動然其志愈鬱其詩愈豪其遇  
愈窮其文愈放或禪或玄或道德性理兵農禮  
樂無不臻極闢與披散雲霧以至細草幽花之  
恨酸風怪雨之愁撐霆裂月之叫號奔石倒流  
之勇怒出其筆端悉如活現詩則把臂長吉蹴  
蹋工部文則韓海柳泉兼有東坡海外之奇及  
其家庭骨肉一二傷心慘目之文非先生不能  
言非俊亦不能讀蓋俊與長君珂月作十三年

金石交一旦散去不得已哭之以筆墨筆燥墨  
乾而終不信有此事嗟乎以蓮旬先生爲之父  
又以珂月爲之子造物亦妬之矣能不歎乎往  
見珂月爲先生較此集時書記不足則手錄之  
日光不足則膏續之集成又托諸長歌以代讀  
嘆珂月是時亦烏知其身之遂殞也身殞而父  
之文賴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  
颺散佚雖漆燈夜臺應自含笑視世間蚩蚩不

能讀父書一字者何如哉

徐士俊

司馬子長韓退之李青蓮杜少陵詩文中之英  
雄也却未解第一義諦陶元亮王摩詰詩文中  
之禪耶也却無英雄氣臨濟德山諸老禪人而  
英雄也却無詩古文辭其以文人爲英雄爲禪  
耶而以無礙辨才逗漏于詩古文辭者唯蓮旬  
先生乎

邵文甲

澹籬集批閱氏籍

李本寧維禎 馮開之夢禎 焦弱侯竑

顧涇陽憲成 高景逸攀龍 湯若士顯祖

吳客卿應賓 湯嘉賓賓尹 董玄宰其昌

陳仲醇繼儒 張侗初彙 何芝岳如龍

黃貞甫汝亨 顧隣初起元 吳行可光義

姚岱芝士慎 米友石萬鍾 鄒臣虎之麟

胡休仲胤嘉 張海虹五典 錢受之謙益

王季木象春 樊致虛良樞 黃倬星儒炳

葉曾城燦 李小灣孫宸 孔玉橫貞運

韓若海日繼 王季重思任 余集生大成

王覺斯鐸 方孟旋應祥 周玉繩延儒

何宗元萬化 張賓王榜 魏廓園大中

王昆華錫衮 姚孟長希孟 鍾伯敬惺

文太青翔鳳 趙凡夫宦光 張元長大復

潘景升之恒 文文起震孟 張席之瑋

倪鴻寶阮璠  
袁中郎宏道  
袁小修中道

許仲嘉士采  
曹元甫履吉  
譚友夏元春

譚服膺元禮  
周安期永年  
周季侯宗建

馬君常世奇  
金正希聲  
陳繡林所聞

黃海岸端伯  
譚梁生貞默  
毛修之湛

王季和宇春  
何季穆允泓

朱比玉珏  
張來初一如  
趙無聲維宸

劉念先潛  
趙退之韓  
惲仲升自初

岳復山虞巖 陳太士際泰 艾千子南英

周廷政詩雅  
葉潛之士瑛  
聞子將啓祥

李長蘅 瀟芳 楊龍友 文驄 傅遠度 汝舟

李起無至清  
姜神起雲龍

管子 卷之六 范康生注

文啓美震亨  
唐君愈獻可  
賀可上中男

張秀初岐然  
沈子羽淡思  
邵子宓文甲

鍾小天天均  
管軋三瓏  
芽止生元儀

雲棲 祿宏 紫栢 真可 憨山 德清

雪浪 洪恩 博山 大騰 無用 真一

聞谷 廣印 雪嶠 圓信 雪關 智閑

漢月 法藏 項目 弘徹 問石 弘棗

金臺 大榆 素華 智旭 吮嚙 大香

笠庵 照肩 雪照 成遠 亾所 福能

陸玄芝卿子 紀阿男映淮 吳睂生頤

林天素雪  
王修微微  
范半珠珠

徐小淑媛  
楊宛叔宛

若士玄宰具區仲醇席之歲星修之諸公評

諸君多從簡書姓後遇同姓諸公則著字號

門人張性  
孫世儔  
茅恭先  
吳先

子人月 人月 姪 回 桑棘刻



澠籬集目錄

五言古詩

早春雨後曉過燕子磯

登北固望金焦二山有懷雪浪禪師

圯上詩

有序

賦得虛館清陰滿分禡字

牛首雨游同葉曾城師

丁巳除夕

雜錄

月一

五君詠

有序

三山懷古

采石懷古

四首

冬夜集方似之齋中

詠史

有序

斷臂岩

有序

詠懷詩

六首

瓜渚除夕

送人

余將往虞山包彥平送別馮伴家

同吳巒穉顧虞工唐巨卿遊惠山

登錫山望洞庭

寄懷胡元敬先生

贈馮窈窕

明月照桂林

何仙臞索贈

雜錄

月二

題蕊淵集

呂大司馬母夫人墓舍

贈友人

空林

夢月祠

枯園晏坐爲唐君俞題扇

題王修微小影

題畫

讀樂志論

丙子冬初渡江觀刈稻作

朝烟

雜詩

懷古田舍 六首

湖土逢何宗元督學次韻

夜泊烟雨樓

七言古詩

讀樂志論

目三

謫僊謠

蓮華引 有序

湖上別宋比玉

放歌行 有序

遊子吟 有序

有所思

七夕辭

麻姑行

玉勾洞

送茅石民贊畫

甲寅元日

桃葉歌

題茅止生西玄志

江上望九華 二首

漢玉露盤歌爲葉曾城先生賦

燕子磯

讀樂志論

目四

舟中閱房書有懷

雪後縱江策騎 二首

涉江謁葉曾城老師述懷

風隱詩

來遠軒 有序

翻鴻曲

相逢行贈邵孝先

丁巳七夕同孫超餘集客傲堂分賦

禮梅檀像詩

三君詠 有序

美人

過廣陵訪蕭伯良不遇

錢受之花燭詞

贈張將軍歌

戊午歲朝大日雪霽

春臺引

續雜錄

庚申除夜村居對雪

哭胡休仲

反白頭吟

春松謠 有序

生女歌

白門聞邵子必采芹之信

廡下行 有序

墉城篇 有序

目五

虞屢詩

東海篇 有序

五十乞言詩 有序

挽趙晉允 有序

送別王覺斯

偕隱歌 有序

投倪鴻寶司成

江上送薛歲星

續雜錄

燈船聯句 有序

五言律詩

登虎丘 二首

范東生茗園聽曲

中元遊三潭同王孝先王去賢賦

同諸昆季集湖上得聲字

無題

別

目六

中秋泛月

雨中集湖上樓

過臯亭訪沈不傾不遇隨過文若禪房

宿文若禪房

舟過澱山湖有懷 二首

過沅蕩訪楊長倩

贈白素馨

雲棲道中

卷七

目七

送吳大北遊 二首

遲胡休仲南垞小飲

別米友石計部

溫泉池

節妃井

悼張佩蘭

荒林

月下江行有懷 四首

同小遠龍眠道中 三首

湖上晚春夜汎分韻

代趙無瑕次前韻

晚春法華山樓 二首

讀騷

雪笠 二首

月映班姬扇

帶月荷鋤歸

卷八

目八

早春靈鷲山行

白門送別詩 有序

如舫

虎丘月下觀妓

鬪茗 二首

靈谷寺松下

再過雲宿庵 有序

詠懷 二首

隣叟

西隱庵次湯薦玄韻 二首

挽李夫人

題苦節記

題紫霞堂

春江八詠

金山 三首

望焦山

望北固山

惠泉 有序

春申澗 有序

舟過五人之墓

長橋懷周季侯侍御

展母氏蓮冢 二首

笠庵禪人過螺髻庵 四首

花前贈禽 二首

奕園對雪聯句 二首

雪中樹石聯句

七言律詩

登攝山 二首

桃葉渡種花詩 四首

渡頭雙柳詩 二首有序

早春雪中集湖上 二首

送法病北上

西湖寒食

堤上桃花

月沙閣秋社分教字

壬戌杪秋醺子加冠詩

醺子親迎詩 有序

偕隱 四首

元日畬孫趙餘

爲趙退之題選雲閣共用三字 二首

西園 有序

纏頭詩 有序

同李太虛太史游牛首

遙對天闕峰話舊 二首

贈玉勾姬人

懷葉會城師 二首

江上阻風懷吳客卿太史

懷匡 二首

疏雜集

目十一

園花四詠

贈吳頤

送去病過吳中

小言 有序

薊北怨 十六首

江南思 十首

逢張未央

驚喜

蕭宜生遲集花塢

陸長倩遲集花塢有懷張未央

別蕭伯良宜生 二首

別汪遺民

白門道中懷瓜渚諸友 二首

七夕同于乙先陳古白集芳杜洲

杪秋仲昌兄遲集水上園得江字

寄懷仲昌兼東去病

疏雜集

目十二

六諭詩 有序

秋暑臥病古林 八首

黃山吳居士偕隱秋浦

輓胡太和隱君

春雨 一首

贈李藥師

岳衡山公祖過訪穢園 一首

湖上襖飲分韻

湖上詠懷

寄懷仲昌

送別葉曾城先生

二首  
有序

贈黃隱君

江上雪中送別

七夕後一日贈林天素閨秀

贈范半珠

送丁叔潛北上

統緒集

日十三

讀吳客卿太史宗一聖論

贈沈襲余別駕

雨中別潛之

春朝懷舊

贈范珏

題賢貞記

壽鶴爲李臨淮母夫人賦

贈夏象賢侍御

題烏懷集

吳昌之母壽詩

送何匪莪大司空歸閩

苦節詩

紫霞堂詩

淮上代范珠

悼馬郎婦

寒食哭傅遠度

統緒集

日十四

過秋浦贈顧韻菽太守

送黎爾瞻太守之任廣南

壽吳子吉六表

三首

余可以侍尊公游嶺南歸

哭亾兒人月

十首

陳松寤五十

五言絕句

黃鶴山同王季和夜步

追和晉桃葉歌 三首

寒江二十詠

祓園螺史 十六首

夜過竹里館訪吳大有懷去病伯兄 四首

九日登超山

客思

子夜歌 十三首

後子夜歌 四首

雜錄

目五

子夜變歌 五十一首

秋盡

題畫

王孫遊代寄海幢四哥 五首

贈玄度三哥秀才從軍 三首

對酒

河上吟 九首

月

瓜渚

題頓姬畫

題玉峰庵

贈陳翼飛

題扇

題愚公從山冊 有序

女仙二詩 有序

七言絕句

雜錄

目六

館娃宮履跡

送鮑元則入茅山 三首

小重陽合巹詞 六首

昨夜吹花 有序

畫蘭詞爲綺生女史賦 四首

驢背謠皖山道上作 六首

當爐詞

桃葉渡僦居甲子除夕



乙丑元旦

新月

秦淮竹枝辭

有序  
十首

秦淮后竹枝詞

有序  
五首

梅下同黎爾瞻薛歲星贈鄭周顗

鹿鳴宴

十六首

宮詞

十四首

下第與去病大哥

與張異度朱羽皇孫初陽

二首

昭君怨寄錢受之

起夜來爲顧仲恭作

三首

爲茅止生陶姬贈答

二首

邸中哭雷仲飛沈仲貞袁開美

三首

哭隣女

有序  
四首

解嘲

二首

盧家

湖上雨中題林天素畫

湖上懷王六較書

三首

湖上送別

爲周三姬人贈畲

二首

蓮塘汎月

春日觀妓

桃葉渡

暫游堂梅下酬來子魚宗侯

有序  
五首

追和三生石上詩

有序  
二首

水一方藜竹初秀萱枝盛開

二首

夢中贈畲詩

二首

和小青韻

有序  
二首

贈楚中陳山人

題齊隱君小像

天門次太白韻

酬雪照三山覆舟見懷

封姨

蕉花

榆筴

夾溝

芙蓉 二首

黃河 二首

過維揚有懷 二首

中秋後一日聞計 二首

鹿齋集

目十九

湖中竹枝詞 四首

湖上夜泛口占 四首

西湖上巳雨中看花詞 十首

合歡詞 五首

烟雨樓口號

閱桃葉歌懷舊

偈

徑山東坡池公案

徑山道上看花

贈剎股僧偈 二首

中塏結夏偈

阿彌陀佛九品四十八願義偈

菩提心偈

小影自贈

頌

四客圖頌

鹿齋集

目二十

詩餘

菩薩蠻 落花

憶秦娥 春歸

如夢令 新居

桃源憶故人 早春

眼兒嬌 懷舊

西江月 悼亡

序

王文成公語錄序

法華品略序

紅篋秘史序

李批陳龍川集序

道元一炁序

醫世雜方序

翻鴻集序

鍾子逸詩序

龍湖集

目五

區叔永懷古詩序

龍湖閒話序

天柱集序

南中稿序

蓮漏詞序

卓氏遺書序

鍾小天文序

穢園集自序

譚梁生擬古三十一篇序

張來初行卷序

葉司成傳稿序

王季長文稿序

蕪園慢世草引

惲道生文序

彭日升文序

吳無咎制義序

龍湖集

目五

花隱編序

丁叔潛行草序

查公度稿序

呂白榆問水四編序

鋤齋詩義序

袞園近業序

雲棲瓣香序

胥山集序

五日詩序 二首

孤征草序

癸酉聞牘自序

范璋牘稿序

董百里遺集序

洪載之文序

廖淳之稿序

吳逸民稿序

同壽同善二錄合序

舟家草序

雙蛾庵稿序

張午卿行卷序

批點會元墨卷序 三首

袁澹浦文序 二首

笠庵草序

舸閣草序

墨戲堂詩序

盛靈飛詩序

葉潛之行草序

經藝五種自序

旅社序

靜嘯閣寓言序

冶譚序

山東試牘序

寒江草自序

相於閣初集序

辛卯正業序

族譜序

人間可哀集序

大司寇何山沈公予告序

高太母壽序

史隱君八十壽序

賀遲明府考績序

壽王斗溟廷尉六十列仙圖序

壽雲亭黃翁八十序

傳

張忠烈公傳

貞孝女傳

紫髯客傳

失行陳眉雪公小傳

杜麗娘傳

家傳

亾姬智華傳

蓮旬居士傳

緣起

藏經緣起

石頭山螺髻庵緣起

普陀造像緣起

疏

金陵螺髻庵疏

笠庵募疏

重建大圓庵募疏

關侯祠立碑緣疏

重建青龍禪院募疏

資慶院簡藏緣疏

募四月八日浴佛緣疏

疏

目次

雪笠閉關疏

天醫院募疏

觀音庵新建文昌閣募疏

螺髻庵飯僧緣疏 二首

三峰說法緣疏

馬鞍山化城庵募疏

鉢堂修街募疏

爲余集生告佛疏

丙辰爲慈母告佛疏

丙子爲大兒告佛疏

全真道院募田疏

直樹林募疏

泗水庵募疏

西湖種月庵募疏 二首

丁丑爲亡姬告佛疏

題跋

題鍾忠惠公外紀

題螺髻庵冊

修葺文昌祠題詞

題楊龍友畫

題應真卷

題寒氏詩

題朱元襄印譜

題薛歲星小照

題方閒先生傳

題黎爾瞻小像

九世同居圖題辭

書黃石友扇

題畫

題龍砂秘冊

題大兒書扇

有用道學編跋

跋雲棲辨香

跋五日詩

影笑着語

語小篇跋

族譜跋

讀李臨氏詩書後

書慈照偈后

記

桃葉渡種花記

烟柳寒枝圖記

朱大中丞生祠記

永川復城記

胡浴陽穎道去思碑記

往生記

論

聖心如日明水清論

法者道之用論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論

心純則賢材輔論

用其中於民論

定萬事以立人極論

唯聖人有中和之氣論

心性才情論

二體安危之明要論

貢舉得人論

說

普觀圖說

圓通社說

揭

創建忠貞祠公揭

南雍懇復中式舊制公揭

祭文

祭冥漠君文

挽葉太師母文

祭葉師母文

祭王春野封公文

祭湯太夫人文

祭總憲張華東夫人文

祭何匪莪少司空文

祭葉潛之世兄文

丙子十月十五日告大兒文

告亡姬智華文

墓誌

通叅沈公墓誌銘

大納言朱公墓誌銘

荆室姜孺人誌銘

汪母王孺人誌銘

啓

藏書

目三十一

除社啓

與王氏訂婚啓

請辜令尹宴啓

候姑孰郭司理啓

畚方總戎啓

候貴池徐邑侯啓

書

河清社徵文書

與岳石帆少司馬

與錢受之官詹

與劉用潛房師

上葉曾城師

會湯霍林先生

上樊致虛公祖

二首

與吳觀我先生書

與葉潛之

藏書

目三十二

與李本寧宗伯

與郭笑瀛房師

二首

與顏開美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與金臺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李小灣宗伯



與友人

與湯海若先生

與余集生樞部

與吳密稱明府

舍洪載之

與洪載之

與黃海岸公祖 二首

答惲仲升

經集

目三十三

與薛歲星 五首

報徐野君 三首

舍葉曾城師 三首

與倪鴻寶先生 二首

請博山茶話

問博山禪師 二首

與素華禪師

問漢月禪師

問雪關禪師

與何芝岳師相

與問石禪師

舍寒氏侄 二首

家書 二首

丙子九月廿九日與大兒書

與長孫大丙書

問

經集

目三十四

彌陀問

金筍問

雜著 嗣刻

經世略

禪玄法海

經藝 嗣刻

今文綫

漉離集目錄畢

漉離集卷一

國圖

蓮句卓發之左車著

五言古詩

○早春雨後曉過燕子磯

燕子掠江沱江南春未老天寒水勢輕江流明

素縞嶺雲濕欲流天際垂行潦荻簞碧千眉柳

絲黃若襖桃蕊綻似姑杏花放如嫂風露摧少

年紅顏愁暮天殘梅懸古崖水姿自稱媼諸勝

五古

漉離集

五古

境勿得  
以徐衣

相目

徐云吹  
氣成花

使極校  
春盡盡

作妖絕  
又須索

崔處士  
朱梅護

持

張三詩  
中無此

媚茲丘奇懷恣幽討登山山體卑不若舟行好

水落倍峻嶒石勢露根腦連朝雨氣蒸曉粧方

澹掃萬蘿繞翠髻幽絲開顏早露頰對朝暝肢

足望遠道寒裳欲渡河怒焉類砧擣征帆一何

繁浮沉疑荇藻朝朝頻錯認春光委秋草夫壻

本英雄大江流浩浩少婦性嬌癡崎嶇自顛倒

照影怨幽姿空復相偎抱回首足塵勞襟期難

自保五濁敵靈氣肝腸尚煩惱欲擲向此中日

神骨便  
閑閑中

語耳

薛云鼓  
吹雜作

薛云二  
袖有無

窮之原

得

漉離集

五古

○○登北固望金焦二山有懷雪浪禪師

雲漢墜長虹蜿蜒卧江際俯首瞰洪流凌空勢

搖曳噫氣助江濤遡風發長噫聲息破混茫呼

吸驚天帝金焦踊中川縹緲盤雙髻連臂踏波

來宛若姒與娣鵲飛比翼芙蓉開並蒂倩女

離魂魄湘君有昆弟名姝愛文人海岳結佳儷

密壑借顛狂煙霞倍靈慧余意在焦山幽思

獨締三山三婦艷少婦情偏泥亂流曾委禽華

有隱風  
珠王之  
妻復其  
於情咳  
等之格

徐云笑  
人雪浪  
山忽起

重云忽  
又及此  
似古初  
讀解去  
秋波語

遊離集

五古三

陽以相妻。神山信難求。便欲從茲逝。世事同詔。  
辭塵懷。借雀。蹙低徊。歷山足。怪石列春齊。毒龍。  
戲將攫猛虎。怒將噬。峽猿立欲啼。饑鶯號欲涕。  
亦如諸劍客。衝髮裂目眦。揮戈侮斜陽。長空劃。  
奇勢櫻桃花。可憐雨後嬌。姿脆步履尚嫻嫻。鸞。  
聲猶嘒嘒。岩瘦萼為苔。壁峻枝如綴。村舍聚寒。  
星。援崖類薜荔。背負石作師。面擁江為雙。當年。  
雪浪客。此中轉半偈。却似印法師。機語撥關振。

昔無玉帶留。今有重泉閉。流光疾踰波。懷舊語。  
成謎。平生漫依人。拜起隨江蕪。花落擬自媒。禪。  
悅當快壻。回望凌雲臺。素娥揚廣袂。體香散林。  
阜。隨風墮蘭蕙。疑是無字禪。冶情不須雍。  
鍾云故當兄事。山海經弟蓄十洲記。視靈運。  
遊山諸咏。直可答卿數百。  
○○○ 圯上詩 有序  
少年受知于樊致虛先生。贈余子房歌至今。

徐云覽  
云先首  
夫戒壯  
趾正記  
上納顧  
之意祐  
出便免  
幽快

薛云古  
全句面  
一指點  
出

張云空  
明中點  
泰與他  
點來自  
別

遊離集

五古四

不敢忘今復為此贈門人張無垢以廣先生  
之意  
博浪沙中椎。孤飛若快鶻。祖龍騎虎游。目眩神。  
荒忽。龍騰必蜚淵。鳥摯先戢翼。大索祇隱形。智。  
勇難自匿。勿謂太狂豪。老子掀髯笑。英雄皆有。  
病。惟我能相療。鬻珠須用積。愛刀贈以鞘。孺子。  
汝當知世界。如一履取之。宜云何。頂骨卑于趾。  
素書勿復傳。汝已得其髓。

劉云善讀陰符道德者方可讀蓮句圯上詩  
○○○ 賦得虛館清陰滿分禡字  
春殘花欲辭。山雨紅粧卸。烏愁葉底藏。鶯怨枝。  
頭罵。暑氣漸難銷。媽香傷遠嫁。炎蒸既如蠻。快。  
風亦如霸。獨此林樾深。微涼宅其下。枝枝互糾。  
結。葉葉自低亞。磻戶寂無人。清暉通一罇。淡如。  
花。光浮淥。若酒初瀉。衣薄冷于秋。人閒境同夜。  
林色作朝昏。樹香當杯竿。世間觸熟人是類。亦。

是○禡○晚○曛○穿○木○杪○疑○是○月○光○射○空○翠○漾○清○漪○墜○  
影○倒○危○榭○

薛云同  
此感明

每○懷○積○雨○中○稍○得○捐○塵○事○人○世○苦○喧○  
避○况○復○山○巒○性○得○此○乃○奇○恣○天○闕○雖○云○佳○晴○

光○止○纖○媚○誰○能○對○孤○峰○荷○笠○而○迂○轡○天○風○從○東○

阮云體  
知易象  
孫有妙  
聖不第  
借影給  
京

來○樹○樹○落○蒼○翠○譬○如○遇○英○雄○震○怒○相○刺○寒○雲○  
迷○山○腰○洞○壑○遂○深○闕○却○如○古○道○流○閉○目○但○酣○睡○

雙龍雜

五古五

杳○然○謝○應○酬○鼻○端○白○初○墜○又○如○逢○美○人○朱○顏○方○

半○醉○醉○態○極○妖○妍○遺○香○欲○委○地○一○騎○躡○游○踪○捫○

羅○緣○薜○荔○山○路○靜○逾○初○曉○焉○乃○忘○瘁○余○喜○雨○師○

狂○僕○言○風○伯○許○問○余○從○誰○游○玉○皇○香○案○吏○天○上○

薛云將  
勝事推  
人承受  
太弄減  
修

看○山○緣○大○與○人○間○異○薄○彼○矜○飾○想○領○此○盤○礪○意○  
所○以○救○諸○靈○角○觝○呈○妙○戲○不○為○拘○玉○人○山○山○酒○

寒淚

○丁巳除夕答孫超餘

湯云應  
此有悲  
悲慘無  
此雄恣

昔○遊○越○三○年○此○夜○倍○如○寄○今○日○憶○當○時○翻○覺○紫○  
鄉○思○子○獨○含○煩○惋○簷○花○為○飄○墜○感○子○興○悲○心○居○

世○同○沉○醉○予○壯○余○向○衰○老○驥○應○含○淚○墨○綬○與○青○  
妖○天○地○設○香○餌○鴟○夷○骨○遂○沉○楚○姬○鼻○方○劍○畫○地○

輒○成○牢○削○木○竟○為○吏○巾○裾○集○青○蠅○華○屋○猶○溷○廁○

蘭○蕙○當○門○生○却○似○成○瘤○瘕○慈○母○逝○經○年○天○風○發○

長○喟○歸○客○同○遊○子○市○人○成○老○魁○燎○火○煎○胸○懷○爆○  
聲○含○詬○辭○夜○色○尚○未○開○鬚○眉○已○驚○悸○寒○威○削○紅○

雙龍雜

五古六

湯云哀  
悲竭盡

顏○猛○雨○滌○殘○膩○西○子○與○南○威○明○朝○更○焦○悴○少○壯○

日○日○往○老○大○時○時○至○日○回○與○月○周○掃○空○急○如○箠○

年○華○自○別○離○只○是○尋○常○事○今○子○復○何○為○搖○搖○不○

湯云不  
許傷心  
尤悲傷  
感

能○置○應○如○世○間○人○入○門○各○自○媚○花○香○撩○酒○杯○林○  
鳥○窺○酣○睡○傍○曉○眉○黛○新○滿○山○滴○空○翠○祇○是○舊○年○

春莫道傷春字

五君詠有序  
張云五詠感雄峭或深實五日誦之當令

徐云荆  
謂齊人  
宜其兄  
望于徐  
父也余  
欲以此  
作五嶽  
圖佩之  
歷倒五  
毒  
董云怒  
而色不  
變乃兄  
星妙

朋骨生栗

乙丑五日海內詞人共集秦淮弔屈之篇至  
盈几案然競渡起于勾踐不自屈始又介子  
抱木曹娥沈江孟嘗君之生同在此日各堪  
憑弔乃作五君詠以廣之

○晉介子綏

澤蛇從龍游龍饑啖以股周流返其淵一朝棄  
如土懸書書足慙抱樹樹爲怒安得燔由時用

汝作霖雨

附和詩

饑龍何太愚不知蛇割股諸蛇亦何心安坐  
分茅土天功安可貪君思臣敢怒身隱自成  
文年年播風雨 宋珏  
生無祿一鍾綿田爲誰氏獨繼十九年卒以  
自燔死不及豎頭須遠見亡公子紫火亦奚  
爲知 心者刺史 文震亨

漢六二  
詩較有  
楚二語  
九竟風  
霜高潔

○○越王勾踐

天地授秘圖枕中列營壘摩厲思沼吳如瞽不  
忘視兇甲涉五湖烏喙啄長鮪檣馬駕船車習  
流自茲始

鵬夷既投江夫差尚堅壘遺女一入宮國事  
遂不視烏飛去復來江渚多蝦鮪十萬水犀  
軍沼吳從此始 宋珏

鳴鼓涉江水戈船無一間帶劍被唐夷萬槎

楚辭集

五原

瞬息還觀臺周七里君王在其間子胥海上  
來持種穿神山 文震亨

○○楚屈平

姱女好奇服舉體衆芳發謠詠嫉蛾眉瓊枝自  
摧梓菌桂與申椒一時氣消歇巫陽招不來幽  
魂泣江月

滋蘭復樹蕙朝夕芳香發蘭死蕙自枯莖葉  
就衰梓香魄有時沉香魂無時歇行吟遠空

管云陽  
括歷經  
之健

寒云神  
冷而氣

江披髮弄新月 朱珏

山鬼何足媚卒從馮夷遊奮楫往救之逝者

渺難求五絲云積命不為須臾留揚波涵其

泥漁父誠良謀 文震亨

○齊田文

游俠傾天下雲蒸而雪霏一士鑿三窟霜鋏凌

空飛儒服未足數鷄狗有餘輝天不生吾子終

古客誰歸

遊離集

五言

四座三千人吐言如屑霏虎穴取狐裘度關

若鳥飛平原與信陵千載爭光輝門戶誰不

高惟君吾與歸 朱珏

靖郭累萬金孟嘗擲一飯自開狗盜門千古

客相勸釀酒馮先生高會乃焚券五日勿舉

見地下有遺怨 文震亨

○漢曹娥

雛花逆怒濤漂疾勢奇恣褰裳問馮夷月圓驚

寒翠綠雲凝遊波各雲亦醉登霞烟玉瑤

影空中墜

奇服穿潮頭遊太狂恣亂流失白馬三日

沉香翠幕障與懷德我心憂如醉幼婦外孫

解終苦幾時塵事來瑤

浪花飛雪珠有巫實腰魚彼巫何往哉其女

甘淪瀟湘安年幾何十三纔有餘假使南門

守見此贖何如 文震亨

○三山懷古

滿袖京華塵擲向三山下江娥衣素練神骨秀

而冶雲烟縹緲姿向我懷中寫遙呼謝玄暉尊

前虛一竿靈運慚追琢李白同瀟洒魂來嶺月

新流光遍寒野幽淚滴為濤攬之尚盈把問君

何以悲後不見來者

湯云此詩亦似初發芙蓉與錯彩鑲金自別

采石懷古四首次曹能始韻

湯云絕  
不輕看  
品題  
劉云成  
句作結  
自是老  
筆

陳云四詩落筆高閒歷落之懷正在裏許

○溫嶠然犀浦

犀光未云照鬼族先含悲渚波爲翻動磯石愁  
孤危醜類勿自憎太真今致辭幽明本不隔何  
以畏人窺

○謝尚賞詠亭

屠沽埋駿骨今古誰爲傳聞聲識夔桐孤艇生  
雲烟如此蒿萊客流光有餘妍何須名下士乃

得稱高賢

○謝朓青山

澄江如詩人曠世傷知希偶然拈一語句外含  
清微烟波來渺渺幽魂獨相依金粟爲愁絕青  
山以當歸

○李白捉月磯

磯上有蛾眉亭

醉仙發孤響蛾眉今尚羞冥鴻方欲征群噪如  
洪流天上既已謫人世况難留寄語波中月君

當與我游

○冬夜集方似之齋中時有長于讀書之約

客髯點吳霜夕鴉滿庭樹感此歲云除征鴻失  
歸路尊開春雲生曲終春色暮卽事乍忘憂觴  
行不知數何況城南隅長林拾烟霧

○○詠史 有序

甲戌冬杪同葉曾城先生夜話云士處衰世  
但可以柔道致治因命輯狄懷英諸傳却思

古人言心欲小而膽欲大此中須作四簡料

懷英諸公惴惴小心中具足膽略故運用吐

納頗有餘閒若勇於不敢而柔不勝強便錯

會黃老本旨矣釋具生法二忍而輪刀上陣

亦得見之不則未能刀鋒坦坦毒藥閒閒也

余與先生共嬰奇禍不欲以水濟水因詠史

以據志

牝鷄一云啼旭日昏于夜滄海有遺珠流光自

之飽矣  
反是將  
我一杯  
傾散古  
人魂  
樊云如  
傳如記  
如箴如  
銘  
張云壯  
心至此  
大堪涕  
淚

照○射○咄○彼○妬○女○魂○不○媒○而○自○嫁○慚○慙○失○其○威○風○  
止○雨○不○瀉○鸚○鵡○翼○未○摧○金○輪○轂○方○駕○撫○頂○恣○摩○  
挈○神○情○一○何○暇○世○界○忽○掀○翻○醉○似○杯○竿○當○其○  
搏○拊○時○聲○色○俱○銷○謝○疑○疑○復○疑○疑○不○怒○亦○不○罵○  
自○處○兒○方○嬰○視○彼○女○為○姪○楮○衣○書○帛○傳○翠○裘○御○  
前○卸○彈○丸○未○脫○手○鴟○鵂○已○成○炙○區○區○掌○股○間○轉○  
移○同○造○化○所○以○古○英○雄○慮○為○物○所○吃○往○往○貴○藏○  
鋒○為○冬○不○為○夏○智○深○而○勇○沉○無○令○漏○纖○罅○唾○或○

灑灑集

五古十三

樊云便  
當與妻  
韓同傳

浣○于○面○項○或○柔○于○勝○血○性○與○剛○腸○歷○盡○當○如○醉○  
神○物○解○隱○形○百○川○爭○赴○下○囊○錐○倚○露○頰○腐○鼠○空○  
相○嚇○

○○○斷臂岩 有序

牛○首○山○之○北○別○有○一○岩○元○末○衲○子○斷○臂○而○隱○  
岫○嶺○較○幽○澗○壑○獨○勝○而○卓○菴○孤○絕○去○人○太○遠○  
蕭○颯○不○可○住○往○往○以○宅○雲○霞○乙○亥○初○夏○亡○所○  
禪○人○將○飛○錫○于○此○余○策○藜○偕○游○因○以○為○贈○

陳云事  
真詩俱  
龍絕

暝○暝○紅○月○旗○巾○車○解○曉○氣○關○闌○歷○人○烟○郊○堦○漸○  
蔽○市○春○餘○留○孤○花○夏○淺○踏○柔○丹○飛○絮○已○難○盟○殘○  
鶯○尚○相○慰○麥○秀○生○怒○濤○雲○驅○若○鋒○蜩○晴○蠻○一○何○  
慙○濃○陰○密○于○緯○勝○韻○今○已○煩○神○明○遂○糜○沸○味○滿○  
固○足○食○肌○豐○亦○當○諱○如○酒○宿○思○醒○如○花○渴○須○漑○  
忽○然○氣○清○冷○使○我○胸○懷○撼○谷○午○猶○露○襲○岩○晝○同○  
夜○舒○得○非○秋○颺○至○無○乃○山○雨○餘○豈○知○徑○已○轉○本○  
與○人○間○疎○嶺○仄○勢○奇○峭○嵐○孤○情○歛○歛○石○磴○瘦○枯○

灑灑集

五古十四

陳云通  
路層折  
愈向愈  
幽王座  
詠之神

栢○古○衲○颺○衣○裾○况○聞○虛○壑○鳴○綠○篠○珮○瓊○瑤○兼○之○  
濯○隆○足○處○處○皆○渟○渟○塊○壘○茲○堪○澆○苑○結○聊○以○梳○  
雖○復○滄○暑○裏○此○中○應○晏○如○何○當○螻○蟻○鳴○乃○是○薰○  
風○初○山○阿○栖○半○广○渺○如○澗○中○菹○流○雲○怯○幽○迥○欲○  
任○還○越○起○一○朝○偶○促○席○攬○擷○過○畋○暫○為○開○古○  
路○稍○當○謀○新○畬○于○耜○但○畏○畏○良○苗○自○與○與○道○樹○  
剔○壓○栢○智○華○秀○芙○蕖○云○何○啖○儒○術○蕘○滿○而○舜○腊○  
亦○似○却○珍○服○永○寶○此○敝○袂○隣○山○有○牛○首○釋○種○呼○



販墟曠與昔殊尚望厓將何居吾子尋宿緣委身入空翠天闕與花岩屏息埒爲侍潑墨散空香枯禪當既醉望望白門遙塵緣斷如臂

詠懷詩

陳云阮之詠懷嵇之幽憤杜之北征奉先諸什未達禪理歷代尊宿懷淨土詩未合風騷此如江淮河洛合流而達于海徐云直是現英雄身而爲說法豈文士二

藏離集

卷五

字可了

帝○望○天○下○置○之○箕○山○頂○許○繇○不○顧○揮○斥○如○  
斷○便○有○鰥○獨○眾○眾○垂○淚○沾○荒○井○目○皆○猶○未○乾○頃○  
刻○拾○餘○瀟○虞○夏○忽○焉○徂○天○地○相○凌○迫○日○月○遞○盈○  
冲○風○雷○自○颶○激○龍○虎○喜○攫○拿○騏○驥○羞○槽○櫪○空○桑○  
鼎○俎○香○棘○津○釣○竿○折○販○夫○出○檻○車○牧○豎○離○牛○跡○  
兵○戈○逮○七○雄○英○俊○如○箭○筈○王○侯○渺○孤○雛○處○士○馬○  
勃○翻○折○摺○跨○風○雲○朽○鈍○恣○剗○割○談○笑○盡○素○寃○

左云服  
如無其  
意若雷  
電一縱  
一橫論  
者其當

乘○皆○膽○裂○越○關○惟○祖○龍○每○自○懷○震○懼○殿○上○走○張○  
皇○車○中○坐○臬○兀○豈○如○後○世○士○奔○踴○受○羈○繼○遇○合○  
空○綢○繆○徵○聘○徒○契○濶○况○乃○束○制○科○英○雄○氣○銷○歇○  
枯○管○鳴○秋○蛩○青○編○餘○粉○蠹○桐○葉○啼○空○林○絡○緯○泣○  
寒○素○徘徊○對○雌○風○垂○頭○事○章○句○隋○珠○抵○青○雀○犀○  
象○搏○投○兎○匍○伏○向○棘○闌○三○日○如○新○婦○嗟○爾○食○肉○  
人○雙○眸○漫○相○覷○嫫○母○充○後○陳○西○施○委○道○路○掩○面○  
歸○里○閭○蒼○茫○還○偃○仆○嗟○哉○行○路○人○棹○頭○誰○肯○顧○

藏離集

卷五

張云未  
免有情  
誰能無  
感妻所  
怡然歸  
之福致  
發情止  
理居然  
三百之  
道

良○朋○相○永○歎○兄○弟○不○可○據○妻○子○含○煩○冤○父○母○忽○  
齋○怒○顧○影○先○自○慚○何○以○紓○情○慄○三○載○如○千○秋○悠○  
悠○渺○難○度○人○生○幾○何○時○途○遠○日○云○暮○縱○復○奮○翼○  
鱗○濁○世○橫○刀○鋸○穹○蒼○聽○未○早○老○馬○食○難○饑○南○北○  
異○寒○暄○剛○柔○辨○茹○吐○勁○節○誰○與○同○介○性○易○爲○忤○  
羽○翮○不○冲○天○飛○鳴○安○足○慕○天○時○多○舛○錯○千○古○同○  
參○商○至○人○常○匿○影○何○用○深○憂○傷○車○轍○老○尼○父○西○  
戎○隱○伯○陽○我○獨○振○遐○舉○下○視○皆○茫○茫○匪○地○生○烈○

舊云至此方結東起語指出本意

火四海若沸湯耿耿懷忠悃日夕未云忘致君  
止堯舜何異蜩與蟬願子試究圖世樂不可常  
俱生無量刹可寫我衷腸

〇〇二

馮云奴僕命祿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當歎古人或有才無情或

長安值秋晏遊子何淒涼北風吹宮樹木葉已  
隕黃飛沙疾于霰殿脊侵衣裳馬毛盡蜩縮驚  
鳥翼不張寒蟬寂無響題鳩鳴枯桑夜色透肌  
骨明月遺冷光羈栖愁永夕起視淚浪浪愴况

流離集

五古十七

有情無才今乃兩無所恨

至明發足趾履嚴霜嗟余墮地時骨法何昂藏  
長與俗物伍仰面看屋梁恍若遊天表心目皆  
洋洋長鯨吸江海鷁鳥高其翔蟬翼視萬古遨  
遊向四方五湖為勝侶三山尋玉房興來恣筆  
墨兀兀搖龍堂矯厲搏鷹隼鏗雷擲琳琅浩汗  
注溟渤飄忽飛驢驕虎豹互吞噉雲漢流滌茫  
怪電忽歆射煙霧鬱滃決奇文誰共賞自喜輒  
欲狂掀髯事酣戰投足成瘡痒少年輕挫折小

方云一舉九仞一奮千軍一人可驚可泣

往云何傷丈夫薄虞夏豈但名利場傾蓋灑熱  
血騰步跨天驤對客擲千鎰揮戈駐斜陽豈謂  
久沈滯父母永相望說窮惟舌在貂敝獨擔囊  
自顧多愧色俛首心茫茫矧乃平居時孤憤懷  
剛腸不能事婦女權貴多垂張太山壓累卵蟻  
蜩制孤皇填寡宜岸獄呼吸介存亡惴惴若伐  
木皇皇如畏匡此身不自保何能計行藏况况  
卽長道一別何蒼黃驚風碎肉骨車輪碾肝腸

流離集

五古十八

綢繆未能固漂搖難自防箭秒發如雨四體忽  
已僵逸足不及展迅翼不及翔轍跡既已老在  
陳今絕糧兒饑視破盎兒寒對空桁家人相怨  
望悒鬱成羸羸他人豈堪訴欲往還旁皇漸見  
愁煎迫形影自參商號泣向中野氣咽聲不揚  
余生既不辰悔不委路傍男兒今若此何以返  
故鄉風雲絕鳥道河漢無浮梁弋人祿羅罽耿  
雉愁隕亡獨憐終歲隔岬岵靡高岡無枝同壤

李三永  
言孝思  
惟此一  
事

木○有○生○豈○空○桑○新○婦○歸○閭○里○黽○勉○事○姑○嫜○我○爲○  
流○宕○子○淹○留○寄○他○方○瞻○依○今○何○在○夢○寐○多○周○章○  
一○擊○旣○不○中○且○自○藏○堅○剛○良○璧○韞○荆○石○應○龍○潛○  
深○潢○余○身○未○許○人○何○敢○貽○憂○傷○但○恐○逐○朝○露○奄○  
忽○絕○流○光○揚○名○非○偉○節○溫○清○空○悅○康○欲○報○終○罔○  
極○切○怛○摧○膏○肓○所○冀○効○中○款○惟○有○大○願○王○斯○世○  
旣○火○聚○天○樂○難○久○長○三○界○何○眇○眇○一○切○如○蜉○蝣○  
但○當○厲○勇○猛○弱○水○浮○鐵○航○三○心○飭○榜○棹○七○日○聚○

漣○華○集

五○古○九

資糧俱生無量刹爲樂未渠央

〇〇三

薛云每  
到不知  
者語及  
先生輒  
不安

幽○泣○寒○枝○悲○風○啼○素○月○搔○首○對○空○廬○夜○夜○驚○  
屏○骨○舉○首○一○長○吟○獨○送○蟾○光○沒○却○憶○少○年○時○中○  
懷○每○超○忽○耻○就○鄉○曲○間○循○牆○步○蹙○躅○每○與○塵○俗○  
并○頭○影○自○摧○折○獨○往○當○誰○親○鬱○鬱○似○爲○客○結○念○  
懷○古○歡○佳○人○渺○天○末○彷彿○相○睇○睵○憂○心○自○惓○惓○  
何○以○慰○相○思○翻○然○振○鳬○舄○千○里○存○知○心○肝○膽○自○

黃云信  
心一往  
中有幾  
許轉側

披○豁○豈○如○骨○肉○間○區○區○未○識○察○冬○雷○雪○夏○零○未○  
敢○與○君○絕○誰○念○異○升○沈○雲○泥○自○茲○隔○鵬○鴒○凌○霜○  
空○拚○飛○振○六○翮○獨○有○抱○玉○人○猶○遭○楚○王○別○舉○聲○  
方○一○號○灑○袂○盡○成○血○追○念○夙○昔○歡○置○我○如○遺○跡○  
詩○書○冷○熱○腸○富○貴○埋○駿○骨○願○得○一○心○人○慷○慨○破○  
肝○隔○朝○尋○市○屠○兒○暮○逐○俠○遊○客○對○酒○常○悲○歌○臨○  
風○同○哽○咽○轆○軻○懷○辛○酸○滌○蕩○靡○朝○夕○日○月○徒○欺○  
人○天○地○何○逼○窄○誰○能○知○余○心○山○中○有○黃○石○含○意○

漣○華○集

五○古○十

俱○未○申○何○以○自○夷○憚○惟○餘○六○尺○軀○世○人○盡○欲○殺○  
昏○姻○如○寇○讐○朋○友○爲○虺○蜴○世○上○悠○悠○兒○笑○言○自○  
誣○誣○平○時○與○俗○違○今○日○求○辛○螫○吁○嗟○我○同○遊○爲○  
德○恐○不○卒○眉○宇○徒○激○昂○未○必○露○心○骨○軼○里○旣○云○  
亡○趙○客○逝○安○適○筑○筑○寄○他○鄉○四○海○無○羽○翼○縱○復○  
遇○新○知○背○面○翻○指○摘○易○水○風○蕭○蕭○壯○士○難○再○覓○  
况○乃○車○轍○窮○局○促○將○安○適○一○笠○隨○歸○雲○高○飛○何○  
冥○冥○猛○虎○懼○坑○穽○落○花○羞○故○林○好○人○喜○獨○居○世○

方云能  
向真類  
中行又  
蕭尼山  
二著

薛云琴  
目低眉  
具見干  
此

劉云帳  
擬林高  
其樂多  
瑞有義  
括四海  
巨墓千  
古之志  
焦云何  
此際

事靜無聲向來多謗譽一切如殘塵時復步巖  
岫喝月令倒行能催山花發又使山澗鳴百鳥  
集如烟羣獸相追尋斯人既難與鳥獸亦同羣  
登高時遠眺苦海浩無津一世良足愍夢想見  
伊人嗟彼朱公叔未可言有心千古多僞交惡  
薄當誰嗔惟念終無術可以叙平生廓落祇自  
絕數見難爲親寄言我同侶與子結良盟美酒  
詎長緣富貴難久存願各生厭離努力當及晨

流離集

語子

俱生無量刹以慰饑渴情

〇〇四

伏杜生道周枝葉何涓涓我無同父親獨行自  
踽踽誰能相飲比惟有我與子鄂枌流素芳圭  
璋互因倚嗟余有怒癡瞋目髮常指巾幘世間  
人驢騾俗中士閉戶相對看嗔顏輒成喜子方  
抗策游余獨沉下馬驥驥服鹽車低頭垂兩耳  
僕夫故言遲楚毒加鞭筆哀鳴向蒼天血汗如

黃云無  
限難釋

流離集

語子

流水奈何聲替人瞪目來相視我欲裂轡銜循  
恐輪轅毀踏蹬風塵中形跡何披靡翻令世上  
人視我如螻蛄伯牙有鳴琴憔悴無能理里閨  
難久居翻飛渡江汜天涯遠相依沈歡若爲起  
欣慨來交心握手垂清涕豈料遠別離君懷良  
若此遊子爲誰驕采蠶向高吧矢石相凌并一  
月常三徙鷹則鵠之兄狼乃狼之弟起居破甕  
中出入北門裏敝裘已蒙茸難易長安米君今

步浮雲雙足承絲履我向西北隅涕泣不能止  
解囊洵多情行邁將安底余情子所知恐難入  
鄉里侵晨促行裝空房忽如洗不得河梁別脚  
踟久相俟驢背領酸風沙石擊疎齒饑鳥頻呻  
吟山川自迢遞造物何不仁慘毒如刀几冬冰  
既腹堅春水復濯濯安知韓王孫生平腹常饑  
舉目送征鴻開襟吞濁醴清吟迴飛霜高度凌  
千載雄劍時一鳴瘦蛟兩相舐黃河瀉胸懷

薛云淵  
念三界  
念悲大  
源

黃云此  
好去下  
此誠矣

雪浪云  
人世烟  
綠此中  
變或不  
但宅端  
逸氣龍  
與大千

以澆塊壘。洪濤驚日月。倒懸如齧蠶。赤鳳鳴。

江娥涕。纍纍九州詎足翔。入絃不容軌。餐霞。

腹易饑。閨闔多溺尿。蓬瀛千度夷。巫殤幾回死。

洪崖髮半絲。麻姑面如鬼。世界浮漚中。聖賢電。

光裏俗人雅。自命豈但知。碎巖吾將遠。行遊安。

得稽留。此羽翼今當垂。念子情無已。唵。多暮。

色朝華復安在。蕙蘭花已殘。今早猶蓓蕾。賢哲。

貴。幾勿貽身後悔。何爲天斧斤。永劫受痕痛。

龍鱗錄

望江

騰蛇多腐鱗。龜鶴延數紀。俱生無量刹。壽命從。

茲始

○○五

少年薄塵俗。雅好託無生。欲辭婚娶緣。遂此簞。

瓢行。因循世網中。與子爲新昏。燕婉一以篤。合。

愁易爲盈。何況連枝樹。盲雨日夜零。萬感集幽。

懷。茹哀徒屏營。以膠投漆中。綠繞不得申。昨秋。

飄風發骨肉。爲飛塵。崑玉傷自碎。逸翮思遠征。

初意送  
別京口  
后復淹  
留白門  
歸  
八月記

何當薄遊客。貧賤多苦辛。含沙貴藏影。狂號海。

畏人。親戚盡獸駭。童侶如流星。狐狸號後園。題。

題遊前庭。爾病彌年歲。兩見委荒塋。悲咤糜肝。

肺。中夜時時驚。徘徊空舍中。又復無藥發。秋風。

摧病骨。遂與死爲隣。欲留席已冷。欲歸路無因。

豈無貧時交。悠悠安足論。豈無兄與弟。戚戚難。

具。陳豈無父與母。漫漫隔河津。旁皇相顧盼。涕。

平還吞聲。念爾貴亦子。締盟值貧士。走多摧。

龍鱗錄

望江

梓奄忽逢封豕。賤交情。見嫁娶。今如此。丈夫。

不得志。慷慨難自吐。喜時明秋月。怒來驅夏雨。

弱質私自憐。惟當習荼苦。翻然理歸舟。安能久。

淹留。縣縣三千里。念子懷百憂。且爲少躊躇。送。

子過揚州。所行二千餘。前路猶苦修。艤舟重入。

門。勞勞恐多愁。携手臨當別。淚花點浮漚。寒雲。

西北馳。江水東南流。予寧不懷歸。欲言增歔歔。

藥。藥歲云暮。客遊寒無衣。道路橫荆棘。今我當。

馮云古  
詞何處  
結同心  
俱生世  
尊前與  
此冥合

黃云每  
見古今  
鉅文未  
免堪提  
材料不  
能清空  
絕塵若  
不持寸  
鐵而戰  
又不能  
如此奔  
騰浩瀚  
也

號辭集

卷五

何依咄哉向蒼穹。念爾何蒙蒙。豪傑多坎壈。千古餘悲風。所以壽命盡。還爲牛領蟲。今我復何爲。憂心獨忡忡。行行從此辭。船如侶馬馳。人生自萍聚。勿傷生別離。少君未足慕。德耀應自嗤。昔時好儔侶。誰念終差池。人無金石固。霰雪互相尋。彈指忽已老。日月其難謀。願言崇令德。翻飛離金鸞。俱生無量刹。與子結同心。

○○六

乾坤一云判斯世。皆放然補天常。屹屹鞭日何樂樂。厲階垂冠冕。禍首爲漁叟。水旱窘聖哲。詎誅侮愚頑。爰有魔眷屬。猛力恣凋殘。目光忽注射。大地悉如快。聖狂成犄角。天地不能刊。斯人皆焉往。奄忽歸重泉。譬彼蜉蝣。骨朝煖而暮寒。至有英傑士。虎視常耽耽。雄圖志難畢。騷殺日易闌。亦有窮廬子。抱璞埋山川。光芒黯不耀。几席生秋煙。游于淮海畔。孤戍隴水邊。壯士沉異

馮云安  
謝勝妙  
可容恨  
劉二賦

薛云連  
句心光  
暗慈磅  
碑如此

劉云六  
篇未極  
俱制却  
數句甚  
覺含蓄  
似不必  
窮其意  
徐云未  
後數句  
正是宗  
趣所歸  
且此詩  
字字沉  
痛不以  
含蓄爲

號辭集

卷五

域逐臣吟江潭。易水別劍客。胡羌走嬋娟。娶婦向寒夜。孽子對旻天。含辛多若此。搖搖墜心肝。淚起向悲風。血下不可彈。閉骨秋原裏。煙斷火不燃。人生寄一世。性命絕可憐。自古皆有死。何人獨長年。生聚一何苦。死別添憂煎。衆人習荼董。志士空悲酸。一息逐輪轉。萬載難爲歡。鳥獸悲猶狃。鬼神苦沉淹。楚天雖云樂。箭墮空長嘆。嗟彼服食人。吐納求神仙。但愁青天裂。無以怡

妙顏獨有獅子兒。奮袂張空拳。半鉢舞金翅。一衲卷天山。猶恐或失足。飛馬落雕鞍。日月發猛燄。天戶浸狂瀾。誰肯相弔唁。勞心獨搏搏。我欲撲猛燄。日月何纖纖。我欲吸狂瀾。安流何涓涓。三世未云久。四生未云繁。如是淨穢衆。國土渺無邊。齊心同所願。飛步各自前。俱生無量刹。頂踵常蟬連。俄頃匯若水。縹渺聚如煙。智慧超無始。永劫離蓋纏。翻恨來遊晚。歷世貽艱難。游戲

雲松工  
古德言  
生則決  
定主去  
則實不  
去得此  
轉語方  
成圓滿

蓮花裏。溪浴清池間。色相具嚴淨。香花雨。樹欄。  
清雅聞梵唄。勝光觀慈顏。乃爲一轉語。以告西。  
歸人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

此六詩是壬子罷舉燕中歸途所作。一是感  
遇詩。二是寄呈大人詩。三是示同社詩。四是  
留別伯兄詩。五是別內詩。六是懷古詩。是時  
月纔六齡。距今二十五年矣。 八月記

○瓜渚除夕同陸長倩喬定侯蕭伯良宜生

流離集

五言上

集汪遺民齋中分賦時定侯將還吳兼  
有焦山孟河之約

年華何逼人。冬殘寒已却。柳絲含細煙。梅花开。  
欲落流寓曲江頭。飄搖如隕籜。惟茲杯酒間。客。  
子欣有託。幽憤何時平。觥籌且爲樂。坐有龍陽。  
君。履舄暗中錯。燭影亦爲斜。花光自相着。昨歲。  
留薊門。此夜骨爲削。明朝海日生。嬌春又如昨。  
俛仰忽三載。流光渺難度。知已幸相親。聊復用。

馮云筆  
如畫沙

張云似  
青蓮  
陳云似  
靖節

憂誰如何同心人。忍更言離索。歡會應自謀。莫。  
謾疎杯酌。焦山媚中川。煙霞滿林薄。孟河襟帶。  
間。洪濤恣盤礴。如此易前期。可以慰寥廓。

○送人

生平無可死。空復有情痴。夙昔得吾子。有食只。  
自知。征途渺難望。君今安所之。願言加食飯。來。  
秋以爲期。

○余將往虞山包彥平送別馮伴家

流離集

五言下

欲行還且止。又復當寒風。薄送未云別。離懷已。  
忡忡。幸有故人在。此夕聊與同。誰言一尊酒。能。  
寫我心胸。

○同吳嚮穉顧虞工唐巨卿遊惠山

遠望山若洗。入門見寒林。何當一泓水。清曠溢。  
素襟。中冷久煙沒。千載常愔愔。汲泉過松下。松。  
風爲長吟。

○登錫山望洞庭

鎮云高  
磨

馮云香  
如菊色  
如菊味  
如水

鍾云卷

憶昔遊洞庭。秋山正堪挹。遠岫若列眉。五湖如一  
一吸。每依明月歸。還共怒濤習。今我望茲丘。緬  
焉空佇立。

○寄懷胡元敬先生

少年不得志。觸事悲填膺。把酒問千古。奇懷空  
自矜。指顧瀟湘竭。談笑蒼梧崩。大地不容足。下  
里非我朋。僻尚苟如此。宜爲俗所憎。欲殺那足  
恠。知已難可憑。先生悠悠者。智眼自絕倫。林宗

號離集

五十五

吳云林  
下風氣  
如見

之靈氣。子將未清真。鳴琴爲君鼓。駿逸聊自申。  
我具煙霞姿。君行世間法。針芥旣云投。能如水  
乳洽。世人憐同調。結交訂肉骨。心胸自謬悠。何  
如秦與越。延佇望所思。沉吟對秋月。

○贈馮窈窕

每懷臨邛子。放誕足風流。千秋誰可似。之子是  
其儔。蕭蕭寒葉下。黯黯隴雲秋。相對自欣賞。鶯  
花非所求。

陳云一  
續前集

○明月照桂林  
嫦娥披素帷。手撚秋枝靜。風弄笑床空。香微知  
夜永。花泣露垂。葉葉啼雲冷。擲向翠霞中。長  
林散清影。

○何仙郎索贈

神宗歲甲辰。初與子相識。三竺六橋間。杖履常  
相得。怒叱俗中人。睚爾忘欣感。忽忽廿餘年。巔  
毛欲生白。君乃及五旬。余亦踰四十。天地雖云

號離集

五十三

蔡云但  
言其同  
而不同  
處今人  
見

廣遇余何偏窄。遠志語小草。難分處處與。出世路  
嶮巇。中同子顛而踣。抑又何所同。猶食此雞肋。  
抑又何所同。同以旅爲宅。世出世相。半家非家。  
爲一子。今遠華林。余亦離邀笛。逝將謀偕隱。相  
依問泉石。金城曠而幽。市朝足山澤。何須三島  
游。荷蓑與負笠。但就雲霞中。笑指寒山色。娛人  
有清暉。素心共晨夕。浮丘袖堪携。洪崖肩可拍。  
仙郎醉墨痕。酒破烟嵐碧。



王云文  
章表針  
有可  
見

王云雅  
頌之問  
獨負深

○題慈淵集

墨汁負靈氣。楮光露奇懷。塵凡今已隔。安得不  
云佳。驚啼但歷歷。鳳鳴乃喈喈。舉體貴豪駿。琢  
句鉏纖諸。底幾復隆古。不與鍾袁儔。

○呂大司馬母夫人墓舍

粵稽青要山。惟帝之密都。黃華與赤實。漂霞不  
能枯。喬嶽降靈異。鍾彼墉城妹。彼妹凌霞秀。玉  
臺垂流蕙。皓月忽墜空。流光燭甍甍。歆然而寤。

沈離集

卷十二

生育此美丈夫。墮地拔奇峭。嵩少乃不孤。一自  
膺帝眷。令聞如花敷。業婉稷與契。學侔泗若洙。  
蒼生何嗷嗷。舉世賴煦濡。聿追古姜嫄。譬彼萼  
與拊。芳魂自因倚。相與為清娛。實惟人中月。寧  
直照乘珠。生民邇厥初。咸欽母氏劬。載瞻隴頭  
雲。與山而嶽嶽。寒蟾一為照。盪漾良不殊。光華  
映千載。佳氣無時無。  
○○贈阮圓海先生

王云海  
滿地負  
之量驚  
波跳沫  
之奇

金云子  
述祖中  
看奇弱  
勝妙如  
木乳合

沈離集

卷十二

世界。如秋嚴。霜漸飄。墜寒威。欲中人。群情戚。  
惴惴。赤鳳忽來儀。光華照天地。能使蕭瑟中。春  
陽復明媚。造化氣為舒。庶物有餘意。踈踞如象  
王仔肩。同鼎屬荷擔。此世間。人文應未季。如何  
蜩與鳩。啾啾漫相詆。咄嗟彼蒼鷹。傍峙而憐胎。  
顧影慚非倫。遂復生厓背。豈知烏有神。衆摧詎  
能賴。匪獨性難馴。兼亦不垂翅。覆身恥鵲鵲。神  
明自容遂。翛然拂羽翰。朱顏映幽翠。君家多瓊  
傑。宏放推陳留。視世碎如土。世亦疾如仇。吾家  
南陽君。清濁自沉浮。人既認其馬。應可呼為牛。  
步兵今尚醉。褒德猶未侯。昨歲遭匡圍。嗷嗷欲  
相矛。談笑一排難。夷憚未相酬。皖中寇賊起。當  
路皆沐猴。束手瞪目視。既雨難綢繆。秦廷三日  
哭。日月亦苦愁。官兵未云發。疾忽已瘳。氣能  
自籠罩。非必煩貔貅。是時衆相告。群盜如宿瘤。  
剪除慮為患。議去莫若留。掩耳不忍聽。茲言頗

詩云徒  
薪其言  
與其痛

紫云阮  
公持論  
如此

張云淫  
魄水壺

可○差○搽○刀○不○一○割○舉○世○非○良○謀○高○僧○滌○腸○胃○神○  
醫○斧○鬪○骸○奇○兵○有○如○此○萬○古○無○幽○憂○昊○天○方○疾○  
威○四○郊○多○螟○蚤○百○僚○坐○芒○刺○戍○卒○驕○難○柔○川○壅○  
勢○將○決○癰○潰○恐○莫○收○乃○令○世○豪○山○澤○空○悠○悠○  
著○述○寄○孤○憤○詞○壇○辯○薰○蕕○函○蓋○乾○坤○時○天○物○悉○  
蚍○蜉○當○其○溜○澠○別○截○斷○彼○衆○流○玄○微○晰○茸○末○飄○  
妙○剖○浮○漚○蟣○脰○蟲○臂○間○汗○漫○恣○夷○猶○冥○冥○復○隆○  
古○陶○王○誰○與○伴○杜○陵○猶○僖○父○兄○復○昌○谷○儔○宇○宙○

雜錄

卷三

孰○可○託○終○古○路○何○脩○惟○當○廣○厦○材○視○民○令○不○偷○  
何○爲○自○埋○照○長○嘯○城○南○陬○齋○酒○挾○琴○至○君○開○青○  
眼○不○願○言○振○六○翮○高○舉○凌○三○秋○回○翔○語○鷁○驚○魏○  
闕○同○丹○丘○庶○以○大○小○臣○等○作○逍○遙○游○

○空林

空○林○碧○於○天○涼○颼○自○搖○曳○晏○坐○澹○忘○言○清○輝○堪○  
攬○擷○素○月○漏○一○痕○瓊○瑤○墮○爲○屑○庭○除○橫○荇○藻○履○  
恭○踏○水○雲○山○木○有○新○枝○越○謳○起○榜○樵○

詩云頌  
語獨清

毛云質  
勁不能

毛云欲  
離其鳥

毛云然  
幽懷不

得更卒  
語

湯云有  
解衣盤  
盞之妙

毛云語  
極至情  
玄

○夢月祠

橫○山○何○透○迤○巒○岫○獨○清○發○一○自○感○幽○夢○蟾○光○永○  
不○沒○夜○壑○鍾○靈○秀○烟○霞○自○超○忽○維○岳○生○甫○申○胸○  
次○亦○萃○肆○羅○宿○負○高○懷○冠○雲○露○奇○骨○一○世○仰○清○  
光○猶○指○巖○前○月○

○枯園晏坐爲唐君俞題扇

彭○澤○開○南○野○孤○松○恣○盤○桓○誰○知○市○廛○裏○亦○如○丘○  
壑○間○余○困○樊○籠○久○欲○隨○暮○鳥○還○須○雀○未○能○侶○歡○

雜錄

卷四

場○生○愁○顏○對○君○發○遠○想○團○扇○鳴○清○湍○

○題正脩微小影

清○商○薄○林○木○臉○際○含○朝○霞○興○酣○發○幽○思○筆○墨○生○  
春○葩○風○濤○起○寒○島○烟○雲○來○天○涯○乘○月○抱○素○琴○隨○  
崔○過○隣○家○文○中○之○秋○水○人○中○之○蓮○華○

○題畫

瘦○石○橫○奇○姿○江○梅○舒○素○萼○芳○影○入○簷○楹○流○光○恣○  
清○詭○照○耀○白○衲○僧○孤○雲○映○寒○窠○如○何○咫尺○間○便○

似遊寥廓

○○讀樂志論 毛云義生文外禪心幽映

每懷仲長統感此雲霞人白鬚池上叟曠世為  
同羣幽棲踰南面何况許史倫網羅諸好尚因  
之澹心神顧此猶有待樂志頗未真山澤多癖  
嗜所以欲云云一悟區中緣萬物寡所欣藉此  
無戚戚永言謝亭屯丘壑非不佳如鴻暫來賓  
吾亦愛庭樹如對川上雲山眉不須掃花黛何

湯云遇物有尚轉見無懷已自佳絕又復轉入勝境超出世間如捨海山忽生挽筆

流離集

卷五

黃云見道忘山非止遠過仲白亦欲起出陶公薛云快哉草子

必勾穿林間空香澗草忘酣春忽然經變衰山  
自亡其屑雖復勤耕作非欲療吾貧今年稼不  
熟饒中冷生塵籬槿每橫逸溝澮久已湮屋破  
垣欲塌兒號女復呻丈人方高坐靜聽都不聞  
但念古聖賢乞食以資身辟彼萬鎰貴猶當沈  
水濱自言法王子非獨無懷民  
○○丙子冬初渡江觀川稻作  
楓樹紅初殷寒江氣方肅渺然亂衆流沿洞偕

薛云此有開天紀文字

薛云既知為死勝復何所懼而不發一失

陳云流賊官兵當道守土種種情形具見格中便成一狀詩史

木族漸入曲港中葭莢留殘綠孤城時荒榛人  
烟冷汀蓼齒豁或未收橫對青燐宿中宵起傍  
徨嗷嗷聞野哭具言流賊來刀几不擇肉火光  
一燭天萬家委溝瀆販傭為鄉導徘徊恣瞻矚  
閱閱遍搜羅窮簷亦屠戮老弱縣獨懷姬姜忍  
僇辱南兵怖賊威進退自粥粥火器頗不然沿  
途先俯伏引頸受斧鋸但恨死不速雌寇顧之  
笑下馬且青沐選擇諸少年聊以供臣僕饜足

流離集

卷五

乃颺去鄰里來傾覆雪仇與攫金都不愁犴獄  
當事諸大僚光明如晝燭憑城而畫江庶幾免  
驚驥郡邑乞援兵舌敝頰亦感須臾北兵來剽  
擄頗慘毒拒虎復進狼民始盡乳獨劫掠誘疆  
梁遇敵輒蓄縮賊勢已長驅趁起躡其蹑黥首  
受兇難久亦倦驅逐踉蹌覓歸途伏匿向草木  
官兵捕得之細載若羣犢遂稱此某王此是某  
頭目舒辭擬自明顧影慚已禿萬死餘一息何

足煩斫斷。或言諸驕卒。情形尚委曲。尾賊日流。轉兼亦飽其欲。烏盡弓則藏。恐便相羈束。流離諸凍餒。孰能藝麻粟。桑田卒汗萊。燬室空杼軸。亦或舉趾耕。螟螣更紛縈。野草尚不榮。寧冀鬱與冀。四面入網羅。田祖一何酷。有司乃諱言。謬云禾黍熟。復云死傷稀。權辭自贖。場空餘宿莽。吏胥怒相促。妻孥既殺傷。咨嗟無可甯。汝今將誰怨。守土自有局。功令方堅明。催徵敢不足。

虎難集

五言

非不念民勞。官尚自殷餽。何暇泣墳羊。且共驚逐鹿。忽然訛言興。風雀成箭鏃。田舍愁震鄰。驅豕不復牧。空山無寧枝。抱書詎能讀。邁此盛明朝。何時臻鼓腹。無五檠破格。遶奇才誰爲。雀中鵠佩刀。鳴簡中倚牀。歌獨漉。○朝煙寒江吐。朝烟如人有。夜氣澄心入。微茫於以游。冥諦悠然百情遠。半醒半猶醉。瞳瞳海日生。山

薛云大微悟語說理如虎其稱

毛云少陵神情表展衣冠

原缺第三八葉

此天下皆良民。處處桃花源。何煩避狂秦。

○三

古來耽棲逸。至性難可馴。屢辟不能起。家人忘其貧。遇物亦有尚。簞笠自橫陳。耕耨雖云勞。寂如晏坐人。所以養生家。偃仰同鳥伸。神明既云適用之。亦不勤悲爾。岩廊子崎嶇多苦辛。

○四

茅茨雜蘆葦。籬落如有人。無煩蹈山海。皁隰咸

可親

五言

役搖其神。抱膝簷下坐。一生能幾辰。晚烟生平疇。英英迷溪津。委身入虛無。吾與爾爲鄰。

○五

不知誰達士。我即俗中人。隨時播百穀。飽餉常呼羣。所愁春燕畔。牧牛猶未馴。雖復學椎結。操作愧不倫。自非真英雄。誰能長賤貧。行吟值田水。照見頭上巾。飛來一片葉。吹向寒江濱。

薛云家忘貧人忘貧

吳云春生家微有

曹云只於此中別有世界

薛云好然

薛云值得誇

薛云出家非將相所能此與真英雄二言可合看非此負氣漢白眼人間齒頰蠕蠕尚動

○六

卽事暫栖託讀詩喜稱幽獨不好蠶繅遇之輒欲輦非止哀喚動胸懷各有倫惟茲稼穡緣風好亦無因哇邊濁酒任意呼爲君豈必咏既醉乃始全吾真亦如滄波裏偶然一垂綸

吾師少年作詩頗好玄澹壯歲歷落便多幽

流離集

五十四

憤邇來胸懷稍平栖託朝川彭澤間偶觀刈稻成此數詩歸而輒聞珂月之計吾師將復

賦離騷耶 悌記

○湖上逢何宗元督學次韻

如○大○火○聚○中○胸○懷○恣○烹○鍊○閒○看○彈○指○間○虎○鼠○幾○回○變○花○堤○托○鉢○遊○宛○歷○歌○姬○院○不○知○遊○子○心○爲○戀○爲○非○戀○遙○指○亂○峰○頭○唱○言○君○不○見○小○別○成○劫○波○青○山○留○半○面○

○夜泊煙雨樓余三十年不至今始重入清謳度渚雲微風漾輕楫暮色如煙雨聞聞疑滅沒紺宮已重扁遶廊聞響屐高霞鎖危樓宛

似歷層崇鷗夷載佚娥餘光堪攬擷男兒多伏雌流芳懷女俠眼波自撩人脣香猶可嚙柳鏤逗孤花彷彿露雙頰龍燈映潯逕紅妝欲相躡

回首三十年榮華歎銷歇樹鴉留古髯驚飛墜秋葉自嗟半餉游何異駒馳穴吳越諸歡場茲

流離集

五十四

丘如滕妾小星照臺榭貫魚自陳別聊溯波間光擬作雲中月

○○幽花吟題霞姬遺照

嗟君如幽花悠然吐庭隅誰能領孤芳顧影聊自娛偶爾欲起舞因風揚輕袂相逢一凝睇始與几并殊如何塵囂裏瓊枝終不偷移根向空山霞姿爲余敷清陰不覺滿回首猶須臾豈不結秋實如鳥方云雛忽隨明月墮嶺間長吟

舊詩南  
湖爲五  
湖之一  
樓正當  
湖中  
則注

詩云俯  
仰樓榭  
三不厭  
是

倪云不  
知是幽  
花小史  
是霞姬  
本傳

漣離集卷二

七言古詩

○○○謫僊謠 采石祠下作

李于鱗云太白強弩之末往往雜以長句

英雄欺人耳又云吾於李則鴈行於杜則

北面 人月注

詩云陸  
蘇一海  
絕紀青  
遊不關

天上歌呼咳唾之聲誰能聞彷彿噴發乎凌澹  
搖岳之靈文祗今烟濤雪浪日夜走東海猶似

鮑青提  
月人至  
今尚在

吾子之鞭風而策雲誰言長句欺人耳君不見  
鵬翼鯤背幾千里安能繫驥斷鶴以博衆狙之

怒喜莫因獨往悲寥落北枕三山玉皇之香案

南擁九華帝庭之殿脚芙蓉歷亂光相錯鯨獨

海外三峰之逸女拂箋捧研供盤礴又何須騎

鯨捉月翔清廓人疑佳句似陰鏗却將嬌歌十

五女而爭電激與雷轟所以少陵來竝轡亦如

班掾遙望腐史心怛怛况復鵠鳶挾鼠朴兮嚇

湯云李  
杜班馬  
此篇定  
論如畫  
豪驚逸  
品於神  
品之上  
且謂此

鸞鳳乃日子美北面君鴈行可憐豎儒目恍惚  
不識詩中神與骨汝但當知氣象殊試看秋螢  
與孤月

黎云人言太白從永王璿當歸迫脅不知與  
賓王從敬業討武氏同意蓋安史亂未有教  
定期肅宗乘父播遷而篡位號且非真憐亂  
才萬一跌挫又有一新君延唐祚也余獨蓮  
旬論詩而并及其人如此

漣離集

七古二

○○蓮華引 有序

白蓮池中開一花半朶作紅色如界偶憶昔  
年看燈都市帷中諸姬玉立忽燈光下注斜  
薄一姬半頰微紅令人色動池中花韻大類  
是夕歌以誌之

花底一泓流淺碧妖姬影落輕波白霧露為姿  
雪作顏却使花魂亂花魄翩翩笑語人不聞中  
宵髮髻來薌澤解衣共入波間浴怯傍寒泉峙

湯云非  
花非人  
如影如

馮云落  
洛如枯  
松倒掛

為鵲月照素肌如照空微見翻風髮雲綠一姬  
却立春朦朧幽情含吐烟波中雙眉感感正無  
奈忽然燈影流疏櫳斜映嬌姿半面紅

○湖上別宋比玉

西湖月色侵肌冷可憐游子能照影霜華漸薄  
遠林空客幃寒起當朝暝十年懷抱空憶君游  
情忽忽皆如雲乍得相逢便揮手堤前酹酒驚  
殘柳為君醉擊唾壺碎老驥哀鳴灑寒淚

○放歌行 有序

自休復盭逝余脫然興懷輒有吟咏皆悲傷  
之辭因嘆尊公玄敬先生以超逸之懷銷存  
歿之感遂復作放歌行以自廣

黃云帶  
見先輩  
有情緣  
脫然者  
我輩學  
道人反  
不免感  
傷何邪

世間何為苦逼窄男呻女吟縈我側日月何為  
太匆忙妖姬嬖女催昏黃瓊枝玉蕊愁衰歇清  
歌妙舞生悲傷惟君萬事付流水屋居何異空  
山裏我年三十不得志盡令香消亦如此君不

七古三

見太華拔地三千仞積雪留雲月光冷三山聳  
峙滄海中怒濤夜發聲摩空我欲移來置此室  
與君高坐對寒峰

○遊子吟 有序

辛亥十月自越入燕自恨幼集辛苦尚快馳  
驅髀肉漸減良以為歡瞻對舊墟更懷幽憤  
隨所得句為遊子吟  
黃河決決萬里深月冷無情漾客心劫灰斜飛

七古四

馮云商  
咽之聲  
如李龍  
回寒集  
之氣頓  
曹孟德

猛虎藏殘豚驚啼餓鷲叫館娃官畔越山陂嘲  
風弄月空爾為不見當日喪家狗車塵馬跡今  
尚有嚼豕之山多狂兇我適逢之成瘡痂飄零  
隨風魂九折荒土千年埋恨血子房椎發博浪  
沙秦王騎虎徒嗟呀泰山劈地抽奇峭山魃木  
客愁孤弔馮誰鑄作孟嘗君黃雲壓城雪霧霧  
叔孫制作能隨時顧瞻兩生黃口兒毛生片語  
露奇點羞殺平原眼珠瞎着朱騎馬者誰子揭

蓬三阮  
宋降女  
尚應識  
其氏族

車無香蕙花。朝朝暮暮策蹇驢。浙浙喇喇吹  
短裾。丈夫揮袂如電歟。黃河壁立泰山奔。咄哉  
仰天長嘯啼。龍首寒雲皆倒飛。安得渥洼真龍  
媒。躡雲追電無纖埃。遙望荆卿渡。易水漸離擊  
筑聲在耳。彼蒼者天何夢夢。我獨胡爲乎泥中。  
○ ○ 有所思

流離集

七古五

此竟不  
知誰何

此云妙  
此此初  
送曲

姚云只  
一起便  
欲魂消

稀燕尾。翻風亂如烟。一縷香。一絲相逢何必逢。  
君面坐間獨我知。可憐紅顏嫋嫋空。如霞韶華  
飄墮從茲始。每向秋空呼月姊。石火尚煖電尚  
飛芙蓉已萎。香蘭灰流雲自照。青谿水  
○ ○ 七夕辭

織女投梭擲秋光。淚絲製作雲錦裳。寒衣欲渡  
羞嬌影。水上偷將環珮香。鵲媒不顧容華領。年  
年牽掣肝腸碎。嬌香只被封姨恨。人間誰似星

馬云麻  
姑小傳

河姑此夕正是別離時。如何翻說是佳期。人較  
天宮容易老。世間會合還須早。言念伊人奈何  
許。香蘭欲笑蓮華語。半泓秋水席上生。一枝活  
玉風前舉。條忽飄零十五年。瓊枝飛入湘江裏。  
○ ○ 麻姑行

流離集

七古六

黃云此  
詩亦疑  
姑山之  
冰肌雪  
骨也

山頂人世姬姜幾。回老濃蛾疊柳顏。初好會看  
東海又揚塵。臉際桃花紅未了。  
○ ○ 玉勾洞

玉勾洞前玉蕊花。車塵人面春風賒。瞥見誰家  
好女子。飛來一騎寒雲斜。峨眉雙鬟謝簪珥。黃  
衫緋領從如水。手持團扇半遮顏。直入花前竚  
纖履。異芳雜沓隨風來。人邪花邪驚相猜。玉苗  
瓊柑自輝映。天下名花不敢開。須臾跨馬玉峰



許云舉  
括洞天  
中花神  
一事詩  
中仙史

薛云每  
以陰語  
經謝天  
外

手云辭  
約情深  
別有玄  
會

薛云情  
事耿耿

去折得數枝光亂墜。雲霧鶴唳烟濛濛。輕風推  
塵月如醉。踈足而望人在天。尋香香亦生天邊。  
始悟仙姝是瓊樹。亦知花質本嬋娟。回首人間  
花幾度。荏苒物華容易暮。惟有攀枝弄玉人。雪  
壓水凌春滿樹。

○送茅石民贊畫

黃雲欲生城欲墮。北風哮吼。怒名將歷歷  
如隕星。游魂夜語傷歸路。馬上遙看游俠郎。彎

寒影

弓倚劍。骨生香。擬入

青天墜

○甲寅元日

前年元日客燕京。風飄月駛難與盟。燕姬壓酒  
綠不瀉。薊門鐵騎啾啾鳴。去年元日曲江頭。豪  
呼共向南城樓。江上雪花大於手。殘蛾半蹙春  
山愁。今年元日清涼山。山中烟霧舊紅顏。祗今  
又逐東風去。百尺樓頭聽夜禪。

○○○桃葉歌

燕子欲來春欲曉。佳人飛入秦樓小。夢破深閨  
平峽長。淚侵秀竹湘江香。巫峽湘江春自嬌。柳  
妬花。顰若個。憐安得。春江花月夜。清風吹妾到  
君邊。君來此日花枝笑。哀管繁絃感年少。主人  
惜別晚。留賓斜映缸。花自孤弔。缸花隱隱香初  
歇。悄悄雞鳴喚微月。騎將彩鳳去。爲雲碧天夜  
夜簫聲發。簫聲縹緲逗雙彎。桃花含露浸春山

芳草爲誰描黛色。嬌影隨人倚畫闌。畫闌曲檻  
鶯聲巧。笑指寒山共伊老。一曲清商一段絃。流  
水湯湯雲渺渺。裁雲剪水欲斷腸。露華吹徹襟  
懷涼。素月無聲人寂寂。名花有韻珮鏘鏘。花垂  
月冷人何許。小窓喁喁聞私語。桂枝含馥媚秋  
風。水上鴛鴦忽輕舉。鴛鴦飛去江雲盡。留步青  
谿烟雨間。翠柳自來紫舞袖。清流疑欲照烟  
烟。鬟舞袖不知秋。蓮蕊新開百尺樓。秣今淮水

薛云可  
掩唐入  
春江花  
月夜  
黃云以  
詩情擬  
山勢此  
爲橫嶺  
水一方  
詩爲云  
漢生委

薛云高  
出塵駭  
之問正  
悉運句  
謂我輕  
置之耳  
又云虛  
等有此  
體態無  
此趣遠

薛云情  
事耿耿

薛云情  
事耿耿

氣

歌桃葉羞殺盧家舊莫愁

問石云渡頭桃葉今已化作淨城蓮花

○題茅止生西玄志

帝遣瑤姬拾江蒨春風吹入西湖裏高丘飛夢  
顏初破天上蛾眉暗相妬北征裳染隴雲秋南  
來帆落吳江暮自入深閨未經別啼眼泓泓墜  
爲血綺陌花枝空自紅羅幃夜夜銷香骨洛水  
蒼茫沈翠羽輕紗幕裏遙相語妾住仙峰髻影

馮云竟  
作輕妙

寒幽情夜逐三山雨

○江山望九華

顧云咏  
山正  
如寫照  
妙得其  
神采生  
動處

天邊鶴馭峰頭立爲是仙姝爲劍客臉際光搖  
夕燾紅雙眸照破空江碧日日嘲風兼謔雨不  
作憮儂與笑語三三五五遙相呼道余原是雲  
中侶何如其住餐流霞骨節開敷艷若花晚霧  
濛濛忽飛去游人躑躅空谷嗟

○云

漢云奇  
決至此

文人胸  
如椰子

大不知  
能容幾

許江山

也

薛云誰  
謂人間  
無七字  
話錄

吳云天  
然天然

陳云千  
秋如見

徐云三  
寸不律  
化作紫  
煙花

巨靈琢山如琢詩嵌空拔地抽孤危千秋詞客

面如土匍伏地下羞肥癡乃知文人有奇骨墨

光璀璨花初發此山亦似青蓮花能使謫仙驚

咄咄江上之山何躡蹠惟君豪舉山之俠江上

之山何連拳唯君開悟山之禪

○漢玉露盤歌爲葉會城先生賦

烟江縹緲浮寒玉映得澄波千頃綠霜影光疑  
劍未沈水姿瑩若花初浴憶昔仙人挹露華掌

七古十

止自發芙蓉花秋風吹徹劉郎骨雲愁霧冷花

容嗟荒土千年埋玉蕊宰然涌出如秋水仙人

去路未云賒指痕尚在瑤光裏獨有天涯別足

人人間按劍每相瞋雙眸炯炯惟公在肯使瓊

華泣隱淪

○燕子磯 葉云大有排突山川意

秣陵城裏無江聲衝寒踏雲江邊行飛燕啄波

江上立人從燕背看山色欲遣春雲生怒雨千

毛云疎  
其笑元  
其寫氣  
能形時  
令人不  
能亦背  
望  
薛云吟  
眠快口  
熱勝

毛云此  
音使我

欲舞存  
此一朝  
又卒起  
示後世

董云此  
種幽奇  
未許他  
人看見

秋恨逐寒起。不然覆以。滿天雪。更教挂却。吳  
官月。細想爾時襟懷。開眼底。山光如過客。探幽  
賴有屋。寺古燕飛。化作白鸚鵡。此磯遂有此客

舟中閱房書有懷

天啓年來。寇盜竊據之文。須與三朝要典同焚。  
却嗚呼。亂臣賊子之媒。幻流寇。璫豎房。書三  
者相依難斯作。余憶當時曾一言。萊陽豫章應  
膽落。龍興士氣何清明。猶餘殘妖刺孽蒼蠅聲。

安得真正文人起。而振王略。却教昔年老弱。今  
日彊梁。一時披靡。如秋籜。國運艱危。當勿藥。

雪後縱江策騎

休糧仙人骨。如鐵獅。蹲象踞。皆欲裂天。媒擁被。  
肌生栗。鸞啼鳳泣。翻香玉。骨重神寒。見者希。衝  
雲一騎。負而歸。但愁巖巖齒。齒齒峰欲墮。嗚嗚呢  
呢寒。漸悲昔人不製油衣。良足嘆。自云寒遊暑  
游都不宜。何繇而識冰岩雪壑之奇姿。

陳云天  
亦使人  
未應相  
笑而應  
相恨  
薛云用  
大既簡  
中語恰  
然

當年照影。縱江裏。便憶匡廬。與九子。踏雪迎寒。  
兩度來。進前不御。猶如此。瀑布時。從枕上。飛峰  
密幻。向胸中。起美人。如花。隔輕縠。應恨峰頭帆  
影速。故遣君家。十八姨。嬌啼宛轉。江之湄。安得  
攜家。此中。擷清暉。閒居。永與人。間。違閉戶。著書  
常不出。登山臨水。忽忘歸。

涉江謁葉曾城老師述懷

石頭城邊。欽崎歷落。窮廬子。履霜。仗劍出門。笑  
語寒江。冰當時。送別。今幾年。波光渺渺。猶如此。  
男兒。東西南北。無所成。日煖。月寒。煎迫。何偏駛。  
憶昔。別時。地方。震山。驚石。圻。飛寒。派。須臾。關。豎  
鼠。為虎。國步。艱難。天不。憖。先生。燕處。自。起。然。鋒  
銛。欬。起。如。雲。烟。吁。嗟。乎。遘。難。諸。子。撫。塵。齊。年。毒  
流。一世。血。濺。梵。天。余。亦。濟。無。梁。飛。無。翼。瑣。今。尾  
兮。歸。未。得。寄。愁。天。上。不。敢。言。僵。臥。南。山。之。南。北

鄭云如  
張旭以  
顛作書  
王洽用  
希作圖  
却無一  
點粗豪  
氣息但  
見敘股  
滿腹烟  
雲存樹  
之妙

蘇東坡  
蘇軾  
蘇軾

山北酒酣耳熱欲按太阿向某某壁間忽作蛟  
龍吼喚爾此此簌簌何如粟之秕苗之莠今  
龍飛天眼開元兇就戮鯨鯢哀我公賜環堂  
治雨雪浮浮安在哉稊今冠盜蠢動如蟻  
算邊籌苦無術天子應思弼亮才軒轅六轡  
為北頃過捉月磯行吟逢李白拍肩持袖  
言昔為浪子今憐客君不見天柱諸峰向  
呼汲之氣可通目與身姊世離路難  
呼汲之氣可通目與身姊世離路難

胡為躑躅泥塗裏漁人當問桃源矣

附答詩

臥疾經年不出戶白日如同黑夜度  
不放懷長江遠道何繇晤忽然扁舟破浪  
來喧我深山窮谷限伴侶攜有名僧  
今我心花開山城連日寸寸雪饑鳥  
踪絕燈火熒熒照夜深談鋒四射廣長  
嗟乎  
滔滔滿眼如醉如

陳云當  
何尚士  
傳遂民  
史中  
此一  
隱士

陽 葉燠

○○風隱詩

胡為乎數載羈棲朱日與華陽云是落花羞故  
侶逸翮美遠翔奈何江上遡風幾日絕塵世便  
自徘徊顧影愁淒涼且坐浪屋休徬徨并州客  
况年來熟不及雲餐共水宿回看都市隔寒峰  
翻似幽人在空谷咄哉之子無片瓦下無卓  
錫明月自舉對影者誰韞跡銷聲無如此日焦

雖堪安得爾輩牙後慧言細語長相將示我  
以無生之妙義導我以出世之慈航吾慕元  
公之在于瞻今亦有妙喜之于張連性共命  
日燦星光未能免俗且別去英雄回首不可  
忘何以發吾之狂言何以吐爾之光苦  
化為猛虎龍韓之雲四方上下追逐共翱翔  
無使老夫離羣而索處有眼不敢開有口不  
敢說倘倪仰天搔首以獨立四顧無人心內

素云有  
見開山  
一法何  
須買山  
而隱

媿。蝸。廬。衰。慙。土。室。投。林。寢。澤。去。人。猶。近。千。借。石。  
尤。名。曰。風。隱。

○來遠軒 有序

昔太函客弁園顏其間曰來玉潛之世兄來  
遠軒初成余適遠來遂淹旬朔余才媿伯玉  
而潛之誼過元美乃屬陳君作圖着余圖中  
而余爲之賦

豪客淚染三春華華光歷亂明如霞曉欲暈烟

陳雲山

北沽注

林經濟  
各見此  
篇今已  
化作荒  
烟野草  
矣

暮。啼。雨。幽。香。自。逐。東。風。斜。遠。岫。朝。來。氣。清。冷。昏  
者。乍。醒。喧。者。靜。便。當。濬。得。寒。塘。深。爲。君。貯。却。西  
山。影。芰。荷。藻。荇。相。交。橫。空。翠。遂。與。山。光。爭。芙。蓉  
披。畦。月。在。水。造。舟。盪。槳。游。空。明。更。結。團。飄。臨。水  
看。直。取。嵐。光。入。幕。寒。傍。有。飛。虹。達。阿。閣。曲。曲。互  
繞。青。琅。玕。人。如。一。葉。浮。秋。空。搖。曳。綃。烟。縠。霧。中  
欲。趁。游。絲。自。飄。墮。笑。逐。天。邊。鶴。髮。翁。此。中。位。置  
應。如。此。英。英。澄。澈。同。秋。水。惟。有。高。林。仗。畫。師。須

潘云却  
公亦佳  
道士化  
鶴猶去

史。雲。樹。參。天。起。偶。來。鄰。叟。瘦。予。鶴。玄。裳。縞。衣。向  
籬。落。望。望。春。城。纔。隔。溪。似。取。浮。雲。下。清。廓  
○翻鴻曲

漢武招致仙靈懸翻鴻之錦又方士召李

夫人魂遙望好女有若生時人月注

漢家庭樹秋風起寒影修修委流水人間歲月

如春花愁雲思海從茲始安得僊人集素緣鸞

驚鵲峙凌寒蟾鸞輿縹緲入青漢千娃兢笑攀

龍髯忽憶懷間舊明玉齒齒欲紅紅未足幄中

北沽注

畫云漢  
武非仙  
才只此  
便是公  
素

好。女。隔。輕。烟。較。比。當。年。瘦。如。束。柳。眉。感。感。正。回  
眸。僊。人。夜。笑。三。山。綠

○相逢行贈邵孝先

張云子  
美七歌  
激越酸  
楚差足  
相儂

男兒天涯飄泊不受世人憐偃仰箕踞王公前

當時同學腰裏驚駘盡飛去紆朱鳴玉何芊芊

一朝得志無相識笑指舊交離奇輪囷是何物

文章經濟屬顯官汝輩書生空嘔吻天下故人

許云讀  
至此幅  
不可不  
哭

毛云起  
部悟人  
終篇若

龍驤集

七古七

皆惡賓何不乘車猶戴笠咄哉貴人聲氣揚頓  
教天地都偏側嗟余匪兇匪虎託足曠野間君  
亦垂頭一瓊區區束脯不可得燕邸陪京二十  
春飛蓬宛轉逐風塵豈無漢水移家之子若女  
抑似天台歸來之肇與晨姻姪乍逢呼遠客子  
孫相見亦他人祇今東西南北偶相值握手道  
故翻如新噫嘻乎玉顏將皺鬢髮欲班壯心空  
熱行路孔艱遠涉愁險倦飛難還惟餘姓字尚

在人間千人所指無病歟浮名慎勿留塵寰無  
煩傳諸其人亦莫藏之名山但尋契于出關之  
牘彌天之釋世又反唇而譏踰城之無家西昇  
之無關則庶幾援匡琴于隴首息宋樹于山樊  
而竊比乎道路之龍躡

○丁巳七夕同孫超餘集客傲堂分賦  
少年屢居薄趙山山光亦作市人顏年來心地  
稍自廣市人顏色同山巒曲港蒹葭密如織時

時慈母  
仰世  
自注

來轉泛清波間家居猶作白門客鍾山隱隱橫  
眉尖尚恨此山難告語歷亂秋光委流水與君  
高言知者誰絡緯瑟瑟吟疎枝淪落韶光有如  
此春花已謝秋花菱柳絲欲斷不堪眠明霞飛  
去難成縷天孫猶自隔河梁黃姑悵望空如許  
却憶年年秋雨足萱草流芳滿庭綠

○禮梅檀像詩

閭浮檀金遍照時相光殊勝雨摩尼梵宮燈背

龍驤集

七古八

彈思惟受記踴躍從西來玉堦形庭項重闢優  
曇鉢現特為誰金山映徹淨琉璃百千日月聚  
雲相法鼓欲震聲如雷玉女微妙空中飛窮子  
逃逝久不歸經歷聚落耽遊嬉忽復得蓮中心  
摧涕零雨面毀頤頤嶺嶺辛苦不自持今非忘  
父當何依眷言顧余目光低三十二相俱含悲  
欲往就之手自垂與子離別長懷思貧里遊行  
從此辭宅舍嚴淨如玻璃寶藏出內子所知嗟

韓云涕  
龍驤集

黃云以  
相法垂  
韓法垂  
品

至三卷  
六卷  
一一三

是云  
正觀力  
飛乳

此國邑多嶮巖馳騁四方將安之踞天跡地

窮哉  
○三君詠 有序

邵道載李自趙文學王舜俞山人皆余勝友  
相繼長逝脫然有懷作三君詠

詩云情  
思可憐

道載高情屬太清逸足未駕心怍怍舉杯笑傲  
恣鯨吸談鋒折人驚雷轟年未半百意氣盡吁  
嗟寂寞歸荒坐自趙朗如行玉山杯酒局棋一

胡云此  
中又山  
平子絕  
妙

破顏忽憶當年郭平子席中長嘆淚潛潛投我

新詩今尚在我亦唏噓統素班舜俞兩載客長

安一往不返隔雲端丹青去邈山水冷長歌久  
歇詩酒蘭朋兄紅兒侍君者猶能道君中懷酸

遠音適至芳草殘令我今日誰為歡

○美人

美人欲別臨西江徘徊顧影猶雙雙離鸞曲奏  
不成腔入門短晷橫南窓南窓黯黯西沓香一

范云疑  
是李詩  
本選詩

夜棲烏啼到曉

○過廣陵訪蕭伯良不遇

男兒匍匐數千里俗眼相看盡如鬼伊人家住  
曲江頭胸懷倒注長江水我來空舍重徘徊惟  
聞欲殺轟於雷可憐伯樂填蒿里迄今千載無  
龍媒

○錢受之花燭詞

燭花微紅月微白巫山之雲夜飛入隋苑繁華

徐云余  
地事傳

漏一枝蘭風桂露滿肌骨低頭却立未肯前映

戶疑嬌似可憐柳暗花殷雜啼笑墮紅破夢相

新鮮風流文采好兒郎一夕千年能自量暗芳

看體消難得朝來猶有鬱金香

○贈張將軍歌

將軍奮臂健于鐵猛虎欲號山欲裂少年報讐  
都市中獨體在地如墜葉姬人跨馬躡秋威桃  
花乍飛千里紅晚眺彭老人微妙自言雞皮可

范云劍  
快傳中  
奇險語

樊云豪  
子口中  
獨錄深  
靜之氣

三少。昨逢美門授靈文。絕世功名安足云。

○○○戊午歲朝。大日雪霽。集水一方。代丁叔潛。

贈姬人

今歲春光歸。一日銀河露。落花枝濕。柔條半吐。

曉山寂林鳥。喚春春欲泣。天上瓊瑤大如席。當

窓映出芙蓉色。隔簾凝睇雙眸。新柳盼春眠。

未得素手翻。經隔花影宿。霜冥冥。抽荻笋。貝齒

凝寒剛欲舉。雛花着雨嬌。難語香絲。綠繞垂雙

雙燕集

七五

鬟寒雲。歷亂愁空山。寸趾留痕。秋一捻。誰向空

堦撒紅葉。語落風前。忽飄颻。曲江驟雨。翻春浪。

暝色入帷雙。頰醉露華乍。滴櫻桃。碎皓腕橫斜。

霧綃薄。翠袖空濛。月初落。褰帷欲睡。肌生粟。宛

轉吳刀。刻香玉。鏡中嬌影。偷相笑。羈雌夜啼。寡

鵠叫天下才人。余與汝春。蓋惟常照春水。世上

紅顏如碎蟻。千秋女俠。誰堪指相。看氣息為君

灰。苦雨嚴霜。自茲始。一時瑣斷。巫山雨海。內英

蓋云如  
賦之有

雄。遂無主。却憐飄忽。隨飛鴻。君山擲置湘江中。

明妃馬首驚秋蓬。玉姬顏映海山紅。秋枝墜影

月朦朧。梅花半額埋寒蘂。嶧陽幽壑。歆孤桐。獄

劍耿耿。乘霜風。蓮花十丈。凌秋空。豪客偃蹇歸

崆峒。仰天欲語天如聾。

附代丁姬畬外

隔簾遠山白如切。兩日春光一半雪。積素光

于秋夜月。鳥聲魚影凍不發。忽疑推出玉人

雙燕集

七五

來。復是梅枝冷艷開。孤靨相看怯鏡臺。薄寒

隱隱凝紅腮。樓畔寒泉倒花影。列水漸玉流

春冷。思君清娛如畫餅。又隔深篁。越幽嶺。起

行白堦。映紅襪。凍雲侵却蓮枝。折扶桑。崦嵫

出復沒。念此韶華。一時歇。憐君餘思如花殘。

春來事事摧心肝。眼前擲置不忍看。欲飲不

飲。腰帶寬。幽情自逐青琅玕。薄帷墜月味辛

酸。憶昔幽姿寄疏綺。少年肩肘紛于蕊。越禮



張三試  
吟一過  
終在著  
小亦覺

林云妖  
姿一獨

○春臺引爲李春臺賦  
春風起洲上。百華驚新鶯。欲轉不成轉。宮樹寒。  
烟才一聲啼。起春閨。新嫁娘。露腮隱隱。淚痕香。  
淚痕且勿深。眉尖自相向。搖漾春雲。照春浪。  
○庚申除夜村居對雪  
北風號寒聲。鄰鄰天帝怒。則抱玉人。玉人夜碎。  
瓊瑤泣。瓊瑤却共淚。珠擲嬾嬌惜。玉雙蛾。顰宛。

婢娟妾眼化石石復穿 孫開

流離集

卷五

驚人人欲吸。狂過殷紅與浪紫。鷗急笑喧。各。  
披靡奔如硤。流激于微快馬。蹶雲謝鞭。筆明。  
河燦爛雲霞起。世上名流呼月姊。抱之如葩。  
葉如豕。幽花自嫁東風前。雙飛紫燕。合枝連。  
離披風雨何嗟及。彩鴛驚弋幾相失。猛處吏。  
冠羽聲急憤懣欲呼舌。根盡已拚秀骨埋泉。  
裏歎忽拚飛。辭故里爲君。湖海泣秋烟。天涯。  
三見草芊綿。祇今紅線重相牽。又令空屋愁。

張云婉  
嬌中慨

又云世  
人應恨  
此語

本云只  
此數語  
便是英  
雄血淚

詩云勿  
作悲折  
柳

尋來前  
風也

轉紅粧。墜粉澤。暮草搖搖慈母悲。幃風率率病。  
婦癡我與年華共。羈旅眉際欲開開。向誰窮。盧。  
歷落荒林晚。烟留雲宿愁寒鷗。莫向尊前嘆銷。  
歇。明朝庭樹添白髮。  
○哭胡休仲  
忽忽愁來如墜石。欲泣不泣語聲澁。誰令烈士。  
多悲心。我有良友今摧折。霧結烟霏奇滿懷。腐。  
筆含毫年。半百曼睩盈。盈纓入宮高。丘夢破楚。  
天拆迢遙明月墜。江波魂兮歸來關塞黑。他人。  
不讀一字書。紆紫拖青頭皓白。  
○反白頭吟爲程相如姬人趙文卿賦  
桃花歷亂歸流水。英雄淚滴春波裏。安得飛花。  
作香玉。宛轉隨風承素足。忽然臉際芙蓉開。嘴。  
唇持履生莓苔。婀娜自踏淥波行。水上鴉鵲睡。  
欲醒。碧天瑤草誰當種。襄王悔作巫山夢。  
薛云長吉能駐而不能越。所以爲玉樓攝去。

如吾蓮旬翩然獨遠

○春松謠 有序

壬申春沈朗倩以畫松贈華亭姚岱芝司寇  
爲作此謠

秦淮二月花如霞。楓沓妖姿集春殿。花夢紫回  
舊枕。衾花光搖曳。新釵鈿紅袖。招來春正酣。枝  
頭睡去春方戰。空山寂歷謝春光。亦有鶯花牽  
一綫。須臾陌上春風嘯。羣芳向水驚相照。墜紅

流離集

七言

殘萼光依微。掩面欲啼還自笑。惟有寒松百尺  
高。烈風狂雨呼英豪。蒼幹宿烟如希夷之軒臥  
虬枝。憂空若鈞天之雲。璫岱嶺鍾英于三秀。華  
亭唳鶴于九臯。賤蔓草之若黛。傲剪柳之如刀。  
坐看他花幾千變。颯忽起滅如江濤。所以卉木  
三嘆息。自訴我輩非其曹。何必歲寒稱勁節。春  
松自與春花別。爲公宛轉覓媽香。亦有名花與  
公埒。不見曾城萬樹桃。千載紅顏立霜雪。

○生女歌

少年生女不悲酸。直作春花秋月看。有家如寄  
室如壺。始知生女不如無。吁嗟乎芝蘭玉樹同  
秋草。我獨何爲置懷抱。

○白門聞邵子宓采芹之信却寄

當年一別如春雲。隨風飄墮何氤氲。車輪馬蹄  
恣驅染以雲爲泥。爲簞何事經年無一字筆。  
端合却相思。謎頭顧如此。纔伸眉令我爲爾翻

七言

七言

畫云  
不必盡

成悲他日相逢白門裏。桃葉桃根照淮水。

○○○廡下行 有序

張云天  
問遠遊  
之間

甲戌八月皖城亂起。葉曾城先生流寓白門。  
是冬復有次公之變。因廡下草成爲誌其事。  
巨靈負山舞傲傲。萍翳號空雨纍纍。赤華照地  
光熠熠。康回觸天身頽頽。黃熊通道逢石破。白  
蜺授藥驚鳥飛。世間共詫爲希有。此尚未若虛  
空奇。虛空之中無所有。所以羣有成紛披。冬何

出青天 深入貴 兼大舍 元氣和 入無間 各斯數 諸可評 豈詩然 以歌子 雲當復 適之以 有真偽 心辨

靜云解 冷風漢 雨情條 飄飄化 作沈瀟 甘霖即 此便是 安隱園 壯

以寒夏何燠。山何以峻。川何卑。眉何以橫。鼻何  
豎。鵠何以素。鳥何緇。莫術尋常無足訝。目前種  
種良難思。却視天壤。詠誦事如天。一管海一蠡。  
我公亦與虛空同廓然。無物管心胸。一塵之飛  
豈能翳一芥之墮。安所容不覺。日月出其裏。自  
然雲漢流其中。諸法本無幻。為有帝網逆現光  
千重。是心無住。猶如火。不着世間。猶如風。無所  
積聚。如飛鳥。善能調伏。如虬龍。惟有詩書癖。尚

龍集

吉王

堅。夏塞大地。實穹窿。賊酸修起。委烟燼。始識文  
章性。亦空翻思。當日祖龍氏。乃為萬古開羣豪。  
初祖西來。有何意。只似秦炬光。初紅玉樹修修  
纔拂漢。瞬息自變為飛蓬。榮華能得幾時好。偶  
聞一響。同晨鐘。自是真人權示現。欲為導師悟  
而翁。不見鹿門。斷畚子。釋鈕而嘔。伴癡聾。從來  
劣緣成勝事。迷人眯目。徒費曹。人生地上。皆寓  
耳。誰非瑣尾。流離子。廡下何如金谷園。共是蜃

薛云每 一拈筆 極引毫 絕頂

樓與海市。人間天上。踏春冰。海外三峰。數梯米  
諸佛國。土本來空。寂光實報。都如此。龍蛇原自  
無常家。曠野何煩。悲虎兕。四方豺虺。相吞嚼。豈  
是狗偷。併鼠竊。明主倉皇。夙夜憂援。琴而鼓絃。  
欲絕人言。為政貴恬愉。巖廊何必思。喬桀。清淨  
無為。公所優。舌柔則存。齒當折。此言似之。而尚  
非一切。世間空所持。自非心空之法。臣三千大  
千誰與歸。

龍集

吉王

○ ○ 壻城篇 有序

乙亥暮春之初。為眾母沈。令人四表。悅辰丙  
子。歸里省親。遠條弟徵。余一詩為補。此謠而  
進一觴。

毛云孝 子至性 才子深 情鬱然 翁翁林 陵游子 本末略 見此篇

南來日夕瞻。屹矣。宵宵寒雲蔽天。只憶自七襄  
中斷時。白門薊北。常三徙。阮子途窮。久未歸。勞  
勞亭下。傷心水。眾女疾余之娥。肩觸處。姜非逢  
積毀。但令有母。能投杼。我亦甘之。滑如。灑蕭條

陳云初  
悲公母  
大補應  
母六誦  
少弟問  
門望樓  
長壽高  
幸而往  
往咽不  
成聲宛  
不可解

庭樹多悲風。閒殺秋花共春盡。道路修修艱鯉。  
趨尼山。獨立空踟躕。婉婉閨房推絡秀。拳帷攝。  
帶相將扶芳林。赤鳳鳴。釵玉曲檻。纖阿御屣珠。  
松柏偏宜映桃李。萬蘿原不類。靡蕪鏡中看影。  
今無淚。欄外聽烏不夜呼。但自流黃能照月。寧。  
問工。綠與纖蒲。寢內如姬那得似。車邊班婕較。  
應輸。忽然素月經天外。不似流星夜。空嘒無恤。  
本是真將軍子。卿咄咄呼奇。惟裴秀髻時多令。

沈離集

吉元

聞賓客見之皆起拜。嗟余兄弟憐終鮮。如冠無。  
玉衣。無帶棠花杜葉。晚始敷。驚翎驚羽聲初翮。  
孟陽大陸我不能。四經七業君稱最。却憶當年。  
耻曲局。不向窮愁發。長喟平丘豈必自推衣。沛。  
國何妨且茹菜。昔人掩戶欲自擣。身口所安惟。  
朽敗。所以飄蓬山澤間。坳堂之水舟如芥。竚看。  
飛花簇舞筵。秉蘭修袂何娟娟。踏海仙娃矜狡。  
獍。過都逸驥馳雲烟。吾翁日月不能老。紅顏白。

陳三希  
果中之  
神委高  
滋者

髮相蟬聯。遊子歲歲東嚮。遙睇而歌。墉城之篇。  
○春杪同遠條弟湖上雨游爲賦屢屢詩。  
冥冥烟雨壓春姿。山影愁來半睡時。村女迷離。  
泣屢屢。一解。  
雨氣飛來春欲移。遠條隔霧香風吹。空林今夜。  
啼羈雌。二解。  
芙蓉肯自委青泥。昌谷妖詞寄小奚。暗裏熒熒。  
吐火齊。三解。

沈離集

吉元

微行夜閣聞香時。懷間喁喁忘其危。師子頻呻。  
空爾爲。四解。  
○東海篇 有序  
陳篆雲先生尊公年踰七十與叔氏寧州守。  
墳。遂唱和先生兄。戊午竝舉長公慧業甲。  
戌成進士持節過里先生方捧檄南雍徵詩。  
遙祝爲賦東海之篇。  
東海之東有扶桑。兩兩同根自翺翺。三千餘圍。

集 107—349

方莊周列禦寇則云生寄死歸將以灰苦療  
主苦耶即登天游霧不異人間若橫超三界  
人一切不受但當游戲蓮花國中然後一切  
可以現身則又當以處處爲蓮華國而余一  
切無所得是以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也崇禎丙子八月十八日識  
狂呼天下人我當泗君當咄日月逝矣天壤勞  
勞英雄失路隕隕墜臯我年未二十塵世猶堅

渡難集

苦至

牢乃游覽未始渴睡未足眈眈未轉而瞥然三  
十餘年跳擲如生孫亦如疾颿杭海欵忽萬里  
纔當逆流之一篙人愁當今寇亂難避耳誰知  
身世同飄搖乃余心則如百草奮興姊規先澤  
世間鍾鼎玉帛山林棲逸昔重于泰山今輕于  
鴻毛願以毘耶之詰方山之玄雙檣之翕漢水  
之蘊而攝受于眉間之白毫惟此文字緣尚爲  
愛尾輦而欲一遇人文之豪然而詩書頌禱之

徐云古  
人詩文  
佳者至  
愈風騷  
難止矣  
此則如  
雪藕水  
能駐  
人顏色  
宜其以  
此自許

辭吾不與不過鍾鼓管簫鞀磬祝圍倡予而和  
女必也西土迦陵之音下迨東門白鶴之語爲  
魚中龍鼠中虎

○挽趙晉允 有序

晉陵趙晉允名燭遠奇慧而天沒時有佛母  
抱持而去其所聘陸仲女聞計歸趙誓終其  
節奔 乏夕有老僧定中見關壯繆擁護而  
過其門薛諸孟屬余爲詩

陳云事

渡難集

苦至

丙子八月之初吉獲君錦囊舊遺墨嬌女顏開  
頰欲紅烈士魂銷血將碧持似吾兒相向春露  
枝颿颿庭花泣共道天官歲月長召還遷客何  
其疾佛母與慈詣榻前接置他方諸淨域更訝  
彼姝誰氏子未覩兩髦誓之灰幻作普門童女  
身而爲天壤廻披靡英靈何事墮塵寰以此莊  
嚴世間耳所以百神來護持兵戟旛幢咸縈縈  
慷慨咨嗟語未了吾兒隨亦同妖天撫膺欲哭

徐云古  
人詩文  
佳者至  
愈風騷  
難止矣  
此則如  
雪藕水  
能駐  
人顏色  
宜其以  
此自許

金鑑云  
一謂一  
月人知  
其客

王云與  
昌黎高  
開序同  
一起法

還吞聲男兒生。何草草憶兒未爲泉下客。却  
爲晉允傷懷抱。拈韵含毫筆。尚濡薤露一歌纔。  
屬豪彈指相尋。冥漠間。媽香共逐寒雲。曩晉允  
却似仙人燭時逢。百六晨風促。吾兒乃似峨嵋  
月。未當四五蟾兔缺。後人忽復悲後人。再來今  
又是前身。駿骨若還隨物化。鼠肝蟲臂作根塵。  
人世紅顏誰可駐。彭殤何必論朝暮。祇憐遊子  
無時還。幽魂杳杳迷歸路。我今爲語物不遷。當

知世間相常住。

送別王覺斯官詹  
如川方逝。疇堪祗如峰。旣夷誰能時。如彼永黍  
今油油。昔日之都化爲都。如花已委東風吹。難  
向枝頭結蓓蕾。義和之轡終不迴。人文風氣安  
所底。突然孟津生鉅公。舉聲咳唾開鴻蒙。蚤吟  
竹響薄徵羽。撞鐘伐鼓音諧官。賁流華裔當爲  
維嶽。聲穹蒼指作嵩。却笑人間兢戲。一丘一

薛云便  
其古今  
文系

壑誇玲瓏。少年余亦喜解脫。辟如避日就秋月。  
祇爲魁梧偉岸人。但襲冠裳少心骨。長才逸格  
如可兼。菱菱小技同蟣蝨。豈拾天邊汗漫遊。澤  
畔行吟詠騷屑。春夏之交氣陶陶。肯逐飛霜自  
蕭殺。商周秦漢匪異人。經史叢中恣餐餐。偃仰  
毫端狎巨鰲。呼吸坐間睎。列缺風流弘獎一何  
勤。探琛採貝踰渴蜺。忽逢明詔墮寒空。春雲又  
與春山別。小徑紅梅飄紺雪。

偕隱歌 有序

壬戌三春。攜匹見偕鍾。小天挾策西溪石。人  
塢中與老衲無用隔。峰爲隣。癸亥再入白門  
奄逾十載。小天兩番南來。爲子稱初度。觴余  
未修木桃之報也。丁丑開春。歸里爲補四十  
之觴。而預五十之祝。然奇窮人不能作歡場  
語。但以偕隱相期。永矢勿諠耳。  
遙對法華山前蛟。吐鯨擲之舊廬。呼君攬袂拍

唐六府  
運之奉  
逸少陵  
之深痛  
刺川之  
玄微昌  
谷之奇  
僻無不  
以其吐  
納

肩仰面相唏噓。丹鉛經史應漂沒。手著幾車無。  
恙歟。當日幽窓貯山影。夜夜床頭抱山寢。潺湲  
激湍寫入枕。孔中嗷嗷虎。倏疑是羈人。夜雨號  
孤嶺。朝來灌木啼春鴉。箇箇却風前。花起尋  
枯。衲寒萊裏穿林共。遠溪流斜風峭足。蹇路愁  
渴殘梅數點為咨嗟。佛前不敢貰村酒。隔籬飄  
吸矜豪奢。此事濛濛君記否。却似春烟隔春柳。  
相彼春令飛提提。同心離居各山藪。為君重語

渡瀛集

書五

鶴與猿我來擇地而蹈。石人塢畔之荒原。北趾  
逶迤。水中有村峰陰自墮。明月一痕荻孽閒抽。  
草茵微溫。蒼蘆花發霧散雲屯。衆流為侍不掩  
荆門樵人。可以漁水嬉。當山樊忽憶別來飄泊  
崎嶇傷感事。搔首踟躕勿復言。吁嗟乎搔首踟  
躕勿復言。  
○○○投倪鴻寶司成兼呈劉念先房師  
嗟乎世間所踟躕落奇男子。下視九州如蛟螭。

唐六府  
出世時  
世界日  
震動三  
昧日香  
迅世專  
亦日紫  
山持性  
可見諸  
佛亦有  
英雄氣  
况文人  
耶  
薛云無  
可奈何

與螻蟻正當國運顛隳時。奈何繫驥足。戢鷁翼。  
使之淪落烟波裏。惟有魚魚鹿鹿人頭童齒豁。  
佩琚而衣紫咄哉三敗之曹沫。手持匕首歷階  
而上。猶恣鉛刀之一割。獨憐博浪沙中之子房。  
誤中副車。隨出。其在於今。株連告訐十日大  
索。應不已。廓落大度。輸秦皇。天下英雄如此而  
已矣。何時崛起田間。歌大匡。仰天歎呼。天亦為  
我沈醉。自起舞。于是再拜稽首。以告曰。人言臣

渡瀛集

書六

狂臣自謂非狂

附會詩

吾告蓮旬世間顛翻來去如蓬漚。不須巨聲  
雷。旬呼英雄叫豎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大眼混龍蝦小耳迷牛蟻。若士一踴重雲之  
表。壺公一翁針孔之裏。達官貴笏潛夫貴蛙  
爾國尊素我鄉尊紫。然吾不能使鳬脰羞短  
而移長鶴脰。夢蟲釋苦而就甘。蜂房且夫防



風後至考叔先登晁錯居守介推從亡各爲其道而皆承厥殃吾復何爲偏偏膊膊波波  
鼎鼎大問天小罵鬼下哭湘君上訴東皇况  
平天齊武庚中誘而周公爲之居東陽貨盜  
實而孔子爲之畏匡呼嗟乎蓮旬天下才自  
命管葛垂五十歷落侘傺氣不得降狂疾時  
作狂言四揚世人欲殺吾奈何吾告蓮旬何  
不神怒而骨怒吾告世人蓮旬之狂乃酒狂

澠池集

吉元

醒則不狂 倪元璐

○江上送薛歲星之任太梁  
文人胸中浩浩落落如香水海之洪流發爲文章乃海水之一漚其中尚有無央世界種亂起亂滅如蜃樓世人目此一漚爲瀛渤驚謂天吞日浴乾坤浮不知酌彼餘波被塵世聊似今日暫辭喧阗城市來江頭逝將滌三都兩京之穢濁而追隨歲星十洲之舊游遙指長江萬餘

陸云先生嘗欲手植芙蓉于此秋花開石埭間

陳云送人之狂乃作此等語真

里安得磯磯燕磯鱗雜沓夾岸挿天相對峙絕壁倒種芙蓉枝紅姿橫照秋水恍覩英雄嶽崎岩壑之懷間復有燦爛雲霞出其裏乃君毫端則有江流之宵窅却使潮嶺汐鏘滿江都放青蓮花吁嗟乎花落江欲啼花開江欲笑試看三界建立類轉丸之蛭蜣千秋著迹祇怒號之萬竅天上天下惟有不立文字之文最奇峭我今攜手車塵馬足間一切鍾鼎竹帛且勿道

澠池集

吉元

大解脫

只如碧眼胡僧辭建康手折廬葦往嵩少

○燈船聯句 有序

五日社集旅舍衆客既散滇粵閩楚吳越豫章諸同社欲留者促尊合坐忽明燈數十舫烟霞掠月絲竹厲天首尾相銜蜿蜒撇波而至此秦淮勝場爲四方所未有乃用栢梁體其爲險句而郎郎車能儒爲之大  
水中珠樹光粲粲車能明月奪魄自言蜃  
奕 張嗣

詩云  
得此中  
無難  
得此中

毛云  
集衆美  
命心總  
能不至  
極有倚  
旋

高林若曙夜何其釋大諸鱗璀璨注天池莊頌  
火龍遊疲代赤螭王鏐洧淵鬪罷領流漿徐和  
水晶官裡聽塤篪吳光銀濤驟湧碎玻璃柴一  
河鼓亂舞馮夷癡嚴明鮫人欲泣淚漣漣艾南  
沿洞燭散珊瑚枝崔表金蓮子放花輕垂劉長  
美人失暗怯簾帷光龍清淮明映遠山眉范五  
朱顏分艷鏡不疲郝之重重帝網現奇姿能儒  
殘星萬點分陸離唐秦璇衡無根憑雲移徐山

列仙醉來騎尾箕能儒白榆歷歷駛水嬉全前  
菱女下嫁媵瑤姬卓人飛霞錯落傾流脂盧原  
游魚銜尾相逶迤邵夢燁燁不受羣宿欺朱統  
火齊出海龜鼉知張人鯨鯢怒目驚波斯鄒德  
酣春搖曳隨風姨能儒媽紅暫舒如客羈同前  
百千英雄眼纈時同前荆歌高筑白虹悲同前  
繡旂錦繡鬪雄雌人月浪花人面紅相持嗣奕  
一泓倒結蜃樓危唐獻天容下寫穀紋奇孫廷

含女之早嬌別有玄理迨豪放之後復造  
平淡又是一境  
鴛寺貯山色客來成嘯歌空蒼淨彌遠凝黛昏  
仍多水落亦演漾厓崩更嗟峨此時既云適月

出其如何  
薛云憶每以月黑獨坐石上恍然此語  
○ ○ 二  
却似君山剗鋪將相水平飛黃猶電逝古雀共  
烟橫石負英雄色臺留獅象聲惟當禪與俠爲  
子作閨評 前作幽淡此作雄奇  
○ 范東生君園聽曲  
永懷夕逾迥客韻挹清芬子夜發孤響庭柯生

王云如  
洞庭始  
波木葉  
微脫

片雲鶯聲秋後至。鶴唳月中聞。浪跡如飄葉。當  
杯愁離羣。

○中元遊三潭同王孝先王去賢賦  
不知三塔裏。此夜月偏明。淺艸水同色。微雲山  
更清。孤舟搖綠雪。遠語亂春鶯。似是烟波外。猶  
餘歌吹聲。

○同諸昆季集湖上得聲字

寒烟橫一葉。夾岬是秋聲。日落半峰碧。月明湖

渡集

五律二

水平自憐愁裡老。為向鏡中行。忽復懷孤憤。凄  
其咏春令。

○無題

無奈秋風颯。良朋似可邀。小齋人寂寂。子夜思  
迢迢。嗟爾來何宴。生憎去復遙。明朝空有約。悵  
望是今宵。

○別

為憐兩地隔。渺渺塵余懷。十日情初慙。扁舟影

王云六

亦佳風華看若輩。落鬼嘆吾儕。遠別何須問。幽  
憂方未涯。

王云心  
坎中語

○中秋同朱不曜胡休復泛月適不曜舉棹  
嘉禾  
愁人如憎月。慘絕是中秋。廓落况今夕。唏噓懷  
昔憂。清光下修渚。黯色映孤舟。對此應更酌。明  
朝憶遠遊。

○雨中集朱大楊三趙二湖上樓

渡集

五律三

譚云秋  
屑淡掃

早起孤樓望山山。一雨過樹經倪老。畫雲入米  
家。坡刻羽朝來勝。留仙風色多。此時如不醉。秋  
思沁人何。

○過臯亭訪沈不傾不遇隨過文若禪房

鍾云偶  
然落筆  
絕不著  
意

秋風當戶急。冒雨一相尋。接席但懷昔。離愁復  
在今。移舟過別渚。杖策繞空林。彷彿禪房近。樓  
遲有夕陰。

○宿文若禪房

譚云此等詩如月影如金如水

薄暮欣秋色。扁舟當雨餘。入山楓葉老。開徑野煙疎。中夜茗初好。連牀情較紆。朝雲歸棹裡。客思復何如。

○舟過澱山湖有懷

野航臨迥澤。寒色倍侵人。能以淒清況。當茲風露晨。水遙帆若鳥。霜蹙艸如顰。念爾尋懷夢。幽情似欲申。

○二

一枕曉雲清。孤颿夙夜行。月侵衰艸白。日映遠山明。煙水五湖色。洪濤急雨聲。中流何汎汎。空復旅人情。

○過沅蕩訪楊長倩

湖上煙如織。來尋楊子居。牢騷時憶汝。寥廓每愁余。纔得遠人聚。還憐客况疎。解維乘醉裏。惜別復踟蹰。

○贈白素馨

譚云以開淡作情語

殘燈照顏色。旖旎易淹人。春水若盈掬。秋蘭飢可紉。凝思近彌遠。含意淡逾親。爾自宜游洛。誰當為賦甄。

○雲棲道中

春寒衆芳苦。路寂谿流鳴。乍覺山容瘦。徐看暮色橫。湖光雲外見。江岫雨餘平。我欲依泉石。栖遲得此生。

○送吳大北遊

層居無勝侶。賴爾可為歡。遠棹欲言發。奇懷良已單。悲風來浙浙。客路去漫漫。獨有故人在。尋軀六月寒。

○二

長安多佳麗。漫刺入侯家。應聘青驄馬。還隨油壁車。山齋虛夜月。旅思有悲笳。孤往愁如許。尋當亦泛槎。

○遲胡休仲南垞小飲

炎日方徂暑。涼風已似秋。顧余依曲港。乃爾坐  
喧樓。月出夜山冷。蓮舒野水幽。相思須命棹。尊  
酒對沙鷗。

胡云億此蓮句破筆時作也前二十餘詩如  
海嶽研山不假彫琢渾然天成厓壑窅冥向  
后便有神鏤鬼斧

○別米友石計部

獨有雲霞侶。關津地亦偏。孤村宜靜夜。素月映

漁籬集

五律六

米六二  
語鄭生  
其辭

長川奇服方。驚衆緇衣乃。好賢玄言如。可繼非  
爾若爲傳。

○溫泉池

寒泉曾浸玉。艷色照山樊。秋氣涼千載。春回煖  
一痕。體香微欲發。肌栗漸生溫。何事驪宮裏。寒  
篠泣夜猿。

○節妃井

不識誰家女。曾從此斷寬。寒花猶照影。春鳥不

謝公書  
如秋花  
之麗

能言眉月煙難展。啼珠雨尚繁。曉轡聲再轉。桐  
葉墜黃昏。

○悼張佩蘭

天上墜瓊枝。人間底事危。春風驚瘦骨。秋雨浥  
殘脂。才鬼名如影。佳人命若絲。追尋傷往跡。與  
爾共歎崎。

○荒林

荒林今夜月。領畧自征人。丰骨君偏冷。襟期我  
與月語

漁籬集

五律七

亦真穿雲心。更淨漬雪韻。逾新忽墮峰。前綠寒  
江亦有春。

○月下江行有懷葉潛之吳遺民潘次魯諸

同社

逝水尋還契。江聲莫向東。禽哀孤樹綠。帆冷一  
燈紅。霜葉微千影。寒流澹若空。朝華非所擬。對  
月明中。

○二

王云壯  
心幽韻  
如香塵  
美人唇  
眉翠柳  
露布

唐云舍  
臨不

劉云迅  
急中轉

險句

流離集

五律八

烟際餘霜柳疑逢。雀髮翁有懷。將問渡。無語歎。  
飛蓬槎影旋迷漢。潮聲忽襲空。惟應皖山裏子。  
夜望征鴻。

○三

歲寒今有約。曠世許誰同。冰雪情能結。山河望。  
欲空躡雲余。魏驥勞漢汝。為鴻擬共風塵色。燕。  
然秋黛中。

○四

九子遺仙蛻危峰。泣遠鴻烟霏山欲醉。霧合艇。  
移空波嚙磯痕瘦。瞻吞夕影紅英雄。今尚在夢。  
遶大江東。

○同小遠龍眠道中

凝眸天柱下。擬作避秦翁。芳艸懷中秀。桃花夢。  
裏紅。閑心長自語。幽意若為通。忽見寒潭在山。  
光落此中。

○二

思不  
到

偶然逢路轉。驅影入岩中。客意猶疑雪。戀情乃。  
似空。寒暑偏在嶺。高岫亦栖鴻。那得閑來往。溪。  
山併一翁。

○三

今我若  
想有若  
後人

寒潮辭遠嶼。翠黛尚依空。澗藻思春碧。汀花想。  
舊紅。亂雲飛若霰。墜石集如鴻。何處尋投子。支。  
筇問遠公。

○湖上晚春夜汎分韻

流離集

五律

劉云鰓  
境清微  
詩路紅

春月隔輕烟。山光醉欲眠。晚花淡如水。新葉碧。  
于天徑。寂留雲冷岩空宿。霧妍寒流照眉色。清。  
鏡貯嬋娟。

○代趙無瑕次前韻

袁云綠  
驚已勝  
綠肥紅  
暗紅恨  
左勝紅  
瘦紅稀

山黛似當年。韶華祗自憐。綠驚寒樹杪。紅恨晚。  
風前。鶯語催春浪。楊花逐遠天。湖波開月戶。淚。  
色映嬋娟。

○晚春法華山樓同迪將分韻得歸字

黃云  
李半字  
妙寫山  
中卷事

暫覺身如石。閒雲可作衣。竹香晴欲發。花影月  
來微。境寂紅忘瘦。山寒綠半肥。隔林問春鳥。何  
事不如歸。

○二

隔林問  
春鳥已  
妙若花  
語春色  
尤妙

終日空樓畔。晴巒谿雨飛。一時肝膈冷。十載夢  
魂非。塵事隔山影。幽窗貯落暉。岩花語春色。與  
爾未須歸。

○讀騷

何處是離騷。秋江起夜濤。馮夷痴欲舞。風伯怒  
將號。止灑愁人淚。翻添酒客豪。便當呼屈子。與  
爾共醪醕。

○雪笠

偶然綠水際。便自得山阿。遠嶺欹春頰。歸雲墜  
玉珂。松陰青作笠。竹影綠爲簑。縱有它山勝。其  
如此夜何。

謝語人  
不聞北  
風吹

誰識空山裏。滿林寒雨過。煙風垂寸趾。雲樹逗  
雙蛾。素鳥留纖月。空床引薜蘿。自隨丘壑侶。遂  
與療沉疴。

○月映班姬扇

一自辭同輦。清輝倍自憐。團團羞昨夢。皎潔愧  
爭妍。鬼欲流孤影。覓如隔曉煙。夜凉今似水。懷  
袖恐相捐。

○帶月荷鋤歸

袁云陶  
公醉耕  
圖

田間流素月。自覺水聲凉。暮鳥隨歸影。良苗逗  
晚香。夕霞猶在笠。微露已霑裳。種秫今將熟。頽  
然盡一觴。

○早春靈鷲山行

雨色朝猶暗。晴雲晚欲新。寒歸衣帶緩。春與珮  
環親。村寂梅遲落。泉生壑不貧。行行望堤柳。猶  
似未傷人。

○白門送別詩

有序

荀奉倩言女子以色為主然予對秦淮諸姬  
形體或擅勝場而神情不其決則余輩憐才  
之意勝也美人文心如花之香月之光山水  
之態乃千古女子弄柔翰者不少而筆墨無  
性情感人尚淺半珠對客隨意寫子久筆意  
絕去蹊徑作詩絕不傍人門戶其無題云筆  
研未焚心漸稿強來筆筆似啼痕七愁云深  
杏淺桃無限媚但歸眉恨不歸春即洪度見

五律十三

此猶當短氣去歲訂盟彥林今與諸文人締  
交開社一種憐才之意又不減我輩此綺陌  
中素交也于其廣陵之行詩以送之自有超  
于文無芍藥之外者耳  
誰攬青天月琅官獲髻珠香匳無俗韻筆陣有  
清娛冶色輕鶯燕交情類萼柑翻令白門客江  
上怨靡蕪  
如舫

禪云古  
韻幽香

宛在水中央琴書生夜涼檻梅浮浪影庭石透  
波光榜樵疑留韻鴟夷欲借香寒風來秀竹却  
似過瀟湘

禪云此  
詩亦淡  
如月

虎丘月下觀妓  
吳姬淡如月霜樹漏餘暉影落空堦秀香生夜  
語微苔痕隨素鳥暝色映寒衣疑是真娘墓芳  
覓今日歸  
關若

禪云若  
中神理

燈下故人影新從萬里歸此時客意遶却似若  
香微若箇寒江碧誰家秋雨霏晚風生細浪疎  
柳半依稀

○二

元長言  
芥茶次  
者作蘭  
蕙氣上  
者作金  
云氣又  
似無氣

似是溪聲發冷冷赴艸堂色將山毓翠韻與月  
分涼頓覺交情淡能令塵事忘還生金石想欲  
傲蕙蘭香

○○○靈谷寺松下



謝云詩  
中每篇  
說法

寒碧影為地穹蒼樹是天忽令人世古不識  
華妍自性原同寂散心今始還何須重說法  
會祖師禪

○再過雲宿庵有序

癸丑初入白門同唐宜之傳遠度讀書庵中  
轉盼二十年矣

吳云憶  
蒼妙語

逐響尋幽潤寒崖誌宿綠花今誰是主艸尚命  
為玄殘恢華參梵懷人美且髻却慚林外鶴逸

翻自孤鶩

○二

空山茅一把知是故人廬竹撼欺松響岩深擁  
揭車曾期蓮可種尚憶月堪鋤樹樹逾蒼翠胸  
懷同翳如

○三

昔住洞天裏幾回聞妙香海濤生遠樹花影逐  
流觴溪女疑為鹿痴龍叱作羊爾時如不出日

謝因出  
山日月  
若短

唐宜之  
言山中  
竹葉一  
響松濤  
便思

月一何長

○詠懷

塵世當何似居然一散帛從他呼燕婉自我喚  
蓬條若個輕于燕誰家媚似豬何煩回首望卽  
境已淪胥

謝云烈  
士每以  
飲醉酒  
近婦人  
節却壯  
心與居  
二相去  
幾許

狂象愁難御輪轅恐蹴翻百情如可遠妙理亦  
無根祇欲防他散因之勸我昏除禪誰足託次

醉未須論

○隣叟

晞髮誰家叟頽然映綠楊岩花為氏族林鳥共  
行藏顏與青山靜年如夏日長石頭崖畔月此  
夜倍清涼

○西隱庵次湯薦玄韻

巉石嵌寒流穿岩仄踵游雲今真可躡人始命  
為幽夜壑原同寓漁郎欲拾舟誰將飛鳥跡篆

謝云詩  
中其徑

刻遠峯頭

〇二

茅茨煙竹裏。石丈引人遊。春女眉爲淡。孤花頰轉幽。蜃樓羞作市。泛宅豈須舟。錯認飄岩夢。雲過樹頭。

〇挽李夫人

匣劍今飛去。蛟龍影似孤。春幃虛翡翠。秋帳冷。靡蕪彤管晞朝露。空閨泣夜廳。安能令象罔。淪。

流離集

五律共

海探遺珠

〇題苦節記

栢舟耽勁節。千載獨勞勞。鵲寡月常叫。鸞孤風亦號。夜驚秋墜葉。晨淚鏡生濤。霜竹一何秀。幽貞以自豪。

〇題紫霞堂

望望紫霞堂。耆英姓字芳。鄭庭皆碩彥。鄴架足標。細春樹。樵方綠。秋山橘有香。養雛成大雀。天。

薛云聲  
胡尚亮  
詩家所  
謂官音

外泊朝翔

丙子初春歸省阻風弘濟邂逅雪航禪侶偕遊江上同得八詠

〇〇弘濟寺

歷落春花畔。山如孤憤人。烈風鏤勁骨。漂靄立寒濤。劍俠能剝腹。江娥欲嚙唇。空岩聞一喝。頑石可藏身。

〇〇燕巢

卽三台洞

我亦輕于燕。隨緣可結巢。春潮同夜咬。荒岫伴朝啁。衆響通烟罍。孤明落樹梢。寒潭照空翠。爲影亦爲泡。

〇〇玉筍洞

李侯園

豈是寒雲裏。櫻桃尚有園。庭花羞自落。欄。寂無言。雨氣江初暗。人烟鳥共翻。珮環如欲響。羅犬吠香寬。

〇〇渡師石

卽初祖渡江處

譚云君  
是恭伯  
再來結  
句黃游  
如語  
譚云古  
領世

絕譚云  
陸

譚云便  
似李王  
孫七言  
長句

流離集

五律共

等生  
云兒如  
西子辭  
粧閣與  
此相去  
多少

少婦聞爲石。嬌香逐水飛。如何古梵影。留此舊  
漁磯。蹙步驚西子。臨流照玉妃。應知春色裏。隻  
履未曾歸。

譚云  
在酷似

一線天  
岩壁驚開。圻如逢石。髓緣無煩。槎入漢。何必管  
窺天。黃髮來西土。春星墜幾年。不妨闕注。盼醉  
象舞蹁躚。

梅花水

譚云  
山中盛  
事

誰將一片石。照此半泓泉。花發今非樹。雲流不  
在天。水香辭酷烈。巖氣謝妖妍。巢父留雙耳。空  
山聽晚烟。

達摩洞

聖諦都教剗。銛于侯景刀。巉岩開碧眼。法乳作  
寒濤。龍侗羞羣嶽。廉纖笑巨鰲。胸懷同壁立。世  
外有英豪。

石柱村

村有  
末梅

毛云五六句狂禪義學共此慚愧

譚云  
不可  
尋石

哀此兵戈色。梅花解避秦。水肥同鳳趾。玉骨亦  
龍鱗。古色凌新艷。新交是古人。逝將棲樹下。偃  
仰學沈淪。

金山

有序

譚云  
如日  
如月

丙寅同陳明卿太史登妙高臺。追和張祐韻。  
今已忘之。丙子初春。偕雪公再過復和前韻。  
貝闕今何處。光華天澤分。潮音寒喚月。刹影臥  
欹雲。星漢懷間落。舟車人外聞。春烟蒸洞壑。山

譚云  
一  
意若初

意若初

尤覺  
志

咳唾寒濤湧。人天此不分。氣將愁作蜃。客亦幻  
爲雲。梵唄空中唱。魚龍夢裏聞。春風酣島月。岩  
萼爲誰醺。

譚云  
正見

與雪公詠罷却恨張句佳處尚與焦僧可  
其乃更詠一律又言若用此山故實自與  
諸山別不足奇也因復禁用舊事

譚云  
正見  
水

此自  
其後四  
句借資  
明主尤  
是古德  
機語

陳云焦  
山北固  
二首亦  
字字移  
換不得

陳云泉  
石青  
中誰能  
字

薛云子  
為具解  
曰清運  
君拾全  
身濟人  
安肯作  
白丁漢

江勢推雄踞諸峯未許分孤危似擎月哮吼欲吞雲海岳遙天接華陽隔浦聞兩山春作嬌雙頰幾回醺

○望焦山

江上三峯峙幽閉君可師冷心消熱血春嶺亦秋姿荒寺餘寒岫崩雲瘞舊湓寒裳將一往海國問安期毛云如此乃不虛引盼

○望北固山

沈維模

五律

何必凌江汜春潮沸冷香蛟龍蛻鱗爪泉石露膏肓鋤向天邊淬眸舒雲外涼佛圖方偃踞胸際浣犀瓢

○惠泉

有序

惠泉未必盡勝他泉而一經品題聲滿天下余擬以岩穴知名之士雪公言山水無情豈作名想余謂華嚴雲網皆出頌言西土行樹威能說法此土山川亦應具有等根耳

毛云通  
句自欲  
逃名却  
到處相  
泉石為  
伴

寒泉若文士自翮有嬌顏熏灼憑誰起輪蹄那得閑天空如可弔世味豈能刪高近他山瀨逃名荒篠間

○春申澗

有序

澗中為亡友鄒公履舊園公履所遇無妄之人春申似為之識慨然有懷

妖艷欹危磴淒迷舊履痕湍聲今忽咽桃蕊久忘言埋照人猶醉狂呼石欲昏春申莫遺恨羣

沈維模

五律

○舟過五人之墓

婦寺何煩恨冠簪乃足咀綠波偷上下青冢自

屈屢花雨差寒曆烟峯不展眉當年擲肝腦鰥首當游嬉

○長橋懷周季侯侍御

烟月墜汀沙飛仙駕落霞紅塵迷客路青史誌君家詔獄空中電褒忠夢裡花何須嗟老驥垂

毛云橫  
以自概

毛云不  
作節義  
迂腐句  
只如游  
戲五人  
位最愈  
高

耳服鹽車

○展母氏蓮冢

乳燕忽相呼。春光委落柑。世途今屢改。泉路亦應殊。墓州知難碧。寒松尚自癯。倘能忘昨夢。夜壑有清娛。

笠庵云。倘昨夢未忘。幽篴誰吊。

○二

泣向楓楸問。慈顏近若何。經時辭北嚮。想只在南柯。霞影難為帳。烟痕有一簑。願依蓮萼裏。毫

悲風中  
岬嶽不  
作常愁

相白于珂。

○笠庵禪人過螺髻庵旬日聽雨賦詩見懷

○隨依韻屬和

積雨妬人跡。巒光乃更深。山川皆有響。世界寂無音。匿影如驚鵠。投林亦暮禽。紅塵訝路斷。何處得相尋。

○二

却疑岩藪裏。幾日只高吟。疎雨生寒夢。煙擁

叱云靈  
心孤遊

晚矣庵為林下笠。梵作水中音。此是藐姑射。空山夜夜心。

○三

雲濤成巨壑。水勢狎高岑。荒徑迷天澤。寒塘一古今。沈酣非必酒。霍亂亦為淫。佛日如縣鼓。宜流聽瀟音。

○四

不識酣春去。渾忘溽暑深。世間皆若霧。天意久

流離集

五律三

山字開

如陰鷗鳥疑。為海池。畦立作林。與君同是客。江畔恣浮沈。

○同倪鴻寶劉念先兩先生湯薦玄雪公湖

上看花分得七虞。因作花前贈荅二首

維萼曾相識。驚看此腐儒。霞猶留妾臉。霜乃着

君鬚。雨沁偷含泣。風搖輒欲呼。不愁余薄命。為

汝恨窮途。右花贈

○二

譚云嬌  
花家客  
刺刺約  
語千載  
后尚開  
至思

以阿馬  
俗佛事

花今驕處子。予則頽狂夫。聊作醉人耳。安能哭  
汝乎。豪惟念朋侶。癡欲謝妻孥。莫負紅顏好。山  
光照落柑。右答花

附和詩有序

蓮旬兄爲花前贈答二詩情姿高遠不量  
其詞若爲難之者其寔發明特鋒鈍耳  
果如花語者花卽是愚儒那恃人歡面輕看  
他怒鬚絲旛煩厭勝羯鼓耐追呼何不尋江

夢管城無畏途及花贈

卽依君所說君亦未狂夫翠袖如漠爾青衫  
何濕乎河陽故俊傑和靖有妻孥求士先求  
骨貴花宜貴柑及答花倪元璐  
招隱入任士林間豈病儒梁心依柳帶滑聽  
立苔鬚湖滿天生碧風輕香自呼目隨烟界  
杳復道盡迷途花贈

風急花分語離情泣野夫春其從客矣思豈

遊人平紅亂青蒼粒孤隣州木孥願將今夕  
照徙倚動山跼答花劉潛

○夷園對雪聯句

幽獨自山性寒風不敢囂能林光纔弄玉石骨  
漸生潮遠成鳬冷顏初醉冤愁氣正驕能山頭披  
雀氈應作白雲謡遠成

○二

玉樓今夜天上乞靈文。能三尺梁園影千層

離集

五十五

碧海雲遠成風流偏爲汝豪俠亦如君能爽嶺兼

高秀山情許共分遠成

○雪中樹石聯句

凍林覆孤石歷落盤中山一壑流漸繞千峯雪  
影環遠成玉姿羞粉浣冰筋界寒顏欲作襄陽叟  
攜歸懷袖間能

○山中與呂夢侯同飯酬韻

月痕棲樹尾霜露是君家豈有萍如蜜寧須棗

爲味法  
喜无滿

似瓜木童供野菌石女獻秋花誰領空山味林間且喫茶

間且喫茶

○ ○  
○ ○  
—  
—

以橘中  
事對浮  
瓜語最  
是奇變

偶共閒雲住。誰云此是家。六山應似橘。浮世本如瓜。莫拾溝中葉。休傷江上花。祇愁言句裏。錯

認趙州茶

○九日登清涼臺悼亡

塵囂羹沸裏山骨獨清涼。霜壑飛紅雨寒雲臥。

渡海集

五、德士

金云漢

制水用

解險絕

綠篁松濤能灌頂。烟水欲盈眶。却訝人如帽。風吹落。冥茫。

○○○秋葉

每向歸花

金云錄  
瘦紅肥  
極翻案  
之妙

每向歸花泣。如何葉亦歸。墜樓疑石婢。越席似明妃。緣以悲還瘦。紅因戰後肥。旅懷無處泊。伴

爾一拚飛

雨花臺秋興

許云天  
地句翻

頂相高于髻平林似髮稠宮闌惟黍稷天地亦

\_\_\_\_\_

封赤璧  
詔轉入  
內典尤  
實異奇

蛭游梁苑花爲路秦淮眼學書法王毛孔裏人語自啾啾

011

凝眸望西竺。渺若隔鴻溝。豈有人如帛。翻疑山。

是緩京華餘錦繡身世一懸痛鷹隼懷霄漢何

當老臂講。

三〇

丘○薌○平○若○冕○艸○木○綴○如○旒○六○代○皆○行○旅○皇○都○復○

9

新編

置郵江光橫一綫塔影出于篝短髯疑松葉風

搖樹樹秋

四

木葉猶未脫應知天下秋  
况茲花若雨歷過世

如漚今日收爲貌。明朝薤作謳。尚然呼不醒。絃

官滿山阪

III

石頭依小艸木奉憶高廳甘露簷前澍寒江松

危險如  
石

際○流○螫○膚○逢○虺○蜴○攫○于○有○鵠○鷗○當○日○閒○遊○客○平○  
原○幾○髑○髏○

○ ○ 六

諸作是  
少陵秋  
興之神  
髓而脫  
落其皮  
骨

漢○女○來○金○屋○仙○姝○降○玉○勾○松○風○為○嘹○唳○候○客○罷○  
彈○擲○佩○劍○苔○將○繡○雛○花○影○共○羞○隴○頭○迷○藥○艸○委○  
擲○等○牛○溲○

○ ○ 送別許石門司成 有序

高景逸先生贈語十年前為石門視艸今以

鹿羅集

蓬溪

龍女云  
小雅怨  
誹之言  
翻令人  
人掩面  
而笑

詞○旨○揚○厲○追○論○左○遷○握○手○謝○公○墩○畔○話○別○  
聖○主○褒○耆○碩○翻○嫌○語○過○溫○無○庸○嗟○落○見○尚○欲○喧○  
幽○覓○烹○醢○還○容○哭○孤○忠○肯○細○論○木○天○留○此○案○青○  
史○戴○君○恩○

○ ○ 二

昨○朝○辭○北○闕○今○日○別○東○山○不○厭○岩○廓○遠○轉○傷○丘○  
墅○閒○人○情○懷○駿○烈○天○意○變○痴○頑○遙○語○青○黎○客○高○  
文○擬○共○刪○

金云邊  
築神境

余○家○清○涼○山○畔○與○謝○公○墩○烏○龍○潭○接○壤○迤○  
邐○而○遠○為○梅○庵○菊○墅○半○山○冶○城○玄○武○莫○愁○  
二○湖○皆○他○山○之○可○晨○夕○者○閒○來○獨○往○如○尋○  
良○友○欣○然○賦○詩○  
○ ○ 烏○龍○潭○  
朝○暝○垂○秋○露○俄○然○展○鏡○匣○水○光○明○似○臉○山○影○隔○  
如○簾○擢○擊○虛○空○碎○龍○藏○指○甲○纖○中○流○一○箕○踞○聊○  
作○月○中○蟾○

樂神境

蓬溪

雖無老  
成人尚  
有典型

○ ○ 謝公墩  
寒○風○生○皓○月○竹○栢○颺○鬚○眉○丘○壑○無○崖○岸○胃○懷○共○  
委○蛇○一○時○忘○尊○嗜○與○世○渾○平○欬○便○是○空○林○裏○團○  
碁○賭○墅○時○

○ ○ 雞籠山後菊墅

只○隔○此○雞○籠○鴻○濛○別○一○天○山○民○狎○耒○耜○村○女○澗○  
丹○鉛○澤○國○遙○舒○帶○臺○城○若○據○肱○牆○東○尋○隱○者○餘○  
畔○得○人○焉○

如漁郎  
搭舟突  
入桃花  
溪裏



言即其世

此山亦都市之柳骨類筋也

千載紅顏一時自怨絕

避雲曉石勢不可遏

○ ○ 吉祥寺梅庵

深○鼓○紆○蘿○鮮○幽○姿○此○視○祛○瞻○依○惟○汝○耳○伉○儷○者○誰○歟○立○雪○趙○宜○主○凌○颺○班○煥○妍○祇○今○人○尚○在○搔○首○向○蟾○蜍○

○ ○ 冶城

孤○嶺○落○都○市○如○鵲○峙○烏○羣○仙○媛○羞○無○骨○貞○姬○欲○露○筋○人○烟○牽○作○障○江○練○襲○為○裾○開○對○青○萍○語○論○交○獨○有○君○

○ 莫愁湖

賢○遇○盧○家○婦○姬○姜○暗○自○慙○野○花○輪○灼○灼○岸○艸○怯○純○純○弄○雨○姿○偏○璚○紫○烟○夜○更○愁○亦○知○愁○欲○絕○霞○頰○照○微○暉○

○ ○ 半山園

照○水○欹○孤○嶼○環○流○無○嶺○篁○潏○潏○來○碧○落○委○宛○入○官○牆○庭○樹○枝○潤○谿○花○夜○夜○香○林○鬱○病○消○渴○惟○此○療○膏○肓○

右楊紅

變六

○ ○ 後湖長生館

蓮○花○世○界○種○香○水○海○中○浮○結○習○薰○能○破○多○生○病○亦○寥○閒○雲○成○寶○網○法○語○問○汀○鷗○迥○澤○連○星○漢○還○疑○是○一○漚○

許云諸什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畏其歸存恍無定處

○ ○ 自西湖歸祇園哭姬人高霞作

狂○走○來○山○墅○春○歸○肯○暫○留○山○瘠○那○得○響○雲○冷○詎○

能○流○自○分○終○當○別○誰○云○命○不○猶○祇○如○傷○友○逝○非○

是○為○花○愁○

○ ○ 二

英○雄○方○短○氣○艸○木○侍○閒○遊○瘴○霧○真○窮○矣○朝○雲○尚○在○不○山○川○皆○可○吟○日○月○亦○何○讐○自○此○誰○堪○向○惟○當○語○蕭○緜○

○ 三

十○年○同○種○植○尚○未○老○梧○楸○云○鳳○隨○花○落○高○霞○逐○

水流覆巢曾怖鵲。遺卵復悲鳩。緬想生前事。何如古宿瘤。

○四

忽爾飛桃葉。安能詠莫愁。古云勿爲好。今日俾無訖。藕覆留空穀。蓮胎恣遠遊。渡迷憑梵唄。與汝當扁舟。

○五

不耐塵勞苦。吟嬾徙石頭。卑身同戢翼。墾艸抱

龍離溝。

卷三

良謀屢欲辭。執掌隨緣一放眸。所嗟忙裏過。我

欲死前休。

○六

涼飈猶未至。團扇已辭秋。率野悲非兕。相將豈若螻。汝曾甘抱甕。余不覓封侯。尚自難消受。空山土一抔。

○七

閒同碧翁語。白墮汝當浮。忽遣丹霞逝。青山我

獨留風人哀窮窶。世界若蚍蜉。歌舞應常住。橋流水不流。

○八

山花猶有影。匣劍遂無儔。欄壑辭良侶。雲烟締好迷。各應謀解脫。聊以避虔劉。若使徒傷悼。鬚眉亦自羞。

○霞姬亡後却示屏史

隋苑施衿後。春鶯幾度新。霞疑遠行客。屏侍倦

遊人。

雲如

遊人遺穉。應推腹幽。竟若一身。是名安養國。花綻等車輪。

○雪

風吹江水殘。壯士白衣冠。筑裏聲如泣。歌來慘不歡。虹飛疑欲貫。昂蝕亦驚寒。綈素彌天下。山川怒未闌。

從來詠

亦是宗

除却奉

侍子休

外別有

了美

卷三

漉籬集卷四

七言律詩

○○○登攝山

世間披靡無奇骨。獨有青山露一痕。意氣攫拿疑虎踞。風塵潦倒亦龍蹲。江流深映雲根綠。月影寒同石浪翻。遙望臺城舊妖冶。六朝花雨泣黃昏。

○○二

石丈頽然共一鐫。胸懷歷落亦堪捫。呼風宰宰如山鬼。呌月哀哀似夜猿。吳楚秋聲飄戰血。齊梁暮色冷香魂。云何淨國無岩岫。稽首寒烟問世尊。忽着此想。

○○桃葉渡種花詩

徐云與梅嶺種梅同一韻事

雲端飛落舊嬋娟。寒影依稀逐曉烟。秀倩鍾山為翠髻。羞將淮水照花鈿。紅顏隔世開新艷。笑

觀今人如神如夢欲泣

歷重生憶昔緣一種。媽香今嫁與晚風垂柳共。騙蹊。

○○二

如色裏膠青不曙色相

豈獨名姬艷若葩。從來才士亦如花。每憐晉代埋夸骨。欲使秦淮浸落霞。將向雨餘窺淡冶。偏于月夜想鉛華。祇今便是當年態。顰笑無端墜影斜。

○○三

未深秀亦宛轉

風流千載憶蛾眉。小立溪邊知為誰。兩岸嬌嬈羞粉黛。一時簾箔盡低垂。應憐艷冶沈金屋。故遣幽香映水湄。只恐江頭頻錯認。雲愁露泣濕胭脂。

○○四

猶恐如面

向來花骨自清狂。喜傍嬌歌妙舞場。眉色染將谿水綠。鴉雛映得月痕黃。西施未入吳雲冷。壽郎初迎鬢影香。所以千秋思匹偶。風姿依舊嫁

王郎

方云是耶非耶仙耶鬼耶文人想多情少讀  
此一過如欲飛行天上若初盛艷詞祇見穠  
膩可憎耳

○渡頭雙柳詩 有序

余過桃葉渡頭見涯邊雙柳拂雲便移家其  
下柳舊生水中余築堤護之樹陰中便可散  
步旁啓小窓令影入坐間又當樹杪爲層臺

孫云天  
地間自  
應有此  
佳句但  
交臂而  
失

寄安

蘇句仍  
有天然

每風雨忽來輒科頭箕踞以窺其勢客至欬  
然相對偶聞葉香共以香字爲韻

秦淮依舊綠垂楊鶯怨烏啼萬縷長眉語輕烟  
山落響腰寒舞袖雪爲裳水中桃葉春相接笛  
裏梅花晚欲香自與疎枝雙浸月却疑玉樹尚  
流光

○二

桃葉于今更自傷風流却似晉王郎漫憶情女

夢今  
安如雲  
滿月

離魂魄登學湘靈共頽頽雨過枝頭猶覺暗月  
來林際偶聞香爲同淮水爭春浪碧影疎疎勢  
欲狂

○早春雪中呂白榆廣文招同趙無瑕集湖  
上

江南春信到寒枝却是春光未好時梅蕊夜舒  
香尚澁鶯歌曉發響猶遲雲愁半逐尊壘破瓊  
冷翻令雨雪宜莫怕袁安思閉戶風波如此欲

焦云臺  
兼可風  
樣更

龍離集

何之

○二

雪花飛作柳花香寂寂寒條倍自傷片棹孤翻  
侵冷玉篝燈紅影落修篁堤前水色留明月檻  
外山公點髻霜不是濁醪能愛客客愁應似黛  
眉長

蘇句  
偶然即  
事語非  
親歷不  
知其妙

○送去病北上

當時言別在秋前零落韶華又十年弱羽紙今

張云語  
以自然  
陶宗

猶繞樹征鴻從此欲摩天芝含紫蕊冬逾秀  
有黃花晚更鮮欲待龍沙綠熟後相期同問鹿  
門禪去病好玄故未句云云

○○西湖寒食

制云花  
氣句得  
未曾有  
遂定千  
秋花奈  
較百和  
香何寄  
星環

春光猶似未堪傷最是西湖桃柳傍綉幕便圍  
沙鳥宿黛眉恰與夜雲涼嵐烟盡有婢媚態花  
氣渾如肌體香祇爲文人能好色况兼山水作  
衣裳

○○堤上桃花

馮云今  
有名士  
不能孤  
立須人  
掩映者  
終是桃  
李耳

桃花開落亦尋常謔浪風流此擅場欲借羣峰  
當枕簟便將春水作兒郎烟留暮色顏同醉雨  
宿晨粧汗滴香若在他方總憔悴郎才婦守  
空房

洞初云蓮旬每衝口而出不欲矜飾亦自  
雕鏤至處復造平淡者則是人巧云云上  
○月沙閣秋社分教字

張云語  
修風期  
經前

天邊螺髻倩誰教隱隱寒光落樹梢水勢似壓  
雲欲合露枝如夢影初交飛鴻共借秋爲侶輕  
燕羣依月作巢攔入諸姬鬪新詠漫憑彤管自  
相敲

陳云十  
五年  
事迅于  
驚

○壬戌杪秋醺子加冠詩  
甦爾家居類客游卽看庭樹冷修修而翁懷抱  
難如昔病母淒涼亦似秋但自養雛能鵠峙不  
堪孤影屬雲浮催人兒女今成老昨夜寒蘆盡

白頭

○醺子親迎詩 有序

余子以九日親迎社中詞人將有催妝花燭  
諸詩余爲之倡

黃花韵與翠眉長綺閣催妝夜未央夢筆欲同  
秋漢潤幽姿擬共月華涼龐公有室原無累葉  
子攜妻亦不妨但就姻緣知解脫合歡枝帶淨  
名香

馮云詩  
向家忌  
粗然粗  
人那得  
家

烈士泉  
年語亦  
道人閑  
注靜

音解  
如

○ ○ 借隱

嗟○余○攬○勝○便○忘○歸○桃○葉○桃○根○爲○作○妃○兩○別○久○疑○  
同○鼠○朴○五○噫○常○欲○効○鴻○飛○江○雲○嶺○月○原○相○映○岸○  
柳○巖○花○亦○自○依○失○路○英○雄○驚○聚○首○荆○歌○高○筑○世○  
間○稀○

○ 二

客○游○自○昔○逐○流○泉○彈○指○春○光○二○十○年○肝○膽○未○知○  
誰○可○向○文○章○不○欲○世○人○傳○寒○花○忽○自○空○岩○笑○江○

月○重○依○孤○嶼○妍○爲○喜○鹿○門○堪○共○隱○相○攜○今○畢○買○

山○緣○

○ 三

寒○江○一○葉○遶○春○雲○閱○盡○人○情○獨○向○君○磯○石○似○余○  
空○歷○落○嵐○烟○如○爾○自○氣○氤○歸○花○流○影○常○辭○樹○孤○  
翻○飛○霞○欲○作○羣○同○入○青○山○論○千○古○少○年○著○述○未○  
須○焚○

○ 四

高出入  
黃之上

袁云如  
醉絲絛  
柳絮烟  
長空

蘇云天  
猿異觀

爲○憶○秦○淮○盖○乍○傾○相○逢○喜○是○舊○知○名○人○間○謗○譽○

余○偏○得○此○日○榮○枯○汝○不○驚○江○渚○歸○帆○愁○過○鴈○白○  
門○新○柳○又○啼○鶯○擬○將○瑤○草○和○烟○種○却○喚○蒼○龍○帶○  
月○耕○

○ 元日會孫超餘

夜○來○風○雨○泣○殘○年○躑○躑○春○光○不○忍○前○山○際○新○眉○  
猶○未○掃○雲○間○寒○髻○尚○依○然○但○驚○梅○蕊○仍○將○破○始○  
覺○鉛○華○正○可○憐○我○亦○羈○樓○同○過○客○君○今○莫○問○在○

誰○邊○

○ ○ 爲趙退之題選雲閣共用三字

巖○容○浦○思○若○堪○探○春○雨○初○生○戰○欲○酣○呼○月○擷○霞○  
來○作○偶○期○山○遡○水○又○成○三○易○遷○官○裏○遶○仙○媛○選○  
佛○場○中○辨○長○男○却○倩○寒○泉○閒○記○取○朝○朝○試○影○是○  
誰○愁○

○ 二

飛○瓊○數○隊○遶○秋○嵐○漫○賦○閑○情○尚○未○甘○氣○韻○卽○今○

蘇字八

當若試微茫。都欲作禪。參瘦如趙女。原稱兩豐。  
若楊姨復有三。一自昭容能鑒定。餘芳片片落  
空潭。

嘉賓云詩如其人。人心不同如其面。今有不  
自成家而與他人面目一般者。必是土偶木  
俑耳。

○○○西園 有序

丁卯夏吳遺民逸民招集西園憶昔本如先

蘇蘇集

生出蕊珠翠。燕二姬即席索詩。許而未與。今  
再過園林。但餘六朝松石。因為致問。兼進贈

二姬以踐風諾。

主人擬學鹿門禪。雙爾淹留亦夙緣。紅袖索詩  
猶未贈。綠雲飛去又經年。祇看寒蕊依芳草。可  
是遺簪共陸鈿。為問六朝松與石。君曾幾度別

婁娟。

○○○纏頭詩 有序

讀云世  
圖作面  
如寫字  
飲酒如  
飲水用  
兵如驅  
羊作詩  
如說話  
俱是絕  
技

陳云窮  
孟嘗風  
流可也

聽范漫翁家姬簾中度曲。以此當纏頭也。

當世久無豪舉士。冶游翻覺在貧家。人依檀板  
歌。腰柳客向鶯黃想。鸚鵡聲裏。瘳香生自玉語  
間。有韻解于花窓前。竹影爭清響。便欲縱橫上  
碧紗。

○○○同李太虛太史游牛首

王云游  
山機語

揚帆已自賦歸歎。偶念名山便駕車。避暑以茲  
為廣廈。遺懷即此作奇書。迅鷹擊物。富霜後。渴

蘇蘇集

七律十

驛奔泉向雨餘。寄語世間諸鈍漢。機前彈指莫  
踟躕。

○○○遙對天關峰話舊

齊云劍  
接荷蓋  
晴翠如  
許從來  
影前第

雙鬢滴翠擬雙鬟。曾欲攜家踞一灣。夙好十年  
纔共話。危峰半世幾能攀。何當往事頻回首。暫  
爾逢君為破顏。安得此身如塤影。倒懸松際聽  
潺湲。

○○○二

一恨一  
甚如是  
至性

蓋云遠  
句此體  
如天上  
五條承  
全無承  
縫

夏山最好是雲橫處處雲生骨倍清每恨岩前  
無急瀑喜逢雨後有泉聲昔曾抱月爲良對今  
可呼龍作耦耕何事不煩重見戴令余欲負此  
游情

○贈玉勾姬人

忽見寒峰辭翠黛欲留楓樹當紅顏但看肌骨  
如飄葉便覺胸懷似遠山况是瓊枝舒上界却  
教花影落人間從茲露壓雲橫處認作烟姿與

遊離集

卷三

霧鬟

附和詩

名花在昔憶誰攀忽有濃香發玉顏雙影夜  
生羅帳月一枝晚出繡屏山空聞秋思來何  
處猶覺春風駐此間度與江南後庭曲逐聲  
應也自低鬟  
兩俱清絕思難刪詩裏花情鏡裏顏碧落峰  
歸塵舊苑翠微蛾畫闌春山雲雨前莫三生

後粉護檀籠一捻間莫使渡頭桃葉妬有人  
惆悵怨風鬟 張一如

○○懷葉曾城師

世外脫然懷鷲嶺人間正自指龍蹲長鯨噴浪  
誰能似黃鵠摩空未足論貝葉謾猜爲有字蓮  
花悟得欲無言試看天柱峰前月函蓋乾坤祇  
一痕

○○二

遊離集

卷三

風濤浩浩胸懷裏雲岫峨峨肩宇間能以神通  
潛一指鵬之羽翮大於山客塵影息原無淨性  
海波澄始覺閒自見瞿曇拈示後花開花落破  
人顏

○江上阻風懷吳客卿太史

寂寞滄江一臥龍非雲非雨若爲容高同峰險  
歛孤月惟匹岩深凍偃松飛汛欲來矜氣岸風  
號似與鬪機峰何當喚醒空潭夢浮渡峰前叩

詩云能  
平七言  
近體中  
讀然自  
放便日  
尚絕

何初云  
如織女  
機杼乃  
天際雲  
霞也却  
又緯緯  
入柳

三四二  
句包舉  
大言小  
言兩賦  
引入第  
二義端



曉鐘

○懷匡

鐘聲云  
神語那  
得如此  
韻絕  
以東林  
寺對落  
日觀絕  
不露

天嶺濛濛憶遠公。神姿奇逸與山同。陶家却愛  
人如醉。謝客應憐心未空。世界銷來蓮漏裏。機  
緣領向瀑聲中。遙知東岫寒雲碧。已映西山落  
日紅。

○二

法海狂瀾盡欲東。歸然竦峙渺難同。銀河響發

鐘聲

公佛三  
昧名無  
上深妙  
禪

心偏息。孤月顏開世忽空。淨沼但涵千澗碧。禪  
燈自有一枝紅。試探影寺何奇幻。抗勢林光滅  
沒中。

園花四詠

○杏花

薛云字  
半恰好  
却又老  
絕

赴將寒柳色初黃。高徹神姿與顏頰。却夜雲  
羞薄。醉潤之曉雨。墜微香。戲凌梅蕊。聊濃抹。欲  
傲桃花。以淡粧。逗漏酣春才一線。如何瞥見已

堪傷

○木蘭花

練物詩  
遠則不  
細切則  
不露形  
神都似  
正不易  
得

辛夷洗盡舊燕支。映出拳拳滿月姿。素骨自然  
非粉澤。蛾眉豈必不豐肌。光疑快雪初晴夜。態  
憶寒濤倒拂時。何事荆璆常掩泣。今看明玉笑  
春枝。

○梨花

誰家少婦澹如斯。似有幽香發素肌。放誕臨卣

新寡

恰是梨  
花發此  
柳寒梅  
便衰

日詠。諸號國入官。時瓊峰墮雪光。初醉纖  
月搖空影。自危幾度夜涼聞。一笑微風颯颯動  
寒枝。

○櫻桃花

一板詩  
少婦一  
嬌羞好  
笑字半  
如面

姍姍好女似輕颺。凍坐空堦獨斂眉。幽恨祇今  
難自理。嬌羞每欲倩人持。驚風怯露因誰得。帶  
雨尤雲纔幾時。金屋尚嫌寒浸骨。惟當抱影入  
重帷。

隱云長  
門千載  
授受此  
輕低

贈吳順  
一自長門曾買賦。千秋彤管不生香。若非佳句  
驚文士。誰識詞壇屬女郎。嶮韻欲同山骨瘦。幽  
懷自與水痕涼。祓園丘壑如堪傍。月落寒塘照  
拒霜。

周云神  
氣色澤  
俱在秋  
期此字

送去病過吳中舟次有爲余買山之約  
夙昔奇懷未忍刪。烟巒常願恣躋攀。偶如稽呂  
欣同棹。欲爲巢繇一買山。茆屋擬藏明月影。筠  
枝將與暮禽還。爾時蓮漏開新社。便可相從丘  
壑間。

○小言 有序

鄧章甫能于芥子上作數十字皆極八法之  
妙。爲余書四部西廂于簷上。宛轉可憐。章甫  
又能長齋學道。遂欲丐書三藏秘冊。以廣之。  
每將坑火笑秦皇。欲匿靈文別有方。幻作小言  
藏芥子。卽堪長住在阿房。天官雲笈無央品。龍

卷四  
題辭

樹華嚴幾萬章。却倩仙姝供翰墨。都來法海一  
細囊。

○薊北怨 有序

湯云嘗衡量諸山與美人異。名山全以骨  
勝。不似美人須膚飾。肉肉華骨也。然諸山  
自華山外亦無純骨者。此詩則詞壇之華  
峰。

余少嬰多難年來轉深殺羽秋風百感橫集

維憂用老思託三車歎息彌襟寄懷于詠

湯云讀  
諸詩想  
見當日  
荆高和  
歌燕市  
相樂也  
已而相  
泣

南風烈烈漂秋前。落葉辭柯又一年。幽思昔瞻  
茗上月。客心今聽御溝泉。眷屬看來如夢鹿。歌  
呼聲發類啼鵲。舉杯欲盡重搔首。冷雨疎簷急  
暮蟬。

○二

漂泊韶華二十餘。寒蟾斜泣半牀書。少時意氣  
隨年盡。今日親知只自疎。道路蓁蓁多鬼域。幽

若一  
時  
啼哭  
無丈夫  
氣

又似空  
關索語

中有  
挂之  
性

小升  
含不  
露

懷○愴○愴○嘆○居○諸○何○至○此○來○多○淚○落○臨○風○還○復○一○  
軒渠

○三

寒○綠○幽○香○少○婦○姿○從○來○衆○口○嫉○娥○眉○女○嬈○婉○婉○  
皆○相○習○阿○母○嬌○憐○亦○自○疑○素○月○流○天○猶○可○鑑○我○  
心○匪○石○豈○難○知○棄○捐○灑○盡○荒○郊○血○妬○雨○愁○雲○爲○  
結○禰

○四

如○今○牢○落○當○誰○向○環○堵○蕭○然○寄○北○門○舊○思○憂○愁○  
新○思○哭○黃○狐○踣○跳○赤○狐○奔○人○兒○恍○惚○驚○秋○夢○病○  
婦○連○縣○折○旅○魂○却○憶○生○平○惟○自○笑○烏○啼○况○是○日○  
初○昏

○五

窮○廬○風○色○獨○蕭○蕭○游○子○流○離○骨○倍○銷○曉○起○高○林○  
聞○雉○雉○晚○窓○苑○柳○聽○鳴○蜩○翻○看○俗○眼○橫○青○白○縱○  
復○狂○歌○轉○寂○寥○我○視○昊○天○何○足○問○鄉○關○回首○自○

迢遙

○六

男○兒○惟○有○氣○如○虹○童○侶○蕭○條○甌○底○空○侘○傺○昔○  
悲○驚○鳥○拚○飛○今○乃○信○桃○蟲○千○里○庭○幃○方○抱○病○  
涯○骨○肉○更○飄○蓬○此○身○明○日○知○何○處○腸○斷○燕○山○夜○  
雨○中

○七

金○翅○橫○空○海○欲○翻○疾○雷○磅○礚○電○光○噴○秋○天○鵬○鶚○

皆○垂○首○雲○雨○蛟○龍○不○自○存○幾○點○齊○州○難○置○足○一○  
泓○滄○溟○瀉○如○盆○終○當○遠○引○凌○清○漢○雞○鶩○啾○啾○安○  
足○論

○八

水○清○玉○白○未○堪○誇○高○舉○深○思○祇○自○嗟○行○路○崎○嶇○  
悲○作○客○遊○魂○杳○渺○怯○歸○家○瓶○無○儲○粟○衣○無○緒○朝○  
有○封○狐○野○有○蛇○去○就○已○知○難○可○計○此○身○終○是○一○  
棲○苴

妙笑得

甚不  
忍其意

五賦清  
事可笑  
出施柱  
一詩  
此盛幽

○九

季子連衡正履霜。敝裘薰面獨擔囊。拘文嗣主  
那堪恠。按劍隋珠本是常。詎意期年雖至股。祇  
令三寸舌如簧。可憐千載英雄血。博得多金愧  
女郎。

○十

雪花割面冷于刀。俊鶻休巢折羽毛。緬想世途  
何草草。自憐今日更勞勞。差令清淚如鉛水。不

忍高歌向濁醪。莫以丈夫輕感慨。羈魂無奈獨  
離騷。

○十一

霧髮寒垂尚有臺。珮環常向月中來。西山徐篠  
橫幽翠。澗水溶溶冷曲隈。君寵但膺新粉黛。官  
人猶妬舊莓苔。雙蛾此日應無色。爲有愁紅獨  
自開。

○十二

沈

薊門秋自猶炎。燕獨客慳慳。如履冰。易水東流  
自鳴咽。荆卿劍氣空峻嶒。雙鳬未集巧相伺。乘  
鴈欲飛還不能。羅網彌天無迅翮。荆榛滿地惟  
青蠅。

完長云。楊子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  
之少。此又轉。語結句。比關塞極。天二語。何  
如。

○十三

黃沙颯颯滿衣裾。仰面長歌意未紓。三窟世將  
同狡兔。一餐先自歎無魚。酒客背寒難可獻。青  
娥髮薄不勝梳。盆花如泣秋如嘯。墨子於今欲  
駕車。

○十四

才人自昔難因思。貧士那能更食珠。豈有盛名  
遭坎壈。謾衣短褐顧妻孥。向來哀樂皆堪嘆。今  
日號呼盡可虞。不疑斜陽映衰草。秋恨血尚

忽以青  
娥髮綴  
酒客今  
燕姬自  
笑

如南宮  
樓研時  
墨落林  
清袍袖

糴糊

○十五

此二種  
是少度  
之意不  
師其辭

里閑醒。醒不足爭。欸然挂帆思遠征。何當感感  
靡堪。騁况乃悠悠多所縈。始信有家終是累。益  
知良朋空復情。一瓢一笠應可計。身世原自如  
浮萍。

○十六

雀步踏簾徒促促。烏飛繞樹空啞啞。時從貧賤

流離集

卷三

十一

當知連  
句少年  
便以此  
為結局

知交態。每遇親朋更射沙。阮籍祗今難返駕。張  
騫何處可乘槎。逝將高舉尋返契。火宅門前有  
大車。

○江南思 有序

焦云余嘗登吳山一室中面擁三浙之非

壯貨貢西湖之幽艷山川情性迥別可以

徬徨忘死今薊北江南二種各極其態亦

踞左江右湖之勝

湯云西  
施漫道  
沈寒少  
處家少  
婦此金  
春此體  
中促唱  
也較此

尚是人  
間風味

余既未薊北。緬懷江南。然獨置越思。吳眷言。  
春女而實無所指。彷彿皇覽古恍若過之。猶恨  
不足與語。若長安可念。惟當明月爾。

應露二  
句范香  
今當欲  
以檢錢

吳閭女兒。蕙華香。婉嬈幽姿。引恨長。腮露滴。將  
桃葉綻。髮鴉啼。得柳絲黃。霏微欲共春江靜。蕭

難買少  
午回柳  
忽能牽  
斷夢去  
之何相  
歡此

楓應同秋夜涼。燕趙妖姬齊掩面。風流在自斷  
人腸。

詩如秋  
雨蕭不  
脫骨

○三

集

卷三

金風三夕。遠山秋。秋色橫披。秦女樓寒。翠若從

眉際落。雨香欲向。臉邊浮。懷中夜夜。幽花吐掌

上。明明素月。流輝坐客。齋天似玉。為誰飛夢。百

華洲。

○三

蜀郡卓家空。校好秦川。寶氏詎風華。試思水上。

蘇臺女。何似杯中。陽羨茶。一滴幽香。如可哀。十

年塵土。未云賒。羈樓只自愁。寒雨淒冷。還如散

解至  
此其妙  
以不能

曉霞

四

黃蜂忽觸晚窓紗。十五亭亭未破瓜。春色已淹

花睡足微雲初逗月。痕斜羞將鬢髮當明鏡。恐

使垂楊急暮鴉。翻恨昨朝湖上客。含情頻盼七

香車。

五

經絲如綫軟如茵。最是幽蘭今日春。枝上鶯聲

猶未盡。日暮春風吹柳絮。飛入輕羅小扇中。春

風吹柳絮。飛入輕羅小扇中。春風吹柳絮。飛入輕

羅小扇中。春風吹柳絮。飛入輕羅小扇中。春風

飛入輕羅小扇中。

六

飛露悠悠點清夢。徘徊若近館娃宮。香跌依舊

妍秋草。響屐仍將泣晚風。奇艷忽從天上落。烟

霞散入五湖中。疎窓逗得蕉花影。回首幽輝映

碧空。

七

昔年震澤喜浮查。正值吳妃新浣紗。為恨花光

明似頰。生憎水態靜於沙。殘虹半着眉山薄。細

雨微侵腰柳斜。笑指蒼茫烟草外。若邪溪畔是

余家。

八

虎丘石上歌如霰。飛入真娘翠幙間。一自昔年

紫蔓草。幾回重得破清顏。香魂已逐烟梧落。秀

色時隨夕靄還。此夜秋墳應自泣。衰燈黯黯淚

潛潛。

九

暮雨幽愁下早楓。吳宮怨女淚花紅。清泉舊咽

香閣夢。冷砌空吟秋夜蟲。草至全垂恨。鵲落

地猶前嫁。東風當年秀骨。君知否。的的明妝誰

與同。

十

都是吳  
女伶置  
他處便  
不類

羞殺邯鄲歌舞場。風塵却自憶吳娘。腰寒殺被  
明秋水。腕約朱絲破曉霜。燕尾乍翻驚秀靨。鶯  
聲初滴漏餘香。獨有長安一片月。江南思婦永  
相望。

袁云。艷詞近體。能如水絲繞空。此種勝妙。在  
無字句處。因思詩中之妙。有在揚眉瞬目處。  
者。有在呼吸轉側處。者。有在開筍合縫處。者。  
有在發聲之先。曲終之後。者。此等都于字句

中着點不得

○逢張未央

憶昔聞君姓字香。月華初白柳初黃。一從飛入  
深閨裏。幾度愁添錦瑟傍。洛浦宛疑逢舊侶。春  
江盡欲試新粧。如今莫謾隨風去。清露含暉夜  
未央。

○驚喜

黯黯春城日暮時。纖纖春女媚幽姿。忽然驚喜

空云特  
有宋人  
翻成悶乍覺填膺亦自疑已拚柔情憐秀骨欲  
憑彩筆換蛾眉東風何事偏能妬月映清流知  
爲誰

○蕭宜生遲集花塢

江流黯淡黛眉長。片片朝霞落水傍。露蕊爰垂  
春浪影。風枝寒受渚雲香。嵐光偏欲侵紅頰。雨  
色遙疑浸野航。已是羈人重離別。那堪堤畔柳  
初黃。

○陸長倩遲集花塢有懷張未央

今朝天色亦狂豪。水勢晨飛山夜號。謝氏兒郎  
飄弱柳。楊家姊妹爛含桃。紅粧斜疊清溪雨。綠  
蟾橫噴碧海濤。却恨懷人在雲際。餘香猶自裊  
衾裯。

○別蕭伯良宜生

選勝邀歡異昔年。論交聊復住江邊。久經作客  
難回首。暫得逢君更自憐。嶼色欲來孤閣裏。潮

馮云飛  
飛如露  
鳥奏如  
續

袁云  
應屋極  
手之勢

袁云連  
句詩亦  
有與古  
入不能  
辨者其  
中自有  
創製處

方云真  
至會中  
語

聲每落晚窓前。如何弱柳垂青眼。忍使流光照遠川。

〇〇〇二

窮愁偏合住他鄉。無那閒庭竹影涼。酒興到今渾欲減。人生如此亦堪傷。山間宿雨春猶睡。江上寒雲夜有香。最是客心無可託。中流又聽棹相將。

袁云山間一聯夙昔推爲名句然酒興二句

意

軟酒債尋常行處有作法稍類更覺瀟散如

意

〇三

春山海月暗銷魂。事到傷心未足論。羞見好花嬌木末。頻將濁酒媚空園。親朋有字皆如謎。羈旅無歡席未溫。許我前期難自信。秦淮愁聽水潺湲。

〇別汪遺民

更知語

昔年花月總堪邀。今日興懷骨已銷。客裏雲山常寂寂。湖中風色自蕭蕭。相逢忽訝他鄉近。惜別重添去路遙。桃葉渡頭君莫負。春歸香袖且相招。

消云快  
語無怨  
氣

〇白門道中懷瓜渚諸友  
雨足深深未肯開。山容慘慘已將頽。怒濤翻作千山雪。快棹時驅萬里雷。舊侶若逢烟樹裏。荒城遙指濕雲隈。客心又逐東流去。行色空隨飛鳥來。

意

鳥來

〇二

日影新來透晚林。江潭且得恣行吟。雲收海嶠如將醒。春入行舟細可尋。荻筍半抽顏乍破。楊枝全嫋色初深。雪花縱向臺城耀。楚水吳烟劍已沈。

英雄骨  
騷人句

范云笑  
然而起

〇七夕同于乙先陳古自集芳杜洲  
年年此夕翻成恨。寂寂清林共一觴。黯淡雙星



愁亦老。迢遙雲漢間。無章傳。欲曙天。還曉。我將酣興轉狂。自是相逢容易別。錯教平日怨參商。

○杪秋仲昌兄遲集水上園得江字

萍踪室邇人偏遠。此地班荆心則降。片月幽輝當茂樹。清池寂歷似秋江。園開新徑艱山屐。座入烟嵐有半窓。良夜漫銷杯酒裏。孤汀宿鴈亦雙雙。

雙雙

○寄懷仲昌兼東去病時仲昌賦落花三十韻

君見落花恒自惜。我看花發倍堪憐。欲令一夜臨風盡翻恨。纖枝映月妍。孤館窮愁今更絕。上林佳氣可如前。寄言同病長安客。何事詔華年復年。

○六諭詩有序

葉潛之擢第而歸輒厭世去如優曇一現耳

諸苦橫集所不忍言。但擬六如以當莊露言。無倫次咏不成聲。

霜華織樹樹如空。初日穿林樹影重。偶爾光明同擊石。瞥然滅沒若飛鴻。芭蕉怯夏先辭綠。茜茜驚秋尚欲紅。天下奔流盡東向。不須回首遡西風。徐云寫得縹緲驚魂不啻半床落葉。

○秋暑臥病古林

陳云與少年悲憤處玄淡處都復不同筆

隨年老意主說法

誰言人世不須憎。棘栗縱橫頗礙膺。家住深山終是俗。身棲梵剎卽如僧。莫拈祖意來相訊。勿問塵勞脫未曾。坐看大江流日夜。悲心翻覺委漁罾。翻却客心悲未央句。

○二

病支筇竹亦稊稜。世味何分淄與澠。玉禾獻時猶有足。醫當良日已無肱。莊稱南溟終同鷁。

補云八  
前只完  
得前叙  
中所不  
忍言四  
字尤妙  
在六言  
層疊乃  
更一氣  
清空

楚云  
四言  
建昌  
古林詩  
一字移  
動不得

舊釋于  
註不肯  
推何

號○彌○天○始○是○鵬○且○自○置○身○三○界○外○聽○君○大○笑○若○蒼○蠅○

○○三

世○羈○腰○裏○以○鈎○膺○欲○匹○家○雞○與○臂○鷹○未○和○筑○筑○誰○可○耦○巾○車○感○感○詎○堪○乘○惟○將○高○枕○為○叅○學○更○以○孤○吟○當○友○朋○忽○見○庭○花○開○一○葉○於○中○微○笑○有○胡○僧○

○○四

縱身而  
入最是  
須何

秋○山○為○骨○瘦○峻○嶒○氣○韻○猶○當○類○俊○鷹○祇○是○熟○腸○多○所○恠○委○之○冷○眼○百○無○憎○暫○辭○穉○穉○翻○堪○喜○任○汝○熬○煎○媿○未○能○但○得○一○時○銷○妄○想○何○須○赤○脚○踏○層○冰○

○○五

教○外○單○傳○自○一○燈○久○而○地○拆○與○天○崩○止○將○鬪○諍○為○家○法○仍○墮○廉○纖○倍○可○憎○摩○詰○支○床○原○是○佛○雙○檣○據○座○若○無○僧○何○當○徧○覆○三○千○界○斬○盡○人○間○老○

指揮如  
意絕不  
測神

葛藤

○○六

白○下○壺○公○未○足○凭○自○探○藥○籠○稍○相○應○借○來○身○毒○醫○王○手○博○得○膏○肓○豎○子○憎○蜿○蜿○壁○間○皆○是○蜴○營○管○澤○畔○盡○為○蠅○若○將○欣○厭○都○忘○却○便○脫○魚○無○與○鳥○增○

○○七

漫○將○管○樂○自○相○矜○戰○勝○而○肥○尚○不○能○啞○我○長○眠○

落語  
楊若不  
經意

何○過○過○任○伊○短○髮○欲○鬚○髻○列○仙○已○謫○羞○稱○史○退○位○前○身○恐○是○僧○一○切○因○緣○同○昨○夢○蟲○飛○何○事○尚○翦○翦○

○○八

閒○呼○柳○下○與○孫○登○遠○靄○高○霞○隔○幾○層○蕭○蕭○中○林○空○杯○杌○冥○冥○雲○漢○尚○施○矰○安○心○本○自○無○他○法○露○地○何○煩○有○一○乘○天○際○澄○江○秋○色○裏○空○懷○便○欲○與○江○澄○

先生作  
詩如登  
山必期  
與頂

宜初  
筆而談

陳云直  
以山川  
作韻士  
佳人不  
煩復頌  
借隱

吳云亦  
是雨頭  
曉談語

紫栢云  
說得一  
場扯淡  
正是桃  
花食料  
字意

○黃山吳居士偕隱秋浦

秋浦潛潛堪狎主黃山杳杳亦來賓欣看遠黛  
雲中秀正值寒濤雨後新却似滿堂皆韻士更  
如遺世有佳人鷄鳴昧旦何須咏視夜于今未  
向晨

○輓胡太和隱君

曾從漢殿覓金人又向琅函夢玉晨竈北自甘  
長抱膝牆東何處可藏身祇今鷺背愁難跨亦

覺蓮花尚未娠剝有願王依永劫眾香羣玉兩  
稱臣

○春雨

范云淺淺語痛不可言

天邊颯沓墜紅香葬却韶光此一場獨客爾時  
應更慘空閨今夜倍堪傷花葉葉皆垂泣燕  
燕鶯鶯特地忙祇是春雲宜急雨任勞世上各  
猖狂

○二

此又說  
得生灰  
關係

文云詩  
中鏡境

意云游  
心無方  
際此雲

偏向春閨滴未央幽光頻頻照空牀忽然熱惱

無容處又似淒涼詎可當漸漬解傷人氣韻浸  
淫疑欲到膏肓因他生灰如輪轉不在尋常色  
與香

○贈李藥師

除向貝多尋聖諦便翻瓊笈學金丹其如釋海  
沙難算更有玄書偽未刊為倩吹毛塗毒手聊  
當游刃斷輪看一時萬法明于鏡葱嶺函關膽

欲寒

○乙亥初夏岳衡山公祖過訪祇園阮圃海  
攜家伶至同薛歲星王元淳小飲兼送之

任杭州

夙慧還疑是鄴侯異人曾到絳帷求不須南岳  
分黃獨且向西湖濬碧流瑤闕默存借傍月濤  
山倒湧已驚秋從來仙佛憐忠孝鄂國烝嘗寄  
此遊

如兩人

○二

高軒忽向浚郊行海內人豪眾所驚豈有六龍能下食漫勞五馬駐香旌玄緇雜坐無賓主泉石交叅亦送迎却以清歌當暮楚霓裳一曲悟三生

附會詩 有序

乙亥清和月余出守虎林啓行之日即散步訪蓮甸先生于秣陵之祇園留宴歡甚

疏離集

疏離集

詩成贈余誦之清風穆如也遂援筆次韻以志韻事庶彷彿陳汝南之訪徐豫章云若箇山中萬戶侯伏龍應向祇園求道書許共探津逮俠劍懸知淬獨流四座客星占百里一霄心月印三秋莫將彥會同常會千古仙靈羨此遊停輿隨向寶園行澹性應知鳥不驚料到虎塘誇露冕先辭驚谷滿霓旌與酬泉石花爲

董云風流絕世

醉步入烟嵐鶴解迎君是幽人容傲吏竹林深處話長生 岳虞巒

○湖上禊飲分韻

今日桃花發舊紅瓊枝遙汎暮雲中波留芳影人爲月座入春光蕙有風暝色似教山頰醉露華欲着柳睂空當年修禊何寥落獨向峰頭數斷鴻

○湖上詠懷

疏離集

疏離集

陳云此種胸懷雖欲不脫出羅網不可得

銜杯我欲問青天人世誰云不可憐每遇晦冥長慘慘畏逢花月忽娟娟尋常聚首翻爲怨宛轉離愁又自牽却似西湖成淚海春心秋恨共潜然

○寄懷仲昌

陳云清冷如淵

昔年作客憶江南何似君遊興轉酣世壽不知誰滿百人情到處有朝三丈情似水搖空綠夜雨迷花誦采藍莫以清娛忘舊日吳中望思在

烟嵐

○送別葉曾城先生有序

癸亥之秋余再入白門受曾翁先生國士之  
遇命爲買長沙陸敬輿一流人未幾以官允  
召還余輩送別應作岩廊語而余顧爲牢騷  
慘澹之言客無所託哀不擇音矣伏讀先生  
之論詩曰任華之猖狂李賀之恠嶮皆足以  
驚駭震掉而爲千古不可少之人不聞以陶

流離集

卷五

韋王孟之簡遠清微而廢之也其必不以余  
爲訝也夫

天亦依依念別離寒花着雨泣庭枝爲嗟落魄  
窮廬子何似香魂綺陌吹纔是汾陽知遇日又  
當供奉召還時從今廊落誰堪向天下文人公  
獨奇

○二

征鞍忽忽似春歸冷蕊驚心笑語微謬許秋應

岳云直  
舒胸懷  
絕不尤  
辭傍句

方欲驚其如林鶴又愁饑難留今日秦淮水悵  
望明朝采石磯去後獨存鍾阜在孤巒突兀浸  
相依

○贈黃隱君

懸鼓峰前日欲斜童顏猶覺似朝霞席間自可  
容獅座宅外惟富有象車靈鷲山中曾作客青  
蓮枝上舊爲家祇今虛室無塵事一縷爐烟對  
雜華

流離集

卷五

○江上雪中送別葉曾城少司成寄宿客舍

夢中得前六句

嚴威舞雪夜猖狂却似離亭柳絮香千里同雲  
存別態一江怒浪照春觴衰欲共山頭白眼  
纈猶疑月影黃獨客背寒無可託幽懷但與淥  
波長

○廿夕後一日贈林天素閨秀  
天際春深放碧桃秋江猶自映寒潮露稍宛轉

明卿云  
大上月  
長句許

何初云  
諸生每  
哀服綈  
乃向司  
成語

雪關云  
似通宿  
命

窺明鏡。浪屋空濛貯。阿嬌織女迴車香。尚滿黃姑佇。足夜初進。莫言餘影。今堪顧。銀浦雲開第一朝。

○贈范半珠

依希湘曲素波明。遂有湘君水上行。彤管拈來疑轉蕙。淚痕緘去亂香衡。奪將山黛供柔翰。翻妬文人與竝名。洗却六朝脂粉態。青谿黯黯澹暮雲橫。

沈隱集

卷之四

○送丁叔潛北上

堤前寒柳爲君斜。遊子偏能念物華。幽夢半生驚夜鶴。空山幾度聽啼鴉。嚴霜着樹今成月。嶺雪披襟復是花。來歲瓊枝天上發。不知春色落誰家。

誰家

○讀吳客卿太史宗一聖論

雪山老子魯儒童。豎義何妨有異同。澗草林柯千樣綠。江花岩蕊百般紅。但令會得我無我始。

葉云將無同又云以不同爲同

黃云字字如叔潛之爲人

沈云有此文人却愁詩女

覺原來空不空。一聖却能開五眼。肯教法海自西東。

附會詩

偶從一聖衍三車。敝帚勞將繡綬誇。閣上久無玄後草。扇頭今有夢生花。建臺且作園中長。揮塵都歸象外家。何物可酬青玉案。油油庵裡趙州茶。吳應賓

○贈沈襲余別駕

沈隱集

卷之四

幾番跋浪學長鯨。奄忽韶光又送迎。霧鬢風鬟猶好好。雲愁海思獨京京。自憐薤露蘭爲艾。誰識塵中樹是瓊。何事莫邪輕一割。應慙垂首作書生。

○雨中別潛之

主人欲挽春光住。客子渾忘行路難。獨以寒空生暮雨。却令登覽負烟巒。浮山但作浮漚想。天柱惟當天外看。我欲載將明月去。故園花事未。

周云用筆如雲中孤鶴正海散大云來

沈云直道人肝

應殘

○春朝懷舊

趙云白  
蘇之問

舊里風光在眼前。閒思往事已三年。家居繚繞如沈醉。客裡棲遲亦俗緣。當日烟霞徒着想。祇今膏火尚相煎。自非撒手拋塵網。世上浮名絕可憐。

○贈范珏

每對寒江問遠天。當年桃葉可能還。如何春色

此集

卷三

趙云神  
情在前  
折后簇  
失夫扣  
歸處

同朝露。遂使秋山起暮烟。吳苑嬌枝惟獨笑。秦時流水亦孤妍。祇因今日逢吾子。便覺韶光倍可憐。

○題賢貞記

趙云  
道

金風瑟瑟入高樓。山色應如素女愁。月冷風清花自舞。烟啼露壓葉知秋。峇看玉樹生廬阜。頓使霞標著石頭。茶蓼當年幾搔首。水霜今日一廻眸。

○壽鶴為李臨淮母夫人賦

毛云悠  
然淨潔  
如身輕  
落

鸞。騖昔可充桃使。鶴騎茲來集李蹊。孤響尚疑驚墜露。玄裳猶自拂寒霓。如雲入戶光初滿。似月穿林影欲迷。却憶瑤臺今夜裏。風華應只似空閨。

董云雲月詠鶴絕楚形似之外

○贈夏象賢侍御十月晦日生朝

趙云森  
來日足  
如鳴和  
鸞文是

鍾阜冠雲同鐵柱。繡衣丰骨亦峻嶒。蘭臺誰得如玄豸。夢澤人稱有俊鷹。詞翰千秋能下士。忠

流離集

卷三

二種

貞百世每呼朋。明朝懸壁編珠會。日影瞳矓已欲增。

公創立先忠貞祠額故有第六句

○題烏懷集

陳云何  
句洗削

挽車提甕憶艱危。白聖悽悽忽掩帷。茶蓼蔓敷空婀娜。冰霜華發自葳蕤。芳聲自擬嬰偕白。高行誰如隗與姬。獨鵲夜飛方繞樹。三珠磊落未須悲。

○吳昌之母壽詩

素雲

素雲垂渚逐離光。青鳥西來帶夕陽。車嫁七襄羞漢女。縷羈五色薄蘭香。羽衣笑映星波綠。鳳舄斜飛月影黃。共說麻姑來降蔡。九天簫管未渠央。

○送何匪我大司空歸闕

鏡山千古足清芬。秀色于今併在君。肯向岩廊耽治蹟。欲令丘壑有靈人。倫自可憑新鑒國。史從教廣舊聞鈎。月耕雲皆韻事。天邊瑤草自離離。

離離

芸芸

○苦節詩

少室當年一築廬。幽魂以此當歸墟。春花欲似秋山寂。旦宅還同夜壑虛。履却嚴霜方桂葉。佩將寒月作瓊琚。重泉若有藁砧約。千古應如結皖初。

○紫霞堂詩

綠野遙看覆紫霞。香山深處五雲斜。尊開何必

雲和

歌魚留興寄。惟應咏兔罝。蒼翠已堪餐。夕秀斑爛尚自擬。朝華手栽玉樹。今何許。一葉猶將作漢槎。

○淮上代范珠

一艇橫谿山色侵。枕流却似臥高岑。尊前檀板翻雲影。天際鶯聲落水心。燕子飛飛飄綠髻。楊花點點覆春陰。羞令繡閣無佳句。騷雅于今擬入林。

離離

離離

○悼馬郎婦

夜來皓月滿閒庭。無奈幽魂自晦冥。秋色欲隨征鴈去。嬌花但逐露華零。髣髴雲遙想留餘綠眼。柳寒舒倦作青。却恨不如霜下草。流光猶得化為螢。

○寒食哭傅遠度

疾風甚雨泣韶華。共向春林駕素車。客過空階疑白鶴。悲來繞樹有羣鴉。三山曉黛眉將蹙。六

雲和

毛云情思所纏無得空舊以筆性起異故

薛云天為此而泣山為非遠度不足當



知者便  
以為泛

代垂楊。髮欲斜。知是幽魂歸永宅。禁烟應只為君家。  
毛云如崩如裂

毛云石

毛云石

毛云石

過秋浦贈顧韻發太守  
九子寒雲入幕閒。何須回首望烟鬟。歲星偶爾  
辭天上。香吏于今落世間。鳥喚松陰庭午寂。鶴  
隨人影月中還。新詩欲共桃花發。拈向空江亦  
破顏。

○送黎爾瞻太守之任廣南

流離集

卷五

周云詩

華車隨處是。遊仙白鹿行。看繞轂前文。照錦池  
如濯錦。宦當蓮岳似青蓮。翠鉏今向榆藩發。蟲  
鼠應為桑果緣。但有巉巖堪下拜。何妨叱馭過  
南滇。  
雕州有濯錦池。廣南山似蓮。花男女皆事耕鉏。好食蟲鼠。

○壽吳子吉六表

鐵佛嶂開山是佛九仙岩。畔鯉為仙一敷霞。禪

紅堪纈到處雲。綢紫可憐。所以婁湖波灩灩。却

令玄圃月拳拳。從茲都市塵勞裏。亦似堯時有

陳云鳳  
翔千仞  
鯨魚百

俚俗

○二

紫莖縹蒂朝來秀。丹屬明璫夙有緣。暖若初曦  
生遠浦。鬱如峻嶺接遙天。閒中庶草皆堪學。夢  
裡春花只自妍。遂有瓊枝能拂漢。堦前裊裊曳  
雲烟。

○三

罷舉唐臣今作客。南安高臥亦多年。風波少處

流離集

卷五

神骨素  
飛則紫  
霞落

江湖靜。諾勃埋來甕。甕穿室內自能縣。日月人  
間一切似。夔蛇却疑鍾阜桃源洞。即是壺公蟹  
井邊。

井邊

毛云一首閩地二首閩產三首閩人各于其

倫絕不設擬

○余可以待尊公游嶺南歸

曹溪消息近何如。遊子應乘露地車。西向蓮胎

懷乳哺。南詢法海恣收漁。庭間孔雀翻經日。懷

文起云  
如千山  
月色

裏桃花綻蕊初卽事便令人欲悟莫言塵世臭如絮

○○哭亡兒人月

薛云十詩字字血點字字棒痕便覺秋興

諸什都是世間語

趙云兩世文壇  
宋百略見

文人自昔原無種優鉢那能兩度開呵佛乃稱  
真佛子傳燈何必有燈來玉苗乍萎秋爲泣萱  
草空戴意亦哀却憶生平諸眷屬無如子鶴與

妻梅

蘇聖

只似朋  
友快恩  
語

○○二

猶似良朋當遠道寒江風雨忽淒淒穹蒼以外  
尋鵬背羈絡之中哭馬蹄豪客已辭三尺劍蛭  
蟻空轉一丸泥情癡惟有春鶯在聞向虛帷只  
管啼

○○三

誰言薄命傷朝露路作名場十六霜魍魎七查

謝詩成  
謝說成  
實切

如子履商羊九至又祁唐漫漫累劫愁無旦澆  
澆離姬今亦蒼縱是蓬萊山下客眼中應已變  
滄桑

○○四

無風異  
聲

可感可  
泣

讀經謾說無生歟何事游魂喚不磨浩浩江波  
侵冷岫愁愁花影怯春燈汝今已作枝林鳥我  
愧猶如乞食僧骨肉因緣都莫問文章誰與辯  
滄滄

龍門

李處

○○五

龍門落落一孤桐倒掛蒼厓絕壁中不與蘭莖  
鬪秋綠肯隨桃蕊綻春紅祇聞萬壑留哀響剩  
有流雲遇晚風能使深山明月夜饑飈暮鴉泣  
寒空

○○六

譽兒吾亦無奇癖祇爲生來慧性多翻恨浮名  
徒作障遂令綺語却成魔如雲翳月光初漏似

處作題

玉埋烟碧一窩悔不痛加鑪鑪過看他句下欲如何

真處見  
大家

○七  
潦倒常為天地客青箱寥廓綠雲邊落花一別如何處繞樹相依僅幾年浪擬風流如近墨堪嗟氣息但逢憐每懷放佚諸詩卷為我搜來幾百篇

○八

瀟湘集

春風

向涕淚  
中韓大  
法輪  
有子賢  
與意何  
須置懷  
抱此時  
正用得  
著

涕淚任教成海水溯洄誰得往從之乃知夙世冤憎會即是多生愛別離匪獨退飛今若鷁進思偶聚亦如塵人間去住渾漂絮有子何分點與癡

○九

即從海  
山引向  
卷率

余昔買山當震澤汝今先作洞天游靈威杖履應追得西子容顏似舊不金簡豈愁難盡讀貝官猶恐易傷秋若從堯幸閒凝睇林屋何如海

一瀨 薛歲星夢人月  
往林屋洞天

○十

又說梵  
幸指與  
達邦

豈必風燈嗟短促同居三界一何危爨中之尾方悲汝薪盡而傳知是誰世上才人思月姊天邊妬女有風姨願將蟲鼠諸肝臂化作西方占佛眉

○陳松寤五十乞贈于余時余正焚棄筆研聊作此語

瀟湘集

春風

大人氣  
息脫落  
都盡  
固記

渥注逸足號飛黃隙影馳來歷幾霜松際高眠君已寤蓮輪晏坐我難忘願將世界文人氣化作華嚴海水香何必此中留半偈但看東照白毫光

○王昆華總裁過祇園言以余落卷刻程感

賦

岳瀆飛來為作賓寒岩虛壑願稱臣移將日月投懷裏撒得雲霞布水濱飲以瓊漿疑是濯纓

都云峻  
如日月  
若若雲

云○黎○火○只○如○燐○劉○黃○空○自○當○葑○采○裂○地○誰○酬○手○  
不○龜○

○趙○二○瞻○郭○丹○葵○兩○侍○御○過○訪○與○三○百○歲○老○  
人○草○蔬○同○飯○

魏云敬  
宛花翁  
全南舍  
北一種  
尤登奇  
述

身○冠○岌○岌○觸○岩○屏○自○笑○幽○人○道○不○肥○衝○莽○一○驚○  
山○雉○雉○排○烟○如○與○澤○鳬○飛○庭○梅○珮○立○辭○花○錫○墜○  
葉○閒○游○伴○客○歸○三○百○年○來○猶○半○餉○何○當○朝○露○獨○  
愁○晞○

魏○雅○集○

七律五

○輓○劉○黃○初○擬○香○山○警○悟○詩○

許云正  
喚醒去  
夫而老  
嫗者

看○君○明○發○到○黃○昏○暇○隙○安○能○有○一○痕○率○地○長○辭○  
如○假○寐○終○天○從○此○變○遊○竟○死○生○只○是○須○臾○事○老○  
病○還○憑○造○化○思○寄○語○盛○年○豪○冶○客○空○華○陽○酸○不○  
堪○論○

○○○○瞻○月○八○日○曲○中○聞○梵○

楊云如  
木人見  
花鳥正  
昆此義

佛○言○花○莖○多○蜂○蠶○余○曰○除○禪○次○美○人○偶○觸○花○尤○  
疑○作○雨○應○知○佛○界○有○如○春○寧○登○豈○必○終○嬌○壽○天○

詩○目○指

為○世○界○老○臺○莖○可○亘○繇○旬○卽○看○几○席○知○為○晉○豈○  
必○風○波○避○似○秦○淨○土○每○藏○璫○珥○裏○誰○能○認○取○笠○  
中○人○

許云貝  
多了義  
雲免秘  
文

○○○目○青○攤○書○不○能○讀○聊○以○自○解○  
參○學○從○來○薄○典○墳○每○于○無○字○覓○靈○文○何○煩○法○海○  
橫○魚○罟○欲○向○虛○空○喚○鳥○耘○久○視○自○須○勤○內○視○反○  
聞○方○足○療○多○聞○但○令○目○青○能○除○却○圓○相○應○知○亦○  
可○焚○

魏○雅○集○

七律五

澠離集卷五

五言絕句

張云禪趣俠腸盡見於五言絕

薛云五言絕最蕭聊而蓮句落筆輒有萬里之勢

祇園螺史 有序

石頭城清涼山之畔。竹。逕。數。轉。別。有。人。間。乃。結。離。爲。園。園。貯。一。山。類。襄。陽。袖。石。巒。壑。畢。具。

澠離集

五絕一

其中衆花滿林。可供塵刹。疑是西土盛華之。祇因處處誌之。得十有六則。以表蓮宗運想。諸境。

○馭虎巖

園枕虎踞關東趾。會祠部奉詔祀遜國殉。節諸臣先忠貞公少與儒游騎黑虎風雨。夜歸遂祠於園之北偏。

嘯呼懷烈士風雨歷欽岳君亦軒轅客誰能受。

陳云氣

之人乃

靈光殿賦虎奮豔而軒著。姚少師以留公爲養虎。

附和詩 有序

祇園十六區張君既各爲圖而楊龍友復寫此冊張則亂頭麤服龍章鳳姿楊則雅人修士楚楚焚香掃地時也蓮居士父子題咏足千古而使予得列其間願實此園更實此圖庶予得與裴廸俱不朽乎

虎踞石城在六朝何往哉不如君先人江干

澠離集

五絕二

駕虎來

○鶴溱

岩前幽澗瀉自山椒。白鶴爲淨域化禽。不欲以生命飼。林梁聽其所集。

鷺子每談空晏坐當沙溱忽聞鶴唳雲亦自宣

真諦。

鶴影夜臨溱溱鱗亦起舞老龍聽法罷欲與

胎仙語

鶴驢遊

成法作

此語可  
達食白  
須吟

○○蓮旬

自深達堂駕曲圮于水際蓮花微妙香潔  
巨幾絲旬不僅如人世車輪而止  
花氣偶相觸沿洄經幾旬自非蓮國裏安得一  
心人

君以蓮為宮鬚荷自寬廣盍觀恒沙國盡托  
鉏刀上

○無山堂

龍溪集

五卷三

昆合序  
佛言當  
平心地  
則世界  
平

圮盡遙望一廬窈然孤峙深岫中鍾山翠  
黛當戶洲島之僻至此便欲濡足每念清  
泰無山輒作山不是山想  
大意多奇嶮茲山有紀堂我看平若水雲際聽  
浪浪

琉璃為胸次中復現五嶽何忽自云無無無  
乃正覺

○○笠子

如來淨  
土或在  
耳中  
或在花  
冠中

繞堂南嚮危樓翼然如老翁蓑笠而釣江  
雪

何必棲鳥窠岩雲自成笠裏解藏身雨絲空  
激灩

生長笠澤旁夢魂在其中支雨軟簑冠吾與  
樵青同

○沙山

廣後歷級而高雲根涵碧如海一漚而山

龍溪集

五卷四

敬空殊  
龍不從  
追琢而  
得

澤無名以待主者余生濤山浪屋間又生  
于潮生之夕因以名山  
夜岫生寒浪浮漚貯亂山漸江湖有信欲寫入  
懷間  
漸江

昔聞景純言凡山生于浪亦有浪同生巾裾  
骨肉相

○○鋤月灣

山右阜一灣如脣一荒斐耳巢繇買山而

只此便  
是不種  
音苗種  
明月

隱遂耕而爲  
歌帶月荷耒之句  
雖却人間蔓無如此一灣塵勞從岳峙只似月光閒

唯俗不可醫爲有醫俗意我自田舍翁桔槔昨已治

○○呼龍嶸

中田與龍潭隔嶸登嶸而呼可耕烟而種

龍性

龍性

動能向  
自受哇  
傍以然  
人

龍性亦能馴食花狎深嶸茅狗世相呼空厓落  
長喟龍池有五花樹羣龍食之  
呼子先騎茅狗化爲龍

潭外有龍跡管來或青鳥不然即麻姑愛此

爬背爪

○○寒江樹

嶸頂攬擷諸勝若謝公墩莫愁湖遠至天  
關繖山雨花天印俱在懷袖惟清涼峰差

錦囊  
雲牛面

高累黍春夏之交江色翳如若木葉盡脫  
則寒江一線渺在雲際  
木葉漸辭柯江波照危榭彷彿暮雲開嫦娥睇  
秋夜

已甘入林深眼濶復如此胡不任蒙茸溪墨  
澄心紙

○○藥草畦

榭俯深塢堪植藥草當一雨普滋千山秀

藥草

藥草

入屋  
手人

色時誰向此中領取明明祖師意  
痼疾無煩療阿伽秀滿畦法華新吐萼一任白  
雲迷西法以阿伽一藥總治  
諸病法華藥草喻品

有一轆轤因拾州立權喻我以命聽藥藥以  
命聽雨

○○茗柯坪

循畦而上地如展手茗枕未擎旗槍初茁  
便如萬里故人歸來對影無埃松風響發

若中不可名言之味  
尤字  
得妙

時  
烟液結為樹遂如雲在坪葉葉光堪飲寒泉欲  
與爭

吳越古湯社請君為署領不知是何曹但解  
日茗芋

劍壑

復自坪左折而坂坂窮路轉自此又一山  
川乃鑿塘貯雨後泉以此當慧劍斷愛河

此語如  
鐵如石  
亦復如  
永如空

欲與世辭

人世艷如花從茲委諸壑墜葉自東流不用為  
媒妁

古劍乍磨時心光一片連冰諸空後性請証  
夢中天

爛虹

壑前橫一堤堤上桃花覆水水中芙蓉披  
畦交錯如綉帔如霞島如采虹之臥天

春雨深深裏浮空有霽虹却如泉石畔偃仰一

英雄

湘核裹黃泥風雨蒸霞色城南呼護來枕臂  
解虹渴

螺髻庵

劉伯倫言死便埋我不如中峰之活埋焉  
擬活埋而結庵庵以壑為屨以虹為几以  
鍾阜為雙髻高帝言堆螺髻于天邊即此

初得祭  
天金人  
時氣象  
可想

翔瀨駕如岫穿雲鴈作庵金人天外落紺髮自

鬢髮  
須彌山有青鸞伽  
藍佛堂如鴈形

珠在女掌中舉首問螺髻即以髻線觀非復  
膏沐氣

懸鼓峰

庵負西峰峰頭望落日如懸鼓  
此為初諦  
世界東西隔原來祇一峰遙期日落處與子得



相逢

懸鼓無鼓音。赫然示諸方。此鼓不可觸。觸之掌生芒。

○直樹林

髻庵烟蘿一徑斜。通直林。相去一牛吼地。朝雲夕月。兩兩映薄。梵唄唱和。宿莽間。此即迎文生處。回首林巒。又隔一境。如匡廬影寺在虛無滅沒間。世遂無問津者。

五紀九

如何驚嶺客。姓字託高林。欲作凌空翮。孤鶩離

金鷺。梵語釋迦此云直樹林。佛生此林中。因以為姓。

天公布疎林。還如天絲織。配色欲纖妍。理絲

固綢直。薛案

附題跋

祇園圖十六景。楊龍友為無量居士作。蓋

盧鴻草堂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流傳世

間。皆稱神品。鴻乙自有嵩山十志楚詞而

山莊圖題詠具。蘇黃門集五言絕句。頗

痺。詰朝川詩。伯時獨以畫名。意當時必有

首倡。但無傳耳。無量居士於此十六景已

有詩中畫。而龍友璽薄氣韻。生動着意微

茫。滅沒間有鴻乙之蒼秀。伯時之幽遠。為

十六景傳神寫照。無復遺恨。如置身輞口

椒園。鹿柴。居然王裴倡和。勝情信可傳也。

董其昌題

五紀十

世宗觀張文忠祖墓圖。以筆抹其一山。是

夕永嘉有峰。夷為平陸。山川在畫史筆尖

既可夷為平陸。亦可從地涌出。想成國土

佛語無誑。秦皇驅石入東海。淨名方丈。擲

大千不為奇事。知此則祇園不在金陵。居

士不必無量。杜子美丹青引云。花驄却在

御榻上。榻前階下。還相向。此冊在處是卓

園化身

其昌又題

嘗謂彌陀經補張威美引人繫念西方祇  
園環堵地螺史粧點清勝幾不減匡廬台  
宕將無以是爲招隱篇合併我二三兄弟  
團樂證無生耶

毛湛題

園正以莽蒼特妙若架登丹碧割其自然  
便是驅黃綺與絳灌伍此事正恐不免應  
在蓮旬木天朱旂時耳 薛采題

謝云螺史如顧陸之畫畫意不盡態

○黃鶴山同王季和夜步

長松破晚烟。枝葉密于髮。彷彿漏餘光。增前碎  
明月。

○夜過竹里館訪吳大有懷去病伯兄

客至斜陽落。趺然識履音。攜手臨高閣。當窓望

遠岑

○二

几席依然在。風塵憶遠人。祇今惟舊侶。夜夜對

袁云經  
溪絕處  
紀清真  
花以荷  
晉爲威  
正指此  
時

溪蘋

○三

揮杯過子夜。拈韵不成詩。童子垂頭睡。還令烹  
伏雌。

○四

山樓欲二更。急雨忽淒清。起視幽庭裡。疎桐葉  
落聲。

○九日登超山

秋色宜山雨。登高望欲空。爲憐詩思好。日暮更  
臨風。

○客思

遠道正縈懷。孤舟連夜發。骨冷驚秋夢。披衣對  
斜月。

○子夜歌

譚云旂旄中仍有脫灑處。清空處還類太  
白絕句。不作齊梁樂府。

傳云諸  
咏有難  
女破風  
之態

孤艇當寒風。水聲急如雨。忽忽入門來。向歡懷抱裡。

愚俊不  
棄

○二  
自入楞伽山。山風振寒葉。誰言風伯妬。吹儂來綺陌。

此較東  
日西雨  
尤覺有  
帶

○三  
如何儂腹中。不晴亦不雨。言笑總成虛。儂心陰憶汝。

鏡難集

卷五

○四

好爲我  
起得細  
可制衣

憶昔見歡時。儂舟聊暫住。歡作攬舟維。令儂不得去。

○五

亦似當  
初嘗見  
明

凭肩寒月下。細語小窓前。忽復見行色。掩袂不能言。

○六

甘苦同  
承正如

爲憶別離悲。佳期暗銷阻。含笑食黃蘗。爲歡終。

花重錦  
蛇

白苦

○七

冶容難可賦。拈詩卒未成。無能破離索。捉筆對寒燈。

○八

晚食臨郊野。哽咽不自持。那能加食飯。但有長相思。

○九

鏡難集

卷五

揮杯欲成醉。手口自相違。嗟彼兕觥酒。何以不永懷。

○十

似美人  
捲珠簾  
一

片帆趁明月。明月入我懷。低頭不忍望。有懷當語誰。

○十一

何能覩顏色。彷彿夢來時。通夕不得寐。杳然未有期。

○十二

此地一為別。離懷已如許。行行隔山川。便可從茲灰。

○十三

岸草怯風露。經冬色自陳。春冰既云泮。灰已還復生。

○後子夜歌

儂未識郎時。郎自當儂意。邂逅見容姿。攬抱不

能置。

○二

○二

理妝下扁舟。與郎同舟去。故人雖言妬。儂今不為慮。

○三

妬深情難住。掩淚出門前。寒沼摧荷葉。何時復見蓮。

○四

朝朝通信使。夜夜空仿徨。郎來復言去。淚下江羅裳。

○子夜變歌

譚云子夜前後三種如從孔得略從略得

春風好嬉戲。宛轉入羅裙。區區何足惜。儂家夫婿真。

○二

○三

雌雀來青林。哀鳴不肯住。窺窓羞見人。飛向東南去。

○三

凝眸望清池。沙鷗自相偶。轉面相顧瞻。莫有他人不。

○四

黃蜂醉頻香。飛飛不能去。夫婿從南來。斜倚雕欄觀。

不須見  
人已自  
羞殺

曉起東行纏雙足白如月將跗橫膝前相看自

六

却看甚  
處

踏月向幽庭脫却鴉頭襪小郎獨低頭不看堦  
前月

七

便非  
人

兒郎可憐生雙眸着人面感郎恩情深但恐旁

人見

八

如影

缸花垂髮影輕雲含日光妬郎相顧盼滅燭解

羅裳

九

盡出狀  
態

舉體浴香露寒光照明玉自顧怯嬌容那能抱

郎宿

十

何如怕  
人看

小姑未梳頭容顏赤如火阿嫂獨何為娉婷來  
盼我

十一

看羞殺  
自聞香  
最如說  
到懷人  
便法

如何今夜裏對影脫羅裳那堪入蘭幌肌體自  
聞香

十二

破  
一直說

蕙花色已陳芙蓉露又濕誰能守空牀獨聽寒  
蟬泣

十三

同一盼  
殊成感  
或頃都  
不可解

炯炯偷盼睇猶自嗔郎顧願作方空穀裁君合  
歡袴太親切

十四

此恨無  
端

夜坐倍堪親生憎隔燈燭却恨玉香鞋阿那承  
素足

十五

君行未得歸腸中起波浪妾心自堅貞無奈桃

詞

此何氣

又直觀

又

起不說  
情含情  
無限

只許自

花放

欲親笑語香。時時住歡側。好風忽相過。知是歡  
氣息。

○廿二

郎心儂自知。忽忽不得過。願使日無光。暗與郎  
同臥。

○廿三

天官勝妙女。相看但微笑。兩情已自好。何必相  
偎抱。

○廿四

玉面誰家郎。驅馬如飛霞。揮鞭入西林。踏碎桃  
花片。

○廿五

春林錦繡花。露重花承褪。小妹何所思。也向庭  
前看。

詞是日  
自亦欲  
語取端  
的

今歡詞

人事  
事不獨  
人

忽不言

取笑

○廿一

年少倡家女。儂看未。婉孌何為游冶兒。與子常  
相戀。

○廿二

昨夜垂露華。蘭蕊生香汗。早起怯晨風。花開香  
已散。

○廿三

啼眼自泓泓。背人傍脩竹。蜂媒也撩人。飛來向

儂宿

○廿四

雄雉向天飛。雌雉獨抱卵。明年乳嬌兒。應與儂  
相伴。

○廿五

女兒十五餘。發艷明如鏡。腹中有郎君。忽忽先  
懷孕。

○廿六

新舊別

昨日春花放。今日春風吹。何如且休放。春情得知。

○廿七

不知是  
避郎是  
避人

夜深攜女伴。攬衣出前庭。遇郎滅燈燭。恐郎通慙慙。

○廿八

漸為良  
而時日

小窓喜窺人。疎櫺敲半領。儂如幽澗泉。水中含月影。

詞雜集

○廿九

大自可  
疑

凝睇忽思誰。迴眸見儂笑。明月在雲間。清光自相照。

○三十

幾許屈  
曲

郎心難自禁。殆欲來相抱。難道瞥見郎。儂與郎相好。

○三十一

人海  
感而

嬌花爛熳開。相逢苦不早。夜聞家中論。郎君道。

舊知已

儂好

○三十二

來見失

郎來向儂言。東家多窈窕。情知唐突甚。中心自懊惱。

○三十三

繁榮盛  
衰之言

春光滿地鋪。秋花世間少。秋深睇睒稀。誰知花正好。

○三十四

無覺  
花不

雛花冷尚含。板折自言苦。何不待朝露。花開照流水。

○三十五

早見中  
滿解事

少婦羞向人。翻然入房裏。中婦向郎看。恐郎笑儂爾。

○三十六

翻嫌多  
此疑耶

男兒善凝盼。花冠至襪前。恐郎年太小。不敢向郎言。

此天下  
有八人

○ 〇 三十七  
賣眼擲明月入郎懷袖間。郎歸莫相負。持此共

郎眠

○ 三十八

思是偶  
然即事

秋螢尾生燄。灼爍自相煎。新昏看阿姊。郎與妾  
同年。

○ 三十九

其向  
人說夢

儂欲語向郎。夢與郎登眺。心思不能言。腮邊紅

流離集

五絕三

未了

○ 四十

簾中擲春心。簾外吐寸趾。對壻發紅顏。佯言是

小奴

○ 〇 〇 四十一

清池照新妝。芳容嫁秋水。秋水自多情。非獨儂

底事

○ 四十二

奇哉此  
結不因  
緒得

思効結髮歡。向郎覓絲髮。置儂雲髻中。自作同

說得冰  
冷

○ 〇 〇 四十三  
儂自卸衣裳。體香透檐外。何事少年兒。白地肝

荷不加  
心海

腸碎。○ 四十四  
儂心每憶郎。世上應無有。明年嫁夫壻。未識如

郎否

流離集

五絕四

○ 四十五

可憐株林女。雞皮自三少。冬樹發春條。宿鳥爭

相笑

○ 〇 〇 四十六

鳥衣諸少年。曉夜自相逐。夫壻若憐儂。那得相

羈束

○ 四十七

歸黯日將夕。誰來向碧紗。枯楊柳已發。何必不

切須仔  
細

開此歌  
言之口

故是歌  
聲未可  
相笑



此郎亦  
自六處

許大傷  
感

蘇若蘭  
卓文君  
未路情  
景  
招一切  
艷女笑  
童都入  
淨佛間  
土正是  
曲終奏  
雅  
彈云淡

生花

○四十八

郎喜作新詞。名為三婦艷。道儂不相猜。持與儂同看。

○四十九

郎今有少婦。自言多妖艷。家雞已自好。賤妾那堪念。

○五十

詞雜錄

卷五

秋露摧青荷。臨風自起舞。感郎獨相看。涕泣零如雨。

如

○五十一

世上妖冶郎。從來薄命女。何如來向儂。同遊蓮花裡。

○秋盡

秋色今朝盡。年華只自淹。臨杯忽罷飲。那得醉厭厭。

○題畫

視爾遊花窟。如聞法蠡聲。令人憶摩詰。觀世得無生。

○王孫遊代寄海幢四哥

自君之出矣。花雨何冥冥。思君如山月。含吐向三更。

○二

日暮倚庭柯。腰花照紅頰。燕趙多佳人。顏色何

詞雜錄

卷六

如妾

○三

春寒透重幃。中夜翻衾枕。郎君且勿疑。夢中與郎寢。

○四

寒裳步池側。初折芙蓉花。恐郎戀姿色。今夜宿倡家。

○五

難為

空房一○滴○淚○時○向○春○風○吹○非○愁○君○薄○倖○君○家○

○贈玄度三哥秀才從軍

出○自○薊○北○門○疆○場○靜○無○虞○如○何○俠○游○客○慷○慨○誓○

○捐軀

○二

朱○儒○饌○黃○金○淮○陰○食○難○飽○空○懷○千○里○心○羈○絡○令○

君○老

○三

丈○夫○羞○儒○服○胸○膈○橫○奇○兵○誰○知○百○夫○長○垂○首○向○

書○生

○對酒

對○酒○欲○相○泣○北○風○吹○我○衣○鄉○思○愁○中○斷○夢○魂○歸○

亦○稀

○河上吟

董云詩中有橋頭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之

意昔惟太白今則蓮旬

白○日○落○黃○河○紅○雲○彌○綠○野○恍○惚○疾○于○飛○赤○帝○鞭○

龍○下○

○二

隆○日○燒○野○田○英○雄○眼○方○纈○揮○淚○作○長○流○盡○是○長○

弘○血○

○三

紅○月○似○女○兒○兩○頰○火○齊○吐○頃○刻○褪○容○顏○空○作○騰○

○四

脂○虎○

月○光○常○自○冷○半○露○今○如○舌○摘○取○置○口○中○世○人○應○

苦○熱○

○五

萬○幟○圍○紅○光○千○山○忽○如○割○我○欲○吞○一○丸○以○慰○長○

饑○渴○

○六

天上美  
以相

空山夜向晨。月宮露斜領。漸看醉顏紅。紅

西嶺

可為深  
漢

夜月落清暉。光冷泣孤鶴。如何里中兒。欲持彈

青雀

月宮怨

羿妻逐狂夫。雙足一何駛。山川自迢迢。進淚落如

珠子

鮫人無此夜光

九

雙九跳  
擲之怪  
亦如人  
世

雌兔眼迷離。雄鳥翼煩懣。相看不能言。盤旋車

輪轉

雲云昇  
月亦有  
寒氣

雲鋪平野白。雪照秋山寒。征帆自來往。誰向月

中看

何云其  
隨不若

瓜渚別  
此地尊酒明朝千里游。多君重離別。送我過

字

揚州

題顧姬書

吾家眉色好。山影落清顏。何如君素腕。畫出是

眉山

題玉峰庵  
何獨雪月中。此峰明似玉。秋林瓊色紅。春樹瑤

光綠

贈陳翼飛

管中

滇南舊都護。劍氣凌霜空。散髮江湖去。烟霞寸

管中

題扇

雪意偏含綠。霜姿亦解紅。應知銀浦裏。亦可喚

花官

題愚公徙山冊

有游

昔人畫評。舊逸格于神品。正置文人于畫家

之外。然多似旭書。用帚而不用筆。用頭而不

薛云情至之甚對遠心而懷子

敬便似我今日讀此詩

趙云竟從他年說起絕奇

趙大年

用腕以較畫家形似之筆大類竹筴子話一觸一背雖自詡筆筆古人或自詡不為古人又是觸背二義所攝耳愚公先生畫筆在微茫縹緲間乃神理欲透紙背如古異人筋骨微細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却因風勢以刺鷹視虎步骨騰肉飛之人如刺豕蝨誠文人而烈士也此冊屬我諧孟若白雲之歸高岫激湍之瀉幽壑因憶向日嘗問公履云君畫何

流離集

卷五

似君家大米輒言固當不同今對逸少而懷子敬視此逸若山河他年謝塵網披髮逐寒空攜手偕良侶歌呼向此中

〇〇二

谿勢狎雛隴山情暱水湄荻花與柳絮却似弄潮兒

〇〇三

極有和意

瀑布落九天結茆九天上咳唾白雲中亦作寒濤響

〇四

塊壘為岩骨孤危傲碧翁但能無俗韵何必叱關全南宮自言無關全俗氣

〇五

黃鶴烟霞姿向來墮泥滓曹溪留敝衣汝乃得其髓

流離集

卷五

此又領幽山之意

世但識山光無能領山意襄陽有單傳墨氣行堪醉

〇〇七

嬌癡號國姨不敢傳粉墨試看丹與青何能沈顏色

〇八

每入此畫中余懷杳無極畢然凝遠眸其人

愚公道

入水不瀟地位

而黑

○九

無煩棲絕巘。亦不踞危津。淡蕩誰堪似。人間落拓人。

○十

琉璃爲岫嶺。冷玉作穹窿。惟常貌君者。胸次與君同。

毛云諸詠不獨神情深奧亦復機鋒棘抄

漁父集

五經

○追和晉桃葉歌

桃葉墜爲塵。桃花復婀娜。香魂去不還。郎今猶念我。

○二

桃葉漾清淮。汎汎如輕楫。忽憶樹頭花。烟雲自相接。

○三

桃葉渡江去。寄語問桃根。悲風與妬雨。何事太

寧遠云  
伏氣勝  
蘭最似  
晉曲

披露肝  
南

此中有  
大

殷勤

寒江二十詠

陳云秋浦謫仙輞川摩詰併入此中又云  
咏物不貴時似貴恒似不貴遠體貴遠神  
此雅俗之辨

○江風

君如古侯客。負氣凌穹蒼。聞聲不可睹。烟水空茫茫。

毛云今  
人驚絕

漁父集

五經

○江花

宓妃衝曉行。露臉光猶澁。漸覺暈潮紅。寒顏如欲泣。

○江雨

酒星一何繁。落向風前碎。夜聞酣呼聲。曉見波光醉。

○江嶼

楚衲水上來。浙浙風吹笠。無煩一葦航。自

酒字從  
醉字得  
來

折體  
紅別語

波立

江月  
紅顏今攬鏡發艷可能同流光一為照當世却如空  
此是世界本空亦是目光足空四海

江星

湘娥遺素珮歷歷落亂流中從茲鱗甲窟化作蕊珠宮  
想見龍宮晏柳時

江草

江草

江草

寒游王謝子照影當幽澗衣裳自楚楚骨節亦姍姍  
但得如此便非膚清

江烟

冥冥同霧起裊裊向雲邊却疑銀浦水倒拂上青天  
銀河落九天轉語

江瀨

寒鳥如貧士期乎蘆之漪微聞啁晰語似欲隱于斯  
遙見蘆中人出沒瀨渚

天上龍

江霞  
天際翳長袖如招貝闕郎迢遙不能語白池墜紅香

江雪

瞥然塵土銷世界淨于水一似曼陀華雨向蓮池裏

此詩從無

江火

何處青藜光熒熒向空發搖曳夜波間如墮雲

江曉

中月  
鬼趣認為燐天人指為月

江曉

疎星光漸散橈底白雲生人於雲上坐便欲與天平  
較杜老春水句尤勝

江晚

鏤雲界顏日消光亦已微倦禽愁鳥遠猶逐浦烟飛  
烈士暮年亦同此慨

江城

林水清氣却帶烟霞姿一時驚倒浸不覺  
樓奇 描不得成畫不得就

○○江村

簷楹同漱冷雞犬與山閒曝背汀沙畔漁骨幾箇還 攝盡桃源一記

○○江帆

廓落山中侶溫香夢裏人風波同偃仰白浪足紅塵

總集

五卷三

○○江梵

烈士揮長淚千秋悲未央空音喚幽夜熱血乍清涼

○江樓

當窓凝曉盼莫謾理烟鬟鸞鏡閒拋却臨流照遠山

○江笛

額梅怨幽春腰柳酣新浴併作風篁聲雲際流

寒綠 海水推空綠何似此語

女仙二詩 有片

少時有以乩籙授余者所召男女諸真無不隨意而至所爲詩皆各類其生平追他人以此籙召來遂不能復爾或云卽余心想所生也今散佚都盡止追憶二首

○○蘇小小西泠詩

香魂倚暮松古道馳新馬南齊月半規搖漾西

總集

五卷三

冷下

○○楊太真海外詩

山雲如飛仙醉舞蓬萊宮雨師重載酒酣殺綠芙蓉

奇題

宋云古

渡籬集卷六

七言絕句

館娃官履跡

香窺蹙步向黃昏。履影驚同秋葉翻。不是烟雲迷不得。烟雲到此恰成痕。

送鮑元則入茅山

知君食勝即如歸。雨驟風狂不掩扉。回首洞天深曲處。自看海上百花飛。

渡籬集

七絕一

二

仙子飛來似落霞。易遷宮畔便為家。遙看洞裏紅顏客。可是當年萼綠華。

三

舊游常自憶華陽。喜客泉邊照影涼。舊覓蒼烟叢竹裡。幽簫吹得月痕香。

小重陽令 卷詞

寒新空自說重陽。樹影朧朧月未涼。一夕金風

方云得句亦似烟痕

啼翠幄。黃花今夜識秋光。

二

藥市仙游首重回。驚看寒燠映新醅。眉山秋色侵花骨。籬蕊含羞未欲開。

三

朝來傭拂舊茱萸。秋稜于今閨得無。風色雨絲催子夜。花光燭影照醺醺。

四

渡籬集

七絕二

冥冥露臉自迎涼。洞菊繽紛共舉觴。不似桃花容易落。縱過九日尚含香。

五

團扇依微隱素肌。廣寒疑欲露纖枝。祇今鴛帳含盃夜。不記龍山落帽時。

六

青女驚寒披鷓鴣。一泓啼眼向兒郎。雀林霜夜鵲花發。紅淚飛來界曉粧。

幽細

花燭亦須風雨照綴

自負不

易棄玉容如見

首首是重陽次日詩



昨夜吹花 有序

歲時以重九為吹花節余友以次日花燭既  
賦小重陽合色詞更擬新題以被歌吹三韻  
俱着花字此昔人所無差可傳笑

方云人  
間奇地

高風昨夜自吹花吹得寒食有落花為想眾芳  
誰可擬紅顏却似拒霜花 木芙蓉 名拒霜

畫蘭詞為綺生女史賦

明卿云  
神文正

朝朝拈筆向妝臺楚曉芳蘭便欲開却笑江郎

楚辭集

七絕三

楚辭集

空作夢爭如神女帶將來

○二

楚辭集

湘君何必紉秋蘭試就仙娥腕下一朵纔舒  
纖影動花光照徹玉肌寒

○三

楚辭集

統扇裁來似月圓半枝飄入廣寒天彷彿姮娥  
吹鬢影隨風婀娜學秋烟

○四

方云人  
間奇地

誰言秀出自閨房岩壑橫陳似欲狂曾在攝山  
山畔坐寒林幽夜半聞香

○ 驢背諸皖山道上作

楚辭集

澤國向來依艇住每于驢背便思還如今就此  
尋安隱一似乘流看遠山

○二

楚辭集

世上塵勞疑有種終朝蔚起未能刪馬蹄車轍  
無他事天地翻于此際閒

楚辭集

七絕四

楚辭集

楚辭集

銀浦流雲影亦狂浮空一韭夜生涼當年種竹  
今何似遙對修篁領綠香 葉園名浮 空一韭

○四

楚辭集

吾家鷺嶺字飛來追琢常將鬼斧猜欲向浮山  
閒較量青蓮可以並頭開

○五

楚辭集

冉冉千峯都淡掃熒熒暝色欲羈人星河尚宜

少者絕  
如畫

流清照欲向支機一問津

○六

亂山歷落疑無路。遠水依微別有天。但看谿邊古楓樹。欽崎霰雪自年年。

毛云便欲亂王昌齡蓋嘉運之作而神骨則摩詰嘉州也

○當爐詞

長衛云  
影似文  
君正明

芙蓉裊露褪紅霞。暗遣嬌香入酒家。千古風流

漁籬集

七絕五

文君難  
似

誰得似月明。墟畔影初斜。

○桃葉渡僦居甲子除夕

無用云  
子猷種  
竹亦是  
一障

坐看年光委夕陽。新移花竹已生香。問君暫住何煩爾。亦共人間底事忙。

○乙丑元旦

宿梓里  
遂又歷  
十年

移家祇欲俗緣稀。宿誓于今更莫違。閉戶自當常謝客。遠游從此便忘歸。

○新月

可敵薄  
婦秋思  
一賦

千載紅顏特為誰。娟娟素足與新眉。可憐到處分嬌艷。曳雪穿雲嫁水湄。

○秦淮竹枝辭 有并

徐云美  
刺相半  
風人之  
遺

乙丑五月集范姬文鏡閣姬故通詩余輩因倡和竹枝令便于通曉其于歲時土俗如子雲之方言應劭之風俗通亦如漁父之入桃花源綠路誌之大率紀秦淮夏遊事

秦淮今古獨無春。春色翻于夏月新。妖女變童

傳云歲  
時紀事

衝暑出上元燈火在江濱

○二

氣辭

楚歌湘曲未須哀。遙見燈船趁月開。長笛叫雲簫咽水。百千神女弄珠來。

○三

筆亦如  
雲如雨

花香酒氣自氤氳。娼女良家兩不分。眼色送來當解佩。汗香飛去作行雲。

○四

中話太

誰家少婦喜臨流。日日窗前看冶游。羨殺狹邪朝暮樂。當年悔不嫁青樓。

伴羞怕說情境自別

○五○ 清淮照出玉顏酡。共鬪花名若个多。阿嫂伴羞呼夜合。小姑怕說夜舒荷。

○六○ 綺閣含烟與纈霞。風光占斷是儂家。閒圖鍾阜千重翠。醉寫青溪一縷斜。

雜錄

北絕上

亦恨古人不見我

○七○ 水痕新綠月痕黃。笑語臨風兩岸香。借問當年渡江女。與儂今夜孰清狂。

天時人事看眼不同都成定論

○八○ 兩畝河房類市闌。可憐夜半尚清閑。白雲片片青谿水。明月拳拳雙柳灣。  
余族舍名雙柳灣

○九○ 姊妹容華空自豪。可憐嫂孀子最嬌。嬈避人也學。

妖石之詞終以雅音

垂簾箔結伴同來弄晚潮。  
樂戶妻俗呼嫂孀子

○十○ 春閨離別不須啼。獨有青樓最慘悽。依人却似風前柳。纔向東來又向西。

毛云天紹汪浣善為倦媚亦復使人自見性情

醉云丁丑又將至矣我楚日涼

○秦淮后竹枝詞  
有序  
自癸丑迄乙丑同秦淮詞人共賦竹枝當年

雜錄

北絕上

何一喚奈徐云與前大自不同吹葉雪蓋微粉調朱成慨繫之矣父母未生前不返回首

佳麗今已幾番衰歇。且變為異物。淮上游冶少年。多是癸丑以后人也。簫鼓聲中。人物遞換。楚然傷之。為賦后竹枝五首。即艷冶場中指出。生老病死四諦。而終以夢幻之旨。不須閉目不窺。便可知苦斷集以當警悟耳。  
水上妖姬解捺人。嬌憨纔可十三旬。却詫紅顏能幾日。十三年外是前身。

○二

楊尚在晚風前然指春閨幾十年。自憶暑時新嫁與怯看柳葉晝三眠。

○三  
祇爲春花與綠楊。却令玉骨壓空床。折得幽蘭已憔悴。絞綃裏尚聞香。

○四  
瓦雞陶犬哭西風。爲送佳人夜壑中。昨日曾來臨水坐。霞姿映得半窗紅。

○五  
○五。金云若看花淚墜。當復云何。纖趾如雲半不遮。湘簾隙裏鬪嬌娃。如今學得閒開眼。只當空山幾樹花。

毛云悲心法眼故當是禪燈一枝

○梅下同黎爾瞻薛歲星贈鄭周顥

梅花光裏識春晴。柳眼微舒覩送迎。携手板橋遲月影。當年響屨變新聲。

○鹿鳴宴向設大宗伯一席丙子落第之父

○六  
○六。葉宗伯邀餉此宴頗極慰唁之情援筆賦詩。薛云此恨不在蓮句而在失蓮句者。能佐八。豈自是英雄。

鬱鬱塵飛風亦酸。祇因秋榜出門欄。我今亦向人萊裏。只作閒雲過嶺看。

○二  
誰當虛氣便爲雲。國士無雙未足云。伯樂已曾過冀北。留良猶自不空羣。

○三  
○三。讀史嘗懷古外臣。便如天際跨鸞人。云何高馬求捶面。又似長魚乞損鱗。

○四  
○四。博浪當年中副車。從茲一往不欽獻。豈可攜椎圖再擊。却同儉父逐吹漁。余癸酉闈中擬元。

○五

公曰吾家有鳳毛。蓬頭歷齒亦勞勞。却笑恩深終自失。誰云王霸獨清高。是年人月同試南京。

若未騎  
馬是何  
人便有  
村氣

迷覺千  
古英雄  
不值一  
錢

片作聞  
雲過嶺  
看戲似  
借桐葉  
聲秋說  
得眼空  
金庭心

○六

無鹽着錦旦肩薪。亘古如茲不用嗔。好醜祇應忘物論。任他騎馬是何人。

○七

江濤寒逐怒雲生。千載英雄氣未平。簡點古今諸恨事。無過春艸與秋蟲。

○八

霧散烟消知幾年。楓飄萍聚偶相憐。此生拚得

龍羅集

七絕十一

長連賤啼血何煩似杜鵑

○九

奇服曾爲俗所仇。世人欲殺尚難酬。年年被放渾閑事。祇似梧桐葉墜秋。

○十

一夕淒涼太瘦生。衰燈無影竹無聲。每逢聽榜人偏寂。喜得空山不夜驚。

○十一

吳越春  
秋中着  
一白字  
妙絕

成敗難  
論

殺殺天  
下人

不肯自  
憐細鳥  
公語

知遇如公詎可多。青萍對酒自摩挲。使臣一日

填溝壑。雖恨于臣可奈何。

○十二

功成身退是吾翻。冷眼從來語劇癡。今較鴟夷先颺去。閒看吳越自春秋。

○十三

青山雪笠共烟簑。天下奇才竟若何。假使南陽終不出。艸廬功亦委懸蘿。  
公昔年目余有天下奇才之語

龍羅集

七絕十二

○十四

鹿鳴餘燕迨蓬蒿。零落棲遲首重搔。豈是羊羹慚不遍。借他延攬一人豪。

○十五

如礫如糝恣簸踈。踈踈共向棘園遊。可憐一代經綸士。願作羈縻不解羞。

○十六

唐虞事業颺秋空。何況浮華瞬息中。祇惜賈胡

雙碧眼令人惆悵問宮墜

宮詞壬子年作

金翅峨峨別樣粧短裾開袂髻初長步履蹒跚行未得相邀女伴更褰裳

○二

北方向日有佳人絕世風流尚自新今夕入宮應掩泣香姿寂寞也生塵

○三

離酒

官牆如幕貯嵐光水色如娥盼夕陽煙霞縹緲秋林裏何日從游更靨黃

○四

荒臺古砌舊蕭家薄霧寒雲日欲斜笑向君王問姿色妾顏何似菖蒲花

○五

官水西來浸翠帷嬌花如雪鏡中垂無奈夜來明月妬流光只肯照殘枝

無發兒乃得子

○六

寥落深官泣暮鳥男兒相值盡無鬚撩人但自增淒惋莫信官庭自有夫

○七

秋波蕩漾映花梢明日還當上壽無楓葉雨翻成赤瓦浮萍冷聚是青蚨

○八

鶯花殿上女祁祁常自疑眸送落暉縱是幽庭

離酒

遺雨露君恩猶得霽嚴威

○九

離離鳴鴈又將歸灼灼桃花似絮飛河漢愆期猶未渡何當霰雪照官闈

○十

官人五日鬪龍舟金屐霜跼水上浮獨有青荷愁未放淚花偷滴向清流

○十一

素娥如雨騎如雷九日龍車幸北臺愁絕南陔君莫問壽皇宮畔菊花開

○十二

輕袂搖空似電揮龍媒腰裏疾于飛風人自昔愁傷汝侍女當前擊御衣

○十三

盈盈舉體上鞦韆香霧氤氳落九天最是羅裳喜飄颻風前起舞拽秋煙

○十四

夜深涼月入東宮冷艷幽枝只自紅獨對蓮花尋半偈磬聲嘹亮碎西風

○下第與去病大哥

姊妹容顏只自知如今更莫賽妍媸獨盼閑庭風色好月明林下就儂嬉

○與張異度宋羽皇孫初陽

露臉迎寒尚未開朝雲日日送愁來何事春心

催荳蔻東風一夜又含胎

○二

燕趙當年歌舞倡婁婁芳艸與垂楊今日承恩官掖裏可能猶自鬱金香

○昭君怨寄錢受之

深宮悵望月荒涼絕塞胡笳未足傷却恨春風吹蔓艸幽香也自到君傍

○起夜來爲顧仲恭作

○二

寒花欲放自無聊涼夜空幃正寂寥颯颯庭前秋桂響姮娥今夕似堪邀

○二

夜色如波映履綦珮環嘹唳步聲遲此刻香雲猶隱隱明朝河水又瀾瀾

○三

春跡徙倚怯輕綃寒髻依微冷步搖半破朱櫻向郎語蘇公當日負超超

楊云輕  
摘淡抹  
然中巨

○為茅止生陶姬贈答

風塵素服盡成緇。嬌怨于今更為誰。獨憐忽忽長為客。辜負奉奉新月姿。

○二

疎霜昨夜拂花枝。早起明妝只自疑。郎今何事頻相盼。可似當年未嫁時。

○邱中哭雷仲飛沈仲貞袁開美

驅馳逸足四千里。零落殘編數十年。歲月三秋

離離集

北經北

如石火西風一夕散。輕煙

○二

當時欲別別挽郎。衣掉臂長遊何日歸。此地遊魂泣朝露。香閣猶自盼秋闌。

○三

奄奄銷落逐秋塵。賁志長懷尚欲伸。駿骨如霜應可賣。誰家今日有涓人。

○哭隣女 有序

楊云女  
子意閑  
悲文人  
管閑事  
俱是素  
障又云  
此女與  
武墨有  
幸有不  
幸

余居長安客舍隣女求入宮不得。溘然長逝。

事甚可感。詩以哭之。

得見君王未可知。爺娘何事惜嬌姿。秋雨晚來摧病骨。空牀一夜喚羈雌。

○二

羅幃闇闇燭花紅。髣髴香車正入宮。宿鳥踏枝驚妾夢。月明應笑畫堂空。

○三

離離集

北經北

嫣然氣息似堪憐。難道相看不自前。如今未入長門裏。先使秋花照獨眠。

○四

難禁幽恨復年年。暗望長天屋角邊。可憐艷冶愁中盡。縱識春風值幾錢。

○解嘲

夜來聲息未須疑。正是春花笑月時。衆女祇今誰識察。隔簾試與問花枝。

宋云本  
欲自解  
細惹疑  
情



○二  
薇帳深深映翠苔。空牀慘慘冷爐灰。嬌香偶逐東風去。遊客相逢莫浪猜。

○盧家

盧家弱質似輕颼。搖拽春光特爲誰。近日紫牽難自覺。當空裊裊颼晴絲。

○湖上雨中題林天素畫

湖波黯黯夜雲涼。映出林家筆墨香。急雨乍來

湖上

翻浪影封姨。逢此亦顛狂。

○湖上懷王六較書

誰令春思逐寒煙。化作華峰十丈蓮。常自徘徊對芳影。清流映出玉嬋娟。

○二

臉際鶯花媚晚春。筆端蘭蕙自堪紉。遙思湖上烟雲裏。女俠叢中第一人。

三八寒泉受明

王委是  
當時初夏日。如年燕尾翻風影。亦妍薄暮蘭渥。映窗碧可憐。明玉浸寒泉。

○湖上送別

春光一去失嬌香。夾岸諸峯盡洗粧。梅雨已新驚折柳。春光不及柳條長。

○爲周三姬人贈荅

宮娃猶遠百華洲。幻作盧家新莫愁。自嫁周郎幽思足。懷中彷彿月初流。

○二

曉日穿林理鬢鴉。清琴一曲影橫斜。憐君慣作雲霞勢。沽得香醪對碧紗。

○蓮塘汎月

蓮塘月色映孤舟。如此春光花亦羞。消渴正當煩暑後。涼風吹我入新秋。

○春日觀妓

三山煙月闌明粧。忽忽春總斷腸弱。柳如絲。

潘云此  
中口一  
春秋  
蘇如商

眠未得更教清影上鴉黃

○桃葉渡

當年少婦逐王郎顏色如花巧自藏惟有春風吹鬢影依稀領取綠雲香

○暫游堂梅下酬來子魚宗侯有序

來子魚尊公貞吉先生爲先光祿舊好每過家園晤言累月頃余流寓白門種花桃葉渡頭子魚以長歌見貽兼示明宗三逸詩皆以

漁雜集

七絕三

宗侯爲文人又因國禁變姓名作遊子蓋君家父子共孫太初爲三人時旅舍寒梅初放一枝相與諷咏花下爲賦五絕

逸足驅雲不受韉遠游常自澹忘歸投余桃葉詩千縷疑是枝頭露未晞

○二

雨雪其零百卉腓詞壇寂寂滿蜉蝣唯君新句凌清漢銀浦寒雲不敢飛

○三

撤却王孫學布衣鶴瓢重識舊京畿國家新詔寬如海不必訝君姓字非

○四

誰是當今衆所睎君家三逸和皆希庭梅爲爾今朝發冷蕊疎枝笑語微

○五

顧影含盃與共揮何當落葉偶相依祗今淮水

漁雜集

七絕三

垂雙柳便似吾家舊釣磯

○追和三生石上詩有序

仲兄舉子孕踰兩期大類惠林圓澤事三月浴兒時會金臺和尚至訊兒云汝若類澤公亦當以一笑爲信兒應聲而笑余奇其事追和舊韻二章仲兄以半百得嗣乞言滿篋余于祝誦之外別舉新題用廣唱和風作姿容月作覓三生舊事不堪論粲然一笑

設因果  
却無因  
果氣

表云偶  
似元白

都回首石畔清歌響尚存

○二

葛翁川際路微茫。荔色芸芳欲斷腸。為憶蛾眉半輪月。幽懷猶自訴瞿塘。芸荔十月事

○水一方葦竹初秀。萱枝盛開。

世間熱惱未渠央。便似炎炎夏日長。却借竹香為妙藥。方知到處有清涼。

○二

渡難集

卷五

石隨于今未有緣。人生何處是游仙。北堂種得忘憂艸。一日長于數百年。

○夢中贈荅詩

汪然明寄我幽窻紀夢余。遐思其人杳不可遇。是夜夢遊海外。見一女郎宛轉。濤花浪蕊。問投余以詩。余為和韻。因貽然明。可以彷彿其人耳。

太液池邊楊柳枝。幾將情態發新詩。而今荒艸

事奇句  
令人發  
浩劫情  
根之想

埋行迹不似凭闌弄笛時

○二

華清宮柳露新枝。雨泣風啼葉上詩。却憶仙峯照春影。珮聲初墮綠雲時。

○和小青韻有序

丁卯仲秋之廿日文青女史送別鍾小天于雲抱阿小天倩王閎卿為文青寫一小影抱之而歸。趙若曾為點樹石擬共為韻語紀之。

渡難集

卷五

偶文青諷小青絕句云。何處飛來集畫欄。朱朱翠翠似青鸞。而今幾個憐文采。也向西風鬪羽翰。予輩謂小青以春女抱秋士之感。女史字同小青。又小字鸞哥。性好柔翰。不喜與俗士伍。因同賀可上陳士業吳默置周安期吳見末依小青韻。即席賦贈女史。亦應聲倚席而和。

睡思將酣尚倚闌。一庭秀色集青鸞。肯令漢殿

詩云門  
絕無世  
號

穿針夜獨自傳言拂翠翰

○二

荒庭秋色到危闌影落寒波似鏡鸞羞與花枝  
鬪顏色却依弱柳弄霜翰

馮云如  
遊楚林  
迂古俠  
交贈句  
如此何  
等幽閒

○贈楚中陳山人

瀟湘烟月倍堪憐貯向君家几席前夢入滇南  
舊時路蒼梧猶欲泣嬋娟

○題齊隱君小像

七絕

七絕

松濤浩浩飛秋水桂影蕭蕭學楚騷中有幽人  
但箕踞茶鐺日夜響雲璈

○天門次太白韻

九天杳渺一門開吳楚英靈喚不迴鐵鎖未消  
餘劍氣霜華耿耿向空來

○酬雪照三山覆舟見懷

龍樹于今入聖流龍宮若可恣寒游携將龍巖  
歸來日結集龍眠幾唱酬

馮云絕  
歸龍絕

湯云願  
與姬婦  
相携是  
刺心語

○封姨

小白長紅越女兒驕憨忽自遇封姨且共追隨  
休浪擲相携同到月明時

○蕉花

芭蕉花自月中來嫩雨凝雲冷未開秋色遠行  
歸不得淚香似欲透紅腮

○榆筴

悠悠忽忽似絲牽甌裏寒泉只自煎榆筴乍來

七絕

七絕

驚冷砌飄風撒得沈郎錢

○夾溝

寒山寂寂橫平野獨樹亭亭照斷津曾于畫裏  
逢倪瓚今日猶能見故人

○芙蕖

水上芙蓉一滴香風來脉脉染衣裳游魚偷咬  
嬌花影為笑踟躕游冶郎

壬子北歸見荷榭女子與一少年調笑遂賦

馮云素  
骨

傳云遊  
于驚鳥

馮云起  
句着此  
何意

冷却云  
幽

第三句次年見古人有游魚啖花影之語不  
覺自訝却思古人不知何所指 自記

○二

露華初裊夜舒荷。姣姣朱顏色半酡。昨暮睡深  
明月裏幽香暗自逐秋波。

○黃河

湯云二  
作一人  
間集客  
一天宮  
思婦

昨夜天河忽倒注。萬里平沙界煙霧。長風鼓浪  
驅疾雷。我欲騎魚撒波去。

○二

月姊橫空肌骨涼。黃河頃刻白于霜。奔流夜過  
三山下猶有天孫涕淚香。

○過維揚有懷

西風千里又維揚。落木寒烟倍可傷。時待月  
猶堪醉何似今年秋夜長。

○二

樹碧霜黃頭白鳥歸飛。偏欲向人呼爲問盈盈。

樓上女眉山能似去年無

○中秋後一日聞訃

黃雲怡  
是中秋  
后一日

萋萋密樹覆平疇。夜夜當空素影流。昨暮月明  
偏黯淡誰知桂子落中秋。

○二

昔年總角都如夢。猶記高樓人未眠。今日芳  
何處是秋山寂寂水濺濺。

○湖中竹枝詞

陳云朝暮雲雨畫圖之勝

○二

欲問西湖最姸時。巫山神女素相知。朝朝暮暮  
那曾見爲雨爲雲向阿誰。

○三

春女明妝爛漫游。千瓣桃花水上浮。未到月明  
盡歸去月裏西湖花見羞。

○三

白公堤畔離離別樣湖。山絕可思個中風景  
誰當似蘇小當年未嫁時。

白雲  
堂空  
山無  
色

紅云  
心如  
髮

山川  
醉  
補情  
能

已奇  
又  
特  
能

曉破

曉  
裏  
佳  
人  
不  
得  
再  
說

仙人  
口  
角

○四

溫風如酒柳如煙快雪堂中欲暮天最是風流人絕代可憐今夜月空圓

湖上夜泛口占

水晶宮裏遠山眉小艇孤移蹙損之欲識西湖真面目月明斜立斷橋時

○二

龍燈數點影何危巒岫橫陳態絕奇穿雲隔霧

曉  
離  
集

曉  
統

借纖月照破山川醉臥時

○三

堤樹濛濛煙幾絲方空穀內隱瓊枝如逝如留如滅沒李夫人在幙中時

○四

西陵橋畔醉寒漸欲喚林逋共一厄榜人問我何時返應是孤山月墮時

西湖上已張子羽招同湯薦玄孫無悔西

吾雪公仲氏重明看花雨中時見逝經年矣

堤邊桃影美人虹肯受名園檻與籠亦似妖姬在閨閣不如却立亂山中

○二

去年今日風吹雨遊子霜蹄踏遠空安得人生似花發春來又露一枝紅

○三

曉  
離  
集

上  
絕  
三

英雄跌宕在江湖彷彿桃花向水敷莫與瓶花閒較量嬌羞得似海棠無

○四

自笑常爲花逼迫亦如酒債與詩逋耐他風雨林間去亟問桃花無恙乎

○五

桃花自攬一春權李柰僊僊映樹邊當日真人翔霸上赤松黃石與盤旋

無情有恨

風雨桃李  
花古無此喻

美而麗

白仙賀

○六

煙中花態正便娟忽忽垂頭照綠川若使春花不知恨如何搖落向風前

○○○七

美人半面東風劈春雨壓春春欲溺垓下重墮酣戰時虞兮手撚花枝立

附和詩

春水茫茫花影溺波頭風轉明霞劈飛來何

流離集

卷三

處嶺邊雲扶著瘦筇過橋立 照肩

○八

太真浴罷滿紅玉飛燕裙開颺綠波桃柳飄搖風雨裏丰姿較此欲如何

○○九

吾兒昔指西陵栢疑有幽冤殢水濱忽自將身入烟月看他為笑與為顰

○十

發無新

名句

詩中法

從見八  
語不動

已如頰  
才如眉

春光烘得百花酣一雨微滋不敢愁能使花蕊淡如夜亦令山意出于藍

○○○十一

桃花逢雨繞三日柳絮隨風只片時卿說美人宜早死何當才士亦如斯

○○○十二

斷橋白骨如鱗集舊是花間腸斷人借問路傍歌舞客誰知橋下有前身

流離集

卷三

○○○十三

莫向蒲團修鼻觀且于花裡着閒身花開花落渾無事方是人間鐵石人

○○十四

人生命若花間露筆墨猶能駐幾時兩頰紅顏都欲褪祇今留得遠山眉

○丁丑寒食為張羣玉明府賦合歡詞五首併以為壽

帶云不  
煩遮護

倩他新錄幾枝斜護取。嬌紅半欲遮。瞥見郎來  
開笑。麝教伊吸却。臉邊霞。

○二

翻案見  
奇

昨朝猶起浪花浮。今夜含嬌翻。覺羞從此任他。  
楊柳放自言。少婦不知愁。

○三

自佔地  
步

烟蹙風單一雨餘。桃花處處點衣裾。遠山長作  
雙眉色。試問飛花定不如。

渡難集

注絕

○四

應句

蛾眉仙史稱羣玉。隋苑佳人字曉湘。何事林間  
羈鶯鶯。祇應被底妬鴛鴦。

○五

少婦祝  
詞

青荷已放還重卷。柳絮狂飄復繞枝。一入深閨  
謝搖落。紅顏紅到白頭時。

○煙雨樓口號

何云似  
煙雨人

煙雨樓邊小艇開。當杯不許客愁來。愁來擲向

林云夢  
面一喝

湖波裏。傳得魚龍吼。似雷。

○開桃葉歌懷舊

猶憶新姬持誦時。幽香自逐曉風吹。年年許汝  
書。統扇統扇。今當與阿誰。

雪關云。統扇尚未書成。落葉忽然別樹。只此  
一事。可以喚醒世間。瞌睡。

金云家  
山山畔  
山字便  
自恰絕

○九日清涼臺有懷亾姬

家山山畔舊高臺。泣霧懷烟首重回。偶送歸鴻

渡難集

注絕

閒着眼。女兒頭上菊花開。

○秋風詞

庭際霜柯樹樹斜。秋風偏只到山家。可憐枝上  
啼紅葉。一似春林散落花。

○過王月姝家改壁間贈句

花多一  
傷神

人將纖月呼爲字。筆吐秋蘭靜若姝。首道城隅

愁不見。祇今瞥見轉踟躕。  
其善書蘭

金云園  
風語又  
轉一境



澆籬集卷七

傷

○○○徑山東坡池公案

徑山東坡池向被游人狼籍雪大師別鑿一池供人湔洗反遭嗔恨因思坡公悟門極為寂音尊者所推只因溪聲山色句向來被門外漢三字埋沒不了未免死在圓智句下雪師為雙徑救此溪山余併為老坡救此言句

澆籬集

傷

因同赴海岸道人齋次拈出一傷呈似門裏人一任諸方或縱或奪拋出大家看

原案

圓智證悟法師到此庵夜茶次舉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句曰到此大不容易庵曰此門外漢智曰其意如何此庵曰去叅后圓智有省見庵說偈曰東坡居士人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

陳云遂令蘇子得傳慧燈

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庵曰我道門外漢耳溪聲山色領來真聲色蘂中可透身觸着有如逢掌擗瞥然渾欲脫根塵眼前會得禪稱祖句下追尋種是臣證悟若離聲色裏瞞肝佛性好愁人

雲嶠云東坡若無蓮句居士提携無處叫屈圓智雖然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何故盈缺不離天上月清風畢竟竹林來

澆籬集

傷

附和傷

溪聲山色句全真透了猶防未透身大抵百川歸巨海謾言喬嶽只纖塵白衣拜相雖誇俊黃閣垂簾不顧臣背觸兩忘提正令始知聲色兩無人雪關智闍

雪嶠云東坡居士即聲色而談般若此從上已來諸佛說法之大槩而今圓智兩句正是翻子瞻頂門眼耳東坡癢處却被圓

智搔着愚人切莫尋踪依樣說共

坡仙慣弄沒絃琴引得頭陀舞至今莫唱高

山流水曲鍾期去后罕知音海岬黃端伯

雪嶠云圓智推倒海岬扶起扶起推倒大

家失利不若春風花裏來一回香氣一回

雨

山水沉沉殺活機熾然聲色是吾師子瞻會

也身前句圓智何妨錦上施林下道人秋歷

澠離集

偶三

歷樹頭玄鳥叫遲遲和盤傾出諸君看萬里

江波一首詩雪嶠圓信

雪嶠自許云子瞻放浪宋時言句高于天

下卽今誰敢動着動着好與一棒

○○○徑山道上看花

流水聲中花幾枝花光薄命一懸絲人言的

如春女或曰明明是祖師花發勸君休嘆息花

飛笑我錯尋思自從認得桃花面不用拈來更

陳云自  
開宗風  
破門庭高

同誰雪嶠云抹却拈花一案

附和偈

細柳江邊拂一枝春烟搖落百千絲拈來花

艸皆知識漫許蓬蒿稱祖師歌罷紫芝山有

韻談空蒼翠客還思林泉應笑我無德白髮

垂垂復是誰圓信

雪嶠自許云堪笑世上祖師如麻似粟

跋語

澠離集

偶四

人見推倒作推倒會見扶起又作扶起會苦

惱殺人大丈夫自有衝天志但各各拈出自

已風光如何却借他人鼻孔出氣只今推倒

且置不作扶起會却作甚麼會自答云頻呼

小玉原無事祇要擅郎認得聲下丑上已能

儒識

坡仙夜半着魔爲聲色轉却三世諸佛也救

大蘇不得今日被徑山扶起成煞風流同參

各下針錐全未點着坡仙痛處如今要與  
山相見須是不斷聲色的人且道誰是不斷  
聲色者山花明似錦澗水湛如藍 黃瑞伯  
東坡此偈得圓智更覺光明諸方依語生解  
是諸方錯會圓智圓智何嘗錯會東坡請急  
着眼好 聞啟祥  
東坡造語賦誣溪山圓智拈鐵陸沉佛性直  
須一時來起拋向大海東洋更問下手是誰

流離集

佛註

方見蓮句居士頌曰馬駒笑喝土人知埋沒  
千年活祖師但有清風須下載東坡圓智兩  
行詩擲筆云低聲低聲自作音州人莫帶累

卓行者 吳紹廉

附問答

僧問蓮句居士圓智喚坡公作門外漢居士  
喚他作甚麼人答云門外漢進云如何是門  
內漢答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良久云且道此兩句與東坡相去多少偈  
無語

雪嶠評伶俐道人三十年不開口出語自  
別

○贈剏股僧偈

法界衆生皆父母何獨雙親是昊天剖剏應供  
微塵土漫說空空無大千

○○二

流離集

是名真  
法供養

寄語色身肝共股送汝先歸極樂天願同世上  
真男子共結然身斷臂緣

○東塔結夏偈

夏日炎炎何處佳終日婆娑數株樹收拾身心  
好歸來放不下時擔取去

○阿彌陀佛九品四十八願鐵偈

法界諸聖賢前民以下著阿彌陀示現超十方  
三世唐句落人間謳歌徹四海自金口宣咸

唯望云  
此亦解

無用云  
收拾身  
心正如  
避夏

素華云  
即是四  
無量心

素華云  
斷除酒  
肉自是  
菩提根  
永  
合四為  
一是大  
徑路

歸第一義表四十八願消蓮華九品普攝一切  
法流通無量界。

○菩提心偈

雲栖昔授根本戒。殺盜姪妄。誓不造。是名半分。  
優婆塞。安有已得淨戒者。尚無慚愧。食酒肉。願  
自今日持滿分。漸次增進。菩薩戒。我今已發。菩  
提心。合四弘誓。為一誓。一誓世深。今當說。普願  
沉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鹿羅集

謝北

附答偈

菩薩因地中。誓願亦如是。我昔如是發居士。  
與我等願。回向衆生。普皆成佛道。大藏  
菩提心。實不思議。既發須令無間。斷滅一切  
惡。無不盡修。一切善。無不滿意。一切衆。無有  
餘匪徒。虛解宜力行。行當使悲智圓。一切  
弘誓。得具足。善知慚愧。深精進。是名照世無  
量光。若夫。雖有廣。心仍被煩惱。瀑流轉斯。

紫柏云  
藏身處  
沒踪跡

則已身尚沉溺。欲度衆生。無是處。是故蓮句  
應勇猛。誓不念。今日心。智旭

○小影自贈

非孔非墨。不夷不惠。莫便道。五葉初開。不許說。  
靈山一會。諸方急着。眼光須透過。這重紙背。

附像贊

此是阿誰蓮句居士。修行分中。立大勇志。淨  
念相成。實非小事。身等蓮花。非它非自。豁爾

鹿羅集

謝北

蓮開雙眼。明敬禮慈尊。親授記。大藏

○壽問石禪師。次何少師韻

直下擒王。併射馬。方知世外。有桑弧。入屋處處。  
堪垂手。何必虛空。作畫圖。

附原傳

世出世間。無量法。枯來未可慶。懸弧偶然。燕  
得龜毛。筆繪取。虛空作壽圖。何如龍

雪公云  
翻案快  
利

鹿籬集卷八

頌

四客圖頌

昔西伯有四鄰仲尼有四友余齋亦有四客較復過之遂爲作圖系以頌古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

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賈島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五入畢而已則爲五色矣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

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李白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斯有何患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浣顏色滌掃蛾眉朝至尊杜甫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答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以

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以無分別空故空又

問空可分別耶答分別亦空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官女如花

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李白

自荀孟路分班馬派別諸家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至三家門足四部錯陳余獨以孔墨老

釋並峙而復拈舊句爲機語如經所言一切

法皆是佛法也

毛云四客皆尊貴亦不易爲主人

雪照云孟子闢楊墨韓歐程朱排佛老正未

夢見四客安能爲主人此頌却具頂門眼下

腳後推

流離集卷九

詩餘

陸云先生此體正似青蓮詩餘只寫意耳未嘗彌連旖旎而駿逸之氣見于眉端

○菩薩蠻

落花

小玉樓前風雨急。春光一霎都狼籍。桃葉與桃根。誰家最斷冤。尊前回首望。昨夜花成浪。縱是雨收時。月明空滿枝。

流離集

詩餘一

○憶秦娥

春歸

春雲熱。桃花枝上流紅血。流紅血。玉環乍碎。明妃初別。春光欲去無時節。春心未透。先摧折。先摧折。浪蝶粉銷。嬌鶯聲咽。

○如夢令

新昏

柳眼欲開。波溜鶯髻。乍翻風透。倦體怯羅襦。那與春跌俱瘦。知否。知否。昨夜雙蛾半皺。

○桃源憶故人

早春

人不傷  
春便可  
死

愁雲膩雨埋春曉。不識柳枝春。早枕上忽聞鶯。叫驚起。雙鶯小。瞥見鶯花轉寒峭。却恨春光。來了長恁被他煩惱。翻是春歸好。

○眼兒媚

懷舊

遠山樓上畫眉尖。樓上貯春山。兩地愁思。十年懷抱。未忍摧殘。風月也應知別恨。難道不相關。芳情似昔。紅顏依舊。肯逐春關。

○西江月

次坡公悼朝雲韻

素筆云  
此與坡  
公溪聲  
山色句  
為同為  
別

當日逢君如月。今朝呼汝為風。雲時蕭颯過寒。聚冷緜人。間衰鳳。山影休垂。春綠溪花。莫照秋紅。溪聲山色。尚然空。豈但香寬如夢。

○二

經言生  
死如夢  
皆如昨  
夢常如  
永明所  
云大作  
夢中悲  
掌中

湖上花開春水。秣陵花哭東風。燕呼鶯罵滿花。蒙想殺雲中鶯鳳。白月西方。眉白紅蓮。古佛顏紅。大悲手內也。如空空裏。追尋前夢。夢生大。

澠離集卷十

序

○○王文成公語錄序

漢月云  
蓋猶姚  
江兩家  
善珠一  
此亦得  
指示諸

新建于龍場石榔中真叅實究忽然大悟通身  
汗流乃標良知為赤幟自是儒宗極則公案乃  
雲栖以三支格之以良知為宗不慮而知為因  
孩提之童為喻遂謂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與真  
常寂照固當有辨未是內典所說之真知也夫

澠離集

序

良知一宗最稱絕學可以貫通儒釋雲栖又釋  
而儒者乃以真之與良自判真妄則豈儒門最  
上一乘尚輪釋氏一着未免煮砂為飯認物為  
已耶楚網以孝順為至極之道天台引孝經鈎  
命訣究竟之義釋之雲栖亦言孝之一字梵行  
具足順淨覺心而不逆以濁染則三藏一切法  
門攝無不盡奈何復以所知愛敬為涉妄也且  
內典所說之真知亦豈一向空無所有而後為

薛云橫  
說豈說  
家珍微  
地鼻孔  
揀天蓮  
旬肝腸  
如沸安  
得不等  
舌如火

澠離集

卷十

真知耶。夫人所命為心者名而已。知則心之傳  
也。亦如人所命為水者名而已。濕則水之體也。  
故教中言彼知覺者猶如虛空。而即言亦不可  
說。無知覺性。宗門言覓心了不可得。而即言了  
了常知。是則妙淨明心。豈同龜毛兔角。蓋帝網  
千珠。徧于塵刹。而始終不離當念。是以真該妄  
末。妄徹真原。若離妄而別有真。則是斬頭覓活  
彼。斷除妄想。趨向真如者。明眼人方將呵以為  
病。叱以為邪。故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  
不可得。明乎蘊之即空。妄之全真也。詎可以新  
建所拈無善無惡之知。而謂非空切以前自己  
乎。然則雲栖之判作妄知者。非耶。曰。儒言大人  
不失赤子。玄宗亦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然嬰  
兒順喜逆怒。夙習宛然。自須採取父母未生前  
消息。方得名為真孝子耳。故目見耳聞。手持足  
運。智者知是佛性矣。而又以為無量劫來。生死

漢月云  
千古禪  
儒二宗  
論不得

疏

三

之本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而又以爲衆禍之門。蓋現前生滅心。與不生滅心。非一非二。悟則卽波是水。迷則棄海認漚。悟則轉礫成金。迷則執金成礫。真妄虛實。在人迷悟間耳。雲栖恐學人錯會。良知宗趣。作此抽釘拔楔語。正新建千載知己之一言。如慶喜于一切處徵心。而世尊云。咄此非汝心。卽雲栖言前之意旨也。向後言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

卽新建句外之宗風也。導師或縱或擒。忽豎忽拂。隨時逗機。本非死句。儒釋二家。通互有之。若以情識卜度。受一非餘。未免喪身失命耳。昔曾宗元以學庸參楞嚴。符宗門語句。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耶。乃晦堂同黃魯直。行次偶聞山中木樨香。曰。吾無隱乎爾。繇前則似禪儒之未易會同。繇后則又似兩家之原無差別。此二尊宿爲同爲異。非大徹悟人。未易

徐云說  
竟當有  
天花如  
雨

疏

四

勤破。今雲栖所拈。大類明覺。而是集所舉。不異晦堂。將謂此指非月。則此外當更有別傳。若悟月在指端。則此外亦實無別傳矣。雲栖新建。皆標月指認。有認無存。乎其人。南能之語。道明云。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邊。

法華品略序

法華爲諸經中王。乃最後圓極之教。如長者臨終。以家業委付諸子。然讀其文字。如一紙遺囑而已。一切庫藏珍寶。竟不知在何處也。豈庫藏珍寶盡在方等般若諸經。而此紙上實無有耶。於是義學諸師。見他經俱有實說。性相之語。而此經不知何處。是實說妙法。序分未幾。已入流通之文。未免肩高于頂。尾大于股。遂不得不以流通諸品。判入正宗之內。或摸其腹。以爲如石。或摸其蹄。以爲如杯。令讀者惘惘不懌。卽天台號爲法華龍象。而親見靈山。乃在藥王然身。戲

無用云  
誦經人  
都當驚  
疑



直令模  
象群真  
無處措  
手

又將合  
頭語明  
作緊題  
概

法誦持。拈安樂一品。究其本文。俱在讚嘆。法華之後。則所謂法華者。安在而漫以此當之也。又如龍女修行此經。已成正覺。而此品猶屬法華未了之文。則前此所聽之經。當在何處。多寶佛居七寶塔中。來聽此經。而此品猶居法華未散之會。則今者聽經之語。又名何經。聆其稱讚。最為尊特。而尋其宗趣。則全無文字。于是不得其說。而初為之論。以為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

是本末究竟等。是謂說法。已竟。又謂一光東照。是為說法。已竟。此則如文殊所云。法王法如是。傳大士拍案一下。便為講經已畢。如是等語。非不極則然。諸經皆爾。豈獨法華且因襲既久。大類瞞肝。何足破人疑網。文人習氣深重。必先銷釋文字。令有入處。或能銷歸自性。而豈可遽以無字真經一語籠罩初機也。乃文字法師。又必不能破文字之障。而惟不識文字者。能破之。如

方便一  
品正如  
吾部之  
咒心玄  
訣宗之口

書宗

迎文全  
身即在  
此中

曹溪不習此經。倩人誦至。譬喻品曰。止此。一字。卽挾諸佛之秘藏。令人心開。亦令人心死。從來善說此經者。無過此一字也。得此一字。方知實說妙法。卽在方便一品。方知此經以一大事。因緣為宗。惟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後來種種演暢。無出于此。却來披覽全文。遂如建瓴破竹。而猶惜向後諸品。未經解說。令人生缺。陷想無。屢足心。李龍湖乃以千秋快筆。批抹一過。詳于

法說一周。而後來止略紀數語。或不錄本文。但看一二語。詮其大意。于是主客依次。首尾條然。一再諷詠。便得宗趣。所歸如天宮戰勝。必斷其首。刺客飛劍。必摧其胸。不至肩高尾大。如石如杯矣。蓋靈山說此經時。如化人遁入甕中。碎甕呼之。片片皆應。以片片皆有全身也。若凡夫未識化人面目。則豈若以真面目示之。令彼不至向擊甕。扣缶邊作活計耶。余謂是書也。墮法海。

世間定有此種障難

淨此心經被心露胆

妙于息評

定不可少

之算沙者當以此為實炬落僊伺之坑塹者亦當以此為津筏尚有喜本文之直截盡廢注疏而一入其中輒東西易向者亦當以此為指南若曰是經在處但可尊重供養而擅為節略便當坐以斷霍續鳧之律則經文明言隨喜一句一偈咸與受記作佛何必數紙不具全經又觀曹溪止之一字則向後諸品未經披覽已屬全艾龍湖種種節文猶為饒舌也昔昭明以誤分

統編

等比

金剛般若遂墮地獄後聞此經以分段故便于誦習世間流傳稍廣乃願為衆生受苦于諸苦中心安如海以此一念應時便得生天龍湖慧眼與昭明固當不同乃為開導衆生故發此大心雖處鐵圍山中亦無異三禪天樂也木部高君仁趾既刻是書以傳余乃勒令併刻曹溪法華略說而為之序

無用云終南弘傳一序猶墮義疏無此誤刻

此中一殺一活一縱一奪是黃蘗普化諸師吹毛塗毒手

張云人知棒喝無字句能斷人識心不知法華字層句複處正斷人識心龍女成佛不見入佛之因多寶聽經不揭說經之義火宅三車初無出入亡子紹業依是原身尋摸不得義味俱窮所云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正向止字領取

統編

等八

紅旛秘史序

革除間君臣上帝傷悼而曲縱之以成出亡一案先忠貞公少遇真人于寶香山中授以僧帽蓋憐公而使之從亡公峻拒不受遂與方景同難天固弗能違公而以從龍之役屬程濟諸人為一代外臣之祖顧雪庵補鍋諸人姓字滅沒不可知宮中老佛事又為弇州所擯遂令千古傳疑自史公秘錄出始悉從亡顛末自是本朝

徐云一代史才可惜置之山林樵牧間然正堪與遇事相配

阮云極  
奇事說  
得真寶  
明書中  
第一傳  
信文字

燕師集

序九

一種異書乃余初讀是錄而疑之向來傳帝自  
地道出錄中獨言出鬼門抵神樂觀觀在洪武  
門外應自午門出道里最近鬼門居北安門北  
當神策太平之中去觀甚遠燕師方取道金川  
神策間帝乃經其孔道既北出都門復紆道逆  
折而南殆不可解因思紅篋所藏當是周顛冷  
謙或劉青田所爲必按壬甲方位應出是方故  
特設鬼門而復室之以待牛景先之一擊門與  
燕師迫近正如弩下逃箭且燕王貽書宗室皆  
令依孝陵以居自太平堤抵神樂觀道出孝陵  
故無游兵屠掠之恐耳皇孫終脫豫且亦無大  
志止以了高帝皇覺寺一段出世因緣錄中較  
然無可疑者獨史公以從亡繫獄遂以洪熙升  
退絕筆宣德丙寅後事竟湮沒不傳少帝晚年  
入官一案錄中未及究竟無能折弁州之疑然  
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正自不必以復露踪

薛云連  
勿身世  
大類同  
父子不  
是言

跡爲結局耳

張云遜國正自不凡四十年復歸又無冊退  
日月幾類普化擎棺不然宜廟豈不容老佛  
者出門一着不妨存疑經無量手眼又渙然  
無可疑矣

李批陳龍川集序

世出世間之擔荷大事者必天下俠烈男子也  
乃世所託重而恃力者必依艸附木了無血性  
之人也。恒釘之學術補苴之事功群然尸而祝  
之至沉痾不起而不以爲非稍有一光明俊偉  
歷落不羈之人世輒側目睨之傑士每以此扼  
腕而不平余謂此不足異也雞鶩犬羊滿目成  
群咸護惜而豢養焉若祥麟威鳳突入城市則  
莫不驚詫而按劍相向故爲人而爲一世之人  
好吾悲其爲人誠悲其爲雞鶩犬羊之流也方  
悲之不置而又何不平之有獨惜天下事俱斷

送于堅儒之手而不可救療耳。陳同父當龍興初華蓋約和天下欣然幸得休息而同父以爲不可朱秘書之學布滿人間以爲一世人物而同父以爲不可自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固一世之雄也乃或疏入不報或天子赫然擢用而左右大臣惡其直言世又繩之以章句責之以粗豪至以酒後戲言睚眦感憤而箝之以大獄抑何其歛苛坎壈而侘僚以終也夫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之適用於當世或未必舜步而禹趨也世遂羈絡之挫折之使不得展其足而天下事乃不可爲天下事不可爲而一切駿雄之士掉臂奮袂以去而不肯入其籠中或魚服于人間或鴻冥于世外此英傑之轉機也而國家之失着也昔人目臨濟諸尊宿曰此人不出世必爲渠魁是渠魁之亦可出世也目孟德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是奸雄之亦可爲能臣

也。顧用之何如耳。况乎光明俊偉之大器乃使之弭耳戢翼而不之用于。于是幸而聞道則爲出世之豪傑不幸而不聞道或遂爲亂世之奸雄不則便當垂首喪氣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如是而可爲國家之福耶。李宏甫痛惜此輩故屢屢表章之以破塵糟坡裏齷齪小兒之陋識冀幸世俗之一悟未幾而宏甫罹禍過于同父矣天下殺英雄志士填溝壑千古一律遂令皇皇

聖明而不得比于淳熙劃牘之一案于是有以不能善藏其用爲宏甫恨者嗟乎宏甫一片熱腸至性忍俊不禁匿鱗隱羽之事亦既知之而屢言之而不忍爲也世于個儻非常之人必苛求其瑕類以爲廉不如伯夷也信不如尾生也咸謂責備賢者應如是也宏甫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大抵皆真寔可託國託家之人無論矣亦或于衆人之所惡而偶拈出其遺倫絕群

之一端如於秦項而謂其自是千古英雄也于曹公武氏而謂其憐才也。老而好學也。至于愚駭種毒處何嘗不深切著明之而遂以為惑世誣民矣。世間眼孔如此。而宏甫又何能以無言哉。夫班椽之評秦紀謂始皇得聖人之威英雄色目猶未埒于聖人也。讀偽周頭風兩檄之語而謂其不憐才橫戈支戟中手不釋卷而謂其不好學可乎。又如浮屠氏所云迅鷹也。快鵲也。

獅子頻呻也。象王回顧也。望真以鷹鵲獅象為出世之流品。不過如眉山之題瘁虎云。以爾猛力赴道不難云爾。拘文牽俗之流自不足論雲栖具正法眼能識姚少師于格外而獨不予宏甫此因晚年未覩溫陵全書據所流傳而為匡救之說。故因讀是集而併剖其大略以明宏甫之尚論于古。每欲唏噓泣下而不可止者其意肯往。往如是豈獨于同父為然哉。

○道元一炷序

徐云前身是玉皇香案吏方能演說妙諦如數家珍

玄宗品位自當以楞嚴為宗仙家五品亦以天仙為極則或因十種仙未出三界遂復高深其說與佛並驅西昇諸經至欲駕而上之于是以忘精神而超生為最上以見精神而久生為末品夫仙之自異于佛而成一家言者以其留形在世耳非此一着則釋氏三諦四觀禪淨二宗自是無位真人矣何容更贊一詞而需彼三清

薛云一切名理至此而粉粹亦復至此而雪飛不具此議安得有此胆此筆

三洞為耶又玄牝之清本于坎離自是義文正諦其別出而為渚亦止是長生久視之方不則四聖所傳孰非了義而藉此諸真為耶然則最玄最勝無過拔宅冲舉形神並妙為上帝賓師此則仙位之極崇矣玄宗之奇正在異于儒釋無庸扳援儒釋而強為融合也彼老莊者流未嘗屑屑以在世為言然亦未嘗濫彼儒釋若長生家所得之老莊者亦似其得之于義文而自

爲一家。未可以老莊之言。義文之易。而盡掩其所長也。蓋老莊于留形住世。當是能之。而不爲。是以語焉不詳。至所謂見精神而久生。似謂延年。小術非指拔宅冲舉耳。乃金壺墨汁八角垂芒之書。我輩罔所未見。卽玄藏中所稱赤鳳。卿來丹崖崩得一切琅函玉簡。亦淆訛莫辨。然執此以衡量之。亦差可得其大端矣。清淨一家。運用吐納。固與儒釋不同。其尤異者。則鉛汞採取之事。如軒轅氏。穆天子。彭鏗。東方生。淮南王。抱朴子之流。皆儒者也。其書往往露其一斑。豈以秦皇漢武所不能得。而遂槩以燕齊迂怪之事爲無有耶。所可恨者。彼家以三洞經文。皆非要言。妙道而師師相授。必以手口。又誤以柱下之嗇訛。而爲怪。于是秘密其詞。詭譎其旨。使人不可方物。夫學道之人。先除我相。普度之術。無過大心而慳貪。若此。自是鬼家活計。其必墮面然。

薛云正  
語權語  
妙無不高

部落中無疑矣。如平叔願受玄律之罰。而直洩天機。此萬世師也。新安曹元白。學有異授。又普發大心。凡所得三家會同之旨。與夫五祖七真之傳。無不著而爲書。公之四海。惟金液還丹一法。其中肯綮。須携手提耳而示之。一種誓願。自是當世無兩。方將閉關白下。跳出圈縲。以度世冲舉爲期。世有辨至誠心。真實爲生死者。彼方將作不請友。如慈母之赴嬰兒也。

○醫世雜方序

當今天下。瘡豎疳其肌骨。蠱賊嚙其腸胃。四家六技。方無處下手。而更有二豎子。隱隱居于世間。人心之中。蠱惑脅亂。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令良醫投砭而起者。此諸病之根蒂也。肌骨腸胃之疾。則當解臚破背。穿胸剝腹。抽裂積聚。湔洗疾穢。如文摯陳珪之灌以麻沸。傳以神膏。是也。若夫偕生之病。不自外干。則必探心而易。

置之如魯扈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趙嬰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當若扁鵲之換心焉。則均善矣。比部黎爾瞻先生為當世淨名居士。以衆生病。故方便示疾。將以鴻術為一世司命。因手錄二十一史并稗官中奇秘方藥。以療人不特望色聽聲。滌臟理腦而已。且將舉世上人心而易置之。嘗觀古之真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一種不倫。

說雜集

序十七

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正。襟盛飾閉目。匡坐為世指名也。即如詞賦家江潭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往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若但如穆王之挾飛仙而遊于廣寒之天。與之默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妙于詞賦。故于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莊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孫思邈入龍宮得禁方三千有奇。而不肯盡泄。乃雜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

服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翻鴻集敘

今皇帝龍飛黃河清三晝夜。鍾山祥雲蒸蔚。鳳鳴於楚。錫山產嘉禾三百六十穗。萬象呈瑞。日月重明。文人應運而起。應一洗舊習。振向來衰頹之氣。昔堯民於變。庶德日新。今日迂儒安得念先輩陳朽之文。尚為稱舉。天下文壇宜有一種崛起。創闢之氣。昔唐人歌詞擅名。皆被絃管。

此余辛酉作也。向後文。此一變。此誌今昔之感。自記。

說雜集

序十八

王少伯高達夫輩。詣旗亭遇妙妓數輩。密觀諸妓所謳。自定甲乙。俄聞雙鬟發聲。果寒雨連江。奉帚平明。諸絕各引手畫壁。妓乃兢拜求新詞。明皇召浩然令誦所作。聞北闕詩乃云。何不誦氣蒸雲夢澤之句。諸君風塵未偶。便已傳播梨園。流聞禁掖。若今日經稅高髻。廣袖皆準。長安新樣。諸士子間有篇章。流布數年。不售。視同毒藥。一旦入薦牘。世復諷誦。舊楮比於鳳毛。然則

薛云一  
種懷望  
欣幸之  
致忽俯  
忽仰今  
人不致  
測識

博山云  
可作遊  
仙詩

流離集

序十九

世間但讀房稿足矣。士子篇章盡可覆瓿耳。乃  
余友洪載之病世人之陋。習復舉四方名社彙  
而傳之。且以漢帝翻鴻之錦名集。夫漢帝登極  
首求奔跼。斯馳之才。英雄鵲起。繼又以金莖承  
露。招致仙靈。今日儒生。於臭腐芻狗中。稍露神  
奇。便驚。惟欲殺使有五車十萬如東方曼倩。必  
致河漢。何況蓬萊煙客。乃能降靈。然武帝實非  
仙才。為樂大徐福諸小兒所弄。但從少翁游得  
於輕紗幙中。遙見好女。仙人負嶮。歷落之骨  
不肯與好女爭妍。令連翩繡組。徒颺秋風耳。因  
與載之把酒問天。而歌翻鴻之曲。歌曰。漢家庭  
樹秋風起。寒影脩脩。流水人間。歲月如春花  
愁雲思海從茲始。安得仙人集素練。鸞驚鵲時  
凌寒。瞻鑒輿縹緲。入青漢。千娃兢笑攀龍髯。忽  
憶懷間舊明玉。齒苞欲紅紅未足。幄中好女隔  
輕烟。較比當年瘦如束。柳眉蹙蹙。正回眸。仙人

胡云讀  
此如太  
真含玉  
喉津可  
解煩渴

流離集

序十九

夜笑三山綠歌罷。酒酣霰雪飛。墜世界如淨琉璃。  
載之與余信宿南屏。悵徘徊而不能去。  
○○鍾子逸詩序  
余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  
事甲寅之歲。自南中携病婦歸里。簡數年藏本。  
則倉皇轉徙。時為蒼頭狼藉。都盡一時憤惋。殊  
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  
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字。本是怪業。翻成  
拾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子無顧念。態文章宿  
習。藉此剷除一空。鍾小天客南中生。平藏稿為  
人竊去。亦復類我聊收拾。人間所傳女史所憶。  
付之墨卿如美人。戳破紙窻。僅漏花香一線。然  
小天鍾情最深。所作情詞。酸入心脾。一種色根  
潛伏。詩裡安知不為造物所愛。奪其嗜好。為山  
谷一流人銷此泥犁業障也。因與小天期。我當  
向蓮花國。誦中賦淨行詩。亦願小天向海外三

慈山云  
文人筆  
道人骨



僻云每  
于極微  
處指點  
大因緣  
于極微  
處放出  
冷而日  
下極索  
妖處結  
集鐵石  
侶文人  
之不肯  
落窠臼  
者目中  
以連句  
為第一

峰作遊仙詩。各各了却嵐。願然後稽首。向人間。  
致謝。今日搜詩人。是我兩人五。欲海中大導師。  
破盡千生冤孽種子。一時同超三界耳。

區叔永懷古詩序

舊京風流文采。無復六代之遺。客子留連此中。  
者。惟撫膺懷舊耳。目前固無可念也。叔永懷古  
十二詩。亦復具古人風氣。臚列各體。據其勝會。  
蓋已備四時之氣。萃百家之長。俯仰今昔。令人

慷慨徘徊而不可止。乃其與會所至。自有栖託。  
幽懷獨寄。亦不漫及也。因思我輩遊覽之情。不  
鍾于世間走馬聞雞喧闐馳逐之地。而每于荒  
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舞女。亦  
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莫  
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  
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為良友。嗜癖  
則以草木金石為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

阮云能  
儒乃是  
真龍能  
獨乃是  
真狂能  
獨能狂  
狗乃是  
真草者  
即起龍  
湖九原  
之當必領

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  
乃真可告語耳。千古之莫愁桃葉。其不可告語。  
已與山川草木等。然後文人之憑弔最深。而涕  
淚橫集。皆從積想所生也。內典謂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世間之賤目貴耳。重聞而輕見也。  
是亦文人之結習也夫。

急須破除此想。何不以此想想彼淨域中勝  
妙莊嚴耶 自記

龍湖閒話序

序十二

李龍湖天下之真儒。而世目之為禪。龍湖之儒。  
天下之真狗。而世目之為狂。皆槩乎未知龍湖  
者也。余命之為儒。而不敢命之為禪者。以其闢  
伯安之絕學。自言有二十分識。未嘗離心意識。  
而以悟門自負也。余命之為狗。而不敢命之為  
狂者。以其孤介之性。能夷而不能惠。上可陪玉  
皇大帝。而下未必能陪卑田院乞兒也。乃余世

薛云真  
此道中  
猿猴也  
筆光所  
射能令  
龍相開  
話中盡  
飛紫氣

之嗜。龍湖者。往往得龍湖之贗本。而誦法之其。贗本則往往竊狂禪之口角。而鄙俚不堪。捧腹。是當日欲殺欲割。而甘心于龍湖者。猶不失為。龍湖。相知。今之流傳誦法者。則龍湖之仇讐也。以向者為刀割之真。卓吾而今日為香塗之假。卓吾也。平生好真惡假之卓吾。學之而似猶犯。其所憎況學之而不似乎。其必怒目切齒而含。恨于九京矣。御李山人與卓吾老子臭味如水。

投水似空。空搜得其遺本數種。皆世所未見。因以閒話一冊傳之人間。其中東語西話。皆龍湖絕不經意處。一展對開。鬚眉如覩。此于龍湖著述中最後出。亦如遺教一經為世尊最後語也。金鵝劈海。每日啖龍數百。末後一口變為。蟆阿修羅具百種寶。末後一口變為青泥。卓吾既往。其贗本住世。作蝦蟆青泥之味。大不可近。而茲復以最後寶味施人。能為卓吾重開生。

薛云真  
此道中  
猿猴也  
筆光所  
射能令  
龍相開  
話中盡  
飛紫氣

而令世人依然再見一活卓吾也。若夫開千秋之智眼。取卓吾之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此向者卓吾所謂第一知己。乃御李山人所拭目以望。而未見其人也。

張云馬祖打破普甕。始稱南岳真子。今人誦法。龍湖莫辨真贗者。正恐從普甕中醃煞。無量真大慈悲。

○天柱集序

薛云真  
先生與  
運句各  
有一片  
真氣迴  
環指間  
故此序  
如乳酪  
攝合

天下山川。厓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莫不具有至文。而文人之文。往往令醒者欲卧。惟者輒煩悶而不懌。使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辭。而天下自有之至文。遂不知渙然從何以去。則以理事為礙。而性情不真。故也。然則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以為辭者。其不得比于樵歌牧唱也。而瑯琊歷下。主世代升降之說。視古修詞以。

配云以  
冲先生  
文如一  
花萬葉  
枝枝光  
始芬發  
無非元  
氣實源  
此敘亦  
如百丈  
機杼明  
光從錦  
水灌成  
而首尾  
經緯一  
極不亂

流華集

序十五

爲雄長。余嘗譬之翁仲方相氏之倫。非不幾冠博帶。居然偉丈夫也。而都無神明其氣。矜一世者。至淺鮮矣。而近日猶竊竊然寇盜古人宿物。舖其糟而餒其醢。亦大狂惑矣哉。夫惟有至性者。然後有至文。屈子之忠。被謗信見疑也。司馬之觸主上。喜怒交游。莫救視也。漆園之游戲。汗賣沈洋。自恣也。之三者。天下之真悲喜也。吾師曾城先生鍾天柱之靈秀。而遇合最晚。少與玉

成方子窮愁著書。杳然致身千秋之林。旣而筮仕于朝。則孤忠自許。介性天植。逆璫作難。遂罹削籍之禍。先生于人世憂患之故。嘗之深矣。不得其平。而自鳴。肅然如秋氣之感于肌骨。而中于奏理。始猶規摹往古。旣則神而明之。率腹懷而抒其性情之所至。非如世之粉澤雕繪。不饑而啼。不寒而號。無疾痛而呼父母也。然人生之趣。惟苦無樂。而出世間之事。惟樂無苦。故悲憤

徐云讀  
書人當  
感遇之  
際。不痛  
言一卷  
便非血  
性。男子  
試觀此  
篇。惟恐  
其言之  
不盡

流華集

序十五

之至。能曲盡其妄。周知其非。而反于真。則心境中具有一種逍遙廣漠之意。不天斧斤。物無害者。古今惟漆園獨也。先生深入性海。洞新建龍溪之學術。嘗以四子爲宗。而網羅千古百氏之書。自七家十二子以至禪玄二宗典籍。咸會通而參同之。無不批其窾郤。中其要害。以皈于第一義諦。故其視人間之苑枯榮悴。憂悲苦惱。爲夢爲翳。爲石火電光。而不可住。生平行誼落落

若日月之麗天。而江河之行地。當朋黨比周之日。儼然涅而不滓。不獨向日以此錮先生。不足爲先生困苦。卽今日聖明御極。國論底定。賜環而掌南國之治。亦自不足爲先生重也。以此出而經世。則自性光明。照耀天壤。當如胡漢之現于明鏡。而寶炬之燭于昏衢。經天緯地。直心空人毫髮事耳。是以發爲文章。橫豎高卑。粗細顯密。文質之間。一銷歸自性。古文士稱好色不

樊云文  
章家於  
四公儒  
釋之界  
未嘗剖  
析至此

潘。怨。非。不。亂。以。爲。詞。章。宗。極。者。居。然。世。諦。獨。屬。  
權。乘。而。區。區。奴。僕。漢。魏。鞭。撻。楊。董。又。何。足。詫。爲。  
奇。特。耶。是。則。屈。之。憂。馬。之。憤。莊。之。達。在。先。生。猶。  
爲。附。贅。懸。疣。而。況。可。與。近。世。文。壇。較。量。而。相。雄。  
長。乎。哉。先。生。之。言。詩。文。曰。善。取。不。如。善。舍。卽。百。  
千。萬。家。可。以。胸。中。不。留。一。字。眼。中。不。見。一。人。此。  
則。獨。露。真。實。可。窺。先。生。著。述。之。大。端。矣。然。吾。得。  
取。其。近。似。者。而。咳。貌。之。退。之。佛。骨。一。疏。最。稱。強。

時三十七

項子厚是其氣類之與而傾心浮屠永叔亦主  
剽剝釋氏之論子瞻爲門下士而神栖淨域四  
家根蒂苟殊便當薰蕕異臭安得復有同心之  
言然則形骸聲貌之外一稱一譏爲順爲逆之  
際倘亦有如針投芥而莫逆于心者歟

○○南中稿序

當世有人焉乘乘然退處於清靜無爲之地而  
洞燭宙合情形如觀日月彊理天下溫溫然

卷六橫  
况千古  
筆鋒直  
奴僕韓  
柳而凌  
羣典越  
春秋越  
絕管仲  
商鞅韓  
非賈誼  
諸子願  
對此一  
生爲我  
實編序

惴惴然審飭于鍼芒而能脫落一切以性命爲  
指歸天物怒流波涌雲亂時獨立不改而絕不  
設門庭樹旗幟作虛枯吹生自相標榜之態方  
爾德平爾行循牆而趨不越泮岸而性喜任達  
跼蹐不羈之士雖管仲之戰三北曾參之謗三  
至而不以爲疑一介之入不妄而或與人千金  
若棄草芥其人稱謝則耻之沉酣墳典爲汗漫  
游而不墮名理之雲霧於多岐錯錯中掉臂獨

行希言絕學不欲以文章命世而遇一針一草  
一羽一毛之奇無不開懷折節口銜背負而親  
之過於骨肉此惟曾城吾師乎吾師玄同抱樸  
冥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而稍發露於風  
窻雨几花光月影知已盤礴柔翰淋漓之際世  
於天柱諸篇已嘗九鼎一鑿茲南署公退之暇  
揮塵把酒間亦復時時逗漏毫端便于筆心墨  
性中可窺神理所存則嘗擬人于倫而得其世

阮云筆勢所至若飛若走浪觀石壁雷對之遊若河漢竟呼佛老孔子作俠烈人直是千秋定議

此支奇得曲絕不似平日手段乃知才人無所不可回記

出世間之槩夫士負經綸之作畧而遺榮脫冕於當世則山澤之稷契也抱虛無之大道而垂手入廬於人間則廊廟之巢許也其內外隱現殊途而度世之心無緣之慈則一故杏壇之車轍開門之紫氣乃至鷲嶺之法輪總是一種熱腸沸湧不禁遂有如許波波劫劫之事大約千古一大俠烈人耳但功名富貴之士宰割天下如穉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至人卽就隨緣過濟時寂然不動獲大清涼其處處無所住着如微風之過于樹杪而皓月之行乎空中便是大俠客絕頂處孫故云存無守有亦云人有領無此範圍三氏之大致也然則吾師虛極靜篤中自有種種憂天憫人嗜才好士之夢想不以少私寡慾併謝匪饑匪渴之懷而發爲文章亦自光芒四射浮雲無質則五色合焉止永無波則萬物象焉太虛碧落

張云惟此能說聖未至者正伏乘根淨趣不現

耳爲詩人說禪爲禪人說詩各不相相是真說法

中燁乎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鉛華却御益露本地風光耳讀是集者如獲一角而識麟觀一翥而知鳳然而麟之瑞不在角鳳之靈不在翥也

### 蓮漏詞序

禪人之目詞人曰如育詠日又曰如射覆孟此千秋文士一大鑪鑄矣然而遂以一切詞賦爲障道因緣將俗漢不解稱詩者便得樂見照明金剛三昧耶如傳法悟道諸偈頌何嘗非黃絹幼婦亦有因小王半詞秋波一句而得悟者則艷詞樂府卽是古德機緣但生盲射覆輩不得藉口耳余于寒江舟次偶向雪照言大解脫人自非所拘若詞家者流未晰玄旨有道之書未盡風騷不免各墮事理二障庶幾以詞人之詞譚禪人之禪則隨處說法兩不負墮雪照遂倡爲蓮漏一體彈指而得數十首蓋以淨行之餘

徐云今  
我思殺  
舞衣脫  
去餘香  
在今日  
花前學  
誦經之  
句

李云王  
午從臣  
諸臣常  
以程濟  
爲第一  
死事諸  
臣當以  
公爲第  
一此文  
討論一  
時共事  
諸公足  
稱遠國  
定案

音而兼風人之逸響此詞壇之梵唄亦清春之  
竹枝經言一一蓮花出三十六百千億光普爲  
十方衆生說微妙法今此法音宣流卽匡山木  
蓮花風漂水激時一一葉中所放之光明也豈  
必直至成佛而後轉法輪耶

卓氏遺書序

建文死事之盛超越往古首推方希直及齊黃  
諸臣乃希直當兵戈倥傯時日講周官井田而

建文集

卷三十一

齊黃裁抑諸藩削奪征討盡趣亡之器非保定  
之材也忠貞公初遇高帝首以諸王服飾僭擬  
太子爲言知微慮始識超高帝之先矣迨燕王  
入朝密奏乘其不意徙封南昌以絕禍本是已  
制文皇于掌股間較當日諸臣所議何異龍之  
與猪邪雖文皇御極亦言諸臣皆欲害朕而敬  
言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是不獨憐  
其才蓋服其識明非齊黃諸臣之匹也獨少帝

沈云姚  
恭靖之  
款正學  
者語似  
於重號  
知其目  
之爲書  
生我從  
此開一  
眼孔今  
古文入  
學士其  
能超書  
生之目  
而上之  
者有幾

仁柔驚詫不能自決是爲禍生有胎而公隲刑  
猶恨不得爲兵官少行其志姚恭靖亦以公爲  
英雄才畧天下已定猶畏之如虎謂文皇曰敬  
未死陛下未可安枕也是其才智較正學之迂  
踈又何啻千里直恨當國者位置顛倒局以度  
支迫不得展而說者謂恭靖力救正學而甘心  
于公以平時爲公所抑故快其私憤嗟乎恭靖  
何如人哉其救正學云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

建文集

卷三十一

絕矣蓋實薄視正學以爲此書生耳舍之可以  
得民而無恙于國非公能移檄諸王鼓舞豪  
傑起兵北來爲養虎貽患也是則文皇恭靖皆  
公眞實知己而所謂不負其君惟卓敬者眞以  
殉國諸臣猶未免有負其君云爾使事前有幃  
幄之任事後無恭靖之言則當日事勢實有可  
爲寧可以已成之局抹殺眞正英雄邪特以天  
命既定當風雨夜歸遇道遙翁時便與高帝遺

薛云閣  
發鳴鳴  
別有至  
快之語

篋中密詔相符類漢高之遇真人李靖之遇雨  
師毫髮不爽無可如何而特留此缺陷不滿之  
事以稍存蜂蟻之一線而但擬之于夷齊賢之  
于管魏偶之于殉國諸臣之列似未爲深知公  
也方少帝遜去時一代偉人碩士從事者雲集  
麟萃獨樂清樵夫聞殺卓侍郎而籲天號哭棄  
柴自沉以死嗟乎國祚存亡之繫公一人也惟  
靖難之文皇恭靖知之深山之樵採知之而少  
帝用之而弗能知卒祚促歷移而不可救耳乃  
逍遙贈以僧服實欲公與舅犯子綏之列而公  
峻拒不受卒從彭咸正則以遊此一種至性又  
超出程濟雪庵諸公而令中條仙翁亦爽然自  
失者也公遘難時其弟因承事公匿跡仁和宋  
氏凡世世而始復卓姓公失文曆律地理兵刑  
趨學皆已無傳其間所輯年譜行狀亦已散  
佚惟性理遺書及詩苑五世餘卷家有藏本而

鍾云起  
得突兀  
說人

嘉靖乙卯里有兵火復就灰燼獨誦其章奏直  
欲凌轢晁賈而子姓所流傳五七言詩奇險奔  
軼絕非元美于鱗諸子所能步武公曠世逸才  
猶可彷彿咳貌焉乃併史籍傳記氏族枝流彙  
爲二卷凡十篇豈獨卓氏之荆璆抑亦石渠之  
秘冊天漢之錦章也至如累世朝野之論列祖  
褒卹之音皆已唏噓傷悼憑弔英靈而謚議未  
行苗裔未錄省會未舉特祠夫烈不徇名歟不  
念屬卽復褒封崇祀亦屬周粟矣而以斷臂納  
肝之臣無食德撫厲之典爲善者其懼焉是則  
表異振揚駕之壬午諸臣之上乃所以慰忠魂  
于在天厲臣節于來世爾  
鍾云起  
得突兀  
說人  
鍾小天文叙  
英雄舉事多先人著惟時文以後起者勝此  
可嘆也憶西庚歲間予得本士于子之文而  
懷之每欲推置先集之上是時世間共爲楚人

鍾云此  
人亦無  
恨

鍾云此  
人亦無  
恨

之味與予同好者惟鍾字小天耳迄今幾二十  
年而殘潘餘瀝皆綴進賢冠以去進賢冠不足  
奇乃至舉世推重為第一流安有第一流向他  
人殘潘餘瀝中作活計者哉大士千子以為學  
我者拙似我者死而深憎之因自憎其面目盡  
棄宿習一變為柳歐諸大家之文如誌公自狀  
其面忽露四面薩埵相令畫像者無處着手也  
宇內壇坫之上猶然取其故紙而鑽之不亦悲

乎乃糞中之蟲俱聚然果天下而先人一着如  
陳艾者尚局轅下世無牛后之羞令君子無所  
用其機先之智鍾子乃一洗其陋習直欲攬取  
曲江之濤而漁板之將無復有先時之慮乎然  
邑大狂吠時只不能以清微恬淡相先耳若一  
種神方足以勝之彼亦安足為患如調達縱醉  
象蹴躡世尊倘此作黃面瞿曇面孔爾時便當  
碎為微塵惟于五指端現五獅子相群象輾骨

鍾云此  
人亦無  
恨

鍾云此  
人亦無  
恨

戰膽破自相蹂躪今日江行諸菰乃是小天獅  
子游戲時也小天初名開平久墮名場因復自  
憎遂易今名亦如文字之自憎其夙習云爾  
○○裨園集自序

余向謂天啓朝文字有亂臣賊子氣有刀兵氣  
今果然矣然則河清鳳鳴徵應宜在今日奈何  
處清明之朝而復為亂世之文乃逆案初定流  
賊四起憂天之愚正在文字近海內有同心之

人稍稍起而和余之說乃其意欲進史而退子  
以唐宋諸大家為宗而正告于天下以降伏世  
間之魔習此自今日應病之藥然而世人處處  
耽着竊恐自今以後又復執藥成病聖賢立義  
往往一豎一拂請就近日之論而權衡之夫洙  
泗之宗自有聖諦第一義一種無字真經本在  
當人眼前呈現若就此中領得則鳥啼花落水  
綠山青觸處皆本地風光是故治世語言不乖



實相。諸子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咸可皈心。何必  
 入玄繁露。便足仇讐。若逐影尋聲。認指捫燭。則  
 六經四子。亦屬筌蹄。酥酪醍醐。翻成毒藥。何者  
 不是繫驢之極。况盲腐二史。以至廬陵南豐諸  
 家。似尚不足當眼中金屑也。文中之王。無過五  
 指八教三藏十二部。就中至深至微至玄至妙  
 無過一乘圓極之典。然而世尊四十九年。既未  
 曾轉法輪。則欲覓一字一句了不可得。而况某  
 它諸子。虐焰今有衆力撲之。不久當就灰燼。余  
 言之既長。無煩更喙。余特甚愛盲腐二史。廬陵  
 南豐以下諸家。不敢以水濟水。而稍為之地。恐  
 今日推為登峰造極者。它日即于青蓮華中。現  
 一泥犁火車之相。如無擇獄中所云。我欲往中  
 我欲往中者。遂將為法自欺。以至為商之旅。而  
 周之甕。則于情器二世界中。應舉當人。本具之  
 心性。與法界自有之文章。以為宗趣。指歸無庸

六月記

此種文  
 字。梁  
 生。王  
 以前倡  
 為之然  
 其勝處  
 在象王  
 鼻孔不  
 在馬牛  
 象鬼也

舍家珍而數它寶。稱述盲腐二史。廬陵南豐諸  
 大家。以為豫章正派為也。  
 ○譚梁生擬古三十一篇序  
 自儒墨名法陰陽道德。以至蕊書貝葉。聚如塵  
 沙。亘年歲所不能了。經生家言。如塵沙一點耳。  
 文人半生精力。銷亡于塵沙中之一點。真如以  
 驥捕鼠。以珠抵雀。而千古載籍。反付之影響疑  
 似間。此昭代之公憤。儒生之大痛也。吾友譚梁  
 生。獨于一點塵沙中。演出無央數塵沙世界。自  
 墳典丘索。以至百家衆流。皆以經生一家。盡攝  
 諸法。如鼻端奏天樂。如指甲中藏飛龍。又如陽  
 羨書生。香膠美女。種種諸幻。隨口吐出。自足鞭  
 撻一世。凌轢千秋矣。然梁生墨妙。固不止如此。  
 每見畫家。作人物花鳥。雖極妍盡態。無異兒童  
 妄意。韓馬戴牛。必有一種超出形似處。不止似  
 牛似馬而已。昔人受符籙者。得驅役群鬼。後符

阮云說  
到亂天  
下在狂  
狷且攻  
狂狷以  
後狂狷  
直是今  
世林明  
安事所  
知金  
能算海

錄失去。便爲鬼所殺。梁生才識絕世。自足奴僕。命古直如一月現一切水。其視六籍七家之文。爲牛爲馬爲群鬼耳。文通作賦。能于班馬之外。別標新異。其擬古諸什。皆似雙鷹並擊。今以夢筆授我梁生。千載風流。遂并入時藝中。令世間得讀梁生文。便與周秦漢魏晉唐諸人款然相對。國朝二百五十年衰靡之運。當爲一起。然香象通身。皆與獐鹿麋鹿同味。惟鼻端味不與群。

沈嘉祿

序

獸等。海內有鼻孔。撩天如梁生者。方識梁生藏身處耳。

○張來初行卷序

維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但聖伏道絕。塞此昌黎起衰濟弱之論也。向來制義以剽賊爲陋。天啓一朝。獨以剽賊爲奇。時事可知矣。因思昔年李溫陵剝擊僞中行左袒。

真狂狷以爲救時之急。着文章之道。後世所稱。醇乎醇者。太苦。鄉愿汙流。而七家十三子。醇疵互見。此亦文中之獐狷也。乃向來勦襲時文者。多以鄉愿假中行。而近時勦襲諸子者。咸以盜賊假狂狷。則今日亂天下者。不在鄉愿而在狂狷。我輩救時之論。不在攻鄉愿以救中行。而在攻狂狷以救狂狷。其藹目而與余爲同心之言者。惟來初耳。來初詩賦制義。無不真妙。世間雅俗之辨。或筆或墨。來初則筌蹄之清。嚼也。或爲家雞。或爲野鶩。來初則鸞翻之孤。騫也。而余獨慮其不售。疑真文之不足飽僞目耳。來初乃以不售之言爲知己。出闈之日。亦自誦其文。而悔其言之太真也。既則此中真士。率遭擯落。而來初獨售。余謂來初世間真狂狷之流。千載之下。高山仰止。而當世未有能容之者。始猶如摩詰所云。白眼看他世上。淡繚乃知少陵所云。途窮。

反遭俗眼白。此才士所以拊心而自悲也。而子卒以真遇。豈天心厭亂。將所稱聖代復隆。古垂衣貴清真耶。則又何以偽售者十九。而慕羶逐臭者盈天下也。嗟乎。此世界本名凡聖同居。故真士亦售。亦不售。偽士亦售。亦不售。如來初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余向者之論。不失爲來初知己。而猶未爲今日主司之知己也。

董云。攻狂狷一論。不獨今日時文。一太醫王

且令千載奇士。羞與賈鼎爲伍。悲憤地下者。忽聞此言。不覺破涕而笑。神仙金石藥。可殺三尸蟲。然誤中金石毒者。又須以葵汁下之。此文亦李溫陵著述中一斗葵汁也。至以凡聖同居相証。而謂世間枉了做小人。尤妙于輕詆足令人人自慚。

○葉司成傳稿序

國家舉天下英雄。束之枯管三寸之內。又束以

董云。運盛衰。當被數語說盡。

經生一家之言。取其斷斷無用者。陰奪其氣。而弱其骨。以寓銷鋒鏑。放馬牛之意。至深遠也。乃一旦有事。必將誤於經生之手。天念國將多事。乃生一種豪駿雄傑之士。混迹經生中。進而主持世運。而於毛穎露其端。則必不屑爲粉白黛綠之色。鄭衛桑間之音。而亦不至作啞啞叱咤洶洶拳拳之態。如吾師曾城先生之文。是已先生之文。上邇二百五十年間。如華萼之已吐如

薤藁之既醅。如鷹隼之出穀。無論震澤毘陵。但存正始。未闢門庭。卽慶曆大家。如震川之精宏。思泉之俳宕。復所之湛深。海若之奇恣。皆與先生氣骨相類。猶似未能登天。游霧。鞭風策霆。以極文人之致。而小却于先生。蓋當神宗晚年。邊塞震盪。官閫驚疑。門戶鬭爭之日。乃篤生偉人以憑翼之。爲河清鳳鳴之先驅。人文最盛。而先生其最著。故其文於山爲泰華。終南於水爲瞿

奇文不  
真而腐  
舌更橫  
文至其  
丑可謂  
得雅選  
之合局  
而丙辰  
題發還  
醉一議  
石歷荷  
出逐至  
橫溪非  
先生之  
高深孰

塘灩澦於聲音爲禍提高筑于古文辭爲游俠  
貨殖諸傳劔閣蜀道諸篇文章之妙止矣乃十  
年以來或欲逆駕而上之於是爲戈矛之氣叫  
號之聲相與衝突撞擊而不可止嗟乎向來時  
文中一種鳶肩羔膝之人治世之小人也今日  
一種豺聲蜂目之人亂世之反賊也諸臣媚子  
尚可包含于治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實  
當今之妖孽與秦寇黔賊比而流毒矣然惟鳶  
肩羔膝之人拾人殘唾以博青紫尚欲以此殘  
唾霑溉來者一字一句目所未見便共爲異牛  
之喘蜀犬之吠于是豺聲蜂目之人乃怒目切  
齒攘臂而起使先生以曠世逸才收文人之心  
而禱邪魔之鬼此輩又何能爲蓋經邦戡亂總  
非腐儒所辦國家以正文體屬之腐儒誤矣然  
則踞文壇而持世運非先生誰與歸先生范南  
國學國學自貴監例開沐猴而冠幾無人理先

生風氣所召智眼所收使桃梗土偶之中頓有  
生氣殆不減林宗子將諸人而更具四時之氣  
開三面之網故余以連蹇不偶之人素無根底  
之容一進試牘而受特達之知命以天下高才  
厚穡之士昔人言王公大人不可無貧賤之士  
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先生  
爲才學識三者之宗經緯天人自足千載于文  
字已露一斑又何以貧賤之士爲先生之文自  
不隨房稿同腐因評次十一爲天下觀憶吾友  
與先生同籍者胡休仲如長史潑墨繆當時如  
伏波據鞍黃經甫如長鯨吸川周季侯如秋花  
照水張宗曉如仙史弄簫陸羽明如秦川製錦  
周玉繩如何郎揮塵皆極一時名賢之盛嗣將  
拔其不腐之文合茲集以施于後世如河嶽英  
靈中興間氣諸集云爾

○王季長文稿序

向來從俗浮沉之人。類爲拳拳曲蹠。俛仰柔媚之態。以取憐于世。世亦爭便之。于是雄傑之士。傲然不肯類同于羣。碎而世未免側目相盼。近日乃習爲浮氣大聲。展轉勦襲。于是才人亦逐臭于其間。而不能自止。相與爲囂凌詬誶之語。戈矛劍戟之氣。識者知爲亂世之文。國運其衰矣。嗟乎風會遷流。文心日熾。固不必復短褐椎髻。襲先輩衣冠。至于神理法脉。不復知爲何物。

雜錄

詩聖

而下同于村媼之叫詈。兒童之鬪諍。以此爲奇。何奇之有。余謂今日奇士正當應病與藥。一反其鳴啼鬼嘯之習。爲鳳跂龍拿之勢。如吾友季長之文。是已季長之文。清圓真正。神理法脉。無所不合。而未嘗不具無窮之變化。其恢奇精傑之氣。隱隱蘊釀于毫端。今春余數晤張侗初先生于白門。公署屢推季長爲今日宗匠。比季長以里選試于燕。董玄宰先生嘆服其闡牘。以爲

不可有二。然竟下第而歸。其闡牘未嘗不受知于主司。以得卷甚遲。取數已盈首篇。爲騰錄者錯誤。不能句雖惋惜。不及查對。余於南闈實與季長同病。蓋南闈閱國學卷。輒攢眉蹙額。忽忽不以爲意。不幸廁身雍墜。卽不得自比于人。一也。騰錄攫金于市。暗相標記。其不輸金者。則錯謬萬端。二也。又不得與輸金之子旅進。而逞逞殿其後。主司批閱既畢。倦于變置。三也。具此三

雜錄

詩聖

者。雖亦如班馬。不能自前。而所爲夸人淺人習于大聲浮氣。不復知有清圓真正之風格。又無論矣。乃季長既受知于先輩。以爲文人之雄。而此番落卷。亦復傾動長安。則江上芙蓉。不當與天上碧桃並艷耶。

○蕪園慢世草引

余初識馮長卿于白門。白門鶯花寥寂。余兩人接袂聯臂。作悲憤憑弔之歌。秦淮流水皆爲嗚

昆華云  
時為顧  
之港焉  
出焉

咽余潦倒東歸。寄跡水一方。竟成遠別。以至于今。乃余自辛亥北遊。遂別水一方。亦如與長卿數載。廓落矣。柳枝漸長。桐陰如蓋。扳枝執條。慨然興懷。因憶二十年以來。花朝月夕。雨檻雪窓。與夫春女秋士。留連轉泛。慷慨涕洟之事。此園更歷幾盡。我輩頭顱如此。於人生升沉聚散。死生哀樂之感。亦與此無情。草木同歷其變。荒涼淪落。情景宜何如耶。因與長卿箕踞水邊。相顧

痛飲得盡。發長卿奚囊。長卿才情有餘。其詩文皆流麗酣暢。如醉僧圖潑墨。畫制義更寓清微。委婉於筆墨淋漓之外。此則如吳興山水。遠岫揚蛾。澄湖剪練。令人更徘徊而不能去矣。適丁叔潛孫超。餘自超山來。集相與攬。擷于蘆漪花港。霞光蓮影。間數年以來。得友朋聚首如此者。蓋無幾夕也。恨超餘將歸。雪笠叔潛將客金陵。長卿復以慢世。不偶將抗筴燕薊。余獨筑筑苦

薛云可  
謂一佳  
有深情

塊如今夕者。又未知何時可續遊也。士困于貧賤。即去就合離。不能自計。聊書此日情事。以為別後相思之資耳。

徐云叙述如畫。恐畫亦不能如許活現

○ ○ ○ 憚道生文序

蓋云此  
皆小士  
傷心望  
淚之言

余嘗謂道生士生斯世。官嗽六藝之芳潤。擷諸子百家之英華。衡量數千載以來之故蹟。天步艱難。蜂屯蟻聚。則提三尺劍。為國討賊。廓清妖

雜錄集

詩話

氛不則放曠。山水徜徉。自恣。又上之棄家學道。栖息禪玄。二宗探取第一義諦。或名根深重。不能忘情。千秋業則把臂往古。而游戲著作之林。不然而識緯壬遁。以至博奕樗蒲。各究一技。丈夫何所不可。而殫心一酸陋舉子業。以糞黷此迂腐世界為也。及讀道生歲寒諸篇。則六藝百氏。以至荑稗泉枝。靡不獻奇楮墨間。以此為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為甲兵。則含光承影也。

文六  
此文中  
便布七  
繼七  
作原

雲云  
爲子  
業作  
上錄

薛云本  
欲庇他  
人之  
下而反

以此爲詞賦則相累之逸響也以此爲傳記則  
逸民之別史英雄之外紀也以此爲玄言密諦  
則瓊笈垂芒之書龍官半偈之文也昔有一人  
擔一籠子可受升餘路遇書生求寄籠內隨于  
口中吐出一女端正妙好并諸種種器物飲食  
既共食已書生便睡女便口中吐出一丈夫共  
食三人非小籠子非大共居其中全不逼窄重  
重相容而無障礙法苑舉此以表毘盧法界今

雜錄

游覽

道生于文字中偶拈一體一體中偶拈一題而  
含具衆妙豈非一攝一切而主伴互持者耶制  
義之中卽具帝網無盡諸門是不可有二而亦  
不可無一余乃撫卷太息曰余失言余失言向  
者卑劣此道非爲道生言之也

彭日升文序

吾友趙子無聲常爲憤世之雄譚以八股原無  
定體都無可正又主司不知云何是體云何是

委其壽  
世間如  
此類者  
不少昔  
王涯有  
一貧中  
召不至  
一至迷  
之可  
爲占風  
依草者  
烟戒

徐云鶴  
大金丹  
二粉匪  
其所思  
文人筆  
端幻化  
如是

正不正而烏乎正且文之腐爛莫如舉子業卽  
正矣於國事奚裨則亦不必正也嗟乎國家以  
正文體爲功令而但就方圓瘠肥尺寸膚肉間  
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爲堅白異同之鳴柰  
何不舉物論而齊之若夫舍體而論神舍奇正  
而論邪正且又舍文而論人則今日之舉業卽  
他日之奏議也制誥也票擬也古文辭也其回  
通潰亂之氣詛呪魘魅之毒將來刀兵劫中若

雜錄

序五十一

輩且以肝腦首櫻其鋒生心害事人將相食前  
車不遠可覆而按烏可以目前進賢冠之得失  
論耶或曰今日之孽祗十餘年習氣使然此拾  
他家殘唾耳未必生於其心也子言不已甚乎  
曰亦有不生于心而食其報者劉氏之鷄犬不  
識金丹何物而飛昇天際他人之餘慶也長平  
之卒未嘗人人渠魁而畢命坑裏他人之餘殃  
也今世文壇亦有厭亂者而尚有貪亂者不識

其不爲劉氏鷄犬而願爲長平坑卒者何也。瀨  
渚彭子日升以畫舫近秣相遺其奔逸絕塵之  
致殆欲障百川而東之然而未嘗用兵止兵與  
世人爲蠻觸也一種韶音令辭便足喚醒人間  
渴睡如游天表而俯下盼。唱言城郭猶是人民  
非何不學仙家纍纍。蓋豈特天上之鷄鳴。抑亦  
雲端之鶴語矣。余閉門而隱汝山一切時賢臧  
否亦如趙子謝事置不復論因快觀彭子之文

不能自禁而復逗漏如許子豈好辯哉子不得  
已也

○吳無咎制義序

熹廟御極以來十五國賢書三百進賢冠房稿  
與三朝要典並行于世故邪正臧否一時淆亂  
其中豈無真正奇士而文壇持論是非倒置往  
往以媒母爲艷而鉛刀爲銛是以一切文字皆  
爲魔所攝持。蓋氣運使然。今逆案既定周道如

許近廿一

流離集

卷五十一

祇龍飛初載英俊事興卽尚有餘孽亦猶逆黨  
漏遺。當如王言所云悉斬葛藤。赦而不究者。乃  
或者深求協從之罪。既不能開一面之網。而若  
輩猶復恃咆哮鬪諍之氣。怙而不悛。朝廷之水  
火。方息文章之門戶。復興真世道之厄運也。昨  
歲無異大師赴偶然居士之請。說法南都。余于  
會上結文字緣者二人。皆出吳氏一門。客卿先  
生方外著述深入性海。以其餘閒爲經生家言

薛云逗  
漏消息  
亦在筆  
紙之外

若采真諸集非近代文人所敢望崖無咎學術  
與客卿先生如水乳合向一大事因緣真叅實  
究所爲詞賦制義一片光明俱從自性流露真  
足照耀大千世界與他才士朝華夕秀都復不  
同。今觀其筆墨之中自有真際如春在枝頭仙  
人在彩雲影裏。覽者試于此處着眼。則一種目  
光透過紙背。庶幾遇之。若於語句上摸索。如世  
間所指孰爲揚董孰爲韓歐。劍去久矣。嗟乎學



者不置力本根銷歸自性而尋枝摘葉向他家  
覓活計。卽如近日文壇救時之策。退子而進史。  
賤六朝而貴唐宋諸家。亦何足以起衰匡運乎。  
哉。舟次江上。爲翻閱數過。刪定十首。因自舉大  
白。據舷而歌。長句以亂之。歌曰。天啓年來冠盜  
竊。據之文湏與三朝要典同焚却。嗚呼。亂臣賊  
子之媒。劫賊寇璫暨房書三者相依難斯作。  
余憶當時曾一言。萊陽豫章應膽落。龍興士氣

漁隱集

序五十三

何清明猶餘殘妖剝孽蒼蠅聲安得真正文人  
起而振王略却教昔年老弱今日強梁一時披  
靡如秋籜國運艱危當勿藥

○花隱編序

嘗於詩賦傳記中得見千古佳人每描畫一語  
便足驚魂動魄。吾目中所見。求一影響相似者。  
畧不可得。豈古今人才懸絕至是。意美人肌體。  
乃不如文士筆墨。較爲靈異耳。余十年來作客

兩都於故里佳冶多所未見及讀德符花隱集  
知平康妖艷大異當年豈一時風氣獨盛或德  
符筆墨之妙如月光花氣能益人顏色耶余嘗  
言天下山川爲從來游記蒙蔽面目得石公作  
記如春雨初過千山娟秀今坊刻中妓帖花案  
諸書鄙穢莫當德符獨以風雅盪滌之諸姬遇  
此如太真初浴溫泉足消煩暑又似趙后爲輕  
風所襲便欲飛去時筆墨之靈能使諸姬引年

漁隱集

序五十四

于千秋矣至如當今林天素畫極超逸自是倪  
元鎮黃子久一流人嘗與玄宰先生言詩至薛  
洪度畫至天素具有名士風流然詩女尚可多  
得古來閨秀稍工蘭竹耳能爲山水逸格者從  
來未有天素自足獨擅千古領袖茲集後有披  
攬興懷驚魂動魄者必我天素耳

○丁叔潛行草序

今世文人粉白黛綠之婦人耳燕趙多佳人美

薛云顧  
點諸花  
忽以天  
素結之  
如漁郎  
掉窮忽  
見山川  
林壑

漢書

卷五

者顏如玉則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若墉城玉臺之姝虎齒披髮則人弗好若倚門賣笑之態則有好有弗好而墉城玉臺之姝或不得與爭妍而取憐惟衆情所同美則可以無風鬟霧鬢之嗟余友丁叔潛以墉城玉臺之仙姿復能爲燕姬趙女之嚴飾而復絕去倚門賣笑之陋習所以天下皆知其姣也余昔見燕趙婦人惡其風氣聲色臭味之好每與人殊是以文不偶世叔

世矣

王

王

王

王

○查公度稿序

韓子之言曰人之壞元氣陰陽也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如蟲之生而物乃壞故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則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嗟乎是言可以慰文人窮愁歷落之悲歎矣吾乃爲廣其說彼所爲壞元氣者墾草伐林鑿泉竅墓其所戕賊天地之邪廓也此如殘其肢體而神明不傷若文章之士

漢書

卷五

其扶植剝削窮其情狀過于源畋者天地之責華也此如刺其咽喉摧其臟腑爲天之仇不已甚乎是以富貴福澤往往被其患痼輩而勸于求士蓋愚癡之廣寵錫不過以其身爲溝壑若赤土得時而駕則爲蛟爲螭不知其所變化將以陶鑄陰陽而揮斥八極者富亦造化之所太輾也余同內中最後欽重者無如公度查子而同困于蒿蓀猶憶甲卯之秋與趙退之鍾小天金

正希輩同試雍中是時公度受知于羅湘中先生猶余之受知于葉曾城先生也然而國士之遇偏得之雍中而不得之闔中秋後踉蹌散去今年春余杜門祗園公度適自南來偃息此中捉筆相向便有感時撫事之悲公度風華文采掩映一世而久淹驥足將無扶擲菁華爲仇于天地耶而公度且以高才績學湛深經術爲大愚噫嘻吾方以文人之剝削乎陰陽元氣者猶

龍雜錄

卷五十五

蛭蜴之食。嚙攻穴于果。蘇以繁息。爲不祥。而無所用其怨。且呼也。是豪駿慧辨之所聽。榮也使果。愚人之心。則天地將以爲功。而受賞必大矣。老子不云乎。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呂白榆問水四編序

海內佳山水。如文人散處四方。令人聞聲而相思。乃其靈異之氣。蔚爲人物。亦與山水相似。故泰華之奇險。終南之莽蕩。峨眉之高寒。匡廬之

徐云天  
上何所  
有歷歷  
種白榆  
讀此覺  
西湖桃

李亦曰  
歷歷白  
榆先生  
花福也  
連初先  
生文福  
也

深秀武夷之幽曲。鍾山之雄踞。瀟湘之清遠。巫山之妖冶。林屋之縹緲。灩澦之突怒。正如千古文人離奇變怪各極其致。而其風氣所鍾。每各得其所近。故自三代以來。四方人物。無不肖其山川林壑之性情。或得其膚。或得其骨。或得其髓。如嬰兒之類慈母。亦如朋友之各從其氣類。如是而已。吾郡有錢江之悲壯。西湖之澹蕩。絕無詭曼鉛粉之氣。而人文每不相似。豈此中山

龍雜錄

卷五十五

川獨無異產。或負騏驎之才。乃挽鹽車上太行。不遇伯樂一顧而哀鳴汗血。不得仰天蹄地而感知已者。當代豈無其人。使文人之文。能如山光水態。不待拂拭而後見。則古今才士。何至崎嶇歷落而不可問耶。乃白榆先生課士湖上。舉一切詭曼鉛粉之氣。俱以江上怒濤湖頭流水。振臂湔浣之。逾年而士習殆爲一變。余十年來往來燕山白門間。今歲方得掩關南屏。見湖上

薛云推  
笑古人  
處自有  
一種佳  
色隱隱  
眉宇間  
使香山  
子瞻不  
得不拜

薛云子  
亦皆序  
曾除封  
此如蠅  
龍之御

山川如逢舊友又喜見山水佳氣沁入文字中  
因思香山子瞻能濬湖築堤栽花種柳為湖山  
增色不能令杭俗人士筆心墨性與湖山相映  
帶轉令人追尋當年一種缺陷意兩公泊郡不  
免敲朴簿書之煩唐突西子白榆日擁一青氍  
與西湖作綽帶交無囂煩倥偬以損懷抱故於  
山水之喜怒文士之嗜欲能各極其所至如伯  
樂之過冀北耳

○鋤齋詩義序

詩之本在聲魏得雅樂僅存騶虞以下四篇至  
晉而盡亡今惟誦其文耳乃詩人之旨又不在  
有文字處而在無文字處如山之有光水之有  
態花之有韻寒暑之中于肌膚岩穴之蒸為雲  
氣其所以感人者甚微殆非思議可到晁雲所  
云四十年未嘗說一字柱下所謂鑿戶牖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乃大類之是以詩人之言

葉云詩  
家金鑑

每旁見側出而不可方物讀詩者每夷猶展轉  
而不可終窮則詩中仍有自然之聲瞽史雖亡  
而聲詩未絕也試觀諸經所舉之詩往往廢形  
而用神全是活句都無定法商賜二傳中亦褒  
譏不倫甲乙互見如九方之相馬彼云牝而黃  
此云牡而驪乃說詩之榜樣也世因矛盾並列  
遂疑真贗雜陳然金剛一經或以為十八住或  
以為二十七疑陰符一經或以為兵機或以為

修煉或以為鬼神將無同乎是則一切載籍尚  
當觸類而觀而況于詩乃齊魯燕趙諸家參差  
醇駁猶可互稽漢宋以後遂以定法與人其認  
一漚以盡瀛渤矣國朝局以制舉一體震澤昆  
陵而後所云風雅法脉無非學一先生之青矧  
坐于中如檻猿籠鳥而爾來川壅而潰傷人寔  
多遂為翰詭狡獪之言以逞其山魃木魅之技  
素神龍飛潛出沒變現無端可為蜚為蛤亦可

超雲霞而踞吳蒼也。安肯落人間籠檻而亦何至與魅魍爭光。從來立言二家曰性命曰經濟三者于詩猶為魚之筌兔之蹄。斷輪翁之糟粕也。乃斤斤奇平升降之會。如昔之拘文牽俗而今之裂冠毀冕。與詩人有何交涉耶。然而莫謂三百篇后遂無詩人也。一切勞人思婦。販夫牧豎之謠。既得列而為經。經亦何必自聖人作。今曰應制之文有能離文字之相而會聲歌之妙。

如山之光。水之態。花之韻。寒暑之中于肌膚。若穴之蒸為雲氣。若我魯餘者。始可與言詩已矣。○○裊園近業序

千古文人擅雕龍綉虎之奇。則必有鏤金琢玉之巧。而自不得不隨世代為古今。故唐宋不漢若。漢不周若。如世間金玉錦綉之物。無不如是。蓋器也。而非道也。乃亦有不雕不綉。不鏤不琢而得之者。則古今不能範圍技而進乎道矣。本

徐云陶  
沁園  
其香  
海平維  
下之  
其其  
神

朝廷諸家不欲涉唐宋以一字此其為宋有不得不升降于世代者。若夫周之蒙莊漢之廢史唐宋之昌黎眉山則安得而古今之義文章之道奇者如泰華平者如大地是不過微塵之所聚。土石之所積耳。其負載此塵土者香水海也。負載此香水海者風輪也。此天一之所生。意氣之所作。無一塵一土凝聚其間。故可主持世界。終古輪轉而不墜。則天下之有大力者莫

水與風若。所為風行水上。宇宙自然之文也。乃負載此風與水者。又莫如虛空。華藏之起滅于虛空如海一漚耳。天啓一朝之文刻畫太玄繁露頓令虛空畱塞。轉眼成塵。吾友吳子翮氏一洗而空之。故濂洛之宗旨成弘之衣鉢其嚆正法眼藏本自無法可傳。但于空明之中了了默契而已。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覆而墜地。幾胸中有萬卷書。此千古文人所同也。若筆下無一

薛云每  
聖一義  
山飛海  
立真王  
罪之文

漢月云  
但知兩  
土一般  
非詢淨  
土人便  
當如聖

點塵則文人不能盡然惟心空及第之人能銷  
文字爲自性乃可着萬卷于胸中如須彌之藏  
于芥子而都無障礙方不父書奴之色目余嘗  
言文人之白戰不持寸鐵猶釋氏之白法不受  
一塵彼台宗諦觀曰真曰空曰俗曰假所云俗  
也假也畢竟塵勞邊事耳非俗假之當遠離也  
必從真入俗從空出假于是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而不妨頭出頭沒于塵勞之中是故一真一

淨三

切真無俗而不真一空一切空無假而不空文  
人而有得于真空之理然後有無雙遣權寔并  
融相卽相非二邊巨得則無一色一香而并第  
一義諦矣

○○○雲栖辦香序

世人不信有凡夫則已信有凡夫而不信有諸  
佛可乎不信有諸佛則已信有諸佛而不信有  
諸佛國土可乎不信有國土則已信有此土而

無用云  
禪宗引  
教破盡  
疑城此  
淨域之  
宗風亦  
禪林之  
寶所

不信有彼土信有穢土而不信有淨土可乎  
嚴爲一乘圓教而此西方一土於帝網千珠中  
拈示一珠正衆生自清淨心中常寂光土也淨  
名大主示唯心淨土爲實淨土而此西方一土  
正由心造正法藏菩薩成佛時一種心淨衆生  
來生其國也禪宗無佛無土一切蕩掃而此西  
方一土正與此方世界同是如夢如幻空無所  
有也奈何常見執穢謗淨斷見撥有墮空而不

淨三

信從空出假非空非假之淨佛國土耶不信淨  
佛國土則不知真際所詣一切教乘都無津涯  
一切衆生都爲旅泊如衆流之不飯於海落葉  
之不飯于根而不識諸人家鄉田地大寂滅場  
矣乃蓮宗諸經勝妙簡提無過小本而不論其  
玄旨挾其密義則何從而知念佛三昧爲無邊  
海藏門何從而知專念彌陀爲無上深妙禪則  
亦何從而知此經爲三藏五教之第一義諦而

急用云  
此一種  
及有生  
路是大  
善知談

華嚴云  
華嚴亦  
當知此  
種文句  
不妨揀

潭吉云  
世間出  
世間都  
第一

安身立命之真歇手處耶如是則雖強而不肯信驚疑而不敢信焉亦未爲不可也惟我雲栖大師善說此經令人不得不信則自不得不發願而起行不必勸信勸願而勸行矣而余更于蓮池中酌取一滴以單逗我輩一機亦如此經于諸佛中偏揀一佛于諸佛土中偏揀一土于諸念佛門中偏揀一門以爲神栖安養之捷法令他年蓮胎中骨肉兄弟同坐道場成正覺

機難辨

機難辨

時必不能忘此導師云爾

漢月云手持金剛寶劍將淨業家廉纖絳索語一刀割斷是俊鷹是快鶻是帶角虎

○壽程母七十序

尼山正燕享會朝宗廟之樂而首以淑女何居經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又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是故閨房之秀而攬風化之權寔本于女行也溯而上之如姜嫄簡狄所從來深遠矣乃

越云切  
中千古  
婦人舊  
言之病

知陽倡而陰和此所語于尋常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之婦人耳若狄之胤嫫之武姬之睢鳩非女子而識倡乎乃至閭閻閨闈中女先之以雞鳴而士申之以昧旦又非女子而職倡乎余讀眉公之贅程母云母事寡姑女中之閔薛也刲股而甦所天女中之介綏也解推于閭井之啼饑而號寒者女中之朱家郭解也遺女之衿禱孤叔之熊丸皆需給于嫂氏女中之義門也

機難辨

機難辨

撫遺孤而不墜其家聲女中之程嬰也此亦古今奇偉丈夫矣然其中乃復有難易之辨余嘗言婦有三習曰事舅姑不如父母也撫他子不如已子也能事佛求福檀波塔寺而不能息食止諍等施怨親也是故各夫其夫而子其子雖碩德懿行猶是人情之常惟舅與姑則曰它人之父母也惟舅姑之諸孤則曰他人之遺體也惟道塗之纓急則曰它人之當厄也若能如母

余云枕  
綱要語  
亦是三  
慈綱宗

雜難辨

齊生

之婦而女則記不云孝衰于妻子矣能如母之  
嫂而母則古孤兒之謠不云寄語地下父母兄  
嫂難與久居矣能如母之婦而俠則豚肩不掩  
豆而三千人待以舉火者不爲絕德矣然而其  
中乃復有本迹之辨蓋母晚年尤皈心浮屠氏  
余聞浮屠之教以孝爲本故淨土三福首稱孝  
事而寶藏亦言能盡孝者釋迦文佛在汝家中  
如睽魔大士之救父難慈心童子之脫火輪是  
孝我色身父母也上承下化功德周隆恒順衆  
生萬法俱備是孝我法身父母也今母善事他  
人之父母以及他人之遺體以及乾父坤母之  
遺體之顛連無告者則不特孝事此生父母而  
且孝事歷劫眷屬豈非六度兼修一切不逆以  
究竟此色養者哉母一孝而萬行具此金仙氏  
長生之訣也乃因嗣君子止之請而次其語以  
爲序



流離集卷十一

序二

胥山集序

毛云縱橫顛越  
靡然無  
神總無  
形似不  
復規繩  
此等文  
古今合  
并可得  
百篇否

薛云可  
謂花之  
總持

余嘗著花史以牡丹之肥癡木樨之酷烈為花  
魔謂足蠱魅男女也然亦與佛齊肩方稱魔力  
耳蓮花之解衣盤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  
稱花俠蓮之不列于佛桃之不列于魔以其氣  
豪耳若幽蘭秋海棠冰儂梅花籬菊之屬命為  
花隱以其冰肌玉骨露頰風鬟為花中列仙也  
花品至此止矣然每見孤松着花如迦葉尊者  
破顏微笑以至柳花之蕩為飛絮蕉花之秀于  
晴雪茗花之發于寒蘂桐花之衰于清露蘆花  
蓼花之摇曳于秋渚為香為非香為色為非色  
亦復為花為非花此中擬思不得着解不得吾  
不知其名名之曰禪嘗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  
京太玄繁露之流濃雲毒霧令人醉生夢死于

屠長卿  
所遺鉅  
文類俠  
然其中  
未免有  
雄弁王  
愛斯性  
好宏偉  
不喜世  
說則座  
上無幽  
蘭花矣  
人月記

沈云花  
間吊古  
泉下寫  
生筆筆  
流龍幾  
使我破  
涕而笑

中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墨翟荀况管夷吾  
列禦寇莊周屈平王翊曹操司馬遷李白輩有  
風雨晦冥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俠烈也若  
劉伶阮籍嵇康王羲之劉義慶陶弘景萼綠華  
輩負孤鶴橫空明月獨舉之姿可名為隱若禪  
悅之妙則尹喜陶潛王維輩擅其全味然亦處  
處有之不特寄位隱士俠客之林亦可現身魔  
界但如石火電光瞥然一露既得眼來千里萬  
里今止借三家指出宗旨如世尊偶拈一花諸  
人可于塵塵刹刹中各各自領會去固不必升  
座普說方云是禪亦不必挂弓倚劍方云是俠  
草衣木食方云是隱聲慙色飽方云是魔也吾  
友丁夢佳詩文與肥癡酷烈固自相反其玄悟  
類禪然是靈山會外散聖耳其英靈類俠然是  
荆聶之別派如空空兒聶隱娘輩耳其禪與俠  
皆當攝入隱中香韻色趣種種幽異參差輕重

徐云文  
人詩中  
自有大  
帳薄莫  
言花樣  
不同

孤迥絕羣通體是蘭為骨若蘭蘭端整擁衛  
似周處士向北山應聘鳴騶入谷時已稍稍不  
類乃又有一種旖旎似水仙一種妖冶似秋海  
棠一種冷落似菊一種古淡似梅然幽蘭惟山  
谷無人處最芳着意聞之便不可復得一經市  
肆買來移入盆盎雖少女同種性自不憚秋海  
棠人以手觸之葉輒飄墜菊花為人排列座側  
風氣頓異籬落間梅花水仙香氣沁入骨髓而

去人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為蔬蒸而成露  
如澤雉之不堪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堪紆朱衣  
着進賢冠也余與夢佳別十三年矣夢佳歿十  
年而秀初拾其奚囊中殘膏賸馥舉以示人辨  
辨是香亦點點是淚矣余亦將搜亡友管僊客  
李超無張賓王宋比玉鄒公履邵子必傳遠度  
范東生諸子之文以傳于後世

秀初云此文奇絕真禪真俠真仙真太史公

徐云西  
國雅集  
圖得襄  
陽一記  
儼然未  
散乃知  
作者此  
與千古  
德醉

若禪仍是禪俠仍是俠仙仍是仙太史公仍  
是太史公豈不村俗煞人耶  
○五日詩序  
江南妖冶之地無過秦淮秦淮以五日勝乃通  
國若狂而投詩贈汨羅者浸淫充棟亦一厄也  
追憶是日之可吊者五君我輩每逢歡場輒深  
懷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便欲愴然泣下  
則五君同一傷悼何獨屈子故創為憑吊五君

徐云破  
除俗說  
洗發奇  
妍端類  
有凡

之詩為千古五日所未有國中屬和者二人而  
已比玉則高若山峙變若雲蒸啓美則幽若春  
澗澹若秋花各極文人之態其他競渡詩屬事  
連類者數百首已屬友人別為集茲勿錄也秦  
淮上元無燈燈偏盛于是夕火樹月容映射于  
嵐光水影中使以殿脚女易諸惡少年便足魂  
消魄化乃期諸君能為險韻者夜分更酌覓句  
欽崎歷落如墮天際其為詞宗音響者勿錄也

唐云事  
事各樣  
郝得世  
以不怪

屬和者二十有六人。淮以地靈。亦湏天人助發。其勝天時佳絕。在夜半以後。雖朝暮不如暮境。未寂朝暝太促耳。若曲中之奇艷。不在諸妓而在諸婦。此其故不可解。故余倡竹枝畧紀天人之勝。而其它民謠土風。聽諸君廣陳之。各就性情所至。衝口而出。漸近自然。其文采如絕句。俚鄙如打棗竿。勢破玉者勿錄也。屬和者十有八人。公履謂余鬚眉男子。何事作婦人語。余謂三

詞集

卷五

百篇首開雅。豈非婦人語耶。詞中採俗觀風。如半是良家半是娼。已幾風人規諷之句。又進而曰。娼女良家兩不分。又進而曰。當年悔不嫁青樓。譏刺太甚。自是竹枝本色。獨有青樓寂悽悽。稍似曲終奏雅耳。嗟乎。塵緣碌碌。觸事惆悵。雖有勝情。曷勝愁緒。何日向海外三峰作遊仙詞。蓮花世界作淨行詩耶。

○五日詩第二序

蘇通鑑  
中無  
便掉頭  
不信即  
三亦非  
想當然  
而承叔  
固已疑  
之矣子  
不傳腹  
人為運  
初引滿  
一笑

余見五日社詩。濫觴已極。諸君強余操筆。因戲拈新題。聊以發思古之幽情。不敢以告人也。適比玉啓美見而和之。俄而南中詞人共譁。以五君首介子為誤。用寒食事。又云競渡。弔屈不聞始自句踐。咸欲詰所從來。余曰。憶少時讀史。周制司烜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故。不因介子五日斷火。則始文公世乃誤傳寒食耳。若越王則似是稱霸後。從瑯琊望東海。事眾又疑

詞集

卷六

毛云賤  
漸人多  
羅祥如  
如嬌善

野史雜紀傳訛不足信。因歷舉正史數種。眾云未見。又歷舉市肆所有數種。眾又相顧不應。乃請其可信之書。因惟初學記。藝文類聚。白孔六帖。諸書耳。余輩已遍簡無有也。時旅舍無書。無以置對。遂令人往肆中覓初學記。併類聚來。其五日第一則。即介子兼有句踐事。客乃默然而慚。余曰。寒食之與端午。楚之與越。諸君自謂能辨而疑詩題之誤矣。乃就中尚多可疑。如子綏

與子推諸君亦能辨之耶又并州俗以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五色新盤問遺不爲介忌復似禁烟不始重耳何耶又盲史腐史並無子綏然該事將如東漢無子雲耶又越師習流爲是流宥五刑爲是舟師潛涉耶又競渡之始爲是俊士君子爲是樓船之卒戈船之死士耶又盱以五月逆濤旬有七日娥哀號赴江乃典錄何以屬五日耶又唐千秋節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大

續編

又序七

衍曆亦獻自八月端午則中秋與端午亦有辨耶又五事如胡如王如陳如李此類尚多諸君亦曾悉疑之耶種種不疑而獨疑詩題之誤何也客又默然而慚嗟乎市肆所有豈是祕書何必探奇嗜古之士乃能知之若介子之爲寒食競渡之始荆楚此市井小兒所共知乃欲是彼而非此眼前一二事尚致譏訕脫更用經史奇與事又當何如然則詩文之佳惡人品之妍

媼又何能向人論列不至如矮人觀場盲人視五色者幾希矣我輩肺腑藏之胃懷又安得如市肆中物舉以示人使客慚而退也時座客疑五君之中于世間若有所指此等訛言更屬可鄙一時弔古興懷何與時事何爲強作解事自生枝節如客所言必止于弔屈而後可何其陋也蜀雪本不奇而蜀犬自以爲奇何惟信信羣吠而不可止耶昔退之勸長吉舉進士衆共毀

續編

又序八

之以賀父諱晉肅賀不得舉進士退之與長吉且得罪而爲文以解之進之非晉豈須深辨卽欲諱進與舉進士有何交涉退之似與村媼爭說無丈夫氣今閱其文尚多可咲余旣受長吉之謗而并累兩君有退之之議不得不爲兩君爲可笑之文以解之然余亦悔之矣但隨衆作競渡詩一首諸君必不相誚又何必爲此多事而余終弗能也乃合社中聯句與竹枝詞示人

徐三既  
有金根  
路過一  
流不可  
折此辨

人見此譏訕必更多端惜余不及聞不能一一解嘲耳

○孤征草序

余於詩不甚喜初盛尤不喜初盛中數首最著者於書法不甚喜晉於畫未及見唐以前筆顧不甚喜宋此種嗜好於世不類於吾浙更不類潛夫少工畫與其小阮漢陽守殆不可辨既乃以詩情字法問業於余余率胸臆而語潛夫天

薛云詩字諸法都成獨得之論

性矯捷一往得其勝會少時而業成即余子弟

又序

輩未及知也而世人已識之或以爲字類哀冊又類爭座七言古則類昌谷又或以爲詩字皆類余漢陽畫倣宋院本潛夫盡棄去人或謂類子久或類元鎮乃余實無定法與人潛夫自學焉而得其所近耳然世人絕不愛余者亦知愛潛夫其言余者或并言潛夫矣潛夫獨自喜以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一切謗譽

明云昌谷此又關却

直聽之而已今字畫非此集所能見不具論其所爲昌谷詩者具在余每語潛夫昌谷別有詩路近如會稽刻本種種詮解貫串固是俗漢若路徑本隔而攀緣騰躍不求通達拾其狂花病葉鱗砌成篇徒在門外東眺西睥耳斷如復斷若風吹雲是其奴僕命騷處然亦如段善本之琵琶能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夙習然后可授耳

徐云語語是林針能全處女心

○癸酉閏臘自序

余竊足南閩羈栖山中者十餘載今歲葉曾城先生促予偕嗣君潛之徙業而北是時趙退之洪載之李小有查公度皆先後行予亦命駕將發矣會山居盜賊群起毀我廬舍一時赤嶺玄臺往來僦僦相搏噬既遭削迹伐木之禍不能又渡桑乾而并州一片地復有黍離稷苗之悲踴躍去留都無棲泊藉當事護持棘闥之役

薛云甫都之不龍奪一才士如此

已于事而竣然惴惴然抱影旅舍與鍾小天唏  
噓相對若天樂之藏于鼻端而應龍之潛于指  
甲也迨賓興之會余猶從案牘質訊中遙聞吻  
吻鹿鳴之聲如在天上却憶每年被放猶得浪  
跡江山以療煩惑何至作湘纍掩泣態即今日  
東方未明猶擬自沉淵中奮翼雲際此時遂如  
水覆地如雨絕天於是徘徊中庭自相吊唁不  
覺魂魄放佚乃婺源令君劉公用潛高軒忽過

流離集

卷十二

云子文乃笑瀛郭公所甄錄也吾拔一首卷最  
為奇士而失却后場悵悵不樂遂向他房遍覓  
冀可以敵此者得子文乃驚喜搜去已呈總裁  
蔣公擬置第一矣而總裁丁公反覆商確終以  
首義大奇慮其驚眾欲稍後之而余不可竟墮  
乙榜余與笑瀛爭之不得咨嗟數夕至今不能  
去胃懷也因舉其闕牘猶能成誦余自惟半生  
擯落當世咸疑為過奇不售然向來閨中寔未

此語  
可以  
起  
意  
亦  
可  
以  
解  
頌  
亦  
可  
以  
解  
頌

吳云  
以崇  
超之  
不中  
奇子  
以子  
之誤  
前車  
為恨

驚詫為奇方笑人言不驗也今卒以奇敗而余  
自視終謂無奇豈世人知我勝我自知耶然余  
生平落卷盡以覆瓿而此猶欲存世間之賞識  
以問世是余卒不能自信其手而信世間之眼  
也則風塵淪落人方當從俗浮沉與時俛仰何  
敢聞着朱騎馬是何人但可諷不向東風怨未  
開耳乃今日主司中誰肯抱浪說戰場眼迷五  
色之根擢第中人又誰肯與我輩登科劉黃下  
第之憾有能作此語者我當北面事之今潛之  
載之俱已鵲起退之小天又遭放棄李小有查  
公度既得雋於北而復僂失之與余同病乃遙  
呼而為解嘲之語曰由基矯矢而猿啼庚麋引  
弓而雁落未為逸倫超群也桓崇殿之彈翔鵲  
也附庸落毛而鵲不斃鴻超之射人目也矢來  
注眸乎而雁不曉技以不中為奇耳又何必繼  
秦龍之轡而相伶倫之籠哉

○范瑋牖稿序

天地英靈之氣結爲文人如鳳凰麒麟之出現于世而世有文人無行之說則是鵠鵠構杌而非鳳凰麒麟矣是豈妍皮癡骨果不相侔蓋知人之明不可學知文之明亦不可學世無智眼乃自覺其泮渙故人文合一之旨可爲通儒言不可爲俗儒道也天下文品有二一章句之文一道術之文彼視古修詞寧失諸理者尚未窺

薛云千  
古衡量  
人文之  
開之論

章句之堂奧也況了徹自性主持世界之文乎天下人品亦二一人之君子一天之君子彼倚門傍戶依草附木者尚未得比于人之君子也况跋越九州超出三界之人乎然則人文之真偽邪正都未易言摘其技葉容有淆訛若鞠其根源則水乳相合故古今真正文人則未有無行者如世所誦法者孔孟也然而古以孔墨同稱亦以荀孟並舉

觸類而長之乃知真人真文

不可二而世或膏肓莫辨者則以世間之文有權有實有半有滿世間之人有本有迹有逆有順人自不能兼聽並觀游于昭曠之途耳今士以孝廉舉於鄉而或有非孝廉者廁其間遂疑人文之徑庭不知其所爲文必俗儒之文非通儒之文也如吾友范瑋牖舍德之厚比于嬰兒

藏書

卷四

審飭之行同于處子絕無近時怒號詬誶之習故其爲文大醇既擅小疵復剔不爲昔日之賈子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不爲今日之賈經是其人爲真孝廉而其文爲真孝廉之文此人文之瞭然自見于世無容置辨者無論他日廷對之策必有契于帝心而近日方破格以開德行之科其以當月旦之推戴膺天子之徵聘恢恢有餘地矣

薛云心折延之正以其不離續今立門戶是踪徑非何處有面

○董百里遺集序

顏延之詩如錯彩鏤金雕繪滿眼每見人品謝靈運詩如初發芙蓉則終身自病不如也人以此定顏謝優劣乃余心折延之政在此蓋世間纂組之文矜其閎麗以相雄伯一往文外獨絕之致手口所不得而傳者彼睭情不解且輕詆焉如班掾於腐史是也夫惟負卓絕之情者不夸其刻畫所至而以三年之楮葉自慙然後識

澹齋集

卷五

自然之性而可語天人之分矣董百里為少司馬定所公之令子少膺清譽不減謝之鳳毛沈之青箱也頃識其聞孫某得觀遺詩一帙因嘆替纓之子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者安可數哉即或多才嗜學而筆墨中往往有膏梁之味無山澤之容則文心即俗韵耳百里諸詩英銳漂逸一諷詠之令人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使天假之年竟其所至固當凌顏轅謝也乃

董云化工畫工判得奇

澹齋集

卷五

早年即世遺編散佚同于昌谷奚囊為可惋惜耳然文章多寡安足短長昔人作賦有限以萬字欲於前後左右廣言之得三千字便怒不視者有既得數千言隨筆茭薙過半僅餘尺幅而精神逾覺雋永者一篇既然累牘亦爾百里才情既超然塵埃之外安論千語與一嚮耶偶憶先輩以化工畫工衡量人文夫錯彩鏤金畫工手也然董倪之逸格則畫工中之化工也若美

○洪載之文序

容出水。化工手也。乃隋苑之剪綵則化工中之畫工耳。此正向者延之所病而百里所羞稱也。古來文人之奇者類有顛倒偃側之遇以辭其感憤突怒之氣而紆其波湧雲亂之才故自屈宋而後代有作者率是嬉笑怒罵痛哭流涕之言然文益奇而窮益奇余嘗求其故焉烈風飄霰天之奇也太乙九疑嵯峨峯巒地之奇也然



人望而踣焉者。之數者於人爲弗便。若遇清風明月。春殿秋苑。雖幽人思婦。亦興芍藥文無之懷。而千古奇窮之人。乃欲以烈風漂霰之夜。掉臂於太乙九疑。嵯峨峩峩之奇險。而欲天下之淹病滯疾者。從其後無恠其洄闊悽愴而卻走也。余友洪載之少年逸才。遇輒見知於人。無所感拂以傷其性。其神駿之骨。遇山爲雨。值雲成電。可以受九方之知。而終不至有垂耳之感。此

漢書

又序主

薛云子  
美之聖  
人皆知  
之太自  
之笑非  
有心人  
不能見  
出  
毛云  
長沙  
少陵  
身陳同

載之長技可摧折一世者也。然載之自疑於屈宋以下。何居余謂騷雅莫盛于唐。唐取士以詩。而李杜皆淪落不偶。故東山或無故而咲。少陵或無故而哭。世人仇其嬉笑。憎其痛哭。故文益奇。而窮益奇。乃鬱輪袍一曲。可以拾解頭於當年。標風流於千載。何必疾痛慘怛。乃成奇士。載之才情丰格。無一不似摩詰。摩詰所奏詩訶。皆是少年著作。流布人間者。遂見知重重載之者。

毛云可  
兄神奇  
即是吳

當在是編矣

廖淳之稿序

文章之奇險。初於江右諸子。閩中從而和之。蓋自己酉庚戌以來。十餘年而濫觴于三吳。物莫奇于始變。而臭腐于卒也。余初閱大士千子文。僻嗜之。羅致鍾山集中。世方以爲毒藥猛獸。而避之不謂。今日盡拾其餘。潘爲青紫。媒即使夷光夜來。其棄唾遺矢。有何佳致。蘇季子所以願

爲雞尸也

又序主

士茲遇于秣陵。讀其近秬。乃能自爲奇。而不予諸人求奇。嚼然不染蒼黃者也。但與鄒君某作人外交。不與齷齪世界爲偶。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如兩君可以當之矣。余子弟輩皆嗜奇。渠之奇如美色。淫聲。而不可止。迨余既厭去而嗜好猶未衰。今乃曲盡其妄。周知其非。而思返于真矣。此輩正如蜉蝣。暮死。槿花晚落耳。夫舉

世混濁貞士乃見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吳逸民稿序

賈奇士與真俗子相去幾許余向欲舉天啓一朝之文付之楚人一炬乃迄今尚有寶贗鼎者嗟乎逆黨就戮人猶起而哭要典文慕莽大夫則識與莽大夫等此何足異獨惜其智乃出厲人下厲人夜半生子舉燭而視之惟恐其類已

也奈何以餽斂之餘尚欲灌溉來者然豫章既以此自白於人而遂欲以豫章正派奔走天下夫古之文人不曰似我者死耶則又何喜爲螺贏之蟲盡天下而豫章之也英雄才識類居氣機之先而今世隨人腳跟者輒得富貴我輩翻似見卵而求時夜然余輒復早計恐他日龍門昌黎諸公復爲今日楊董被人生吞活剝無遺不得不出一言救之也夔憐蚺蚺憐蚺蚺憐風

流離集

卷九

流離集

又序

風憐目目憐心今人彼此相憐曰夔曰蚺曰蚺曰風而止惟心與目則蒙莊之所結舌而不能言余謂蚺蚺甘帶鴟鴞嗜鼠一切依他作計都不足云能文之士先須探其本根當令筆中有心中有眼然後腕指之性不主故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亦如天柱諸峯卓立參鼎雖造物之鍾鍾其妙也今文人中誰能爲此曰龍眠吳逸民氏

庚左國史記之體格雖各體獨不相似後學不其又之矣

薛云啓新先生吹枯骨潤錫皮而爲詔煩得道句覺緊咳尚可開耳

○同壽同善二錄合序  
古養老之典虞以燕夏以饗殷以食周人修而兼用之乃禮有牆櫨屬柶之設掩骼瘞瘠之典澤及枯骨千古不墜皆所以哀老死而爲之所若夫賤老而貴少生相憐而死相捐誠是晚近習俗氣運所以日偷也夫惡生之徒遂遂于貪嗔之域而不知止息者皆緣不以老死一審常自警悟耳盛年血氣奔駭自視此身若不老不

薛云思之若可憫而更可喜以此等語能將時

毛云法自錄則亦作時錄也

死者卽鐘鳴漏盡猶以老死爲諱惟其生生之厚因是以不能敬老而哀死此無明之根蒂也瞿曇之言曰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愛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夫人生墮地以來便是死相轉眼百年猶如呼吸知生爲因而老死爲果如環循輪轉而無窮風飄電逝而不可留則生緣漸空于是煩惱輕微而無明銷落然後可

以脩然而往脩然而來卽釋尊初發心時亦始于屋城闐而觀老死以此爲入道之第一諦故司空圖之營壽藏也與故人觴咏出入其間曰非止暫游此中也馬子才常臥起棺內賦歸去來之辭令家人朝夕叩棺而歌之達生如二公則深重癡愛安得不日漸破除而矍然深省廓然開悟耶今文壇彥會止少年豪舉事學士大夫亦但以引獎風流引掖英俊爲極則耳晉陵

寄雲云  
盧山十  
八賢向  
蓮花漏  
中採取  
消息正  
時將以  
鐘鳴漏  
盡相管  
策耳是  
以此漏  
永無盡  
時

啓新錢公理學宿儒湛深周易其舉耆英之社凡杖朝告存之輩鮐背鯢齒之流無不羅而致之几席又爲賑卹之會而尤以施棺爲急以哀貧賤之死而無歸者此自虞夏以來養耆老澤枯骨之至意然置全盛紅顏之子而親近閭里之白頭翁與道路之陳死人于春花秋蕊之外作水落石出之想其亦有息心達本之意乎乃玄錄中每言養生家寢處宜遠衰老之人尤禁

忌吊死問疾迫近凶器以爲不祥夫物有相反而至于大順者謝榮華而就衰老只此一念便是衰老所不能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當永無死喪之威此或養生家之微旨抑卽金仙氏之長生乎錢公嗣君爲大司農梅谷公聿追錫類之思以永不匱之孝乃踵是會而屬余叙其合錄如此

○舟家草序

薛云二  
語足持  
文軸

余家濤山浪屋間。視一切溪澗沼沚。雖英英清  
徹。如文人之淺淺者。天下豪駿雄辯之士。便得  
叱而侮之。然而潮洑有信。與月盈虛。故有雷霆  
風雨之勢。而無崩折傾圯之憂。弄潮兒習其性  
情。咸得解衣盤礴其間。如奇文之共賞。若泛濫  
如洪水。則堯亦有所不能治矣。今天下好奇無  
論。溪澗沼沚。不適于時。雖澄江如練。靜海不波。  
亦不足奪文士之氣。則惟鴟夷之怒濤。為能震

號籀錄

卷三

驚一世。而或者遂為橫流之涪水。則人民有升  
降離徙之象。而持世者不得不思底定之。余因  
陳賔之而知見末之文。又值見末于余。集生潭  
上。獲其舟家草。而知詩如其文。若枕藉凌泝于  
濤山浪屋。而解衣盤礴其間也。夫江水逆流。海  
水上潮。此江海自然之性。天下之溪澗沼沚。豈  
得自挾區區之量。而驚其騰波跳沫之奇。然亦  
何至蕩蕩懷山襄陵也哉。嗟乎懷山襄陵。猶有

薛云此  
言當為  
直波上  
下者所

九年之運。若夫採摭奇字。鋪綴殘瀋。以艱深之  
辭。文淺陋之說。而自命為奇士。則如孟氏所云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  
也。

雙蛾庵稿序

毛云題  
畔之中  
實多幽  
情

文人之文。必遺世獨立。而亦為當世所棄。故類  
身沒而名著。而著書之人。亦云藏諸名山。傳之  
其人耳。惟經生義。則不然。升之為雲。沈之為泥。

號籀錄

卷三

薛云毋  
乃太悲  
激

未有藏諸名山。而得傳之其人者。若不依門傍  
戶。雖凌厲騷雅。跨越漢魏。亦祇廊落而無所用。  
蓋苦樂繇人。同乎婦人矣。於是文人之取憐。過  
於宮掖之望幸。不特踣齒折腰之徒。倚門而笑。  
卽有厭棄脂粉。淡掃蛾眉者。上馬入門。亦必有  
承恩之想。乃余性不適俗。動輒顛躓。亦欲抵掌  
伸眉。為有用之言。以祈當于世。而終與世違。余  
友丁叔潛。深思高舉。抱千古之畧。而復不凝滯。

於物其爲文兼風人之逸響雅人之深致如隋珠和璧可以驚衆亦如秬秠菽麥可以療饑如朱鷺赤鳳可以致祥亦如十里八百可以效用故人不能名其器而終能欽其實余讀其文未嘗不心折也乃叔潛爲此無俗士含毫腐筆之態類以牢騷孤憤之懷嘯訝詩酒之暇淒風苦雨之夕潑墨成文淋漓滿楮而古來才士勞心苦骨如太冲之賦休文之詩皆其叱而奴之者

遠集

卷三

也余因是有感焉仲父之爲販夫甯戚之爲牧豎少卿之爲驕朱亥之爲屠豫讓之爲癩明妃文姬之爲婦千載而下猶堪隕涕乃其卒不與俗伍者骨法自在隱隱露于鬚眉形于嘖咲以待特達之知遇而天下販夫牧豎之流猶從而傲之以爲此終不似我輩嗟乎此所以益深千載之涕也然則叔潛之卒不與俗伍者終當傳之其人耳

○張午卿行卷序

巖穴知名之士。遑遑爲泥爲鼠。其雲興虎嘯者。遑遑在碌碌落落不識姓名之人。于是年年被放。深足爲名士羞。而既以此屬庸俗。則得者不足爲重。間有少年才雋如初生小兒。不畏虎便能一躍而前。文壇尊宿賈用不售。文字一燈。遂依微欲滅。而小兒號嘍之文。則槿花暮落。蜉蝣朝生。昔人所云彼不愛老。天必不以老畀之。故

遠集

卷三

文章者。壽命短促。而科目又不足爲重。午卿落腮名場者。二十年不獨碌碌落落諸人共嗤。盛名爲祟。卽較之朝生之蟲。莫落之花。不知幾易生歟。矣而卒冠軍南國。故無庸陋貴介之氣。亦無輕薄少年之風。如俊鶻之獨舉于秋天。孤松之倒挂于絕壁。科目不足重。午卿自足重。科目耳。乃最可鄙者。天下名士風流。一經擢第。化爲異物。望之則與俗人無辨。此輩本無奇骨。

毛云今  
一世文  
章家失  
其生活  
今千秋  
獨在人  
現其眉  
宇

強作解事。氣盡則情露。故肉食而鄙。正是向者。  
輕薄少年。所爲與世間村漢。初無雅俗。同是濁。  
流耳。午卿得雋。南來倏然如尋常。失意時但云。  
淪落半世了。無兢心意外之獲。反增感愴而已。  
卽行卷前不願著貴人一字。而必屬序於余。接。  
席間或識爲牘中人。午卿蹙然耻之。便欲如君。  
平之遷市而庚桑之自慙。余居恒視進賢冠下。  
面孔。稍覺與經生異者。逆知爲俗士。相戒勿近。

持此而覆按之。百不失一。自謂工于相士。嗟乎。

近日文運率

爲贗古所壞。而賢者實作之。偏所稱古色陸離。  
大約如銅器之燒斑。斷紋之火逼。皆村肆骨董。  
固所弗論。卽將楊玄董露節。節支解而斷續之。  
亦應入採生折割之條。爲律所不宥。其有能爲。  
開明昌大之言者。而陰陽五行。禮樂政刑諸語。

全似北子中原我輩青雲白雪諸詩。類是方相。  
翁仲之倫。以偉丈夫自命。才士久遭按劔。亦或。  
以雞皮鶴髮之媼。復效少婦塗朱傅粉。態此午。  
卿向來所竊羞。故舉體間一種邁往不屑之韵。  
必不類同婢妾耳。余欲集海內真正奇古之文。  
自爲一部。以褫魔民之邪魄。應國家之新運。而。  
區區豎儒。釐正文體之論。不與焉同調。諸子大。  
半在逐客中。入宮美人則午卿其第一流也。

晚集

卷六

薛云。憶與午卿乙丑夏同客金閭。相訂文寧。  
不工不售。母以蹈襲稱工。諂附獲售。自此予。  
兩人踪影飛飛。各地矣。頃叙珂月未及午卿。  
但以爾時所觸之緒。隨筆摭入耳。茲爲蓮旬。  
較讐。及此更令我哭午卿。并令我憶壬申春。  
與永錫同哭午卿時也。

○批點會元墨卷序

庚戌秋游金昌諸山管席之遲我楞伽山水清。

世人  
云此中  
宜無俗  
子  
人月記

此猶是  
當日語  
至今日  
雖於境  
亦無定  
法矣  
人月記

映淹留。淡月每風雨。忽來霜。月欲滴。相與啣杯。  
抵掌商畧。千載幾欲掀。翻棋局。撞倒須彌。乃至  
訴胃懷之苑結。嘆宇宙之寂寥。席之時言求仲。  
因取其試。稅讀之。并從來元卷。讀之。每獲良友。  
欣然忘食。其遇俗子。神色沮喪。于時坐客解與。  
不解。俱欲絕倒。夫文章之妙。實無定法。總各暢。  
其性情。所至政如眉橫鼻豎。山峙水流。何處不。  
佳。則自漢魏晉唐宋元。以至今日。舉子業。但有。

魏晉

卷五

性情不見文字。舍是盡成土苴。卽字字典謨言。  
言風雅有何是處。當今元墨類古。應制體大約。  
欲以定法。繩人。故於性情較遠。然就中肥瘦清。  
濁雅俗高下。亦自各極其致。則亦實無定法。定。  
法者其形模耳。今佳惡具列。試得慧業文人。一。  
再諷咏。則性情自現。形模忽開。佳與不佳。都爲。  
註腳。定與不定。亦成戲論。若乃肉食者爲政。文。  
命不齊。古今同恨。所謂會元衣鉢。直妄言爾。嗟。

乎亦何言哉。今世鼓吹程墨者。非刻意索瘢。卽。  
故欲舍垢時所宗。尚不啻數家。以余屬意無如。  
房仲乃胸懷所至。亦互有異同。評本在敗篋中。  
幾飽蠹魚之腹。秋初簡出。遂以付梓。向欲取國。  
朝性情之文彙爲一集。曰文字禪。一時未就先。  
以此証同調。并貽席之云爾。

會元墨卷第二序

水始于一滴。歷江河谿澗。凡百千變。乃至於海。

魏晉

卷五

此一滴水。於文家爲元。安能窮其變。不變者腐。  
草死灰比。而成列也。聞蛙觸器。各盡其機。而後。  
乃堪傳燈。則百千燈。同一燈矣。成弘泉源初動。  
已具大海全體。人謂過此輒降。是欲塞涓涓之。  
脈。而反古者。是謂倒流。豈水性耶。乃或調于五。  
味。雜于污泥。而此一滴。又別出爲沚。俛仰今昔。  
使我慨然。

會元墨卷第三序

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  
永道金  
本自世  
樂府世  
所樂只  
是不肯  
一飛耳  
天月記

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  
我言始樂情。換所稱。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  
春妍。他人不言。始獨我知。可憐余每擊節此語  
以為四筵獨坐。容釋欣賞。辛亥之春。玉繩携歸  
釋書僧在茲。來訪時。余方同季和休仲掩關黃  
鶴。玉繩出。麻著。應正。解看一佳字。泉輒相顧疑  
余作。遂心。請。職。余。交。神。優。婆。塞。戒。甚。嚴。輒。動。色。  
云。莫。作。裏。諸。生。太。難。過。道。主。癸。之。後。則。舉。世。戶。  
誦其文。以為風流絕世。昔日不言。好者。今竟何  
如。耶。然余亦實未敢自命。能于塵埃中識玉繩  
也。嗟乎。會元一脈。為氣運汗隆。所開。翻雲覆雨  
世好何常。逐臭觀場。吾所深鄙。故自庚戌迄癸  
丑。其中一予一奪。畧不肖殉。以正告天下。明吾  
友之前質。古人後。俟將來者如此。迨丙辰之變  
而筆削遂絕。亦似春秋之終于西狩。  
毛云合讀一序學人便可得正法眼

此云此  
段議論  
蓋為諸  
表集中  
不可少  
之物

○袁澹浦文序

北宋之文。至眉山而變。必以長公為大宗。老泉  
子由。其庶宗也。國朝之文。至公安而變。必以石  
公為大宗。伯修小修。其庶宗也。乃蘇氏止三人。  
公安兄弟。則復有澹浦。澹浦于袁氏最後起而  
顯。諸昆之秀。甲子之秋。余居建業。客舍與澹浦  
寓密。通朝夕。以文字當塵尾。相擲。故知澹浦最  
深。昔來。言向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又

毛云雲  
根通脫  
故事然  
而成咀  
之俱有  
異味

官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澹浦日熏染潤澤于諸  
昆之間。如仙人躋身白鶴。左持浮丘。右拍洪崖。  
翱翔霄漢。下視世間。齊州九點。海水一泓耳。故  
能謝華啓秀。以極文人之變。昔世尊以足指按  
地。此五濁世。變作淨琉璃。真人以黍米金丹。滲  
入瓦礫。變作黃金。袁氏諸昆。文心無盡。力能變  
易世界。澹浦遂不離當處。而得沐浴海山。院蓮  
華國中。余亦便似向無邊身毛孔中。往來游戲。



一番耳

○袁澹浦文第二序

徐云相中記云  
清者水  
清深也  
似楚人  
之文遂  
覺清深  
無所

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先輩耿耿持此論自中  
即起而破之漢之騷唐之賦宋之詩遂如癡楚  
之人霍然復起而耿耿持論者所自為中原紫  
氣黃金白雪諸篇一時委如糞土矣于是士類  
閤然知舉業之不必成弘猶詞賦之不必七子  
也而向之為非成弘者乃始岸然無所忌但以

漢書

文選

毛云如  
此立宗  
方可觀  
風雲應  
虎見

音調高亮意氣怒張為尚而先輩神理法脉蕩  
然嗟乎中郎深惡皮面獨抒性情且惡其似騷  
似漢似唐者即有似中郎者猶當惡之而况今  
之制義其為叫號之聲正類中原紫氣黃金白  
雪諸篇乎方欲步中郎後塵而反墮中郎所訕  
笑此可異也澹浦之文視諸昆如鷹鷂並擊皮  
毛不必盡同而性情正復相類蓋伯修之簡嚴  
中郎之奇峭小修之鮮妍澹浦殆欲兼舉之上

薛云辛酉甲子  
正子泰  
淮水次  
三載三  
北時也  
憾爾時  
不與二  
君共語  
猶幸今  
日得披  
此序

迦慶曆以前諸大家不必斤斤規摹如所為楚  
騷漢賦唐詩者而一種神氣盎然於筆墨之外  
元元本本如水乳合善乎王夫人之言曰髮白  
齒落屬于形體至于眼耳聞乎神明那可便與  
人隔今之所為楚騷漢賦唐詩皆在髮白齒落  
之間故來中郎之譏至于神明之際綿綿若存  
豈可以今日號呼叫置之聲揮拳奮臂之態為  
才情所至不必復問神理法脉于先輩而自謂

與中郎

集

與中郎何佛罵祖之意可同日而語乎余于辛  
亥入燕中郎已先期歸迨晤小修于白門小修  
自謂已結修辭之局不復措意此道獨與澹浦  
歷辛酉甲子二試歷落風塵中花朝月夕凄風  
怒雨無不把酒寤嘆商畧風雅故得熟窺其篋  
中之藏而序其文如此

○笠庵草序

丙子初春余歸里省觀阻風弘濟偶然得雪公

毛云易也神也  
頭頭皆  
是而詩  
最近神

遂爲偶然之游而得偶然之句因思世間風雨  
花月山水間觸而成咏遂得之風氣之表筆  
墨之外若追章琢句比物屬辭爲漢爲唐爲今  
爲古所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也雪公之  
於山水如靈雲之看花香巖之擊竹其觸機而  
成詠也不必一向說理不必一向說事讀其詩  
者亦當不貴時似而貴恒似不論遠體而論遠  
神蓋雪公少依若昧研心教海晚參金粟密究

漢書

卷五

單傳所爲詩歌亦似枕子落地鉢孟蹕跳時偶  
然一響耳嘗論詞家耽山翫水之篇感遇贈送  
之什觸則偏于卽而病爲村是爲詹父之句背  
則偏于離而病爲野是爲狂夫之言二俱得  
方不墮邊見此處見則便見擬思卽差每以偶  
然得之却莫作偶然會古宿云喚作竹篴子則  
觸不喚作竹篴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僧開口  
師便打

○舸閣草序

本朝以內聖外王之學望制統之士士以制統  
通籍致身霄漢矣乃徵德行則側席而別舉賢  
良禦蠹賊則拊髀而旁求頗牧始欲以文章經  
世如以一漚窮瀛渤繼而文章不足經世如以  
螢光燎妙高矣何惟天子厭薄科名以爲無用  
耶今科名之陋陋于八股八股之陋陋于坊刻  
房書社業浸淫充棟据據剝削以自生活是以

漢書

卷五

不能窮理而適用使盡去摹倣之舊習但直露  
其冒懷而各抒其學術則孰可用孰不可用燎  
然如觀掌果誰得而督亂之至于壇坫之上各  
標門戶喜則交頸相縻怒則奮背相蹄盡應聚  
而默駭耳然則功令之禁坊刻正可以收科名  
之敝而起經義之衰不則勢窮則變物極必返  
將來廢制科而更端以取士亦理勢所必然也  
余謂坊刻可廢而惟出彊載贊之文不可廢士

毛云里  
竟祖龍  
一炬與  
拈花微  
笑相映  
今日  
散轉劫  
不得爲  
制停焉

相見自致以文如其以羔雁以榛栗耳吾友張  
子于自吾里挾策而來舊京其學術超然藩籬  
之外無軌苗之習亦無凡近之觀一種駿雄奔  
逸之氣可以孤行其文以自致于天下視十餘  
年來坊刻忽子忽史忽經忽傳若擊石火閃電  
光瞥然過眼不過一瞬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也  
昔人謂秦漢以降無文章乃經濟之文莫盛于  
唐名理之文莫盛于宋其勦襲者風格自卑耳

秦漢以前自莊列荀墨外何嘗無効顰學步之  
陋文使當日詞壇如今日坊刻之橫行士不窮  
理適用而都事勦襲其不爲後人噦唾者幾希  
○墨戲堂詩序

余十年來喜游秣陵山川恨此地無友朋可與  
語者所與商畧風雅惟傳壘度一人而已今秋  
來此見遠度壁間粘玉臺詩云香閣小小解參  
禪學佛何如且學仙弱水一航先渡去風流早

見李青蓮余喜謂世間安得有此女子又安得  
有此詩人遠度謂余詩人去此咫尺試同訊  
之遂問津桃葉晤龍生于柳下龍生披露襟懷  
與鍾山淮水相映眉宇齒頰間便已有詩不必  
盡讀全集也四方文人寓此者試前潯暑苦于  
往來試後又輒散去每以聚首爲艱龍生于七  
夕作會羣賢畢至佐以名花傾國飲酒賦詩以  
免龍藏造謠也累更聚會中三載勞心苦骨之

交都爲集以省郵傳副墨之煩思此快舉便  
見快士曾際咸謂此舉足樹後來白門會集之  
幟迨秋風鍛羽會中各賢數十人遂無一人售  
去余笑謂江南千里之內氣類稍同運命遂復  
相似今日淪落諸君亦極一時之盛龍生當以  
得與黨人爲喜勿生孤悶也古今文人具少分  
才華便受少分困頓龍生負慷慨歷落之槩自  
無適俗之韻正須厚自期擬母爲升沈毀譽所

動方見才士氣骨耳。因墨戲堂集成爲書定交之情事如此。

○盛靈飛詩序

余少年客白門。卽懷想攝山。今日始得策筇。正如天涯知己。一時相值。初入山。便晤靈飛于綠雲庵。靈飛向余如舊識。聚語半晌。方知十年前靈飛索我於茗水。正值余客白門時。聞聲之思。蓋不減余懷攝山也。淹留兩日。遂得盡發篋笥。

錄

錄

山川文字都不可少

其詩文皆峭拔奇險。如崆峒峨嵋。兼承柱羅。列楮中。余每恨世間文字。皆寄人籬下。雖間似往古。都無性情。初登天關。岩得句云。世間披靡無奇骨。獨有青山露。歸見靈飛詩文。遂置此語不復終篇。夫靈飛胸中磊塊。既與蒼石並奇。鯨鱗鰲鼉。倪怒象狂。不足爲喻。然岩石自齊梁開山。便覺古異絕世。若靈飛胸中。則尤多古人未聞之徑。我輩文字。山水兩緣。正未能斷交。

想見古人  
今文八  
誰能開  
關秦人  
未游處  
入月記

以獨拈得奇。何獨山水以古爲妙。相期探幽攬與。必有奇岩絕壑。爲漁郎所未到。并爲秦人所未游者。流覽咏誦其中。令千古未有之文章。與千古未有之山川相映帶。此亦千古一快事也。

○葉潛之行草序

本朝以經義取士。經義遂與國運爲盛衰。吾師曾城先生。當神廟末年。以龍跳虎臥之才。主持文運。迨辛壬而後。士習一變。楊朱墨翟之言盈

錄

澤

天下其爲朱翟之言者。又朱翟之敗種也。時余序先生之文。有世衰道微之慮。詆此輩爲亂世反賊。蓋岌岌乎抱杞人之憂。而逆計它日之起。而大匡國運者。非先生誰與歸。未幾而闢寺逆臣毒流。俊傑先生遂爲群小所傷。退而耕於野。又未幾而天王聖明。雨雪見。覲逆賊伏誅。英雄輩出。先生乃爲廷議所推。先生前後澹如而國運升降於其間矣。國運自否而泰。文運亦當反

之復出  
之乃潛  
此類皆  
之門生  
于元大  
生平時  
論文止  
論佳處  
不誇利  
鈍乃利  
鈍亦有  
驗時

狎而正會龍飛首科而吾潛之卽膺舊京之選  
蓋潛之爲先生鳳毛其文開霽明豁包含弘太  
絕類吾師吾黨向所推重以爲無近時一點習  
氣者憶曩時初得曹允大文曾謂子弟言得此  
領袖一世庶幾文字中典名將蓋當今文孽非  
主司釐正之令先輩節制之師所能降伏必具  
有獅子頻呻象王回顧之力方可奏怖魔殺賊  
之功邇來會元一脉衣止不傳今天步廓清而

龍飛集

澤聖

入月記

允大遂復振響文章厄運自此當有瘳矣則如  
潛之之文行且應運而出以至持世宙我輩居  
恒指固不易多屈當知河清鳳鳴之瑞徵應乃  
在今日向者亂世反賊之文與闍寺逆臣比而  
階厲者必不容於聖朝衆君子旣秉征彼雖有  
殘膏剩馥復何能躍冶自命祇堪與庸陋腐儒  
同任奔走廝養之役而已乃潛之應選時同侶  
中一二村豎駕爲無根之語欲以相抑潛之卒

此猶是  
癸丑年  
筆向後  
久不知

被首擢其人乃奄然自慙而潛之前後澹如其  
處得失悲喜之際亦絕類吾師嗟乎知其名而  
能忘潛之又勝古人一籌蓋深見一切榮辱如  
颺如塵天不足問而況於人屈子不云乎邑犬  
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經菰五種自序  
少年落筆不肯徇時趨每于筆墨之外自行胸  
懷卽復追五陵之杖履而栖託好佳更具厭薄

龍飛集

澤聖

幾番變  
現矣  
入月記

一切不事事之想喜爲幽閒淡遠之音如攬峨  
眉之月泛瀟湘之水讀彭澤之詩逸少之文悠  
然自適便足了一生丙午以後乃喜誦震澤華  
亭之文恍然如見其人以爲增之一分則太長  
減之一分則太短如長康之寫照肖其鬚眉慧  
可之傳燈得其神髓自謂針芥水乳之合擅鄭  
衛而追正始真足傳聖賢之神於百世乃以前  
顧軻生姿觀者夷憚自後稍稍厭去且笑之詎

之卽一二知我者亦嗟來之矣跋前疐后動輒見咎韓囚於秦孫臏于衛季子愧色于家余獨一身兼之于是喉間有幾許欲哭不能哭之聲眼中有幾許欲墮不能墮之淚覺從來得意筆尚有不能了然于心于口于手者因思黃河一瀉千里隋珠一寸九曲雲咲阮哭牛鳴鶴淚雲起雪飛水流花謝以至倩女之離魂萇弘之恨血皆絕世文人所不能到正如大乘人現一切

身入六道輪迴中乃得以極文之變盡文之妙故落腕寔無少法可得亦不復自知其所至多是西陵所作今合舊刻黃鶴震澤水一方爲四集又以少年流傳之文不忍悉焚刪其十九名少年集至尾勉應世之作世亦間有好者拈來輒覺自厭盡棄去而昨秋至今所作亦未入集聊以自怡耳

○旅社序

詩云  
却無  
許情  
在

詩云  
在  
在  
在

詩云  
在  
在  
在

余流寓白門追憶平生素交如星馳雲散適有旅人之社偶然闖入其中遂與諸詞人再集淮水之上關令有言若龍若蛟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魚爲蛤嗟乎余少性孤孑少可多恠迨半生作旅隨處結伴如秋籜羣飛浮萍冷聚耳今既訂新知益懷舊侶其遠在天末前期難問卽一時同客秦淮如比玉景周君俞啓美荀長龍友諸君又皆來與

○靜嘯閣寓言序

寒山子向天台山中東語西話流布人間意以開導迷津本不解蜂腰鶴膝也乃歸然自命爲詩且盡薄世間詩人之詩以爲盲徒咏日然則千載以來詩聲逐響以詩爲詩而不識無字之詩此詩所以自取今經生家言較韵語尤爲陋

孫云當  
今不得  
不以此  
事推之

毛云諸  
道句文  
常如秋  
雨洗暑  
月餘  
應後與  
仲升同  
受和于  
郭笑滿  
尤見襟  
期之合

劣邇來四朝之中倏忽變滅自為標榜互相詆訶或以為子或以為史或以為經或以為唐宋諸家乃不究極于天人之統宗性命之根蒂三界以外之要歸而漫言古何以淳今何以漓世界何以經綸聖賢何以作述豈非盲徒咏日耶而猶高議壇坫之上如羣兒一餅競獲自矜乍喜乍怒代為雌雄不亦羞朝廷辱當世士乎吾社仲升憚子於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人一切

極則消訛公案無不如桶底脫綫索斷于是光明所囑十方消殞便能毫端建刹塵際轉輪偶拈一句一字皆可遍現三千大千世界豈與豎儒蜂腰鶴膝之論同較短長黑白寂中現通亦如靜中發嘯毫楮之間仲升特寓焉耳讀其言者須眼光透過紙背向無字句中覓取始得若今時壇上衰通旺皆捕風捉影之流何足以實告哉

孫云當  
今不得  
不以此  
事推之

毛云諸  
道句文  
常如秋  
雨洗暑  
月餘  
應後與  
仲升同  
受和于  
郭笑滿  
尤見襟  
期之合

○治譚序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會與不會是在人耳而教主亦司其鑰本朝理學二宗初自吾浙如千年閭室燈初破吾師曾城先生彙萃諸家演暢四子則如百千燈光為一燈光自此法音流布將一花五葉於斯為盛則以餘姚為少室而以桐城為嶺南固無不可昔人言學佛然後知儒吾亦言學儒然後知佛學新建然後知儒

讀桐城之書而後知新建然則桐城之書蓋新建之大成而儒佛之權輿也乃先生之仲弟淡叟飲曹溪一滴之冰而能墜青原南嶽之宗日與治父諸峯對語皆自開心目直抒胸懷絕不寄人籬下故隨口吐出粗言細語皆成妙諦諸生聞此或以為法妙難思或以為平常心是道隨類信解而莫窺其真際昔生公以學人不解語故聚石而語今治父有靈當能如虎丘片石

等快人  
細一俱  
碎

王六此  
文亦在  
高山巨  
浸掃五  
世間

點頭一下也。吾師帳中之祕尚未流傳而此中  
當具一驚之味。倘有深心學人欲登大莊嚴樓  
閣而肩鍵未啓不能驟升者便當從此鑲孔中  
入。

### ○山東試牘序

天下高山巨浸。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精藏靈。  
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今天孫崔萃刺  
天冠五岳之首。下控渤澥。中有五神山。金銀宮

澹齋集

卷五

闕。倏忽百靈。啓光品類。爰有人物之宗。如尼山  
鄒嶧。漆園柳下。薦生其間。嗣後經學淵源。隨地  
瀆出。遂有軼雲。漂日。浮天。載地之勢。如宓子賤  
之授書。幼女以教。晁錯。高堂生之展轉授大小  
戴。爲禮書宗。孫仲或之牧豕澤中。弟子受易壘  
畔。何邵公之公羊墨守。不窺門戶。鄭康成之箋  
詩。宗于齊魯。黃巾賊皆下拜。不敢犯境。下迨本  
朝。鉅公爵起。豈非霞壁雲峯之所誕育。洪川巨

澹齋集

卷五

瀆之所浣。祓與漢柏紫榆。金篋玉簡。共昭垂于  
雲漢。瀾淪于宇宙乎。邇來當天步艱難之會。經  
學凋廢。習爲襲積之學。勦賊之音。聖天子方側  
然憂之。敦尚六經。以揀衰敝。吾友汪石臣視學  
齊魯。乃以憑負山海環帶。河濟之霽氣。而鼓舞  
震疊之所得。經術之士。甲于東南。直欲迴泗水  
之狂瀾。存微言于既絕。蓋有力持文運以匡救  
國運者。因思文章之道。盛衰無端。而聽命主司  
之衡量。氣機密移。爭于杪忽之際。若翻手覆手  
耳。卽如春秋時。臨淄卽墨間。優笑在前。賢材在  
後。有瀆瀆回通之象。自管夷吾。隰朋。賓胥無之  
徒起。而用參國伍鄙六乘之法。以搏本肇末。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于是鄉不越長。朝不越爵。  
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政成國安。而伯功立。國則  
猶是也。而旋轉之妙。運造化于掌股。如此。今石  
臣起經學于既衰。如陟岱宗之顛。而呼吸可通。



帝座俯歸墟之壑而潮汐委乎百川文章之士  
起而應之自有爲龍爲虎出沒變幻于其中者  
豈必無先朝諸太儒及近日文章經濟如李滄  
溟于穀峯馮琢庵其人耶齊魯東陲與區原野  
沃衍士習敦樸詩書之教亦若巨賈厚積而深  
藏若虛非僅如吳越人文掠虛剽影啜草頭之  
露而逐石火之光也先輩云文章家作者固難  
鑒亦不易當豪傑潛伏養辱時卽有奇偉畧

猶未爲當世所指迨歷鄉會之選一種光明庵  
忽照耀九州豈主司之權以升沈爲雲泥用置  
爲虎鼠乎然隋珠在淵荆玉在璞世未知名而  
賈胡碧眼已得之高山巨浸中矣

○寒江草自叙  
向來所得詩歌護若髻珠者今盡委如微塵隨  
時零落不復顧視今秋過皖上唁吾師葉曾城  
先生偕小遠和子共游旬日與析雅識宗旨先

毛云  
枝雲  
生念  
曉相  
萬花  
春  
公之  
餘少  
也

生願心諮詢深探教海兼之揚播千載弘獎風  
流因悉索江行唱和諸咏欲小遠同錄一過不  
令散佚便如霜枝雪幹旁有玉苗瓊蕊掩映其  
間余謂小遠今世自曾城先生外誰相知訂吾  
文者然余未得同小遠感念佛三昧而小遠且  
隨余作流連光景語將無但見其山必忘其道  
耶乃歲聿云暮水落石出自覺于春江花月外  
別領一番消息耳

補集

卷四

○相於閣初集序

余將買山而隱當山川曠蕩處患無與如之致  
迨峰迴路轉林藪旣深又恨胸襟不豁嗜欲無  
極造物無以應之古今駕風策靈之才與鼠肝  
蟲臂之思二者不可得兼亦正類是吾兒少嗜  
奇其經生言橫潰殊甚子病其漁畋天物不能  
隱伏今來白門閱其新詩別鑒戶牖聲咽而徑  
仄如幽崖絕壑令人轉思龍門碣石則又欲以

徐云清  
言如酒  
寧正似  
謝家詠  
柳絮時

謝云是  
父是子  
達使古  
人不取  
吐氣漢  
之如之

蜀道兵車諸什廣之昔人言凌轢漢魏鞭撻楊  
馬漢魏楊馬固不足效輦然一種凌轢鞭撻之  
氣則神明存乎人耳時座客謂余言吳姬十五  
歌喉艱澁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蕊初綻  
去零落時尚遠若銅琵琶鐵絛板唱大江東去  
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祇解咏  
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  
不復作但聽兒輩爲之秦淮客舍夜坐聊記此

語

又序

語

○辛市正業序

自天啓朝以來文人最自貢高而學術最寢陋  
內典所爲卑劣慘也然遂有黃東厓凌茗柯鄭  
太白輩鶴立其間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示現于  
符堅石虎之朝耳符石兵法自命爲奇如禽鳥  
蛇魚互相吞噉亦復何奇之有澄什輩身入魔  
境秘實行權以救迷津其全提正令處正是奇

薛云每  
露其性  
分中語

語

又序

踪異跡耳吾家子姪違文字方揚之燎取大海  
水灌注之波濤噴湧魔宮震動人或反以不狂  
爲狂辛市最後起乃以正業摧伏之夫奇正有  
何定論山時水流眉橫鼻豎此至尋常事皆種  
種不可思議若山流川峙眉豎鼻橫乃世間妖  
孽耳戴嵩之牛韓幹之馬難畫倍于鬼神豈非  
鬼神之無奇乎英雄負一種佚倫絕羣之才不  
能隱匿稍露奇特便爲當世所指未足爲異倘

能埋光剗迹落落碌碌與世人不異則真古今  
異人也然則天下至正爲天下至奇審矣吾今  
春歸里見辛市鋒穎秀出如錐處囊慷慨以經  
濟自命精悍之氣隱隱見于眉端顧當文宗下  
車之初卽灑灑抵掌而談以昌黎歐陽之起衰  
抹敝爲言欲力挽鉤棘之習文宗蹙然改容而  
禮之其亦欲以至正爲至奇耶辛市文名不脛  
而走香譽馳于四方然余嘗評次諸香以體香

然及此  
諸香定  
宗本始  
初問

爲上茶香次之花香又次之菓香又次之樹香  
又次之若以衆香爲屑和合劑量而成斯爲最  
下以其漸遠自然今日文字與今日名流皆東  
掃西撫而得亦如衆香和合而成若煙姿雪質  
如夷光夜來輩屏謝蘭麝肌體自然發香此較  
海外返魂諸香尤爲奇絕眞所云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矣

○族譜序

交云按  
室同之  
黃安

生民之本在于氏族先王敦叙九族而邦國有  
倫故葛藟棣華之誼百世而不相忘自秦漢以  
來姓氏合而賜姓命氏之源混宗法廢而本支  
適庶之派淆然而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猶有糾  
合宗族之誼焉至隋唐而降譜牒散佚則枝葉  
飄零其人之相離棄也相戕賊也又孰從而追  
之而後世爲譜牒者又多侈大家世無疾痛慘  
怛之意安在乎類族辨物而使子姓相柔繫也

徐家故有譜而毀于忠貞公赤族時自忠貞公  
而上世次悉滅皆不可紀徙匿仁和而後子姓  
孤子止世之事若存若亡更歷數世益復銷沈  
矣夫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悖亂之行也乃採述  
舊聞撫其名實欲後人知先世艱難播遷之始  
與勤儉振厲之操使識孝敬之本夫譜所以合  
散而一殊使湮源斷緒各歸其宗如雲歸于山  
水歸于淵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者是

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在言  
者忠則一譜而五善具焉自人之不知有尊也  
于是乎悖自人之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乃說  
諱而不入語溢而不信斯亦建官者過也今據  
所知斷自十世以上明其世系已冠昏者錄焉  
爲譜圖其間修短出處異數乃列名諱生歿之  
紀爲家傳顧先祖有美而貶傳後世何觀焉則  
志必者之行事終始爲大傳夫姓者女之適而

詩云諸  
老翁此  
永終古

別者也。姚嬀姁姁姓多從女。唯鳩鵲巢皆本女  
行為外傳。然十世而前十世而後。所以述祖貽  
後者。不可以不載。于是為後錄二篇而系之。以  
詩曰。明神中廢。天崩地圻。義義忠貞。難至見節。  
如璧斯隕。光完魄碎。山岳聚魂。滄海為淚。零傷  
播徂。一世三徙。變姓易名。孤懸如縷。猗與王父。  
中葉飄搖。仁強智勇。匹夫而豪。猛獸欲擎。鷲鳥  
將發。范蠡居陶。計然策越。於惟王母。葛藟紫之。

魏晉書

卷之四

小星育孤。恩斯勤斯。參軍翩躚。雲食霞櫨。香吏  
乍辭。歲星初謫。孟叔英挺。蕙蘭始花。二母艱貞。  
松邪柏邪。仲氏游俠。騎疊卓屯。近惟郭解。遠則  
田文。逸性烟霏。素毫風駛。消人不來。骨香泉裏。  
皇妣蹇蹇。德伴衛姜。蓮花現瑞。神栖眾香。自託  
太悲。如掌中菓。還負眾生。以為螺贏。言念劬勞。  
搖搖罔極。逝將去此。適彼樂國。  
○人間可哀集序

徐云文  
人聚一  
家其歡  
喜悲恨  
俱出尋  
常悲愉  
之外但  
讀自知

崇禎九年秋九月庚午。卓人月卒。蓮旬居士。海  
秣陵歸。將彙其生平著述。襲而藏之。先輯其永  
宅之文。而序之曰。骨肉恩愛。與文字絕不交涉。  
然而生歿別離。尚令人慷慨不可止。涕泗滂沱。  
而不自禁。況吾父子合兩者為一耶。文字骨肉。  
一旦俱斷。摧肝裂腸。孰過于此。故向讀人間可  
哀之曲。而尚未見人間之可哀也。使真知人間  
之可哀。無論富貴功名。深生厭離。且當棄捨骨

魏晉書

卷之四

肉。而覓取蓮胎。併棄捨文字。而究竟生死矣。乃  
今誌傳哀輓。猶墮幾許文字。障難者何為乎。則  
以此集告天下文人。而亦以告亡兒于地下也。  
其告天下文人。也願以吾兒長行韻語。斷簡殘  
編。乃至往來尺牘。批評載籍。流落世間者。一一  
郵寄。以成一代奇士之集。而更錫以生前死後  
投贈吊唁之文。將以種種告于地下。以逗機  
引而置之出世道場之中。所為先以欲鈞牽後

毛云所  
爲儒宜  
當世其  
言其略  
見於此  
精

令入佛智也。故庸常諛慕之詞弗錄而錄其生平所最留連歡喜之文。復着丹鉛以投其所好。憶案頭書有經吾着筆者。兒必百計乞去。不可得則竊而藏之。有爲他人批抹諸書。必購求以歸。甲戌之夏。知余數年前爲史董儒閱過結璘集一部。乃以夙所珍藏善本易之。董儒不許。至相訴。諄卒用蕭使君法。賺得之以爲第一得意事。不知一圈一點一批一抹。有何關切而護惜。

如是故錄中仍爲著此吾兒。或生三島十洲。或生天宮佛土。見此猶當破顏微笑耳。

○大司寇何山沈公予告序

自昔稱堯舜之世。元凱十六人爲一朋。臯夔等一十二人爲一朋。周武舉其國之人三千爲一朋。于是君子遂自命爲朋而不辭。然而寒燠之相推也。寬猛之相挾也。甘苦之相劑也。此君子之朋。而無朋於師濟烝進中。而見介立獨往之。

性若夫挹水注波。抱薪投燎。則羣臣以千百數。而所言者一人也。安得莫三人而迷耶。故有以君子而誤國事者。遂遑堅持歐陽氏一語而未究同心共濟之曠懷也。今南大司寇沈公生平服官大節。每先君父而後朋友。故不獨欲退小人之僞朋。而且欲兼忘君子之真朋。一切繁援依傍之事。雖名理熏灼中。亦置而弗顧。其中行獨復以從道者。正所以同人於野而通天下之。

志也。故自南北曹郎起家。以至出仕藩臬如秦。

如晉如閩如豫。章皆歷歷有幹局所在才績著聞。介性挺特。如嶽峙島立。需接和恂。如淵澄玉映。大率簡要。清通絕不設籬種棘也。迨入爲京兆。歷任少司寇而值瑯瑩之禍。條陳國事。忠慨深烈。言與泗俱。遂削籍歸田。一時稱爲雀堂之威鳳。魚服之神龍。會新聖登極。國是底定。乃起爲少司空。歷至南大司寇。冠于時。邊廷多警。蝨賊。

內訌凡輪攻墨守之策與夫山林之耆舊田間之碩望無不搜剔入告又邇來刑煩民瘵則博採典制以省訟安民爲言冀從容而鋪德義以登刑措蓋取伯常急而佐王常寬寬之無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緩也憶唐李揆以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擅場故肅宗嘗賞嘆之以爲頭頭第一今公三者皆不媿揆而一種遑遑經世之畧侃侃立朝之誼殆復過之若夫爵高而志益

下祿厚而施益博文章問學卓然名家而光彩益晦殆幾于叔敖之語狐丘以爲三利而免于三患者乎公歷事四朝治亂相倚其奮翼振鱗歸然台鼎則神宗光宗暨今上明盛之朝也其懼譴逢光沈廢岩岫則熹宗權奸竊國之日也當年名賢氣盛蒲朝攀附而公屹立中川欲挽狂瀾于東注也迨清流遭禍流毒縉紳而公復櫻鱗不悔欲駐白日于西頽也嗟乎此亦足以

知公矣今天步艱難英雄輩出咸尚苛察之術而薄清靜之治夫肌膚傷于灼艾而腸胃腐于藥石則元神日剝風氣漸衰使公典型不墜則國家氣運猶春華之未落也奈何大用未展而予告以去雖難進易退大臣自具丰裁然而松柏之姿經霜彌茂薑桂之性至晚逾烈則異日膺北闕之特召統均掌治以司元凱臯夔之任而主持國運將盡銷天下之僞朋且使天下無

樂乎以君子之眞朋自相標榜而共遊于廓然無爲之世予且拭目俟之敬以此當攜手河梁之一語云爾

○高太母壽序

明興以來錢江以社稷臣著稱者爲于忠肅高文端兩公其人品位望相埒也高氏夔忠肅而生文端公公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自負乃于公大業未究而公受先朝顧命僅踰月未及光輔

毛云壽  
叙如此  
從千古  
來得未  
曾有

徐云思  
痕落處  
如鴉然  
皆作神  
龍筆提

新政天下追惜公亦與于公埒也文端公子爲  
中翰公中翰公子爲廕胄公廕胄公子爲參軍  
公皆單傳而廕胄參軍兩公又早世文端公之  
脉不絕如綫其撫兩世遺孤以有仁趾而令文  
端公得血食者實惟姚太夫人以貞慈著而德  
及于五世云余惟柱下之言曰我獨異于人而  
貴求食于母夫火生于木木則火之母也求火  
于火此昭昭察察之象也雖燎原爍金而易滅

又存字

求火于木則沌沌悶悶之象也故苞孕而不知  
其盡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正謂其求食于母耳  
惟識萬物之母然後見天地之根故乙卯帝武  
每于母儀徵之夫物數相形本標相應故木質  
如山鱗色如水獸毛如草鳥羽如花其數然也  
文端公一種謬謬之誼方形于色而未究厥施  
于是天下後世想望風采于無窮太夫人持高  
氏門戶履冰集枯煢煢在疚者五十餘年而舉

薛云辨  
才無碍

案于廕胄公者僅瞬息間耳殆如春之初陽而  
未韶花之蓓蕾而未艷故其苞孕者最深而其  
流衍爲無盡以此較文端公相業其殆本標之  
相應者乎余嘗美文本之不得自比于散木也  
曲輟之木所爲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也  
然以爲舟則沈以爲門戶則液構啗其葉則口  
爛而爲傷嗅之使人狂醒而不解此則以久特  
聞若夫優曇鉢華時一現耳然衆生見者卽無

又存字

眼病聞其香者亦無鼻病樹光燭者身亦無病  
觀想樹者亦得清淨此又以暫見爲希有也太  
夫人之吟嬾辛苦自比孤鸞寡鵠之列者其庶  
幾于曲輟之大年而同牢合卺稱高氏婦者  
其亦僅優曇之一現也耶乃因悅展而廣以世  
出世間之語爲太夫人稱一腸  
○史隱君公十壽序  
自國家以經義取士非冠進賢不足自重于當

世甲乙兩榜而外則以爲庸人耳然庸人中往往有迥別常流者進賢冠中率多唯唯諾諾魚魚鹿鹿之人則科第不足傳而遷史所云岩處奇行之士良足多也乃岩穴知名之士或以文章氣節著聞宙合詩書所稱代不乏人獨市井之中負隱德以自娛不必附青雲以施後世者則非耳目睹紀之人採而錄之當世無知者已白下史隱君者其始祖侯于溧陽漢唐有戚里

藩將之盛二十一世于景龍間徙溧水中山三十四世徙淳陰居湖頭東岡歷四十七世而隱君生君生平養晦不求聞達而實由由乎君子也里中貧乏患難匍匐救之憂心愠于羣小而處之晏如見宗族統緒若將挽焉神宗末年遷白下生二子英英若新發于硯年八十而脩德補過不自休息雖曰未學而才識有超于學問之外者余惟天下逃名剗迹之士不欲爲當世

北二便  
成隱士  
卜居至

指名每欲避喧趨寂然向深山大澤間魚服而隱便爲千人所指以荒烟野草綠簑青笠中着一奇士鋒穎立見至于小小魏邑尤難匿影不若五都之市對戶不相問訊自壯而老不相往來猶可善藏其用古人大隱朝市意或如此乃北都熏灼之地蜂蠆所集既不可居白下山川清晏會四方多故游士樂其風土每僦居此中然甘載以前尚覺人情淳朴邇來世界衰颯風

氣漸澆筆耕硯耘既難收穫都人少見多恠吠聲射影瑰異奇行之士如威鳳神龍墮入塵市一經指摘便成瘡痍自非隱麟藏羽不能久客而無恙今隱君自淳渚移家客此者數十年兩郎君玉立如樹而都人無耳而目之者庶幾大隱于市如古之蹈石入火不露衣帶者而天下豪駿雄辯之士自恨其不能爲中庸之人也  
○賀遲明府考績序



維揚北枕齊魯南襟閩粵天下之奧區神京之

咽喉固非百里之才所堪疆理土俗輕揚習尚  
繁侈古稱一揚二益民業魚鹽商賈不事農稼  
又非僅豈弟之誼所可撫字而顧復者是惟神  
明之宰可以振頌雄之會而御姦慝之藪國朝  
以銓衡臺省之局爲天下重任不輕以官人而  
試可于劇邑若優游臥治無敏邵之才既已疲  
于津梁而自命非郡邑吏又或襲悅安之貌水

維揚

維揚

弱民狎而翫則多死焉民受姑息之害以爲不  
長夏革茲二者卒難勝其任而觀其成惟侯以  
豪傑命世之畧攬文章吏治之英而理淮海都  
會之邑其視斯民之瘠肥勞逸淳漓愿猾若越  
人之洞垣一方此卽式序百僚而核才驚廉墨  
之辨者也覆盆蔀屋之下如蜣烟犀火幽微畢  
燭水族掩面而自啼此卽巡狩四方而勝冠豸  
持斧之任者也象搏隼擊不畏強禦蕭雍而蕙

榮卒以匡直爲喫咻則愛勞而忠誨此卽抗節  
諫垣而爲立仗之鳴馬櫻鱗之鯁臣者也蓋知  
茶蓼之足以愈疾而醇酒之足以殺人然後深  
于豈弟之政而不以百里之寄自屑越故濡沫  
不足普雨施而以灑霽爲恩郡邑不足繫驥足  
而以銓衡臺省爲長驅歷塊躡雲追電之初步  
則豫章始孳而有千尋之勢鯤胎初育而舍跋  
浪之才鸞鶴居鼓中而具等漢戾天之性矣今

維揚

維揚

廣陵豪先不畏他氏爰書而摺伏我侯三尺爲  
照膽之鏡自臺藩臬以至諸有司亦不至以  
體格相御而徃徃以我侯之牘爲鈇案夫亦昔  
人所云顴骨貫于生門命輪齊于日月血腦未  
滅心影不偏聲如雷駛目若電流者哉如是則  
塵世之循良卽閭閻之上吏方將繼駕鳬駟鶴  
之蹟而豈僅秦雉雉麥岐之政耶昔陳明府之  
治蕪城曰淵清玉潔吾敬子魚清修疾惡吾敬

數賢之智。便自智于湯武。况侯兼數賢之長。爲海內卓行之冠。豈獨銓衡臺省足爲侯重。夫亦侯才德自足。爲銓衡臺省重耳。今天王英武。仕路廓清。如蠻如髦。爲鬼爲蜮之流。皆見覲而雪消。當春而氷泮。將側席以求郡邑。卓魯之吏。可爲天下觀者。非侯誰與歸。昭陽李氏世爲本朝柱石。今少文司理爲天下文人。素沐浴侯之德。政屆考績之期。而屬余一言。余不欲以夸詞。莫

廟豈得卽朝市爲員壺。夫幽蘭秀于天路。白鹿  
迎于道周。皆緣德覆生靈。澤流一世。故有秩預  
玉晨。猶自依栖于簾陛。其或品昇青籙。不必偃  
仰若松喬。如廷尉斗漢。王公者。河洛之玄枵。緡  
雲之威鳳也。桃殷麥秀。芳聲早著于循良。海立  
山奔。勁節風標于諫院。爰肅殿中之直。遂持天  
下之平業。已同定國之祥刑。類咎繇之作士。而  
復禁闔拾遺。德無慚于長孺。袞職補闕。功誰越

華云校  
事有違  
如淵汝  
沸湧

毛三笑  
江橋欄  
與尉而  
起街發

乎仲山乃能調經緯于盈縮回天地之焦枯鴻  
鵠高飛踰黃髮之安漢前星璀璨勝白衣之祚  
唐仁人之利溥哉君子之道長矣昔漢藩慕義  
鴻寶著篇既欲仰受靈符俯食理蓋乃求鈞深  
致遠洽聞精義之大儒與夫勇敢氣矜燕躍鵠  
踊之壯士爰獲耆叟歛為少年遂得探淵索珠  
發石取玉乘虛履水超海凌烟至若九鼎之秘  
授于七試之英則繁霜怪電墜珥遺金以戰其

漢魏集  
卷之五

竟又絕巘崩崖蒼虬怒蜺以搏其魄是皆性擅  
英華樹嘉種于蓬固胸藏神勇築靈基于玉巒  
今公負三代之英揆兩都之藻則天材敏邵也  
質百練而弭堅節四時而不改則地望穹華也  
照奸履尾陰見睨而巳消則蛟龍之攫拿也持  
間負囊水從繩而自直則奔育之峻逸也是豈  
獨傾倒辰猷日三接而甚寵騫騰夕拜歲九遷  
而可量且將變泡沫于堅金駐風燈為蟾桂神

壽雲亭黃翁八序  
明鏡云耳  
知耆艾之作朋乃錫齡之伊始因沂仙源以為  
龍門欲增壤于玉屋繪列仙圖乞言為壽時值  
三秋正百川之方至旬弭六甲猶素月之未盈  
天守大臣者乃能鞭霆叱霧為玉京仙吏矣余  
遠寄南都情傾北斗會光祿張君者向霑澤于

梁武之詠逸民云巖巖山高湛湛水深此千古

高士之胸懷也顧山川氣骨復有萬殊高士品  
格亦自不類正如木有異心鳥有殊音耳余儻  
居秦淮其初遇桃葉不減子建之邂逅宓妃也  
然而山情水態類文人之露才與名姬之矜色  
絕不似有道之士剗迹匿影吸風餐露而遺世  
獨立者神明浮動便覺轉眼成塵故骨氣靜謐  
不同則壽命延促亦異然則為山川者何不具

幽人之貞爲霰雪所不能摧日月所不能老而  
自同鉛華之易謝乃去而于石城之隈得一丘  
境地與絕蓋山水之挫廉逃名者右紫龍潭林  
水翳然左睇清涼熱惱頓息長江一線裊裊從  
天際落樹杪中百里之內爲洞天者二然朱日  
旣屬禁地而華陽懷王被褐外貌寢陋恐不足  
敵此也顧結茅煮石欲借玄侶而僅與清暉共  
此昏旦將無輸兩山一籌乃有山澤之癯鶴髮

沈約集

卷之五

駘背瞻瞻然策孤筇而往來林藪間其山高水  
深之意浸淫于眉宇遙望之如烟繞雪霏莫知  
爲何世民者或以爲花源之逸叟或以爲彭澤  
之郊翁或以爲朱日華陽之王者驂虬跨鶴游  
戲于山樊也向使余久居秦淮僅與麗華貴嬪  
之妖冶相接又安得望有道顏色共持浮丘之  
袖而拍洪厓之肩乎哉因得請其姓字而識之  
則所稱雲亭黃先生者也家世與余先世同自

徐云  
橫矣  
不越反  
尺而得  
之文心  
無多僅  
在寸許

沈約集

卷之五

莆中徙居金陵先生內行孝友惇篤借弟雲程  
君同居六十載如一日恬退於人世好爵賑恤  
推解其宗姻賓客而併逃其名世遂無知者蓋  
謝山川之朝華而葆其久秀其視世所爲高士  
逸民如名山之膚倍其骨爲冶女嬰童所嬉游  
文人子墨所歌詠石火電光倏忽變滅而不能  
骨重神寒栖休糧之僊蹤留壁觀之禪影者也  
則蜉蝣鶴鹿之壽山水本自不齊而可槩語山

陳云  
命如此

水中人物耶今年開春爲翁八十初度其嗣君  
爾韋爾俞翩翩有凌雲氣暨諸子若孫若猶子  
輩皆一時譽髦行且見用于時以崢嶸若翁咸  
願得名文爲翁祝余謂爾韋爾俞今世名文佳  
者如秦淮之艷而止一種浮華之氣且不能自  
駐其顏色何能延先生之年于千秋其必埋名  
歛姓如茲丘者然後不與韶華共落而與先生  
之性情相得乎則請仰石頭之巖巖挹江水之

以下原缺

漣籬集卷十一

傳

○○張忠烈公傳

既云不  
特出入  
腐遠而  
其神可  
共目黎  
書雅賜  
傳並聖  
不朽

琅函金簡諸書言天下至忠至孝之人剖臍殺  
身者皆自玉晨香案來遊人間既終還受書爲  
地下主者久之則與雲霧合體往來神州之鄉  
蓋人生形骸血氣間時時有禽獸之事自  
相搏噬凡庸莫不被靡怯死卒死而不振莫能

其絕臍斷脈之骨開必死之路折而不撓乃能

自錯於不傾之地然後散形易氣浮游太清是  
謂神明之德沁陽忠烈張公諱銓字宇衡父廷  
尉海虹公母李夢金甲神人披髮仗劍突太懷  
中感而生公無何炕上火起母燼於火公在抱  
而無恙長而廣額赤顏髯鬚如戟詩文稜稜英  
挺蓋鍾太行之靈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  
不測傑魁人也初對春官時夢遇蓬萊山人手

以下原缺

青竟裝演成帙則前海內諸鉅公文已刪去  
大半矣不識公裁量人文何以超越尋常如  
此 人月記

○○貞孝女傳

荷云事  
奇矣而  
文能發  
其奇不  
然將長  
金禮梵  
作寂真  
中排遠

余聞大雄氏法以聖諦爲首聖諦以苦爲首苦  
諦以生爲首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則男  
女居室實爲生民之始即諸苦之根本也于是  
捨生而求無生捨胎生而求蓮生視人世姻緣

漣籬集

法何異  
蘇合蟻  
九耶

爲花莖毒蛇而首楞嚴云若有處女愛樂處身  
不求侵暴大士即現童女身而爲說法然則標  
梅之求庶野麋之懷古以法眼視之猶爲自求  
侵暴南國之貞靜乃淨域之汚染也南昌李女  
者南考功郎戒庵之第三女也生有至性十齡  
而悟夙因乃長齋持誦祈滅筭以益母壽與大  
報恩經所稱若冥契然且誓終身不字以貞自  
持其母即世乃絕粒欲投井以從死若翁急示

以滅性之誠乃請奉母靈以終身無拂不字之願翁許之始御飲食則局一室事金仙為度脫母計但佐大母為二姊氏施衿結帨奩筐煌煌而淨念逾固握手登車時但以永言孝思相勉而已持喪三年而雞骨支牀負病日甚則有勸其茹葷以稍助藥餌者女憤然動色曰豈欲以葷嘗我而以婚終耶因屏絕藥餌不復入口遂以此不起女生于萬曆癸丑之春卒于崇禎

藏集

卷十

庚午之夏春秋纔十有八嗟乎古稱女德無踰貞孝然而羅敷青陵世間之貞也緹縈曹娥世間之孝也若夫出世間真孝惟有謝生死之因而證寂光之果李溫陵編輯奇女子始于合婚而終于彼岸意蓋如此然而集中諸媼僅以冲舉度世竺乾大法猶恨未見其人若李女所證古惟靈照為五燈之所推重近有曇陽則舛州赤水之所稱述而此女可以三之蓋四聖諦實

徐云文  
人一毫  
端廷致  
此女子  
上天之

兼通大小乘此女地位未知何居然既于人間恩愛想如四肢斷則業緣根蒂俱已摧墮貪欲暴流悉皆枯竭其為超出三界無疑也愛根滅則生因滅而老死憂悲當與俱滅則斷除苦諦李女實為導師因為之傳其事而系以偈古之奇女子終身貞不字此惟法王法諸仙不能至一醮乃云貞是則稱世諦三氏各有宗權實于茲異天經與地義世孝有多門度脫超三

藏集

卷十一

薛云分  
別大小  
乘如觀  
掌果

界是名真報恩今此貞孝女孤搽一何勁墮世十八年獨示清淨行我聞諸佛子至性常孤峭為厭世網故而如獐獨跳又聞諸佛子久已趨非家為憫衆生故而現污泥華或者此童女羊車與鹿車不則為大乘普門示現耶

○紫髯客傳

徐云碧  
方瞳耶  
青鬃客

紫髯客少時夢老衲以慧泉滌其目目光頓異能於粒麻上書七言絕句一首世間作細書者

薛云道  
何書法  
歸客技  
聖雨事  
津津齒  
問

一起起  
忽之甚  
同託

不少然必不能復具楷法客以鍾王法攝入微  
塵裏昔人言小字常患局促客於鍼芒之中積  
然自放頗有餘閒瞪目視之墨妙宛若似於肉  
眼中已得天眼少分客居舊京投贈詩歌至傾  
都市余嘗欲謝絕塵緣為名山游一切瘦瓢斗  
笠白衲芒屨之屬俱為籌量極就精簡不過一  
肩獨書冊盈車不能裁減意欲將家書壁牘以  
至天上琅函龍宮法海倩客細書都為一部負

藏華集

卷三

之而入三山十洲之間隨處繙閱較之陽羨書  
生籠中諸物更為奇幻此亦天壤間一快事也  
管云筆墨幻絕遂不知此客何許人如眼前  
竹樹烟雨迷離不識是何境界

○大行陳眉雪公小傳

列仙引入人枕孔中盤旋于將相公侯者八十  
餘年然後曲盡其姿饜飫沈酣而偷心始息蓋  
利衰菀枯稱譏毀譽若此之遞變鐘鳴漏盡而

徐云絕  
頂文字  
梗人生  
萬生機  
去秋臨  
那一轉  
何足惜  
禪頓悟  
處正在  
落紅滿  
地胭脂  
冷耳

行者不止若此之久遠也嶺南陳眉雪君有慧  
業字瑚仲弱齡擢第謁選大行甫奉使而報命  
車次廬陵才當枕孔之初步耳其大父母送別  
于里門父母望使節于白門之雍署而奄忽長  
逝于蕭寺如于夢境未酣欠伸吟嚶之時驟然  
挺胸灑面而呼之令覺向後紛紛擾擾殊榮極  
寵都未知為何事令人徬徨追憶尚欲撫心定  
氣而復見所夢也佛言一切如夢此則更如未

藏華集

卷三

了之夢矣然夢中之人患其不覺今以夢為喜  
以覺為悲此又人生之大夢也嗟乎情器二世  
界中塵塵刹刹無非演說實相此世界風燈泡  
沫而不可駐爰有楚之冥靈古之大椿此現長  
壽身而說法也衆生耽着世味彌連逗留動經  
累劫不得休息爰有朝菌之艸蟪蛄之蟲此又  
現刹那身而說法也大年小年遲疾不倫警悟  
是一耳關尹子言人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一

蓋云然  
固亦有  
反其根  
化之語  
此是玄  
宗語

日死者如一息得道此正為貪生怯死者下一  
鉗。鉗亦正為早開晚落者發一提唱與莊生逍  
遙之旨一豎一拂而正言若反也眉雪生于萬  
曆壬子冠軍于崇禎癸酉甲戌而卽世于丙子  
身歷四朝春秋僅二十有五自童穉咕嗶而外  
徘徊于名場者十許年耳性至孝而早慧文章  
跨越一世生平嗜異書交誼遠慕古人篤宗盟  
而為之引手不問生產舉體落穆穆無薰灼

想又深信因果趣向大乘非獨以千秋事業自  
期尚將以無生法忍為歸宿也憶今秋八月十  
八日亡兒人月為若翁篆雲先生草一詩以稱  
君大父之觴方盛稱眉雪科名文采而眉雪竟  
以是夕歿亡兒尋亦夭逝又未幾而眉雪大父  
亦復捐館賀吊相尋固是人間尋常事然以眉  
雪之年較之目前耆舊若本寧玄宰諸公便如  
星壤尚不足當喬松之一呼一吸也寧不可醒

此是先  
生開堂  
說法  
一回記

功名富貴之沉湎樹無常苦空之赤幟手哉昔  
金沙灘上有少婦奇艷絕代孤行城市馬郎迫  
娶之甫舉同牢之香而隄潰臭穢橫屍床褥間  
馬郎歘然驚悟而証道果此普門大士之現身  
也向使此婦更燕婉數十年髮白面皺而後死  
于牖下便如太真以垂老就縊明妃當暮年出  
塞亦何足感人而使世間知三界火宅之不可  
暫住耶眉雪禱于大士而生又展卷談笑而坐

雜錄

傳十五

今子長  
孟堅何  
處端脚  
一回記

脫于大士之前余乃為探其去來之本意昔人  
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大欲無過男女世樂無  
過功名故往往分千百億身入情欲之場而示  
其過患今日之眉雪其卽向者金沙灘上之馬  
郎婦耶然眉雪一代文人自當炳耀國史而余  
獨取諸稗編野史以傳眉雪亦知古今國史之  
總無異于稗編野史也

陳云此傳不獨文字之妙直將生死關頭修



短幻化勘破拈出真足醒塵夢而生道心此  
文便當垂世寧直以見藉不朽已也

○杜麗娘傳

太原杜寶宋光宗時任南雄府尹一女年十六  
小字麗娘幽艷絕代兼工文辭暮春之月偶遊  
署中後園翫賞移時忽忽不樂遂歸閣中俛首  
而嘆曰春色撩人信有之乎嘗觀古之女子因  
春感情遇秋成恨良不謬矣悵望久之曰可惜

麗娘傳

傳十六

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耶遂凭几而卧  
纔合眼見一書生方弱冠於園中折柳一枝笑  
謂麗娘曰卿何不作詩以賞此柳乎麗娘欲語  
不語心中自思此生素昧平生因何輒入於此  
正躊躇間生抱至牡丹亭畔忽值母氏喚醒麗  
娘口雖應答心慕夢中之人不能放懷次日獨  
往園中尋夢中相遇之處杳無人跡忽見一大  
梅樹喜曰我若死後得葬於此幸矣每遇風日

忽又夢  
此一夢

自評

此夢已  
三年矣  
自評

佳麗常至梅下低回久之顧謂侍婢曰我死當  
葬於此汝識之一日臨鏡自傷容色清減因自  
畫一小影偶省夢中書生曾折柳一枝遂題曰  
近觀分明似儼然遠看自在若飛仙他年得傍  
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自此執迷一往朝夕  
思之日疎日遠慊慊寢疾時年十八矣自春至  
秋轉更沉重八月十五夜泣謂母曰兒不幸夭  
死死後得葬後園梅下於願足矣言畢哽咽而

麗娘傳

傳十七

死母哭謂尹曰女願葬梅下不可拂其意遂葬  
之時杜尹已任滿赴臨安新尹柳思思成都人  
子年十八名夢梅母夢食梅而有孕故名因簡  
閱書舍得小畫一幅展視見美人像并畫上詩  
曰此誰家女子小影耶何言不在梅邊在柳邊  
奇哉怪事也依韻賡之因想畫上女子心中悵  
悵明燭和衣而睡中夜聞扣門聲問之不答少  
頃又扣啓戶視之見一女子翩然入門柳問其

此想亦  
六無端  
自評

姓氏曰妾府西鄰家女也少頃天將曙女子整衣出戶不知所往如此十餘夕乃含淚而啓曰妾杜府尹女麗娘也年十八未適人而死葬後園梅下今已一年因郎得妾小影故相傾慕郎若有心來日開穴視之妾必還覓今事已露不再至矣若不得復生必痛恨於九泉也言畢不見柳生悵惘自失不能定情遷延之間已至亭午徐向梅下啓視顏色宛若扶至密室以湯餌

讀此如

使人深

服之少頃便能言語柳尹設宴官舍杜氏艷妝出拜遂擇十月十五日合卺遣人馳報杜尹時杜已改除江西叅知政事得書大喜柳生應舉中二甲進士除臨安推官柳尹任滿携家至臨安杜尹亦至臨安相見柳生後任臨安尹杜氏生二子長爲顯官

論曰古來節烈女子同是極有情人耳極有情故可死可生真有不可自己者使知名義所在

擇而爲之此斷斷乎不能爲節烈者也然不獨此也古來忠孝男子俠烈丈夫無不如此而可湯以名義之說當之邪非真寔有情如杜氏者又何能不受名義之累而死心蹋地如此也又不獨此也人知恩愛斷者如四肢斷不知惟極有情人作得佛也情之所至一往不返不至如四肢斷不止不至成佛不止則諸佛菩薩亦非此等人不能作也世人悠悠泛泛脚跟不定縱

使人世出世種種解得其如意嚮力稿不能自赴耶夫情卽性也有至情是有至性也至性不存而欲求一至情之人真不可得也已

此杜氏本傳未經臨川更演者也是余庚戌年所輯少年著述惟存此一篇耳 自記

### ○家傳一

靖難兵南下忠貞公敬以抗節族夷弟敦號四承事公跳而爲唐西贊唐西之贊盡自瑞安而

文云諸傳耶歷下本

讀此如使人深省自評

諸子志  
而決其  
習氣

奉化而山陰三徙矣而子孫遂家于仁和是爲  
仁和卓氏是時諸死節家皆勾黨籍公變姓名  
爲宋哲以贅宋故而其後因冒宋氏公晦迹沒  
世行義不傳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然公非  
有趙朔李固之客以奇節著聞也能於嬖徙匿  
而使覆巢之下卒有完卵卓始繩繩矣文皇之  
怒株連告訐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而不能盡  
快其意于卓氏此不足以知公哉

懷雅集

傳二十

聞之父老曰西溪公以任俠聞于鄉閭暮年客  
吳舟子爲江淮盜醉之酒夜擊殺公投水中公  
子見齋公同漁人遡流求之歷冬入春不可得  
則呼天欲自沈乃屍遂浮于具區而顏色如平  
時額及肩有斧痕復大索盜得之吳昌市爰昇  
柩歸葬焉

自四承事公以下世有隱德凡六傳而生見齋  
公公推外辨中讀書強記而以家業中衰乃學

一能  
以法筆  
出前  
入生

爲賈公爲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仆屢起居賈  
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奇忍贊以埃昂直不爲  
人損一毛乃公爲賈獨不然嘉隆間歲大侵公  
悉出其儲粟而賤糶之又賁糜啖饑者而棺死  
者人或謂若儲粟之謂何公曰吾所以儲非自  
封也東家閉出飽欲死西家閉入飢欲死吾衷  
其間足矣于是邑有大徃役與非時軍興調輒  
推公公爲立應又身所樹腴田宅割而推諸息

懷雅集

傳三十一

弟咸極所欲而它所散以氣誼者不貲數賈人  
法當破產而公更起家亦會有天幸云然其窺  
盈縮識聚散必有深于陶計之粟如孫吳用兵  
申商行法者而人弗能知也顧不喜爲饘侈食  
不割生衣布不浣室輪不藻恒與田畯父老伍  
而獨喜延攬諸賢士時撫諸子謂之曰見曹知  
卓所以徙乎卽不能如先侍郎毀宗以殉志異  
日操觚管對公車拊循郡邑吏民而脩太傅褒

德侯之業。隆隆振家聲。卽不能及。而吾挾素封。以老。而人唉此飽。踴鵬公何爲者。我何以瞑目。于是諸子咸感奮讀書。文卿舉鄉蚤卒。而明卿益博通古文辭。錄太學補太官丞。郡國守令爲明卿名高。故市牛酒請因明卿得交。惟公會詔舉郡國高行。賜爵一級。已又春秋禮致之。鄉飲賓公爲一應之。卽謝弗肯。再回寧。吾任哉。公既用高年著名義畫策善。斷居傍邑無遠近。咸取

裁公得一言卽有所不可。亦強爲解。而公度其止解輒去之。曰郭解一俠魁耳。尚不欲操邑賢士大夫權。今乃以汗我公姿。癯而清。善步履。飲酒溫克。好爲詩。明卿之爲詩。以風格著。而公顧取適情興。近道理。時耽耆儒遺訓。筆而列之。座右。然間從衲子。方外游。大出貲。建大善禪寺。葺永清庵。兩社聖院。造五杭橋者。二人或謂公族爲福邪。將屯義邪。笑不答。自是。人能賢公否。

能得謂所以賢。蓋年七十八而卒。公之病里人爭禱于社。其歿也。爲罷市。野哭云。自昔王孫以財雄汶山下。然未有行誼著聞也。漢高帝重困賈人。今不得乘車以示辱。而賈人擊鐘衣繡。爲豪益甚。至武帝時告緡。而賈人困始極矣。豈非以射利奪耕。不佐公家之急。故邪。假令其時有孝弟樂施。薄衣食。急上供。內行醇固。若公者。人主方褒顯以示黔首。又胡推辱也。嗚呼厚藏恣

予色莊行達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若公非所謂儒。而名賈者耶。

日峯公弱冠爲諸生。輒厭去。多博外家言。奇服跌宕千金。自喜同聲合氣之士。戶履錯然。公老于辭場。晷一謁選授燕山。經歷隨判許州。輒棄官倦遊。而歸家。徒四壁立。公條然忘貧也。尤工于詩。秋風鍛羽。則磊塊啾啾。春華冶游。則綺麗掩映。寓公白門。則婁絮悲涼。里居謝事。則幽冲

澹蕩因境以得意。因意以發聲。直取于性情之  
真。而濡澤口吻之際。非支離刻擬。規獵世好者  
比也。稽叔夜言服藥求汗。未必得汗。而魏情一  
集。則泚然流離。予以爲詩。亦然。操筆刻句。未必  
得句。而勝情偶會。則翩然奔注。摩詰以禪超有  
襄陽以澹適。真才不足。半李杜而依性附情。有  
詞壇工力所不及者。此可以知公之詩已。公故  
拙首陽而工柳下游戲市上。于人無所不與。于

施華集

傳王五

言笑無所不盡。雖擾狎之勿問也。然里中鮮衣  
肉食者。卒不能讀公隻字。而公獨抱其不朽于  
一人千載之知。所得不既多乎。所著有詩集二  
卷行世。

余大父初艱。嗣大母進側室邵而舉心華公七  
歲。就外傳。便能捉筆爲文。有奇致。嘉靖辛酉。舉  
孝廉高第。計偕上南宮。體素孱弱。不耐風塵。乃  
邁病出自棘園。喟然曰。臣精已銷亡矣。進則

○  
○  
昆華云  
周泰問  
區年珠  
謝博然  
相錯而  
成文

歸養不則。被短褐爲黃雀山樵耳。既復下第。倦  
係甚。馳驅而歸。臥病四年。竟卒。公爲人望。孤  
耿自飭。顧多才技。爲詩在陶常間。刻有榆柳稿  
尤工。小景畫。余及見芳洲圖一幀。絕似文徵仲  
而筆墨蕭散。以意行之。大盜効于門。持見齋公  
急。公從間道出。督家衆。市兒鼓噪入盜。惶懼釋  
見齋公去。妾殷氏知文藝。常侍案前。讐較經史  
比病呼若翁。遺之曰。我往以嗣。卜而女。今我且

施華集

傳王五

病第它適。母令怨也。卒無嗣。仲弟以長子爾康  
爲之嗣。

嗚呼我卓。冒宋氏者。蓋六世矣。至我月波公奉  
神宗。改元詔褒恤殉國諸臣。盡弛卹禁。乃復卓  
氏云。公美姿觀。眉目如畫。有衛洗馬風。爲人烈  
亮。薄章句。竊與豪子弟學騎射。劍術見齋公。覺  
而督過。公少年人不守檢押事。詩書而慕豪俠  
之行。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公始斯

節閉門博綜百氏所交傾海內豪傑近則孟軻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公則耻之士或不爲公知至相語不比于人數雖信陵執轡鄭莊置驛不過是也初爲舉子業與孝廉公伯仲同舍孝廉公爲精一業而公性所馳爲文直舉胸懷以是不合于累黍獨時時好稱詩取裁斷自大曆初爲國子生賦桃溪書屋詩詩聲滿留都及北上拜官光祿游日益廣諸名公卿咸忘年折

行與公結爲盟而稱詩長安市中公隨乞歸侍養晨昏奉七箸操几杖者十年見齋公家埽素封爲人抱朴不游桃苑至公幾冠高蓋好文章交游入則接筵出則連駟居左右多窄袂恭鞵執籌列肆者私謂卓家兒不類卓氏其衰乎乃相率訕笑去是時瑯琊歷下大函四明諸先生爲詞林冠冕公奉匭沃盥其間標位甚高比肩作者王弼州先生謂公曰江南文獻甲天下而

錢唐中限之其東則吾吳業有二三子以至櫟李語溪而盡其西則越有屠之田叔長卿沈之嘉則箕仲以至山陰永興而盡武林饒佳山水多君子而文人未揚大業其在子乎起而賦詩有詞人武林社之句蓋割西越以奉公湯沐云比奉見齋公諱旣免喪詣闕補良醞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諸奸窟其中出入莫可究詰公廉明難犯初若相詬病卒自解

去官人久物故而餽藉自如公廉得之卒除其籍劉某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緣爲奸以僞篆支歲餉下公庭訊緹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公徐以他語鈎之其人立感悟出弟抵法而已得未減爲鬼薪其練達吏治類如此已遷珍羞署正會天子方採諸曹署郎及天下隱逸文章之士纂脩國史而公爲老詞人文章流傳日益著政府欲羅之史局具疏上請而

銓衡又才公。將出試劇郡。其年六月疾卒。嗚呼。惜哉。公于學爲汗漫游。凡方術技藝。能單體小品以上者。皆與之嫗。稗官小說。支離覆逆之術。皆所該覽。尤輕財好施。里中貧士。待以舉火。病苦死喪者。咸赴公。李某逋徭賦。鬻子女都市。其母。羣兒道哭。公見而愍之。立傾囊。篋得弗鬻。人有侵其田廬者。戒家僮勿與爭。大地泡沫耳。何爲。尋于戈于蠻觸。其讓之有負于公。顧街公而

魏離集

卷五

叱之塗揣。其意將在券也。亟焚券。以全交矣。鍾生懋者。奇士。好稱詩。母被崇雉經。婦姑素勃谿。緣罪于生。坐死。公故善令。陳請啓禁。視故人日暮。故不出。令趣之曰。吾以父老。白孝子。寃十年。不得信。寧與俱繫耳。令嘆曰。嗟乎。有死友而無生親乎。是夕。深文解而生。得論成。塞上然。公與生實未之識也。于是遠近咸誦公。誰謂卓郎。夸毗乎哉。儒則通。儒俠則節。俠過乃翁長者矣。公

通偉豁達。與古豪傑埒。令得都要津。其建豎必不凡。惜困于資格。無能爲之推挽。僅在散地。嗟夫。士豈能自爲才。在世用不用耳。又天性伉爽。恒乘單舸。香爐茗椀。浮家吳越。山水間。累月。返。又稍喜游乎酒人家。釀新熟。與客浮白。放歌。聲出金石。時發詼諧。談言微中。淳于東方之流。乎。中歲習禪寂。結石禪菴。栖託蓮花貝葉間。是將以無生竟矣。所著有卓氏藻林。唐詩類苑。卓

魏離集

卷五

徵甫文集詩集續集北游稿行世。日星公。癖直嗜奇。好與諸文人游。爲密交而落筆。輒自異。諸文人咸詫爲鬼語。賈用不售。則益悲憤。成疾。然志益銳。負病入雍。試方。搦管吐血。數升。輒痛哭而返。隨卒。生平喜讀易。著有易解。時失其傳。公好古。收蓄名玩。不減海岳寶齋。作字逼肖魯公。精奕棋。又好擊劍。鬪雞走馬。睚眦感憤。便成瘡痛。類古少年。塲客時長習與公

同氣類有辨才尤工畫蘭精秦漢篆隸又往往  
逃于麴葉人稱大小阮云

○家傳二

朱孺人諱順秀字葆貞里有周媪善謀恒謂孺  
人非貧家所得有而見齋公美哲如冠玉有胡  
僧異之曰是當起家朱父微聞之遂以字公當  
是時翁商齊魯間數歲不返而姑病家用益困  
孺人躬績紡以治甘脆不給則脫簪珥繼之十

續集

傳三

許年一日也于是公家益拓如故矣而未有子  
偶指謂孺人曰若胡僧與周媪言不驗哉孺人  
謝曰未也乃陰爲置貳遂舉子文卿尋孺人亦  
舉子明卿夷其愛于文卿弗使險也孺人精于  
握算米鹽薪油皆自其手裁又耐御僮婢以寬  
承嚴故時得其心力卽公之善拓家祖白圭息  
法而大槩孺人成之也孺人固饒心計然一切  
從厚道隣有竊貨物者家人伺得縛之孺人陽

驚曰吾托以臻外家尚米發耶遂解縛使去當  
姑歿而執孺人手曰吾無以報若願若得佳兒  
婦吾瞑地下矣然孺人竟不成爲姑以卒當是  
時明卿僅十有四歲其後業成有官矣文卿舉  
于鄉矣所置貳復舉四子矣諸孫之舉者三矣  
與女及女孫所婚嫁皆名族矣公嘗置酒谷內  
外親忽沓然而左顧次卿曰微而母孰有爾哉  
也右顧明卿曰孰與我其家若而母哉也又顧

續集

傳五

少子輩曰是有及有弗及者而母有遺慈也已  
又顧女弟之適張者曰吾卹而家不能若而嫂  
之卹而詳也文卿等皆感泣嗟乎婦人之妬者  
其情也方其起艱難自爲功且覲其有子也率  
不聽置貳已度身無成不得已聽之置其詳許  
而陰不令近以終其身當其時自謂卽子終  
不願有他子其人又不幸而壽內顧子然乃始  
悔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若孺人當壯齒



知大義。先妾舉文卿而後身舉明卿。可不謂難哉。卽不及見其成業。所就爲不死矣。

見齋公中歲孺人朱貳邵已舉子而艱于孫也。朱孺人爰逆賈孺人而進之。孺人則謙約卑退。事事常朱邵意。懽其心。見齋公以孺人事事當朱邵意也。于是悉家事委孺人。公以纖微起家。家政稱明察。孺人卽又事事當公意。懽其心。公且向衰。諸子若婦齒相埒也。孺人未舉子而爲

韓集

韓三

諸子若婦夙興夜寐綜理委悉于是又盡當諸子若嬾意懽其心而孺人勞心苦骨甚余童時聞孺人自述其初載猶隕涕云孺人強幹有才技嘉靖間里有倭警咸棄家避匿公獨不易肆人爭以家緣投公庖庫且廩且運往來搶攘亂兵中孺人以一身董護之見齋公以貲豪而孺人粗衣椎結不膏不沐雖臧獲有過之者而一遇閭里貧厄則匍匐救之傾筐倒庋無所惜性

何初云  
韓昌黎  
得意筆

尤勤敏耕奴織婦皆與同勞苦故不約而嚴節無剩衣絮無長物凡席簪枕無不當其位置肅如也晚更以季中落勞悴佐之垂歿時猶爲季蠶繅且蠶且織竟以病卒孺人娶居當戶脩廢葺壞深自凌厲以冰雪之姿外御其侮雖子婦不假言笑咸惕惕不自寧其嚴冷如此而當其艱辛盤錯之中則能婉婉柔順以得人歡心能止人者能下人孺人蓋始終堅忍人也黃老申

韓集

韓三

韓似可同傳矣太亦有言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艱關育孤卒以自立卓氏之孟陶乎余卓代有賢母其以貞節著者爲談氏徐氏譚歸心華公徐歸日星公兩公俱蚤世兩孺人苦節三十餘年其冰蘖之操誦于閭里心華公狷狹自守譚更以才諍佐之內外裕如日星公懷奇負氣常孟四方之游士徐盡其資以助間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

兩公艱于嗣。息兩孺人。垂膠木之仁。為廣餘。勝卒不得舉子當。兩公之歿也。皆抱數歲弱女。專屋而閨居。躬為桑織。以對靈幃。而繼嗣復無望。乃以孤女嫠婦。受侮于他人。蓋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卒撫嗣子爾康。爾臧。以能有家。其嗣子又以姿性邁往。不能醒。礙事。生產兩孺人。猶謂曰。鼎不可以挂車。馬不可使守閭。此孰與流俗小兒者。乃歡終日。如未嘗貧。問察其細行。談明察勤敏。飲食器具。不及豐侈。而必精。以音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徐。柔順宛委。自初稱未。以以至于老。益足不越于戶外。余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江永漢。以自滿。祓玉道。賴以有成。及至後世。自當世。多不能終其節。而卓行乃在。女子置公卿。將相于何地乎。至茹荼集蓼。於百年之間。視決腹斷臂。于一時者。難易又何如也。

文云  
及人  
家緣  
之苦

去病婦氏李。小字阿燈。嘉善人。父讀書。說劍。有俠聲。為女。簡才倩。以歸。去病。婦性朴直。不知人間有機巧事。生平無一抵欺語。人欺之。亦弗察。察也。少長于貴。不自習衣直。置裯。飲食直置。粗糲。無綴綻。簪釜之勤。亦無時。世珍綺之。想去病為庶子。而繼于孟氏。其嫡母郁也。有其母陸其所為。後母談處三姑之間。承顏調口。憇然幾得其意。而常若不可必于鱗。所為本避之。而反及之。有是。傷者。去病一技未售。時多薄俗之感。婦必前慰曰。貴自子分。姑忍而需之。膩釵貫酒。以佐寥落。當季子羸。膝會稽樵採之日。而婦能慰好之。故去病有不可友語者。而語其婦。李少習二南。能說其大義。其人貞淑。得詩教多焉。迨去病中歲。始舉于鄉。而李已先數年卒。去病傷之。曰。婦何至于此。婦與人直披心胸。遇事多遺。恕不屑屑作計慮。婦固無死相也。今則已矣。使十

年間無覺煩絮。許以撩其心。必不摧折。乃爾。卽不幸摧折。乃爾死者人之大期也。亦復何憾焉。

嗟乎。如此而去病。又安能已于腹悲也。

陸氏蓋亾而後。知其能詩也。歸朗生數年而卒。卒之日。爲別世吟。酸楚感人。因索其遺藁。則清婉娟秀。病時戲于世尊師僧。爲具疏。不稱意。隨筆點染。皆成四六。甚駢麗。平昔箋牘。朗生至有不可辨者。而事朗生。則敬畏如嚴君。然自爲朗

生婦。便食貧。補紉澣濯。饁饔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隨坐病。氣息奄然。猶進貳于朗生。冀其宜子。姑或難之。曰。棄婦以妬爲首。奈何欲婦爲見棄之行。間里以爲高行。而不知其爲才婦。古云。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余恨古人不見今人焉。

曰。瑗者。母適范蚤世。余父撫爲女。擇對吳生。瑗姓仁而氣柔。事姑若婿。惓惓焉如履春水。視子女搖搖焉如朝不迫夕事舅姑。與婿與子女之

初云  
此柳子  
厚白樂  
天步外  
之女

黨皆調之。如體遇死。喪疾病。皆救之。如焚其貧賤。勞勩以至憂患。訴厲皆甘之。如飴。從來門內巨細。皆獨持。迨病革。履其庭。遂如空舍。然猶賓客起居。纖悉縈念。如平時。時家人爲禮。北斗司命。余教以向病者。稱禮無量。光名號。越七晝夜。乃死。已復甦。于是宗姻兄弟之人。無不招執手。絮別之語。無不悉。先人窀穸之計。無不營。殯殮飯舍之具。無不視。託子寄女之事。無不宛轉悲

咽。然後稽首西向曰。自是不願生此世界。願舍此報身。直皈蓮國。因簡奩飾。嚴瑞像。曰。余願力已堅。但生平無財。施以此破結習耳。乃安隱而逝。顏色不亂。得年三十有六。自歸吳。至今日未嘗一日知有生人之樂。手口心血。俱自罄竭。但求得意一人。自謂永畢。屈指平時閨閣之助。無非細事。及一遽變。而吳生百事既弛。四體亦廢。手足若痿。蹙耳目類聾。瞽卒以是發痼疾。然後

知生平之相。其夫子者大也。嘗讀古賢母之誡。曰。慎勿爲好好尚。不可爲何。况惡乎。婦德。淑。卑。弱。爲體。種種。聰明。才識。卽爲厲階。故云。無非無。儀。無攸。遂。如。瑗。可謂。兼之。矣。至如。爭國。因。緣。瑗。恩。愛。深。重。似。爲。障。礙。然。惟。情。深。之。人。併。歸。一。路。則。猛。力。過。人。不。與。淺。薄。者。較。遲。疾。矣。况。臨。終。正。念。既。如。微。火。燒。積。薪。皎。日。麗。霜。雪。乎。余。生。平。願。力。遇。臨。終。者。咸。勸。一。心。西。往。至。是。復。得。瑗。

○○○ 亾姬智華傳

余生平勲名。栖逸山川。游俠文章之好。與亾姬共歷其變。今始若寒灰云。少年抗筴。燕中婦從游。而觀奇疾。旣反其家。如入棧。櫪中將欲擺落。韁鎖。作名山游。病者吟。藝號呼。不能推髻。負。難。挽。鹿車而行。因置姬爲調護。字二子。人月。人華。如是十年。迨子若婦。歸然成立。病者終不可起。乃掉臂出門。遯跡清涼山中。時眷屬。惟姬能。終。

其。帚。以。從。尚。恨。多。此。縈。繫。不。得。卽。劬。鬚。髮。荷。瓢。笠。爲。出。家。兒。亦。類。司。馬。之。有。清。娛。司。空。之。有。鸞。臺。也。向。來。鬱。鬱。塵。勞。如。寒。岩。枯。木。鶯。喉。咽。轉。至。是。復。稍。稍。有。吟。詠。屬。姬。掌。記。姬。性。閑。靜。寡。營。無。健。婦。才。自。言。丘。壑。中。標。枝。靡。艸。但。供。隱。伴。耳。能。歌。詩。詞。能。琴。能。好。山。水。能。同。憂。患。能。位。置。几。研。艾。薤。花。竹。能。匡。坐。合。眼。而。觀。諸。佛。病。婦。以。貴。家。子。而。傷。余。不。遇。呻。吟。間。猶。作。佗。條。想。姬。淡。漠。不。

知功名爲何許。物凡結廬開徑。無不共余經始。及園中創螺髻庵。時時隨余觀佛。同懺無始。因緣。願往蓮華國土。每披露帶月晨夕往來梵唄。聲中經行晏坐而談第一義。庶幾龐家之媼。如是者又十餘年。命其子曰人目。以表人天。眼目。曰人象。以表人中。象王曰人芬。以表人中。芬陀。利華曰人悉。以表四悉。中人悉檀曰人覺。以表八大人覺。圍繞膝前如雲籠月也。下丑初春余。

歸浙哭。人月兼携人目就試與姬別于棧下。迨四月七日人目方采芹泮宮家人踉蹌至。以姬病聞余即于次蚤遙發而姬已于是日長逝。是日佛涅槃日也。長驅而屆清涼山中則殘花依林竹影在水板橋寂寂不聞履聲寒風蕭蕭吹我舊帟耳。余性視病人甚謹能應病與藥。遇命盡時必設像勸發令神識不亂以助往生。今一別如雨失此津渡青青子矜方將歸白門。

而歌鳴雁乃生不慰其望眼歿不視其飯舍以負終天之恨。酷當奈何憶余母亡時姬夢普門大士八臂莊嚴手捧余母母于大士掌中忽現髭髻丈夫相冉冉而西姬病前三日亦夢一姬來告云有王者十人前來刼殺因授一衣與姬姬攬衣出見王問姬幾子姬以五子對復問汝憶慈照宗主偈否姬應曰諾王不復問忽下座長跪而拜。傍持戟擁衛者相顧驚詫。

此云  
佛治  
北孔  
蒙同道  
統也漢  
夢金人  
佛事之  
始也此  
夢耶死  
耶安耶  
真耶今

作種種  
論釋因  
是世尊  
有客語  
亦是也  
業不覆  
緣於此  
應得方  
許滿六  
如一偈

驚。噫。殺。不。知。何。以。降。尊。如。此。隨。見。第。二。王。者。復。問。如。前。即。令。姬。引。還。曰。彼。諸。王。者。不。必。復。謁。也。當。生。死。大。期。而。幽。冥。禮。敬。非。小。小。根。器。所。堪。承。受。豈。夙。因。不。可。思。議。耶。抑。姬。以。念。佛。故。而。佛。遂。住。其。頂。耶。抑。五。子。中。當。有。師。子。兒。可。為。摩。耶。說。法。兜。率。耶。余。平。時。痛。恨。女。流。不。達。西。歸。宗。旨。謂。是。死。後。必。經。冥。司。嘗。舉。慈。照。偈。云。譬。如。有。貧。女。腹。孕。轉。輪。王。貧。女。自。不。知。腹。中。有。貴。子。姬。每。深。信。此。語。今。以。五。子。表。法。耶。淨。國。品。位。下。生。猶。勝。天。宮。一。念。成。就。即。生。彼。刹。鬼。趣。欽。重。亦。不。足。異。或者。病。苦。所。迫。大。命。忽。盡。正。明。定。業。難。轉。懾。彼。狂。恣。而。閻。羅。瞻。禮。當。知。淨。業。行。人。雖。復。帶。惑。往。生。亦。不。受。彼。勘。對。將。破。除。怯。劣。人。永。劫。迷。悶。耶。抑。從。此。證。涅槃。坐。道。場。為。諸。天。人。信。受。作。禮。亦。祇。與。生。死。因。緣。同。如。昨。夢。耶。姬。病。十。日。屢。絕。而。甦。如。有。所。待。瞑。目。之。夕。廣。修。齋。供。供。佛。及。僧。發。

此華云  
姬人以  
生感為  
殊鳴運  
句又以  
筆墨為  
機喝

弘誓願庵僧咸詣第前勸令西往佛聲浩浩然  
姬囑家人勿喧泣但願七七日中大作佛事如  
是而卒姬姓高氏名霞字霞秀真州人後受戒  
博山為優婆夷弟子而稱智華生于萬曆戊戌  
臘月廿四日十八歸我四十即世嗟乎余每欲  
手持慧劍割却愛根塵緣未斷惟此一絲又祇  
園一區花敷艸蔓未免留連光景吾亦愛廬有  
樹下三宿意乃去秋以來半載之間骨肉別離

蓬飄漚散如佛所示生老病死猶當漸次而得  
今則震霆激電眨眼忽空急雨暴流一時漂沒  
生老病死之象都不復現但見空諸所有而已  
忽遇梅塢桃磴間風聲水響雉鳴啼如聞世  
尊劈面一咄直令阿難矍然避座矣昔李夫人  
以憔悴之容不令人見尚多却轉嚮啼噓一番  
衰相乃至輕紗幙中猶存餘跡似犀含月紋象  
胎雷影未如姬之驚然銷滅鈴羊掛角無跡可

作傳後  
家人嬰  
感奇夢  
夢姬皆  
坐道場  
而轉法  
輪復見  
中堂放  
光如身  
屋用放  
光如電  
此又覺  
時之夢  
也自記

尋也余乃修種種秘密津渡法與諸子發願欲  
親姬所生界踰旬夢姬嘿然跌坐但有光明照  
其左耳人目夢姬居佛龕中破顏微笑而誦地  
藏名字五月二日人象晝寐見蓮甸之西赤蓮  
盛開中有二花如車輪大姬戴華冠垂頰鬚化  
纖趾為巨跡與一大士比肩而踞花座餘花繞  
前如孟如盎中有羣兒纔露項背大士手中持  
錫錫端放光氤氳如烟烟光引一小兒馭花而

來授以金臺侍立花畔姬亦招一小兒授以銀  
臺臺端二梵書不可辨兒歡喜合掌而去象前  
抱母母畧不顧但以手麾之曰去象馳觸欄楯  
作聲而寤猶聞蓮華香嗟乎此姬所生界耶當  
此警策因緣尚不長揖世間堅持梵綱永謝男  
女想發大雄猛了畢此一大事作天地間人是  
雖有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豈得為英靈漢  
子耶眼前行止猶自繫縛臘月三十日到來安

靈雲云  
當若俗  
士痛自  
家勵處  
皆見世  
人子生  
死大事  
口端筆  
端尚欲  
曉人爭  
知如是  
也

能○去○住○自○繇○四○幼○子○牽○曳○衣○裙○累○我○夙○願○當○屬○  
大○目○董○其○教○育○便○可○游○行○四○方○使○心○地○悄○然○神○  
栖○安○養○如○劉○彭○城○之○親○觀○玉○毫○摩○頂○授○手○飲○我○  
池○水○披○我○袈○裟○則○智○華○氏○實○余○導○師○乃○爲○作○傳○  
而○說○偈○言○

走○馬○向○市○眠○屍○在○棺○此○呼○吸○事○如○輪○無○端○余○以○  
習○聞○而○不○驚○悸○選○勝○山○椒○迄○可○小○憩○且○謀○借○隱○  
徐○思○度○世○轉○瞬○之○際○驚○風○驟○來○左○攬○我○子○右○割○

我○姬○琰○魔○使○者○以○死○爲○嬉○詩○當○險○韻○酒○逢○虐○危○  
一○切○知○解○難○敵○生○死○吾○兒○利○根○如○此○而○止○治○彼○  
福○田○不○可○以○據○都○無○功○德○智○華○忽○雨○智○華○曰○來○  
吾○語○子○禪○君○所○開○悟○千○聖○不○傳○如○何○汝○心○愛○憎○  
熾○然○那○伽○常○定○不○可○言○宣○如○何○昏○散○若○膏○斯○煎○  
三○界○火○宅○此○爲○其○門○身○在○門○內○妄○欲○討○論○汝○所○  
好○尚○佛○不○喜○聞○探○無○字○篋○而○愛○多○聞○懷○無○欲○國○  
而○近○女○人○纔○提○公○案○重○重○翻○駁○纔○舉○西○方○塵○塵○

極○樂○開○口○便○談○向○上○一○着○但○到○眼○前○手○脫○脚○錯○  
吾○今○逝○矣○呼○汝○令○覺○

蓮○句○居○士○書○問○海○門○師○曰○圓○覺○言○生○死○涅○槃○  
皆○如○昨○夢○今○此○夢○中○境○界○爲○生○死○耶○涅○槃○耶○  
師○曰○兩○彩○一○賽○博○地○凡○夫○云○何○坐○大○士○掌○中○  
云○何○遂○爲○閻○羅○禮○敬○師○曰○碧○蘿○明○月○生○庭○院○  
黃○鳥○白○雲○歸○自○依○又○修○行○分○中○正○如○父○子○上○  
山○各○自○努○力○何○以○眷○屬○超○拔○便○得○出○者○超○生○

人○天○師○曰○不○須○柳○絲○縈○雲○袖○自○是○春○枝○透○暗○  
香○至○如○不○空○霸○索○真○言○所○開○加○持○沙○土○徑○生○  
極○樂○耶○師○曰○噫○啞○咤○擦○麻○此○皆○凡○夫○所○不○能○  
信○師○曰○諦○聽○諦○聽○如○此○夢○中○一○案○和○尚○將○爲○  
豎○爲○拂○耶○師○曰○蒼○天○蒼○天○爲○縱○爲○奪○耶○師○曰○  
噓○噓○乞○以○不○思○議○力○書○示○法○語○一○則○師○曰○我○  
王○庫○中○恐○無○是○刀○懸○示○諸○方○以○作○人○天○眼○目○  
師○曰○舜○若○多○自○夜○察○秋○毫○

劉一山

同云古  
無此人  
無此文  
俱是問  
天手

蓮旬先生傳  
 或言須摩提國蓮華大百千由旬先生無始劫  
 來神棲此中不知以何因緣而墮人世初欲薙  
 除鬚髮尋復不果或言先生人間將相才耳先  
 生笑之會慈母卽世遂棄家躬耕清涼山中或  
 言姬伯之讓季或言先生沉金漢水也山中結  
 茅以盛衆華曰祇園築庵以望鍾阜曰螺髻緇  
 素相傍或言先生將漸次舍宅爲道場耶然豪  
 氣未除嘗踞荒岩深藪衡量古今烈士及指點  
 世宙事雙眸炯炯注射如日月落筆則雷電忽  
 至岳瀆動搖先生殆非隱士如夙昔所指當世  
 卧龍耶乃櫻觸塵網垂五十年婦洪厓痼疾二  
 十餘年不能起四幼子尚未婚娶長子曰人月  
 文人也忽現夢薛歲星而入林屋洞天隱侶曰  
 智華氏向嘗夢其慈母坐大悲掌中至是自夢  
 爲闍羅天子禮敬而往生銀臺中先生奮袂而

起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耶乃縱步出門行脚  
 深山大澤間或言周孔外別有英豪非將相所  
 能爲也

姜云此傳亦復如夢如幻亦如神龍見首而  
 不見尾



緣起

○○藏經緣起

說云編  
諸家  
微河潮  
中河海  
微泉

古今載籍凡六家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持世之言也諸子派流經籍鱗萃彼云政惡多門詆斥百氏者達足推波助瀾爾然而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玄覽偏照不可不深究其用也夫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墨者儉而難遵名

家苛察繳繞時失人情法家嚴而少恩此茅苴桔梗之言耳若夫儒者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雖百家不能易也乃易之失鬼樂之失刺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乃清靜煉養服食符籙以為至言元始靈寶木公金母以為至人奔日喻月鬱儀結璘以為至道凡此數子者流較之覺皇現身一期教海豈

釋云推  
聖大乘  
方廣智

但如蠅螟之于蛟龍河伯之于海若而認為真實詭為奇妙不亦悲乎夫世尊為天中天聖中聖初五時八教三乘十二部之文一音說法萬類信解如貧得寶如裸得衣如暗得燈凡大士之宜流諸子之闡揚以至禪窟蓮宗無不龍拏鳳跂風馳雷震而世人猥云三教理一夫治世語言不垂實相十種仙未證無生亦得生理而權實靈妙機感自殊故拈擊則義明附會則旨

張六河  
亦謂軒  
豈正佛  
法現前  
乃亦  
宗不墜

晦此瞞肝儻侗之言其禍甚于詆斥異端而學佛者又止自伸其說未嘗滙合萬流剖析宗趣則似竺乾之教為一家言致攻之者以為華夏異緣東西殊教收之者以為聖治之輔助朝廷之大養濟院于是魔法熾盛世間空虛矣而近世學人復各宗其師得一句一偈一門一法不復志求妙典如俚俗醫師不繇經論直授方藥非不或中豈得如靈樞素問遇病輒効懸斷生

薛云子  
年來名  
勝詩關  
不可少  
能唱歎

死此大藏經所以爲大醫王能療衆病也自法  
教東流遐陬殊俗皆得耀于光明而余里佛事  
衰微向無法藏同難地于北洲類法減于末世  
凡里中大心之人與四方禪悅之客欲披覽龍  
藏者無不咨嗟感懷撫膺深痛余友胡休復及  
家去病向欲于里中置藏久而未就今覺庵上  
人躬復資慶禪院余欲竟此勝因遂原六家三  
教之醇疵而指歸華藏以冀末法之深信若夫

認葉爲金執指爲月此則秦伯之嫁妾楚人之  
鬻珠甚非諸佛降靈之本致與今日流通法寶  
之深心也藏經之約約費百金几十人各任其  
十之一期以佛歡喜日竣事

○○○石頭山螺髻庵緣起

石頭城邊清涼山之隈烏龍潭之左畔自虎踞  
關而東去謝公墩里許轉逕而入別得一丘岡  
岫畢具阡陌交通窈然孤峙爲四方游跡所不

泰云說  
料津津  
焚我焚  
家滿足  
可容髮  
僧得依  
孤坐不

至都人士所不識卽居民亦不得名爲何山入  
其中者如隔凡之天竹影之寺置身虛無糾紛  
間舊京風華蔚茂如花岩攝山乃至天印三茅  
寥廓數百里外猶復敲擊肩摩茲獨幽迥踰于  
深山沃澤因思山川奇秀每爲千人所指亦如  
隱士好名固是一障此則山之垂手入屢而大  
隱朝市者非挫廉逃名之士不能居也余旣卜  
築此中遠上人乃卽茲山之切高岩深藪間締

松云山  
水間人  
隨手拈  
筆皆有  
龍雲浪  
花之致

構一庵荷鍾墾艸于山椒得殘碣方知爲法眼  
道場白雲庵之故址諸峰環繞如織而直取鍾  
山作對則高皇帝所云堆螺髻于天邊可當茲  
庵賜額也雙尖插漢一種黛色撲入窗裏簷楹  
中鳥俱漬山光嵐影中庵東向以表一光東照  
之義初日穿林正當岩際以表先照高山之旨  
則初終圓極之教也佛自西來以表落日懸鼓  
之方岩蕊披哇林花覆水以表破顏微笑之像

畫三此  
中已有  
如來金  
身不須  
復造身  
像

鏡難集

像起五

則禪士兼修之法也。左為祇園以藏義皇周孔之書。又左為先忠貞公馭虎岩忠貞公少與仙游。因貯琅函蕊書于中。則三宗鱗集之區也。遠公將于此地建大法幢。綜理三藏。訂其淆訛。約其宗趣。彙萃一書。津梁末法。自此謝絕世間。長依法乳。以此山為雙髻之死關。西目之活堦。永明之神棲。安養耳。余所造瑞像一軀。龍藏一部。暨蓮沼花岡檀林竹阜俱極勝妙。以作無住之

施一切棟宇樓閣莊嚴佛土。則以屬之十方檀波而為誌其緣起。  
○普陀造像緣起  
諸佛法身離一切相。是故色見聲求名為邪道。然而池上丈六之身。經言即是佛心。又言末世眾生造一切金銅土木等像。瞻禮供養之者。與現在承事世尊等無有異。何耶。余謂三十二相。即博地凡夫本來面目。則當就凡夫身相而權

雲棲云  
便是華  
嚴不思  
議境界

衡之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古佛之密語也。若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乃世間顛倒想。譬如認一浮漚以為灔渤耳。然此一漚中。即具足全海之量。一切塵勞之儔。為如來種。亦如汗泥。乃生蓮華。若離此色相而覓真如。非世界法。身毛端刹海之義也。佛未滅度。即有梅檀瑞像。實為像教之始。而妙法所云聚沙舉手。皆已成佛者。豈非至玄至微。不可思議者哉。復次。地水火風亦屬于器。牆壁瓦礫亦生于情。情器二法。本自無碍。而一切金銅土木俱緣想成。咸堪說法。正與四大假合之身無二。無別幻。則俱幻。真則俱真。若謂父母所生之身。是真。世間所造之像。是幻。豈不謬哉。然則舍那非真。雕塑非幻。而言金銅等即是佛身。佛身即是佛心。奚為不可瞻部之有落伽。普門現身處也。雲初禪人創造三大士殿落成而聖像

未嚴如彌勒樓閣未覩主者頃來白下瞻報恩  
三像殊勝希有合掌讚嘆願摹倣以皈依乎大  
士無刹不現而普陀以神通著大士容顏無不  
奇妙而茲像以相好著以此供之南海如雲歸  
于山而水歸于淵也余故不惜饒舌于簡端今  
種種葛藤且置試問雲初所造之像于三身中  
當屬何身請以質之普門大士

渡離集卷十四

疏

○金陵螺髻庵疏

擁毳對芳叢。繇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此法眼禪師牡丹偈也。法眼道場宏廣。前據石頭後俯龍潭。若李主避暑宮諸葛駐馬坡。皆其地也。今惟清涼寺後山頂如砥爲翠

微亭故基此外諸勝爲白雲庵不受暑亭皆久

湮沒於民間。茲無礙禪人距山里許。見峰迴路轉。谷環水迂。別開一境。顧而視之。則穹岑倚天。諸巒布勢。而山哀浦思。鳥獸叫音。若悲像法之替。而思紹隆焉。於是卽山椒墾闢而得斷碣。知爲道場餘地。王荊公所云庵雲作頂。衣月爲衿。岡巒自獻。洲渚橫陳。林和靖所云絕境常難得。浮生不擬歸。皆字字入畫。令人千載而下如覩。

湯云熱  
開場中  
傍向一  
場

當年也。此址舊爲忠貞祠畔地。背枕清涼戶。當鍾阜特施。以復古刹。而額用高皇。天邊螺髻之語。則佛制以弘護屬國王也。余因禪人鳩工。伊始赴其營齋之請。時春事過半。鶯花尚繁。牡丹初茁於崖際。因思昔人看花。以爛熳爲衰。茲有善誦法眼此句者。又當以蓓蕾爲衰矣。蘇長公小令有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此正法眼喚人意旨。然則今日五欲場中。紛紛馬

塵駒隙者。暫借芳樹下。落花中。清歌妙舞之資。

一時迴向衆香國。裏無生法忍。中爲禪人莊嚴。佛土何如何如。

○○笠庵募疏

詩僧以世智辨才。發爲詞賦。如惠休皎然輩多。是流連光景之語。不直明眼人一映耳。然寒山拾得以本地風光。殷懃告誡。欲令法音宣流。而世人未必矍然驚怖。乃或於無端詞賦中。築着

兼云便  
覺禪具  
法音諸  
題內塵  
理障

雜錄

卷二

磕着如冷水灑面忽發深省其詞賦家亦本未曾拈此一着子而無端築着磕着逗漏此一字一句則寒山拾得以佛法說佛法一切詞賦不以佛法說佛法也是向寒山拾得會去者為詩中之教謂之說通向一切詞賦中會去者為詩中之禪謂之宗通可也然則何必以七佛以下諸偈為傳燈而詩人四五七言非傳燈耶又何必於四五七言中如長慶眉山之警悟而後謂

之警悟如王齊之之念佛三昧而後謂之念佛三昧王融之淨行而後謂之淨行耶今開堂出世諸大老法語偈頌有若塵沙其中着痛癢識冷煖者有幾雪公偕余游西湖多所吟咏黃元公司理方以宰官說法見而愛之沈叔羽衆居士又見而愛之豈有如冷水灑面令人深省者乎今叔羽方欲捨祇陀之樹而願與十方檀波其結給孤之緣亦祇當雪公樹下一宿耳學人

薛六即  
儒教中  
亦復爾  
爾無端  
德達此  
為盜名  
此為綺  
語眼前  
寶山已  
証此大  
中也

雜錄

卷四

三疑為障道法其一曰疑師昔有一人對尊宿前私自念言是聖師否尊宿證他心通乃云汝但至心何疑不聖今日我輩於雪公但當承事供養勿令空過不必如數他寶鑽故紙者以情識較量云是師聖否亦如讀雪公詩者當忽然築着磕着時但各自領畧去不必問其為詩為偈也

徐云明  
是有數  
之譚却  
使衆生  
不敢不  
服

山河世界俱向錢孔中藏身世界不大錢孔不小如陽羨書生居鸞籠中亦如大千衆生往來無邊身毛孔中亦一奇也天子富有四海邊陲驛驛屠剝數百萬生靈而兵卒餉食尚慙不能捨父子至戚纔涉錢刀或疾痛凍餒不相抹倘不得不與則深生痛惜如割身肉雖臨欲命終猶宛轉顧戀日不得瞑然則青蚨赤不諸君賢於君臣父子遠矣至若道學事功諸儒無不濟

薛云奇  
怪怪  
實真寶

濟○蹠○蹠○於○錢○孔○中○獨○豪○舉○任○俠○揮○斥○如○泥○沙○斷○  
梗○其○權○稍○稍○就○詘○要○亦○向○錢○孔○中○左○擊○右○突○耳○  
則○此○錢○孔○世○界○乃○無○量○英○靈○漢○子○愚○痴○男○女○所○  
共○蹲○坐○而○獨○於○佛○事○門○中○雖○至○貪○鄙○猶○動○一○念○  
捨○心○乃○至○一○針○一○草○只○此○便○見○諸○佛○法○身○超○過○  
無○央○世○界○而○衆○生○身○卽○佛○身○於○此○可○叅○取○矣○里○  
中○大○圓○庵○在○馬○鞍○山○之○麓○載○於○郡○志○今○已○委○蔓○  
草○中○定○空○上○人○願○徂○復○之○吾○里○得○見○一○山○一○水○

漢書

第五

過○于○麟○角○鳳○毛○見○一○琳○官○紺○宇○更○難○於○是○至○欲○  
見○一○檀○波○喜○捨○之○人○轉○復○難○值○遂○以○余○言○遍○告○  
十○方○但○得○諸○人○辦○一○捨○心○此○錢○孔○世○界○便○當○銷○  
殞○成○就○金○銀○世○界○諸○佛○以○衆○生○愛○生○錢○孔○中○故○  
造○金○銀○世○界○以○奪○之○所○謂○因○諸○衆○生○而○取○佛○土○  
也○故○愛○一○錢○必○生○錢○孔○中○捨○一○錢○卽○是○金○銀○世○  
界○中○蓮○胎○種○子○

張云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菩薩亦不妨

坐○錢○孔○中○度○諸○財○虜○是○捨○是○戀○都○無○實○義○無○  
量○先○生○喚○醒○錢○孔○中○酣○睡○人○是○大○慈○恩○  
○關○侯○祠○立○碑○緣○疏○

家○去○病○作○壯○繆○碑○記○謂○侯○氣○逆○而○激○如○瞿○塘○三○  
峽○之○勢○是○以○沒○爲○明○神○過○於○古○之○名○將○岳○鵬○舉○  
苑○結○之○氣○與○侯○畧○同○而○引○服○於○臣○義○未○若○侯○之○  
突○怒○乃○于○卒○時○擬○壯○繆○忠○勇○至○張○巡○許○遠○而○止○  
其○苑○結○與○慈○之○氣○並○足○相○當○今○張○許○孤○忠○已○同○

徐云放  
大光明  
破除初  
案可惜  
不爲碑  
而爲疏

腐○紳○而○侯○之○英○靈○獨○踰○越○堯○舜○豈○我○輩○擬○人○不○  
於○其○倫○耶○蓋○侯○於○金○仙○氏○曾○有○半○偈○之○悟○生○平○  
猛○力○歸○宿○法○門○故○能○現○身○天○人○中○持○吹○毛○劍○擊○  
奎○毒○鼓○於○以○降○伏○魔○民○護○持○龍○象○侯○之○生○也○不○  
能○統○一○三○國○而○沒○後○乃○能○綜○理○三○教○震○驚○三○界○  
千○載○而○下○聲○靈○過○於○生○時○矣○豈○可○復○據○生○前○事○  
業○與○古○今○將○相○絜○長○較○短○定○其○品○格○耶○世○間○鉛○  
汞○永○得○刀○圭○則○成○金○液○頑○石○得○方○藥○則○成○瓊○藥○彼○

度世小道猶不可思議如此况夫慧劍碎乎虛  
空英雄歸乎性海迺欲以凡夫情識卜度其威  
神之所被余則陋矣侯於儒爲忠臣於玄爲天  
神於釋爲伽藍然則高皇帝立會通三教之指  
而近時管登之李宏甫諸公雲附影從以暢其  
指歸者實侯爲之導師也今法界衆生於古聖  
賢中所當敬共瞻仰非侯誰與歸會去病北遊  
祠碑越兩載未成適武夷鄭禹卿客祠中書法

疏

疏七

逼魏晉余里中欲邀法書以竟此因緣而資糧  
未足需檀信共成之遂因魏鍊師之請而爲之  
疏

薛云張睢陽英靈獨壯于千里幾與漢壽齊  
威子每謂予里中有宋元間忠義英兒憑託  
睢陽故能並驅漢壽諸方或不能耳今讀蓮  
句此論又令我爽然自笑矣

○重建青龍禪院募疏

邵云可  
惜此願  
尚未成  
說

薛云冷  
語深情

黃云李  
斯烈士

余友胡休復結青草廬於黃鶴山下樹千頭水  
奴將以異日歸隱於此不意纔入木天奄忽謝  
世令人有蘭摧玉折之感其尊公元敬先生遂  
發普心以所置廬舍場圃悉捨爲寺以復青龍  
古刹沈無回既爲疏以告四方乃方丈一席尚  
未有主會金臺法師有入山之志遂其啓請來  
主斯席因憶昔年荅上諸紳衿請金臺說法夾  
山時雲棲大師爲余函道金臺解行今雲棲示

疏

疏八

寂而金臺接武青龍湮廢而草廬興休復眠  
雲漱石之塲忽爲朝梵暮禪之地世出世間事  
皆已如夢如幻茲通人達士必能以不堅財作  
夢幻觀莊嚴此刹令佛有廬藏有閣僧有寮舍  
所爲以幻修幻以有漏證無漏義正如是昔休  
復結廬時爲余言襟帶之間林泉幽勝無過是  
山得集素心慧業之侶如廬卑淨社於願足矣  
此已爲青龍興復之識休復邸中垂歿時顧謂



什後江  
高草場  
流泉乃  
與東門  
黃大司  
一嘆息

薛云起  
諸絕快  
後亦倚  
然不可  
仰

舊交曰。今日復欲入青草塢。聽流泉。那可再得。此亦名利場。一帖清涼散也。余故相與感嘆而為之疏。

○資慶院簡藏緣疏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此清溪題。鶴林句也。今佛法衰微。僧人營營世諦。忙乃過於白衣。其有講師禪客。明教明宗。自負名宿者。忙又過於尋常衲子。是則僧地為假閒地。僧話

為假閒話耳。

號九

人世之哀。禪官為甚。故昌黎有汝已為僧猶棲擾。誰人肯向死前休之句。此為清溪下一轉語也。里中資慶院為覺庵所勸覺公。其實人絕無世諦。其徒悟空真實。又過於師。絕無講師禪客之營求。但苦行飯僧供養十方。能講能禪者。簡閱龍藏已歷三載。叢林之開倡于休復簡藏之緣。始於去病我輩昏擾俗緣。慙當過此覓半日之閒。勝於又落他僧忙局中也。恨

董云如  
來寄書  
品中語

休復已奄忽。謝世去病方奔走。公車余又踟躕。青衿共是忙中歲月。未知誰作天地閒人耳。○募四月八日浴佛緣疏

世尊以四月八日降生。印土指天。指地。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此為三乘權說耳。佛實成道以來。無量阿僧祇劫。何待摩耶胎生。然後踰城出家。見星悟道耶。經言佛滅度後。於尊像前供養禮拜之者。與生前敬事所得功德等。

無有異是故當知金銅等。即是佛身。何以故。一切形像。即實相故。亦復當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非是佛身。何以故。諸佛法身。非相好故。然則今日所浴金銅之像。為是佛身。為非佛身。隨喜設供。為有福德。為無福德。吾謂是人福德無量。何以故。福德性空故。

薛云結  
快刊

○雪笠閉關疏  
此世界如電光。暴水。幻炎。亦如蘆葦。伊蘭。芭蕉。

毛云既  
云在垢  
能淨又  
須開眼  
簡緣我  
龍學人  
正宜向  
龜句再  
乞轉語

之樹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可具說是世界過  
患。凡夫愚人常所味着。貪淫癡穢。愚癡羅刹。止  
住其中。是故諸佛以七事發人心。必先厭離世  
間。夫厭離世間者。非必揀去一切也。在垢能淨。  
則塵世因應。孰非淨緣。而學人居地未淨。應如  
弱羽纏枝。嬰兒傍母。則必簡緣晏坐。為調心入  
道之路。余視世間穢惡充滿。不啻毒蛇怨賊。乃  
復為毒蛇怨賊所絆縛。未即能逃之深山大澤。

龍學人

疏

中則惟有閉關一事。可以注心一境。內外精研  
而不二。上人適與余同願。關房在雪笠前絕去  
置閣。為余與叔潛鴈咏靜息之地。即與林中  
樹下無別願。與諸善信共成此緣。不二梵行堅  
固。必能以悟為則。破關時自當具大人作畧矣。  
余方有宏願。欲刻蓮漏于茲山。以續廬阜舊社。  
亦缺暇時其圖之耳。

○天醫院募疏

不。乃。未。得。黎。乃。不。  
易。知。止。窮。知。易。  
於。送。送。送。送。送。  
諸。未。得。黎。乃。不。  
苦。屋。窮。止。知。易。  
趣。盡。要。送。送。送。  
耳。同。同。同。同。同。

余夙負大病。常乞哀藥。王藥上二大士。乃迄今  
未瘳也。其一曰窮。半生投足。輒墮坑穽。有跋胡  
疋尾之嗟。其一曰愚。當面輸心。背面笑。世間交  
態如此。余乃疎率。應之動而得過。其一曰愁。雖  
當清風明月。歡場勝侶。而欲涕泣。殆不自禁。  
其一曰怒。千載以前。幽憂孤憤之事。輒瞋目裂  
眦。至英雄輩。出或叱而奴之。其一曰家人。人生  
憂患。半屬此輩。而嶮巇岸。寧之狀。余更備嘗。至

龍學人

疏

此。境。如。八。  
日。今。月。月。  
情。登。記。  
情。登。記。

無所不有。余向來困頓。大率如此。而陶吳許列  
仙善療衆病。遂以向日所乞之二大士者。乞之  
三真人。世或有與余同病者。必不吝莊嚴院宇  
以應。魏鍊師之緣矣。時余居馬鞍山之化城庵。  
醉臥不能起。口授叔潛為書于冊。

○觀音庵勸建文昌閣募疏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鶴髮變垂髫。一生多少  
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此摩詰墮淚之句。當

門三十  
一應中  
却少現  
文人身  
而為說  
法一語  
是大缺  
是居士  
是七佛  
以來譯  
經師送  
為補却  
此句

知苦諦寔居道品之首然英雄以一大事因緣  
消其悲憤而眾人習董不言苦則諸佛遂無接  
引之權于是以福德引之凡有希求無不如意  
則普門大士于十方三世中其最無量者也天  
下文人每為功名所愚落第之苦三年一歷與  
漂流巨海推落火坑等無有異普門大士所為  
興無緣慈而發菩提心舒手手眼尋聲而救者  
亦必以此為第一義矣秦淮佛法衰微不知一

藏經

卷十三

大事為何事壽上人為雲棲高足欲于觀音庵  
後建文昌閣以攝諸士之文心而啓白門之文  
運蓋欲于大士千百億化身中首現文人身而  
為說法所為先以欲鈎牽後令人佛智也募凡  
四十八單單金一金米一石以表安養導師四  
十八願之數蓋大士為淨土補處世尊故為諸  
善信預植淨因而以此樓閣資糧遂為樂國津  
梁則財法三施兼擅其勝此即上人之大心而

精舍

余為誌其本願蓋欲以文人而修淨業乃雲栖  
大師之衣鉢如是

螺髻庵飯僧緣疏

高皇帝目鍾山言堆螺髻于天邊正與無礙禪  
入庵居當戶此即法眼道場居清涼山謝公墩  
之間為金陵第一勝概余既買園以施興復古  
刹一時宰官若大司寇姚公岱芝侍御郭公丹  
葵輩各捐俸以助莊嚴梵宇而飯僧之資資於

藏經

卷十四

十方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乃至飯阿  
羅漢辟支佛百億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  
證之者此土凡聖同居而聖果如優曇鉢華最  
為希有安得無念無住無修無證者而設供為  
然常不輕大士每過聚落輒曰我不敢輕于汝  
等汝等皆當作佛是則博地凡夫無非諸佛孰  
為有念有住有修有證之者而差別之普門解  
項上纓絡一分以供如來一分以供下賤乞人

特山云  
淨業行  
本應當  
念未來  
加正足  
此義

疏云  
北是  
林常  
勝真

疏云  
復舉  
殷勤  
記

博凡云  
二者皆  
是佛所  
不許

正所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今以飯僧之資設供於凡聖同居之會。一時香積主人已自不減維摩。若復以此資糧置常住產以傳之無窮。則千百年後一切聖凡猶享此供。有如一日無異。純陀之供世尊也。無礙楚中尊宿梵律精嚴。三湘九疑之地。人杰所鍾。馳告此語以爲勸發。必有不。甘自墮城東起而肩荷之者。

螺髻庵飯僧緣第二疏

疏十五

疏十五

比丘乞食以養色身。乞法以資慧命。故以乞士之因而感應供之果。則飯僧者飯色身。正飯慧命也。佛律禁諸桑門畊種商賈師巫一切資生之術。正以饑瘡所迫。累心不淺。故日中一食。慎不容再。蓋謀道謀食。慮其相妨。與儒者食無求飽之意相類。亦與孔孟轍環傳食之法畧同。顧印度委心佛制。比屋修供。震旦緣慳。多生揀擇。夫行乞者不能貧富等視。修供者不能凡聖交

叅皆揀擇相也。梵祠次第持鉢。檀施次第設供。方是恪遵佛勅耳。無礙禪師梵行醇篤。論議清辨。邁于等夷。先以法喜施人。如饑救食。而諸財施者亦盡化作禪悅上味。共證無生。忍時此食乃消耳。今其禪侶募告四方。而屬余爲疏。余惟禪宗微言。妙諦不可稱量。而募引緣疏。反令宰官居士著筆。正如盲人咏日。有何義味。或者九天大地。皆以同類化同類。欲令語言易于通曉。

疏十六

疏十六

耶

三峰說法緣疏

竺乾之教自達磨西來。爲此土宗門鼻祖。嗣後禪淨講律諸家。相爲盛衰。而靈山昔日拈示一華。常在人心。中開敷不至飄墜也。本朝高皇帝誦孔子西方聖人之語。深信大雄氏法密符世尊付囑國王之言。今世不能憲章聖祖宣暢正法。猶然誦法先朝儒生家擯斥浮屠之餘唾。則

此年知  
今人知  
為文之  
樂

生今而反古。不明邪正之異教。而等之白蓮。無  
為之倫。則指甲而為乙。或以法中敗類之徒。而  
疑其立教。則以弟子而罪其師。幾何不以衣冠  
中。亂臣賊子。而欲按劍鄒魯也。三百年來。宗門  
冷落。漢月大師。以智慧燈。紹隆佛種。實佩雙髻  
祖師之正印。所出追頂念佛。精進參禪。諸法皆  
獨抒胸臆。得未曾有。乃至開堂以來。著述滿車。  
皆如金鑑之決。翳寶筏之渡津。顧其門庭高峻。

流離集

疏十七

王謝  
諸公  
此

難解難入。而維揚一片地。宗風素微。頗深瞪眄。  
或有小小機智。又輒生狂解。將為黑風飄入。羅  
刹。則契上人特請大師。宣揚正令。直接諸祖之  
燈。三吳佛法。自此流入。廣陵亦如初祖之自竺  
乾而震旦也。諸宰官居士之誦法。鄒魯而憲章  
聖祖者。其必明于古今之異時邪正之異教。與  
夫本教中賢奸聖凡之異人。不至因時廢食也。  
則必弘護讚嘆。令人心一花五葉。不至飄墜。

以無負靈山拈示之旨。而余疏其意。以為之倡  
導。

許云時  
無英雄  
遂使  
子得成  
功名自  
是即宗  
真何今  
奈何今  
人新呼  
人以聖

○馬鞍山化城庵募疏  
里中無他山。便以龜馬諸山為巒岫。宜一土阜  
耳。然山態與人情相接。人習而樂焉。雖泰岱華  
嵩之仰止。不是過也。夫中國無妙高崑崙。便以  
泰岱華嵩為方岳。亦如以龜馬為巒岫耳。天姝  
仙媛。世不得見。便以西子為絕色。亦類是也。自

流離集

疏十八

賢而輕  
與人以  
英雄耶  
山水美  
人亦同  
此感

西子又不多得。而桑中陌上。皆西子矣。情之所  
鍾。搔首踟躕。較之吳宮乍接時。情景豈有異耶。  
雖然千載而下。寔不知西子為何物。安知苧蘿  
山中。館娃宮裏。勾踐夫差之眼界。一時絕不得  
好女子。適逢夷光。便爾意銷心死。耶余觀今日  
文人才士。真寔以為絕世獨立。可與但死者未  
必果能驚他人。則今唏噓乎古之人。寧自神往。  
而吳宮人未必大異于山陰道上婦人矣。化城

梵刹在馬鞍山之麓山爲里中西子則西子  
面上靚飾也今靚飾銷薄如夜深朝暎時願諸  
人各施粉澤爲美人助粧如見西子而尚香粉  
澤是與魚鳥之高飛深入者等耳

○鉢堂修街募疏

本朝周顥仙尹蓬頭鐵冠道人張遐邇冷協律  
諸仙俱流寓舊都之鉢堂向在冶城今移舂虎  
踞關畔雖尚在都城而彷彿洲島平巒曲阜綿

徐云筆  
皮作款  
池大街

亘十餘里余初過此中如玉恭伯入櫻桃園芳  
艸鮮美落英繽紛而瓊宮琳宇掩映蒼翠令人  
心遠亦令人意消獨以路當清涼龍潭間山村  
樵徑款款湫隘四方雲水之望紫氣而來栖託  
者泊宰官居士之接駟連騎過而問道者或遇  
風靈晦冥則踏雪衝泥躑躅不前乾貞羽士乃  
募修街路以利躋攀因憶漁人入花源處處誌  
之尋卽迷失後遂無問津者豈右羽士之一朝

厭神界而不至奇蹤隱五百也它年炎石策杖  
披髮嘯歌其中卽當以此爲緣起

○爲余集生告佛疏

伏爲原任山東巡撫今被逮余大成夙屬清操  
堅持梵網始於尊信西方繼乃兼行泰究贖潭  
以廣濟生靈躬庵而紹隆佛事初廣儲卜築清  
涼原有同修淨業之約會大成放歸田里亦有  
不復出山之盟不意聖慈隆眷深感知遇於一

言會當國步艱難遂遭冤愆于千劫亂兵東逞  
方傷偕隱之無期緹騎北來忽悵同心之安在  
昨者偶過梵宇爰動棖栳維新之悲聽彼薊門  
益深死生契濶之感而世間成敗論人炎涼改  
步從來建刹買生祇因情面而奮至則轉顏  
易向反疑佛法爲不靈生而無與爲援死則  
以何爲怙恃特偕原住濟生庵首座等同發誠  
心共詣庵中修禮慈悲懺法十部併誦法華般

此說專為僧命都捐之人破除疑網全所願

若諸經楞嚴大悲等咒將大成無始劫來身三口四諸業如河沙聚懺令清淨又將八成無始劫來持戒修福諸善至毫髮許回向菩提竊念師子乘色身而獲全慧命永明懼重而終遂生全此皆法嗣之龍象苦諦之導師生死一如殺活何異第恐怨諸佛之不救而宿命都捐抑或訪佛法為悞人而三塗永墮是則哀替關乎大教匪特大成一人而予刺自有同心何但廣

疏集

疏廿一

薛云切切諸義

懃數輩當知定業現逢大覺尚云難追而先罪消滅契經亦有明言若疑作善而降殃咎好生而得殺此不識天道何況佛乘廣懃輩欲與住持諸衲緬懷勸造之初淨社諸爰追尋託弁之好而倡此微因以圖依救願大成仰仗勝緣益堅淨念永離眾苦之緣蚤遂生還之樂盡此報身竟皈安養謹疏  
○丙辰為慈母告佛疏

此說專為僧命都捐之人破除疑網全所願

哀子廣懃一心皈命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華會上諸佛菩薩伏為先妣沈氏廣音自春夏以來病苦日深這初度之辰道心轉切乃啟禮懺之期即發往生之願追今六月朔日疾病彌增醫藥罔効廣懃發心頂禮妙法蓮華經一部欲仗此法力以銷宿愆冀增間浮提之壽命併種極樂國之深因豈期定業難逃大限忽至當呼吸未絕之時已設像稱

疏集

疏三

毛云今我諸君心地清涼因者可知

名助其繫念恐神識奔馳之後于四生六道猶未脫離特請禪侶八人圓滿法華一部於今日恭就佛前祇申回向伏念先妣存日積習雖深蓮因已植亦曾夢受地藏之記景現西方之祥于病革之日猶脫簪而造像方呻吟之際亦負痛而持名夫洪名十念屠兒猶入胎佛號一稱幽冥即歸淨土今以禮經功德廣懃生平禮像持名長齋修供讀誦大乘慈許眾生乃

至一念之善如毛頭許皆悉回向先見廣音并  
以先妣生平所持般若心經七俱胝咒西方三  
聖名號所造觀音准提地藏尊像三聖并誦經  
禮懺然燈懸幡施食買生月齋日齋乃至一念  
之善如毛頭許皆爲回向淨域伏願釋迦牟尼  
佛阿彌陀佛法華會上諸佛菩薩皆爲證明同  
垂護念令廣音無始劫來罪業悉除一彈指間  
慈光接引即得永脫苦緣徑生極樂蓮開上品

蓮華集

疏三

之花佛授一生之記然後普濟沉淪同歸安養  
此則塵沙佛之弘誓尤無量光之本願展此深  
心仰祈加被

○丙子爲大兒告佛疏

伏以長男人月以九月廿九日卒然世竊恐  
向來世智都爲障道因緣綺語文人免依業  
淪墮痛不可言苦不可言簡閱大藏經一切  
薦拔幽趣止可度以人天未能直超二界則一

時善利仍是苦因若往生淨國一法之須生前  
神栖安養及臨終一心向往今已後追恨無  
及惟有不空大灌頂光真言加持沙上散棺墓  
上能令亾者徑生極樂如智圓母骨于土面  
可爲明鑒爰請諸大善知識爲之加持昔以此  
湧津度慈母今以救援人月伏願人月中陰之  
中乘此祕密神咒不思議力衆僧威神之力眷  
屬精勤持誦之力及與亾者本有佛性之力累

蓮華集

疏四

劫以來所作衆罪如微塵滿斯世界一一消滅  
所作衆善如一沙一滴一一回向西方應時即  
得光明及身捨離苦報往于極樂國土蓮花化  
生追念華嚴一句之偈常作白毫一相之想以  
見佛身故即見佛心依此珂月之光永作人中  
之月謹疏華嚴偈永作人中月法華  
臨終設像助生世尊肩間毫相白如珂月  
寶筏重復宣說尚恐流通未廣 自記



○○○全真道院募田疏

高帝定鼎建業便有周顒仙來告太平嗣後乃  
有張玄玄冷協律尹臨洮張鐵冠諸真皆十方  
雲水流寓治城者自全真堂廢白雲道士徒居  
龍潭虎踞間而十方全真之客于茲上者未有  
栖止余惟浮屠氏叢林天下鱗次而全真之接  
衆者江左缺然豈玄釋盛衰之數遞相升降而  
會逢其式微耶儒詆二氏此韓歐殘藩置不復

疏集

疏二五

論乃後世漫以三教一理之說和會其間儒傍  
西竺以標旨玄撫內典以名經將以息諍而諍  
滋甚蓋三家面目不同處猶存本真若形似影  
響間淆訛益起瞞肝之害過于掊擊此猶縱風  
而止燎也夫大小頓漸五時八教中尚自不倫  
况三氏之鼎峙哉內典自人天教以至一乘圓  
極階分五等儒者人倫之至以五常立人極仙  
道數種至于拔宅冲舉作賓上帝而止一人一

豈無  
出三界  
入于此  
中現身  
者然教  
相自當  
如是  
自記

嘗見  
頂部下  
品成就  
皆証列  
仙往來  
天上  
自記

天正與釋尊之初教相當耳儒者主持世間固  
二氏所不能訾二氏之徒則自相排擯玄宗言  
佛子觀空習定不識金液還丹沒為精靈之鬼  
夫心性不屬精炁豈着孤陰卑提見性自足該  
命留形宅性其所不屑者邇來禪家有人無煩  
更辨獨禪宗以靈真馭氣鍊神判屬邪因而詆  
訾週峻至以此為學人一大障難余獨未欽其  
說夫能仁既昇忉利慈氏亦居兜率其諸天中  
聞法得道之流一種英靈俊偉之氣必有百倍  
于人中大丈夫奇男子者至如耽玩天樂力盡  
箭墮亦似人中愚癡無智者耳豈無上妙法不  
以付囑天上英靈俊偉之士而必屬之博地凡  
夫耶儒者治世語言尚謂不乖實相乃諸真萬  
靈為玉帝清臣遊戲天界顧不得與治世諸儒  
比肩且參同悟真皆挾周易闡奧今不斥義文  
而獨擯列仙又何以明法王之廣大而謂一切

自云和  
三教  
見十秋  
大識眼

法皆佛法也。然則迦葉埃補處于雞足。南岳願  
長壽以度世。其不以玄宗為贅。懸矣。惟甄別其  
大小頓漸之殊。然後可為會通。本末之論。故昔  
人言二乘何過。而欲不修者哉。余亦曰。人天何  
過。而欲不修者哉。如此雖復和會其說。以同皈  
一源。自與瞞肝之論。不可同年而語矣。乃琅簡  
慈書。既無結集翻譯時地。可稽真人口訣。又往  
往謂非載籍可傳。則兼總性命之旨。舍十方雲

龍藏集

卷二十七

水誰為度迷之筏。茲完白鍊師募田以供玄侶  
而祠周顛仙以下五仙。以為主盟。此不獨眾真  
之旅泊。抑亦大覺之初機也。余小築祇園。與茲  
堂地址相接。將于此簡閱玄藏。且就高真之至  
止者而問津焉。乃為文以告于三教中大心弟  
子。  
○直樹林募疏  
文人結習深重。初祖徹底破除。此如以水救火。

徐云具  
此清骨  
想見赤  
耶道人  
踏水雪  
嚼梅花  
慈時余  
骨擬枯  
士禪宗  
散聖

以冷療熱。醫家之對治也。若授以彌勒天台之  
名相。迂回絡繹。晝夜役心。使不休息。此如以毒  
攻毒。以楔出楔。醫家之從治也。應病與藥。各有  
時節。因緣。雖不必合。則雙美。自不當受一非餘  
也。然文字復有多種。文人耽着綺語。不能于此  
中轉身。語以一大事。尚致河漢。一切台宗相宗  
或未夢見。見亦如隔牆壁。且無緣建立。何況掃  
蕩。則欲于耽着處引之令出。當即以詩文為佛

龍藏集

卷二十八

事。庶得觸機領悟耳。是故不受一塵。則性相二  
家亦屬掃蕩。不捨一法。則世間文句都可建立。  
你若無心。我便休。一小艷詞。尚有因此悟入者。  
安見詩文為參學障難耶。經言先以欲鉤。羣後  
令入佛智。香山亦言。先以詩鈞。羣后令入佛智。  
良可念也。余于緇流中。得石門羽士。中得玉蟾  
最傾心相向。欲邀其勝語。拈向世人。然于石門  
刪其宗教之語。于玉蟾刪其鉛汞之句。正以破

林云自  
叙游歷  
所至歷  
歷可念  
昔丁憂  
佳言先  
生少年  
遍歷四  
方殆無  
一缺可

佳令讀  
此文則  
又處處  
可作如  
天佳苑  
佳乃至  
佳佳臨  
宜而佳  
無所不

鹿離集

疏三九

兩家之面目。逗文人之機緣。而與諸同社供養。詩。神雪航于直樹林中。以當初轉法輪之鹿野。○。○。泗水庵募疏。余生于厘市。長而不憚。時徘徊雲栖西溪澗。泛舟而往笠澤。入靈威丈人之洞。出眺石公龍嘴。乃買山其中。負縹緲而望莫釐。以爲可以遺世。迨過京口三山。則瞻華陽之痊。霍歷天目雙徑。則狎中峰之活埋。皆有終焉之志。但我輩入山。

未能以形骸爲土木。常爲樵牧所指。不名爲隱。意反不若朝市間碌碌落落。可偶居無猜也。乃一涉大江平原。萬里千古英雄車跡尚存。止供憑吊。不堪棲息。卽燕然一帶雲霞蔚起。亦但以馬頭遙望爲佳耳。其他山澤足不能徧。乃卽舊京而結庵清涼山。樊當穀擊肩摩中有寥廓無人之境。栩栩然可獨寐寤言矣。然而鍾阜句曲之洞天。不可問達摩之履。桃葉之楫。千喚不迴。

鹿離集

疏三十

繖山之石靈谷之松。玄武湖之蓮花牛頭之塔。影燕磯采石之大江。不能羅而致之。几席少陵對飲之翁。彭津桑蔴之叟。不能遙呼而告語。每一帳望。未免淒涼。如寒夜衣絺而遡風也。却憶少年往來休復之艸場。叔潛之化城。小艇入山。巒影在水。每月明林際。輒小憩栗山之椒。泗水之畔。庵爲先光祿所葺。與余水一方相望如帶。今天涯游子遙睇茲丘。正如故人遠在雲端。不

覺情飛色動。會流賊四起。舊京繹騷。又當以他方爲清涼世界矣。乃休復云。叟叔潛筮仕昔會何可再得。如劉阮客天台。故里人民都非昔日面目。惟山河如昨耳。方知會心處不在遠。息心人處處是道場。昔如來以足指按地。此堪忍境中。卽成百千金寶嚴飾淨土。但螺髻梵王了了得見。他人無緣得見耳。思魯周君欲于家鄉田地寂滅場中作興復想。作常住想。作名山大澤

想此亦螺髻梵王之流亞也。乃因其請而為之前導。

○西湖種月庵募疏

西谿無用禪師向余言。今時大善知識開堂出世。說玄說妙。而貪着名利。多游族姓。此輩無解。作師為利。創說猶止。輕垢而未得謂得。未証謂証。墮大妄語。不如向荒山中。把茆蓋頭。耕田而食。猶是衲僧本分事。余嘗擊節此語。然世尊遺

疏三十一

疏三十一

教禁制。方仰維下四口邪命之食。今釋種荷鍾。剗艸掘土。正是下口。方墮邪命。與遺教未愜也。偶見中峯大師詩云。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鳥頭看田水。俄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鳥頭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解笑人人死。出生原是你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犁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快讀此語。可為遺教注脚。不覺爽然自失。

疏三十二

疏三十二

以為耕田種苗。大非衲僧本分事也。翠亭禪人向結菴于昭慶東偏。為西湖之濱。新河之畔。田疇交錯。如織去兩峰咫尺。而桑麻歷歷。良苗鬱然。梵唄聲與農謳。牧唱相和。今翠公既逝。鞠為茂艸。法孫德初。拮据剝復。便欲築宇依林。卓菴當坂。却念此中宰官居士。諸士善人。于滾滾馬頭。勞勞駒隙中。而謀死時將得去者。則何須水落石出。方乃神栖安養。即正當主伯亞旅。俶載

徐云。余意猶好神仙。願得王子吹笙。鸞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艸便了却一生也。

○種月庵第二疏

游人初至西湖。未見湖光山色。便聞潺潺水聲。遙墮天半。令人尋裳濡足。則湖水寫入新河。如後湖別出之渚。滙為青谿。而漸入于秦淮也。每

卷三  
得湖山  
欲勝抱  
不忍釋  
畢竟有  
神思

詩云  
地指點  
告天勝

當月墮波間。艇搖烟際。廬舍倒浸影。若蜃樓亦  
似置身秦淮青谿之間。然此中登覽有餘地。而  
寒流常駛。不似酒樓接甍。淮水難留。又此去湖  
山數武耳。而鬪雞走馬。嬌歌妙舞之畔。忽然犬  
吠籬下。雞鳴樹間。却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矣。  
如桃花源中。黃髮垂髫。往來種作。與魏晉風流  
艷冶之地。只隔洞口。又如世間迷悟覺塵。聖凡  
升墮。天壤差殊。而立地變易。祇在瞥然轉眼處。

沈隱君集

卷十三

耳翠公禪舍為胡休復家去病諸子護持結構  
今休復溘先朝露去病躑躅仕途余復嶽崎未  
遇寓公白門乃為其徒德初謀興復廢址于荒  
烟野艸而取中峰種月之語題其額蓋有感于  
烏頭白骨輪轉無窮欲以片言喚醒瞋睡故為  
南陽躬耕之客柴桑荷鋤之人下此一轉語耳  
江南千里內山川之秀金陵與武林並峙乃錢  
江足敵曲江而潮汐有山屋之勝西湖足敵後

聖關云  
正此拔  
一切業  
隨根本  
得生淨  
土之言  
即此契  
是秘密  
神咒

湖而轉汎容與了無國禁若新河清幽平遠欲  
勝秦淮而名不出里閭所謂有遇有不遇也吳  
越佛事寂盛茲必有施樹祇陀布金長者起而  
落成之則平原曠野又轉眼而成琳宮瑤剎如  
楞嚴之壇彌勒之閣矣  
○○丁丑為亾姬告佛疏  
秣陵優婆塞戒弟子卓能儒法名廣懋上告十  
方三世諸佛菩薩之靈曰諸佛有大慈愍兼度

沈隱君集

卷十五

六道超拔幽趣接之人天此一切惟心大不思  
議神力也衆生以情識卜度狐疑不信如取螢  
火燒須彌山此一種情識正是生死根本諸佛  
所不能救也乃或拔之人天之外引而置之淨  
土之中則以諸趣本有佛性故等與太車無二  
無三亦似度人之不止于人天小乘也廣懋因  
高氏智華之亾生大驚怖轉哀痛心作津梁想  
作厭離想作無生法忍想展此深心懇祈毘盧

遮那盧舍那釋迦牟尼阿彌陀諸如來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彌勒地藏諸大菩薩為證明接引也彌陀自言聞我名號一念慈心喜悅者皆令來生我刹中則智華亦其儔也然而眷屬之意防其墮落助以勝因與諸佛心等一慈愍無有窮盡也今于七七日中為誦梵網令三皈依受此菩薩大戒如世尊言誦此經律能令亡者得見諸佛也為禮水懺以三昧水湔洗冤業如

疏三

疏三

袁盎之于晁錯也為禮梁皇懺以菩提心消彼夙習如邠氏之脫鱗身而証天身也持大佛頂咒欲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也持大悲咒欲一切地獄自破碎也持不空灌頂光真言令屍陀林中光明照身應時即觀無量光也誦彌陀經願聞是經及諸佛名者咸得不退轉也持地藏經以誦此經三徧七徧經聲畢時惡趣眷屬當得解脫也持金剛般若以般若智降伏

薛云句  
句本領  
之言不  
得實其  
吉慧

魔竟也依瑜伽教觀字種設放法食令一切刀山劍樹餓鬼傍生皆成正覺也誦妙法蓮華欲是女人聞此經典一句一偈能解一切生死之縛當往安樂世界坐蓮華中寶座之上也誦佛華嚴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也諸佛以顯密二教廣利幽冥今為指出宗趣所歸轉經而不為經轉雖密亦顯也若棺槨之前鍾磬震悚梵唄薰習亡者默轉于法輪之中如螟蛉之

疏三

疏三

化為螺贏而不自知雖顯亦密也如上經咒所開功德或順凡情而引人天或究所得而攝之淨域或生前歷其耳根或死後導其冥識良繇一音說法隨類信解種種逗機証果不一智華生前根器但知西往今廣催一心以安養為主餘行為伴則一切皆西方正因如百川之朝宗于海也願智華乘此三寶加被之力累劫眾罪如山如岳皆令銷滅所植善根一沙一塵皆

爲回向法界也。伏聞諸佛菩薩能現無邊身具  
告眷屬生界。或于夢中親領是人于諸世界見  
于眷屬廣。不願接夢。竟于方士而墮鬼趣。授  
劍。盒于海外。而種仙因。但願冥漠之中。示我所  
生之界。或于寶池行樹之前。羅網欄楯之畔。而  
見智華之開敷也。雲栖本師。殊宏以眉山蘇洵  
知有極樂世界。乃不爲其先。求生極樂。而求  
生人天。以爲涉獵內典。而未窺正法。然則度亡  
之必求西往。亦如生者不願人天小乘之果。而  
冀諸佛之攝受。諸大菩薩諸天地鬼神之護念。  
則今日種種佛事。回施有情。不佳于相。皆卽有  
漏之因而證無漏之果也。

藏漢云。據此公案。人畏于淨佛國中作一  
大富長者矣。七七日後。遂成銀臺往生之夢。  
可見諸佛所許是真實語。





也。彼隱君子者。其亦信陵之夷門。子房之黃石。乎。因思國家正史。大有與稗史類者。如四皓事。或指為真。或指為贗。亦與商丘道士。芒碭至人。同隱顯耳。

題螺髻庵冊

聖祖誦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世儒方以此為莊列之寓言。乃聖祖獨誦法之。而以帝王欲滅二

卷之三

卷之三

氏者。為小聰而大愚。是則不獨。皈依浮屠。亦且欽仰。莊列宸聰。有超越儒生。萬萬者。于是創復齊梁諸刹。于建康時。遂有周張諸仙。來告太平。蓋應運而興。以統理二氏。暗助王綱也。乃南唐遺跡之在舊都者。惟法眼道場最著。而清涼特如馬夏山水之一角。茲無礙開士。獲遺址于峭外荒林中。則雲山不改。江月分身。文忠公清涼原詠。頓還舊觀矣。開士廣發大心。宏開藁席。余

許至善  
言天大  
之除莫  
過于此

願為祇陀之施樹。復兼給孤之買園。自此蓮社。鹿門。比屋而居。遂成淨國。庀材經始。便已簞糧。覆翠策筇。一過輒覺。巾舄生雲。余惟高帝。視鍾山為清淨身。直以螺髻作三十二相。中無見頂。相然非莊列諸書。幾不聞西方聖人之語。則莊列其竺乾之前驅耶。自古拔宅冲舉。諸仙無不默朝上帝。為金闕之清臣。乃內典六念。亦始于三寶而終之。以念天。今三宗互相排斥。多見其

卷之三

卷之三

不知量也。吾家忠貞公少而馭虎。已隸仙籍。高帝言韓愈詆呵佛老。而家出仙人。以為天地之大機。則當于龍藏外。別貯八角垂芒之書。于岩中。覓十方雲水真人。袂腸浣胃。而秘誦之余。願與今世之憲章聖祖者。共成此庵。以為論道栖真之地。而誌其語如此。

張云聖祖註老子註四十二章經集三教大成世儒眼孔小妄有訶詆得此一解惑亂

三應  
徐說法

○修葺文昌祠題詞

世傳天垣列星。墜而爲石。或化爲異類。而最著者。化爲將相。必照耀九州。流芳百世。文昌所化。則屢世爲名臣。自春秋降爲張仲嗣。後歷世皆冒張姓。余友蘇品一氏。自八閩來客于金陵。下帷蒲館。之文昌祠。弟子日進。其中高才碩士。後日皆當出爲公卿品。一亦惟取紫薇所降歷代名臣事功。相勗耳。文昌爲紫垣一星。張氏又紫

題詞五

題詞五

垣降生之一姓。閩又紫垣棲止之一區。而海內名宿之與茲社者。則不獨一方一氏爲可沾紫垣之加。被應列星之餘輝也。因笑謂諸生。昔王謝隱居鬼谷。而蘇張皆出其門。是爲千古押閩之祖。今文昌歷世現身之家。與品一又世爲良友。不亦異乎。遂因修祠之次。而爲之引。并以五龍游名其亭。蓋鬼谷抵巇之術。取象于猛獸。驚鳥之發。而必始之以五龍也。

徐云東  
被活現

○○題楊龍友書

書家盡態極妍。祇如義學沙門。文人之書。則西來直指也。龍友于筆墨畦逕。脫落都盡。故千山秀色。現清淨身。明明祖師意。只在裏許。然亦有自詡別傳。不諳教相者。欲離書家死法。又墮文人活計。如龍友深探南北二宗。方能脫離一切。未許通宗不通教者。橫拳豎指。

○○題應真卷

徐云東  
被活現

題詞六

世尊以華藏說法。聲聞如聾。乃于鹿苑。權說三乘。皆欲導歸一佛。乘故則聲聞所逗之機。卽是耳根圓通也。世因敗種一語。遂不讀阿含等經。不知羊車鹿車爲何等教。于是多退失之。大心無豎出之聖果。以于此方之機。不接耳法。華授記乞士。皆成正覺。正與龍女無二無別。而飲光尊者。教外一燈。已直踏毘盧之頂。今教家昧因諦之果。而禪宗忘西來之因。請于此諦觀直下。

卷三

徐云數  
行之內  
恭白春  
清悠然  
可想

便覺此中具足三十二相。又復當知此三十二相。俱是虛妄。方不向諸相上作活計耳。

博山云。聲聞授記。迦葉傳燈。二乘何過而不修習。

○題寒氏詩

國朝類冠進賢而刻集。不則詞客以此為羔雉。夫貴人本不習詩賦。於熏灼喧阗中。強作解事。詞宗趨勢附利。又以詩彙作一部仕籍。安得有

題跋七

字句可傳。余少鄙此輩。一逞孤峻之意。每欲直翻二百年惡態。顧嶠崿崢嶸。流離轉徙中。所得篇什。如趙明誠金石。隨時散去。今則持綺語戒。間一吟咏。為寒山古佛耳。乃吾小阮寒氏少負夙根。霧慧絕世。如迦陵頻伽。居殼中時。已超出世間一切音聲。與吾兒倡和諸詩。無一點塵氣。青蓮豔稱金陵子。云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遂繼之云。楚謠吳語嬌不成。似能未

薛云其  
語甚活

能最有情。今吳俗浸陋。每一發譚。必言韵是某聲。調是某曲。音律是某教師。其一種嬌憨宛轉。似能未能之情。非青蓮固應不解。無怪寒氏謂此集非余言不傳也。

○題朱元襄印譜

篆刻自秦漢以後。至宋元衰。明興乃有壽承。初闢此道。雪漁繼起。直駕宋元而上之。秦漢一燈遂屬新安。與詩古文詞之盛于秦漢式微于

題跋八

毛云文  
勢如春  
九一機  
乃游無  
際

宋元而突起于本朝。中原諸子無異也。顧中原諸子而後。徐袁鍾馬。翻案見奇。中原氣息奄奄。狼狽殊甚。獨此道未有駕軼諸君者。令雪漁得以籠罩後來英俊。而朱元襄擅其勝會。以游江淮間。直使當世無兩。其亦雪漁之技有超于青雲白雪諸句。令人不可跨越者。抑元襄尚能以嫺姚方銳之氣。蹴蹋廉李諸宿。將如今日文人之駕軼中原否也。

毛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都不看相應是違句文指余猶不能為相何敢妄

○題薛歲星小照

余少年甲乙古今文人如鷹鵠掠漢河海橫流  
輒一往心傾而具區先生謂是有才而無情故  
嘗以才擬鬱儀情喻結璘如鳥二翼若車雙輪  
今此漂霞飛雪則蒙莊禦寇之示現疎枝冷蕊  
則彭澤輞川之分身於是感人以氣沁人以  
韻呼之為聲而迎之為音是惟天上之番吏而  
人間之歲星

薛云

薛云

薛云予此照出黃圯人手固當與此贊及曾  
咸修之諸贊推一時卓絕

○題方閒先生傳

舉世盡從忙裏過乃肯向死前休去歇去便是  
天地閒人然昔人言靜坐不用功何半悟心空  
則內守幽閒正是法塵影事膺月三十日管取  
熱亂當知隨緣任運中錯誤不少必如永嘉所  
云絕學無為方是真閒真閒人當自有鐵掃帚

毛云正為手中無此等及與諸

薛云

在

○題黎爾瞻小像

商周鼎彝晉宋書畫各有款識人競以無款為  
贗有款為真于是共為亂真之款而盜無實之  
聲乃至忠臣孝子幽人韻士俠客羽流赤髭白  
足各標一欸而真贗雜然橫陳不知真人之游  
世可以為蛟為螭亦可為蝦為蚌如寒山豐干  
普化諸子而後稱無款之鼎無方之民誰能撇

毛云掛屏於

薛云

却手中之扇認取雲中之人乃與爾瞻先生覲  
面而相呈

○九世同居圖題辭

世出世間法可以一字攝之蓋儒者以忍濟事  
極之懲忿窒慾總此法門釋氏始于忍度而究  
竟所證曰無生法忍則公藝所書不獨為同居  
之家法也雖以實父此書當義文之負圖南陽  
之圖相也可

毛云想路無遠

○書黃石友扇

黃石友兄以李陀那畫扇索題。席間傳看。竟不復返。疑化為巫雲飛去也。陀那已別人深閨。不可復得。擬向閨秀中覓可敵此者。庶幾吳之文。似閩之林雪。嗣當索兩君筆墨。以償石友令陀那與傲雪兩君結為冥契。石友當詠如此。聚者何莫。謂兩君如李龍湖所指鄭家女郎。兩個當一個也。

一○題畫

山公頭上冠。仙人手中扇。只此便欲辭却塵中。成人外交矣。豈獨人外。便當在羲黃之間。堯舜之上。何以故堯舜之上。事只三種。除却靈鷲。王便是列仙丹鼎耳。

○題龍砂秘冊

丹經言上士神交而體不交。中士體交而神不交。若據靈父聖母之旨。則神與體俱不交也。只

蓮云是士婆心作此平心之論

毛云此亦疑是義黃以前語

毛云此亦疑是義黃以前語

此一家便列三種。其中皆秩世無定論。然四大

五陰。何關生死。不獨內典白骨不淨諸觀。無此虛妄因緣。即於列仙品位。亦定非高等仙籍。隸天欲界。天人淫根不斷。亦只是執手微笑而已。況上此而無色天乎。乃世界衆生。既以淫慾根成男女相。為生死因。感父母精氣。生精氣銷盡。乃死。則能盜精氣者。必能爭遲疾于生死之間。如抱朴子所指延年接命之事。當不誣矣。此中

交接之事。即未能作嚙蠟想。亦須具鐵石心。則是姪根稍薄者。方能為此。亦非凡夫所能至也。凡夫縱能節慾而姪心潛伏。不如從此入路。調伏血氣。令其日就銷落。漸生厭離。亦是入道方便。起過節。欲入數等矣。愛河慾海。必枯其源。節欲乃遏其流。此獨令河水逆流。較之儒宗。必為深妙。若過執此自足。便謂于道相應。此則遂如糞砂。終不成飯。如謂此事於道太為障難。至不

卷三正  
集同此  
世無外  
果否

薛五珂  
月根器  
難何阿

如凡夫終日行姪者恐成偏見但開闢人須防  
失足耳然凡夫行姪明是必死之因何以獨不  
防死此術猶是防死一策也至于大根器人一  
超直入自非所拘若彼家所云世界從此建立  
定須從此入道者則又波旬說耳

○○○題大兒書扇

丙子八月十八日余五十初度大兒猶向螺髻  
庵中同諸衲爲法界衆生轉誦華嚴頂禮懺法

渡難集

通微十三

設○而○然○大○士○位○召○請○河○沙○饑○虛○之○鬼○施○與○法○食○  
親○聞○而○然○何○阿○難○言○汝○七○日○後○當○墮○我○類○之○語○  
相○與○怖○愕○今○未○歷○旬○朔○而○老○人○率○諸○眷○屬○爲○其○  
轉○經○禮○懺○諸○僧○乃○召○請○大○兒○名○字○于○鬼○錄○中○昨○  
日○街○前○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屍○到○此○而○不○驚○  
不○畏○此○亦○幾○死○之○人○矣○乃○忽○于○雪○公○手○得○大○兒○  
所○書○扇○爲○聽○噉○噬○師○說○法○詩○則○是○月○廿○二○買○舟○  
歸○里○午○後○解○維○時○手○書○也○其○詩○云○梵○剎○何○成○壞○

問答云  
直以諸  
持示亡  
者與之

靜心自盛衰乍飛雲外錫先白座中推與衆期  
登岸隨緣趾救饑緝瞳懸舍利霜頂立芻尼修  
觀吾非我持名爾是誰三車歸一實五葉攝千  
岐有漏因都掃無遮會在斯談談頑石許病病  
妙花吹昔現文龍虎今稱律象獅願依開士戒  
不負法王慈余方未知彼所生界聞面然部落  
中諸鬼橫集不勝悲啼而忽見此書已識吾兒  
生處反似祁公見嘉賓亡後諸續愁憂乍釋以

渡難集

聖殿十四

爲庶幾可以夕死也蓋我輩淨國因緣隱隱種  
植胸次未嘗拈向額前因世間佛法墮落窠臼  
如禪宗諸老一喝一棒淨業行人持珠膜拜義  
學沙門鑽紙筭沙皆作梵剎中晨鐘暮鼓等閒  
看過又見此輩粧點規模如見富人之怪貴人  
之俗少年之輕薄文人之無行各各成一局面  
未免起一番厭惡想破除想是以意向所注而  
口中每每不言譬如春女之懷春秋士之悲秋

木嘗時時說破而一種眷戀專注之意有不能  
自解亦不能告人者如醉如痴偶然露出一句  
情詞便是真實肝膈又如夢中之人不往不來  
而恍如親面較之莊嚴迹像造立間架者却似  
納采問名玄黃筐篚大非男女情事所鍾彼口  
中稱說不置又似愚痴無情之人而謬作相思  
之語直覺面目可憎耳若謂我輩果能秘實行  
權圓融無碍固是妄語而謂與彼步步着有具

口說空者一律真如鳥鵲不倫也昔人問學道  
云何得不退轉答云一信之後更不復疑便是  
不退轉也今此詩既深信此難信之法而修觀  
一語具足空假二諦持名一語逗漏叅究機緣  
且又躬對噬師發願持戒則信願行三資糧已  
備豈非西方之公據阿鞞跋致之證明耶又生  
平每每忽忽不自得一切境緣常不愜意即遇碧  
水丹山花朝月夕亦絕無留戀大有厭薄塵世

之想是日清涼一別不復再見便是父子永訣  
之時而忽露此消息豈非晁后一句明明向入  
道破耶昔昌黎不信浮屠氏語而以超拔幽冥  
諸法謂是以妄塞悲然而究竟言之則真妄本  
非兩途如云無明即佛性幻身即法身此波即  
是水妄即是真之義也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  
夢是水即是波真即是妄之義也千畢竟空中  
而亦妨熾然西往則謂余等自以羨寒悲也可

薛云應旬於此事能不俱推固藉慧力一空  
之耳昔予少年好排笑宗乘一目觀殤兒垂  
絕合掌誦西方號汎濫相勸爲之迴腸以迄  
今日此十二年胸膈間事未經落紙茲日觸  
緒偶然拈出

○有用道學編跋

韓子曰纂言者必鈎其玄此纂言之的也命之  
爲玄則一句中三玄一玄中三要皆爲纂言者

功業  
論則先  
生之遊  
以矣

鈎而得之矣。歟若部數口卷而攝以百餘言。謂之般若心。秘密部數千百言而攝以噉字以下。數言謂之咒心。瓊函葦笈無央偈頌而攝以數言謂之口訣。此皆于毫端轉法輪。一漚見全海也。王文成公從萬死一生後。暨良知一宗直以靈知妙心寂常真性。隨手拈出。照天照地。如靈山會上拈花示眾。開千古聖學之宗。朕矣周海門先生得其衣鉢。為南聖。卿時建祠崇祀。以為

雜錄

卷十七

登壇說法之所。歸時以此大事因緣屬王子元淳。寓祠中招來同志。經今十有餘年。四方漸能信從。然良知宗趣所歸。雖屢經提唱。各理常新。而文成公微言既絕。所藉著述永垂。加被後學。乃全集刻板舊藏學臺。公署學者多未獲披觀。錢御冷宗伯移文請貯祠中。久而未至。傳欲提其要語。鐫刻于此。以便流通。會有枚卜。幸而選錄未終去春。陶紫園水部出其尊公所輯與王

子商訂以授制氏原集。普被三根。而茲錄單提向上一路。原集獨闡性命。而茲錄并及經世作略。此世出世間之津梁。誠如綸音所云。有用道學也。客有過而見之者。曰。經咒之心。玄宗之訣。皆佛祖自為驢括。今新建片片梅檀。而學人為之節畧。無乃異乎。游夏之不贊一詞乎。余曰。此無論筆削之義云何。亦各各領取曹溪之一滴而已。昔無盡之較定楞嚴。龍舒之會通五譯。其

雜錄

卷十八

中被刪之文良多。若冥樞之于永明。則盡去毛骨。止存千百之二矣。廣說畧說。揚化者逗機。不同樂簡樂詳。聽法者根器自別。若有善會之者。則全本非煩。此本非畧。自當得之。有句無句之外耳。然余更有一語質之諸方。文成公言。良知乃造化精靈。生天生地。今觀此知復從何生。幸于此中下一轉語。

跋五日詩



毛云惟  
青蓮能  
知不問  
調者世  
人法法  
同調正  
為不青  
蓮耳

諸詩彙集既竟念近日詞宗無可語者思欲起  
古人而問之會白門有善凡仙者能致青蓮赴  
凡每至輒為青蓮之句累至數卷書畫亦絕勝  
世人余因以五日詩屬其點閱然余社中詩有  
與青蓮絕不同調者而青蓮能悉知之亦一奇  
也  
○影笑着語  
絕世風流誰得似月明墟畔影初斜此余少年  
流離集  
題跋十九

當墟辭謂文君難似似之者影耳後見小青好  
與影語又恰與此類世人當面輪心背面笑故  
太初謂論交山最賢則羅世界惟山情世界惟  
影見末與影締縞帶交遂以蓮花橋當虎谿形  
與影兩不可得三嗟乎憐才者至憐其影才如  
見末何僅相顧而自憐余又當倩罔兩而致問  
毛云余亡友孫令弘有影語語影二小映  
常携小青畫幀自隨恨不能起而與共恭此

七云琴  
分室靜  
何況多  
少  
薛云直  
相為者  
則不重  
步步驟

語必輟然一笑也  
○跋雲栖辨香  
是集成客有疑雲栖著述不宜芟薙者余謂詳  
略各自逗機正如此經大小本詳略不同詳不  
為多略不為少但導人進此大法讀得一處不  
如行得一寸昔晉水節略遺教論黃龍節略字  
鏡錄雲栖何獨殊于馬鳴大士永明尊者又此  
意正師雲栖諸經中雲栖曾節略行願品雲栖  
題跋二十

足

以此經通華嚴余因以此經疏抄為華嚴爾  
○語小篇跋  
帝京為異人方士所鱗集章甫獨擅虱脛蟻肝  
之技為四方所歌咏諸文人集中如摩尼帝  
網之珠重重影現亦如無邊身毛孔中處處皆  
有無央數衆生往來亦一奇也今患卷帙繁多  
洛陽紙貴且自此卒業而屬予一言終其篇余  
謂章甫之技析糠剖枇非所謂纖於毳末之微

篋細于茸毛之方生。視之渺渺。望之冥冥者乎。夫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章甫可謂飄妙翩翩。而神明不能察其情矣。然而文心所合。傾動四方。罄竹爲楮。決波爲墨。而不可終窮。則景差所爲。鋸牙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宋玉。所爲。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者。章甫有焉。是則兼洪纖之殊。而極巨細之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蓋

龍藏集

題跋十二

辨士之口。文人之筆。其漁畋天物。挾撓世情。而流傳宇宙者。不過窮大言小言之變。而止。故諸君以小言始。而余以大言終之。如此。

○○族譜跋

嗟乎。自戰國至靖難。師起于有餘年。而名字支裔。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則譜不立之過也。譜不立。則公族之道不存。今功名著于春秋。積金丘玉者。豈少也。至于懿親則疎矣。夫庭幃家室。

薛三太史公自叙有此筆力無此識性

人道之始。榮回繚繞。古云家難。此衆苦之所出。亦萬行之所歸也。古今文士。侈口皇帝王霸之業。家有父子。婦姑兄弟。而不能治君子。蓋之故。能潤色名行。孝友敦睦。以治其一家。而遡源返始。如一人之身。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然而四海八極。其系皆分于一家。而生于一人。一人之分。而爲路人。勢也。而忍路人之君子。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國家用才。不過數事。其

龍藏集

題跋十三

國經緯天地。通三曰儒。其或著述憲章。不忘前古。其或斷決有謀。諳習軍旅。其或明練風俗。職任屏藩。其或識變從宜。不辱使命。其或批鱗折檻。逆命利君。如此才節。士行所珍。有一于此。足以潤物利生。功蓋一世矣。然我聚族而生。氏某名某。祇須更事耳。人生而不能知存亡歿壽之故。呼吸營衛之根。惜惜食息。豈爲哲人。若神農黃帝之學。近而可尋也。至彼家教典訛。僞金石。

黃白房中之術皆可殺人深入教理邪正自辨  
矣然而縱得冲舉未能出世人生從何來死從  
何去刻聖依稀之旨學人影嚮之談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矣爰有五時四教三藏十二部之文  
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  
夫族氏者因生而有者也由一人之生推之千  
萬人之生又躋之于長生而本之于無生斯其  
至矣今世爲家範宗訓至世間法止矣北齊顏

氏之訓家乃能以家業歸心以歸周孔而背釋

宗深爲謬迷故并誌之譜末以俟後世

○讀李隘氏詩書後

古今修詞家多是新唐書中震霆不暇掩聰之

句耳宋子京謁客見署問有宵寐匪頑批闢洪

休八字笑云此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用

變易其辭乃爾客去公新唐書中震霆不暇掩

聰語亦復如是此等鄙詞尤是余所深憎也嘗

見中峰懷淨土詩多是一心皈命頭面頂禮之  
言不能令人驚動忽其中有脚尖踢出佛如麻  
一句余遂歡喜踊躍今隘氏詩不從尊重審飭  
而得亦是從脚尖踢出者脚尖踢出諸佛是名  
踏毘盧頂

○書慈照偈後  
辟如有貧女腹孕轉輪王貧女自不知腹中有  
貴子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其人自不知我

當生淨土却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此慈照偈

中宗旨爲念佛不發願人下此鉗鎚也姬人

高智華向持此偈生前夢爲閻羅禮敬問有幾

子及問憶慈照偈否歿後余持呪時夢有光明

照其左耳人目夢母持地藏名號人象夢母往

生銀臺中如傳中所云乃平時淨因及亡後加

持之力皆以此願王爲之前導也嗣後象復夢

母與所造三聖像敷座持誦聖像下座繞樞而

雪園云  
拈出此  
何謂淨  
土行人  
眼目破  
除狂惑  
早芳二  
隨

觀雜錄

題張王四

李方山 雲閣云 言華嚴 一生記 果非性 生菩薩 境界若 往生人 透此何 上一著 山所當 華嚴境 界急二 無別

走後忽生蓮華而母端坐花中。又目夢母引  
游諸天宮佛土中。遍現莊嚴刹。卽而返。又七月  
十五日。象夢母坐蓮旬之中。自云。從余聞法而  
西歸之旨。又象夢母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  
頂中放光。光中坐一化佛。母請佛供几上。披袈  
裝而拜。几上發金蓮二枝。母與化佛竝坐而語。  
又家人於中夜見堂中一光。東照如月。又瑜伽  
施食時。忽屋角放光如電。此種種感應。可作此

傷靈驗記也。因思漆園一歌。除是。大事到手人。  
無所不可。不則正當生大。恐作大津筏。登區  
區作達了得生。歟。耶。慈。以此一句。彌陀爲貧  
女腹中之轉輪王。自是全提向上一着。亦如法  
華所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也。只此一偈。  
便是。豎吹毛劍。擊塗毒鼓。要人直見本來。了  
百當。如貧人獲大寶藏。病者遇大醫王。而世人  
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不知此念佛人。當坐

龍藏集

題跋三六

道場而轉法輪。但要後世爲人展轉修行。此如  
逢寶不取。遇食受饑。直是當面錯過了也。乃今  
禪宗學語之流。詆呵淨業。亦是當面錯過了也。  
首知普賢以十願導歸極樂。此以極樂一願攝  
彼十大願。王宗門英靈。漢于此轉輪王位。果能  
直下承當。正堪與貧女作兒孫耳。  
笠庵云。誰知此偈。卽是吹毛劍。塗毒鼓。耶。於  
此薦取。方是從佛口生真法王子。

○題焦山上人自汲圖

予嘗月下盪槳焦山之畔。忽聞水底句句之聲。  
而不能辨其爲蛟吼。與龍吟。今讀無可韻語。乃  
知山川幽秀。自然發此。虛無之音。試叩汲泉小  
影。猶欲戛然而長鳴。回視金山北岡之澹。穠。亦  
如世間之詩歌。而嚙啗于紅塵。

○題雪浪禪師手跡

山水神情與遊人相接。各各有領。舉處如品題。

王云  
浪老人  
亦三山  
之郭林  
宗詩子  
將也

流離集

題三

千古人物閨閣女子各有子奪不同不能以此  
人手眼當他人手眼也丁未歲初晤雪浪于甘  
露正余初見三山時與師畧商教義未曾一及  
山川然山川情性隱隱位置余胸臆間十年後  
同陳明卿登北固望金焦有懷雪浪之作中有  
句云三山三歸艷少婦情偏泥余意在焦山幽  
盟思獨締亂流曾委禽華陽以相妻世事同詔  
辭塵懷借鶴瘞神山信難求便欲從茲遊今讀

雪浪手跡言金山如長安七貴家統袴子弟北  
固如風塵中靚粧士女焦山如苦行頭陀形容  
枯寂而骨法峻嶒似舉余三十年前胸臆間語  
吐向紙上只此便堪作諸山公案諸山當俯伏  
受命意銷心死不敢發聲不須更作三山誌也

○題無可哀詞

今世詩人各立門戶併千古詩人亦為強立門  
戶收入黨籍中于是摹其衣冠咳貌不哀而哭

蘇云  
蘇世  
蘇一  
蘇拉  
蘇淡

無病而吟如侏儒之像叔教即真化而為古人  
亦螟蛉之為蜾蠃耳今讀無可哀詞一種至性  
可透金石令人慷慨涕洟而不可止只此便是  
肝鬲間真詩不必問其為王李為徐袁為鍾譚  
亦不必問其為陶為王為青蓮少陵隴西香山  
也

流離集卷十六

記

○○桃葉渡種花記

詩云王  
家女子  
小小枝  
葉乃破  
遺句呼  
起幽感  
授以禁  
果慶世  
人安得  
不一念

秦淮無桃花如歲時無春女子無眉色文人無  
文心也癸亥之冬余流寓桃葉渡頭追憶當日  
渡江時與百尺樓臙脂井同一婁斷旁有官地  
數武因種花其上臨流遠屋綠葉成陰為女郎  
留一小影垂髻翳袖歆足疑睇而望清若有

徐云有  
有一種  
風韻極  
而不知  
其大  
為才人  
詩山賦  
人也

所待或飄然風舉便欲飛入雲霧去故而就新  
迨曉露半醒晚烟初睡與綺樓歌榭意思零亂  
若寒潮漲雨紅月墜江則淚血染空肌香着水  
矣嗟乎王謝家姬風流可規大約如西京以後  
復遇秦時宮人紅顏如昔耳然花貌人心固無  
定態聶隱娘車中女子諸劍客躡雲曳月之姿  
如桃花乍飛此花中之俠也若離落英間別  
有世界則迷津可問不復知有人間此花中之

林云即  
桃花實  
而轉法  
輪似溪  
聲山色  
十傷亦  
似小玉  
居那一

隱也玉臺曾城妙顏絕世三千年中常倚樹而  
笑此花中之仙也至靈雲見花開一似迦葉破  
顏時則花中之禪也獨憐此花不能困辱俗場  
非倚山傍水不露其妍如邯鄲才人不堪作廝  
養頰秦淮勺水為山情水性所鍾渡頭一片地  
妖艷便踰萬樹我輩身嬰世緣寓公都市未得  
笠雲屨雪投老終南泰華諸山澤間則三山半  
洲之綠更未知在何時但坐卧花下三十年

切升沉聚散恩怨存沒之感如笙簫管之音  
過耳成空與桃花流水杳然東去耳余同二三  
詞人始事水衡諸君咸司護持之任將建阿閣  
于上以供往來客子凭欄倚檻之游為秦淮向  
來所未有乃開種花之社一時羣賢倡和詩滿  
白下列叙于篇  
○○烟柳寒枝圖記  
余游秦淮清谿間見雙柳拂雲顧而樂之遂僦

薛云永  
豐坊裏  
西南角  
盡日無  
人爲同  
詩和枝  
得草先  
生一記  
感手黃  
全爲變

徐云如  
臨明鏡  
寒食東  
風御柳  
到一章  
傳人禁  
中使章  
幸如不  
得不以  
青眼相  
待

居其下但苦爲鼓吹所擾因疑王謝風流奈何  
以絲竹管絃爲盛每繁音一奏覺柳葉便爲雙  
蹼今春眺月層臺遙見一璧人迎風颺袂而歌  
與柳影相亂爾時露梢拂衣纖枝弄態若雙樹  
亦破顏相向者遠遺訊之則歌者徐郎昨歲託  
友人乞言于余余未有以贈也余向同劉水部  
種花渡口欲待花殷水漲時一舉稊事乃淮水  
初夏方至至則鶯老花殘每以爲恨不意今春

漢書集

記三

雪中淮水驟來桃花發艷兩相映薄如美人之  
臨明鏡而徐郎舞態如絲歌喉如縷與吾家雙  
柳共掠雲曳月于波光縹緲間余嘗言柳色之  
妙至于葳蕤飛雪風韻已薄寂勝乃在寒條欲  
綻細煙初生時乃今得與淮水邂逅后如余之邂逅  
徐郎亦一時韻事也因名以寒柳字曰煙容  
而繪烟柳寒枝一圖與四方文人之來舊京者  
共歌咏之蓋徐郎主人最賢雅好詞賦既擇三

鍾云鉅  
鹿得項  
言有閑  
係而前  
后錯綜  
如雲中  
之龍首  
是可不  
方物

吳名傳教習諸伎遂極纖妖之致又能與四方  
文人之風氣相接故清歌妙舞間具有騷人墨  
客之韻以甲于江左未知它日旗亭一聚誰唱  
黃河遠上一詩耳

○朱大中丞生祠記

自昔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之教奉天討以  
靖亂則仗干戈之威是以廢學見非弭兵致請  
古之大臣坐帷講論隱几讀書而弧矢即戎鼓

漢書集

記四

抱戡難故化成天下而威加海內耳今四方寇  
盜羣起內訌之憂深于外懼天子慨脩文之無  
濟于立武方撫解而思虎臣乃有武足畏而文  
在茲如我大中丞朱翁朱公者四科之耆儒七  
德之國寶也向者登萊成卒之叛先後撫臣議  
撫不就議勦爲賊所傷牟破而掖圖齊魯驛騷  
舉朝震動公駐師西南因山設險凡數閱月而  
賊糧盡自東北遁于海淮陰置我軍于死地而

後生公置賊兵于生地而後死。一時披解卒復兵威大振其籌畧有軼倫者。今淮南告急官兵挫衄天子懷其夙威重望而移鎮焉。公以元老壯猷提兵禦侮親冒矢石大挫賊鋒如謝玄之逼淝水而戰風聲霍然皆足卻敵陵寢恃爲保障此惟法天之道而上下同意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倦也。蓋公筮仕之初卽撫字陽丘釜魚餽塵之萊蕪賣劍買犢之渤海已播聞朝

魏華集

記五

宇矣。迨拜爲參郎而風裁特勁侃侃立言兼昭先之淑慎與太初之鯁直會璫監力擠之而左遷翠華赤嶼則何述之雙鵲隨行虞愿之雲中石見再晉秩于瀛洲鉅鹿則任丘可以名其城子貢可以名其陵乃聞之后冀之先借寇瑯琊政蹟尤著古來軍荒相因兵餉相倚軍興旁午遑遑遘飢饉之災餉匱則兵益匱無已而議加賦賦重則民益斃于是低離嘯呼霍符聚而竄

賊起以成膏肓之疾。此英雄所坐困而不能炊無米者。公分巡兗東捐秩金以贍飢民問疾弔死而生聚之此山賓所以救平陸也。運握奇陰符之謀蒐卒練師羸奔振竦此子奇所以治阿父率子兄率弟而家自爲衛也。于是寇賊斂跡豪強束手而囹圄一空此華原以六駭食猛獸而獄無爰書也。沂鄆多汙萊地公募兵爲農以激河雜渭之法墾艸植穀而成沃壤數百頃此

魏華集

記六

卽墨所以辟田野而事耕戰也。迨撫魯之時而鄒嶧薦飢人心思亂公力請停征賑濟屯糧有加派議公抗疏得俞旨寢其議軍民皆鏤肌刻骨萬戶藉以安堵詘怡堂之計而爲徙薪之謀此伏湛所以議徹膳富粥所以發官廩也。公吏蹟所在如隨車之雨處處靈霽而三蒞東魯其間開止力田以濬其源停征減稅以節其委者尤沾被優渥焉。是以韎韐作師而士氣百倍如



前此以  
人物  
絕不  
東未  
其後  
九奇

毛云徑  
附著一  
時之傾  
論機  
發千古  
之忠懷  
幕府中  
極難

怨。之。欲。立。猛。虎。之。欲。搏。窮。不。可。濫。而。兵。不。可。  
劫。皆。繇。其。持。身。如。壁。玉。而。宇。卒。如。赤。子。也。豈。非。  
詩。書。所。稱。允。文。允。武。龍。變。虎。發。蓄。思。不。倦。以。匡。  
衛。社。稷。者。乎。邇。公。之。生。也。鍾。方。岩。雲。橫。之。英。稟。  
龍。門。繡。川。之。秀。神。靈。窟。宅。鬱。為。奇。碩。昔。者。寶。婺。  
之。瑞。篤。生。宗。忠。簡。公。則。有。雷。電。之。光。燭。其。庭。幃。  
長。而。澤。施。于。萊。子。則。和。氣。流。布。化。被。庶。類。異。日。  
奏。滅。賊。破。虜。之。功。足。為。忠。簡。後。勁。者。非。公。而。誰。

記七

公所過負赫赫名而去後復令人思東人之德  
公而祠公如神明有以也乃紀其事以俟國史  
採擇云

○永川復城記

天啓龍飛以來國家侮臣惟流寇奢。為甚論  
者以為太平日久韃索盡弛無徹土徙薪之謀  
以。至。于。是。然。顧。犬。補。牢。猶。未。晚。也。乃。多。事。以。來。  
失。地。喪。師。逃。生。辱。國。之。人。猶。因。循。未。決。而。捍。勞。

此文  
功罪

禦侮復城卻敵之功。則狃于資格。困于疎遠。報  
功之典。迄未舉行。此英雄所以短氣。國事所以  
日棘也。奢。之。變。士。民。委。之。刀。几。金。錢。費。若。泥。  
沙。而。永。川。獨。以。既。陷。之。城。數。朝。而。復。倉。庫。無。恙。  
耕。耘。晏。然。則。明。府。蔣。公。之。蹟。可。紀。焉。公。諱。某。字。  
某。粵。之。桂。林。人。視。事。五。載。奉。命。陞。遷。南。都。且。駕。  
車。就。道。矣。突。聞。重。慶。之。變。永。邑。相。去。咫。尺。恥。于。  
聞。變。而。去。也。乃。留。為。墨。守。俄。而。賊。眾。蜂。湧。孤。城。

集

記八

隳墮登堂所殺公被重傷死矣而復甦則率士  
民攻賊士民無勇怯無不張拳冒刃願為公死  
者賊眾載路皆狼跋鼠竄而去蓋四日而城復  
然賊魁猶踞重慶遣兵來攻公奮勇衝擊追奔  
逐北扼其咽喉賊首尾不得應蓋歷數月而  
斃其間斬殺生擒之眾六百有奇所獲偽劄妖  
書器械牛馬婦女無算皆經撫按驗明以視黔  
魯諸邑受禍並深收功獨捷血戰累月而無積

尸膏野之慘。城守如初而無析骸炊骨之凶功。亦足以自暴矣。事平之後復驗庫藏。獄囚毫無失守。緣吝囚未至先將庫藏分給埋藏。又入獄撫諭許為申請輕釋。故金不可攫。囚不可縱。而遠近窮民皆已編連姓名給糧慰勞。故始終無斬木揭竿響應而起者。乃其循良五載所得于民心已深固。是素所蓄積。非盡當機猝辦也。嗟乎國家適年所難支者。兵餉兩端。公不費太倉。

漢書集

記九

一餉不煩徵募一兵而孤城破陷。復于崇朝斯已奇矣。且被命壁授之時。方聞重慶之警而未遇敵也。雖先期促裝。不得律以失地之令。公獨以規避為羞。忍死不去。此豈情迫勢窮而後嬰此禍哉。蓋忠勇素命。視國如家。視賊如嬰兒也。至于搆兵日久。履任愆期。而不自惜夫。酌勞之澤。近世所輕。憑限之期。令甲所重。公兩無所顧。愚智互存。與其優游履任于舊京。孰若遲留赴

難于蜀道。則公開罪之因。正是樹奇之日。觀過知仁。斯亦可矣。無論邊疆失事。諸人猶得寬尚。方之劒。無以服勞臣之心。卽近日所褒贈卹。藉以激厲當世者。止二三死事臣。為國家生色耳。若乃九死而甦。轉亡為存。歷千戈矢石之中。當天崩地陷之日。能歸壁完甌。令朝廷不失尺寸之土。而不得與死事諸臣並錫殊典。將置忠臣義士于何地乎。較之戰歿諸將。勤勞並著。而

漢書集

記十

止留既死之餘。生較之罵賊諸臣。忠節同心。而尚多復城之偉蹟。令黔蜀遼瀋當事諸人。人人如公。國家復何憂哉。銓衡言路諸公。必有能主持清議。擢以不次之秩。以展其大用者。乃撫實而記之。

○胡浴陽穎道去思碑記

昔人之論政術三言而止。曰忠信敢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

經云其言堅決可成錄

人國家求明察之官冀其章善癉惡宣德達情而使一切墨吏工于請託者得借情面以自庇則忠于情面而不忠于主發奸釐弊著有定律而眩掉于左右之指顧則信于左右而不信于令若是乎其不敢于不善人者于忠信兩無當也史稱山巨源雅孫邁時在事清明又稱許子將爲治貪饕流放潔士盈朝夫雅操在于清明而任潔士在于懲貪吏故有疾惡如仇如薤艸

魏集

記十二

刈棘勿使滋植者然後呼之曰神君曰慈父夫惟神君乃所以爲慈父也浴陽胡公之守潁上也克寬克仁咸荷怙冒之德然民懷其惠吏畏其威于是百僚肅然而姦滑縮首廬鳳滁和彈壓所至靡不澄清而來安一邑尤煩軫念蓋茲邑久困批政公單騎而訪道路之口停車而問蒨屋之艱駐節數日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乃喟然而嘆曰有司者民所視爲生死瘠肥也政猛

于虎而傳以翼民安所聊生乎于是胥役之驕橫而非法者無不窮竟其奸一時諸蠹釐剔殆盡如秋霜之凜冽沁人肌骨而人士乃懽呼載道式歌且舞以爲春風之酣暢拂我襟懷也夫良臣之察吏猶良鷹之擊物也上觀下察不其多殺而趨趨兔無所逝又如懸厓絕澗深峭若牆間嬰兒癡孽狂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也法之無赦若入此之不免也則人莫之

魏集

記十二

敢犯矣夫善醫者滌腸浣胃攻其害吾身者而止豈必溫平無毒之劑卯翼二豎如世之阿縱其左右以自賊者哉公旣陞擢去邑人懷思不忘咸范金合土鳩祠于舜哥山之陽以祀公其旁有吉祥庵爲大士現身處公嘗問俗此中喜其風景名其山曰碧玉寺曰白雲且歡與老禪席地跌坐而譚此一時勝緣也迄今挹其遺風猶有蔽芾餘蔭自茲垂之千秋公之澤不與山

高而水長耶不獨皎皎白駒令人動其入如玉  
之想而父母孔通且咸望白雲而興懷矣是役  
也別駕敬源周君實倡導之遂因其請而爲之  
記

○往生記

余母仁和沈姓諱廣音生有夙慧十七歸余父  
襄野公值余父早孤大母賈孀居余母獨持門  
戶才識過人余父居荆榛霜露中不及于難反

許云  
孝因  
修令

源雜錄

記十三

余既長學無生卽深信淨業置二姬侍余父送  
受戒雲棲持三長齋種諸善因既謝去鉛華供  
奉浸薄積業亦漸輕微獨家綠繚繞乃罹剋逢  
尤不得脫離值外氏中落余母爲仔肩過丈夫  
子至疎數之際尤難爲懷余復連蹇所至輒得  
奇窮深貽余母憂後爲流俗所中復受奇禍遠  
游燕山白門益增勞思越三年歸而余婦復感  
奇疾玲峴諸子乃如孤兒余母爲撫字如撫字

源雜錄

記十四

余自歸卓事孀姑至于諸孫蓋德及于四世逮  
間里親姻悉稱賢媛而余母形神銷亡矣歲丙  
辰遘疾緣益苦乃深生厭離便欲舍家趨于非  
家至寄跡他處者累月強之返歸淨念逾固常  
持般若心七俱胝造准提觀音諸像但心志怯  
弱自疑淨土不能生忽聽誦貝典至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語前疑乃釋值初度日命余詣超山  
禪舍代禮懺法曰爲我告諸佛倘支那緣盡願

歸安養耳自春徂夏疾轉篤知余向世尊悲泣  
願減余壽命爲母延年輒大喚曰汝平時爲我  
演暢念佛三昧今何復爲此此中衆苦煎迫吾  
欲久不死而居此世者何也是夜夢遊一境樹  
林陰翳水流香潔中多植蓮華華枝遠者如隔  
雲中近得一枝枝上端坐者里中比丘尼周也  
自言以倡造橋梁功德回向得生此國國名清  
泰汝不久當來此因手指花莖歷數得四十七

是世間  
覺悟  
是世間

雜錄

記十五

枝先是歲在戊戌余母病劇夢墮黑暗室中創  
伏而入遙見有琉璃光光中坐一大士因長跏  
再拜大士言汝今歲疾尋愈當持地藏名字爰  
授策得數四十有七至是十有餘年與余母年  
適合因自知時至復脫簪造地藏像及無量光  
佛像是時卜筮俱得凶兆藥糜莫可投余唯爲  
禮妙法蓮華真病苦銷滅耳踰旬日病忽差飲  
食衍衍因自憶此症必死應以今日餘生還作  
死想生平患怒貪戀一時俱捨欲盡捐世相築  
庵山中庵居卒未成乃徙居水西別業如鳥出  
籠深生歡喜日課名號萬聲向來信願雖具猶  
數懈息行力未充自此精進數倍平時如是經  
月餘一日忽集諸眷屬揮手言別家人深訝之  
乃移家居至則顏色暢悅絕不以後事囑人日  
方午令尼僧誦法華至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  
現于世泊然西向殆欲坐脫家人強之乃右脇

張公信  
力堅固  
正氣滿  
不作退  
轉想古  
學道者  
皆從死  
邊得來  
美統子  
人君

雜錄

記十六

吉祥而逝余先時設接引像置余母前大聲稱  
名助其繫念迨氣息絕方躡踊盡哀余妾霞秀  
悲悶特甚合眼見普門大士現八臂像余母端  
坐大士掌中容色如常越三日余復夢母一如  
霞秀所見而髯鬚如戟具丈夫相唱言菩薩清  
涼月遊于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三  
唱而沒迨五七余延大德諸師爲禮懺法更以  
余母及余累生所積微善如毛頭許皆爲回向  
西方至第三日晨起見柩前燈作青光外更有  
黃光如車輪大移時方散大衆皆瞻禮余更爲  
簡大藏見追援幽趣皆云生天心未厭足最後  
得不空羈索真言經開誦百八徧亡者得生極  
樂每日加持沙土如經所言土中忽有蓮花形  
微妙殊好如是靈瑞種種更非一端余因思衆  
生生死輪迴愛爲根本欲奪愛根無如苦趣余  
母以深歷憂患故乃得潛息愛緣神栖彼國是

慈山云  
感應道  
交應種  
明驗種  
生如此  
所可論  
信

則苦果還爲淨因。經言十念成。乃至一念喜  
悅者。皆得往生。如余母所證。于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者。未知云何。而折攝二法。俱已親承門庭。  
施設畧盡于此。更以顯密大乘。定散衆善。實爲  
導師。夫地獄至急。猶遂往生。況自力他力。其協  
焉。如此哉。至如委明是作二語。則了達自心。無  
不化往。雖永明所稱。何以加焉。獨余既昧教理。  
未識如此因緣。于須摩提定屬何品。願得正法。

龍華集

記七

眼藏爲之證明。不獨慰慈母之靈紆。不孝之痛。  
且以示將來作蓮胎種子法施。無量不孝感佩。  
無量。

創建螺髻庵碑記

鍾山朱日洞天以石頭之桃源洞爲別門。窮窅  
交通。遂離莫辨。實列仙之奧區。其陽則簣簣紆  
蒨。自一山川爲嵇阮諸散聖所游處。而法眼祖  
師所問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千百年來。未有人

訂正音  
論列諸  
居士文  
如傳翁  
揮筆一  
下以後  
承親文  
字麗雅  
正存份  
領劉程  
之自持  
向有六  
相發氣  
其北文  
當于字  
表其雄

下一轉語也。余緬懷竹林諸子遺跡。遂謝秦淮  
裘馬之場。結茅此中。復搜法眼故址。偕諸禪侶  
建一梵刹。當紅塵浩穢中。而委宛遞藏。別開天  
地。亦帝都之花源矣。顧方丈一席。未有主者。昔  
鄧尉大師有飛錫之偈。而機緣未偶。山阿寂寥。  
今大師遠嗣高峰之法。近佩鄧尉之印。五  
家宗旨。深入堂奧。乃與大宗伯及衆宰官居士  
邀主斯刹。以此山作高峰雙髻之頂相。而了鄧

龍華集

記六

樂林  
高第  
席

尉授記之風。因自此紹隆。祖席當令一切法界  
火宅清涼。魔官震動也。因嘆此中臨春結綺。轉  
眼丘墟。而齊梁以來。鴈堂鴛寺。終古不墜。豈非  
世諦無常。繁華代謝。而究竟堅固。終歸此寂滅  
道場耶。經言不住名客。住名主人。我今爪生髮  
長。日化月遷。妻子眷屬。奄忽聚散。乃至山林丘  
壑。終歸變滅。則此數者。無非是客。而法王其主  
人也。余以目前所有山林舍宇。歸之十方常住。

凡云世上立言  
虛稱不  
行此文  
庶不與  
切於共

記十九

是以客而歸主也。凡我子姓無得錯認過客。以爲主人。卽如捨我子姓以爲釋種。卽不得稱某氏子也。況此園廬耶。夫越之截山吳之虎丘皆捨宅爲寺。余獨依寺爲宅。緇素相傍。昔海印禪師云。我無男婚。我無女嫁。此如捨宅而寺。捨素而緇也。楊無爲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此如卽宅而寺。卽素而緇也。龐道玄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此又非宅非寺。非素非緇也。此三句如伊

記十九

記十九

宇三點摩醯首王三目若向門下先須領

却三頓痛捧然後再問取三玄三要的大意



澆籙集卷十七

論

○聖心如日明水清論

聖人清明在躬以其心之無慾而已夫心本無慾故能與天地合德也自慾起而覆之如皎日之沈于烟霧清流之汨于泥沙是豈心體之本然哉則嗜慾深重紛紛擾擾于其中拂之不得開澄之不得清耳聖人之心與凡民一而已凡

民陷溺中何嘗無清明之全體聖人之心亦未

嘗無烟霧泥沙之障滓也而獨稱日明而水清者何蓋嘗曠劫所晦昧無始所混濁一旦起而廓清之如帝王提三尺劍起艸莽間以一人與萬人敵掃除羣雄而后會朝清明坐享太平之福也夫人心中一種太平之象可得而指擬之手世間一聲一色一塵一芥有纖毫留滯于胃便為寇賊之世界聖人之心空無所有是以盜

息而民靖此不落有為之心法也然而世間一聲一色一塵一芥又原非吾心之寇賊也認以為寇賊而翦之難之攘之過之于是橫戈支戟此勝彼負而成一鬪諍之象矣聖人之心日歷千萬有而不辭然後知寇賊皆吾赤子此又不墮無為之心法也夫使有而着于有無而淪于無則為凡夫之常見與異端之斷滅見而拒虎進狼避溺逢火前跋而後窺左擊而右突矣聖

人知有無皆為戲論而中道亦復不存此又有

無雙遺之心法也以此三法安其心而清明之象現矣故誦聖人者必曰聖人之無心而政不止于無心也彼喜怒不繫于心而不妨露喜怒之用又必曰聖人之無我而政不止于無我也彼好惡不着于我不妨伸好惡之權如日之當空冬日之日可愛也夏日之日流金燦石而未嘗不可以成物也如水之行地溪澗沼沚皆水



也。江淮河漢間。濤山浪屋。衍溢漂疾。而未嘗不足。以潤物也。豈僅收和煦之功。清冷之澤。而不開闢世間之草昧。主持宇宙之生殺乎哉。夫天地器世界也。聖凡情世界也。器世界中。晦濁之氣。結而爲陰霾。爲彗孛。爲山崩川溢。爲疾風暴雨。清明之氣。結而爲日。爲水。情世界中。晦濁之氣。結而爲妖。爲厲。爲鳥獸之獮狢。鬼神之沈淹。清明之氣。結而爲人。人身晦濁之氣。又結而爲

髮毛爪齒。涕唾津液。而清明之氣。結而爲心。是故人心爲正。而天地爲依。正合乎依。情合乎器。于是聖人之心。如日而如水。然而凡人之心。未嘗不如日而如水也。雖復烟霧之中。而日光不滅。泥沙之中。而水性自存。人惟自識其心。而與聖同量矣。若究極而論。則日之明。水之清。猶未足擬聖心也。日明于晝。而不明于夜。聖心則通乎晝夜。而知水清于澄波。激湍而不清于東海。

若之棄瓢聖心。則渾清濁而一之也。此聖心之超于日與水者耶。

○法者道之用論

帝王御世。不恃無用之道。而恃有用之道。故不徒以道。而以法。夫道與法。儒家法家所兩持也。曷言乎聖人之用法。蓋道之不足以治天下。非道之無用。而用道者。以其濶疎迂緩之見。執以爲道。一切名法之學。皆以爲嚴。而少思而損之。

彼既執道。以自衛。則所踞甚堅。天下至浸淫異。儒而不可爲。彼猶自謂所持者道也。于是名法家乃得起。而輕詆之。訕笑之。以爲儒者不足治天下。而儒者寧守法。儒遲鈍之方。而不敢用。搏擊嚴明之力。至于敗亡。而不悟彼法家遂獨擅其權。以中英明神武之主。至流爲溪刻剝削。而國家之命脉。乃傷。則嘗就兩家之說。而合論之。儒家所持溫平無毒之劑也。參苓諸藥。足以長

薛云慈  
賜壽手  
足持兩  
家之敵

蓋云如  
此乃今  
韓公子  
心折

生久視而有時乎足以殺人蓋人方難毒入心  
踞臆填胸非以毒攻毒不可得解而乃以溫補  
之劑滋其毒于是參苓之毒乃甚于砒鴆法家  
則五金八石針刺灸燎之藥也平人櫻之無不  
立斃而沈痼痼疾得之霍然應手而起毒去病  
除功乃過于參苓此非參苓之足以殺人而金  
石之足以生人也顧用之何如耳夫聖人者儒  
者之岐黃也其術無所不用不必用無毒而捨  
有毒故為天下之大醫王然則使法家得鳴其  
所是而千古以來鑿然成一家言而不廢此非  
法家之過而儒者之過也蓋我不收之以為用  
彼乃得樹之以為敵而以為道在是也夫道者  
治世之善物盡然可用者也所謂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皆可實見諸履蹈  
而措諸躬行者也雖有正心誠意之論博物洽  
聞之學正其戎寇矜其言色嘽然終日而不言

蓋云儒  
韓中全  
科玉律

至施之天下國家則如饑之不可以食寒之不  
可以衣則亦未可以為道是故道必以法為用  
而後道乃不腐如日月之出入有度星辰之經  
緯有舍風霆霰雪之搏擊有候此天地自然之  
法也鳥獸之孳尾而有時乎蟄伏草木之怒生  
而有時乎摧折陰陽五行之相生也而有時乎  
相尅物類之相感也而有時乎相制江淮河漢  
之澤人也而有時乎殺人此萬物自然之法也  
故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其是之謂乎蓋無至陰不  
足以生至陽無至肅不足以成至悅無至寒不  
足以釀至燠聖人知其然是故有賞置生子之  
權而亦不無罰廢殺奪之柄以偕天下而寡過  
家無怒咎則孺子之過立見而況王者乎夫愛  
之所以害之殺之所以生之故前有千金勇怯  
僅半後有猛虎而勇怯俱往矣水弱人狎而玩

卒多死焉。火烈人望而畏，卒鮮死矣。安見道之爲道而法之非道也？故王者不能自恃其噢咻之仁而廢刀鋸斧鉞之法，如匠氏之不能廢規矩準繩也。然有之而弗能用，如匠氏之不能方斲度斷而但摩娑而撫視之，雖有此四者亦死法也。亦如畋之不能廢弧矢，漁之不能廢網罟也。然有之而弗能用，如畋漁之不能發小殪大橫江截流而但決拾而張理之，雖有此四者亦

論七

論七

死法也。彼自不能用其利器而爲當年畢世之所不能殫，于是申不害、公孫鞅、韓非之徒乃得出而傲儒者之迂疎無當，因獨擅其術以鳴于後世，翻謂道術之無用不足以治天下而儒者亦不得自申其說以屈之。此亦儒者之過也。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論

天下之是非未嘗淆亂也。人心自淆亂耳。人之有心如天有日月也。天下妍媸美醜種種有一

毛云意  
識高悍  
卓犖千  
古而入  
手落穴  
蘇開收  
縱無不  
是法

定之形而日月薄蝕之會風雨晦冥之時與窳闇朐之地萬物可以藏其形豈物形之能自藏特日月之未朗耳。夫萬物之情亦如其形而止。乃嗜欲之交劇人心之薄蝕也。喜怒之相攻人心之風雨也。喜怒嗜欲之攪擾既深乃嶮巖屈曲而難詰。人心之與窳也。有此數者既如戴盆而望天遂捫燭以爲日執指以爲月而天下之是非乃樊然淆亂而不可辨。于是苦物情之難

論七

論七

辨也而鈎深致遠以索之作好作惡以紊之黨同伐異以爭之模稜兩可以混之箝口結舌以禁之用心益苦。乃累心者益深而辨是非益拙。則以心之不通乎道耳。夫道卽人之心也。通乎道則得其心不通乎道則失其心。失則屈乎萬物之下得則伸乎萬物之上。夫人居嵩華恒岱之高則齊州九點海水一泓一切江淮河漢山川草木之情狀皆入襟袖而况乘雲氣負青天

朝翔廣漠而俯囑雲漢其下視萬物又寧獨燭  
照龜卜邪故聖人持世不辨之于是非而辨之  
于道辨之于是非如以鬪佐鬪以爭止爭卑者  
域于庸愚之臧否格于古今之定案而不能自  
見其心如百犬之吠影僕隸之從人而已高者  
蹴蹋庸愚以就其意見驅策古人以供其籠罩  
而不能自見其心亦如飄風之不終朝驟雨之  
不終日而已繇前爲痿瘓爲疲癯人習爲故常

論衡

論衡

不知病沈痼而不可起盧扁投砭而不能救繇  
後爲哮闐爲怒嗥人亦祇知其恢奇譎恠而不  
知匹夫之怒可以殺天下而有餘夫二人者日  
以辨是非爲事而終不能辨者以其其局于是  
非之中而不能獨超乎是非之外也惟聖人可  
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非拘文牽俗之見亦  
可非其所是其所非而無顛倒矯激之心如  
魑魅罔兩之列于九鼎而不能遁其情亦如山

實是青  
史是非  
有絕不  
足惡者  
于是有  
謂案之  
說乃所  
謂之案

魑木客之照于秦鏡而不能潛其影此非聰明  
英察所能廓其識也又非博古通今所能究其  
理也又非堅強力疾所能振其氣也又非老成  
諳練所能鎮其紛也惟求心之通乎道而已夫  
聖心之通乎道其境界未可測乃人心之遠乎  
道則有可得而指者人心之蠱賊無大于七情  
五欲之交戰而人主爲甚聲色貨利狗馬玩好  
之事盤旋環繞于左右溢喜溢怒毘陰毘陽之

論衡

論衡

心營迴盤據于胸中雖日御經筵親瞽史身與  
道親而心與道隔矣夫人主不能辨是非則賞  
罰廢置生殺予奪之柄不能以自主至是而委  
柄于人則患于倒持攬權于上必至于傷手臣  
下漸有朋黨之門而國家因有玄黃之戰矣而  
其弊皆繇不通于道則道豈儒生迂疎之譚而  
非明主救時之務哉然吾謂求諸道猶不若反  
而求諸心何者孩提赤子之心不知有違乃試

又不足  
以非  
其正  
人耳  
然道  
其正  
道  
人又  
當  
若齊  
物  
論矣  
自記

薛爲  
第一  
流  
說而  
兼  
爲一  
世  
資材  
間  
出資  
地

以是非而介然覺瞭然不爽也。自學者以爲名理之所在。道義之所存。愚者拘而守之。賢者又挾而持之。自失其心。而求諸道。而道乃愈漓。是非乃愈晦。是故道之蒙昧。半係于不學道之人。半係于學道之人。而欲自求其心。亦原無幽奇杳渺之術。惟屏嗜慾。平喜怒。以求之。令嗜慾不櫻。其念而喜怒不繫于心。忽然如日月之重朗。而昏暗之乍開。是卽心通乎道之境。如孟子之

知言而本于不動心。其亦庶乎其可也。

家君諸落卷已委諸水火矣。葉曾城先生購諸關役護若拱壁。以示其子孫。乃復流傳世間。人月記。

○○心純則賢材輔論

人主以一切羈縻之術。施之庸衆。一切籠絡之術。施之黠猾。奸宄之流。而獨不能施之于賢材。蓋庸衆者爵祿所可養也。助華所可動也。資格

此世有  
不愛爵  
祿而愛  
知已不  
樂功名  
而樂相  
信之君  
上者此  
中分寸  
非吾運  
望不能  
自得

文網所得而掣肘也。此亦羈縻之足耳。至于黠猾奸宄之流。養以爵祿而動以助華。則借寇以兵而資盜以糧也。束以資格而捍以文網。則饑虎之欲噬而飽鷹之欲颺也。彼必竊據而鼓弄之。決裂之以伸其憑凌跋扈之意。于是擯而勿用。則彼感憤叱咤。又將毒天下而無忌。乃不得不爲籠絡之術。以顛倒之。而奔踉之馬亦可以收長驅之利。蓋人主不得已而用其機智以相

馭。是其所以用庸衆者僞也。其用黠猾者亦僞也。若夫天下之眞賢材。旣非爵祿助華資格文網所能困。又非機智所能籠絡顛倒以收其用。則用之將奈何。亦有以眞心相感而已矣。蓋人主所以鼓舞豪傑者。總不出于乍予乍奪倏生倏殺。令人愴惘靡徙。驚喜悲嘆而不知所爲。而其人之踣仆偃側于此中而不能出者。雖其自負賢豪杰然倫類之表。乃其嗜欲之深重有過

于庸衆者也。神龍或潛或飛，人乃得而養畜，殖醢之，惟其未能離欲也。若夫賢材之無欲者，又烏得而用之？夫人主所患無純心純者，無欲者也。清心寡欲之主，乘運而出，于是聖人作而萬物覩如雲，籠月谷之傳響，蟋蟀之娛秋吟而蜉蝣之出以陰也。蓋惟無欲則享天下至奢而不爲汰，處天下至儉而不爲嗇，擅天下至武而不爲暴，居天下至柔而不爲怯。賢材之嚮用者

于寤寐反側，暗室屋漏間而有以相信，故其出而輔之。于功名富貴之外，利衰毀譽之中，捐死生成敗而不相背者，誠有以明其無他也。語純及此，則後世不足以當之。其惟唐虞之都兪乎？湯武之應順乎？不則殷宗之恭默思道而天畀良弼得之夢寐一時，君臣氣象庶足以當此乎？自此以往，其得人致治者不可勝紀。若槩謂無賢材之輔，則束之以理而事不驗，而遂槩斥之。

以爲無當於道道則喪天而墜地，何惟世以儒術爲潤疎也？後世雖伯之治將無以齊桓爲首稱，彼其三沐三薰者，何人馬上得天下而嫚罵儒生不事詩書者，無如漢高，彼其運籌帷幄者，何人是？豈皆純心以得輔而可以此相格乎？曰：小白之得仲父而忘其射鉤之足以殺我也，易牙豎刁之足以悅我也，高帝之得子房而忘項籍之足以震我也，假王之足以怒我也，廢立之

說之足以嬖我也。此一念有一念之純，一息有一息之純，而真氣足以相感矣。若無純心以主之，則惟有羈縻之庸衆耳。籠絡之黠猾耳。庸衆之病國爲委隨，爲屏恭黠猾之病國爲剝擊，爲眩掉，又安所得鴻冥鵠舉之真賢才而用之哉？然論才至此，則千古一士猶比肩耳。卽有純心，則亦必廢庸衆，我仍以羈縻之法取之，而以彼

斯人當國必有可觀

爲豚魚之孚。有純心則又不必廢黜。猶我仍以龍絡之法馭之。而以彼爲金石之貫。誠如轉木石于千仞之淵。驅羣羊于九折之坂。則使功使過。用詐用愚。何者非帝王之作畧。然後天下皆可以克賢材之輔。而人主之純心庶乎爲有用之經綸耳。

○用其中於民論

薛云當此標此

帝王之所患莫大乎自用其智。自用其智而智

龍雀集

論十五

題五生止諸中官亦論爲建國也。句失然不督故其文獨超予未見盛氣以與題改至今心梓梓梅之正

乃小矣。蓋智者之所用莫大乎中。然而自以爲智。則自以爲中。自以爲中。則非天下之所爲中。民始愴怳。瞽迷焉。而不能自展。苟其不能自展。而烏用此帝王之中。爲則當觀智于舜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此千古傳心之祖也。則舜若受之于堯。堯若受之于天矣。然而天亦不能自爲中也。其雨暘寒燠風露雷霆。皆依乎百姓之性情而生。亦因乎萬物之精氣。

龍雀集

論十六

以結而遂以嘘拂。長養乎天下。是則天無所爲中也。因乎民而已矣。人君不能法天以爲治。名法之家。以其喜怒爲賞罰。欲使天下羣然怵迫于喜怒之中。于是苛察繚繞。而民乃不愉矣。道術之主。又以其道德爲範圍。欲使天下羣然束縛于道德之內。于是拂性窒情。而民乃不恬矣。夫名法之失人情。凡民得以指言之。獨以道術桎梏天下者。民日樊然。不若其性。而不得指之。

爲非是。其害天下更甚。而其自信乃益堅。凡此皆自用而不能用法。天下也不能以我用天下。乃欲強天下以從我。而猶曰我欲天下從道也。方自以爲智而愚甚矣。智者知一人之嗜欲。不足以奪天下之嗜欲也。一人無嗜欲。以天下之嗜欲爲嗜欲。且知一人之名理。不足以奪天下之名理也。故一人無名理。以天下之名理爲名理。而天下之名理無他。又卽天下之嗜欲而已矣。

嗜欲即  
名理即  
惟危即  
惟微此  
于致良  
知義更  
如以鏡  
照象以  
印印泥

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豈自有好惡  
于其間哉而或者曰吾欲允執其中也百姓日  
用不知烏所得中而用之而不知中自百姓出  
也舍百姓則無所爲中矣饑而食渴而飲饑渴  
之中也悲而啼喜而笑悲喜之中也冬而寒夏  
而葛冬夏之中也烏覩所爲不中者而妄言之  
舍是又烏覩所爲中者而妄言之故不特喜怒  
之未發爲中卽其已發于日用暢乎四肢莫非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中也不特君子時中卽夫婦之侖嬰兒之未  
孩莫非中也特患人主不能用耳不能用百姓  
乃各自爲用于是乎怨咨愁嘆不得遂其所欲  
下拂血氣之性而上干陰陽之和能用則耕田  
鑿井之子春風化日之人不知其爲王者堯王  
者亦不自有其力而歸之造物故曰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夫豈僅以泥塗軒冕塵垢富貴  
身居帝王心如巢許之爲不與哉以百姓之心

毛云標  
發真心  
安心之  
旨于此  
勸戒

爲心而聖人無心夫是之謂不與而已矣是故  
其殺生予奪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其禮  
備樂和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其協和風  
動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而帝王安得有  
所爲中哉然則堯之咨舜以中執此而已矣舜  
之告禹以中亦執此而已矣止是執百姓之中  
以仍用之百姓而帝王實無所執也如神龍嘘  
吸四大海水于一毛孔中一時雷電皆至震雲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千里四海受霖雨之祥而不知卽是海中之水  
也又如烝民之夾渠荷鍤以事五穀五穀既育  
烝民荷粒食于帝命而不知卽是烝民之精力  
也然則所爲道心者卽人心是惟微者卽惟危  
是蓋民者冥也冥其知識與帝則之不識不如  
何異不識不知天下之大智存焉合二十五人  
之智智于湯武而况合天下之智乎所以上古  
之世其政醇醇悶悶而無翹桀卓鷲之行其民



標枝野鹿而無戴天就日之心總錄于王者不自用其智以天下之智爲智而其智如日月日月者卽百物之精光也末世聰明才辨之主自用其智止如螢光燭火同歸于一物而不能照天下矣是故子思明中而屬之以庸明乎不以中屬聖而以中屬庸也是執中之義非用中不傳而唐虞十六字之心法蓋得子思之中庸而始著

○定萬事以立人極論

包義氏一畫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而又爲之圖其所以圖太極者卽一畫之引伸而循環耳所爲無極者卽既畫之後而遡之未畫以前耳孔子慮人不知有太極也而曰易有太極是太極不墮于無也周子以人知有太極也而曰無極而太極是太極不着于有也有無雙融而後可窺太

極之旨矣蓋有無者先後天之分也有者後天也象也數也語言文字也無者先天也非象非數出乎語言文字之表然自先天而二儀四象五行八卦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此先天之墮于無也聖人自形生神發之後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則當萬物生生變化無窮之後而復還于非象非數之始所謂五行一陰陽一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後天之不着于有也夫帝王之以有治天下也明矣崇禮樂文章之化明君臣父子之倫天下旣已治矣然使不能識天地陰陽達本源之極致窮理盡性以至于于命而還于無聲無臭之天載則亦管晏之治耳故易之擬名定位象其事物綴以言辭斷其吉凶而嚴君子小人之分盡人事倫常之道未嘗不以有教天下也然萬象之變騰踊淆亂而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必剖先天之奧窔

使天地庶物皆返于一畫之中而後成無思無爲之治是故其定萬事不就萬事而定之也執道要之柄以馳大區上遊于霄窈之宇下出于無垠之門有若戶之有樞車之有轄而天之有南北極者蓋不越二五之中而實冒二五之外故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惟仁與義則二氣之真精也然而古今之以仁義治天下者多矣商湯之誠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此慮後世之孳然稱仁畫然稱義者而下此鍼砭也且夫太陽少陽之人則仁氣常多太陰少陰之人則義氣常多故命之曰中正仁義則不以人易天不措足偏倚而昧大中至正之路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非嗛嗛之仁義矣后儒拘于四德之說則以中正爲禮智夫二氣之中而五行具焉則仁義

姜云若言仁義而必言禮智則言靜亦必須言動矣以宋儒向清純如是况千古以上殺言耶

之中而禮智具焉卽說中所引立人之道口仁與義而不及禮智易通亦以仁生萬物爲春夏義成萬物爲秋冬是也然而中正仁義指其周流于動靜者耳不明乎賓主之位則又慮以後天之用而迷先天之體故命之曰主靜主靜者非對動言靜乃超動靜而爲言亦如無極者非對有言無乃超有無而爲言此自後天而返于先天自二五而返于無極之旨易通亦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神妙萬物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也蓋仁義之上着一靜字以邇人生之始太極之上着一無字以邇天地之先乃所以紀綱道德而包裹宇宙耳人不能象太一之容翔窈冥之表以虛牟六合混沌萬類而欲任象數之智禁奸塞邪無異使蟹捕鼠蟾捕蚤也臨江而釣雖有鈎鉞芒距不能與網罟爭得桿爲號之弓彎基衛之箭不能與羅者競多以所待者

戴玄外  
無過道  
德一家  
故能無  
以附無  
上妙善  
其所標  
指趣實  
不止如  
淮南也

小也昔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隨天地之所爲莫見其爲者而功已成矣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此之謂天解是故先天之道無後天之道有先天之德無後天之德有太易者易之無也太初者氣之無也太素者質之無也太始者形之無也太極者天地之無也以人生之靜而合天地之無此周子門庭爲千

古秘密之藏不惟超出諸儒而且有超出子陰陽者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俗儒直以陰陽爲道而所爲易者遂不出乎象數之間夫陰陽則落于方體矣陰陽之大者無過天地天地特乾坤之形殼大規在上大矩在下是亦形下之器耳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時乘六龍以御天者必非陰陽所能囿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正指其無方無體而生陰生陽者言

陰一陽  
之謂道  
古今無  
此特解

之如所云一闢一闢謂之變也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言非陰陽所能測也道不離器而器非是道所貴有格物之知耳蓋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有格物之知則就器而見道不離陰陽而超于陰陽超于陰陽則超于天地矣奈何自絀于天地之內而不察乎乾元統天之宗耶夫執着于父母既生之後而不究父母未生之前既以無而爲有遂執妄以爲真卽極

深研幾皆不越乎有爲之學一聞無聲無形之宗則驚阻而疑畏此尋枝摘葉之小儒耳然而君子主靜之學固非閉目匡坐避喧趣寂以內守幽閒也又非虛無斷滅捨有就空而流于莽蕩也亦止曰中正仁義而已矣夫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聖人熾然于禮樂文章君臣父子之際開物成務參伍錯綜之時而有不言不動何思何慮

之妙是以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于德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此經世之大用所云皇建其有極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無過于是夫易云無極書云有極乃知有無者天地之戶牖而太極者有無之統宗也聖人于道縱之也若委衣而用之也若發機是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自無極而二五無之順而流于有如蕙之發而爲蒔蒔之發而爲蒔蒔聖人所以原始也感而遂通之時仍是寂然不動之體此自二五而無極有之逆而反于無如蒔蒔之藏而爲蒔蒔之藏而爲蕙聖人所以反終也天下之故亦夥矣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空而飛獸踰實而走物物一無極也物物一無極而天下定矣帝力於我何有哉饒氏所云定萬事以立人極宗旨蓋在于此誠以天下萬事定于仁義然仁義而一本于中

正中正仁義而一本于主靜則有卽仁義而超于仁義者何至如柱下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耶周子之辭所以繁而不殺者蓋深有得于希夷之傳而善標仁義之宗殆所謂至仁無仁至義無義耳仁義聖人之陰陽也其中正而主靜陰陽中之太極也是故仁義者妙萬事而爲言中正者妙仁義而爲言主靜者又妙中正而爲言猶夫陰陽者妙萬物而爲言太極者妙陰陽而爲言無極者妙太極而爲言也若曰此中正而主靜者乃先天之仁義云爾使不立仁義之目則近于豁達之空使直以仁義爲太極則未免着于後天之有而未還于先天之無矣命之曰人極者此人心之無極而太極也蓋所爲無極之真指其理而言之所爲二五之精指其氣而言之而究竟太極爲何物乎則不得不指其體而言之曰心

周子開口說一無字。便已會通三教其所爲。圖卽禪宗之圓相也。嘗見仁義二字每爲太上所呵。則仁義未嘗無病。周子受希夷之傳。爲大儒之冠。故豎仁義之宗。而拂仁義之病。茲曰中正之仁義。又曰主靜之中正。卽是無爲而無以爲爲之。而無以爲之義。是于仁義之中。而露道德之旨。以後天復還先天也。其加色目于仁義之上。如所云上仁上義云爾。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又屬向後一層。說中所不及矣。非以中正爲禮智也。若世尊四十九年止說得一無字。此正非有非無之無。則雖說一無字。而實未嘗說一字也。此旨自周元公外。他儒恐未夢見。儒者知有而不知無。錯認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語便着于陰陽。而不識無陰陽地一片。則不能超出三界矣。其所謂中。卽中諦之中所。

謂正。卽正覺之正。所謂靜。卽靜慮之靜。然必累其辭而言之者。如般若而曰深般若。正覺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論中舉二氏之義。而不舉其辭。亦若茂叔之變玄爲儒。譚梵成華爾。自記

毛云。古人以悟爲文者。惟關尹、蒙莊、大慧、肇公、石門諸大師耳。今觀太極圖通書。則周子之文。進于此。讀澠離集。則蓮句之文。亦進于

此一字一句。皆放般若光。我輩衆惟一字一句。皆入大圓鏡智中。讀此論者。應珍重秘密。義不得以文詞戲觀。自生罪過。

趙云。連句連蹇。不遇天下文人。咸爲扼腕。然是科以落卷。刻程具見。主司憐才好士之誼。

○惟聖人有中和之氣論

聖人與凡民一也。凡自爲異而聖不失其同耳。世人以凡自居。以聖與聖。則聖有獨立之悲。凡

毛云  
心對之  
碧霞  
月秋  
雪懷  
重我

葉云  
往宏  
如鳳  
之翔  
下

有淪墜之患。聖人方惻然憂之。如採焚溺而終不能破其執着。拔其苦趣。惟其不自認爲聖也。故自聖謂之狂。不自聖謂之愚。惟狂與愚病一耳。今夫蹙者瘼者。僂者偃者。戚施者。遽條者。支離其體。與人河漢矣。然未病猶人也。其病瘳又猶人也。謂彼自異于人。可謂人異于彼。不可今謂聖人有中和之氣。而凡人無有何異。於是惟其負此支離之疾。沈錮不起。不獨凡夫自異也。

卽天下英雄負一種吞天浴日之氣。幽人負一種深林幽澗之氣。名賢負一種泰山喬嶽之氣。文人負一種雕龍繡虎之氣。達人負一種風高霜潔之氣。狂狷負一種凝寒滄暑之氣。俠客負一種驚沙激電之氣。羽流負一種鶴飛鸞舉之氣。方技負一種一艸一木之氣。奇僻之人負一種琪樹瑤華之氣息。心達本之人負一種冰銷水落之氣。而皆未可爲中和之氣也。此種種皆

自異于聖人而非聖人。自異于人也。然則聖人者。將爲不陰不陽。不寒不暑。不生不殺之氣。而後爲中和乎。此則溫平無毒之劑。未嘗不足以殺人。唯唯諾諾之流。未嘗不足以毒天下。古之所爲鄉愿。所爲子莫。所爲苗中之莠。粟中之秕。人中之賊。而可爲中和乎。昔少師之告軒轅氏曰。世有五人人有五態。蓋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及陰陽和平之人也。其所爲居處安靜。婉然從

物。無爲懼懼。無爲忻忻。則陰陽和平之人。所爲委委然。隨隨然。頤頤然。愉愉然。睢睢然。豆豆然。則陰陽和平之態也。此則得之天授而非關學術。然猶域于陰陽之中。而未超于陰陽之外也。夫所爲有中和之氣者。中而不着于中。和而不着于和。氣而不着于氣。亦聖人而不着于聖人。故可以爲龍爲螭。亦可爲蜃爲蛤。可以如春如夏。亦可如秋如冬。可以不爲種種。諸人又非必

毛云以  
微悟之  
心爲清  
空之義  
一塵不  
得存其  
筆端今  
讀若相  
相不覺  
神意之  
在霄漢

毛云泉  
大貝氣  
惟聖證  
心此狀  
形之秘  
密注也  
直能將  
天地萬  
物圓做  
一件又  
能將天  
地萬物  
圓做萬  
殊故應  
附此神

不爲種種諸人。自于種種諸人中。無往非中和之氣。而自不與諸人伍。如傀儡之登俳場。如化人之演幻術。如夢中作飲食男女鬬諍嬉笑等事。蓋孔子之所爲。無可無不可。卽是現一切身。而爲說法也。然則聖人能爲種種。而種種人終不能爲聖人之中。和平。無論其未病與既瘳也。卽正當膏肓錮疾中。又何嘗非中和之氣。故儒者云。滿街人都是聖人。然則謂滿街人都有中

和之氣也可。夫非獨滿街人也。卽謂一切蠢動含靈。皆有中和之氣也。可蓋氣所自生。如搖蓬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誠知夫我之一心。無形無氣。氣之爲物。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是以人可爲我。我可爲人。萬物可爲我。我可爲萬物。惟聖人能渾天地萬物以爲覓。亦能渾天地萬物以爲覓。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所謂心包太

明鏡活  
鏡界  
同記

卷二  
諸典醒

虛無欠無餘也。故不論氣而論心。方可以達法界。唯心之旨。

○心性才情論

聖學通乎天。俗學同乎物。在乎知與不知而已。不知則心性亦屬才情。知則才情悉歸心性。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儒籍在秦火後。自周易以外。羲皇之書不傳。孔子微言之。孟氏淺言之。而心性之旨。晦諸子旁窺其端。純駁互見。純

者醍醐。駁者茅苴。桔梗耳。宋儒掃漢晉訓詁力。究上聖之旨。乃茂叔堯夫子。韶子靜。而外落藩籬。墮雲霧者不少。于是生身立命之根。如燭之不可爲。日幻之不可爲。真數宅家寶藏之不可爲。已有諸家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嘖嘖聚訟。互相排詆。而不可詰。嗟乎。自孔孟以下。所不欲深言。不能深言者。而烏敢深言之。姑請置諸家之論。而爲比擬近人之說。夫心猶穀種也。性則穀

薛云和  
盤吐胆  
淋漓暢  
決妄心  
涕泗

命一言  
今始創  
露可與  
骨登之  
袁伯修  
証明

中之胚胎也。情則其方苞也。才則其枝葉也。此其可知者也。而此穀種從何而生。但知苗生于穀。而不知穀所從生。諸子百家。或云從廩中來。或云從箱中來。或云從塲圃中來。其高者曰從南畝中來而已。其又高者曰從稼穡方田中來而已。其又高者曰天降嘉種。帝命率育而已。儒者歸之天命。何異于是。夫維天之命。天之所以為天也。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所以為天也。不

云天以之命人也。設云天以命人。而天孰命之。于是後儒之學。局于天地之中。而不能出。而反以超于天地者。為狂誕。為異端。夫經生所學。四籍之中。如天命一言。最為深密。此是心性之宗。而又湮沒沉冥之若此。然則大哉乾元。乃統天者何物乎。先天而天弗違者何物乎。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何物乎。以其不能超于天。故卒同乎物。于是執喜怒哀樂以為心。是其所為心者。祇

薛云掃  
逐一切  
靈氣  
然其明  
如舞高  
竿者祇  
能平高  
平上跳  
時仍跳  
六下  
耳唯通  
句乃能  
于空中  
躍起

是才情而已矣。執仁義禮智以為性。是其所為性者。祇是才情而已矣。夫父母未生前。人得之為心性。天得之為命。皆是物也。知乎此。乃可以知統天御天。先天之門。乃學者所謂心性。皆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後事也。則亦屬之才情而已矣。夫學者言心性。窮源究微。而尚執才情以為心性。何怪經天緯地之才。匡時命世之畧。而不知歸根復命之地者乎。夫心性主

也。君也。才情客也。僕隸也。乃可認客為主。僕隸為君乎。或曰。然則心性才情。分作兩橛。耶。曲唯唯。否。否。心性才情。自是一根一莖。舉世有心。有性。而終弗能自知。故橫分作兩橛耳。然則心性終不可知乎。曰。何為不可。濂溪于太極之上。則云無極。此一無字。即是千聖不傳之秘。蓋絕去有無二宗。而後可望其涯涘。知此則覓心性了。不可得。而墻壁瓦礫。莫非妙明。所謂常無常



徐云演  
出第一  
義諦莫  
與第二  
流噴

有同出異名而一切才情總歸心性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天地弗能範圍聖學之通乎天。而不同乎物者。止此一路。如萬流之必宗于海。蓋既知萬法歸心。而又必知心歸何處。非如俗儒之歸稟于天。而歸天于理也。語及于此。雖口如布穀詞。若繭絲不能罄其毫末。如錐處囊。或露其端耳。

葉云余向語黃倬星大司成云。蓮句天下奇。

才公尚未深信。逮得此論。相顧驚絕。

○二體安危之明要

天下之相維以勢。勢者不在隩區神臯之嶮也。又不在長劍勁弩之鈺也。又不在熊羆虎豹之士也。在民心而已。民之有心如木之有本。枝葉未有害而本實先撥。則傾危顛覆而莫能枝梧矣。亦如人身之有營衛。形骸未稿而營衛先竭。病人方矯悍自雄。而扁鵲已投砭石而却走矣。

薛云昔  
人有言  
邵堯夫  
內聖外  
王又曰  
風流人  
亦云

葉云識  
力扛九  
鼎具此  
識力方  
能論世

當秦之隆。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以震盪天下。銷鋒鏑。以弱之。焚詩書。以愚之。蓋得聖人之威近古。霸王未之有也。然當其封山航海。築城鑿山之時。而大勢已去。不待匹夫之一呼也。又當六王未畢。四海未一之時。而大勢已去。不待天下之既定也。蓋殺機已盈。而人心已動。已成土崩之勢矣。孔子刪書。而終以秦誓。孟子獨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似乎孔驗而孟不驗。以為何以屬之嗜殺之祖。龍不知孔子祇存其一。代受命之符。以明百世可知之事。沙丘之亾。且豫燭之。豈不知秦亡之暴。而以帝系屬之哉。蓋天生秦皇。以亂天下者。非以定天下也。故當全盛之日。已具亾國之形。而天下仍歸于豁達大度。無可無不可之。高帝則孟子未嘗不知天命所歸。特儒者之口止露其端。而終秘其事。恐涉于識緯之學耳。漢興。湛恩汪濊。亾數世而武帝以登天。

徐云指千古事如掌上之掌可稱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游霧之氣鞭風策霆之才起而懼攝之幾與秦皇氣骨相類其土崩之勢已隱隱伏于膏肓而不自覺乃沾沾以七國之瓦解為慮夫封建之制秦皇已鑒于周而一統皆為郡縣漢不祖其德而祖其法則尾大之患息矣雖有跋扈又安能為獨敲朴鞭笞之氣高祖已鑒于秦而武帝以長駕遠馭之才畧不惜瘡痍天下以供之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是急于秦之鑒周而緩于

漢之鑒秦而昭宣以後卯金之脉幾自此而中斷故徐樂之言為武帝應病之鍼砭而賈生痛哭之言鼂錯削國之論皆登枝而忘本所謂明于瓦解而不明于土崩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勢也

葉云蓮旬日晡投卷余強其更作此論援毫而就筆力曲折絕類蘇公

○貢舉得人論

以奇文行正論遠使驚驚提筆迂腐作舌

士才行少能相兼然必重術才而真才乃見此郡國舉士之良法也蓋國家所需在才而才有真偽何為偽才才人之無行者是何謂真才才人之有行者是故士有修匹夫之行而具經天緯地之畧者方可命為才士世乃波之為二是正襟匡坐之儒詆天下真正英雄皆不得接聖賢之道脉才士乃起而傲之以剽悍卓鸞自命而賢如曾史信如尾生孝已則謂天下安

所用之夫誠無所可用雖謂之非才亦宜乃士所為行固非迂疎局曲如簣桴土鼓之不可鳴而桃梗土偶之不達于世也大凡天下之事以忍而濟以逆而奇嗜欲之流衍溢漂疾情識之熖薰煎燔灼雖時為山岳猶將崩潰堅如金石尚欲銷凶人惟戰不能勝于是無斬將奪旗之功守不能固于是失金城湯池之衛而乃欲支撐天壤太區世運即倖而得之何足為據是故

眞實篤行之士則必反嗜欲之流而撲情識之焰智足以自破其積習故以毒天下而輸攻者不能入勇足以自却其賊媒故以衛天下而墨守者不能禦故有匹夫之愚賤修其身而德乃眞者此眞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爲自非天下大才孰能與于此蓋天地之道人物之情順則死而逆則生縱則死而忍則生天下之殺機天下之生氣也如一之日二之日腐發栗烈之

氣爲艸木蓄育鳥獸羣尾之母此三才之秘要也然而百行以孝爲首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何也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天不自爲終而授于其子勤勞在地而于地無所命如地之于天則可爲孝子矣惟孝爲嬰兒之行而爲賢豪英傑之所難父母妻子之間繚繞紆曲而不能自持知愛知敬與生俱來而駛流之橫虐焰之播亦與生俱來是非曲直所不在名理氣節爲

無用如蠶自縛如膏自煎爲世智所不能燭大勇所不能摧無過于此故生子才俊未必可喜而必喜孝行惇篤之子父母愛子之心類然而國家官人之法可知蓋馬或奔蹏而致千里以其能受駕馭耳如終不肯當鞭策而驅之不前控之不止此與駑駘何異雖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亦安所用之人但知篤行之未必適用而不知才士之不適于用此不可語于官人之法也

夫官人之法始于貢舉而貢舉之權在郡國有司二千石郡國之父母貢舉諸士則二千石之羣子弟也知人之明不可學惟賢知賢如物類之相感則二千石所生育必有象賢者然賢而愚者率炫于瑰姿而失于被褐不賢而智亦或以明察稱得人繇所選二千石非通才也惟真則通真也者合才與行而言之也子與氏有言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以明其才其子弟之

董云正  
為才士  
墮淚耳  
非摧抑  
才士也

則孝弟忠信以明其行若漢以節義而激烈風  
成唐以詞賦而綺靡日熾宋以忠厚廉恥而儒  
更不振皆分才與行而二之者也嗟夫士不幸  
而懷才已為入官見妬之資況可不如珠之潛  
于淵玉之埋于璞神龍之伏于深蟻乎故曰此  
郡國舉士之良法也至于世人欲殺而曰吾意  
憐才此又與于欲殺之甚者也夫重行而訕才  
不憐乃所以憐之耳若才人無行雖不憐庸何

魏雜錄

卷四十一

傷

薛云才花行果原不得分作二事如曹藉劉  
裕為才所驅以自毒其子孫所謂時無英雄  
俾豎子得功名耳不足言才也



經分門及見獎師所譯果有思惟世界莊嚴  
之文不止繫念名號但不似觀經有一一漸  
次耳乃知尊宿所拈扶普一觀却與唐譯具  
符正是小本當機軌則較之二八觀門約而  
不煩只似漢高之約法三章耳 自記

○圓通社說

人見文殊師利揀選圓通遂以普門爲圓通而  
謂二十四位非圓通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如

必謂二十四位非圓通以明普門之圓通則普  
門亦大不圓通矣將以其中諸小乘法可揀則  
迦葉爲阿羅漢遂不得受迦文之衣傳諸祖之  
燈耶將以淨土法門可揀則觀音現侍彌陀文  
殊發願往生同爲勝蓮花中伴侶豈不與大勢  
至同一鼻孔出氣耶古尊宿云至道無難惟嫌  
揀擇后人着語云至道無難最要揀擇是揀與  
不揀本自圓通安可以後人之揀擇爲是而前

人之無揀擇爲非耶經言佛以一音聲說法又  
云是法皆爲一佛乘故則無二無三正是圓通  
本旨無論彌勒普賢諸法王子與觀音門庭無  
別卽如憍陳優波等皆就色聲香味而得開悟  
乃至旋見反息水因火光諸法無不怖畏火宅  
跳出羅網乃得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豈超出三  
界之法不足脩習必抱薪救火焦頭爛額而后  
爲大心耶嘗見近日禪和波劫營求每言未能

自度先度衆生者菩薩發心不欲作自了漢也  
不知古佛有願度盡衆生而後成佛者固是發  
菩提心然亦有誓取正覺而度衆生者亦不可  
謂非菩提心也况所稱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者  
彼于曠大劫來成佛已久特現菩薩身而行大  
行豈似凡夫汨沒三毒五濁中而猥云利生如  
徒手而搏虎哉昔有教人脩習數息不淨等觀  
者錯施鑪鞴都不成就佛令兩人遍互更易遂

雪浪云  
自度度  
人正如  
往取如  
筏而渡  
洗滌豈  
可謂非  
大心耶

紫柏云  
方知觀  
音登科  
勢至下  
第之說  
是眞但

得証果是不應執耳根一門而障彼諸門以爲  
此淨土法此小乘法而不能圓通也夫觀音能  
作三十二應而獨不作二十四應乎應以僑陳  
優波等身得度者獨不現僑陳優波等身而說  
法乎世尊明言此二十五法實無優劣則大小  
禪淨都無差別卽是法華宗趣而但以耳根一  
門逗阿難多聞之根器耳世人皆知方便多門  
而歸元無二余謂且置却十方圓明而但就入

藏集

說五

流忘所處真實下手便知與諸法非一非異也  
願茲社諸人之聞而思思而修者莫論藏通別  
圓各各隨根逗機努力精進且超三界之外而  
后度彼三界中人是爲深入普門親見太士

澠離集卷十九

揭

○創建忠貞祠公揭

徐云功  
華文章  
華子一  
姓有是  
孫矣  
懇恩遵奉明詔褒表忠貞建祠請謚以勵臣節  
事伏讀神宗皇帝詔曰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  
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  
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  
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朕今仰遵聖祖遺意褒

表忠靈詔書到日各地方官特為建祠歲時以  
禮致祭仍量贈官賜謚用示殊榮其墳墓苗裔  
厚加卹錄切某七世祖諱敬係建文皇帝臣歷  
官戶部侍郎當遜國壬午之難抗節族夷文皇  
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  
敬一人耳據其抗疏高廟既識超方鐵之先迨  
夫議徙燕封實功泯齊黃之跡使公言誠用而  
北兵可息長陵之聖鑒獨深若公身未死而天

步難知恭靖之危言不爽是以列祖有褒卹之

遺音累世餘朝野之公論張閣臣當御極之時  
首陳條議劉忠愍于郾禁之日私謚忠貞伏遇  
今皇帝湛恩普被幽冒重光起廢進階錫謚錄  
後凡諸曠典靡不畢舉而華朝之忠覓未慰皇  
祖之恩典未敷茲值台臺主持名教敷植綱常  
頃以方正學昭代慘忠奏請殊恩已奉俞旨而  
獨抱忠貞之痛猶含榛莽之悲夫食德之報彼

澠離集

揭二

此不殊而撫厲之典本支無異忠貞原籍安固  
慘當赤族靡遺弟敦匿跡仁和幸有血裔未斬  
今東甌雖已致祭省會尚無特祠是瑞安有祝  
無宗空瞻公典之榛楠在此地有宗無祝久傷  
私饗之蘋繁伏乞垂恩徃哲一體奏聞請謚錄  
裔祠祠致祀仰佐龍飛盛典遠慰成祖貽謀庶  
天下人民咸瞻快舉而後世臣子共矢堅貞矣  
○南雍丁卯科懇復中式舊制公揭





不勝屈區區郡邑先生豈足方駕不識今之重  
庠士而輕雍士者其故何也且兩雍並建原無  
軒輊今甲子科北雍中式四十四名尚浮原額  
之外南雍應試數踰于北中式之數何反歎于  
額中又北場尚重成均閣中必首拔雍士次及  
庠士蓋因天下英才所聚逸倫絕羣與一鄉一  
國不同乃南場邇來獨薄雍士名不列于正魁  
閣中必先闕庠卷既畢方及皿字號未辨佳惡

闕五

先懷擯斥之意畧抽數卷塞責此外皆束置高  
閣閱印不窺諸生領出落卷往往有全不着筆  
者亦有委役裝點句讀都訛者令天下奇才碩  
士號額無門即果有一日之短亦茫不知棄擲  
之故諸房師豈無憐才之心或爲年來積習所  
誤謂此中想無佳士耳然從來會榜元魁率多  
雍士舉世凡祝而社稷之未嘗以雍胄爲鄙乃  
可以魁天下而反不得冠軍一鄉乎至于兩雍

韓云偉  
天高  
可懸日

授納之例本無揀擇往來就試亦自常情每見  
南闈下第諸生發憤改北便擬魏科文章無據  
固難刺心以自明若以成敗論英雄則南雍諸  
士亦可藉此以自暴于天下矣不識今之重北  
雍而輕南雍者其故何也嗟乎浪說戰場眼迷  
五色古人尚以自慚天下端人正士之文非沈  
靜寡欲者不能識豪駿雄偉之才非廓落大度  
者不能收縱着意搜羅猶恐心眼不能相應而

乃先主成心故爲挫折使伯樂相馬于驪黃便  
當驚馬與驥驥同皂而况欲皮相天下士乎雖  
有蘭蕙鋤之必衰雖有圭璋摧之必折而使南  
雍根本重地不得食尊賢敬士之報是誰之過  
歟况天下人才所以不難破產捐貲來遊國學  
者豈盡懷下劣之想便欲厠足異途止因成均  
係列祖毓才之地賢路不塞有以鼓舞士氣近  
因雍中摧敗過當故辛酉乙榜諸生恩例准監

乃至有不願受恩典入監者。亦有舊例諸生願復還青衿不可得者。則雍士之短氣可謂痛心疾首而感動天地矣。今富國家需才孔亟之時。方廣開援納之例。百計招徠。而反隘青雲之路。一入其中。概相鄙遺。至不得自比于人。天下誰復肯俛首低眉。自取謬辱。自此遂將裹足不前。無以佐朝廷一日之急。則立復舊制以激厲士心。又今日理財之首務也。查得丁酉科監生中

續纂

揚七

式至四十二名。向來雍士曾作南榜解頭。即癸卯張榜尚居第二。名丙午方應祥尚居第四。名則成例當循也。甲子科除恩貢外。監生中式止十一名。夫雍中既不因貢增額。則貢生原有就本省鄉試之例。即各省不便回籍而南直自可仍入各郡縣之伍。何必奪雍士之額耶。則編號當清也。至于閱卷。向有條約視批。閱詳畧以爲房考殿最。載在令甲。則國典當繫也。昔年裁削

額例既未奏聞。則今日遵守祖制。亦自不煩題請起衰救敝之權。全在當道之鑑空衡平耳。伏乞台臺俯采清議。力賜主持。念國士乃庠士之領袖。南雍即北雍之鴈行。察盛衰倚伏之理。因物極必返之數。勿令庠士全蒙國恩。而雍士不沾聖澤。即不能如丁酉之獨盛。亦必還三十九名之額。復正魁之例。遵詳閱之旨。刊爲永制。使主試有畫一之規。分考無藐忽之過。于以植人

續纂

揚八

才而裕國課。豈曰小補焉。至于甲子北雍臨期。增額五名。南雍以闡榜先發。未及加額。今當加于三十九名之外。一照北雍四十四名之例。母虛荷盛典。以負高帝建立國學造士作人之至意。將自此以往。辟雍諸士永沐菁莪棫樸之化。于不朽矣。

澠離集卷二十

祭文

祭冥漢君文

薛云其  
漢君先  
後遂有  
兩人從  
徒從終  
此更時  
勝後來  
勝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三月丁卯朔越十四日  
庚午三吳處士卓能儒致祭于冥漢君之靈曰  
維靈不知生于何朝何地何姓氏也余于天啓  
七年之冬自桃葉渡徙居烏龍潭虎踞關之間  
其地為清涼臺之麓豹韜衛官地與鷹揚營界

祭文

祭文

小阜兀然而無名爰鑿其趾築一室宅妻子蓋  
性不樂塵市喜與麋鹿伍又未能一瓢一笠入  
深山大澤間遂自浙而金陵客渡頭者數載又  
厭其喧雜卜築于茲蓋二十年而始遂初志乃  
開山數日而畚鍤下鏗然有聲視之則小缶三  
啓之則前朝青錢數十文又築之得流星鏡一  
徐濬其底則白骨已盪為微塵無復存者僅貝  
齒三五枚杵臼歷歷然余聞骨久于肉毛髮指

人語補  
廟塚而  
玄理勝  
今更起  
補嗣而  
語之類  
今精靈  
木客一  
時盛果

甲久于骨未聞齒牙之常住也今骨毀而齒存  
何居四果以上舍利如雨大士弘法古本不壞  
以此例之豈君曾以齒牙餘論護持大法抑或  
執口四戒未嘗毀犯耶余不欲侵君之居以居  
乃稍徙而前數十武而君之宅已為負鍾者既  
啓而後以告掩之不及掩之亦與余居逼而君  
之靈亦不妥乃遷之南阜亦如余居之稍徙而  
前也背清涼之峰而面鍾阜方山牛首雨花栖

澠離集

祭文

霞諸峰繞其側前臨一池池居山之巔而水不  
涸可植蓮其中為君往生因也因簡內典超拔  
幽趣皆云生天惟不空絹索真言加持沙土可  
令亡者直往樂土嗣當為君持誦以資冥因君  
久沒泉下寄託淨穢諸趣已不可知獨余之居  
山于塵世升沉榮辱之感俱已謝絕惟專意淨  
業要識死從何去而已願與君之死而居此山  
者同此軌則則他日便得同為勝蓮花中骨肉

錢中

兄耳本朝都城禁葬初疑君六朝人後見青錢中有元祐淳化字大約是宋元以後人也今但如昔人所稱冥漠君者稱君冢僅見書呼曰貝冢鐵鎚青錢知是君生時所好仍以爲殉而以清酌庶羞相勞苦嗣余暇日爲加持土沙後每歲清明止以法食相餉不復設此尚饗

張云冥漠君齒得蓮句筆便作蓮華瓣瓣敷郁化城又作舍利顆顆棲無縫塔此君遇蓮

錢維集

祭文三

旬恨晚

○挽葉太師母文

世運三十年一變凡三變而風氣淳漓遂至河漢有如處衰季而邇義皇游溟渤而瞻銀浦對秋花春蕊而懷瓊樹于天半者以予視葉太師母其人蓋類漁郎遙睇花源間瞻黃髮往來落英繽紛中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母鍾三靈之澄粹成四教于弱笄其爲叔女爲令妻爲

徐云八大家集中所未見直使我難辨

薛云祭文中安得有此莊嚴解脫手筆

錢維集

壽母者幾九十載于茲所爲授經廟學廣以墳典者自吾師韋素時旣爲西河補郭于當世本舉孝廉而稱義桓歌黃鵠則茹荼而修聖善之教已而入木天爲天子侍從近臣司業成均矣未幾而瑤寺倡亂幾遘清流白馬之禍又未幾而召還幃幄掌治于南國放卜于金甌矣且諸季若諸孫諸曾孫森森玉立于階庭矣母則布衣椎髻操作而前依然挽鹿車蹠牛衣斷髮對薦時珍宴如幽篁之中怡然荒榛之下豈非行高岳峙操與水滸玉潔振香蘭芳揚氣宜尼輿歎于敬姜子輿三徙而母氏者歟然猶謂泡沐難駐風燈詎堅雖臻耄耄之期猶在六如十喻間耳至讀琅函蕊簡則甯城所隸如韓西華趙素臺寶瓊英玉法進請媛皆以慈愛惜物常行陰功有救窮之德活死之心乃得委委瑰麗木識偉傑其言曰赤世輕擲菽粟厭舍麻苴使耕

夫織婦勤不得飽勞不免寒此上帝所呵也咸  
當寶愛柔蠢貴敬農事儉已約身爲致豐衍耳  
此與母異口同音殊塗合軌矣豈不作朱陵之  
殞入易遷之宮乎乃閭閻易顏青天愁裂于是  
彼土韋提希此方荆王廣平諸夫人生憎愛河  
難竭老死相煎顛沉痛苦不可堪忍遂神栖安  
養託契蓮胎金壇照耀枝葉榮苑寶冠瓔珞以  
自莊嚴其視人間綸誥崢嶸有如夢寐支那緣

離離集

祭文五

盡行卽西皈脩然而往似脫敝衣易珍服耳母  
潛心淨業舒竭精誠發三心于五濁回六念于  
衆香正當與彼岸諸媼把臂入林同爲勝侶而  
吾師又何煩于捐心也

○祭葉師母文

余小子自白門遡大江數百里遙望柱諸峰  
而歎江海之洪流必歷春滿秋落始露浩淼之  
奇岩嶺之靈木必經凝雲澍雨烈風漂霰始觀

益其之氣文人之雄亦必居山澤岩廊之闢連  
苑枯盛衰之變始苗其槎枿孤峙奇偉天矯之  
才彼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止二山澤之瘴若綰  
玉鐙金之士未嘗生於憂患則不勝肥癡濁亂  
之意而高文典冊無傳於後世之三者可以觀  
女德焉不收鷄鳴昧旦之成功不足明谷風陰  
雨之効乃生而統緒終身無顛危想則亦不足  
徵茶蓼之操而與春華秋實並著維我師母既

離離集

祭文六

相夫子有成矣余獨不艷稱母遇之榮而哀母  
夙昔辛苦自立與今日未竟之業也吾師少年  
文譽隆起顧艱于一遇至今讀其著作猶頗然  
有坎壈之色殆與文士音窮古今同痛壯歲始  
舉於鄉逾十數載而始讀書木天又十載而寺  
人煽禍毒流縉紳吾師親閱受侮于羣小其憂  
譏畏譏之意應不減牛衣對泣時也今天王聖  
明鸞飛鳳翽師乃建典佐治宰正百官於南國

公子懷握瑾瑜次公被恩選方進而廷對母  
溢然朝露回首昔年蚤落晚開朝榮夕瘁之故  
如昨夢然吾師金甌枚卜之選與兩公子聯翩  
發祥之榮母蓋鵠埃一生而卒未見也當恫乎  
有餘悲矣嗟乎士之知己猶女之悅已也吾師  
與其特達而相知受國士無雙之譽者數年于  
茲矣爾時拔置第一者子丑卯辰之役一時鵲  
起某獨天涯流落搖搖風塵中雖溫不增華寒

沈離集

祭文七

不改葉所期不負知己者未肯與朝華共謝而  
涉川無津凌虛失翼其躑躅踣仆之悲與春歸  
霞散烟顰露泣之慘畧相當也則一種升沈存  
歿之感又何能無介然於懷耶吾師深入性海  
委明大事因緣方將倚戶觀化齊生死於泡影  
而母既神棲淨域亦何復作塵俗之悲但愁苦  
之士不能飾歡娛之言相慰唁聊以此當人間  
可哀之曲云爾

李云不  
復知爲  
祭文但  
見烟雲  
縹緲

○祭王春野封公文

維公芳澤之敷榮兮洵春野之蕙蕤茲靈輻之  
榆沈兮值秋郊之變衰天寥廓而無處兮月抱  
魄而自悲鐸冉冉其辭柯兮山谿衍而欲嘶指  
玄宅以屆止兮共執撥而陳詞欽慈教之負劍  
今遺一經之如簾迨岐嶷而趨庭兮爰七業之  
俱興諳諸葛之八務兮傲陳氏之三君天欲畀  
公以光明俊偉之業兮乃雲衢之蹇躓殆蘊崇

沈離集

祭文八

而淫溢兮若烟液之所積忽春冰之將泮兮聽  
逝波之瀏瀏遂覺高霞之飛映兮驚明月之欲  
流欣哲嗣之孤騫兮乃鳳跂而鸞游凭瓊林于  
木末兮駐羣玉之山頭羨蘭桂之榮冬兮亦薦  
蓑之有秋粵稽大臣之能事兮皆父教之作忠  
維經筵之惓惓兮實義方之遺風自非嚴闥室  
之朝典兮而烏觀盛世之變龍拔俊杰于兩朝  
兮獲譽髦之如山彼桃李之滿門兮亦松栢之

令顏如雲。蒸霞蔚于霜枝。雪幹之際。今而映薄。于岩巒。吾聞貴鍾鼎者。怨縞素如桎梏。今而不。適愛山林者。屏芾冕爲管庫。今而不榮。安能鍾鼎山林。各遂其天性。而縞素芾冕。今不揆其素心。夫何皇天之弗尚。今忽乎拂衣而遠征。摧嶧陽之孤桐。今訝岱松之欲零。望白楊之修修。今悵長楸之青青。豈華陽之高逸。今返烟霞之故宅。乃騷虬跨鶴。而玉簫清轉于天際。今視遺

續雜錄

祭文九

婉其若客神之來。今抱飈前。驚霧容容。今茅峰之巔。瓦鷄鳴于天上。今狗犬吠于雲間。佇看今嗣之膺帝眷。今枚卜于金甌。爾時展赴隴之鶴書。今聽出谷之鳴騶。維公裴回于華表之間。而翀舉乎霄漢之末。今若電駛而雲浮。尚饗。

○祭湯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湯嘉賓先生之母亡。而門下士思所以哭之。是不可撫。古今刻女之遺行。與載籍哭

死之哀辭也。崔生某受知於先生。深其知先生以知母夫人者。深爲卓生。鼎鼎道夫。人生平云少歸封公。奉饋食。公姑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爲常。封公不問生產。而太夫人夙夜拮据。不以生產縈封公。心得努力。學問雖屢困。塲屋而無勸色。是可以爲賢婦。卓生曰。是未可以哭太夫人也。崔生曰。太夫人愛諸子及諸滕子。督課無異。皆亭亭玉立。惟叔子與先生才名

續雜錄

祭文十

繼起。旋復早世。而先生卒成大元先生性至孝。雖年踰五十。貴躋大司成。每當封公。小不憚輒跽而受杖。其庭幃之訓。雖是而後得有子。而爲嘉賓先生。是可以爲賢母。卓生曰。是未可以哭太夫人也。崔生曰。嘉賓先生之用於世也。斯文有傳。而學者有師。其釋位而去也。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于用夷。其久困林泉。而至今未枚卜也。天下莫不惆悵失望。而歎揆席之久虛。乃



至千秋萬世後皆幸造物之生嘉賓先生而因以知其母而母于是爲不死是可以哭太夫人矣卓生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然則惡乎哭諸嘗觀先生文所爲泰山不如平地其怪怪奇奇不可時施者無有也然而能囊括天下瑰異恢譎嶽寄天矯之才則奇然而天下瑰異恢譎嶽寄天矯之才終不能窺其泮岸而近乃或相詬訾則更奇蓋先生之人至爲庸衆所譏詆而品

流離集

祭文十一

乃貴先生之文至爲賢智所輕詆而骨始真昔若士云天下與以賤貧而恣之成今旣成矣而與以賤貧乃如故年來局機境轉世間翹首跂足以需之然信者深則疑者益深俄而天復困躓其足以盡暴其心於天下旣已昭回雲漢爭光日月矣乃母夫人與封公相繼謝世復以寢苦泣血之苦磨厲堅忍其骨力而善藏于天步艱危之時以堅久天下之信慕而儲爲棟梁之

用與向者之積棄委擲而與以貧賤者同玉先生于成是則太夫人之以死而愛先生者又何如也是可以哭嘉賓先生之母崔生日唯唯于是其次其語而祭之尚饗

李小灣云嘉賓先生爾時大是嶮境幸而老于田間可以自白于人矣後來何以復有如許議論此文識高語奇祭文別調

○祭總憲張華東夫人文

流離集

祭文十二

徐云旁  
人

淒淒露凝冽冽風厲愴茲淑配儀容潛弱一歸窮泉重壤斯閉於惟令德壺闔之模方期佐公秉憲舊都水藥相助風霜不孤今問初榮如花始敷宰焉訃至德宮云徂達人何憂鼓盆而訢顧獨爲公反增欷歔因茲永別邇彼來嬪情則伉儷誼若君臣琴瑟爲友冠幘如賓鳳旣翩翼鴻亦齊眉鷄鳴同警鹿車共推迨膺冠帔益著蘋蘩聿修綦縞以輔循良爰自蘭省迄于諫壘

天半鳳鳴朝陽伊維內政定藉國勅乃擢  
尉再遷同卿高牙霞起大纛雲平才稱王佐  
望著帝臣際此華臘素履不驚心淡于布操襟  
如荆德儼葛覃恩垂樛木嘒彼小星江汜共沐  
新命方眷叱馭在途奄忽示疾不皇同車陪京  
初蒞賀者在門百僚霧集千騎雲屯蒿里颯唱  
薜華乍零龍飛匣劍鶴怨素果寶燭夜暗金鏡  
晝微山哀欲泣浦思如啼去秋明月今還照梁

今秋蕙草來復吐芳傷茲壺範一謝永亡戶餘  
雙燕床有空幃魂如涵烟益滿懷庭鶴哀立  
雲鷄肅寒落葉委地錦瑟辭絃夜壑悠悠何用  
慰爾綸誥煌煌黃青史霜氣初集寒燈熒熒  
如聞其聲如見其容願乘靈氣容與神墟常追  
帝女出入雲輿或淅楚率或棲衆香庶茲存者  
可憫神傷某門下士夙誦好速芳慙桃李淚灑  
梧楸未遑執紼遙睇山丘尚饗

薛云唯  
先生足  
以當此  
文亦推  
先生不  
可少此  
文

魏云衡  
口而出  
如傳如  
誌即可  
以入青  
史被玄  
石

祭何匪我少司空文

嗟衆萬之存沒兮亦何關於國運維哲人之云  
亡兮歎皇天之不憖瞻明星之忽墜兮觀梁木  
之欲摧將海寓爲之震悼而百世爲之興哀何  
况近庇其宇下而親炙其光輝維公起家於比  
部今娘瑯琊與濟南才迅華于刻燭兮書藏藁  
于名山迨建議于祠郎兮屢批鱗于帝闕力排  
東封之廷議兮抗疏三王之待嫡爰遠竄于粵

西分遂優游于泉石荷青宮之風簷兮迺白首  
而還朝勵司光之至德兮紹罔命之芳標銀臺  
謹于喉舌兮水鑑精于拔茅是以心擬松栢之  
孤直兮門列桃李之雄豪澍井泉于郎署兮彼  
都人士翕然謂咏乎大僚之正氣與清操旋挂  
冠以還山兮復唵風醉月于鏡休二山之間倡  
義急公而疏濬七星以灌東陌之數萬兮推誠  
慰撫而不遺一矢以散海寇之八千乃戶屢常

滿而家徒壁立兮。或冬煖而號寒。訝薦辱之不  
具。今。咏。右。臂。之。痛。酸。顏。其。堂。日。不。自。棄。今。而。迄  
今。未。能。落。成。乎。一。椽。如。古。大。臣。之。脉。肩。不。掩。豈  
今。一。狐。裘。而。三。十。年。迨。重。膺。聖。寵。而。佐。司。空。于  
南。國。今。惟。恭。已。率。屬。而。衆。欽。其。表。端。亦。嘗。據。梧  
跌。席。而。進。退。本。朝。之。人。文。今。亦。嘗。揮。塵。擲。拂。而  
接。引。後。來。之。豪。賢。亦。嘗。破。硯。而。游。千。秋。著。作。之  
林。數。今。亦。嘗。蒿。目。而。籌。富。今。國。步。之。艱。難。慨。自

玉。室。之。需。干。城。今。而。公。侯。之。藉。好。迷。莫。不。競。標  
荒。年。之。穀。以。自。用。而。輕。詆。豐。年。之。玉。以。爲。羞。於  
是。苛。察。繚。繞。之。才。技。則。趨。之。如。鶩。而。清。淨。恬。愉  
之。儒。術。則。疾。之。如。讐。殆。若。肌。骨。之。日。傷。于。鍼。刺  
而。導。俎。之。忽。尋。于。戈。矛。寧。知。衰。世。之。徵。爲。鷹。搏  
而。驚。擊。而。盛。明。之。象。惟。鳳。趾。與。麇。游。使。典。型。之  
在。望。猶。春。夏。之。未。秋。自。予。告。而。歸。田。今。傷。者。碩  
之。易。退。忽。含。笑。而。長。逝。今。嗟。邦。國。之。殄。瘁。維。惜

締。素。交。于。陪。京。今。飲。大。江。之。汪。濊。今。遙。睇。于。蒹  
園。今。攬。洪。波。而。爲。泪。亮。霽。氣。之。直。上。今。餐。間。闔  
之。沆。瀣。視。下。里。如。蟻。蠓。今。宵。煩。同。乎。羣。類。一。死  
生。爲。虛。誕。今。亦。何。煩。于。興。慨。擬。遠。游。而。陳。辭。今  
彷彿。乎。聆。九。天。之。聲。歎。尚。饗  
祭。葉。潛。之。世。兄。文  
嗟。乎。吾。師。與。弟。無。因。而。相。知。吾。兄。則。因。吾。師。以  
知。弟。然。天。下。惟。知。已。一。事。父。不。可。以。告。子。故。記

父。所。愛。則。愛。之。耳。若。詔。其。子。曰。此。我。之。知。已  
而。汝。必。以。爲。知。已。也。其。可。得。乎。猶。之。子。有。所。甚  
愛。也。詔。之。曰。汝。必。遣。此。則。可。耳。若。曰。汝。勿。復。思  
也。其。可。得。乎。士。之。不。能。迫。不。知。已。爲。知。已。猶。其  
不。能。禁。相。思。以。不。思。也。憶。吾。師。之。示。兄。曰。卓。生  
天。下。士。汝。友。實。汝。師。而。兄。亦。云。然。又。曰。居。然。陳  
同。父。庶。幾。韓。退。之。而。兄。亦。云。然。則。奕。世。而。相。知  
亦。當。世。所。希。覩。也。然。聞。吾。師。自。司。成。轉。官。允。而

歸語兄曰吾自塵埃中得一賈長沙陸敬輿其人兄問其姓名乃與叔開美相顧曰此我輩夙所瞻仰也則謂兄之知弟又先于吾師可也若弟之知兄而卒負兄者三爾庚午春兄館我來遠軒期浹歲相對永矢勿諼也屬余顏其堂曰愛客滿堂盡豪傑然諸客中最傾心者弟一人耳弟既謝故里如落花辭林飄泊四方何所不可者而以八口旅食并州旬日而別迄今思之

流離集

卷之七

此會那可再得負兄一也癸酉之春促弟連騎而北業許之矣而遭難未發兄于弟無所不愛尤愛弟詩字制義及論表策凡一字一句無不襲而藏之未幾而兄能詩矣能書矣其闢牘既聯捷矣然書義誤拆弟試牘則自喜以呈吾師其後場未經余商略則不敢以呈吾師夫以弟不同游令兄雖得雋而意不自得負兄二也又兄數年來究心內典而問津于弟僅于皖山挑

辭云潛之與子相對於句耳而真氣映人死運句與之石交于此言高遠所以資治之者甚深

燈夜話時略詮維摩大意耳一切五時八教都未陳說欲埃機感以種勝因而忽然一病彌連又爰盡識去時眷屬圍繞未得開導清泰一路羈覓渺渺不知何向負兄三也嗟乎弟之負兄既不能如鬼之無負于弟乃弟之知兄亦不能如兄之知弟也吾師嘗憂兄不售而弟知兄之必售矣戊辰弁兄之文擬之吾友曹允大而卒出于允大之門矣乃兄年不滿四十成進士不

流離集

卷之七

滿三百日寢疾不滿三十日孤子不滿二十日未亡人或不滿三十或不滿三十老父瞻瞻堂上幾七十而兄竟以不起而弟終謂兄無死法也初秋出都遵病而尋愈會皖山變起倉卒播遷途輒爲賊所擄同籍交知閉戶不救視賴有也路空鬼諫氣而拯之泥中以爲無死地矣乃緣既他鄉對風朝爲茂草未四越月而復捐逆旅詐爲瘞瘞以爲瘞瘞未病以前一生開口

而笑者自抄春迨徂暑纔百二十日耳燕柳既旋桐難未作負病而與家人團圞相對者自北夕迨中秋纔三十餘日耳而弟尚謂兄無死法也兄能識弟于奇窮之中而弟不能識兄于擢第之日其又何以相天下士耶然天下士文行不及兄倍屣而紆青拖紫白首而未死者踵相接也弟何能以郭許自負而妄謂知人之明可學耶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

龍驤驤

祭文

相駑馬以千里時一而駑馬日售也豈兄能相駑馬而弟不能相千里馬耶弟向謂同學少年一旦富貴故人責以乘車戴笠之誼未免咨嗟屬望不如直作物故想惟兄能令我不作此想矣而竟爾爾耶又聞每科榜發必有驟卒者云作大羅天中報命使者此兄今生所證之果耶嘗見世間老經生久困塲屋輒自念曰願一第而死不恨此兄前生所種之因耶果爾則自今

徐六中  
懷德樓  
筆錄  
乾而尚  
餘表

以往又當自念言願得長壽作老明經不願一第而死也嗟乎弟之不能知兄者于世間法已矣不可贖矣意欲字兄之孤誌兄之石訂兄之遺文以傳于世然于兄何有焉有為之法如泡如影賀者在堂吊者在門固是常理不足多怪而朝為榮華夕為憔悴我我閱之胃翻翻羹馬之客忽作孤兒發婦之夢裏人真不啻難之露橙之花蜉蝣之羽矣兄自此可變然而驚亦

龍驤驤

祭文

可遽然而覺也此世界如旅泊已事可見慎勿再來他方世界苦樂互具亦莫輕往覓兮歸來應歸家鄉田地大寂滅場則日落之方是也如貝葉所開懺法可以消滅多病壽夭罪障脫三途苦受人天樂而弟心未饜以未超越三界也更有三時繫念法可作西往津梁不空絹索真言加持沙土置棺墓上能令亡者徑生極樂向者爭名一案單說惟心為理淨土今日為兄延

謝以昌黎祭十二郎之奇文  
哭于淵之深痛  
那得不  
傍徨無  
意

淨侶。建法幢。修此三法。爲事。淨土。理事並舉。庶  
不負吾性命之友耳。兄平生負至性。外貌落落  
而中乃塞淵。願兄于中陰中。諦聽深信。而善思  
念。猛發願。勤執持也。聞而思。思而修。是爲三妙  
慧。信而願。願而行。是謂三資糧。西方公據。只此  
已足。生死交情。言盡于此。尚饗。  
○○丙子十月十五日告大兒文  
九月廿九日寄汝一字欲汝罷舉而學道。以

一大事。因緣相警策。頗有無常迅速之語。書郵  
稽留未達。迨十月初八日而汝訃音至。豈此  
書遂成讖耶。既驚詫。閱絕稍甦。而復思八月廿  
二日送汝清涼山下登舟而去。是時汝絕無病  
苦也。余歸乃覺冤魂離散。廿六榜發。余與汝皆  
下第。慮汝之失意而孤憤耳。會葉宗伯公延汝  
西席。日夕倚閭而望。不得一信。忽然心動。遂援  
筆作字而汝是夕已長逝耶。乃聞訃之後復接

謝以昌黎祭十二郎之奇文  
哭于淵之深痛  
那得不  
傍徨無  
意

汝廿三日字手跡宛然。止言歸後瘡作耳。絕無  
彌連危篤一語。且有南游意。郵人廿七始發。尚  
不知汝病也。迨廿九纔三日耳。何以遽劇而遽  
死耶。憶汝生于丙午。而余以丁未出游。伊始一  
入林屋洞。天便有終焉之志。買山可盤灣中。汝  
迄今未知也。自辛亥抗策北往。此願未遂。汝母  
從游而汝依大父母。以居。余偃仆燕市。流離悲  
痛。靡所屆止。甲寅歲。汝母以念汝成疾。歸而荒

迷惑亂。不復知有人世。爾時汝已有母而無母  
矣。迨余母卽世。僞歷險阻。汝尚童穉。無所識知。  
癸亥之夏。再入白門。連蹇不偶。淹留于茲。客舍  
并州。淹踰十載。汝先後兩婦。皆不能從。汝游爲  
汝卜妾此地。又不終侍中。節遂有吳越兩地之  
隔。汝又有父而無父矣。余髮玄而白衣素。而繼  
猶然。隨風飄颻。如飛霜墜葉。汝與病母。矜嫻故  
廬。亦復搖搖如客。其間往來舊京。而折疑徵義

以前是  
略說一  
遍已自  
法明難  
堪何更  
後詳說  
一過更  
恐心肝  
摧絕

何云本  
是白法  
中人墮  
此紅塵  
紫障

者○席○不○暇○煖○蓋○悠○悠○忽○忽○以○待○將○來○也○孰○知○此○  
席○之○終○不○復○煖○也○耶○憶○少○時○向○長○耳○和○尚○乞○予○  
而○生○汝○故○小○字○長○耳○及○長○名○汝○曰○人○月○因○佛○華○  
嚴○中○稱○頌○如○來○有○永○作○人○中○月○之○語○又○旁○證○諸○  
佛○有○號○人○月○者○及○見○觀○經○言○淨○業○正○因○應○當○諦○  
觀○世○尊○眉○間○毫○相○其○毫○白○如○珂○月○遂○以○字○汝○古○  
尊○宿○先○覲○釋○迦○後○禮○彌○陀○又○謂○折○攝○同○是○一○佛○  
故○以○華○嚴○願○王○導○歸○極○樂○而○以○白○毫○十○相○攝○彼○

三十二相

祭文

三○十○二○相○以○佛○身○一○觀○攝○彼○十○六○妙○觀○此○命○汝○  
名○字○本○懷○蚤○知○汝○福○薄○壽○夭○如○此○悔○不○爾○時○捨○  
汝○出○家○免○致○墮○落○各○場○佗○條○而○死○也○汝○生○十○五○  
齡○為○庚○申○歲○始○稍○露○筆○墨○之○光○辛○酉○携○汝○南○  
屏○遂○受○特○達○之○知○于○孫○鳳○林○洪○亨○九○兩○公○祖○自○  
後○諸○有○司○皆○眷○以○國○士○即○如○吳○茲○勉○文○宗○惡○其○  
後○至○而○擯○斥○之○矣○樊○致○虛○文○宗○病○其○文○體○而○匡○  
救○之○矣○乃○終○拔○之○儔○伍○之○中○駕○之○耆○舊○之○上○茲○

何云只  
此兩字

已道盡  
珂月文  
章之樂

勉○好○奇○遂○呼○為○奇○士○致○虛○崇○正○卒○命○為○正○宗○至○  
如○海○內○文○章○之○士○即○或○薰○蕕○異○臭○欲○殺○欲○割○而○  
卒○不○禁○聞○聲○之○思○然○而○為○文○每○與○世○忤○世○所○稱○  
詠○奇○光○怪○之○文○汝○叱○為○昏○昏○混○濁○所○稱○醇○正○典○  
型○之○文○汝○又○鄙○為○庸○愚○卑○劣○而○自○謂○無○可○奈○何○  
者○不○識○世○之○傾○心○而○向○往○者○何○也○夫○能○使○世○間○  
傾○心○如○是○而○終○不○一○遇○則○又○何○也○郊○寒○島○瘦○古○  
今○謂○之○不○祥○汝○既○滌○盪○一○世○之○塵○垢○而○負○玉○苗○

三十二相

祭文

瓊○蕊○之○姿○復○羅○列○萬○象○于○毫○端○以○成○山○龍○黼○黻○  
之○象○乃○復○為○不○祥○之○徵○耶○豈○所○稱○千○人○所○指○無○  
病○而○死○者○獨○令○汝○當○之○耶○汝○十○六○七○時○讀○書○石○  
人○塢○水○一○方○之○間○論○說○世○出○世○間○之○文○一○往○便○  
欲○蹴○蹋○古○人○踞○其○巔○頂○自○六○經○迨○秦○漢○以○下○如○  
游○霄○漢○之○上○俯○視○萬○物○而○衡○量○之○與○人○間○月○旦○  
迥○別○每○一○提○唱○便○似○聞○蛙○而○契○見○星○而○悟○亦○似○  
良○馬○見○鞭○影○而○行○凡○所○進○退○甲○乙○與○所○為○詩○莊○

明世文  
章針芥  
相投處  
想見師  
子見算  
孔極天  
氣象

書若古今文辭與余似雙鷹並擊亦似古之射者能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以我兩人所著單辭累牘雜陳于前當世未有能辨之者雖謗譽各半而其未能深知我輩一也咄嗟寤歎之間日月跳躑天地衰老而我既折肱汝復膺足乃余自壬子後凡七試僅于癸酉一獲首薦而卒以奇厄汝自辛酉後凡五試

渡瀾集

祭文王

而僅于乙亥拔貢場中一獲首薦而復劬于丙子余春初歸省與汝同稱大父之觴偕往西湖雪水門才旬日遂驅車而北復驅車而歸復驅車而南歷八千餘里而與余同棘園之役出圍以諸名士牘糊名而應葉大宗伯之徵暗中摸索而得者止余兩人而所云大魁天下如俯拾地芥者以汝為冠軍薛歲星則得余與汝與趙退之三人耳侯廣成趙無聲則以汝文縱橫

下此本  
是如  
而通原  
以之注  
江實誼  
內之賦  
勝不亦  
過平

杰慮有肉眼而共信余文為可以程世迨領出落卷而經房以汝文為可傳又謂才氣豪橫而未免太縱患其才多不忍釋手功令困人為之問華三數總裁向諸君言則以不得見我兩人贖為恨大率生平所逢主司或疾若仇讐而不敢收或遇以衆人而不足收或驚為異人而不敢收乃若撫膺痛惜昵之為骨肉事之為嚴師護之為性命目之為曠世逸才千古名儒者則

渡瀾集

祭文王

皆場外之人不則主司蒞闈之先與罷試之后也不則小試之不足為利鈍者也余直認為柳絮之春飛梧桐之秋墜耳汝遂不能作此想耶嘗見世間桃李蘭蕙諸花其未放時尚耐霰雪若正值開敷少遇疾風妬雨如已吐物不能復合便欲飄墮泥滓余年未三十已作倦游客自傷老苦今又廿餘年如嶧陽孤桐尚離奇偃蹇于歲寒之中一切驚怛詫異崚嶒躑躅之事都



何云此  
一大事  
急則唯  
唯緩則  
諸語若  
復不緩  
不急則  
亦悠悠  
漾漾如  
水清石  
耳可如  
有

似不足痛哭者使余少不聞道則一種狂誕狂  
俠之氣窮愁歷落之感所傷必多亦不能浮沈  
屈曲于板蕩之中以至于今日也嗟乎猶龍以  
不敢為勇浮屠以忍辱為彼岸汝眼光所及無  
不立透然古宿亦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乃  
漸除因次第盡若識到而力未克譬如弱羽止  
可纏枝亦如嬰兒猶煩乳哺故人不可以無年  
需磨礪鍛鍊之力以善用其孤往猛烈之氣自

余與汝聚首未嘗時時以此相勗因我輩方共  
蹲坐煩惱場中慮以名理之言堅其頑鈍亦聞  
內典遇樂法人亦不為多說每每觀時逗機撥  
轉關捩孰意大命忽盡迅于彈指令人踢地喚  
天而不可及耶余生平轉徙四方所為文隨手  
散佚不留一字汝癸酉之冬迄甲戌之夏字字  
網羅而結集之歷半載而積數帙今歲瀕行之  
夕猶為手裝而去指卷未一紀中商丘道士若

何云此  
一大事  
急則唯  
唯緩則  
諸語若  
復不緩  
不急則  
亦悠悠  
漾漾如  
水清石  
耳可如  
有

楊山人事云汝近稿偶拈二事適與此合以為  
笑樂今封篋不更開尚自號痛無極况堪復展  
視耶昨冬恐汝文字亦漸散失欲汝彙刻以傳  
汝謂子不先父食喚余集成而後計之今譬較  
之責反屬老人他日撫卷於邑又將何如耶昔  
西河之痛君子所怒延陵之三號東門之不哭  
古所稱達者也然子淵之死尼父以為祝子則  
參賜以下三千七十五之多其身皆不足以  
贖顏氏之子也余與汝父子而師弟也子雖多  
子而何解子情之所鍾耶漢少年如從天上謫  
墮絕不省人間事邇年稍歷塵趣終似行霧露  
隔羅縠不甚能辨惟來字與緣呢就深重滅趾  
沒趾殆不可出意汝垂死時如生龜離殼痛不  
忍捨者其以此為第一義耶果爾則愛河慾海  
無過文字倘以失路而生嗔恚亦是愛因而與  
緣也汝亦何戀此障道因緣不一切放下耶乃

何云林  
室一夢  
大奇生  
天語又  
吉相類

九月朔薛歲星夢汝往別口中微吟云何處空  
山脊撲鼻往從林屋問寒梅歲星問汝歸則孤  
山斷橋耳何云林屋又此亦非梅花時汝笑不  
答但出袖中紅梅二枝一授歲星一自携去挽  
之而不能留越廿六日又夢董思白先生來晤  
雙趺行乎空中既乃知董于是夕捐館先汝三  
日耳因欲作一傳以二夢爲端董公爲辭壇宗  
匠者周一甲子汝爲落魄文人者十五年耳兩

流離集

卷之五

人合傳此亦彭殤妄作之語將汝此生一番去  
來祇如犀浦之月海外之劍玉樓之囊當卽以  
此苦海爲蓬萊圓嶠耶獨怪歲星與汝皆總不  
知余買山林屋事奈何余以此爲游之始汝忽  
以此爲游之終耶又聞汝煖氣將盡時問大父  
言今法師在堂當如何作禮隨起坐云我欲生  
天言畢而絕然則何以復作林屋游耶豈天上  
人間隨意往來亦如余之游行四方而無碍耶

何云此  
夢有宿

廣云至  
道無難  
最要揀  
擇也

然余生平未肯以現簡爲宗極見內典生天  
言亦未慊本願以未超三界也至蓮國勝因每  
須生前種植及取辦最后一念今汝臨終不遇  
知識恐遂不聞諸佛名號失大善利然汝八月  
廿二日與余永別時爲雪公書扇有持名修觀  
皈依淨戒之語九月廿三日書中寄有金臺問  
答一冊爲余與諸衲咨詢淨國微細差別義汝  
病中自當覺然深省條然揀擇可以捨海山

流離集

卷之五

而不內院又可捨內院而寂光也爰憶薦度之法  
有不空羅索真言加持沙土散棺墓上得生淨  
土在七七中陰中尤爲急着乃同古林螺髻諸  
耆宿爲汝加持令人資歸更爲轉禮地藏尊經  
三昧懺法又致供養于聞谷庵覽三夫師仗其  
威神以作津筏至如妻子眷屬自是人間塵土  
死時將不去者又正是陷汝入生死者無始劫  
來愛別離苦涕淚如西大海水都屬泡影無類

尚石云  
文人破  
此結習  
正如割  
肉飼鷹  
捨身餒  
虎頭目  
斷髓無  
所痛惜

薛云津  
津妮妮  
都無窮  
二義語  
覺東坡  
諸賢有  
此筆無  
此悟

記憶若汝遺文自當歸來為汝果集倪鴻寶已  
為作序冠之然亦做帚唾餘耳此集析為千萬  
字則一部篇海即鏤而為板傳之其人祗供割  
竊若藏之名山則遇水而漂遇火而燼岩谷中  
久而蠹敗亦當蕩為微塵雖一切聖賢經籍亦  
與劫灰同盡良非不朽計不足念也楊次公言  
愛不重生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皈極樂謝公以心  
雜不與蓮漏余欲汝之一心而託蓮胎也故願

汝割所最愛而以此文同前書然之楷側用以  
告汝

○○○告亡姬智華文

姬人高氏智華亡于白門七日而蓮旬居士自  
浙來馮棺而語之曰古今人多為文以告亡者  
以幽明不隔可以告語也我當率胸懷而語汝  
諦聽之汝年十八歸我西湖之濱經今二十餘  
年忽然生死到來不得見我不得見諸子是人

尚石云  
如冷水  
酒面令  
人睡夢  
中陡然  
驚醒方  
可諦聽  
妙法

尚石云  
一生前  
一臨終  
一已足  
過去現  
在未來  
事宣說  
一周然  
后說到  
今世因  
緣已自  
冷如冰  
矣

生最苦事然汝十八歲以前未有我也未有諸  
子也又邈汝父母未生以前未有我也未有諸  
子也汝不必傷感也又當十八以後二十餘年  
間正有我正有諸子時亦復如夢如幻如影如  
響空無所有也汝不必追憶也汝當斬斷愛緣  
觀諸法空是為眼前第一義諦然後向汝說生  
前種種善因可以離苦獲樂之事吾夙慕淨業  
而未得努力倡導尅期求驗有負于汝吾所深

沈龍集

卷之三

恨然經言累劫所造身語意業皆以懺悔而得  
銷滅又言一念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以  
罪性本空故我與汝同構螺髻庵時時率諸子  
若女而禮懺法導汝持名法門以汝首飾莊嚴  
彌陀尊像殊勝妙好甲于東南每逢四月八日  
則手自浴佛然燈散華數載不廢後皈依博山  
情緣銷落去年自浙中請大藏經來汝迎歸營  
庵供養頂禮喜動顏色向來苾芻尼優婆夷等

問石云  
生前願  
往因地  
極其

何云此  
事絕奇  
可以與  
似諸方

口持佛名作福田想。未嘗發願往生。我嘗以此。開示汝。輒信受。願往無卑劣。見女流中捨所習。聞而佩服。正法如汝者。絕少也。又凡誦經禮佛。端坐運想。乃至夢寐之中。卽見雕刻諸佛相好。光明。亡母五七日中。汝夢母作鬚髯丈夫合掌。坐大悲像手中。或是夙昔因地。未必今生定力。也。又出世間法。實以世間衆善爲根蒂。汝事吾母。母愛之過于大婦。事大婦。大婦愛之過于子。

龍華集

卷之三

若女此淨業三福中最初一着也。然後向汝說。臨終感報之事。念佛行人不經冥司徑往樂土。此無智人所不肯信。乃汝病前三日夢閻羅王。有一王者向汝禮拜。且云。餘獄主者不必復見。也。汝病苦未除。應是往昔定業所感耳。既是淨。國中。人自當致彼禮敬。正與教典冥合。亦與本願相應。只此可以往生矣。然後向汝說。臨終正念之事。昔日連尊者仗衆僧威神之力。解母倒。

問石云  
臨終勸  
發因地  
極其

斷石云  
受后如  
法津渡  
救相中  
秘密神  
通不至  
輪墜因  
地極真

懸汝于病中。設供十方諸佛。大德衆僧。經言。病人捨所受用莊嚴三寶者。五無間罪。永得解脫。又無碍大師爲汝警策。勸令往西。汝張目墮淚。點頭而諾之。是時我雖不得設像助往。然此一念。是最后大心。只此可以往生矣。然後向汝說。亡後薦拔之事。一切經典言。令亡者生天人中。未能超出三界。卽大小彌陀等經。往生等呪。皆止生前執持。未聞津拔亡者。惟大灌頂光真言。

龍華集

卷之三

乃十方毘盧遮那摩清淨蓮華明王頂而爲說法。加持沙土一百八遍。散屍陀林。能令亡者十惡五逆罪報滅除。應時光明照身。卽往西方極樂世界。此異方便也。昔以此度吾母。吾子汝曾。隨喜讚歎。今以此度汝。七日中若請僧若自誦晨夕不輟。口只此可以往生矣。又以汝遺囑。造毘盧遮那尊像一軀。乃說呪之教主。往生之正因。又造彌勒菩薩地藏菩薩各一軀。毘盧華。

冠瓊瑤。表非木。菩提樹下之身。世所造二菩薩。訛作僧。相應是布袋目連耳。今爲改正。作大士。相指示羣生。開世眼目。欲其下脫鬪子之苦。上超幾率之樂。近結西方之果。遠種龍華之因。以證此毘盧法身耳。經言造佛形像者。業障煩惱。並得銷散。如日出時。霧露皆盡。如鳥離網。至無碍處。此爲三十二相之因。其人速致成佛。獲清淨土。只此可以往生矣。又准慈雲雲栖所說。刻

流離集

卷之五

普觀圖一幀。以此一觀。總攝十六。爲持名助因。令人觀像而識往生之旨。隨所流布。展轉傳受。如無盡燈。設遇一人。觀力成就。亦不虛此弘誓。况復多人。只此可以往生矣。又爲造地藏經水懺各十部。以爲常住法寶。又復讀誦大乘廣施法食大作法事。如汝亡時。所囑以爲中陰之日。課迷津之寶筏。皆具告佛疏中。如此而不往生。是諸佛誑語也。諸佛遇狂妄人。每策勵以所最

問云云  
千个世  
因緣中  
復將過  
現未三  
時事一  
口說盡  
令人無  
可着想  
種種發  
露處即  
是種種  
掃蕩處

難遇柔儒人。財慰勞以所甚易。余慮汝之怯于西往而易言之如此。然后向汝說。今世因緣之事。此已如空華水月。不煩撈漉矣。然恐汝未得發露而留連于中也。當略說一番。而後爲汝掃蕩之。汝自乙卯適我家。爲汝作桃葉歌一首。汝誦之。終身不忘。喜我作小楷書扇頭。凡三四過。余偶持手中。輒爲人攫去。屢欲我再書一扇。尚未及書。而汝忽云亡。追憶廿年中。所歷寥落淒涼之事。孤憤幽憂之懷。播遷踣蹶之感。締造疆

流離集

卷之五

何云人  
世之極  
如是

理之勞。悲風泣月之痛。無不委宛共之。大約如孤蓬自轉。驚濤坐飛。令人慷慨而不可止。自與余開山而隱。一花一草。一竹一木。皆汝手自護持。此過去事。不必說也。今歲正月十三日。別汝而歸。沿路阻隔。廿四日方抵家。一省大人哭亡兒。廿五日。即携汝子人目。就試城中。淹滯西湖。至三月十一日。遣信還京。汝子猶試而未取。頗

何云人  
世之險  
如是

極馳驅之苦至十三日覆試十八日汝子方得錄取名字二十日希謁廿一日習射隨歸而掃墓謁親族者數日廿八日寄汝一字逗留不卽至四月初三日得家信言汝小恙尋愈初七日送汝子入府學迎歸于洪外祖家過此卽擬歸娶而是日鄭文來聞汝病次日五鼓倉卒發棹六日抵京至通濟門逢王氏僕聞汝于佛成道日亡去時方在輿中腸痛欲墮地汝子青衿之

報娶婦之期旬日間事耳汝拮据一生不得聞見余歸而但有靈幃之披披諸子之笑笑游覓之渺渺祇園一片地便成天下傷心處此現在事亦不必說也人命無常如此余何敢再盤桓詩酒昵近姬妾當速爲人目取婦以主中饋而養四幼子不敢屬他人也如佛住旣生二女自當聽其去留如絮自當遣令他適汝所遺簪珥自布施外皆當分授諸子從此屏去種種嗜好

同石云  
和盤托  
出是諸  
佛菩薩  
詞心露  
塵之語

游行世間作一行脚居士此未來事亦不必說也人生終有散場汝看世間山陵尚有崩裂世間江河尚有枯竭但願汝于生平眷屬中怨親平等一刀割斷不復傷感追憶乃至田園服飾諸玩好等尤是外物只今汝身汝心本來無有何况六親及資生具凡人受生之法以愛爲緣一切法界皆由心造汝當轉此愛緣欣彼樂國如韋提希夫人專心繫念一處想于西方嚴

歡喜但作生意稱佛名號念念相續不離不爲蓮華中同心之侶廣度衆生而歸于空如經所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笠庵云起手如世事稱性而說華嚴中間便如阿含方等諸部幾許緒索末後如法華會權歸實復是華嚴境界此一篇中便具一代時教大意

澠簾集卷二十一

誌銘

○通叅沈公墓誌銘

徐子天  
之目星  
地之河  
嶽先生  
之文章  
可以相

天啟朝婦寺爲逆世有清流白馬之禍人踵廬  
陵之論則謂小人無朋而君子有之但當退小  
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而不知君子實無朋  
也○小人成羣實繁有徒乃嫁朋之一字以弇君  
子世有中行獨復之君子必不曰君子有之以

自居子○適○大○學○召○天○神○之○才○流○而○世○強○名○曰○朋○  
至○于○錮○而○不○得○用○用○而○不○得○竟○其○才○至○執○掌○國○  
事○以○死○則○皇○衷○所○深○悼○所○當○叩○關○而○徹○贈○卹○特○  
典○者○如○毘○陵○通○叅○沈○公○是○已○公○諱○應○時○字○伯○起○  
號○五○知○封○公○介○庵○暨○配○杜○宜○人○同○夢○紅○日○照○耀○  
金○甲○神○人○擁○一○貴○官○來○而○生○公○公○生○而○早○慧○試○  
輒○受○知○有○司○戊○子○補○博○士○弟○子○員○癸○卯○膺○鄉○薦○  
爾○時○便○卓○然○引○天○下○爲○已○任○時○與○顧○端○文○高○忠○

憲諸公倡和錫山尋濂洛之傳一以澹泊寧靜  
相切劘爲孝廉十年簞瓢屢空晏如也癸丑登  
進士授吉安李官吉稱囂悍難治公咄嗟立辦  
豪猾之軌法者妖民之爲烏篆神劒者疑獄之  
歷百年不決者往往見告于鬼魘之夜呼旦而  
跡之歷歷如親人稱神明來格也而本以哀痛  
惻怛之意故不事苛察民自不冤殆所稱方而  
不刻廉而不劌者歟時洪水泛溢從章江來瞬

誌銘三

息與城平公駕小刀洪濤中所拯救者所醫療  
者所掩埋者所散倉廩資給者以萬億計未幾  
復苦旱酷日中昕夕步禱而甘澍立應司理爲  
兩臺耳目公精心博訪不以意軒輊一人以清  
庶僚攝郡邑篆則謝贖鍰捐薪俸以哀窮民較  
錄諸士則屏竿牘滌心慮正襟危坐如對君父  
以悲貧士之負才而躓足者乙卯分較闢試所  
得皆宿學名雋文武二省元皆出門下一時得

士之望如伯樂一過冀北而羣馬遂空也江右名賢論道白鷺書院公屏騶從角巾入坐時南阜鄒先生匡湖羅先生玉槎朱先生皆負林宗子將之識于人倫鮮許可與公臭味獨洽豫章人士亦咸有明如鏡清如水之謠報政之期兩臺推轂且轉盼內召矣一日念封公春秋高乞終養三請不獲不俟代題竟解任就道歸侍几杖僅五閱月而封公厭世公棘人樂樂間墓三

雜錄

卷三

載永言孝思有如一曰服闋補岳州司李隨拜兵垣給練公以郡佐下僚拔置清班非慷慨敷陳無以報稱時寇騎雖退宦寺女謁之禍微見萌孽會春夏不雨水雹兼作公疏畧曰臣考穀梁說雹者陰陽之象君道陽而臣道陰君子陽而小人陰男位陽而女位陰有一于此皆占爲亂天下之象皇上常朝日講以來所朝夕與處者無非柔易傾意之人爭妍取憐之輩勢必

乘輿援而擅威福是爲以陰而陽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則霽顏講幄豈不賢于深居之寡陋召對殿庭豈不勝于中旨之傳宣耶又引成湯六事自省爲鑒漢初平時雹如斗殺人宦寺亂國爲戒因請召還諫臣侯震陽江秉謙熊德陽等時當日中月盈之時而公已爲憂盛危明之語人疑其言之過激也不一年而瑞禍大作毒流搢紳天下潰潰回遘靡所屆止赤狐

雜錄

卷四

黑烏充滿世間雖有深心大力之士亦但拊心扼腕而不可救藥然後知公未雨預桑土之謀履霜凜堅冰之至識有超于衆人之先者公以東西交訐中外憂惶剝膚之灾無如邊事乃條上八議一酌先務二設邊防三練守具四壯畿輔五酌召募六酌調援七嚴偵探八備火器俱邊防至計因樞臣張霍鳴方奉溫旨諭留公極力叅糾以爲誤閣務而廢時日貽害封疆不小



居無何邊疆蠢動四方寇盜蠢起公疏畧曰榆關一線爲華夏命脉所恃自衛止新築邊城而二十萬帑金之發何以杳如山東班軍何以逗留不發西邊錢勢不能絕而不足恃百萬金錢何以不作浪擲薊昌十五路墩堡已真興工修築否三協分鎮果可作前茅後勁爲山海增壯否京營添設三總兵營中總協以下果遵約束否國家所賴是毛文龍望濟急如燃眉淮閩

疏

疏第五

兵已有定額否天津兵糧業經派定可乘風開洋否關門至都門有事地方嘗議新甲科補選今選得一二否山東撫臣銳意勦賊已得鄰省協助否督臣張我續攘功于解圍之川蜀未急難于被圍之滇黔果能了此一方事否因請勅還行邊閣臣還署部事以主運籌帷幄之任又請主上振紀綱明法度以剛德挽積弱時貴州告急公疏請新撫速駐平越又請設辰沅總督

又請以雲南鎮庄田聽有司徵收凡數十疏條列軍國要務蓋公智深而勇沈故天下情形在其掌握謀畧雄偉雖擁兵百萬亦當不戰而屈廟算邊籌磊落如是人臣亦何必乘觚投筆而後稱燕躍鵠踊之士收折衝禦侮之畧哉旣而挺擊紅丸移官三案邪說橫行公具疏以張差之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癩結案崔文昇李可灼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懲移官一節臣民

疏

疏第六

仰聖孝純篤黃克績一疏令人眩惑乞睿斷早結俾史館有所適從自此益爲羣小所側目矣癸亥冊封山陰五府隨轉禮垣時目擊東南水災補牘入告不減鄭俠流民圖請如神宗朝將本年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五分故事隨轉戶垣巡視太倉光祿清窟穴稽耗蠹不避權貴時君子道長衆正彙征乃僉壬輩已有交結近侍思傾善類者諸臣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若輩遂

借音撫一節。以相傾陷。致相繼引去。人之云。一  
邦國殄瘁。公具人才。挺生不偶。同朝愛惜。宜深  
一疏。謂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太僕寺少卿魯  
臯。宜急賜蒲輪。以光岩穴。山西巡撫謝應祥。通  
敏練達之才。無端蔓引。以致衆正不安。此國家  
否泰之機。人才消長之運。宜勒令赴任。以剪沸  
騰。上報可。然而刑餘保姆。表裏爲奸。虎彪諸黨。  
誦附擁戴。根蒂已深。難動搖矣。遂決計掛冠。會

乙丑策士之期

疏請召

乙丑策士之期。乃具錄譽髦恤忠節一疏。請召  
還文震孟。鄭鄭贈恤。鄒元標。時以科場策論指  
斥降謫考官熊奮渭等。公疏請召還屬艸將上。  
會杜門。請告乃已。命下。出都蕭然。行李止竹簾。  
二隻。一貯袍笏。一貯殘書。人不知爲掌垣也。隨  
以年例轉陝西大叅。兼僉憲督理寧夏。寧夏古  
朔方地。雖例轉實投諸四裔。公知是役也。可以  
無徃徃。而得嚴譴耳。然而人臣致身。東西南北。

誼無所逃。遂行。行則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大暑  
如却焚九折之坂。公叱馭而前。不減王尊入峽。  
時也。至則兼攝河東。絲賀蘭。長白。直逼敵營。故  
事巡邊使。未有深入至此者。恭順娘子黃台吉  
等惶駭甚。獻酪吹笳起舞。上壽而去。卽往花馬  
池。防秋歸。而葦堡備糧。分布甫畢。千兒馬大舉  
入寇。羽書旁午。總制調兵二十萬來會。公部署  
預定。兵卒至。不聞大聲。賊不敢動。乃引去。合

鎮軍餉。取給屯糧。素多侵蝕。士有枵腹荷戈者。  
公嚴立程限。以軍法從事。不三月而廩有餘粟。  
軍出歡聲。若雷。公素長于韜畧。前後皆爲兵官。  
不能過也。邊塵甫靖。卽綜理學政。置商學與  
中。士夫撫按交章奏公。可當鎖鑰。重寄時逆。  
每從推陞。中斥逐賢者。公直節素著。中官虎

視已久適當薦剡遂奉旨沈某久係門戶削奪  
爲民追奪詰命朝紳相詫以爲三百年未有之  
事云公徒步出城水雪萬里瑄偵騎且前且後  
亦無所得短長踉蹌而歸如范忠宣之委頓竄  
途亦復不計爲章惇所爲也幸天王聖明逆黨  
就戮公從田間起廣西藩臬吏垣許譽卿以公  
資俸深摧折特甚宜優轉京堂乃以通叅起補  
已巳秋人都受事適寇賊四起蹂躪畿輔公以

沈集

卷九

冷署條議戰守諸策會司農告匱請廷臣往催  
京邊額餉遂奉命陞辭往應安諸郡復接部咨  
帶催馬料二價公蹀躞道途突不黔席不煖輪  
蹄始遍而筋骨與民力俱竭矣手不停批目不  
交睫凡十晝夜而疏揭報冊始竟纔八分有奇  
焦然燔灼病已在膏肓間猶復自白下抵吳門  
往返督促有勸以問醫養病者曰吾窮愁不死  
瑞禍不死卒死王事分也竟不聽俄而揚帆江

上觸金山危石痰咯喉間奄息而逝蓋公一  
生精力強半耗于封事又耗于邊陲皆以國家  
之急而忘其身茲以八府三州數年積逋之數  
而王程嚴迫不敢後五月竣事之期冀以稍佐  
軍需而竟以此隕命也公少事父母以孝聞諸  
兄弟中以友聞親族間里交游待以舉火者無  
算以俠聞爲諸生以才濬聞登鄉選以廉節聞  
任外僚以循良聞居言路有賈長沙陸敬輿風

沈集

卷九

以譽謬聞生平仁心爲質萌甲不戢卽輿隸臧  
獲不聞一譴訶聲與人不爲翁翁契亦不爲崖  
岸斬絕之行和如春風田宅聲色狗馬之好一  
無所營嗜淡如秋月蓋自向者錫山豫章寤寐  
高賢以來真有不愧當官無忝屋漏者迨楊左  
諸公相繼就戮未嘗不撫膺惻絕周魏諸君子  
被逮過里門則匍匐稱貸佐之已而高忠憲從  
容就義則切太山梁木之悲旣向往先生之高

此中幾  
許居折  
不止武  
夷九曲

且自懼覆巢之下無完卵也然公特立獨行  
不事矯飾于諸公實無繫援想如所為耻不與  
黨人列者而世卒以此陷公公卒不就殲難迫  
起用于世而復不能大展其奇豈非天哉乃卒  
鞠躬盡瘁以死王事猶似欲與諸公忠寬唏吁  
而對語于九京也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  
天文地理八索九丘乙壬奇門靡不洞曉尤究  
心國朝典故兵刑鹽鐵屯鈔河渠諸大政瞭若

鏡華集

志第上

觀火所著有管轄淮南合鈔省垣奏議清音閣  
尺牘皇華遺稿行世公生于 年 月

日卒于

年

月

日春秋

配范宜人子

諸孫

茲以十月

日安厝大池新阡其長公走金陵乞言于  
余余為紀其世著其德行吏治以識其葬而系

以銘曰

禍亂之生以開英傑天步艱難貞士乃出婦寺

引卿云  
言保  
論大是  
偉丈夫

煽處虎孔棘幾幾沈公難至勵節聖明踐祚  
乃見天日世猶悼其爵之不崇而壽之不遐其  
以責青史以光玄宅以昌其後人耶

○大納言朱公墓誌銘

大納言寔同朱公諱萬春字長孺勝國時始祖  
諱福者自南康徙合肥而卜居濡須凡十世而  
生公生之夕隣人夢有緋衣貴客來入公舍生  
而岐嶷不羣凡兒即能受大母孟陶之教如義

鏡華集

志第上

方焉十七補弟子員戊子中乙榜時贈公方遘  
難公益發憤下帷庚子舉孝廉辛丑成進士授  
淄川令齊人任俠多直朴而吏胥最黠猾為民  
患公折獄甚敏瞬息立剖讞語榜之通衢與百  
姓共見絕不入衙蠹手故若輩不得中飽而民  
疾歸耕均徭役丁糧下戶無使賠累葺文廟日  
進諸生坐而論道以故民無賴尾之勞士有菁  
莪之頌所得士多名公卿時政聲日著煩調上

饒行時惟書籍數篋耳道濟上有典庫以羨餘數百金追至中途曰此無關公帑以佐行李公拂袖而行曰奈何以汚我抵饒陽有山曰銅塘者饒良田正統間閩賊竊據其中官兵討平之塞其險隘而攤其稅璫監以開採爲名率黨橫行撫按交章論不可開狀然木價猶派縣代輸公乃節縮他費以佐之官代民輸而璫患以息縣糧十年編冊以糧多爲長差次爲津貼貼石

饒縣志

卷之三

不下三四金猶囂囂不已公著爲令石糧歲陳銀九分故長差無拖累之苦貼戶無不平之譁至今邑人傳誦以爲美譚他如時裱價以寬馬戶減供億以蘇尉傳役常兵以代鍛鎔復踐更以寬市民蒞任三載間循良諸政靡不畢舉一切罪鍰秋毫無所取未嘗有一吏驚民間也朝廷以公治行最高擢爲侍御乃極論時事劾貪汙之本兵濫冒之總河屢疏請光宗皇帝

饒縣志

卷之三

出閣講學而責其任于樞輔其畧曰皇太子之講學國家出震主鼎之大根本也輔臣不能請而主事范汝梓請之請之不得而汝梓譴汝梓譴而輔臣竟不能力請以得則何以對皇太子他如數十年建言諸臣淹死過半姜士昌以疏請亦被黜而輔臣不能得皇上之賜環東南巨浸稽天西北赤地千里而輔臣不能得皇上之發帑滇事逮問國法稍申而閩粵黔三臣獨緩

撫臣誤聽每欲開邊公獨抗言自古西南夷與倭寇兵不過憑陵險阻以相劫掠而費三十鍾以致一石死數百命以飽一軍殊為非計故按蜀三載未嘗一日勤兵于苗鎮將無敢邀功啓釁者時大工告急蜀應輸木價四百餘萬時蜀苦亢旱方請帑捐俸以為救荒之策而山陝等省奉議協濟者俱復不至乃議留陝西邊銀十萬疏請止商稅土產等銀御前供用者悉克採

辦于是饑民得免加派飭勞安集土司歲不頒曆殺人者不死公始頒曆令奉正朔始給律聽其平反井鹽例為墨吏抽叩紅錢縱商夾帶公謝提舉府倖而委廉能司理弊稍戢蓮賊蠢動公綱繆拮据不煩一兵而境內安堵好弁周邦大乘傳騷擾公按以太辟會奢亂借談兵出獄遂降賊蜀禍始烈然後知公智眼不減九齡之知祿山也一切獎廉懲貪諸政畢露丰裁而尤

慎犴獄以為殺不辜寧失不經刻有審錄矜疑錄于秋霜中時寓陽和之德蓋吏民畏愛兼抱焉報政以外艱歸服除題差按楚會挺擊事發羣小設為風顛之說公遂與庭議忤又朝覲餽遺屏絕不受同事者或惡之乃外補江右巡鹽道公促裝就道怡然自若也鄱湖素多劇盜橫行城郭有司率置不問公白兩臺疏叅追之九江盜方奔漁舟以渡而公先檄楚中兵道勒兵

江上禁止行舟賊乃就擒省會嗣是無夜警食鹽稅額銖累之得三千金舊供本道公費公悉以助邊署方伯篆凡吏胥交允之弊悉為釐剔宗祿兌糧咸以得當公為幸以各得原額封識如故也漕糧解戶卒至破家百姓患之公改民運為官解刻有成書為豫章造無疆之福湖口稅監新撤而舖戶巡欄弊竇尚多公盡革之又移稅九江南康兩處以免湖口風濤之險南康

舊有堤爲朱晦翁所築歲久湮塞公悉蠲稅銀  
結石成堤巍然巨浸中號紫陽新堤云庚申祝  
釐萬壽聿觀光宗皇帝新政庭臣以公先朝耆  
舊將以京秩待公會內艱適歸癸亥起太僕少  
卿甲子轉左通政時逆璫盜弄威福起內操公  
伏闕上疏不報閣監虎翼已成擇人而食一時  
忠臣義士血濺朝野公以是鬱鬱成疾遂以不  
起嗟乎寺人作孽祖制盡淆雖無典刑尚有老

以前  
以  
叙  
平  
唱  
都  
氣  
梯  
記  
成人然而以緹騎死以詔獄死者表表青史而  
公獨以幽憤死其至性有過人者崔魏之禍其  
不與黨錮之籍不撓削奪屠戮之慘亦復不在  
起廢召還之列而實與被難諸臣攜手拍肩歌  
呼嘯號于泉壤而令千載後猶聞其人而拊膺  
憑吊不覺涕泗之無從者非公也耶公生于隆  
慶丁卯卒于天啟乙丑春秋五十有九配楊淑  
人生二男子長令明乙榜太學生娶胡次令朋

庠生娶吳一女子適庠生宇道凝孫男二前歲  
前輝令明出孫女一令朋出今將以月  
墓于陽山之原乃誌其終始而系以銘銘曰  
甲乙之間閹宦煽虐亂匪自天莫可救藥公行  
過古人議忤當世爲國佗僚飲恨而逝追惟國  
本之抗言與挺擊之論列猶孤懸如日月迄今  
國論既定衆正輩出如麟游與鳳來而已乎我  
公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荆室姜孺人誌銘

南度支郎雲陽念槐荆公之配姜孺人卒二十  
年而葬葬而以棘寺鄧公之狀來屬誌于余余  
久習公之有內助終溫且惠也知子之來雅佩  
以贈嚮者雞鳴之誼如在今日其何辭玄石之  
一言按狀孺人少出貴姓而敦常懷肅離之德  
歸荆值公出嗣于諸父兩姑之間婉婉以從惓  
惓然常恐不當其意嗣姑既歿則歸事其母事

翁病決歲末第間則進糜餌無倦色以孝聞閭里迨翁以逋負遺諸子則悉囊橐以償責者不忍以出嗣故委地下憂也而生計遂大困公授經他處孺人獨持一室搖搖若夕不至朝餽無儲粟則辟蠶漚管日索市米以供若姑若子若女若臧獲輩而常自枵腹以壽求日勿令其姑若子女臧獲輩知也公歸識其狀而傷之但曰若無作牛衣對泣能以傷老母心爾蓋孺人于

姑必謹伺顏色所得其懽笑以自怡悅者數十年如一日不第以甘旨稱孝矣且懼公以憂戚分下帷意若不欲公識所遇之艱難與其中心之摧愴也每謂公曰豈有荆夫子而長貧賤者乎嗟夫季子之合從而佩相印買臣之擁傳過會稽天下皆知其雄傑也負書樵採之日不免失意于閭閻孺人當公貧窶歷落中而能為知己之言以相慰勞荆布搽作而前經理婚喪諸

大政手口卒瘞而終身無喜怒之色非所稱丈夫而名女子者耶迨念槐以庚子膺鄉薦而孺人勤朴自將不自宴息無異諸生婦卒以勞勩遽疾疾革猶進子若婦誠以無逆言畢而逝念槐常語人曰吾生平落鳧一袍如春艸自家有健婦持門戶遂不知生產為何物今獲膺一命而故人既逝縑素不倫然後知人世有治生事如是而公能無追尋感傷久而逾新耶孺人生

于嘉靖甲子卒于萬曆壬子春秋四十有九生三男子長之瑞婦姜仲之璜婦徐季之璇婦吳四女子長適史次適姜次適陸次適賀諸孫五胤舒胤啟瑞出胤臨胤麗胤璜出將以月

日葬于之新阡

銘曰丈夫落落凌厲九墟當其失路內顧而吁時維婦德之忒而被人以巾幗孰如推轂縞衣而貧賤以自娛維不迫夫子之榮而後以嗣孟

何初云  
華鳴壁  
明令人  
低何久  
之



之曰桓之車

○汪母王孺人誌銘

代

昔李元禮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已任。升其堂者。雖牛衣下坐。皆成國士。郭有道既受一見之知。嘗著書誌取士之本。將以知人之明。傳之後世。自此書遭亂。不傳而一世龍津。于今絕響。余已未叨論士之役。自媿無李郭氷鑑。幸首得石臣始以豐才博學。遇而繼以矯矯風節。著聞乙丑。

錢云可  
惜此書  
不傳

錢云可

之難。余罷斥歸田。石臣亦引疾入山。龍飛初載。余荷賜環之典。石臣乃出而仕于朝。風期照映。無慚金石。而究其出處之大致。微獨石臣高自標持。實亦其母王孺人辟咄誨之。孺人爲武林名族。歸少岳公。公世居海陽。自其翁少參雲岳公。以清白吏貽公。而公自業。睦事于。淵以供饘粥。因卜居西湖。故繼元配蘇而娶孺人。生平喜閱書。通曉大義。自女誠內。則外即好誦。般若。

心經。奉普門像。焚香膜拜而已。少岳公屢落第。謁選賓州。舟過彭蠡。忽暴疾仆地。孺人急呼太士名號。且曰。白髮在堂。君未可死。願以身代君。乃欲直赴洪濤。以當天譴。公忽驚寤。曰。冥中有緋衣人。叱云。王氏孝烈已感帝座。行當誕兩貴子。此阨令其僕代之。語未畢。舟師報條文光忽呼代主代主遂踣仆而斃。孺人益信生死因緣。皈依大士。逾切云。已道經南嶺。飢民僵屍載路。

孺人脫簪珥。賑之民。藉以蘇抵賓日。以清慎佐公公。懸魚。馴。霍。清廉之節。益勵。解綬而歸。析衣瓶粟。屢屢告匱。半畝之官。亦旋爲人奪去。偶改築得古櫝于墻下。封識甚固。公以語孺人。孺人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君不見管華之事乎。其亟掩之。族有扞。使使者繫獄。垂盡乃從。公傾產救之。曰。以數椽易一命義事也。孺人茹荼食葷。纖毫皆從手腕中出。而慷慨節俠。類古奇士。

然自是家益中落矣。時遂有以從業諷二難者。孺人歔皇泣下假寐而嘆。若有持慈榜而前者。曰：「二子名已入籍，卽廢箸無廢業也。」白其狀于少岳公，則儼然彭蠡舟中，緋衣使者云：「孺人乃簡敝，尚存遺簪一枝，亟以執贊名師彷彿難鳴解珮之誼焉。」歲已酉，少岳公捐館，孺人艱闋育孤躬自課讀，不減孟陶之教。蓋稱未及人者十年而窀穸之事未舉，孺人扼腕拊心以爲無

龍溪集

卷三

以報夫子地下也。然兩玉樹亭亭秀出名籍甚諸生間，午未間石臣遂兩冠尚書卒如夢中所識以成名于天下。初，令瑞金旋調高要，退食時孺人輒提命之曰：「爾家世爲廉吏，其無慙先德之駿烈。」吾昔不聽而翁治家如丹陽郡守，婦今當封餉遠嫌如鹽池司馬。母爾令吾他日得與兩賢媛同傳足矣。石臣卓魯之聲日著，實繇孺人爲衆母母也。考績上奏，恩綸與帨辰遘，石臣

始捧檄色喜而逆璫之禍作矣。孺人誠石臣亂世多害，吾懼禍之及也。其勿以清華爲念，但當借調閑署以避繒繳。未幾而汪氏覆巢，殆無遺卵。石臣寄跡管司庶幾以吏隱當鴻飛而免弋人之慕。會三殿落成，稍一厠足立躋華廡，人方爲孺人慶。孺人怫然曰：「吾兒勿爲也。若輩遠之猶恐懼禍，况親之耶？」石臣遂稱病里居，謝扉畫掩閤庭晏然。人嗤爲拙吏，孺人獨破顏而笑以

龍溪集

卷五

薛云英  
多快映

爲門可羅雀。其勝于鍾鳴而鼎食也。爾今乃不足憂耳。迨今上御宇，鯨鯢就戮，孺人始舉手稱慶而勸駕曰：「聖天子在上，吾子可出而仕矣。」嗟乎，昔何鄧執權排山倒海，獨嚴憲以一女流深窺其裏，以爲司馬大傳獸睡耳。正恐壓破雪消行，自有在千古以爲美談。茲當雀鼠橫行，聖明鼎革之日，而孺人才識遠過鬚眉丈夫，其一種智眼矍矍照人有李郭著述所不能傳者，故余

不敢以相士之術自許。而竊喜能券石臣風節。于曩時更奇孺人乃負人倫鑒。能令羣小熏灼之時。颯然短氣。以成石臣特搢。且存余兩人氣。賴之感于千秋也。石臣抵都下未幾。而孺人訃至。卒之自絕口。不復問世法。唯喃喃誦普門名號。一如平時。蓋于世出世間。庶俱稱了畢云。孺人生于 卒于 春秋 有子二人長 卽石臣 次 將以 月 日葬于

之陽而屬余爲銘曰。俗士志局。隨世蹙躐。功名則勝。而識則劣。孰謂女侍獨負裁量。咄彼燎揚。有如泉壤。于以勵令子之清節。令豹變于豹侶。而鳳峙于鳳羣。則雖埋玉于松楸竹柏之下。而雙眸猶炯炯其孤明。無用和尚增銘。三千大千世界。乃一大園積也。三界英雄聖賢。各各盤踞此園積中。釋子努力奮迅。正欲出此

頂目云  
阿佛馬  
祖亦是  
神家園  
積惟此  
文不入  
園積中

園積耳。然而義學之算沙毘尼之纏縛。禪宗之莽蕩淨業之廉纖。出一園積。復入一園積。乃至成正覺轉法輪。四天護持六種震動。亦成一園積矣。爰有散聖示現世間。而破此一切相。然又未免成一散聖之園積也。余謁無用大師于法華山。見師神氣與梅花竹葉等。讀師黃山游記。見師筆墨與嶺雲澗石等。蓋師於一切法。無我居。梅竹間卽化而爲梅。爲竹。居雲石間卽化而

爲云此  
文亦梅  
竹雲石  
之意生  
湧也

爲雲爲石。卽說經詮義。一經提唱。亦皆化而爲梅。爲竹。爲雲。爲石也。性喜造佛相。好殊絕。如昔人畫馬。便欲化而爲馬。曾拉師看燈城市。未嘗不一。至至則急雨如注。市無燈光。程將軍歌姬數輩。突出席間。亦未嘗拂袖而去。如木人之見花鳥。亦可化而爲花鳥。聞余買山洞庭。躡屨便行。余值母病。不能偕。輒中夜遁歸。然而紙衣簪笠。亦旣化而爲水上之三十六峰金簡之八角。

余云即  
于熾然  
往生時  
向昆虛  
頂上行

垂芒也。管乾三自言于台宗滅足沒跡。見此脫  
洒老和尚未免慚愧。大抵師于世出世間牆壁  
荷面一切放下。如古彝鼎款識。浸滅不知。是秦  
是漢。目之爲講。爲律。爲禪。爲淨。爲高僧。爲詞客。  
爲山水癖。爲風顛。漢爲罷。秦人都不得肖其神  
理也。臨終自撰塋銘。家鄉氏族。法臘世壽。俱絕  
口不言。但言生平知己。惟余一人耳。然有誌而  
無銘。如有所待。乃踵其意而爲銘。

佛言清泰國土。超過十方三世。余曾發願願我  
所坐道場。復過于是。是時淨業諸侶。驚怖欲走。  
趾躓背偃。師獨熙怡微笑。而相許逸足先尔已。  
疾驅今向塋前誌斯語。

澠籬集卷二十二

書

○○河清社徵文書

薛云余  
謂欲勝  
外道正  
須大力  
過之如  
退讓前  
求反為  
所笑之  
加于王

天下文人足下今文字中刻畫秦漢諸子者。乃從江右時文中得見諸子耳。諸子餘瀝。流入江右。江右餘瀝。又以霑溉四方。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乃至紕繆舛錯。猶詫為奇。亦有欲自為一子者。如羗語閩音。殆不可辨。昔尚以太玄為淺陋。

澠籬集

書一

今乃以方言為精微。此如東家之顰。欲効江右所為而不得耳。今願天下諸兄勿復為江右之文。弟知江右諸子深業與弟有成言。必不怒。即以語秦漢諸子。諸子必不怒。即秦漢諸子而在。弟當矢口論其佳惡。不遂以秦漢為佳也。若謂此謬悠詭故中。可以行其放辟邪侈之意。此亂臣賊子之嚆矢耳。向自神宗末年。文氣披靡。士有丈夫之形。而具巾幗之習。弟乃以江右諸子

點斯云  
終謂能  
清而不  
能為河  
河又能  
為河而  
不能清  
河清豈  
我輩是  
初文章  
矣

駕之王錢之上。以震懼之。遂復濫觴至此。昔云拒虎進狼。今乃拒鼠進虎。弟實開門揖賊。安得不救其後。然欲驅虎而納鼠。虎不可驅。而鼠不能佳於虎。遂為天下所笑。唯獅子奮迅。則百獸震恐。一切虎狼。便當弭耳俯伏耳。今天子御極。黃河清。王曰。余意必有人文起而應其瑞者。茲欲與天下結河清之社。彙為一籍。流傳人間。以犬匡國運。而以數稅為贅。弟文久不敢以告人。

乃昔年潛入先輩集中。及房稿中者。誤為當世誦法海內。或遂以為可傳耶。竊謂文人之文。亦當如黃澠之乍清。諒諸兄必不屑為迴谿幽澗之清。又不欲諸兄自矜其吞天浴日之大。至不惜為死屍遺矢。所聚而以其身為溝壑。故欲于落天走海。雷奔電逝。中而英英清徹。可鑑鬚眉。令一切波怪水妖。如燔旣照。犀無可逃避。則諸兄一字之錫。如獲百朋。若以抄竊為子。杜撰為

子輒怖猶河漢弟乃不如當今壇坫所爲乃或驅殄虎狼而誤收腐鼠之詒則吾豈敢

○與岳石帆少司馬

昨秋纔接清塵而台旌遄發如秦淮之水至冬而去不能復留熊君來得讀手教兼示新集於一切章奏歌咏粗能通其文句至易中義諦實讀而未解每思質疑于導師而迢迢數千里如在雲際胸懷每不自釋蓋不佞生平文章經濟

歸集

卷三

之外于性命之學尤切則畢竟以義文之傳爲歸宿也今國家多事非深通性命者不能執司馬法類以國事爲嘗試幸台臺膺新命而至舊京便可低徊于折衝尊俎之間朝夕大教何快如之江月弦魄秦淮頂潮與關門紫氣互相映發先此奉訊台禧卽當躬叩堦墀以寫懷抱

○與錢受之官詹

初冬一別又迫歲除寒月征途殊深馳想憶

餘年踪跡曠跡卽蹙得萍集隨復霧散雖見于面頗而披露于辭氣者猶未得快然耳目間也平居困於憂患常自離索荏苒日月以待後來今髣有二毛精力銷鑠每一回首輒爲黯然昔人言木在山馬在肆累千萬人不一顧未爲不材也迨匠石過之而不視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非棟梁與逸足也又言君子長育人才如大陵之長育微草使當周公之時非聖人之才

歸集

卷四

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而已哉今弟之離奇蹇驚旣不足當匠石伯樂之顧而仁兄騰蹕一世奴僕往古而理承化之功章章如是又無埃貧賤之士爲之推戴而有補于周公之化是以但有雲泥之濶絕而無相須之意如左右手者無怪弟之不敢自前而泮渙若此也茲以沈無回之便致訊近履卒卒不盡所懷前忠貞公集尚是未竟之業今已成

遺書二卷謹以序目奉覽嵒侯藏室如椽之筆  
以闢幽光乞卽草一序隨寄無回擲來前拙草  
數首祈批抹發還哀生失路之人落筆自憎甚  
切問津之懷乞正法眼藏一爲指引勿坐視其  
淪墜也

○與劉用潛房師

金陵梵剎中懷刺奉詣惴惴然慮不得當宗匠  
法眼也不意闌中一牘尚繁師臺胸次高視雲

游云苑  
流河念

書五

臺之上而猶能記憶一草茅淪落之文卽此便  
足令某不朽如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死  
不恨矣乃傾蓋而援手憂患之中拔之沈淵不  
謂平原信陵之誼復見于今別後晤郭笑翁老  
師云師臺還卷之後三番呈堂而總裁丁公以  
初義太奇抑作本房皿字第三卷後因詩經額  
數算多一卷遂裁去今本房皿字止兩卷較別  
房竟少中一卷豈非天耶頃南臺諸公剪除羣

未段如  
各士風  
流自然  
可也  
同記

盜既服其辜而并州一椽已淪落宿莽中回首  
愴惘不能自立自此浪跡四方如飄蓬斷梗不  
知何時復得追隨杖屨也惟闌中一日之知沒  
身不忘向欲師臺爲紀被放始末冠于拙卷之  
首以爲別後相思之資前允寄示而迄今未至  
茲因潘虛舟之便附此致懇此兄精研古樂與  
師臺有牙期之知而某受師臺莊惠之賞借作  
郵筒冀有同聲之應耳

魏維祺

書六

○上葉曾城師

某受台臺之知最深亦自謂稍知台臺卽性命  
經濟文章不能盡悉底裏而亦嘗聞其略至于  
門戶一事台臺實超然羣類之表當癸亥楓城  
全盛之時而吾師漠然委之不見不聞若不知  
門戶爲何事而世間漫以里閭爲嫌夫生于斯  
長于斯此則天地之過於吾師何與焉以真正  
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

間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從來鉅儒碩士往往不能驟躋

龍溪集

卷七

卿相率兼潛見之德而處山林鍾鼎之間則此亦不足恠且老師述作之文自足千古近聞簡閱內典留心一大事因緣則區區塵世功名又如糞土矣近時規局未可深言飄風驟雨勢不崇朝天運國運終須吾師主之某但拭目俟之耳自乙丑之秋便欲負笈涉江以慰師臺寂寞之感紆師弟寥廓之懷因年來八口旅食白門館地復在雲陽流離轉徙未得一命稽呂之棹

而館地僻居村落卽覓一郵筒竟不可得耿耿此懷如何可言每誦夙昔所委文集則感憤孤寂之意又轉爲破顏抵掌之樂春夏之交鳩傭將畢冀得三年以來新篇意長公海外之時昌黎漳江之後當幽愁憂思中必有一種聖賢發憤之作不可不併入是集以爲名山之藏耳冬杪終須一登龍門載膽色笑不知能如所願否也

○答湯霍林先生

高山仰止歷二十年乃饑渴之懷久而逾真昨歲某公曾作書爲介而未能同靜補奉詣頃同崔公超憶詞奉慰又未能匍匐几筵乃遠辱問遺感與愧并天步艱難正賴一代偉人主持國運而屢經踣躓必令不徑不竇兩無棲泊之意自暴于天下而後已諸佛光明有照一里三里者乃至數百千里者門下光明獨照諸世界矣



乃文運與國運相爲盛衰昔年人士猶知誦法先生之文。今則共誦臨川而臨川實羞以爲子。豺聲蜂目。此亂世反賊耳。寢下而啜拾諸子餘瀋。益陋不可言矣。臨川精析本朝文章正側之辨。曾以先生制義一一疏注與許同安合刻布散人間而藏之以示其子孫。先生法門廣大無奇不錄。不以我法繩人。其愛臨川也。復不減是當亦手評臨川之文而合行之令天下知先生

之正。能收臨川之奇。臨川之奇。能宗先生之正。庶後來英俊不敢訕笑其祖禰之所尸祝。以自墮于魔罟。此亦收拾人心挽回文運一大機也。生以經生言經生事耳。其挽回文運以及國運則枚卜以後事。茲亦未敢深言也。

○上樊致虛公祖

淮陰通問以後荏苒十年。無論沉滯泥塗。不能稍自樹立。無以仰答期許之意。而淪落旣深。聞

侮薦至。所更內憂外患。視台臺蒞任之日。殆復過之流離瑣尾之中。一切慶弔問訊之事。都復廢閣。卽荷台臺知遇。自謂曠世之知。可一日當千秋者。亦復聞問缺然。未得躬叩几席。以侍玄誨。罪戾甚深。所望台臺原之。格外有如昔日者也。某生平于理學文章兩者。必以師臺爲宗。乃文字之知。如師臺未嘗不得相遇。而獨不得相遇于闡中。至闡中所遇。輒按劍相盼。此窮愁有

命。不可救療也。旣數被放逐。不能不屢變其道。然亦自謂不忘其初。敬呈近藁。試牘并詩文數種。欲得老師提命。拔之坑塹之中。與尋常寄贈之意。大不相類。乞以清暇批抹寄還。方感教誨之誼不衰耳。至于性命之學。向來敢不佩服台命。自非以箴銘爲藥石。則幽憤突怒之氣。實能傷人。九死餘生。不復能自存矣。借此劣緣。以自降伏。亦幾秦皇所不能驚。項羽所不能怒。而當

世顧未有謂孺子可教者。追念老師向日歌圮上之詩以相贈。能無感歎泣下耶。下第之後流落南中。客無所託。如落葉別樹。思遡洄而從老師。一叩名理之窟。并敘離索之懷。又聞老師將入燕。恐不能值。先託元忠敬脩兩兄一通問候。倘燕棹未發。乞示一信。以便追隨。杖屨若初春。卽行或取道金陵。則當于桃葉渡頭。祗候德音。圖謁台顏耳。

○又

乙丑之秋。得接台翰。於白門。念范叔之寒而申圮上之教。感佩明德。良不可忘。某自己酉庚戌間。受師臺文字之知。迄今歷二十年。是時世間方爲柔佞靡曼之音。某深自濯淟。以執鞭弭於師臺。今忽共爲瞋目裂眦之語。以行其放辟邪侈之心。而文字中遂具一種刀兵氣象。此亂臣賊子嚆矢耳。竊意文至今日平之一字。固是當

世所廢。獨奇中有真。廣有清濁有邪正。乃區區据撫諸子。便以爲奇。此與抄竊時文等無有異。亦復何奇之有。此輩共稱江右。顧江右之奇。初自湯臨川。而臨川視此。實謂非我族類。乃向者文宗未免推波助瀾。師臺獨起而還正。始之音其持文運。而因以匡國運者。固已昭回雲漢。自臨川開未有之境界。而老師遏旣倒之狂流。一豎一拂。當世無兩矣。蓋物極必返。勢有固然。自

非命世真才如台臺者。居壇坫之上。而僅如向來一切釐正文體之功令。則又不足以奪才士之心。而服其氣。此起衰救敝。必得一代大儒如韓歐諸公者。而近惟師臺足以當之也。某半生陸沈名場中。念真正特達之知。必首師臺與葉曾城先生。先生亦謬以千穉之業。相託悉生平著作。屬某刪訂。獨師臺大業未獲全覩。幸舉制義并詩古文詞惠教。而彙次之以藏諸名山。而

傳之其人此一代鴻寶也。自師臺履任以來。凡屬舊知。無不依日月之光。而某獨羈旅南中。未得一覲慈顏。良用悵悵。謹此問候。近履矜望。風便惠以德音。秋后聞事。既畢。便當一命千里之駕。載瞻色笑。以慰寥廓之感耳。

○又

前歲自趙元忠處得手書。嗣後遂聞蒞浙之命。思一命歸棹。載接塵尾。而掩關白門。爲六月之

息冀得稍自振拔。以圖秋後一晤。不意師臺既先期有拂袖之行。而某復抱失路之恨。窮途久客。淚與西風俱颺耳。因思浙中學憲二十年内。三屬豫章。陳公祖以苛察繚繞之政。摧折士氣。名下諸士。悉受蹂躪。士重足而立。莫敢枝梧。吳公祖以好奇之意。羅致賈鼎學。無本原。圖畫神鬼者。輒詫爲玄妙。士又弭耳俯伏。爲之一變。唯台臺負真正學術。以性命經濟之文。拯救厄運。

復以忠厚和平之氣。薰育士習。而諸生至于羣口而譁。則當今世道尚何言哉。乃聞蒞省之始。輒向士類稱述拙作。以提命兒輩。知已感恩。並結五中。又何可言。仲春修候。以門禁不得通。郵人復持書而返。今并呈原啓。以見爾時問訊之意。近乃傳聞春間曾有持屢書乞恩者。其書必存記室。乞簡其姓字。相示某方自恨遠處南中。不能自達。尺素以通師弟之情。亦自幸有此際。

隔卽兒輩試事。無繇陳請。獲存道義之交。而全孤介之性。驟聞此語。特託永新友人賀可上致此相訊。可上文壇尊宿。且沈醉禪儒二家。爲向來名賢尋味所不到。而更有實修密行者。亦師臺所不可不見也。某旣淪落南都。台臺復暫侶泉石。歧足晤期。令人黯黯。

○與吳觀我先生

新秋擬命棹橫江。一覲眉宇。以三月聚糧。遂砥

此六此  
書未至  
而先生  
已避亂  
出城隨  
先生  
千八月  
間已有  
與齊天  
樂迎歸  
安矣矣  
當殺光  
中見此  
信自一

行色忽聞皖城之變。盪魄驚魂。不覺泪涕之橫。集爲國運慮。爲世風憂。非止爲先生一家哭也。先生深入瞿曇忍辱之海。妙析猶龍靜退之方。而膺此劫灰之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養奸長亂。不得不歸咎當事者。尤而効之。所繇來矣。今一切弭禍靖亂之策。非紙上陳言。能裨萬一。但亟遣一使。問訊起居。祈速命舊京之駕至此。而圖應變。未必無千慮之一得也。所委合刻應制。

之文已屬薛諸孟比部刻之白門。不知已入覽否。諸孟當今文人第一流。不可不一物色也。

○與葉潛之

接手教便欲渡江而難于促裝。遂淹旬朔。不意兄復遭禍。有如弟昨歲也。我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顏我欲啣汝去。口禁不能開。徒有耿耿負痛。而未得奮袂揮戈。以助一臂。亦何裨。知已吾兄。亦何所用此。無所可用之。故人爲張縯第。

薛云篇  
臣中尤以先忠貞爲第一人。蓋齊黃計拙于削。奪正學志迂于復古。惟公首黜諸王之僭擬。既議南昌之徙封。此曲突徙薪之謀。雖文皇帝亦謂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又謂若聽其言。則于戈息矣。蓋不欲並列之。壬午諸臣之中。而姚恭靖亦欲留正學以存讀書之種。殺公以除養虎之患。是以公爲虎。以正學爲書生。公之才智固已膽落恭靖。雖殺公不可不謂之知已。

宅被焚。朝廷不能剪除。識者以卜國。今日此舉。竟何如耶。一切靖亂之策。都須至京而議之。仁兄須速命棹入白門。勿更稽留。此間訊起居。謹虛一席地待兄。屆止開美。叔暨吳無咎兄踪跡。何如。兩兄郊居想俱無恙。潘次魯吳遺民伯仲。吳觀我黃嶺喬梓并乞一信。

○與李本寧宗伯

千秋忠烈之臣。必推建文朝爲最盛。乃殉國諸

矣。劉忠愍謂當時兵柄在公，事有不可知者，以公視四傑，品格正超。而今名尚附于諸公之後。此千古隻眼。非台臺孰望表章之事哉。至如潘逍遙贈以僧帽，明欲置公於從亡縉紳之列。樂清樵聞公死而自沈，遂得與補鍋諸逸同傳。此神仙隱逸幽奇光怪之事，皆可供高文之點綴者也。若寒宗世裔自公弟敦，匿跡棲水，以至先大父伯父誌傳，則弁州伯玉諸集載之詳矣。今

流離集

書十七

某復自棲水移家舊京，所以舉祀事而妥忠魂者，全仗鉅文以彰祖德。前祀司議置公產以舉歲祀，而請謚錄裔之典，皇祖遺詔中所許而未與者，則有待于後來之專請。某向葺公遺文，雖于曆律兵刑性理諸書未得盡見，而所存五七言詩直足超軼王李而上之。恐台臺于匆遽中卒卒不能盡簡，故復畧陳其槩，以供採擇。雖復芻蕘之言，而一入筆端，便足為他日纂修之助。

所關係不淺耳。刻下方有廣陵之行，此奉懇。廟碑脫藁，卽望惠付敝寓，尚埃河梁，送握手而語。

○與郭笑瀛房師

薛云此定亂正方也今天下處憂病作宜懸示此爲子金聖惠  
上已叩謁奄忽寒新，馳溯令聞與青山同時澄江並永。謝李風流，如在今日。竊憶昨於衆難不減流賊渡河，而當事絕無定論。師臺以文字之知，定人倫之鑒齒牙餘論，便具擊賊勘亂之功。

濟離集

書十八

一日千載，何日忘之。今秋方赴葉曾翁老師讀書之約，而適遘皖中之變，其初亦止焚燒鋪房數處耳。司理公聞變而至，誓不擒賊，遂驕逞焚劫殆盡。巨室賂賊數千金，方得免。如葉師素稱儉朴，貨賂不足以自贖矣。後郡公抵邑，復被脇逼，反送牛酒犒賊。賊佩刀而來，分庭抗禮。是時兵道領兵至練潭，賊衆拆寨欲去，因郡公復往途間，勸勿用兵。賊復立寨，劫擄切申文。

報俱送賊改定方許發行當道受其控制無  
敢誰何然此番倡亂實無多人當初起時生擒  
數輩便可立散所以遂成燎原者止中當事議  
撫不議勦託言激變不肯名言反叛外借以追  
有司封疆之責耳即如葉師尤稱皖中高賢澹  
泊寧靜不盈不爭不與人間毫髮事此四方風  
所共聞與賊何仇而至于益自深恩義興之  
事未嘗盡法鋤亂遂養奸釀禍以至玉石俱焚

流離集

書十九

世風如此國事有不可知者今幸百姓倡議元  
兇就擒而善後之策自在上臺不知能焚蛇虺  
以燭臙魁否某生平受台臺暨曾翁兩師知遇  
最深今日擊無辜之禍無如葉師而洞晰亂形  
以消履霜堅冰之漸者無如師臺幸不惜片言  
主持國論此為朝廷氣運計為天下人心計非  
獨為國家柱石計也

○又

前日小札稍悉桐城始事歸見操撫兩院暨南  
省楊公疏皆直陳叛賊情形惟按君疏中稍有  
豪強啓釁之語恐未免有着令回話一旨如師  
臺所云也今渠魁既殲按君第二疏頗悉反狀  
較前疏亦大異矣乃郡縣復榜通衢令收葬義  
士屍骨自此餘黨公行而巨室匿影其說曰借  
此以平盜賊之怒而安其心此猶縱風而止燎  
也詢其所自有謂諸紳自相水火而誨盜行劫

薛季子  
字快心

八

書王

今復殺以滅口者有謂亂賊以所劫重賞賄郡  
邑有司故向以牛酒酬之今以收葬捕僕報之  
者開門揖賊職此之繇因思世風日下皆因靖  
亂未得其人目前主勦者惟王兵尊一人間以  
鐫級有去志尚冀上臺慰留以慰眾望至于郡  
邑之任倘得命世豪傑如師臺為李而涇邑尹  
公為令將呼吸可以定變善後之策無過于此  
未知上臺能具此慧眼一為轉移使借寇否

也華札遠頌葉師深荷注存以爲古賢之用  
心不過如是葉師生平廉靜退讓使山而當國  
庶幾古忍辱大臣如婁狄諸公可以玉治  
者餘波及人可爲深嘆非老師誰能持清議  
拔之泥中令超然物論之表乎

○與顏開美司理

向來吾弟言貧交聚首不歡欲待冠進賢而相  
見不佞每河漢此語以爲苦不能待及今日吾

繼續集

竹記  
徐云亦  
似唐人  
感詩

弟冠進賢而不得見然後追憶前語謂當奉如  
金科玉律長跽受讀也才華吏蹟如吾弟而知  
遇之晚。遘閔之速如是。先後窮達雖殊。乃世人  
欲殺千古一律。吾弟之不易骸髒而脂韋未肯  
以顯晦收節。亦可見矣。至若終身不遇窮愁。吃  
此飲恨而死。如子宓弟。則尤深憾于造物也。去  
冬聞計便欲走唁留都。以冠至戒嚴。初方得  
匍匐而來。問其靈輻所在。市無知者。入室而見

孤子嫠婦顛顛之色。訊其生事。則搖搖然如集  
于木。令人哽咽拊泣。不能自持。追思少年同學  
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  
子宓才具猶富。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  
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  
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獨榮悴生  
死有如飈塵。卽妍強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  
史袞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

繼續集

書五

破涕而笑也。向聞子宓以夙昔盟社。遠嶺南  
而逐客。令嚴不得一見。歸來鬱鬱成疾。每抵掌  
而談。及此以相慰勞。未嘗不相泣也已。而相樂  
今不佞流離秣陵。吾弟棄置田間。而子宓抱恨  
泉壤。却憶當年栖水之濱。慈嚴之塢。東安之山。  
靈鷲桃葉之間。松陵茗水之畔。相與接袂連臂。  
唏噓潦倒其中。那可再得。已巳之冬。吾弟初蒞  
廣城。不佞于徐譽星署中。見貴堂翁楚石兄。欲

倩作致書郵以戴笠之誼不可先于乘車遂援  
筆復止去秋子必欲不佞作一字告哀以傳聞  
吾弟在南中也迨徧覓不得乃向子必言倘得  
開美必當為通一緘今其遺孤見過具言邇來  
吾弟惠貽以延殘喘且具述阿翁之遺命與不  
佞之成言不敢食言于泉下之子必而為致此  
一語若吾弟麥舟之誼所以營其玉壘而恤其  
孤嫠者自無待貧交之饒舌也

清十三

○與丁叔潛水部

癸酉冬杪雨中坐秦淮小閣是時已作十年別  
促席一話夜漏忽深纔抵足共卧而曙色欲開  
馬嘶人起麟麟蕭蕭殆不可聽然而妬女驚寬  
舊歡遲暮一時情事耿耿尚在目前也甲戌夏  
秋間聞兄自燕邸歸曾以拙卷寄公刻甥似正  
自此兄遂歷成均院幕之任胡馬北風越鳥南  
枝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小城舊館

徐云  
章妙處  
在真耳  
真則笑  
有笑屬  
啼有啼  
痕彼假  
作悲喜  
者亦何  
關痛癢  
耶

聞無一僧頽櫬敗瓦委荒榛蔓草間有稷苗  
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寥枝條  
欲折大畧今日廳穿鼠竄烟鞏露泣之地皆我  
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訝寤宿處也昔之所樂  
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  
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脩脩市上少  
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鑠自非  
飯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間思往事也吾兄

清十四

笑屬啼  
痕正非  
真笑啼  
也惟無  
笑啼乃  
真笑啼  
耳  
回記

榮聞休暢旦夕有銓衡之任國家方破格以擢  
異才臯夔之畧自此可露半豹若弟不能近依  
里閭又未能遠投林澤浮沈舊京荏苒歲時便  
當以此為箕顙耳乃兩接元淳手書言仁兄以  
近日徵聘之舉屬意非劣不惜齒牙為之陳請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尚  
不能以樗櫟自免何有于梗楠栝栢耶無論天  
步艱難無能為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



此歌謠  
公絕文  
悲廣大  
多許  
同記

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驥真不堪先驚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尚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甲子之春弟自秣陵歸欲同胡玄敬表伯一叩佛日而未果忽忽十餘年昨秋病中寄問蓮宗三半四則不意至今春方到迨今春歸里又以

薛云步  
步提喚  
人不正  
為大兄  
資助

他事遄發不得一訊杖履而大師垂答語又至九月廿三日方經大小兒手封見寄而小兒遂于廿九日逝矣迨十月初八聞小兒之訃乃於初九始得廿三所寄之書人生聚散生死都不可料卽一緘亦不易達如此計向年取首時小兒才十五齡嗣後小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耳我輩一緘未達已歷過少年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

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蓋淨國因緣必須生前修習及臨終最後大心今既失此善利驅追不及祈于大藏經中有可超拔亡靈徑生極樂者乞一一簡出見示感荷法施無量正慟絕時接答語尚未一一領畧然畧窺數則已與諸方所答迥然不同具見大人作畧矣讀六宗緣起尤令人瞻仰懷思如饑如渴

禮部

禮部

○與管乾三

願一嘗法喜禪悅也雲棲辦香一冊呈覽大意欲簡省其辭以便初機耳本懷畧悉于一序一跋中或其中有淆訛錯誤處乞慈悲指示以便懺悔或削萬勿只作汎常披覽不一爲匡正也憶辛酉春發願一究佛隴之旨欲就仁兄問津迄今汨沒塵勞因循擔閣未能得其泮岸是時兒輩方學爲文字耳今小兒偃蹇名場者十餘

年秋間已卽世矣。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見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今因葉大宗伯傾心尊公先生。

著述欲宜流大教于南都。特託家兄玄度貴楮。割過印一部。各帙都願得之。不欲遺漏一種。幸爲轉全藏。勿只轉半藏也。孫超餘近况。何如馬鞍山中一番廣倡。亦自令人不忘耳。正月中定過吳門。一領玄誨。亦如隔世而再覩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妙蹟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性熱腸。弘獎百一流策引。

後學凡荷青眼。一顧不啻廣厦萬間。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尚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乃驟聞讀禮

之信。令人驚悼。方與台臺締三載泉石之緣。而杪夏到今。一別如雨。頻頻此懷殊負幽憂不佞。久蹶南中。茲欲徙業而北方在促。能走唁深用惆悵。乃大集遙頒靈異之氣。照澤便如披雲覩日。眺攬雲漢。間俯視下界。直蟻蟻耳。先祠荷錫瓊瑤。尤爲諸先輩未發之旨。向來先公本自不與絳灌伍。今以駕之壬午諸臣之上。國史自此有定論矣。乃贈謚錄裔之詔。廟號袞。

祭之議尚未舉行此累朝缺典也不佞與玉繩  
爲縞帶交此行將以此舉相謀倘得舉行亦王  
相業有光不知雙鯉往來能借齒牙餘論成就  
盛事耶承諭玄壤之文下擇葑菲鄙人固陋何  
敢干鈞天洞庭前作甕缶聲或就車塵馬足間  
一爲浣滌肺臟倘有可當泰山之土壤寧敢自  
愛其醜便當郵致以當執紼耳聞南藏已印就  
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

○與李小灣宗伯

自去冬至今都未得一接色笑委覓華朝諸集  
亦未得達覽寒食聿至祀典屆期此累朝曠典  
實藉台臺肇舉乃向來止屬祠司主祭未獲干  
旌蒞止尚覺林岫無色都人興懷謹修谿澗之

許云論  
事論詩  
與不肯  
舍所懷  
來而問  
津他人  
之嘆

供以迺冕芾之光遙望巾馭賁然便令岩花獻  
笑耳某向欲從業而北適葉少宰促同次公言  
邁遂將於越月之初策騎而往欲承塵論以開  
迷雲幸暫謝它政用慰馳溯建文彙編已覓得  
一部向日命簡國史紀年一事已載是書本簡  
維廟號祫祭之典易名錄裔之旨尚未舉行此  
一代不朽盛事留待名世大臣起而昌言之以  
光耀青史潤色鴻業耳椽筆已入祠錄中用誌  
一冊

○與友人

台駕往句曲時不佞適有姑孰之行歸來覓晤  
甚渴乃誤聞駕往牛首更候兩日而四葉先生  
與台臺已携手上河梁矣悵悵竟夕想胸懷萬  
千不得一寫也此番桐城一案關係風不小  
亂賊授首國論底定皆台臺一人匡之以力泰

疑一哭千載如新賢于十萬甲兵遠矣。但葉先生既仗庇超然物論之外而聞當道欲他有所指以塞責亦屬蛇足。向者主謀始末之人實爲盜魁。此神人所共憤。乃舍彼有罪而指摘他人墮其坑穽。此等舉動非盛世所宜有。他人卽素有瑕類亦與此事有何交涉。此自清議如是。非于其中有恩怨也。台臺何不大施藥石以破膏肓之疾耶。向見桐變紀異一書文甚可觀然

尚未有勦賊以後事。且于主盟盜賊之人語焉不詳。他方後世讀之尚未了了。倘得椽筆昌言之。則以一代偉人成一時信史。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在斯乎。至於今日善後之策尤在郡守司理邑令三人似當別移大有作畧者主之。此又台臺所宜與上臺急圖也。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指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咄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

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着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損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砥之則口欄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壑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瞪眙者皈依耳。

○又

向來當事者苛刻衣冠而姑息亂民。遂釀禍至此。事已無可如何。乃台臺眉宇間一種英豪之氣已足。當于櫓甲兵則國事尚可圖也。未知辰下便有中流擊楫之役否。不肖所識如無棟者頗具攻守之畧。然出世道人也。無用世想其餘。關中運籌之士。馬上扞衛之才。拔其尤可得數人。可以領袖四方杰士。皆鑒鑒有實際。與目前談兵說劍者迥別。向見舉動掣肘置不復言。非

台臺不能羅而致之也。倘欲一見其人當介之左右。何如。茹君已試之。畧稍錄一二呈覽。

○○與湯海若先生

晉卿云  
連句于  
子以而  
長行交  
字散伏  
幾盡偶  
得片格  
猶可選  
想當年  
其生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毘陵。為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卧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

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觸狼跡。感感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膺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益薄。然

使我生  
平每以  
龍湖方  
我叔父  
者頗有  
失之  
悔  
同記

則三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為宗祖者。某不敢於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竟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為不祥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為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

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為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壘也。夫雜劇効元人之聲。猶必為新聲創調。經義効宋人之聲。猶必為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况登千秋之壇坫。振一代之輿。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為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

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耻。遂復以此自通。舊集三種。不敢復煩簡閱。薊丘一集。乞芟薙擲還。某流寓白門。景景抱影。世人欲殺無可依歸踪跡。未能自主。兩月之內。即于貞文先生處相聞可也。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余集生樞部

門下行時不得握手言別。頃詣高齋。又不得一接清塵。民今方殆。天不憖遺。大令天下失望。然古來特立獨行之士。多半居仕隱之間。不能如俗人沉酣芾冕。揆之往事。又不足奇也。門下方膺新眷。畧不委宛。從時去就之間。皎如白日。只此一念。便足昭垂青史。自非命世豪傑。無此光明。然既委明五教洞究。一乘則助華竹帛。有如

余云梅  
不聽用  
此言

砂礫。借此境緣。正可曲盡其妄。以返于真。速證無生法忍耳。世如棋枰。彈指變換。門下出山之期。可以屈指而計。但他人以出山為頌禱。獨不佞以不復出山為頌禱。願自今以往。堅持偕隱之約。永矢勿諼。此不佞之迂而可笑也。自門下入都。每恨失一出世間師友。此中人乃不知一大事。因緣為何物。欲就門下朝夕究析。當覓晤緣以祈策進。

○與吳巒穉明府

憶辛亥之春。吳在茲。周玉繩兩兄持手書訪弟于西湖之畔。是歲之秋。弟遂薄遊燕山。白門間處處蹶足。而仁兄亦輒落無所容。忽忽二十載。同學少年。榮華憔悴。詔獄贈卹。無不歷盡。卽首揆亦飯田間矣。仁兄始冠冕南宮。而弟尚淪落草莽。較之蜉蝣之生。槿花之落。此分段身亦不知幾番更易。而吾兩人歸然如昔。不獨仁兄如

辭云進  
往世歷  
歷古今  
人同此  
感懷不  
獨李十  
郎尚書  
致青年  
南宮所  
取士特  
至公僕

徐云無  
限悲酸  
須用一  
解芥山  
茶燈悶

梗梓千載而成室。干將九載而燭天。卽弟屢爲  
烈風飄霰所摧激。亦自擬歲寒松栢矣。憶當年  
同吳周兩兄。嘯傲西子湖頭時。便自有蘭蓀蕙  
泣之感。而今英雄失路。老驥伏櫪。翻似不足。痛  
哭者。因思瞿曇所云。或演一日爲一劫。或促一  
劫爲一日。歲時長短。亦復何常之有。向來流落  
四方。郵筒寥廓。茲因新安頭陀程君之便。羽附  
此致候新履。此兄精于玄宗。亦似以五百年爲

春秋者。岐黃之術。尤爲近時希有。駐顏却病。其  
剩技耳。一別如許。方得藉此兄一通音問。政如  
層城桃花。一度紅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弟近卜築清涼山。樊所需芥山茶子一斛。貧交  
望贈止此。似未過奢。倘不以爲嫌。乞卽寄薛諧  
孟署中。便省弟一番遣使如何。同年許我西  
已蒞任。葉潛之因遘難亦客。俱託致意。

○答洪載之

弟抱出世之想。而無出世之力。居塵俗之中。而  
無適俗之韻。于是舍故里而并州。又舍喧闐而  
空閒。擬以清涼之荷耒。當漢陰之抱甕。而尙不  
見容。致有削迹之禍。念仁兄再入金臺。遂奮飛  
以去。而弟五六年來。猶然匏繫此中。此中山川  
人物。又覺面目可憎矣。自此將放懷撒瀆之間。  
寒裳洲島之際。獨與載之寥廓。未免與六橋三竺  
同紫夢寐耳。午日接手教。差慙遠懷。但何以

不取道金陵一圖。佳晤耶。承諭已命二兒歸視  
病母。大兒尙未能卽發也。弟與故鄉中親戚情  
誼俱若隔世。惟荷仁兄時時不惜問遺耳。今旣  
作新貴人。恐又不能向寂寞場中相顧視也。聞  
續憲案二種呈覽。此去歲苦海中兩番波浪。用  
博故人撫掌一太息耳。

○與洪載之

甲戌五日接手教。自此遂音塵銷滅矣。今春歸

里謂可得快晤不意竟不得值僅與玉衡一接  
塵尾耳別後輒聞舅母暨七舅之變矍然驚惶  
不能自持憶上巳之晨同星卿輩共獻高堂之  
祝席間接得老舅新安家報曾未經月而詫異  
如此人生榮困生死聚散何常弟以老生落第  
最是人間苦諦然堇堇習堇翻不覺苦年年被  
放只似春闈花墮秋深葉隕耳但老舅向謂弟  
有老來一舉之識何尚未驗耶又不覺適然而

書

笑也冬春之間定擬躬奠几筵未敢寄唁北闈  
既更期恐春試尚緩我兄何不來秣陵一續舊  
遊且近日貴同袍俱須赴南雍起文或可借以  
聚首當望關門紫氣一接清塵以補春來缺陷  
耳

○與黃海岸公祖

昨同雪關師入徑山候晤不獲使我心癢雪嶠  
師方現畫師身而說法作潑墨一幅以待祖臺

又爲不肖題四圖中有海岸道人一語意謂當  
今龐老惟有祖臺而設指不肖以爲差可當機  
不知鈍漢不足供掌捫也今錄似一槩併拙偈  
一首呈印證嘗見寂音尊者每以悟門許坡公  
然昔人言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  
此爲溪聲山色句送難也。後來諸方遂未肯以  
此事相許。故昨于嶠公所居東坡池畔作此轉  
語未知誰得誰失。非明眼人不能判斷也。葢淵

集

集

蟾臺二集中慧刀所割真切玉如泥矣自此得  
入著作之林皆祖臺攘剔之力也乞卽發來以  
付剞氏

○又

古人存沒之誼。久已棄如土苴。不謂今日復有  
祖臺亡兒一日之知。遂歷千載。乃復然已寒之  
灰。而肉既白之骨。覺向來傷逝懷舊諸人。徒成  
語耳。有何實際。而能如祖臺故人之誼耶。以明



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舫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騰足。而寒家奕世沐浴膏澤。如以鼯鼠而飲恒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卽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真報恩乎。方今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習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慘搥之吏。足令諸方聞聲。

者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用埃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歛魂魄于蒿里也。祈祖臺以法語爲玄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攻以兎角之梯。今乞法音唱歎一番。如聚空花爲茵。而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真正出世人文。安能卽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卽擲來以慰跼予之望。

○答惲仲升

弟瞻戀吾兄有逾骨肉。以禪悅中臭味甚真。非止文章之好也。乃乙亥病榻一晤後。幾不可起。養病古林者累月。起索仁兄則已。玄亭寂然。然猶謂三峰舉火後。定當再入白門。不意兄有罔極之慘。弟復有西河之悲。今春馳哭。亡兒聞姬人之病。長驅而歸。已歿旬日矣。弟向以故鄉事屬亡兒。稍無肉顧憂。至如此姬。則山中隱侶也。

今遂一時失左右手。浙中病婦以至孤嫠。南中遺穉五人。大足困厄。人所爲肝腸摧絕。又不獨在死者不復生也。弟今已將此種情緣。擲向大千世界外。將負瓢携笠。行脚四方。究明此一大事。然後去住自由。斷不復悠悠忽忽爲無常業鬼所催迫也。弟於此兩番驚懼。覺從來向上玄譚生死到來。都用不着。不能不拚却性命。與無明煩惱血戰一場耳。亡姬一傳呈覽其中。閻君

禮拜事非慧眼不能判斷幸以證之三峰位下  
諸尊宿所作一法語寄示以開後來眼孔昔年  
我兩人同房副榜已作元魁科名固不足論只  
如此君文章氣類與我輩有何交涉而同入笑  
瀛先生網羅中世間遇合如此仁兄尚欲理舊  
業而拾青紫耶。効此區區以當警悟。

○與薛歲星

弟生平播遷過于孔席墨突以此拙稿散佚殆

盡弟亦知文字性如影如響無意拮拾也前歲  
盜賊橫發近稿又委敝帑中小兒人月來簡得  
數首復爲廣搜流落四方之文僅得數卷彙爲  
一集慮其久而復佚便欲以付剞氏然非經大  
匠斧斲則不可以示人謹錄一部呈覽目前文  
人舍仁兄無可問津耳凡此集中不堪繩削者  
乞一筆抹殺其有瑕累者乞指摘評駁一番其  
稍可存者乞着一二語如須谿之于昌谷可也

薛字  
字深稿

流離集

書十四

昔人謂選者之功倍于作者又言人之知我勝  
我自知今世刻集等身充棟惹人唾棄所冀寧  
刻無怨寧少無多卽止存數篇未爲不可近日  
詞壇各各自立一門戶與時局不异又當面未  
有不輸心背面未有不相輕者弟深恥之幸勿  
作好好先生泚泚評騭一過也芟薙旣畢卽乞  
作一敘冠其首昔龐公居鹿門時以漉籬爲業  
弟生無所成欽寄蹄躡人間可哀閱歷幾盡業  
知四十九年之非身將隱矣自此更不復願生  
此世界安得尚有一毫千秋不朽之想但以此  
爲龐公之漉籬耳因以此名其集又更名曰能  
儒字曰無量梵語釋迦此云能仁亦云能儒又  
阿者此云無彌陀此云量以一佛雙現二土開  
折攝二門故願依一期教主導歸安養昔人慕  
往詰而更名弟所慕惟法王不復慕其他往詰  
也尚有禪玄法海一部以未作罷叅人未可引

盲又有兵屯鹽鑄諸畧以世不見用尚全書解  
經世出世都無所成但可以詩文一種佐嘯歌  
耳

○又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卽  
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  
向來如漢水沉金亡兒則竹頭水屑無不爲我  
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

見令入思既見輒自惜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  
視矣或中有一主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  
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  
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尚欲求覲詩數首  
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端候擲示卽歸哭亡兒  
矣葉師求署書讀書堂二字經一尺許渠傾慕  
如慈餓也

○又

弟遭此顛仆心若死灰人命轉燭如此真可驚  
怖何暇計及世緣但浙直二窟半年以來兩處  
破壞只今無可奈何又欲爲小兒乘凶娶婦一  
喪一婚令人困憊幼子四人饑渴寒暑無人撫  
視時來曳人衣裙弟又不暇自哀而哀此四子  
也正不知當如何作解脫計耳欲求大筆爲作  
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  
不稍粘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

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  
當奕世此傳自書情事以告記室故稱亡姬耳  
掾筆恐當爲豚兒作卓母誌也

○又

弟生平多難往往集於茶蓼中嘗思不貴不去  
古人所嘆乃去有二種一者携妻子而隱二者  
一瓢一笠入洲島中弟向以婦病不能携又以  
二子事病母不能携止携眷屬之半入清涼山

流散打  
言三十  
年學道  
人遇此  
當如來  
如雪余  
謂此時  
正當生  
大驚怖  
發大勇  
猛若止  
如來如  
是頭皮  
痛不着

痛發耳

中。今亡姬復先逝矣。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榛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坐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厄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為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玉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割神鑲手。別鑿世界。傳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却悲心耳。昨曾翁座中接報

函而考最移文適至。遂即刻印發。曾翁言及目下考選一事。方屈指仁兄暨廣成耳。近作數首。乞即刻為塗抹。一過向來有褒無譏。此昔人云如卿所言。亦復佳耳。今不得復爾。弟向後亦當盡謝綺語業矣。

○又

月來婚喪並舉。如入陷穽中。不能出。晤一客。雖潤別如兄。亦不能握手。正圖過此以往。負瓢携

鉢。出此火宅。時與仁兄作數日話。共溯往事。乃昨夕甫完娶婦一案。輒聞仁兄有開封之命。未暇為兄稱慶。先為弟自傷耳。弟在此廊落無友。止藉仁兄一人。以全生平朋友之好。今又當遠別。此一片地上。誰可告語。弟傷心。事又復添此一節。清涼山中。把酒共話。遂當無分。他日戴笠相逢。應博我兄下車一揖耳。小兒以弟近欲出遊。有此奪情之舉。胸次難言。告文二篇。祈郢

人。為改其疵類處。更以一願乞書求仁兄於僊。之勿。朱塵索頭。乞言如海。慮或遺失也。大兄遺文。欲求仁兄。交難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達。次兩世。累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着眼矣。此弟出遊以前一。事。公案也。舉。轉。何。日。幸。示。以。定期。弟。將。買。一小

徐云先生尺牘都無稿余舊時藏得三札以入彙中

刀自燕磯達金山與仁兄赤脚蓬頭歌呼江渚今署中促裝忙忙相對未必閒適耳

○報徐野君

弟方鬻宅買山結一小築為投老之計雨侯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瓊瑤墜入幽谷但弟方切畏入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諸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耳伯紫因令嫺已為貴人婦偕往燕中來札未得覓寄

小青劇方圖卒業乃聞已付剗氏何不却寄一集耶何時復得白門一敘念之悵然初秋或得把臂故里是未可知耳

○又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聞近履接佳作破除世諦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令於末法者世上野千鳴一當獅子吼將何處生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

薛云語欲拯汲一世

耳近有祇園十六題在寒氏舍姪處或仁兄神遊此中便可為拈數首或盡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定須有以寄示為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靚面相呈耶途間東筆不能更言

○又

新詩郵寄足令山川生色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塵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州客舍復

親咸陽風氣耳此刻使促歸被酒對客輒作數字不盡懷抱并乞致謝磊菴

○○答葉曾城師

別後三致尺書亦三得手翰時聞新履用慰遠懷再繹來示深以遇合相期必冀其終此戲場獲此長物敢不洗心祓慮以承慈誨乃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其橫

此可  
為笑  
同記

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古文人之  
文舉世奉為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為芻狗而  
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蒙蒙不辨也故云為文  
而為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則豈獨利銳不  
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  
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今世假  
文滿天下而吾師以真諦行之聖代復隆古垂  
衣貴清真則師臺如日月麗天而諸家若疎星

雜錄

第五

墜地矣每言天柱南中諸篇孤潔如猗豁達類  
狂千秋後奇士必有知者然而未必能飽鄉愿  
之目昔太史公言傳之其人言非其人則不傳  
也而師臺言文章何必眾人傳則又超子長而  
上之庶幾莊釋之旨矣稿板一副樣一冊呈上  
冊葉扁對俱領到

附原書

嚴冬奇寒北風甚厲兒不避長江之險千里

沙浪而來同照公信我於深山之中不謂古  
人高誼復見於今貧家無以為展待惟靜夜  
清談豁然若沉疴之去體始信古人以詩愈  
瘡之語非妄也造次別去附刻拙作茫無倫  
次兄當以千古之眼照之一切世上人時情  
俗見文字場中總用不著也昔人謂選者之  
功倍於作者不佞謂無別法只是一味揀擇  
與其過而存之也寧過而去之寧隘無廣寧  
少無多自見具日也場事近矣兄何等才識  
而甘以讓人即功名長物無益人毛髮事譬  
如搬演傳奇者作此戲亦須完此局兄何惜  
數月之功了此一生之債乎昨讀王季重集  
云制舉之要只在徧閱房稿而講先輩談古  
文者皆妄此亦拾級之捷徑勿過存鄙夷之  
心也望兄之切故言之愈趨愈下亦古佛隱  
大乘而顯小乘以此為度世之津梁耳何如

紫云千 柳蓮句 不為我 點定文 中平句 通句否 書其精 顧得文 意家之 義妻而 元適重 勢想不 知程孫 候點謀 幼女解 少詩老 病何拘 末乾坤 眼處是 子送書

何如照公不習江行遭此水厄聞之振然然  
或者其聰明雖過人尚未能拔出於生死之  
淵而天意默然以無生示之乎

○又

師臺下訊芻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  
文人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墊曠看月止  
領畧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  
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

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為英  
雄之文庶幾乎荀卿乎矣倘其中果有蟾兔之  
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  
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性而黃或化  
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  
公有諛直之異也 薛云白是各有神會處

附原書

病困中文字作皆不能作又不得不作而賤

性為文只具大畧細微處每每失簡點差誤  
處多亦是生平落筆之大病前作阮序纔脫  
稿偶照公來為我訂正數字我心甚喜又孤  
陋寡交無可與談者故請教于兄兄遂不為  
我改正七字一句耶果真無瑕乎抑不肯直  
言乎世間惟此一事要下一段真神要有意  
思直諒之友相琢磨規切方有起我看古人  
個個皆然只今人好諛惡直真為可耻之甚

耳兄固不蹈此習而吾輩既以此事相與不  
可不時時為之提省為之警戒恐精神稍懈  
不知不覺墮落世俗窠臼中兄以為何如

○又

大序玉質金相無所不備而望之如烟如空以  
靈氣足以運物也有筆如此可免書厨之誚但  
前半既若垂天之雲其下非有培風不能負載  
向後文勢少輕似采水積不厚故其負大舟也

無力此論文中之情非就前後尺幅之長短多寡論也。世患尾大不掉而不肖謂此文尾大不掉正如戴嵩畫牛妙絕今古而牧豎疑其畫尾之誤以爲牛鬪必尾柱兩股間蓋兒童之見如此而師臺遂信以爲然耶。今改竄數語則審飭材具首尾停勻如凌雲臺結構可以隨風搖動不致飄墜矣。至於末後一段則所謂竿頭一步腦後一鎚也。或豎或拂本非死句若去若留都

無不可。前言文章之士同于鳳凰麒麟而後言語文字同于空花此亦何礙古者舊說法隨處建立隨處掃蕩可縱可擒能殺能活方見大人作畧耳。若必去此一句而後無礙則是文章之道可以等之鳳凰麒麟而不可等之空花將四十九年法輪與未曾說一字之語世尊自相礙耶。西來不立文字而以楞伽四卷印心初祖又自相礙耶。鄙見以爲此文前後已無遺恨獨

其中似目前孟子相模尚覺耻與絳灌爲伍然非所以語文章之妙也

昨暮歸讀兄教言甚覺會心思之果有前重後輕之弊蓋不佞平日作文不肯苦思喜於信手信筆思之不得則枯渴無一字得之則忽然而得所以中句多謬誤又或逼迫要下此斗重公案硬差排以棄棄者有也自家病

痛自家知之而不敢改故每作一篇必求人針砭而刺膏肓中肯綮者實難其人兄見解識力往往殊勝出吾意之所未到故每欲就拙辭以鬱而承暢非兄孰能撥着痛癢乎今早五鼓枕上思之改竄數句又語言文字視若空花文章與煙頭天下不可無文章之士并滿江陰每句脈脈通於看岸爲何如



或中間倘有不妥者煩細細簡點一過阮集之云此道妙在悅心匪供衆目真爲快論刻兄既費心便將一切批點評駁刊刻集中如天柱南中一樣不佞藉手隻眼之指點以教兒孫一發其學問文章之氣兄之裨益我者弘多矣

○與倪鴻寶先生

天下文人堪作命世豪傑者應自不少然日中

讀集

讀文

讀文

實未見見亦實未能辨不敢妄許也向日竊計當今岳瀆定屬師臺一人而神氣相逖終隔羅縠今乃得浸漬筆墨間每讀賡和諸詠乃驚怖欲走亦感嘆唏噓而欲涕又垂首短氣而不覺膝自屈也拙集仍送記室卒業乞于遣候貴座師時併大序擲來此中大乞塗抹一過若薙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吝

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着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亡兒遺集已爲黃公祖取去然黃公祖頗愛奇字亡兒于騷選玄露中奇字棄若敝絮恐未免以真龍相駭師言世間牛蛇老嫗豈不曉便足奪其拄杖與以棒痕嗣卽取來再供鑒定昨以追晤行客不得候面恨恨隨趨送函丈携手江濱也

附答書

讀集

讀文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于此本難名頌客又騁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爨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了塵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

作是觀 倪元璐曰

○又

師臺瀕行時得讀次韻二詠兼觀螺史一班足  
令心折骨驚千人自廢雖有拱壁照乘不足喻  
其光燄也至餽贐之賜非所敢承隨赴行館冀  
一握手爲別而駕已遄發便欲追晤江潯而車  
塵遙遙已杳不可躡矣小兒幸附公郎驥尾尚  
擬泮水芹藻間得瞻色笑不意師臺竟不復理

渡江之檝也向論三月間遣候貴座師時以拙  
集見還不知曾發足否恐復以台冗奪未得卽  
行特遣長鬚走領或尚未捉筆便乞留數日以  
待所望發矇振聵使得就所折攝以爲趨舍庶  
不墮落雲霧中耳刻下接南中家報知婦病甚  
急匆匆解維未能涉江而訪玄亭此生平一種  
恨事然而峨眉之雪泰岱之松光華蚤已映射  
于濤山浪屋間如日月之入懷矣萬一此時酬

對尚煩竟候教于秣陵清涼山下恐敝止難覓  
則訊之大宗伯葉曾翁署中曾翁傾心椽筆過  
于古人或得嘗鼎中之一櫛亦勝天漢之七襄  
也

附答書

頃凌遽東渡不能小俟高軒歸來夢尋未至  
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  
未見其輩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節鑄不成

運旬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  
關緣會莖蒲與茄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對邑  
爲譏無有議姬文者錄此言之元璐幸甚蓮  
旬定受元璐累無疑耳尊藁獲如天書法藏  
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  
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外有舍親史維  
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  
候並報隆命使乎今又虛還流汗不已即

龍文始變吟吟中飛世稱三蘇錄此耳附去  
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  
切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翺翔千墨之林  
當爾時寧忘斯語 倪元璐

○請博山茶話

和尚上堂法語提唱宗門無不超越祖至於  
每日接衆開示念佛未免權引中下機緣編謂  
以宗門被上根念佛接鈍漢尚未掀翻從來窠

臼不能令大丈夫死心念佛佛言若人專念彌  
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如今宗門中弄虛頭逞  
精魂漢一味胡言亂語定不如真實叅究念佛  
底人若論末法中應病與藥寧可撥無淨土不  
應收作權乘况法王於法自在能縱能奪何必  
依他宗門古宿揚禪抑淨和尚本是雲栖瓣香  
伏乞將叅究念佛一門豎吹毛劍擊塗毒鼓大  
轉法輪如何是念佛門中通身入理向上一路

直踏毘盧頂上行作畧如何是學人初下手時  
便離四句絕百非念佛如何是念佛人最後極  
則淆訛處腦後一鎚從來宗門語句壁立萬仞  
一涉淨土定屬麻纖冀和尚將向來自性彌陀  
唯心淨土等話撒向一邊直將和尚話頭破後  
如桶底脫綫索斷時親見如來一種境界快說  
一番震動大千世界

附茶話

恭禪要了生死念佛亦要了生死今時遇捺  
淨土播揚禪理在古人分上令人一門深入  
則可分優劣自是諸人底識心依他作解  
豈但不識禪理卽淨土一門未曾夢見我雲  
棲師翁將禪淨二途縛作一束教人單提一  
句念佛者是誰卽此誰字不明吹毛劍塗毒  
鼓於斯可見此誰字不明不必瞻前顧後只  
須努力頓發疑情管甚禪管甚淨土如一人

與萬人敵不破疑團誓不休要是大有力最  
丈夫始可話會不然落泥落水滯有滯無於  
生死門頭了無交涉有力學人將一個誰字  
不明處眉毛與大地交結在一團站在千人  
萬人中不見有一人天地旋山河走波翻浪  
湧不知不覺全身在理窟裡又如坐在銀山  
鐵壁之中祇要迸開一線這一線便是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的事若知得此事便好向毘

盧頂顛上打觔斗亦未爲分外離四句絕百  
非皆爲剩語若不如是認定個念佛人承當  
個事豈但消訛卽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可發一笑果是個性燥漢纔聞着個誰字如  
持金剛王寶劍力破重圍只教大地百雜碎  
將誰字拋向他方世界三百年不須提起做  
一個孤迥迥峭巍巍底漢子說禪亦得說淨  
上亦得說的與如來摩肩擦掌亦得不留個

佛亦得何以故若將佛字重詮佛辜負當年  
古佛心珍重 大機

宗乘與淨土三俱勝妙法衆生根性異不處  
隨機說須知向上一著非淨非禪卽禪卽淨  
才言參究已是曲爲下根果然真大丈夫自  
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設一念與佛有  
隔則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佛無間何勞  
更問阿誰故參究誰半與攝心數息等皆非

淨指樞機事也若論淨土極則事無念想之  
佛爲我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于佛正下手  
時便不落四句百非便能通身入理但見阿  
彌陀佛一毫孔光卽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  
西方極樂一佛國土卽生十方諸佛淨土此  
便是向上一路若捨却現在彌陀別言自性  
彌陀捨却西方淨土別言唯心淨土此便是  
清訛公案經云至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

居淨土此便是願後一鏈普賢十大願王。歸極樂誰敢收作權乘憶佛念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誰謂定屬廉纖居士但能深信此門依信立願依願起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來遍坐十方微塵國土轉大法輪照古照今。非爲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界爾已若欲知衲僧家事不妨借中峯一偈爲居士通偈消息。偈曰：「淨外不淨，淨土須知淨土外無淨。」

兩重公案都拈却。能耳峰開五葉蓮。智旭

○問博山禪師

老父襄野居士奉行泉善湛深名理但一大事。因緣無過禪淨二途。今老父胸中每謂符直何。用修禪不煩公案淨心卽是淨土無埃往坐如。何英靈漢翻將權巧作實法會此疑最淺而受。病甚深本是曹溪之語乃至以宗破宗原係淨。名之文幾成以教撥教大非尋常語句所可鉗。

鍾每思對治未獲良醫竊用痛心有如子刺。值六寸之辰未敢以世間文字爲壽今逾三載。幸遇人天眼目伏冀通示法語破却雙迷指歸。一路庶令十方同病咸得服行以和尚無緣之。慈成弟子出世之孝又弟子婦洪氏廣儀少具。信心讀誦大乘壬子之春客寓燕邸方誦金剛。般若忽聞牆角鬼語遂至失心云何般若威神。不能降伏魔臂嗣後雖負痼疾持誦愈堅常持。諸佛名號普門諸品經首楞嚴准提諸咒發願。西往曾蒙雲棲大師授記云此感心疾而正念。不失定得差除今逾十年而病態不痊淨心亦。減雖遇經像不甚信受同是狂疾而前經精進。後輒退失古謂淨業門中必無魔事云何已發。信願不蒙護持今欲振濟苦困以全慧命云何。救療可免百劫淪墮。

附答書

讀來問知居士有大願力生菩薩家雖極  
不退而靈因之培植者深矣尊公奉行衆善  
湛深名理乃入道美器大事因緣在焉轉瞬  
耳須知禪淨二途皆出生死捷徑然其理既  
深則事亦不易其効既大則工亦不淺如謂  
謂行直何用修禪直之一字必至佛果方滿  
又所云淨心卽是淨土淨之一字亦至佛果  
方極良以六祖之世專修禪定者多而淨土

禪淨

禪淨

直心道場之義方等之時莊嚴佛土者多雖  
未了一切唯心之旨故佛祖垂慈隨機說法  
令其悟直心之禪終日修而卽無修遠唯登  
之上終日生而卽無生也奈何末世之士自  
負英靈翻成愚昧將粗泆之心識擬極則之  
境界以破執之權巧作究竟之實義自是以  
錯解破宗以謬見撥教耳此其受病良由不  
知諸佛菩薩真實境界故妄以伊蘭此旃檀

以貪入擬帝王也若果知直外無禪便知禪  
外無直倘公案稍有未明將任其不明以爲  
直乎抑強事穿鑿以爲直乎果知心外無土  
便知土外無心倘淨穢稍有未忘將喚穢作  
淨乎抑甘心處於穢乎是在高明者深自揣  
量或于已分事毫忽有疑卽應向疑處求其  
不疑是名直心直行或于淨穢毫忽介意  
卽應念自性之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此西方

淨土是名心淨也禪淨俱不由但禪淨  
恐生死到時管取手忙脚亂也慎哉慎哉又  
所問誦金剛般若聞鬼語失恐者非般若威  
神不能降伏魔習當是夙因雖能誦經未起  
深信無觀照力則文字功淺難敵往德故致  
成痼疾若其持誦愈堅乃是正因未昧至于  
病態不痊須藉親戚眷屬及大德僧伽菩提  
心力道德威力作大懺悔作大護持庶幾可

愈古云淨業門中必無魔事正以信願力非非同泛泛楞伽經曰登地菩薩方許受佛加被三賢尚不受加况悠悠凡夫乍信乍退者乎八地方不退轉七地尚須佛護自心三昧之力難可憑恃如此居士兩疑同一齊而釋矣生死事大涅槃路遙心愈智淺錯會者多須時時親近智人革妄防非方有趨向潛移然專責在居士願躬履實踐自利化他更踪淨藏淨眼立菩薩麗蘊對贊兩開士劍光機有望也如何如何大儀

○與素華禪師

參究念佛論曾着筆否此一種光明照耀淨土超過日月爲此世界當機文句定不可少今時參學人儼然鶴突辜負雲棲一片婆心非禪師不能精研若此但願爲雲棲作功臣不必爲雲棲作諍子其中隱義作條陳頗悉獨吾師所指

疏抄中事持理持三語未愜尊懷尚欲直言以相咨詢蓋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是天台本文彼以存念屬事觀照屬理此以憶念體究分理事二持亦何不可但理持本是觀力而云與疑情相似此中大須着眼如昨所云耳此論一出關係不小故特致此狂瞽願師一折衷之

附答書

參究念佛論承命勉強着筆矣又來論謂一心持名有事有理者天台本意蓋謂正存念時三觀之理法爾具足則理非事外無分屬也台家三觀不異三諦非藉修成故名性具豈舍存念之事別有觀照之理若所云與疑情相似者謂體究卽是事而所究者卽是理亦非事理判然兩途但一從解入一從疑入所以僅云相似爲雲棲下語斟酌處也此意曩已述亦罪言故論中不復贅及智旭

與頂目禪師

數載以來和尚法音宣流震動三界自陪京遷望金間時聞跏座頻呻也憶辛未之冬承事三峯大師于鑑樓曾有螺髻庵之約次年庵成而諸緣未遂不果申請今秋中興禪兄來聞和尚將離四瑞而作岩栖今螺髻爲法眼道場于轉轂連騎中荒林奧區幽迥獨峙別有天地非復人間此帝都之深山大澤也聞壽誕已過儼期

集

清

王云八  
諸方各  
立門戶  
開詩聖  
固未免  
有古始  
損也利  
人之嘆

將蒲團與大宗伯謀掃丈室而安法座乞于雲蒸雷起之中而爲急流勇退起舉當應供入廬之後而爲孤峯獨宿之人高峯入天目而掩關于丈巖前意正如是三峯大師昔有此志而求速此亦太善知識末後一着也不肖知和尚可以與慈運悲擁戴于人天之中亦可孤雲野鶴閒遊于霄漢之外便當彈指飛錫如迅鷲擊斲不待矜思乃見大人作畧耳

與許仲嘉司成

廣陵晤後踪跡淪散如泥憶雲空勞馳想兄臺蒞雍半載而福性伏匿空山艸木爲侍如歌雅避人野麕寢澤未能自前今高車遠過才得握手輒復分袂而去耶衰恤忠貞正是龍飛盛典何以噴有煩言此事已歷十年何以忽蒙追論國家薄恬愉而尚明察乃必摧挫才士而使蠅營句句也太盤踞當路至于表章高賢而尚靳

集

清

中序之華表甚意微御爲耶氣運如此不無杞憂逆詐仕路昌明當在兄臺還朝之日也拙集就政亦如昔人懷刺漫漶躑躅不前但遥向門屏間投文字一快耳乞錫之玄晏以爲冠簪冀此痴骨裹以妍皮幸無金玉爾音也詰旦以出看野筍話別謝公山墅不止遲干旄浚郊之鶴燕以泰東山朝野之望耳



澆籬集卷二十三

書二

○與博山禪師

素華云  
自有彌  
陀疏抄  
以來不  
可少此  
三十四  
問

自匡廬主蓮宗之教。少林傳直指之禪。追我雲棲大師指歸。叅究念佛。一時當機之士。無不奉為法王。乃此一門中。淆訛滋甚。本欲表揚淨業。翻至依傍宗門。兼帶之中。頗多疑義。廣儘少不畏虎晚怖狂禪。因閱疏鈔一書。于諸方問難。外

別有礙膺處。值雲棲示寂。世間空虛。諸方門庭不同。無從咨問。昨聞和尚乙卯之歲。曾就雲棲手著拈出數則。欲就折衷。闢訛而止。此亦千古法藏一大缺陷也。雲棲正法眼藏。今歸龍象。當知十方學人。懷疑如廣。儘者應復不少。敬就茲法啓請入門。不惜廉纖。兼詢餘義。伏乞大弘法誨。開我迷雲。接蓮池之滴水。傳淨土之一燈。當于算沙模象之中。而領訶佛罵祖之意。卽是宗

通無辭義路

○問漢月禪師

自雲棲示寂以後。宗風大振。禪病亦深。惟大師傳雙髻之心印。爲寂音之後身。而復遏絕狂禪。指歸淨域。真昏衢之寶炬。衰相之導師也。向與諸同心締約。欲啓七日淨業之期。不意大師已出。追頂念佛一法。初閱名題。尚慮追頂二字。爲持名一法中所未經見。初心人或生疑謬。及閱

藏經

又書二

其中文字。乃知卽是勢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法。亦卽雲棲念念分明。念念接續之說。但演說宏暢。而一種方便簡妙。捷要則古今所未發。昔稱念佛爲修行徑路。持名又爲念佛徑路。此則又是持名中之徑路矣。但大師云一心不亂。卽是前後際斷。乃禪偈中方以前後際斷爲灰水不藏龍。而今淨業中便以此爲微頭軌。則大歇手處。若于兩途自分優劣。蓮宗方以上品上

蓮云追頂念佛  
一法是淨土門  
中最險  
臨關津  
不可少  
此一問

生爲大徹大悟與心空及第者等而大師位置  
如此念佛偈中亦云欲求開悟須參究豈小品  
地位僅僅到此未有悟門應當重起疑情耶果  
爾則又何以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古宿又云  
但爾一直念去亦有悟時耶大師亦云一日若  
真前後斷終身不念也相應乃大師著述中謂  
證悟之後尚然大法未盡揅養未深今前後際  
斷尚且未到悟門何以便得相應便可歇手耶

至于參究念佛一門淆訛頗多宗門教看念佛  
是誰似是喚醒念佛人語與穿衣喫飯是誰等  
無有別未嘗回向西方今雲棲直以此作持名  
一種正行其言本于智徹却似經文原無此意  
不知智徹又何所本耶假使參究得悟了達自  
心自然無不化往若使參而未悟亦得往生否  
耶若云悟則心開不悟亦不失往生此爲宗門  
留一退步正墮偷心耳若云不悟便不得生是

乃云直  
疑門路  
中都有  
如許暢  
突處世  
問淨業  
行人都  
禪笑過

反不如一向持名不起疑情者猶得帶惑往生  
也大師又以淨土人欽守誰字怕換話頭爲病  
有懸知阿彌陀不獨愛呼名之偈罷叅人自不  
必論彼叅情未破者但聞可以四字名號當個  
話頭今亦遂可以一句話頭當四字名號否耶  
抑但可以一種叅情等之衆行回向作持名助  
因耶昔人有不許互相兼帶之論而又間有禪  
淨土之門今正畧過歸元無二之語欲就門庭

施設不同處求個入路若但作禪者淨土之禪  
淨土者禪之淨土及自性彌陀惟心淨土等籠  
侗語則初機學人全然不知痛癢叩乞慈悲垂  
答雲興瓶瀉豎大法幢開諸祖未開之口足追  
頂念佛中未了之句敢直舒疑義爲茲門啓教

附答書

昨接大教知居士于淨土叅禪久積真力出  
言超卓尋常萬萬淨名龐老不啻過也會道

初歸雲棲老人盡披其著述復得天如禪師淨土或問而念佛之心始篤遂不分晝夜極力專四字法門雖得小歇場然自以爲不足後見高峰語錄極力參究終亦不廢六時千佛及中夜登崖高念佛也後入百日不語開間折竹聲得前後際斷始悟彌陀經中七日一心不亂不可思議功德卽是前後際斷無疑矣夫前後際斷者三心不可得身若太虛

龍溪集

又書五

了無窒碍行如片雲了無住着直是形容不得在體上看來何事不了真淨業徹頭軌則大歇手處也以之生西方已是決然無疑但此中未起作用且人之心量有大有小故九品未定其格耳豈可以前後際一斷便定作上上品哉此前後際斷卽是心開而未知法者也故云一日若真前後斷終身不念也相應以其悟體故也若宗門以此爲死水者以

其未透法身尚屬道理未能出格作用若承此處忽悟出格之句則轉體爲用永不涉體直于向上一路過日時時在大圓現前處非特心開心空已也故禪家貴進大法深參履盡師承一生便須了却不待蓮花中參究與見阿彌陀方盡師承邊事也今淨土法門只要體上盡情一脫隨根量卽生蓮花中若心小品小者則蓮中有化聲聞教果參小乘禪

龍溪集

卷五

悟偏空卽得花開若心大品高則卽時花開見佛不愁師承不盡矣大都淨土人多以師承捺履作用回向在生西方之後故但以一心不亂爲徹頭法子耳又參究淨土不是單以念佛是誰爲極則凡一切事上緊俏話頭端以參悟爲事而悟後則願生西方爲歸宿耳若確定念佛是誰爲參究淨土則就體消停多涉心性爲障道法不唯不得悟道抑永

不消亡為一心不亂之碍也此話古無出載  
雖出于優曇和尚所指未必優曇是大徹太  
悟宗門中人或者以此挽泰禪人歸淨土法  
耳非究竟也至若智微又是國朝不曾有悟  
底人彼以萬法歸一之一解註作心如此見  
解何能為萬世宗門師法耶今人若要參禪  
竟看話頭若要念佛徑念四字日參日念有  
疑情無疑情各為宗旨豈可溷濫牽合哉若

念佛只以彌陀經七日急切工夫至一心不  
亂田地為驗次則楞嚴經憶佛念佛時時刻  
刻終身畢命都攝六根念到自得心開田地  
為驗此二則緩急不同急者與百萬軍中取  
上將之頭相似緩者與司馬堅壁以待計出  
萬全相似若大根人則十念成功再大根者  
于向上一稱南無佛即得成佛道方是大刀  
手除上四法之外其餘皆宋末元明以來無

大實見好者作師之人及平常以方便接引  
之說積書充棟不足信也無非求生淨土不  
了手人耳願居士擇而精之 法藏

○問雪關禪師

已巳之春偕集生居士侍教無異大師遙瞻獅  
座如聞哮吼今春虎跑結制之期偕衡山海岸  
兩公祖風雨中一禮法席而退隨以亡見入都  
遄返敝里未得親承掌捫深懷迷悶向來與先

此為藤  
通訓消  
息未日  
只持名

又請八

大師遙別注上曾以禪淨疑義仰叩聞到山後  
函查答語而未見寄茲特就中拈出數則以  
相咨詢竊因疏抄未盡心不亂一語析義最玄  
而于執持密號文中尚未委明所云體究念佛  
却令人無下手處其體究之法只言與古人下  
疑情意極相似而不直言參念佛的是誰乃手  
者中所為即拳究手即波究水則直以疏抄勝  
云體究為參誰字矣疏抄則以此為淨業正行

張云不  
作便個  
語禪人  
自勝只  
此一念  
生死不

禪關策進又以此爲禪門話頭。昔人不許禪淨兼帶。而雲棲獨許相兼。固當各有門庭。而小本執持名號之文。其中亦果以叅究誰字爲宗。起所歸否耶。又聞谷古德二師爲雲棲上首。獨言叅究念佛與體究念佛迥然不同。豈所云體究又別有宗旨耶。則竹窓二筆中叅究念佛一條云。何直以叅究爲體究耶。此二爲同爲別。不可不爲判析。以破疑網也。又小本以持名爲宗觀。

龍溪集

漢書九

經以觀想爲宗。疏以小本爲徑中之徑。尤勝觀經矣。而復以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又拈出普觀爲持名助。因夫觀經是作二義。通于餘觀。如是心是日是心作日等。則是十六觀中各各具足三觀。經以白毫觀攝諸觀。而疏以普觀攝諸觀。則一一觀中皆可圓修三觀也。而溫陵則以一聲佛號中具三觀。斷三惑證三身。今雲棲所云觀力成就者。爲從名號入。如溫陵所云耶。爲從

事莫  
同只此  
事此

一觀入如普觀耶。既以持名爲叅話。復以持名爲理觀。將三法可互用耶。出世津梁無過止觀禪淨三法。而此爲三爲一。爲行布爲圓融。非大導師不能指破。幸俯賜垂答。爲淨業門中作大寶炬。以照迷途。建大寶幢。以摧魔幟。不獨弟一人沾此法施也。外園居雜詠併祈於法喜之餘。一賜酬和。以當梵唄何如。

附答書

龍溪集

卷十

雲棲大師彌陀疏鈔。剖析精妙。如披沙礫而揀寶。烹鑛冶而出金。其揭一心不亂爲持名之極一經之宗。似不容置喙。居士是當家種草園中角虎。而眼似摩尼。無不洞其旨矣。乃承垂問。不亦飛空布惑。特地騰疑。似欲罩鳳驚麟。却看誰不落網也。然不妨將錯就錯。打出藤窠。想不嫌法喜酬唱耳。來翰云。叅究念佛却令人無下手處。山僧道好與居士一咄。

何故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必擬尋個好下手處纔是工夫劔去久矣大都約教而參便不必援宗語卜度就禪求證亦不消黏教覲支離和楚糴麵反不清楚教家如俗士梳頭莖莖不傷宗門如老僧薙顱刀刀去根梳與剃固已異手脚矣悟與解又安可並功哉初心做工夫斷不可牽經引教惹起識情一開解路永無交涉卽修淨業亦須先求一門深

龍溪集

卷十二

入不必將宗門穿鑿附會直須專持佛號念到一心不亂自然宗旨明白蓋淨業一心不亂卽禪門一心不生禪淨無兩岐佛祖無二心要入融會妙在斯時又來問體究之法雲棲只言與古人參語頭下疑情意極相似而不直言參念佛底是誰良以金口說經但言執持名號卽體究二字亦未顯示疏鈔旁通遂蔓其說况話頭本禪家起疑之具若直援

入恐禪徒譏其混合義學嫌其浪收故但標意極相似而誰字在其中矣在蓮宗則料此爲淨業正行在禪門則用此爲話頭可見禪關策進亦一部疏鈔註脚也如云卽拳究手卽波究水此卽體究之法以體究卽疑情之別名疑到不疑之地卽真實究竟處又昔人不許禪淨兼帶者如行捷徑不喜人打之邊耳雲棲獨許相兼者如指出捷徑中最捷徑

龍溪集

卷十二

也經中執持名號貴在究竟一心得事一心止堅信力得理一心始證圓位此淨業宗趣所歸也參究誰字是究我念佛人下落終日念不識念底人面孔豈不是替隔壁人念佛也自佛不明自念不曉安得不疑個徹骨徹髓疑團不破空與誰爭究竟譬喚作有疑無究竟不極頭喚作有究無竟何緣參學事畢真個究竟便知淨業宗趣與禪門宗旨雖不大

徑庭却有甄別何也不見趙州老人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王常侍問臨濟道室中安許多僧做甚麼濟云教伊個個成佛作祖伊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濟云我將謂你是個俗漢今持名必須見佛見佛後佛亦被渠抹撥然淨業人以此爲極則地以此爲宗趣歸而佛亦抹撥是佛爲可憑乎不可憑乎請居士道一轉語看彼聞谷古德二師辨參究念

佛與體究念佛迥然不同或亦窺向上一路如杜順老人有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等語以教意道不及故疑體究與參究不可同日語審如是乃雲棲克家之子以雲棲亦杜順流亞也竹窓二筆直以參究爲體究意原有據曹山偈云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又三種添漏有體妙失宗機昧始終如玄祖大師謂永嘉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

速乎此卽體究之意參究者有五證義教中道參而不雜亦幾近之據此則知曰參究曰體究其實皆求悟之意似不可分也又居士問小本以持名爲宗觀經以觀想爲宗疏以小本爲徑中之徑尤勝觀經矣而復以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又拈出普觀爲持名助因何也蓋持名不觀不像直緣本體故是間當工夫觀想則繫緣諸境觀力難成故較持名爲勝徑中之徑取其本善快捷耳又觀力成就者謂一心持名法界理成如磨鏡光發現故云成又拈普觀爲助者如鏡雖明瑩假衆影像益顯鏡光故云助十六觀觀觀通是作二義十六觀皆可圓修三觀誠如來辨又經以白毫攝諸觀者以一相好能攝八萬四千相好及一切切義又以普觀攝諸觀者是顯依正至嚴嚴就佛國乃至切卽十義此乃互

攝互入非觀相違耳溫陵以一聲佛號具三觀斷三惑證三身大似富有萬象蕩無纖埃雲棲云理契一心觀力成就亦是蕩無纖埃富有萬象居士似疑其從持名入則不當攝諸觀疑其從一一觀入則不當獨重持名若恁麼道是欲硬排此老作擔版漢耳又疑持名兼叅話而仍兼理觀是三法互用則專持名號之說無可爲據矣又云出世津梁無過

止觀禪淨三法而此爲三爲一爲行布爲圓融望一一指破雪關乃爲居士據疑結案道居士若果體究一心則叅語兼與不兼理觀脩與不修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亮座主喫馬師一跌便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毫端識得去居士若自疑不決又何以判教乘拈公案了唯心淨土之旨若還無端撒沙驗人眼睛沒量罪過老僧也沒量罪過 智問

又附似空金臺答書

來問云昔人禪淨不許兼帶而雲棲獨許相兼答云有禪有淨土如永明四揀是兼耶不兼耶果悟則往生萬牛不能挽若天如或問是兼耶不兼耶况乎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等皆願往生爲證後願力耶爲進步初懷耶可挹也若夫體究屬教叅究屬宗同異異同已若前陳矣至於從名號而入法爾自具三觀

如云持名叅話復以持名理觀王法可互用者意疑互用之不可耶竊謂持名一法也而機宜非一人自量所宜而宜於事持宜於理持宜於叅持則法體本互而用之宜於機者可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安有一定之法哉出世津梁無過三法從維華至涅槃山高海積大約皆止禪觀也禪之邪正正之凡聖聖之小大大之頓漸偏圓絲分縷析司法門



者誰爲專精耶從七佛至王十二祖一花五  
葉皆達磨禪也其高古其痛快其綿密其暗  
機其平實誰爲五家明府誰爲專擅家風耶  
至於等頌珍賜更錫殊恩無限婆心一腔熱  
血者西方淨土也誰能真信真願而真行耶  
三法是妙津梁不置之而不行卽行之而不  
力津梁如彼何哉惟願豪傑之士決定於一  
法門中自益益入不以夫壽三其心耳爲三

爲一却正非一非王行布圓融須恰無融無  
布如圓悟與張無盡之談禪是已 廣伸  
際違顏範十五春秋忽得手教恍如傳大士  
回身兜率見聞欣悅爲何如耶歸元之門其  
類實夥叅禪淨業兩者尤著夫爲門不同出  
語回互疏鈔專主淨業叅禪特其往收所云  
體究念佛與古人下疑情叅誰字意極相似  
者若云卽是叅禪淨業反成失據今將此攝

一彼故云相似以禪歸淨淨攝於禪是體窺禪  
禪自在也何須易淨業之易務禪叅之難耶  
若禪關策進又以叅誰字爲正話頭是禪收  
於淨淨歸於禪何須視念佛爲淺易叅究爲  
深卽此可以成禪關也昔人不識禪源叢帶  
者正是行起解絕尙禪而帶淨此屬解心正  
與行障故不可也猶之尙淨而帶禪此屬解  
心同是行障亦不可也就解爲言何妨雙與  
故曰有禪有淨就行爲言不妨雙舉故曰不  
許兼帶古德師云不同者同而卽異三十四  
問答第八條中委明若異而卽同如今所指  
總之活句勿得死看也至如人根不齊行門  
亦異止觀叅禪持名特諸行之三爲行布爲  
圓融就所入則圓融就能入則行布不必途  
中強分難易今主淨業且從念佛門深入若  
得其一萬事齊舉奚啻三法哉 太極

見華云  
若認  
巨爲古  
茶食  
指莊列  
爲性乳  
此非  
析不待

○與何芝岳師相

金粟如來。與曼殊室利。共踞獅座。而建立法幢。此  
毘邪城。便成七寶淨域。不必更以足指按地也。  
先慈亡姬二傳。昨經問石大師。爲之証明。此三  
夢因緣。一坐大士掌中。一受琰魔禮敬。皆感應  
道交。不思議事也。然而佛言一切如夢。正謂此  
世界人。以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故爲  
衆生破除此見也。然儒籍中如高宗之夢傳說。

王吉之夢長卿。乃至佛教東來。而漢帝有金人  
之夢。又如教典中觀想成就者。加持陀羅尼者。  
皆得夢入十方如來三昧耶會。又淨業行人。每  
於夢中得見諸佛。又仰山亦有離四句絕百非  
之夢。豈遂如古莽之國。以覺之所見爲妄。而夢  
之所見爲真耶。則又何以破除諸相。而謂一切  
法如夢耶。伏見問師弘慈。諸師勸揚共闢不三  
法門。方有鍼芥水乳之合。且

月經言

諸佛每于夢中示眷屬所生之界。而今併祈指  
破人生夢覺之關。向來儒者游戲法門。往往信  
理而不信事。大居士龍象蹴踔。跨越千古。乞於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之外。著一轉語。破此疑義。  
此種光明便足。超過日月。喚醒睡夢。向者家嚴  
初度荷錫瑤篇。今願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以震  
驚三界。又不止人間華袞之錫也。

○與問石禪師

昨承垂答。兼荷題贈。不獨親霑法雨。卽先亡眷  
屬。皆蒙接引矣。竊見舉究念佛。乃淨業一種。門  
庭也。雲栖著述中。大約指歸此路。以此爲見性  
往生之正行。亦以此爲禪關淨域之總持。昨于  
方孩老齋。次見法語中有較量話頭。不許參此。  
一則之說。固是向來祖師。不容禪淨兼帶之意。  
而永明所爲。有禪有淨。及優曇天如諸師。是兼  
耶。非兼耶。又如三千七百則話。在學人悟處。或

佛云門  
一當  
以此爲  
功臣當  
與善華  
參究念  
看佛合

有大小不同。此各種公案。應無勝劣。今獨謂參此話頭。永不消亡。豈諸話本有勝劣。而參此一則必不能徹去耶。如此則迷悟不在學人。而在話頭矣。向見三峯大師。亦以參誰字爲障道法。禪宗既欲廢此一則話頭。將遂有土外之禪。禪外之土。而淨業缺此一種方便。將不許即拳究手。即波究水耶。則淨業究明心地。禪人回向西。方俱成障礙矣。如古宿云。棒却眼。今別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又言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皆與參究誰字之義相似。若謂參此誰字。誠恐錯認識神。如前尊宿。獨不慮錯認識神耶。且如智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何說也。所謂腳踏兩船。自是學者偷心。原非此話負墮也。若真實發起疑情。要明此一事。而誓願以往生爲歸。着此如一船之中。而揚帆盪漿。兼施並用。不更疾達彼岸耶。

今世文  
人未純  
錦已自  
難得  
純焉則  
絕矣  
八月記

洗其陋。此寒氏慧心。閱竟不覺鼓掌。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稅。必能上通商周。爲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聞欲負笈南來。以畢夙願。良是快事。天涯骨

孫云眼  
九自是  
同  
我意消  
至今  
情書法  
作序又  
以是書  
氏稿即  
孫云寒

○答寒氏姪

新詩字字淒咽。我流寓白門。飄搖如萍。得此益復傷悼。吳中輕俊少年。習爲尖酸柔脆之語。得一種雄駿英傑之人。便爲心折。乃近日文人。至于揮拳奮臂。式號式呼。正如披髮狂夫。亂流而渡。方擬作筌篲。引以相弔。而此種雄心。往往託言嗜古。不可不有以破之。寒氏向以此中當有豪士。與余同有深好。今來札惡其濫觴。而欲一

肉自以聚首爲歡况才華意氣水乳相合如膏  
小阮耶渡頭雙柳日舒青眼相望

○又

每念寒氏輒爲淚落以叔氏之奇窮隨處傷感  
無所不至又重聞吾姪奇窮同病之憐更覺深  
痛耳世間經術之文無如管商出世之文無如  
莊列詞賦無如屈宋其沈痛悲壯狂豪雄駿之  
態足以折伏近日魔軍若只以尖新孤異之氣

流離集

又書二三

勝之未足相敵蓋二乘不能折魔惟佛可折魔  
耳至于世間第一等書必是華嚴經然驟讀華  
嚴必致河漢須先讀維摩楞嚴圓覺諸經然後  
究心華嚴必有入處使者一至卽去卒卒作報  
屬序俟有新刻寄我方捉筆

○家書

頃接父親與大兒字知有下血之症前咳嗽是  
肺疾今是肺與大腸相表裏也急須用臙連丸

其法如方書中以川黃連製度諸醫所知也但  
彼不知此病必以此方爲宗耳又煎劑斷須以  
槐花地榆懷生地歸尾黃芩爲君然此病既始  
于怒則懲忿抑情又是治本之藥此一帖清涼  
散勝于草木金石多多許世間如露如電何足  
怒耶倘一時不能平但須熟看雲棲辯香一書  
若未讀時如此讀了仍復如此便未得力須重  
讀一過必以此書銷歸自性方爲無字真經耳

流離集

又書二十四

如法藏碎金儘可供采擇但其中有淨土爲小  
乘一語乃是訛誤雲棲著述中辨之甚詳此外  
俱可信也又聞十弟不得科舉知有司全不着  
力真可痛恨然世間事事如此亦不足介意此  
等事一切放下不患此病不愈也若男老年應  
舉尤是兒戲事得失俱不足挂遠念幸勿以爲  
意

○又

男生乎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  
人定勝天未嘗不足幹旋缺陷然東邊幹旋西  
邊隨復崩裂幹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  
而聽天爲得也只如今年兒輩之進與不進有  
何關係男初意亦甚懈怠后見人情詭詐有激  
而成乃初七進學初八丁生母之憂枉費許多  
心力真是一場扯淡也今欲別擇一賢婦以撫  
幼子此人間萬不可得之事是非所以撫諸子

疏辭

收書

乃所以仇諸弟耳若以幼子委之兄嫂未必可  
以久居若以男潑側邊邊不耐煩之人兼母道  
而撫幼子豈可得耶只此便是最酷烈事若只  
作亡妾看不過一小小題耳此局如一篇敗  
筆文字不知當作如何結果然世間一切事都  
無結果之時今觀盛年人尚且命如轉燭真是  
出息雖存入息難保男自此料理一番便當盡  
謝世緣作一開人方可端心學道生死大事必

須直下究竟諦觀我身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此  
中定要識得安身立命處不得草草放過儒者  
存順沒寧之說畢竟是籠侗話抵敵生死不過  
若以此語自瞞到頭管取熱亂既做一世血性  
男子必不肯於此處鶻突更願父親將家緣委  
之十弟生平精力見解都在儒籍文字中今且  
將四書著述將就卒業閣過一邊真實向父母  
未生前討個消息古有學佛然后知儒者直到

疏辭

收書

回地一聲方透儒門向上着也男近刻普觀  
圖一幅上有說一篇此說千經萬典中拈出至  
簡至捷一路乞與雲棲辨香同看方見此身最  
後結果處耳

○○丙子九月廿九日與大兄書

辭云我  
輩草草  
一書每  
題頗疏  
業亦遂  
收終身

雲棲師罷舉而學道以應舉有倖屈而學道無  
倖屈也今真正文人往往受屈而他人往往僥  
倖以去何不攷圖無倖屈之事而必爲此有倖

一大賦  
夫日月  
之介介  
千榜上  
之名與  
之介介  
卷中之  
字其意  
根深茂  
正自相  
當願運  
居士更  
分甘露  
灌之也

屈之事耶。古來小小。有氣骨人。便能屢辟不起。奈何滿世間英靈。漢子都擲却性命。與一頂進賢冠爭得失耶。然尅實而論。卽應舉亦本無佳屈也。文人不第。輒委天命。使天命亨屯。如宋儒所喻。花瓣或墮坑穽。或飄几席。都屬偶然。則謂之倖屈。亦可。乃貴賤之命。較然一絲。千白黑。二業如業報。差別經所開。則但有所爲業。而實無所爲命也。昔袁了凡。少遇異人。懸示一生休咎。

累黍不差。旣知命無科第。不欲應舉。自遭空谷禪師一笑。不覺爽然。自以爲庸人也。于是受造命之方。日行衆善。注之籍中。而得高第。當知人世窮通。皆是種蔴得蔴。種粟得粟。夙昔業力。旣可造今日之命。則今日業力。自可造後日之命。若將軻氏所云。求則得之。與得之有命。判作兩截。都無是處。我命本不繇天。而謂君相方能造命。直是識見卑劣。深達此旨。則貧士不遇而妻。

涼寥落。孤憤不平之意。自當一時銷歇。蓋以爲命運。則有可感傷。以爲業力。則無可感傷也。世上愚蠢公卿。受人尊重。薄命才士。爲人輕賤。種種顛倒。皆繇報得。正是理合如此。文人不能造命。而動輒怨天尤人。其墮落無量矣。彼以宿因得富貴。而淪墜惡業者。花報果報。俱在異日。而回天貽壽。種種致疑。則史遷未聞道也。常見人以甲榜傲乙榜。以乙榜傲任子。祇以任子非自。

力所致耳。然則元勳世爵。以至尊爲天子。亦將止以開創爲自力。而以守成爲他力。必終古官而不家。然後可不知此一切。總是自力。非屬他力。故知功名之無倖屈。與學道之無倖屈。正自等無有異也。然今世貴人。旣屬自力。何不竟以高文得上第。而每以庸惡陋劣之文。供人訕笑。彼福德寢薄者。何不遂奪其夢中之筆。而乃以文人失路。躑躅道途耶。蓋福慧二種。本有如許。

差別同。屬宿因。未可輕詆。且慧業亦深淺不同。文人倘未委明。夫事徹底透悟。則亦都是盲人摸象耳。是文章亦原無妍醜也。文人之文章。正如美人之面目。魯連子言。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嫵。昔有暱眇倡者。覺世上女子。皆多却一目。此中各有機緣。好醜有何定論。是以世無正色。無正味。無正處。如叔夜所云。聲無哀樂也。是彼非此。終俗人之見耳。物論之不齊也。蒙莊

能齊而文人不能齊。文人之不如達人。方當以此自鄙。而尚可鄙人耶。然積功累行而不究向上一着。僅博一第。如空谷之語了凡。猶似珠抵雀。獅搏兔耳。未爲極則也。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固是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鵲夷之棹。招吳滅項之事。已如雲

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鵲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悞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

矣。今天下多故。賊寇四起。吾里盜賊門戶。自不可居。南中震鄰。屢警亦非樂土。嘗求之四方。游于朝市。既似畜乎籠中。山林深處。無米有寇。欲左抱圖書。右携妻子。築廬而隱。又萬萬不能。常愁感感靡騁。乃三界火宅。無安身處。琰魔法王。扇子地獄。難可逃避。又遠過此時。流氓也。憶二十年前。王季和王孟夙。何季穆諸子。愁邊盡之。亂每患偕隱無地。今隱地既得。賊未至而已。

字字微  
妙快活  
叔父已  
為同兄  
辦下第  
一著子  
而情平  
未之見  
也  
同記

薛云痛  
心之事  
痛心之  
言反覆  
詳盡此  
一代史  
才安得  
不為這  
化所忌

化為異物然則深心向往最上一乘如救頭然  
不獨賊寇毒害之所不到亦覺子房少伯棲止  
化城未至寶所者尚輸此一籌耳真實採取最  
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為  
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言  
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  
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  
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似鹿門眷屬大家團圓

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  
庭樂事何必  
隕涕啼血如羈縻相向耶

與長孫大丙書

汝父古今文人第一流也當世實未有深知者  
今如此早夭此古今一大痛心事未了之業全  
在二子汝弟尚幼未露頭角汝大聰明尤所屬  
望苦塊之中當泣血飲恨努力學問以繼書種  
汝父生前無他嗜好惟有文字一種是其性命

今當以收拾遺文為第一事其詩文著述十襲  
珍藏不比餘物我欲刻之南京特命張劍伯歸  
抄錄一部卓氏世家女才子集亦併抄來原本  
乃汝父手跡所存不可失也時文尚有未刻者  
亦要抄來其已刻詩古文雜著如懷烟堂集一  
冊中興頌一冊虞美人一冊四十二章詩一冊  
相於閣初集一冊花舫緣一冊詞統一冊其已  
刻時文如慈淵百義一冊然疑草一冊初調一

冊小品一冊濤山草一冊慈書一冊試草一冊  
殊卷一冊卓子譚經一冊所選時文如無可奈  
何集一冊桐風集一冊丁戌春秋一冊秋扇一  
冊葢書一冊前葢書是自選稿此社稿也又乙  
亥試錄一冊齒錄一冊或尚有他刻我一時失  
記者俱每種覓一部又每科落卷曾經領出者  
亦付抄出莫謂此一種不必存也至于汝微生  
平看過古今書籍有經批點塗抹者殘篇斷簡



渡羅集

又唐三十二

徐云不須更作  
慷慨語已  
自痛絕  
每讀一  
過直令  
我無言  
而愁

渡齋集

徐云此  
書到日  
庵師已  
化去聞  
師回書  
云承諭  
灌頂散  
沙法具  
見我兄  
信心慈  
心雙備  
隨到大  
雄殿洗  
香然  
禮敬三  
寶畢乃

又書三函

率然百  
衆同聲  
持誦陀  
羅尼願  
佛不違  
本誓接  
引月公  
往生仍  
命來使  
同證三  
寶證明  
作法嗣  
后月餘  
闍師亦  
遂化去

二大師乃汝父平日所敬各具香信爲汝父加  
持沙土此法出大藏經中汝看我告佛疏文自  
悉加持畢以器盛置棺上待塋時以撒墓上也  
又雪關金臺二大師書併令人卽送索取回書  
雲棲辦香一冊付汝披覽惜家間無深心人爲  
汝解說汝但細看標題疑義待我歸時一一解  
說可也又地藏經及懺法中所言俱七七中最  
急事汝母子當每日讀誦拜禮一番要看其中

又書于五

所說是何道理今人平時不能修持專藉亡后  
超拔已有噬臍之悔若但請僧看而自家全不  
看見不知經懺中所說何事尤爲可痛當知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是世間大孝深心披閱大乘  
經文如法津度令亡者得生蓮花國中是出世  
間大孝也

漉籬集卷二十四

啓

○除社啓

人人皆逆旅。豈獨并州日。是殘年孰非除夜。况羣英偶聚于舊都。方追尋六代之往事。乃寓公羈栖于寒臘。堪促發三春之朝華。正欲家于此者。念非家之緣。方令客于此者。忘作客之想。乃推執耳于次魯。爰託王盟于慧生。共散青蚨。

薛云文如其事都自韻絕

徐云從來除夕詩俱可

薛云題然格外人外

以浮綠蟻即此一日歡場便是三生公案期乘舊年之夜色而戾止共攬獻歲之旦氣而言歸

○與王元淳訂婚啓

恭惟老親翁門下於越通儒建康名宿委明大事因緣乃堪持世旁探百家旨趣咸可皈心方將立功德言于不朽通天地人以名宗仰觀門庭高峻姚江繼家學之傳自慚奕葉播徂東甌無食德之典祗以桑梓共違于千里孤矢同客

于四方遂得接清塵于紫氣染以芳蘭締綺帶

之素交堅逾介石乃復不棄蒲葦之微使有焉

蘿之附許以碩女適我弱嗣才豈茂先而逢劉

放音非恭祖乃遇甘公竟令野人挈榼以成禮

花朝贊鴈而問名竊惟嘉姻之眷風鄙紫援儷

皮之將祗求淑慎故禮著官事之言易嚴攸遂

之誠然後裏來有託執笄無愆伏冀誨以詩書

俾令德之來教開其戒命期夙夜之視聳雖寒

宗無卿雲之光覆而高門慶醴泉之有源矣薄

具繫纓之儀少展彰物之敬統惟台昭曷任主

臣  
○請率令尹宴啓代

伏以柳色錦披屬言刀之初製鶯聲韶奏乃宓

絃之始鳴皖山開曉嶂宛列初筵江渚橫暮烟

如歌既醉恭惟門下爲鷺排空鵬擊水壁在

璞而名重學擅機雲玉出山而價高治方卓魯

紫云一味淡掃全無粉澤氣

春有脚以吳止政無翼而聲飛足下雙鳬美嶺  
南之逸關城頭姑射看浮渡之寒峰慚非藻鑑  
幸遶桃溪竹擁迎新共拜隨車之雨襦歌來暮  
欣披解慍之風豈真龍伯之致齋實借后夔而  
儀鳳方訝芝草有根屈英游而卧治遂使蓼蕭  
涓露後惠政以立成通者兵戈稍偃銷爲日月  
之光○是以琴瑟可張願藉雲霞之映敬卜良辰  
用希就日疎鐘啼鳥方挾山意以衝寒鳳翔鸞

續雜錄

卷三

鏘擬雜歌臺而響煖駕隨殿而霞舉席匪秋而  
露零綠滿春潮共玩彩鸞之舞影紅鋪花邑載  
聽澤雉之雉音圻望龍光以慰魚麗

○候姑執郭司理啓代

伏以懸蒼鳴佩風稜久著青山擁紫驅車星駕  
再馳白下遙仰爲龍之範敢申秣馬之私恭惟  
台臺秀姿玉峙淵識氷明太原騰譽賦成羽獵  
之篇姑執蜚聲功奏治安之蹟掄材則桃李共

雲云燕  
六代之  
駢語追  
長公之  
逸屬

滋于化雨察獄而析楊悉措於仁風茲者追隨  
續奔車輪碾四牡之後塵披揭稽惟馬足飛一  
聰之先影某品槐濡鵠才非展驥甫通藉於杏  
苑乃值赤墀僉僉迢返駕於橫江遂遭雄虺駢  
駢五刑幾廢誰當障彼百川三尺持平竊冀臨  
茲錯節乃訛言靡止方雨雪無見睨之期清議  
獨操俾魑魅有燃犀之照懲養奸長亂之弊開  
烟銷霧徹之襟錫以羽毛療其瘡痂豈惟奕世

續雜錄

卷四

戴德勞人觸鳴鴈以興歌且國運大匡薄海幸  
堅冰之不至望未耐于歲韓披雲切想喜頓生  
于御李見日有期遐企鳳輝先通鯉素

○答方總戎啓代

恭惟臺下羽林人傑武庫將星黃石授書奇策  
夙嫻三略白猿習劍殊能足敵萬夫弩弓挂于  
扶桑長劍倚於天外顧宰臣出鎮本州未聞假  
以兵甲將帥立功闔外要皆不在粉榆乃頃者

羣兒倡亂六皖震驚咸藉虎威潛銷不突至于  
幾度公移盡闢流言之顛倒數番請勦足塊當  
事之模糊章奏賴以昭明國論因之底定某威  
屬葭莩時當萍梗此則鄉鄰同室之共仇具勿  
拯溺救焚之至誼正慙疎節敬未展于維桑乃  
辱高情惠先施于行李自愁鞅掌莫隨旌鉞以  
觀兵冀幸廓清願繼燕喜而作頌先茲頓謝尚  
埃塵談

○候貴池徐邑侯啓代

伏以符分穀璧已看鳬鳥之高騫篆領花封暫  
借牛刀而小試情深望履喜切得與恭惟台臺  
質抱南金才方東箭挺秀竹林夙膺小阮之望  
篤生喬嶽新推大陸之奇方探驪而得珠遂飛  
鳳而展彩誰云文人不嫻吏治當知才士能立  
勲名刃剛新發豈留刀于骨節之間汗血甫騰  
應展駕于嶮巇之坂屬此割肉醫瘡之告急正

當民財國賦之交窮裁潤狹以與民恐負倪寬  
之課操鋏急以奉國懼憚陽城之譏要期繭絲  
保障之兩全是在撫字催科之裏劑想見秋荼  
之解網坤看春意之還郊某龍頭幸附驥尾生  
慙自分斤鵲之才兼而控地仰企鵬鵬之力翼  
若垂天初蒞河陽已見花開滿縣載瞻秋浦定  
知玉卽爲神縣祈相聞竊聽隨車之美譽降膏  
可借願分照壁之餘輝肅此先容尚期後晤

漉籊集卷二十五

問

○彌陀問

一問華嚴會中二乘如盲如聾然亦兼攝聲聞以包含無量乘故淨土雖云二乘種不生乃所宜道品大小互通正與華嚴四聖諦品不異故有生彼經劫方證小果者如大智度論言彌陀亦以三乘度生自應二歲五教初攝何云不攝

小乘且既通難華復不能通難華所攝無量乘

耶

二問餘門學道者監出五界念佛往生名橫出

五界所謂餘門正指教中觀行故參禪稱為別

傳淨土亦云徑路皆以超越觀行故今云觀即

是念念即是觀直以台觀當之不反鈍置念佛

耶

三問觀經疏以十六觀通三諦今以此經旁通

觀經則入台觀門庭以此經分屬圓教則屬事  
事無礙法界然台宗以圓教獨歸法華而第四  
法界惟華嚴有之未知台宗三觀得攝法界觀  
否此天台賢首差別處若為會同

四問合論判彌陀淨土是權非實淨名惟心淨  
土是寔淨土然淨名言菩薩成佛時衆生來生  
其國是明言攝受衆生死此生彼之事與彌陀  
無二無別正指往生事相論中何以分作兩極

漉籊集

問二

疏言此指事一心者豈事一心便不名惟心耶

五問觀雖十六言佛便周如經所言觀佛身故

亦見佛心觀佛身者從一相好入則眉間白毫

可攝諸相何故慈雲但教人作蓮花開合想鈔

中亦止通普觀為助因耶

六問此經言衆生望者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大

本乃言生彼國者皆當一生遂補佛處皆當之

義不止多有然則中下品生等皆是禮處皆為

等覺菩薩耶。

七問。單念佛人不脩助因。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故云。不脩餘行。得波羅密。亦云。卽是多善多福。乃諸佛以萬行因華。莊嚴法身。今念佛所證止。可云。素法身耶。抑已具足萬行莊嚴耶。

八問。宗門教人參念佛的是。誰似與別則公案。無二。未嘗回向西方。鈔云。體究念佛與尊宿教人。舉話頭下疑情。意極相似。此只相似。還是直。

叅誰字。教分四種。念佛未別體究。門今以攝持名中。却似經文本。無此意。不應以此入淨業門庭。若謂叅此話頭。悟則心開。不悟不失。從生此爲禪。宗留一退步。正墮偷心耳。若謂此疑不破。便不得生。是反不如一直念去。不起疑情者。雖不開悟。尚得往生也。乃智徹禪師直以此作淨土正行。天奇毒峰皆教人叅究念佛。此諸師又何所本耶。雲棲若祖諸師疏鈔。何不直指誰。

字若只相似。又更有差別。否其相似。不全是處。何不道破。

九問。一切國土。惟想所持。故以淨想換却妄想。如子憶母。必善想容儀。歷歷可觀。今持名一門。但令念聲相續。不取相貌。只與讀誦無二。心易馳散。故稱名方便。或依出入諸息。以爲藉氣。求心乃禪經中攝心調息諸法。似屬小乘。未爲第一義諦。將非大乘。凡夫所當行持耶。

十問。大本云。若衆生發一念心念無量壽。定生彼國。疏中尅期止。及十念而不及。一念何耶。又念性剎那生滅。此經七日定力。乃生則未得禪定者。無分若此。一念如一稱成佛。釋作皈命一心。則大本不應繫十念之後。若止如經文。作一念喜愛之心。則與他經言不動如來。佛剎不以愛戀之心。遂得往生者。難易不同。此則全無定力。亦得往生。其勝方便。又當超越小本耶。

十一問此七日若平時姑置待臨終方念已爲天如所呵今既屬平時者爲是七日之後盡此形壽更不復亂耶爲復此後雖亂終得往生耶若永不復亂不應止名七日若更亂者則已經退轉何能感佛現前

十二問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語本出台觀鈔中今名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則體究全屬觀門但前言妙觀難成故顯持名殊勝今乃復通觀

法苑珠林

問五

法仍是定觀勝于持名矣若云叅誰字是體究則又全屬宗門且當叅話時不應有如智不二寂照難思等幾許理路可傍未免兩處負墮義云何通

十三問一部疏鈔大意全重理持則所明持法最爲要害今既是持名復云理觀既是理觀復拈話頭禪淨止觀三法混淆雖復義理圓融而行人念不歸一將何爲宗此與一門深入專修

無間之旨何復不作

十四問疏言一心卽達磨直指之禪又云六祖斥無乃門庭施設不同假使纔弘直指復讚西方則直指之意終無繇明旣言卽是直指復云爲門不同是少林與曹溪亦復不同耶

十五問疏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屬理一心若事一心者多念止滅小愆乃又引佛名經言一聞佛名滅無量劫生死之罪

法苑珠林

問六

釋云一聞則不待憶念無量則不但八十億劫然則何必獨指理一心也覺于此中自相達礙又此經亦言聞經聞名皆得不退則一切等閑發願散亂稱名者咸不退耶

十六問棗栢言華嚴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薩境界何故華嚴長子乃以十願導歸極樂如生公說闡提有佛性則後出涅槃爲證今行願全與棗栢不符則一論宗旨竟將安歸乃雲棲但拈



出、道、歸、之、文、亦、不、能、折、棗、柏、之、誤、當、知、棗、柏、未、  
易、輕、詆、今、欲、會、和、兩、義、其、說、云、何、

十、七、問、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則、一、心、者、自、制、心、  
始、此、中、自、當、發、慧、所、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閒、也、  
天、台、念、佛、五、門、次、第、亦、復、如、是、今、以、事、持、屬、定、  
門、攝、理、持、屬、慧、門、攝、而、云、事、持、未、能、破、妄、利、根、  
徑、就、理、持、將、慧、不、繇、定、一、切、理、路、通、明、便、可、當、  
覺、路、耶、

十、八、問、諸、經、多、言、念、佛、人、現、前、見、佛、如、遠、公、三、  
觀、聖、相、等、所、謂、能、念、佛、人、佛、住、其、頂、古、德、教、人、  
決、志、求、驗、正、在、平、時、今、經、止、言、臨、終、佛、現、豈、七、  
日、功、力、未、能、現、見、僅、感、臨、終、耶、抑、必、現、前、見、已、  
然、後、臨、終、得、見、耶、

十、九、問、往、生、菩、薩、心、不、顛、倒、故、能、預、知、時、至、正、  
與、本、願、相、應、然、則、坐、脫、立、亡、庶、幾、去、住、自、由、能、  
識、死、從、何、去、者、何、爲、古、宿、全、不、以、此、勘、驗、至、云、

死、時、何、苦、欲、先、知、耶、

二、十、問、觀、經、十、念、論、明、臨、終、心、力、猛、利、能、勝、終、  
身、行、力、乃、大、本、十、念、不、言、臨、終、此、與、觀、經、爲、同、  
爲、別、若、此、七、日、不、必、定、是、臨、終、則、此、十、念、亦、屬、  
平、時、既、非、最、後、大、心、何、能、化、往、寶、王、論、反、以、一、  
念、爲、正、是、義、何、居、

二、十、一、問、觀、音、勢、至、同、侍、彌、陀、爲、西、方、三、聖、觀、  
音、反、聞、自、性、與、今、持、名、一、心、總、以、音、聞、爲、教、體、

正、應、同、屬、耳、根、圓、通、又、文、殊、亦、發、願、往、生、何、反、  
揀、去、勢、至、鈔、言、耳、根、不、攝、念、佛、念、佛、能、攝、耳、根、  
是、勢、至、能、攝、觀、音、而、觀、音、不、攝、勢、至、將、持、名、不、  
屬、音、聞、而、觀、音、不、補、彌、陀、爲、安、養、教、主、耶、

二、十、二、問、世、尊、言、諸、修、行、人、用、攀、緣、心、爲、自、性、  
者、猶、如、糞、砂、欲、成、嘉、饌、今、此、念、佛、心、是、攀、緣、心、  
耶、非、攀、緣、心、耶、若、用、攀、緣、心、者、一、切、覺、觀、思、惟、  
皆、是、生、死、根、本、若、非、攀、緣、心、者、何、言、念、性、生、滅、

因果殊感。若云此生滅心。卽不生滅心者。何云  
資砂。此與波水之旨。當自不倫。波卽是水。砂非  
是。饒大覺立喻。應不雷同。乃法華所云。若人散  
亂心。一稱南無佛。南能所云。不斷百思想對境  
心。數起者。又非卽用此生滅心耶。

二十三問。經末先言不退後云。往生正以現生  
取辦。超乎餘教。鈔中反開少壽多障。不克往生  
一路。云于來世得生。此墮慈照所云。其人自不

法華集

問十

知我當生淨土。復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也乃  
引禪門才出頭來。現成受用語。爲證。則何以永  
明揀去。有禪無淨。一流明淨業之諦。當于宗門  
耶。

二十四問。准提密圓與華嚴顯圓。並屬第一疏。  
云持名功德。猶勝准提。今念佛人盡此報身。方  
得往生。所證極果。僅至上品。何以不如准提所  
開不轉肉身。便得往詣十方淨土。只于此生得

證佛果耶。

○彌陀續問

一問。參究念佛一門。本是主張淨土。亦復攝入  
宗門。以爲向上一着。千聖不傳。必從參究而得。  
故然。一代時教。皆屬他寶。云何公案。便屬家珍。  
饒伊通徹三藏十二部。難免闕老鐵棒。云何看  
破一則公案。便可喚釋迦老子。與我洗腳。耶。若  
云禪是教之綱領。何故世尊不說。留至後代宣

法華集

問十

揚若云。一切經文。皆可參究。又何用勞他三千  
七百。則爲耶。今參話一節。不獨迦文未嘗拈示。  
亦且西來無此法門。向謂門庭既熟。便成窠臼。  
故後來諸師。換此一法。今參話亦成熟路。不妨  
更換却一法。何如。

二問。料簡中。雖有諸過。亦名爲器者。如經所言。  
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然既五逆往生。世尊  
何不能滅定業。若一切諸過。皆得借此名器。寧

不入地獄如箭

三問涅槃法師既于禪觀得見寶舫止因未滿  
彌陀不得附載乃法華云聞此經典如說修行  
命終卽往生安樂世界一則必待受持一則不  
煩專念豈法華涅槃有勝劣耶

四問下品鐵蓮未見佛說鈔以七寶四色所攝  
應無鐵蓮爲據然前文言淨土寶具無量寶蓮  
花寶具無量色如大本青白玄黃朱紫已成六

色而七寶中應無玄紫則玄色所攝反成彼義  
矣復次蓮分九品色有高下否經文青色居首  
而上品金臺當是黃色耶昔人方欲揀取金臺  
則蓮華色像所應委明

五問蓮分九品又別人天爲是人天錯居爲是  
天上人間各分九品彼佛浴池及菩薩聲聞爲  
居天上爲在人間若皆居天上則黃金地上非  
彼境界若居地上將優品盡居人間末品反生

天上既欲注想彼境當令依正條然

六問衆生五欲深重故以衆寶鈎牽而此中淨  
侶多屬岩棲巒岫之嗜踰于五欲何故淨土獨  
無諸山則缺此一種接引若如毘舍所云此方  
心有高下乃見丘陵則地水同名四大首楞嚴  
不云馳流不息積波爲水耶若寶池可具功德  
者則如須彌相須彌光等何嘗不可表法

七問淨土化生正是大乘法門而法音宣流則

首說道品卽迦文權說三車之義觀經止言讀  
誦方等既不復及阿舍等經則知三十七品爲  
何物又庫藏珍寶必先與領知而後堪委付今  
淨業門中有不禮餘佛不誦餘經者如法華亦  
云其人不復志求餘經不併違觀經之義耶  
八問一句彌陀全藉五時八教諸經爲他注脚  
引人信解若不通種種法門則大小彌陀亦無  
義味又復谷響度門空花佛事皆可脩習回向

助開正慧。乃云脩餘種種法門。便屬二心。則華嚴何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耶。

九問鈔中。蓮臺二義。一者基臺。臺在華下。二者房臺。臺在花內。今所云金剛臺。紫金臺。為是房臺。為是基臺。既云華必有臺。臺必有華。而中品曰。蓮華臺。為是花下。復有華耶。為是華內。復有華耶。

計問鈔言。焚師以梵率可計。由旬極樂。歷多佛

刹。謂內院易生。今論因不論地。是以揀彼。迨復言。勝蓮甚超極樂。則復明樂邦在近。不應求遠。此又論地。不論因耶。

黃雲開之碑記。未終蓮旬。謂未塔都是雲。猶缺陷事。

金剛問

神仙家祖老莊。然老莊以身為大患。死為返真。而此錄以金寶內煉。留形住世。為宗。其旨將無

此錄與儒釋齊肩。乃釋氏判以十種玄宗。自列五品。而今會作三家。一家之中。又分門戶。如服食家。則有大小神丹。種種不同。彼家則有體交神交。種種不同。即清淨家。亦有心腎玄牝。胎息踵息。奔日喻月。行氣守。種種不同。又別出而

同耶。紫陽兼通內典。今此中宗趣。為與止觀。淨真契耶。抑位証天仙。則僅與諸天人埒耶。又坎離之旨。本自周易。為與義文合轍耶。三洞經教。欲與儒釋齊肩。乃釋氏判以十種玄宗。自列五品。而今會作三家。一家之中。又分門戶。如服食家。則有大小神丹。種種不同。彼家則有體交神交。種種不同。即清淨家。亦有心腎玄牝。胎息踵息。奔日喻月。行氣守。種種不同。又別出而

為符錄禁咒。驅役鬼神之法。又如古人以還丹金液。分作三種。還丹以朱砂為之。金液以銘金為之。今此金液還丹。名實迥異。為是隨學一法。便可得仙耶。抑須兼舉諸家耶。抑諸家中自有真偽勝劣耶。抑諸家皆屬第二義。惟此寶錄為玄門宗極耶。此錄與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為一為異耶。

氣為用說

元性是何物爲之亦靈氣凝而靈耳  
虛空生于自性乃云元性亦靈氣所凝豈禪玄  
尚隔一塵耶

獨于腎府採而用之

採之兩腎耶採之兩腎中間一穴耶

腎府路徑直達氣穴黃庭

黃庭卽心腎之中耶卽鼎耶氣穴卽臍內一寸  
三分耶卽鑪耶自腎府達氣穴相去幾許

海錄集

問十五

坎離說

此明言心腎爲坎離矣乃鍾離言存心想腎枉  
煩勞海瓊言鉛汞不在身中取何耶

下手工夫

先行閉息之道

此閉息法爲是徹底皆用爲是初下手時暫用  
其于諸家氣訣爲同爲別

精神論

到此際此身乃始爲無用之物

既云陽神產則此身爲無用之物乃神仙家尤  
必以形神並妙拔宅冲舉爲最何耶

吾聞于度師度師聞于遠師

序言紫陽以此傳遠師遠師以此傳度師今此  
何以不伴

幻丹說

內鑪外鑪

海錄集

問十六

內鑪當是氣穴矣外鑪何物

捉丹法

氣升鼎外而內無相感

據此則真丹自無走失矣而又何出有捉何也  
豈所云出者捉者乃幻丹耶

神水華池說

陽生之際云云

此卽火候論中所謂只此一場大有危險平日

周夫火候不可以此爲則者。今此說似老弱平時亦須用此。而火候論中似少壯亦有一場危險何耶。

### 採取圖論

論中有圖而論前竟不立圖。反于第三十復畫一圖與各篇圖論相次者不倫何耶。

### 內光乃神光

此內光卽鉛汞之光耶。卽二十八篇所云小光。

### 大光耶

伺陽長而始採云云

此須時時採取耶。抑一得永得。如所云赫赫金丹一日成。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耶。

### 採取交會口訣

### 精會神于外

鉛汞內矣何云精會神于外。內外爐鼎藥自外。

來外字之義俱所未析。

### 青娥何在我 是性又是命

青娥何在我。此五字不成句。豈此爲前四句着語。是性又是命。句爲後四句着語耶。又青娥爲我將青驄爲他耶。又是性又是命。類性命合頭語。如心論中所云何以獨着于此。

### 採取圖心下一竅

第十五採取論既無圖。第三十圖中又無竅何

### 耶

汞降之際會氣降爲八蓋鉛汞生

既云汞降又云會氣降。既是汞生又云汞鉛生

文未清明

### 目光垂爲

二十八篇存歸。卽是此否。又十九篇藏于心田。側自言與此竅不同。此三種穴法須一表明。

黃庭之下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  
陽升意止則一故陽則不可得而降矣爐鼎  
則在平一之內

此丹室門戶是氣穴耶是腎府耶此一字凡三  
見作何解

### 口訣

西南乃氣之會云云

若論氣穴在坎則氣會于北矣何以會于西南

游離集

卷十九

既會于西南何又云自東而西自南而北又氣  
合而歸于此此是何地自夾脊而上止于中丹  
田耶抑直透上丹田而後降于腎如河車之運  
耶又陽氣精氣與此氣遂成三氣二炁知爲鉛  
汞矣其三是何氣耶

### 治命橋

向讀寒山子詩未見治命橋之語豈寒山亦是  
玄宗如世以曹溪一滴初祖西歸爲玄門掛鐵

而實未免矯誣耶抑別是一寒山子耶

### 玄關一竅

此玄關一竅爲精穴耶氣穴耶黃庭耶此超然  
而出者即陽生之時耶

然則何物耳○秘意之○耳左屬陽右屬陰

疑秘秘秘到這裏方是返太極處

圖中機是何物獄是何物胃下是何物再下  
○是何物此是○耶抑是○耶又云藏于心田

游離集

卷二十

之側則又非此二者耶圖中心田之側何以無  
此竅耶

### 後之鼎內外

鼎內外何解後爐鼎圖中何無此耶

### 大衍圖

以大衍四十八數合六十卦用火之法尚未明

悉

### 蟾光論

以丹田爲日

此丹田爲日。臍內耶。臍下耶。黃庭耶。既以此爲日矣。又以此爲金。蟄何以一時而兩喻耶。

初三生一陽云云

此初三等定以月之盈虧爲准耶。抑如所云活子時耶。

金日色月性也。火日氣金入火。

曰色白性曰氣。俱似不倫。何耶。

爐鼎圖論

爐鼎圖論

圖中列八卦而論。中不言八卦。何耶。

水銀鉛汞也。

鉛汞總名水銀。豈二者原是一物耶。

爐鼎之用。

所謂爐鼎之用。聽其春生而秋實耶。抑自有運用耶。

知其無傳。其有知其白守其黑。靜中行火候。

定裏結還丹。贈之以中。

此有無也。白黑也。中也。何所指。

神室圖論

神光垂而燭乎玄珠。

此神光乃十七篇之心。光耶。目光耶。

火候圖論

前弦須短後弦長。

前弦後弦短長之義。云何。

前火之爲數三百八十四銖。初一用屯。蒙云云。

火數。云何。是三百八十四銖。丹經每言傳藥不。

傳火。余既傳火矣。而六十卦未言如何用法。如。

屯。蒙。需。訟。等。各。有。不。同。處。如。何。初。八。以。

前。是。金。廿。三。以。前。是。水。如。何。前。八。日。是。半。斤。後。

十五。日。亦。是。半。斤。如。何。廿。四。以。後。非。金。非。水。又。

無。有。兩。端。既。是。半。日。一。周。云。云。頃。刻。而。周。何。

耶。又。據。此。則。其。離。即。是。乾。坤。矣。又。有。以。坎。離。交。



構爲小周天乾坤交構爲大周天者何耶

子午進用之功

前六十卦火候卽此耶。抑前是周天火候。此河車火候。又別是一場危險耶。

偃月爐

蟾光圖以元性喻月。則此月應在心田。然而名之爲爐。又當在氣穴耶。

巽風

流離集

四十五

八卦運用之法。爲依先天位次。耶。後天位次。耶。爲不依位次。而以意消息之耶。其曰降曰繼曰歸等義。俱未能合坤非正卦。亦不可解。觀文氣應。是以八卦配十二支。爲河車位次耶。

車六並而各爲三道

前是何物。豈所云乎橋耶。抑治命橋耶。今日之卯酉。昔卽之坤艮。云何以今昔分位次。豈以河車爲今。周天爲昔耶。

只此一場大有危險

觀此則生平只此一場。後以此爲第十轉。又似每十二時中。卽有此一轉耶。

總論金丹之要

心中意。臍中鼎。腎中爐。

前言黃庭爲鼎。氣穴爲爐。與此又不相侔。何耶。

玄膚白雪。黃芽。

此三種名目。諸經不一。須一指明。

流離集

四十六

丹士逆之爲用。順而爲火。

云何有順逆之別。

產藥于東。而降于西。

何以東產西降。何以每一轉中有四十度。又以二十度屬鬼。屬水。二十度屬覓。屬火耶。

次第秘訣

此篇似是彙括諸篇次第。而所言多諸篇所未有其文畧而義興。又與諸篇不類。須逐字詳釋。

癸待何義 聞命二字何解 存歸。此兩  
腎、耶、黃、庭、耶、心、田、之、側、耶、 五星見明大光小  
光開道破頂用機出入三十日十五日七十日  
上弦望下弦見機左右見機三遭明鼎內晦等  
俱不可解

火候秘訣

水鼎火鼎

此是平時周天火候故與前火候圖不同耶水

龍虎

火三鼎如何分別

外爐

外爐火存于氣穴氣穴又名內爐文如何銷

子午二時

此云子午二時前火候圖升午位于泥丸故云  
子午進用之功又似以部位論子午矣此二為  
同為別

陽生不以心擾接之意幹歸于右轉降于左

存入○○○反是則進火

此五句是進水耶反是句文如何銷

九轉之功

既云三月九轉今分作十二時又似一日九轉  
耶

卯時火起取丹計四寸有縷二條正為火道

脉透鼎中

何謂取丹此二縷為治命橋耶平橋耶或別是

龍虎

三縷耶

第九轉第十轉

九轉中何以不云戌時第十轉即前火候圖又  
別是一法矣則絕不言亥時耶

採取圖

此圖何以不列十五論前火氣認着四字文如  
何銷又此乃周天火候與前採取論絕不侔而  
名為採取圖何耶

徐玄直  
向三山  
頂上遊  
不是繁  
寔是足  
薛云妮  
妮則扶  
不復留  
餘地以  
純置世  
人

○○金笥續問

一問關君言人生在世有一日死者如一息得  
道有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此語余甚惑  
焉如朝聞夕死則死誠返真矣使果能聞道則  
生亦真人身非大患熾然生死而實無生死也  
何必以身爲大患而死爲返真若未聞道而槩  
以死爲南面王樂則恐死後之苦正未可量昔  
人憤世負石蹈河而鵲冠子以爲水中之苦有

續雜集

卷十七

甚焉者蓋聞無生忍之可出離生死未聞死之  
可以療生也生死同是苦諦以死苦療生苦是  
泥裏洗土塊也豈不幾于投灰外道耶夫老莊  
以死苦療生苦既是斷見長生家以生苦療死  
苦又是常見斷常二見同是苦因安見玄釋之  
同彼耶

二問來諭天仙之果超于諸天亦有典籍可據  
耶爲止超于帝釋耶抑更超于欲界以上諸天

耶經言四天王等每月降巡人間今言天人不

能下履凡地何耶又天仙爲玉帝之清臣耳豈  
以臣種之果而反勝于王種耶且諸仙不依正  
覺別修妄想而今云悟明大道則還同與佛齊  
肩之說諸仙報盡還來散入諸趣而今云証果  
超于天人則壽命不止同天天地壤時天仙便  
應不壞將無與楞嚴之旨異耶

流離集

問六

人若始于參同悟真則參同悟真又何所本耶  
後世詮參同悟真者皆分內外二事然紫陽與  
馬自然序明說金丹四百字所指皆是假名則  
固非御女之術并非燒煉之方故諸家有世人  
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之說卽如伯陽  
二女共室其色甚姝等語皆是喻法則金砂入  
五內霧散若風雨等語又安知非喻法耶世間  
闢玄宗者皆指黃白男女二家爲邪師誤人未

免以貪財好色並舉而論今獨拒男女一家言之媿媿可謂快論矣云何以男女爲邪而獨以黃白爲正以男女爲寓言而獨以黃白非寓言以男女爲必敗而獨以黃白爲可成耶乞暢言之以破迷惑

四問莊言造物息我以死而後世玄門反以留形住世爲宗如來壽命無量而後世禪門反諱言長生久視之道其生堯率往淨國者以爲如

流離集

卷九

脫敝衣着珍服矣然必脫敝着珍何如形神俱妙拔宅冲舉則釋氏反輸玄宗一着耶玄宗排擯釋氏者以爲陰靈之鬼扳附釋氏者又謂佛祖亦修金丹斯俱訛僞不足辨矣乃六通自在去住自由自是禪家本色然諸祖有坐脫者立亡者倒化者宗門又往往訶爲熒惑詆爲捏怪如迦葉之候慈氏南岳之願長壽禪家每置而不言天台禪門口訣中有下視臍輪等語近代

尊宿又斥爲僞書豈神通變化調神馭氣悉是邪因而必與傳地凡夫同生死乃爲正因耶

五問三界唯心故一切修証以心爲宗今服食家不論心地而但言金丹一粒吞之卽仙譬如野葛巴豆入口卽僵亦但能殺人之形體耳不能殺其慧命而使之淪墮也然則金丹之功亦但能生人之形體耳豈能生人之慧命使之拔宅冲舉而生于天上耶且前以金笥寶錄之超

流離集

卷九

形住世爲二乘而此以金液服食爲玄家之第一事豈內丹反爲二乘而外丹反爲一乘耶六問四大非身五蘊非心云何玄宗乃向心腎下手其所云心者妄心耶真心耶所云腎者法身耶色身耶真心圓裏十方必不居離下坎上法身實相無相必不近氣穴黃庭也若云妄心卽是真心色身卽是法身則釋氏何獨不云長生耶玄宗以饒天爲外藥先天爲內藥故云上

根之士不鍊外藥直鍊內藥此仙宗最上一乘  
矣而禪門尊宿以先天之神尚屬識神則所云  
無始却來生死本痴人認作本來人者將無仙  
凡雖隔而愚痴正等耶

七問仙家有見精神而久生有忘精神而超生  
若以忘精神爲最則見精神爲次矣此與莊老  
之說似爲契合乃西昇經云虛無之道力有淺  
深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于心被形者神人

海離集

四三

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身不免謝又稗川亦云  
文莊關尹之徒以存活爲徭役歿後爲休息其  
去神仙已千億萬里矣豈足耽玩哉則似拔宅  
冲舉超于莊老一籌矣豈列仙皆祖稱莊老而  
反超于祖稱耶

八問形神俱妙之術必須三元服食外丹耶抑  
錄中金寶內煉即可冲舉耶論者以爲內丹留  
形必須太陰煉形之法爲是內煉尚非了義向

後更須煉形耶則何如不用內煉而直以太陰  
之術煉形住世耶

九問抱朴子以欲求神仙當得其至要至要者  
在于實精行氣服食三事所云實精則房中之  
法十餘家雖言此術不能單行致仙不得口訣  
而用之無不傷殺然言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  
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益壽大要在  
于還精補腦之一事耳雖服名藥而不知此要

海離集

四三

亦不得長生也此法喻之水火水火殺人而亦  
能生人在能用與不能用耳人復不可都絕陰  
陽貴得其節宣之和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  
屬蓋載其靈事其至要者口訣終不書也  
稚川凌厲玄霄言出爲經稗川不足信則他無  
足信矣豈亦如迂怪之士以邪說誤人不足尋  
繹耶

澠籬遺集序

去年春杪先生將以所著澠籬集壽諸棗梨索序索評甚亟余遂從菴晝溪邊評序訖付去正思此後雲蒸霞蔚山積泉湧者作何處置無幾時澠籬集成先生方欲投余而爲建業一帶水所隔今年秋訃音突忽來未幾

澠籬遺集

序一

遠條卓子持乃兄戊寅遺稿至云得之滌上羅瑕公并得讀瑕公所作西歸公案諸篇悉其捐館時匍匐狀一歟一生乃見交情余實有愧瑕公也雖然余亦不敢處瑕公後夫文章爲性靈間物血肉易朽性靈長存余奉先生此卷評之序之以續去年春杪

之意安在生歿隔哉或曰好刻集刻者必歿余曰否否人之在世也數有脩短文之出世也運有早暮以數之短值運之暮而欲以此概天下豈其然乎

西泠徐士俊野君題

澠籬遺集

序二



序

李長吉之一囊唐山人之一瓢生當  
嘔出心肝歿當驚動沙石庸愚溷濁  
所不及也阿兄左車天賦異姿漁叟  
筆墨漉籬全集真能藏靈秘於名山  
吹生氣於墓門茲復取今年所捉筆  
并從前散軼之餘得詩十六章序五

漉籬遺集

序一

首書疏十一篇傳說跋頌九則補入  
集中而殿以雉髮臨終三偈嗟嗟使  
再活數十年江淹之才寧可量乎昔  
屠門高鼓琴琴折柱摧弦音不鳴援  
他琴以續之阿兄此集非他琴也然  
而人琴之悲局能已已

弟恭先遠條氏書于白門之呼龍齋

澹籬遺集目錄

五言古詩

長干湘竹林社集分韻

七言古詩

露筋祠

七言律詩

迎春

燈市

澹籬遺集

目一

贈楊宛叔四表兼送茅止生北遊

沿方山自二姑廟達三娘渡

方山西北搜得一泉流注田間可灌數畝

遙贈北山陳處士

五言絕句

莫愁湖竹枝詞

有序  
三首

七言絕句

警悟

四言

饑曉

序

吳紫房集序

羅瑕公籀壁稿序

籀壁掌錄序

小題集序

鍾山集序

澹籬遺集

目二

疏

題募誦華嚴冊

募造四十四臂大悲像疏

題五闍毘冊

傳

花宮過客傳

書

答友人



答吳循司馬	與羅瑕公 <small>三首</small>	與徐野君 <small>三首</small>	說	放生社說	題跋	題漁家樂圖	題一念禪人像	龍華遺集 目錄	月三	跋天上石麒麟賦	跋徐野君垂絲海棠賦	頌	綺語頌 <small>有序</small>	偈	答禪俗二問偈	毘盧閣雜髮偈	臨終偈 <small>二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附	蓮旬西歸公案	卓公兩世文集銘	贈蓮旬居士 <small>有序</small>	輓張	龍華遺集 目錄
---	--------	---------	-------------------------	----	------------

蓮句卓繁之左車著

五言古詩

○長于湘竹林社集分韻  
毒熱妬閒心朋從如霰霽披襟向幽篁綠條抱  
寒態湘江曲未終孤響風前碎脩脩碧影中主  
客忘襍穢回首秦淮喧絃管紛相許俗韻久填  
磨清陰聊濯漑便欲凌雲翔瑣宮食沆瀣忽聞

白時聞

林杪聲娥皇發長憶鐘阜晚烟斜半感青螺黛  
徐野君曰苦熱復悲秋人生此身何處安置

七言古詩

○露筋祠

英雄肝膽如鐵石道人心腸似墻壁弱女偏能  
具此骨生死稠林堪出沒世間名義總未真真  
則便如食與噉境風刺肌猛于蚊惟姬之心堅  
於筋古今有情癡有幾死者可生生可死祇是

通條曰  
集中地  
上詩寫  
得丈夫  
如燒指  
奈露筋  
祠寫得  
女子如

百鍊剛  
二詩真  
堪匹敵

翻手覆手爾男兒倘得如女子春花任逐東風  
起

七言律詩

○迎春

郵傳春信入閨房便有懷春衆女郎向惜春歸  
留不得誰知春到倍堪傷紅顏豈盡如虹渴續  
服空教似象狂却憶舊年游冶客墓門幾處對  
長楊

羅殿公  
曰二詩  
俱於妖  
態場中  
宣說妙

漣離遺集

七律二

徐野君曰結句不祥

○燈市

連朝綺陌忽如狂僦得壓樓當藥房人面簇來  
成聚落巾車參錯似簫簫買胡海市兼山市簾  
箔花香雜體香正好明燈嬌子夜瞥然銷散月  
荒涼

通條曰  
再景迷  
成佳句  
日處成  
西世之  
識

○贈楊宛叔四表兼送茅止生北遊

鍾山獻是汝同流壇坫高於百尺樓閒抱文心

徐野君  
白龍為

秋根燕

當粉澤宛聞句裏有筵篴慣爲別雀能銷怨鎖  
斷酣春亦莫愁不作陌頭楊柳色任伊夫婿覓  
封侯

沿方山自二姑廟達三娘渡

羅公曰便也一切有情皆具佛性

山村每苦山如焚林水怡然遠暴秦有月照之  
林似月無人行處水窺人青琅玕乃雲中客綠  
玉苗皆香令身領袖溪巒推女子菱花菰葉作  
通臣

渡龍溪集

七律三

遠條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是正詩中

六代名巖皆病渴一泓便自敵金莖漚間貯月  
爲遊女嶺畔流雲是客卿稊稻花開秋壑冷白  
蘋風起亂山橫惟當獨宿烟林罇閒抱寒泉當  
主盟

遥贈北山陳處士

遥看鍾阜倚天邊月滿雙峰分外妍中有幽虛  
常聞寂亦如流水自潺湲白雲片片生應裏紫

羅公曰以流水擬山

氣朝朝落檻前巖際寒梅已落蕭花時共徘徊  
嬋娟

五言絕句

莫愁湖竹枝詞 有序

西湖友人倡爲五言竹枝詞余以不似絕句  
復不似子夜讀曲乃稱此體宗旨時流寓莫

愁湖畔聊爲答響限用莫愁字

祇爲愁難了名余曰莫愁試聽烟水裏歎息不

渡龍溪集

五言四

曾休

豈但千秋別難教咏莫愁假饑饉不死亦有淚  
痕流

三

誰道儂顏好能令汝莫愁玉容偏惹恨秋水  
雙眸

七言絕句

日識

○警悟

春光故故人春。春夢空隨春雨飛。忽聽子規  
床上喚。人間萬事不如歸。

四言

○饑蝗

饑蝗驅雲踰山。赴川如彼。流寇攫拏而前。  
饑蝗噬天。其羽欲下。如彼窮民。漂流曠野。  
或吞或噬。或焚或驅。何如我侯。蝗不敢飛。

日識

○飛亦何傷

飛亦何傷。薄遊于原。在昔岐周。宜爾子孫。

序

○吳紫房集序

某公單騎見賊。賊震懼羅拜。不敢仰視。自是英  
雄作略。然而王旅所臨。如墨如茶。固當雲蒸雷  
起。以彰元戎之威。歷公萬鎰家貲。一船沉却。自  
是道人根器。然火齊木難。庫藏珍寶。原彼尋常  
家具。雖復親結。放籬應無寒儉氣息。方知赤灑

徐野君  
曰用筆  
之妙直  
有揮力  
新水  
復流之  
意

徐野君

七絕五

徐野君  
曰胸懷  
公勝之  
極乃有  
此等文  
章不論  
少年與  
晚年也  
少同云  
老更

灑地寸絲不掛之人。即具森羅萬象。函蓋乾坤。  
境界惟其不受一塵。所以不捨一法耳。乃中原  
諸子。浸淫濫觴。後來輕薄小兒。直詆瑯琊歷下。  
為鈍賊。是袒裼冒刃。乞兒傲王公也。近日阮茲  
園文。太青王覺斯諸子。力排鍾袁。以挽頽靡。使  
遇紫房此集。便當摩頂授記。令人法性流。踞灌  
頂位。而嗣佛種。

○羅瑕公籀壁稿序

余憶曩時得句。往往如烟如空如水。不肯着一  
色。相視世間雕繪之文。便欲嘔噦。迨筆老而變  
則如烟之散。而為霧空之蒸。而為霞水之湧。而  
為濤。不禁諸相發揮。而終歸無相。與諸子雕繪  
之色不倫。若夫博爐之烟。戶牖之空。盆盎之水。  
則子瞻所為中邊皆枯也。中邊皆枯。猶有草衣  
木食之意。若遂作尖酸。佻薄態。則與先輩塗朱  
傅粉者。總是閨閣中物。不堪舉向千秋耳。暇公

詩法

羅叔公  
曰此准  
行舟中  
絕筆也  
讀之分  
我涕泗  
如雨

讀後遺集

卷七

解脫之筆絕去畦徑世間粗重習氣洗削都盡  
快於切玉迅於飛鳥矣而枯槁之色尖酸之氣  
兩無所傷然猶有漁吹萬物撓美無極之思則  
霧蒸霞蔚晨濤夕汎變化正未可測也余乃謂  
瑕公曰當世文章家英雄類雄分多而英分少  
昔胡休復序我少年集云物之英者如花之猶  
含春之初陽女之早嬌若花含而吐春陽而韶  
女嬌而競則感人薄矣余幼好奇服老而不衰

然而如烟如空如水境界正難再得安能如夏  
姬得道復作十七八好女子耶

○ ○ 籀壁掌錄序

此一片醞醞世界中有何可誌山中中人更無禮  
樂功勳可言余生平起居都下記憶猶未免閒  
思往事為可恨耳然每思昔人所欲讀盡天下  
好書識盡天下好人看盡天下好山水不可不  
掌錄一過留示將來如逢舊好也願與書難讀

樂其修  
在後半  
猶半行  
文至此  
自然百  
感交指

竟餘曰  
三學大  
師回首  
仍云床  
頭老眼  
偷餘景

異人難遇塵勞羈人難於掛帆策杖則又思於  
舊遊之外廣以臥遊臥遊之外廣以神棲冥契  
諸記乃忽觀瑕公所注日箋則如讀其書如逢  
其侶如歷其中林壑令人徬徨寤嘆而追尋瑕  
公夙昔之情與余向來胸懷間事皆如籀之突  
怒而欲出於壁也嗟乎瑕公此錄歷年不墜則  
千載而下觀其鬚眉不至化為腐草矣然王逸  
與謝靈運之所欣悅仲達之屬已為陳迹則此乃他

字八

日與懷之一端若余生平所遇有慨無欣每一  
回想如日月常新未肯化為陳迹然則歡場易  
逝愁苦難銷此余所以不敢着筆於往事也但  
願于世界欣慨之外向本叅中因地一聲如籀  
之出壁則當與瑕公共誌其歲月

○ ○ 小題集序

栢后被選時吳炯謂其策脂刻玉輕附豐妍曾  
乳菽發來齊欲吐則此眾美備矣乃古之美人

何必如此其有小小擅奇皆能入肝脾哀感  
頑艷如楊廣之嬖韓俊娥以其善振筆支節如  
車中行其嬖吳絳仙以其能為長蛾眉云此可  
療饑是不必盡態極妍而自有獨擅之奇不可  
語人者他如趙后能踞步行若手持花枝顫顫  
然此步之奇也唱歸風送遠之操順風揚音便  
欲隨風入水此音之奇也唾袖如石上花此唾  
之奇也內視三日肉肌盈實此交接之奇也漸

麗華集

序九

女舞容纏綿若入懷神時有千莖樣落於空中  
此舞之奇也香娥足如新月此足之奇也夜來  
淚如紅玉此淚之奇也合德肌骨秀滑出浴不  
濡此肌骨之奇也西子病心而顰太真病肺而  
含玉此病之奇也蓋天地無奇也其奇必於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之間人身無奇也其奇必於  
一肢一節一枝一藝之間如此中無獨擅之奇  
便是畫圖之人刻畫之像而神明不與焉當其

所擅事雖小而天地萬物不以易此故物無論  
大小鼠有時乎捷于象而虎有時乎拙于蝟則  
小之足以勝大也然必登峰造極如鼠之制象  
謂之制虎然後可故千古不可多得明乎此者  
可以現寶剎于毫端藏須彌于芥子矣

鍾山集序

今天下皆好色者然蓬頭攀耳黷唇歷齒而悅  
之使有五子者不止一登徒子也然則果誰為

麗華集

序十

好色者矣今天下之人豈無登徒之妻而天下  
知文人者豈無登徒子乎余嘗有美人之思而  
當世既不可得乃上下往昔求之先施微舒閭  
姬傳子之徒而其骨已朽不知千載上為何物  
遂未足舒其憤懣而慰其無聊故緬懷生平卒  
未有可死也乃求之文章而庶幾遇之然後知  
古今言文者皆未能極文之致也即今制舉義  
豈無鍾天地靈秀為世間絕色者惟此輩不作

人耳目近玩故豎儒俗子不得見即聰明才辯之人而非有半賢鬱結唏噓涕淚之幽情與夫孤憤咤叱離奇天矯之深致則亦終不得見於是奇文密義每淪落天壤間而英雄失路才人落魄乃得與之訂人外之交於千古余少更難奔走四方昨秋蹶足燕市今春轉徙白門與宜之入鍾山淒兮如風慨兮如雨恍入洞庭彭蠡中一漂雪其夙習爾後乃得品定國朝之文

蓋余十年來心眼亦隨情隨事遷而以問世人總未有當者既得宜遂相與揚確自春徂秋歷數月而論乃定則必盡去其應酬之色而得其性情之所在是故吳姬壓酒越女當鑪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朱顏欲醉堂上燭滅之時飄若驚鴻恍若遊龍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意密體疎足往神留之時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含嬌含怨欲

泣欲訴之時而後得其性情之所在如此則先施後舒閭姬傳子之徒凡為古今已陳之跡皆不足極文之致矣經云此世界美人其視天女微妙如乞丐侍帝王側天女入淨土又如乞丐侍帝王側也然則凡夫之心量又何得以與乎文章之觀乎夫物以希有為貴事以獨至為奇苟推性情之極致則凡心量所已到內外典藉所已陳如天宮微妙淨土莊嚴皆不足極文之致矣而况一登徒之醜妻哉惟知天宮淨土不足極文之致者已具是微妙莊嚴之相可以與茲選矣然則善讀茲選者勿從茲選問渡可也有能翻集中之定案溯千古所未有吾且北面事之寧敢以為友乎

沈以赤曰二序余少年極愛之珍之案頭為兄伯吹持去垂念有餘禩矣去冬左車刻澆一籬集聞子藏此託伊弟遠條相索遍覓數月

不得今日雨隱偶過容齋仍得茲故藁而傳  
聞左車仙逝之訊予爲叱咤久之然此文不  
戒左車亦當不亡也敬歸之遠條急補入集  
中

○題募誦華嚴冊

今禪和呵佛罵祖之言皆華林中墮絀殘尊  
也乃長篇累牘災梨害蠹反誣至藏十二部爲

拭瘡痍紙不知面皮厚幾寸許華嚴長子方以  
十方願王導歸極樂後來尊宿却云念佛一聲  
嗽口三日則讀彼小叅普說當嗽口幾劫何如  
暫歇狂心而以龍宮法藏銷歸自性耶雲棲先  
師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乃雜華口訣也此十六字較法本法無法四句  
相去多少嚶髻上人募誦華嚴正欲豎立教相  
爾然雖如此世間喃喃持誦諸人與無字真經

有何交涉還須向此中下一轉語始得昔念法  
華聞曹溪開示法要頓契宗旨亦不較誦經此  
正堪爲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二語下個注  
脚既說曹溪一句亡如何又不較誦經諸方便  
當與麼叅去

○募造四十四臂大悲像疏

西域有聖妙藥取以塗鐘磬諸樂器上一吹擊  
時其國所有病人聞者應聲而愈大悲陀羅尼

亦復如是人有持誦之者乃山劒樹碎如微塵  
五逆十惡八萬四千種癘總得消滅是大浴夫  
海中其水所需魚龍種族無不轉生淨域是人  
迦風而行餘風下過諸類衆生一切煩惱業報  
無不解脫若不現知許神通不得名爲總持行  
人也然此陀羅尼秘密不翻不知中作何語則  
有字而無義卽此字亦非竺乾本文諸譯點  
畫亦復淆訛不一則有音而無字然音響之異



遠條口  
依舊北  
臨去秋  
沙那  
轉借頭  
也

孫野君  
曰於神  
男焉中  
有公風  
夢流之  
子

細若絲髮齊楚閩粵尚不通况華梵異域耶  
則亦有聲而無音如風如影無可依憑而所云  
摧碎地獄枯渴湯火者是何物乎今行僧法顯  
依教立像募造旃檀四十四臂大悲相好此又  
削木鎔金所為何處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乎認此是大悲卽是色見聲求謂此非大悲則  
又斷滅佛種畢竟如何得見大悲菩薩願云叫  
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

法華經集

卷十五

○題孟蘭盆冊

佛言十方大德九旬參學解夏自恣當盡世世  
美以脩供養仗此威神拯救七世父母此孟蘭  
盆緣起也今教義淆詭道場混亂吳俗知有蘭  
口不知有蘭盆遂誤以醃口爲蘭盆矣二教授  
苦義同門庭迥別今舉數端一是僧伽藍中  
十方聖賢之會一是面然所統河沙鬼趣之會  
一是嵩報親恩一是普濟幽冥一是爲他設供

羅公  
曰當在  
方山子  
未清傳  
之上當  
人邪得  
類

接置人天一是直餉饑虛自身免墮一則嚴止  
一日一則隨時可舉一以僧伽力一以字種力  
一以畫一以夜一用解倒懸器一用摩竭國斛  
二爲目連啓教一爲阿難啓教也若兩教并舉  
亦自無礙然而宗趣未明未免用心錯雜不若  
以喻珈設放別作一會乃至一切懺摩持誦總  
非當機應結九旬之期娘濠參學於解夏日講  
說本經義釋娘濠設供大眾一心觀願如法受

法華經集

卷十六

食以廣示諸利此羅公起衰救敝之一端亦舉  
世間太子永言孝思之一義也

傳

○花宮過客傳

古人隱身之術觀面相呈而人不能覩其不善  
此術者便稍露衣帶彼隱君子亦正類是史籍  
所載英雄末路往往不知所終此如神龍見首  
不見尾也亦有禪宮旅舍雙露踪跡莫識其所

從來此如見尾不見首也。後世所稱隱士人皆  
知其世族。悉其行藏。名心尚存。誰是隱者。然究  
極而論。此生氏族行藏。皆旅泊耳。安識其既往  
與當來。則博地之人。誰非隱者。人自以妄想執  
着。而認爲真實耳。余訪道光禪人於永慶。見一  
居士。脩髯偉貌。神明炯然。而獨處無侶。以永慶  
禪林爲家。迫道光過主螺髻居士。遂以螺髻爲  
家。若將終身焉。微聞其生於某郡某名族。仕爲

蓮華道集

卷八

某官。然非其志意所存。每欲剝落受具。未得其  
師。願獨時時好。稱李王孫之詩。余觀其眉宇。似  
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間。厭離此一片齷齪  
世界者。居無何。忽辭去。問將歸何處。云歸。驪四  
方。又問今且焉往。云瀟湘南岳間。未知其爲探  
奇耶。參方耶。別有他因緣耶。然余願居士開開  
冷眼。覷破自家腳跟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方  
是千生百劫中。往來來真消息耳。昔顧阿瑛

徐野君曰爲奇人篇隱使我津津欲往不數神仙高士等傳

負才豪宕。散家結客。傾天下。中年始折節讀書。  
屢辟不就。晚簡釋典。有悟。遂刷髮入名山。不返。  
南安野翁以其子爲關吏所縛。乃言翁所埋州  
郡。詰勅吏遣人發取。得之山下破甕中。阿瑛自  
隱其尾。南安翁自隱其首也。然居士復無子。如  
行雲孤遊。遂不得其埋。勅處今自白門而瀟湘  
南岳亦雪中。之鴻爪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書

蓮華道集

卷八

○答友人

月晦躡後塵。而登方山歸。失一無母之子。纔  
九齡而絕慧。未免追尋傷悼。肝腸欲裂。掩面不  
能啓啓。亦不能讀。昨始澄心相對。則如奔日。翁  
月置身雲霧之表。而吐納沆瀣也。每讀本朝先  
輩之文。如劉澈好道而神骨穢濁。故非仙才。近  
日諸家則詞壇之俳優耳。台翁直扶兩家之氣。  
籬而自出手眼。獨抒性情。一種隆古清真之氣。

孤行天壤足令一代文人都欲掩面而自慙不肖平生少可多怪今得奉匪執弭於函丈真覺有氣類相接處如曹溪一滴灌我頂門不止尋常誦法而已台翁自當建大法幢接引後學共標同人之幟以起累朝衰頹之運可也不肖屢遘凶禍心若寒灰方將盡謝綺語一心白法自非台翁手提而誘掖之恐不復能自前耳

○答吳行可司馬

唐虞之性寢息深林遂與世隔又聞師臺深入性海含光遯影究竟禪玄二宗未敢以戶牖相開也乃各一溪山遙瞻雲月要言妙道不可得聞未免使我心惻耳法藏領入即當轉致下灘翁師臺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常展如是真經百千憶卷則此亦筌蹄矣但此中都無善本人上思而怒饑倘如昨歲所期付之剗人乎此宏思便如金日重宣於法滅龍藏輪轉於北洲也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丘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巒渴疾瑕公又螺髻之閒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又

奉山有一泉甚勝名曰高姬塘弟得遂極高姬

於此此中可以結一淨室又於此得得一林水翳然之地大凡目前山川亦須韻人指引不則以盲導盲終不得到勝處古今作名山遊者不知失却勝地多少耳

○又此八月四日將遊淮上書也

胸懷如刺塵穢如沙便擬掉臂出遊不能久坐棘栗中也委序途間為之此月內即歸補入刻中可也花宮過客歌絕世奇文目中定無其匹

但願劉公此後不可以他人穢語廁其中耳

○與徐野君

拙集四卷自去歲携歸便欲博正而不可得今又瞬息間將別去矣特自西水取來幸於三日內了之玄宴一序亦望倚馬叉手而成之耳祭文并示目前文人如兄不可有二亡兒既沒猶願以老人執鞭弭也

○又

仁兄試后弟即有一字奉達而駕已發矣隨以此字送宅上不知曾到否弟數日內即擬舉棹

拙集想已經披閱一過鼎人走領弟此番求吾兄艾雍后便欲以批評圈點刻之集中以存氣類之誼萬不可不着筆也倘尚未卒業不妨留小价一日一日之內或又未能竟則又不妨隨手塗抹幾卷但眼光所到勿使空過足矣我輩會面甚艱此一日便足千載不可失也其不當

意處正當痛加爐鎚不必有華衮而無斧鉞也因發案尚通鴻寶用潛兩師俱索拙集一看故不能復待小价亦僅可留一日幸勿久稽感感

○又

昨歲正讀佳集踉蹌歸自門哭亡妾竟未卒讀也今春正促裝歸里復失一千紅藕花豈堪再折令人腸寸寸斷拙集并亡兒遺集俱借冠簪去歲寄呈為人奪沒今三小兒墜行不能携先

以人間可哀昨夢編各一冊寄覽餘俟覓便乘寄先此附候近展

說

○放生社說

史稱梁武引魏使李諧遍視建康長命洲諸糾所放生命如塵沙許因問彼國有此功德否對言臣國中不取亦不放武帝乃有慚色後世遂以

生爲有爲爲住相此流傳之說也夫下取不放  
自是極則事然必犧堯舜不能得之於往古而  
後世乃能之耶卽南北殊俗勝於百然迦文  
不能得此於竺乾則似非瞻部中所有境界而  
武帝何必自慚此或辯士之雄誇語本國爲此  
大言以折中華之氣而彼方實未必爾也安得  
從信其言爲千載放生一障難乎卽果信其言  
而自慚將以取爲慚乎抑縱放爲所乎余兒時

卷三十三

見老生開佛者自云雞鵝魚肉逢着便喫生老  
病死時至則行佛者合掌彈臆余獨疑此是大  
菩薩語後數年乃於裴相國集中見此言今世  
以佛開佛者多矣知人每云我無一切心安用  
一切法此亦大乘語也獨不思汝何人斯而曰  
無一切心耶如此使所云亦未嘗非大乘語獨  
不思此何世界而曰不取亦不放耶經言人死  
爲羊羊死爲人則今日放者不知是人放羊羊

應公  
曰妄心  
與古事  
不涉

放人此猶果報邊事若夫以彼肥甘滋我血肉  
則現在此血肉身已自浸淫而化爲禽獸矣  
憂此世界之爲禽獸世界也而尚高語義皇以  
前事乎夫人宴會飲食時忽值橫屍塔下便欲  
變然避席况忍以此厥肉克七箸乎又况此所  
橫之屍卽我累劫以來六親眷屬乎六親眷屬  
橫被屠殺而束手坐視云我不取亦不放處正  
言超佛祖之先而行落凡庸之後言大地獄如

通集

卷三十四

箭或言一人匡救之力所活幾何且自制  
取便成淨戒則又二乘之學如犛獨跳而非大  
心凡夫隨力隨分普救衆生之願矣至如古帝  
玉網罟漁畋之說皆因鳥獸逼於正如犬豕  
操見機得殺之權亦不得執不取不放之說而  
槩訛之也一殺一活隨時應機此世界中法自  
應爾除是淨佛國土都無此事耳余里自忍覺  
二公舉放生之社余請於邑令季侯周君嚴禁

四樹之採捕者念年以來茲社式微匡林脩舉  
廢墜乃為申請于司理海岸黃公堅明此禁以  
免隨放隨取之恨昔武帝不能得之於國中而  
匡公與諸宰官居士能守護於里中則亦庶幾  
光使不取之意放生諸公可以無掩面而自慙  
題跋

○題漁家樂圖

青若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人自是漁家

羅公  
此二

卷二十五

法語乃為利殺衆生以購網諸肉是佛所不  
許則孤舟簑笠猶未免錯認苦因以為樂果也  
然雖如是果能向釣竿上得一橫江之鯨吞舟  
之魚楊髻鼓鼙令世界六種震動亦不枉閑垂  
綸緝一番耳

○題一念禪人像

寶玉論中間一念往生與十念往生何者為正  
答云一念為正蘇長公言我造無始業本從一

通條口  
小是錄

公造

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卽一念為正之

義也。武官心體離念等於虛空動念卽乖應非  
真常寂照之體則當觀破此一念從何處起便  
知禪宗一念不生與蓮宗一心不亂為同為別

○跋天上石麒麟賦

賦窮外墮劫運難于崛起常欲謝班左之纂組  
擢唐宋之龍驤露荀屈之心骨而并辭其面貌  
以起累代之衰微至於齊梁妖艷下應吸彼芳

徐野君  
曰賦類  
之妙使  
余不致  
皆見之  
若無

卷二十六

魂去其害馬氣余落銷腸斷正如月月中  
華雪裏不可無瓊花瑤艸點綴其間今瓊瑤窟  
宅却被野君坐臥寢處令人妬煞

○跋徐野君垂絲海棠賦

海棠多種有若學生着語稍庸便似呼伯為叔  
此賦貌此花增之太長減之太短傳粉太白塗  
朱太赤醉夢中呼之彷彿欲語

頌

○綺語頌 有序

程疑之病綺語障道以肩山磨綺之句頗其  
齊余乃以三綺語作三轉語聊為千古文人  
答賓戲耳

處處思深結作仇無端愛尾似蒼牛何煩法海  
求津後你若無心我便休

之起

妖豔從他筆生最難語燕與啼泥犁豈必

都成陣祇要極聽得聲

三

阿誰手把花枝燃片片嬌紅落苔蘚舉頭瞥見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偈

○答禪俗二問偈

善導和尚偈云漸漸雞皮雀髮看五衍步龍  
鍾儼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亡是千經

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但念阿

彌陀佛齊已禪師着語云惟有徑路修行依

舊行之遠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雲棲

但指此為宗師家常語不可作實法會若要

提唱蓮宗當機辯難畢竟作何抵對答曰何

須向佛道是誰打之趣是誰不濟事

但念阿彌陀佛單提向上玄門念性本來無性

何須捨妄求真

若問西方徑路

有世俗人問念佛專要超脫生死此偈結句

必資破除得前六句中老病死之苦方各

機手令從來念佛行人依佛勸修難行苦

龍鍾衰殘病苦無常到來種種苦惱一毫也

免不得安見念佛功德答曰只此一念佛

便是龜老病病之所不到

但念阿彌陀佛自然不落根塵一時前後際斷

此可  
而及于  
西一指  
切手何

直下緣起無生。發心便成正覺。色身即是法身。  
不老不病不死。隨緣撒手遊行。

附錄六答初問曰。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

透不打之透。猶隔三十里。但念阿彌陀佛。念

得本濟事。虛空從來。亦念得。羅萬象。自分

難。空問云。現在之苦。乃過去染業所感。而

現在發佛。豈免當來之苦。使不似過去染業

所感之果。豈不知身證阿羅。有猶有老

病之苦。縛耶。

病之苦縛耶。

○毘盧閣雜髮偈

誓向毘盧已出家。一心西往託蓮華。此身生死

何須計。如脫牛衣坐寶車。

戊寅八月初十日。淮陰毘盧閣前雜髮偈。

雲栖廣俱說。自記。

○臨終偈

百千累劫冤親。種種頃刻銷磨。也不難。不許瞞頂。

諸行者。任他淨穢。兩無妨。

此身原是臭皮囊。空稱假借。亦何難識得浮生。  
無着處。何妨一霎等閒看。

臨終遺集

集



蓮旬西歸公案

八月十五日已刻蓮旬忽有字及云淮上遽大病而回候速來一議余愕然急携人參熟附往至河橋樹又鉤衣破蓋不覺其足之前也至榻前云自初四登舟初五無恙止作得老哥一篇文字初六便患痢到淮上不能起初十日亟歸痢今已十日矣平日因循今乃成此這件事以

蓮旬集

蓮

頂示余摩之已鬪髮一股然神情還急起臥爽利猶平昔也且向余云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此時便不當知痛三日以前七日以後這工夫做不上余急用藕中益氣大劑日三服但少用升柴耳燈際脉稍起余極喜告退曰明日早來余歸臥不安席計到天明無人來大事定矣五鼓涼月在竹忽聞扣門曰夜來躁甚呼冷呼熱余亟騎驢往曰弟心下只如此眷屬們慌忙

余問今日痛否曰今不大知痛乃緩筆作

云百千累劫冤親種頃刻銷磨也不難不

頂諸行者任他淨穢兩無妨此身元是臭皮囊

空稱假借亦何難識得浮生無着處何妨

等閑看稱字本作云字筆少顛余問曰這是箇

云字麼曰云字若不妥便換稱字其安閑如此

諸兒輩問以家事總不應止命取戊寅稿付余

余問拙記二冊曰携在行篋中凡

蓮旬集

蓮

哥筆札我

一字片紙皆存傍人或微語便轉問某事蓋

耳根已大勝坡老也至巳刻命撤幃起坐拈珠

命衆僧於門外奏樂謂諸眷屬曰你們勿鬧都

到西方去念佛姬人問以西方何在乃以手向

西一指而歿余於是時項輒手足厥冷哭失聲

嗟乎蓮旬生平山林廊廟所與高賢才士不可

指屈而末後一段因緣余小子墜獨得與于津

送是豈一世之相知也哉

Z121.7  
20d(107)



ZW 21101000825215

卓公兩世文集銘

蓮句法海珂月哉生文壇雙峙凌霞踞雲僞墨  
拂迹禪玄露真父得其髓子傳其燈洵軾開徑  
談遷清座

贈蓮旬居士 有序

余晚識蓮旬擁被難陀庵快談達曙驚其不  
落欸及讀其詩其文終驚其不落欸嗚呼緣  
湊未足喻而顛倒正無兩作不欸詩以記

異

生平我亦譽人稀片語雷同千古非山好自然  
成獨徃月高難道不相依桃源隱處花成世貧  
子無家珠在衣大壑流雲誰起滅從教目送與  
心歸

輓歌

滌上社小第羅光璽謹識

蓮旬居士真才子五十餘年如此矣名

雷貫耳壓倒當世如蠱蟻日試新言驚

歐而在咸披靡故鄉醒醒不肯死狂心直照秦  
淮水漉籬一束類包匭貢于上帝芬蘭蓋帝賞  
其才奪以齒顛倒顛倒徒爾爾形骸脫落同敝  
展紫綬黃金何足擬三年之內殞雙美地下  
文喬與梓吁嗟今古不忍視

通家侄徐士俊具紳

集 107-730